莎士比亚全集

〔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莎士比亚 著

莎士比亚全集

（一）

朱生豪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目　次

目　次

暴 风 雨

朱 生 豪 译
方 平 校

剧中人物

阿隆佐　那不勒斯王
西巴斯辛　阿隆佐之弟
普洛斯彼罗　旧米兰公爵
安东尼奥　普洛斯彼罗之弟，篡位者
腓迪南　那不勒斯王子
贡柴罗　正直的老大臣
阿德里安 } 侍臣
弗兰西斯科 } 侍臣
凯列班　野性而丑怪的奴隶
特林鸠罗　弄臣
斯丹法诺　酗酒的膳夫
船长
水手长
众水手

米兰达　普洛斯彼罗之女

爱丽儿　缥缈的精灵

伊 里 斯
刻 瑞 斯
朱　　诺　} 由精灵们扮演
众水仙女
众刈禾人

其他侍候普洛斯彼罗的精灵们

地　　点

海船上；岛上

第　一　幕

第一场　在海中的一只船上。暴风雨和雷电

船长及水手长上。

船长　老大！

水手长　有，船长。什么事？

船长　好，对水手们说：出力，手脚麻利点儿，否则我们要触礁啦。出力，出力！（下。）

众水手上。

水手长　喂，弟兄们！出力，出力，弟兄们！赶快，赶快！把中桅帆收起！留心着船长的哨子。——尽你吹着怎么大的风，只要船儿掉得转头，就让你去吹吧！

阿隆佐、西巴斯辛、安东尼奥、腓迪南、贡柴罗及余人等上。

阿隆佐　好水手长，小心哪。船长在哪里？放出勇气来！

水手长　我劳驾你们，请到下面去。

安东尼奥　老大，船长在哪里？

水手长　你没听见他吗？你们妨碍了我们的工作。好好地待在舱里吧；你们简直是跟风浪一起来和我们作对。

贡柴罗　哎，大哥，别发脾气呀！

水手长　你叫这个海不要发脾气吧。走开！这些波涛哪里管得了什么国王不国王？到舱里去，安静些！别跟我们麻烦。

贡柴罗　好，但是请记住这船上载的是什么人。

水手长　随便什么人我都不放在心上，我只管我自个儿。你是个堂堂枢密大臣，要是你有本事命令风浪静下来，叫眼前大家都平安，那么我们愿意从此不再干这拉帆收缆的营生了。把你的威权用出来吧！要是你不能，那么还是谢谢天老爷让你活得这么长久，赶快钻进你的舱里去，等待着万一会来的恶运吧！——出力啊，好弟兄们！——快给我走开！（下。）

贡柴罗　这家伙给我很大的安慰。我觉得他脸上一点没有命该淹死的记号；他的相貌活是一副要上绞架的神气。慈悲的运命之神啊，不要放过了他的绞刑啊！让绞死他的绳索作为我们的锚缆，因为我们的锚缆全然抵不住风暴！如果他不是命该绞死的，那么我们就倒楣了！（与众人同下。）

水手长重上。

水手长　把中桅放下来！赶快！再低些，再低些！把大桅横帆张起来试试看。（内呼声）遭瘟的，喊得这么响！连风暴的声音和我们的号令都被压得听不见了。——

西巴斯辛、安东尼奥、贡柴罗重上。

水手长　又来了？你们到这儿来干么？我们大家放了手，一

起淹死了好不好？你们想要淹死是不是？

西巴斯辛　愿你喉咙里长起个痘疮来吧，你这大喊大叫、出口伤人、没有心肝的狗东西！

水手长　那么你来干一下，好不好？

安东尼奥　该死的贱狗！你这下流的、骄横的、喧哗的东西，我们才不像你那样害怕淹死哩！

贡柴罗　我担保他一定不会淹死；虽然这船不比果壳更坚牢，水漏得像一个浪狂的娘儿们一样。

水手长　紧紧靠着风行驶！扯起两面大帆来！把船向海洋开出去；避开陆地。

众水手浑身淋湿上。

众水手　完了！完了！求求上天吧！求求上天吧！什么都完了！（下。）

水手长　怎么，我们非淹死不可吗？

贡柴罗　王上和王子在那里祈祷了。让我们跟他们一起祈祷吧，大家的情形都一样。

西巴斯辛　我真按捺不住我的怒火。

安东尼奥　我们的生命全然被醉汉们在作弄着。——这个大嘴巴的恶徒！但愿你倘使淹死的话，十次的波涛冲打你的尸体！①

贡柴罗　他总要被绞死的，即使每一滴水都发誓不同意，而是要声势汹汹地把他一口吞下去。

① 当时英国海盗被判绞刑后，在海边执行；尸体须经海潮冲打三次后，才许收殓。

幕内嘈杂的呼声：——“可怜我们吧！”——“我们遭难了！我们遭难了！”——“再会吧，我的妻子！我的孩儿！”——“再会吧，兄弟！”——“我们遭难了！我们遭难了！我们遭难了！”——

安东尼奥　让我们大家跟王上一起沉没吧！（下。）

西巴斯辛　让我们去和他作别一下。（下。）

贡柴罗　现在我真愿意用千顷的海水来换得一亩荒地；草莽荆棘，什么都好。照上天的旨意行事吧！但是我倒宁愿死在陆地上。（下。）

第二场　岛上。普洛斯彼罗所居洞室之前

普洛斯彼罗及米兰达上。

米兰达　亲爱的父亲，假如你曾经用你的法术使狂暴的海水兴起这场风浪，请你使它们平息了吧！天空似乎要倒下发臭的沥青来，但海水腾涌到天的脸上，把火焰浇熄了。唉！我瞧着那些受难的人们，我也和他们同样受难：这样一只壮丽的船，里面一定载着好些尊贵的人，一下子便撞得粉碎！啊，那呼号的声音一直打进我的心坎。可怜的人们，他们死了！要是我是一个有权力的神，我一定要叫海沉进地中，不让它把这只好船和它所载着的人们一起这样吞没了。

普洛斯彼罗　安静些，不要惊骇！告诉你那仁慈的心，一点灾祸都不会发生。

米兰达　唉，不幸的日子！

普洛斯彼罗　不要紧的。凡我所做的事，无非是为你打算，我的宝贝！我的女儿！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我从什么地方来；你也不会想到我是一个比普洛斯彼罗——一所十分寒伧的洞窟的主人，你的微贱的父亲——更出色的人物。

米兰达　我从来不曾想到要知道得更多一些。

普洛斯彼罗　现在是我该更详细地告诉你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帮我把我的法衣脱去。好，(放下法衣)躺在那里吧，我的法术！——揩干你的眼睛，安心吧！这场凄惨的沉舟的景象，使你的同情心如此激动，我曾经借着我的法术的力量非常妥善地预先安排好：你听见他们呼号，看见他们沉没，但这船里没有一个人会送命，即使随便什么人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失。坐下来；你必须知道得更详细一些。

米兰达　你总是刚要开始告诉我我是什么人，便突然住了口，对于我的徒然的探问的回答，只是一句"且慢，时机还没有到"。

普洛斯彼罗　时机现在已经到了，就在这一分钟它要叫你撑开你的耳朵。乖乖地听着吧。你能不能记得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的一个时候？我想你不会记得，因为那时你还不过三岁。

米兰达　我当然记得，父亲。

普洛斯彼罗　你怎么会记得？什么房屋？或是什么人？把留在你脑中的随便什么印象告诉我吧。

米兰达　那是很遥远的事了；它不像是记忆所证明的事实，倒

更像是一个梦。不是曾经有四五个妇人服侍过我吗？

普洛斯彼罗　是的，而且还不止此数呢，米兰达。但是这怎么会留在你的脑中呢？你在过去时光的幽暗的深渊里，还看不看得见其余的影子？要是你记得在你未来这里以前的情形，也许你也能记得你怎样会到这里来。

米兰达　但是我不记得了。

普洛斯彼罗　十二年之前，米兰达，十二年之前，你的父亲是米兰的公爵，并且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国君。

米兰达　父亲，你不是我的父亲吗？

普洛斯彼罗　你的母亲是一位贤德的妇人，她说你是我的女儿；你的父亲是米兰的公爵，他的唯一的嗣息就是你，一位堂堂的郡主。

米兰达　天啊！我们是遭到了什么样的奸谋才离开那里的呢？还是那算是幸运一桩？

普洛斯彼罗　都是，都是，我的孩儿。如你所说的，因为遭到了奸谋，我们才离开了那里，因为幸运，我们才飘流到此。

米兰达　唉！想到我给你的种种劳心焦虑，真使我心里难过得很，只是我记不得了——请再讲下去吧。

普洛斯彼罗　我的弟弟，就是你的叔父，名叫安东尼奥。听好，世上真有这样奸恶的兄弟！除了你之外，他就是我在世上最爱的人了；我把国事都托付他管理。那时候米兰在列邦中称雄，普洛斯彼罗也是最出名的公爵，威名远播，在学问艺术上更是一时无双。我因为专心研究，便把政治放到我弟弟的肩上，对于自己的国事不闻不问，只管沉

溺在魔法的研究中。你那坏心肠的叔父——你在不在听我？

米兰达 我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父亲。

普洛斯彼罗 学会了怎样接受或驳斥臣民的诉愿，谁应当拔擢，谁因为升迁太快而应当贬抑；把我手下的人重新封叙，迁调的迁调，改用的改用；大权在握，使国中所有的人心都要听从他的喜恶。他简直成为一株常春藤，掩蔽了我参天的巨干，而吸收去我的精华。——你不在听吗？

米兰达 啊，好父亲！我在听着。

普洛斯彼罗 听好。我这样遗弃了俗务，在幽居生活中修养我的德性；除了生活过于孤寂之外，我这门学问真可说胜过世上所称道的一切事业；谁知这却引起了我那恶弟的毒心。我给与他的无限大的信托，正像善良的父母产出刁顽的儿女来一样，得到的酬报只是他的同样无限大的欺诈。他这样做了一国之主，不但握有我的岁入的财源，更僭用我的权力从事搜括。像一个说谎的人自己相信自己的欺骗一样，他俨然以为自己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公爵。处于代理者的位置上，他用一切的威权铺张着外表上的庄严：他的野心于是逐渐旺盛起来——你在不在听我？

米兰达 你的故事，父亲，能把聋子都治好呢。

普洛斯彼罗 作为代理公爵的他，和他所代理的公爵之间，还横隔着一重屏障；他自然希望撤除这重屏障，使自己成为米兰大权独揽的主人翁。我呢，一个可怜的人，书斋便是

我广大的公国，他以为我已没有能力处理政事。因为一心觊觎着大位，他便和那不勒斯王协谋，甘愿每年进贡臣服，把他自己的冠冕俯伏在他人的王冠之前。唉，可怜的米兰！一个从来不曾向别人低首下心过的邦国，这回却遭到了可耻的卑屈！

米兰达　天哪！

普洛斯彼罗　听我告诉你他所缔结的条款，以及此后发生的事情，然后再告诉我那算不算得是一个好兄弟。

米兰达　我不敢冒渎我的可敬的祖母，然而美德的娘亲有时却会生出不肖的儿子来。

普洛斯彼罗　现在要说到这条约了。这位那不勒斯王因为跟我有根深蒂固的仇恨，答应了我弟弟的要求；那就是说，以称臣纳贡——我也不知要纳多少贡金——作为交换的条件，他当立刻把我和属于我的人撵出国境，而把大好的米兰和一切荣衔权益，全部赏给我的弟弟。因此在命中注定的某夜，不义之师被召集起来，安东尼奥打开了米兰的国门；在寂静的深宵，阴谋的执行者便把我和哭泣着的你赶走。

米兰达　唉，可叹！我已记不起那时我是怎样哭法，但我现在愿意再哭泣一番。这是一件想起来太叫人伤心的事。

普洛斯彼罗　你再听我讲下去，我便要叫你明白眼前这一回事情；否则这故事便是一点不相干的了。

米兰达　为什么那时他们不杀害我们呢？

普洛斯彼罗　问得不错，孩子；谁听了我的故事都会发生这个

疑问。亲爱的，他们没有这胆量，因为我的人民十分爱戴我，而且他们也不敢在这事情上留下太重大的污迹；他们希图用比较清白的颜色掩饰去他们的毒心。一句话，他们把我们押上船，驶出了十几哩以外的海面；在那边他们已经预备好一只腐朽的破船，帆篷、缆索、桅樯——什么都没有，就是老鼠一见也会自然而然地退缩开去。他们把我们推到这破船上，听我们向着周围的怒海呼号，望着迎面的狂风悲叹；那同情的风陪着我们发出叹息，却反而加添了我们的危险。

米兰达　唉，那时你是怎样受我的烦累呢！

普洛斯彼罗　啊，你是个小天使，幸亏有你我才不致绝望而死！上天赋与你一种坚忍，当我把热泪向大海挥洒、因心头的怨苦而呻吟的时候，你却向我微笑；为了这我才生出忍耐的力量，准备抵御一切接踵而来的祸患。

米兰达　我们是怎样上岸的呢？

普洛斯彼罗　靠着上天的保佑，我们有一些食物和清水，那是一个那不勒斯的贵人贡柴罗——那时他被任命为参预这件阴谋的使臣——出于善心而给我们的；另外还有一些好衣裳、衬衣、毛织品和各种需用的东西，使我们受惠不少。他又知道我爱好书籍，特意从我的书斋里把那些我看得比一个公国更宝贵的书给我带了来。

米兰达　我多么希望能见一见这位好人！

普洛斯彼罗　现在我要起来了。（把法衣重新穿上）静静地坐着，听我讲完了我们海上的惨史。后来我们到达了这个岛

上，就在这里，我亲自作你的教师，使你得到比别的公主小姐们更丰富的知识，因为她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化在无聊的事情上，而且她们的师傅也决不会这样认真。

米兰达　真感谢你啊！现在请告诉我，父亲，为什么你要兴起这场风浪？因为我的心中仍是惊疑不定。

普洛斯彼罗　听我说下去；现在由于奇怪的偶然，慈悲的上天眷宠着我，已经把我的仇人们引到这岛岸上来了。我借着预知术料知福星正在临近我运命的顶点，要是现在轻轻放过了这机会，以后我的一生将再没有出头的希望。别再多问啦，你已经倦得都瞌睡了；很好，放心睡吧！我知道你身不由主。（米兰达睡）出来，仆人，出来！我已经预备好了。来啊，我的爱丽儿，来吧！

爱丽儿上。

爱丽儿　万福，尊贵的主人！威严的主人，万福！我来听候你的旨意。无论在空中飞也好，在水里游也好，向火里钻也好，腾云驾雾也好，凡是你有力的吩咐，爱丽儿愿意用全副的精神奉行。

普洛斯彼罗　精灵，你有没有完全按照我的命令指挥那场风波？

爱丽儿　桩桩件件都没有忘失。我跃登了国王的船上；我变做一团滚滚的火球，一会儿在船头上，一会儿在船腰上，一会儿在甲板上，一会儿在每一间船舱中，我煽起了恐慌。有时我分身在各处烧起火来，中桅上哪，帆桁上哪，斜桅上哪——都同时燃烧起来；然后我再把一团团火焰

合拢来，即使是天神的闪电，那可怕的震雷的先驱者，也没有这样迅速而炫人眼目；硫磺的火光和轰炸声似乎在围攻那威风凛凛的海神，使他的怒涛不禁颤抖，使他手里可怕的三叉戟不禁摇晃。

普洛斯彼罗　我的能干的精灵！谁能这样坚定、镇静，在这样的骚乱中不曾惊惶失措呢？

爱丽儿　没有一个人不是发疯似的干着一些不顾死活的勾当。除了水手们之外，所有的人都逃出火光融融的船而跳入泡沫腾涌的海水中。王子腓迪南头发像海草似的乱成一团，第一个跳入水中；他高呼着，“地狱开了门，所有的魔鬼都出来了！”

普洛斯彼罗　啊，那真是我的好精灵！但是这回乱子是不是就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呢？

爱丽儿　就在海岸附近，主人。

普洛斯彼罗　但是他们都没有送命吗，爱丽儿？

爱丽儿　一根头发都没有损失；他们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没有一点斑迹，反而比以前更干净了。照着你的命令，我把他们一队一队地分散在这岛上。国王的儿子我叫他独个儿上岸，把他遗留在岛上一个隐僻的所在，让他悲伤地绞着两臂，坐在那儿望着天空长吁短叹，把空气都吹凉了。

普洛斯彼罗　告诉我你怎样处置国王的船上的水手们和其余的船舶？

爱丽儿　国王的船安全地停泊在一个幽静的所在；你曾经某

次在半夜里把我从那里叫醒前去采集永远为波涛冲打的百慕大群岛上的露珠；船便藏在那个地方。那些水手们在精疲力竭之后，我已经用魔术使他们昏睡过去，现今都躺在舱口底下。其余的船舶我把它们分散之后，已经重又会合，现今在地中海上；他们以为他们看见国王的船已经沉没，国王已经溺死，都失魂落魄地驶回那不勒斯去了。

普洛斯彼罗　爱丽儿，你的差使干得一事不差；但是还有些事情要你做。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爱丽儿　中午已经过去。

普洛斯彼罗　至少已经过去了两个钟头了。从此刻起到六点钟之间的时间，我们两人必须好好利用，不要让它白白地过去。

爱丽儿　还有繁重的工作吗？你既然这样麻烦我，我不得不向你提醒你所允许我而还没有履行的话。

普洛斯彼罗　怎么啦！生起气来了？你要求些什么？

爱丽儿　我的自由。

普洛斯彼罗　在限期未满之前吗？别再说了吧！

爱丽儿　请你想想我曾经为你怎样尽力服务过；我不曾对你撒过一次谎，不曾犯过一次过失，侍候你的时候，不曾发过一句怨言；你曾经答应过我缩短一年的期限的。

普洛斯彼罗　你忘记了我从怎样的苦难里把你救出来吗？

爱丽儿　不曾。

普洛斯彼罗　你一定忘记了，而以为踏着海底的软泥，穿过凛

冽的北风，当寒霜冻结的时候在地下水道中为我奔走，便算是了不得的辛苦了。

爱丽儿　我不曾忘记，主人。

普洛斯彼罗　你说谎，你这坏蛋！那个恶女巫西考拉克斯——她因为年老和心肠恶毒，全身伛偻得都像一个环了——你已经把她忘了吗？你把她忘了吗？

爱丽儿　不曾，主人。

普洛斯彼罗　你一定已经忘了。她是在什么地方出世的？对我说来。

爱丽儿　在阿尔及尔，主人。

普洛斯彼罗　噢！是在阿尔及尔吗？我必须每个月向你复述一次你的来历，因为你一下子便要忘记。这个万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因为作恶多端，她的妖法没人听见了不害怕，所以被逐出阿尔及尔；他们因为她曾经行过某件好事，因此不曾杀死她。是不是？

爱丽儿　是的，主人。

普洛斯彼罗　这个眼圈发青的妖妇被押到这儿来的时候，正怀着孕；水手们把她丢弃在这座岛上。你，我的奴隶，据你自己说那时是她的仆人，因为你是个太柔善的精灵，不能奉行她的粗暴的、邪恶的命令，因此违拗了她的意志，她在一阵暴怒中借着她的强有力的妖役的帮助，把你幽禁在一株坼裂的松树中。在那松树的裂缝里你挨过了十二年痛苦的岁月；后来她死了，你便一直留在那儿，像水车轮拍水那样急速地、不断地发出你的呻吟来。那时这

岛上除了她所生产下来的那个儿子，一个浑身斑痣的妖妇贱种之外，就没有一个人类。

爱丽儿　不错，那是她的儿子凯列班。

普洛斯彼罗　那个凯列班是一个蠢物，现在被我收留着作苦役。你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那时我发现你处在怎样的苦难中，你的呻吟使得豺狼长嗥，哀鸣刺透了怒熊的心胸。那是一种沦于永劫的苦恼，就是西考拉克斯也没有法子把你解脱；后来我到了这岛上，听见了你的呼号，才用我的法术使那株松树张开裂口，把你放了出来。

爱丽儿　我感谢你，主人。

普洛斯彼罗　假如你再要叽哩咕噜的话，我要劈开一株橡树，把你钉住在它多节的内心，让你再呻吟十二个冬天。

爱丽儿　饶恕我，主人，我愿意听从命令，好好地执行你的差使。

普洛斯彼罗　好吧，你倘然好好办事，两天之后我就释放你。

爱丽儿　那真是我的好主人！你要吩咐我做什么事？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事？

普洛斯彼罗　去把你自己变成一个海中的仙女，除了我之外不要让别人的眼睛看见你。去，装扮好了再来。去吧，用心一点！（爱丽儿下）醒来，心肝，醒来！你睡得这么熟；醒来吧！

米兰达　（醒）你的奇异的故事使我昏沉睡去。

普洛斯彼罗　清醒一下。来，我们要去访问访问我的奴隶凯列班，他是从来不曾有过一句好话回答我们的。

米兰达　那是一个恶人，父亲，我不高兴看见他。

普洛斯彼罗　虽然这样说，我们也缺不了他：他给我们生火，给我们捡柴，也为我们做有用的工作。——喂，奴才！凯列班！你这泥块！哑了吗？

凯列班　（在内）里面木头已经尽够了。

普洛斯彼罗　跑出来，对你说；还有事情要你做呢。出来，你这乌龟！还不来吗？

爱丽儿重上，作水中仙女的形状。

普洛斯彼罗　出色的精灵！我的伶俐的爱丽儿，过来我对你讲话。（耳语。）

爱丽儿　主人，一切依照你的吩咐。（下。）

普洛斯彼罗　你这恶毒的奴才，魔鬼和你那万恶的老娘合生下来的，给我滚出来吧！

凯列班上。

凯列班　但愿我那老娘用乌鸦毛从不洁的沼泽上刮下来的毒露一齐倒在你们两人身上！但愿一阵西南的恶风把你们吹得浑身都起水疱！

普洛斯彼罗　记住吧，为着你的出言不逊，今夜要叫你抽筋，叫你的腰像有针在刺，使你喘得透不过气来；所有的刺猬们将在漫漫的长夜里折磨你，你将要被刺得遍身像蜜蜂窠一般，每刺一下都要比蜂刺难受得多。

凯列班　我必须吃饭。这岛是我老娘西考拉克斯传给我而被你夺了去的。你刚来的时候，抚拍我，待我好，给我有浆果的水喝，教给我白天亮着的大的光叫什么名字，晚上亮

着的小的光叫什么名字：因此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把这岛上一切的富源都指点给你知道，什么地方是清泉，盐井，什么地方是荒地和肥田。我真该死让你知道这一切！但愿西考拉克斯一切的符咒、癞蛤蟆、甲虫、蝙蝠；都咒在你身上！本来我可以自称为王，现在却要做你的唯一的奴仆；你把我禁锢在这堆岩石的中间，而把整个岛给你自己受用。

普洛斯彼罗　满嘴扯谎的贱奴！好心肠不能使你感恩，只有鞭打才能教训你！虽然你这样下流，我也曾用心好好对待你，让你住在我自己的洞里，谁叫你胆敢想要破坏我孩子的贞操！

凯列班　啊哈哈哈！要是那时上了手才真好！你倘然不曾妨碍我的事，我早已使这岛上住满大大小小的凯列班了。

普洛斯彼罗　可恶的贱奴，不学一点好，坏的事情样样都来得！我因为看你的样子可怜，才辛辛苦苦地教你讲话，每时每刻教导你这样那样。那时你这野鬼连自己说的什么也不懂，只会像一只野东西一样咕噜咕噜；我教你怎样用说话来表达你的意思，但是像你这种下流胚，即使受了教化，天性中的顽劣仍是改不过来，因此你才活该被禁锢在这堆岩石的中间；其实单单把你囚禁起来也还是宽待了你。

凯列班　你教我讲话，我从这上面得到的益处只是知道怎样骂人；但愿血瘟病瘟死了你，因为你要教我说你的那种话！

普洛斯彼罗　妖妇的贱种，滚开去！去把柴搬进来。懂事的话，赶快些，因为还有别的事要你做。你在耸肩吗，恶鬼？要是你不好好做我吩咐你做的事，或是心中不情愿，我要叫你浑身抽搐；叫你每个骨节里都痛起来；叫你在地上打滚咆哮，连野兽听见你的呼号都会吓得发抖。

凯列班　啊不要，我求求你！（旁白）我不得不服从，因为他的法术有很大的力量，就是我老娘所礼拜的神明塞提柏斯也得听他指挥，做他的仆人。

普洛斯彼罗　贱奴，去吧！（凯列班下。）

爱丽儿隐形重上，弹琴唱歌；腓迪南随后。

爱丽儿　（唱）

来吧，来到黄沙的海滨，
　把手儿牵得牢牢，
深深地展拜细吻轻轻，
　叫海水莫起波涛——
柔舞翩翩在水面飘扬；
可爱的精灵，伴我歌唱。
　听！听！（和声）
汪！汪！汪！（散乱地）
　看门狗儿的狺狺，（和声）
汪！汪！汪！（散乱地）
　听！听！我听见雄鸡
　昂起了颈儿长啼，（啼声）
喔喔喔！

腓迪南　这音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在天上，还是在地上？现在已经静止了。一定的，它是为这岛上的神灵而弹唱的。当我正坐在海滨，思念我的父王的惨死而重又痛哭起来的时候，这音乐便从水面掠了过来，飘到我的身旁，它的甜柔的乐曲平静了海水的怒涛，也安定了我激荡的感情；因此我跟随着它，或者不如说是它吸引了我，——但它现在已经静止了。啊，又唱起来了。

爱丽儿　（唱）

五㖊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
　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
　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
他消失的全身没有一处不曾
　受到海水神奇的变幻，
　化成瑰宝，富丽而珍怪。
海的女神时时摇起他的丧钟，（和声）
　叮！咚！
听！我现在听到了叮咚的丧钟。

腓迪南　这支歌在纪念我的溺毙的父亲。这一定不是凡间的音乐，也不是地上来的声音。我现在听出来它是在我的头上。

普洛斯彼罗　抬起你的被睫毛深掩的眼睛来，看一看那边有什么东西。

米兰达　那是什么？一个精灵吗？啊上帝，它是怎样向着四周瞧望啊！相信我的话，父亲，它生得这样美！但那一定

是一个精灵。

普洛斯彼罗　不是，女儿，他会吃也会睡，和我们一样有各种知觉。你所看见的这个年轻汉子就是遭到船难的一人；要不是因为忧伤损害了他的美貌——美貌最怕忧伤来损害——你确实可以称他为一个美男子。他因为失去了他的同伴，正在四处徘徊着寻找他们呢。

米兰达　我简直要说他是个神；因为我从来不曾见过宇宙中有这样出色的人物。

普洛斯彼罗　（旁白）哈！有几分意思了；这正是我中心所愿望的。好精灵！为了你这次功劳，我要在两天之内恢复你的自由。

腓迪南　再不用疑惑，这一定是这些乐曲所奏奉的女神了！——请你俯允我的祈求，告诉我你是否属于这个岛上；指点我怎样在这里安身；我的最后的最大的一个请求是你——神奇啊！请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位处女？

米兰达　并没什么神奇，先生；不过我确实是一个处女。

腓迪南　天啊！她说着和我同样的言语！唉！要是我在我的本国，在说这种言语的人们中间，我要算是最尊贵的人。

普洛斯彼罗　什么！最尊贵的？假如给那不勒斯的国王听见了，他将怎么说呢？请问你将成为何等样的人？

腓迪南　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如同你现在所看见的，但听你说起那不勒斯，我感到惊异。我的话，那不勒斯的国王已经听见了；就因为给他听见了，① 我才要哭；因为我正是那不勒斯的国王，亲眼看见我的父亲随船覆溺；我的眼泪到

现在还不曾干过。

米兰达　唉，可怜！

腓迪南　是的，溺死的还有他的一切大臣，其中有两人是米兰的公爵和他的卓越的儿子。

普洛斯彼罗　（旁白）假如现在是适当的时机，米兰的公爵和他的更卓越的女儿就可以把你驳倒了。才第一次见面他们便已在眉目传情了。可爱的爱丽儿！为着这我要使你自由。（向腓迪南）且慢，老兄，我觉得你有些转错了念头！我有话跟你说。

米兰达　（旁白）为什么我的父亲说得这样暴戾？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第三个人；而且是第一个我为他叹息的人。但愿怜悯激动我父亲的心，使他也和我抱同样的感觉才好！

腓迪南　（旁白）啊！假如你是个还没有爱上别人的闺女，我愿意立你做那不勒斯的王后。

普洛斯彼罗　且慢，老兄，有话跟你讲。（旁白）他们已经彼此情丝互缚了；但是这样顺利的事儿我需要给他们一点障碍，因为恐怕太不费力的获得会使人看不起他的追求的对象。（向腓迪南）一句话，我命令你用心听好。你在这里僭窃着不属于你的名号，到这岛上来做密探，想要从我——这海岛的主人——手里盗取海岛，是不是？

腓迪南　凭着堂堂男子的名义，我否认。

---

① “那不勒斯的国王已经听见了”、“给他听见了”都是腓迪南指自己而言，意即我听见了自己的话。腓迪南以为父亲已死，故以“那不勒斯的国王”自称。

米兰达　这样一座殿堂里是不会容留邪恶的；要是邪恶的精神占有这么美好的一所宅屋，善良的美德也必定会努力住进去的。

普洛斯彼罗　(向腓迪南)跟我来。(向米兰达)不许帮他说话；他是个奸细。(向腓迪南)来，我要把你的头颈和脚枷锁在一起；给你喝海水，把淡水河中的贝蛤、干枯的树根和橡果的皮壳给你做食物。跟我来。

腓迪南　不，我要抗拒这样的待遇，除非我的敌人有更大的威力。(拔剑，但为魔法所制不能动。)

米兰达　亲爱的父亲啊！不要太折磨他，因为他很和蔼，并不可怕。

普洛斯彼罗　什么！小孩子倒管教起老人家来了不成？——放下你的剑，奸细！你只会装腔作势，但是不敢动手，因为你的良心中充满了罪恶。来，不要再装出那副斗剑的架式了，因为我能用这根杖的力量叫你的武器落地。

米兰达　我请求你，父亲！

普洛斯彼罗　走开，不要拉住我的衣服！

米兰达　父亲，发发慈悲吧！我愿意做他的保人。

普洛斯彼罗　不许说话！再多嘴，我不恨你也要骂你了。什么！帮一个骗子说话吗？嘘！你以为世上没有和他一样的人，因为你除了他和凯列班之外不曾见过别的人；傻丫头！和大部分人比较起来，他不过是个凯列班，他们都是天使哩！

米兰达　真是这样的话，我的爱情的愿望是极其卑微的；我并

不想看见一个更美好的人。

普洛斯彼罗　（向腓迪南）来，来，服从吧；你已经软弱得完全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腓迪南　正是这样；我的精神好像在梦里似的，全然被束缚住了。我的父亲的死亡、我自己所感觉到的软弱无力、我的一切朋友们的丧失，以及这个将我屈服的人对我的恫吓，对于我全然不算什么，只要我能在我的囚牢中每天一次看见这位女郎。这地球的每个角落让自由的人们去受用吧，我在这样一个牢狱中已经觉得很宽广的了。

普洛斯彼罗　（旁白）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向腓迪南）走来！——你干得很好，好爱丽儿！（向腓迪南）跟我来！（向爱丽儿）听我吩咐你此外应该做的工作。

米兰达　宽心吧，先生！我父亲的性格不像他的说话那样坏；他向来不是这样的。

普洛斯彼罗　你将像山上的风一样自由；但你必须先执行我所吩咐你的一切。

爱丽儿　一个字都不会弄错。

普洛斯彼罗　（向腓迪南）来，跟着我。（向米兰达）不要为他说情。

（同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岛上的另一处

阿隆佐、西巴斯辛、安东尼奥、贡柴罗、阿德里安、弗兰西斯科及余人等上。

贡柴罗　大王，请不要悲伤了吧！您跟我们大家都有应该高兴的理由；因为把我们的脱险和我们的损失较量起来，我们是十分幸运的。我们所逢的不幸是极平常的事，每天都有一些航海者的妻子、商船的主人和托运货物的商人，遭到和我们同样的逆运；但是像我们这次安然无恙的奇迹，却是一百万个人中间也难得有一个人碰到过的。所以，陛下，请您平心静气地把我们的一悲一喜称量一下吧。

阿隆佐　请你不要讲话。

西巴斯辛　他厌弃安慰好像厌弃一碗冷粥一样。

安东尼奥　可是那位善心的人却不肯就此甘休。

西巴斯辛　瞧吧，他在旋转着他那嘴巴子里的发条；不久他那口钟又要敲起来啦。

贡柴罗　大王——

西巴斯辛　钟鸣一下：数好。

贡柴罗　人如果把每一种临到他身上的忧愁都容纳进他的心里，那他可就大大的——

西巴斯辛　大大的有赏。

贡柴罗　大大的把身子伤了；可不，你讲的比你想的更有道理些。

西巴斯辛　想不到你一接口，我的话也就聪明起来了。

贡柴罗　所以，大王——

安东尼奥　咄！他多么浪费他的唇舌！

阿隆佐　请你把你的言语节省点儿吧。

贡柴罗　好，我已经说完了；不过——

西巴斯辛　他还要讲下去。

安东尼奥　我们来打赌一下，他跟阿德里安两个人，这回谁先开口？

西巴斯辛　那只老公鸡。

安东尼奥　我说是那只小鸡儿。

西巴斯辛　好，赌些什么？

安东尼奥　输者大笑三声。

西巴斯辛　算数。

阿德里安　虽然这岛上似乎很荒凉——

西巴斯辛　哈！哈！哈！你赢了。

阿德里安　不能居住，而且差不多无路可通——

西巴斯辛　然而——

阿德里安　然而——

安东尼奥　这两个字是他缺少不了的得意之笔。

阿德里安　然而气候一定是很美好、很温和、很可爱的。

安东尼奥　气候是一个可爱的姑娘。

西巴斯辛　而且很温和哩；照他那样文质彬彬的说法。

阿德里安　吹气如兰的香风飘拂到我们的脸上。

西巴斯辛　仿佛风也有呼吸器官，而且还是腐烂的呼吸器官。

安东尼奥　或者说仿佛沼泽地会散发出香气，熏得风都变香了。

贡柴罗　这里具有一切对人生有益的条件。

安东尼奥　不错，除了生活的必需品之外。

西巴斯辛　那简直是没有，或者非常之少。

贡柴罗　草儿望上去多么茂盛而蓬勃！多么青葱！

安东尼奥　地面实在只是一片黄土色。

西巴斯辛　加上一点点的绿。

安东尼奥　他的话说得不算十分错。

西巴斯辛　错是不算十分错，只不过完全不对而已。

贡柴罗　但最奇怪的是，那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西巴斯辛　无论是谁夸张起来总是这么说。

贡柴罗　我们的衣服在水里浸过之后，却是照旧干净而有光彩；不但不因咸水而褪色，反而像是新染过的一样。

安东尼奥　假如他有一只衣袋会说话，它会不会说他撒谎呢？

西巴斯辛　嗯，但也许会很不老实地把他的谣言包得好好的。

贡柴罗　克拉莉贝尔公主跟突尼斯王大婚的时候，我们在非

洲第一次穿上这身衣服；我觉得它们现在正就和那时一样新。

西巴斯辛　那真是一桩美满的婚姻，我们的归航也顺利得很呢。

阿德里安　突尼斯从来没有娶过这样一位绝世的王后。

贡柴罗　自从狄多寡妇①之后，他们的确不曾有过这样一位王后。

安东尼奥　寡妇！该死！怎样搀进一个寡妇来了呢？狄多寡妇，嘿！

西巴斯辛　也许他还要说出鳏夫埃涅阿斯来了呢。大王，您能够容忍他这样胡说八道吗？

阿德里安　你说狄多寡妇吗？照我考查起来，她是迦太基的，不是突尼斯的。

贡柴罗　这个突尼斯，足下，就是迦太基。

阿德里安　迦太基？

贡柴罗　确实告诉你，它便是迦太基。

安东尼奥　他的说话简直比神话中所说的竖琴②还神奇。

西巴斯辛　居然把城墙跟房子一起搬了地方啦。

安东尼奥　他还要行些什么不可能的奇迹呢？

西巴斯辛　我想他也许要想把这个岛装在口袋里，带回家去赏给他的儿子，就像赏给他一只苹果一样。

---

① 狄多（Dido），古代迦太基女王，热恋特洛亚英雄埃涅阿斯，后埃涅阿斯乘船逃走，狄多自焚而死。

② 希腊神话中安菲翁（Amphion）弹琴而筑成忒拜城。

安东尼奥　再把这苹果核种在海里，于是又有许多岛长起来啦。

贡柴罗　呃？

安东尼奥　呃，不消多少时候。

贡柴罗　（向阿隆佐）大人，我们刚才说的是我们现在穿着的衣服新得跟我们在突尼斯参加公主的婚礼时一样；公主现在已经是一位王后了。

安东尼奥　而且是那里从来不曾有过的第一位出色的王后。

西巴斯辛　除了狄多寡妇之外，我得请你记住。

安东尼奥　啊！狄多寡妇；对了，还有狄多寡妇。

贡柴罗　我的紧身衣，大人，不是跟第一天穿上去的时候一样新吗？我的意思是说有几分差不多新。

安东尼奥　那"几分"你补充得很周到。

贡柴罗　不是吗，当我在公主大婚时穿着它的时候？

阿隆佐　你唠唠叨叨地把这种话塞进我的耳朵里，把我的胃口都倒尽了。我真希望我不曾把女儿嫁到那里！因为从那边动身回来，我的儿子便失去了；在我的感觉中，她也同样已经失去，因为她离意大利这么远，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唉，我的儿子，那不勒斯和米兰的储君！你葬身在哪一头鱼腹中呢？

弗兰西斯科　大王，他也许还活着。我看见他击着波浪，将身体耸出在水面上，不顾浪涛怎样和他作对，他凌波而前尽力抵御着迎面而来的最大的巨浪；他的勇敢的头总是探出在怒潮的上面，而把他那壮健的臂膊以有力的姿势

将自己划近岸边；海岸的岸脚已被浪潮侵蚀空了，那倒挂的岩顶似乎在俯向着他，要把他援救起来。我确信他是平安地到了岸上。

阿隆佐　不，不，他已经死了。

西巴斯辛　大王，您给自己带来这一重大的损失，倒是应该感谢您自己，因为您不把您的女儿留着赐福给欧洲人，却宁愿把她捐弃给一个非洲人；至少她从此远离了您的眼前，难怪您要伤心掉泪了。

阿隆佐　请你别再说了吧。

西巴斯辛　我们大家都曾经跪求着您改变您的意志；她自己也处于怨恨和服从之间，犹豫不决应当迁就哪一个方面。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您的儿子，恐怕再没有看见他的希望了；为着这一回举动，米兰和那不勒斯又加添了许多寡妇，我们带回家乡去安慰她们的男人却没有几个：一切过失全在您的身上。

阿隆佐　这确是最严重的损失。

贡柴罗　西巴斯辛大人，您说的自然是真话，但是太苛酷了点儿，而且现在也不该说这种话；应当敷膏药的时候，你却去触动痛处。

西巴斯辛　说得很好。

安东尼奥　而且真像一位大夫的样子。

贡柴罗　当您为愁云笼罩的时候，大王，我们也都一样处于阴沉的天气中。

西巴斯辛　阴沉的天气？

安东尼奥　阴沉得很。

贡柴罗　如果这一个岛归我所有，大王——

安东尼奥　他一定要把它种满了荨麻。

西巴斯辛　或是酸模草，锦葵。

贡柴罗　而且我要是这岛上的王的话，请猜我将做些什么事？

西巴斯辛　使你自己不致喝醉，因为无酒可饮。

贡柴罗　在这共和国中我要实行一切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贸易；没有地方官的设立；没有文学；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契约、承袭、疆界、区域、耕种、葡萄园都没有；金属、谷物、酒、油都没有用处；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作事；妇女也是这样，但她们是天真而纯洁；没有君主——

西巴斯辛　但是他说他是这岛上的王。

安东尼奥　他的共和国的后面的部分把开头的部分忘了。

贡柴罗　大自然中一切的产物都须不用血汗劳力而获得；叛逆、重罪、剑、戟、刀、枪、炮以及一切武器的使用，一律杜绝；但是大自然会自己产生出一切丰饶的东西，养育我那些纯朴的人民。

西巴斯辛　他的人民中间没有结婚这一件事吗？

安东尼奥　没有的，老兄；大家闲荡着，尽是些娼妓和无赖。

贡柴罗　我要照着这样的理想统治，足以媲美往古的黄金时代。

西巴斯辛　上帝保佑吾王！

安东尼奥　贡柴罗万岁！

贡柴罗 而且——您在不在听我，大王？

阿隆佐 算了，请你别再说下去了吧！你对我尽说些没意思的话。

贡柴罗 我很相信陛下的话。我的本意原是要让这两位贵人把我取笑取笑，他们的天性是这样敏感而伶俐，常常会无缘无故发笑。

安东尼奥 我们笑的是你。

贡柴罗 在这种取笑讥讽的事情上，我在你们的眼中简直不算什么名堂，那么你们只管笑个没有名堂吧。

安东尼奥 好一句厉害的话！

西巴斯辛 可惜不中要害。

贡柴罗 你们是血气奋发的贵人们，假使月亮连续五个星期不生变化，你们也会把她撵走。

爱丽儿隐形上，奏庄严的音乐。

西巴斯辛 对啦，我们一定会把她撵走，然后在黑夜里捉鸟去。

安东尼奥 呦，好大人，别生气哪！

贡柴罗 放心吧，我不会的；我不会这样不知自检。我觉得疲倦得很，你们肯不肯把我笑得睡去？

安东尼奥 好，你睡吧，听我们笑你。（除阿隆佐、西巴斯辛、安东尼奥外余皆睡去。）

阿隆佐 怎么！大家一会儿都睡熟了！我希望我的眼睛安安静静地合拢，把我的思潮关闭起来。我觉得它们确实要合拢了。

西巴斯辛　大王，请您不要拒绝睡神的好意。他不大会降临到忧愁者的身上；但倘使来了的时候，那是一个安慰。

安东尼奥　我们两个人，大王，会在您休息的时候护卫着您，留意着您的安全。

阿隆佐　谢谢你们。倦得很。（阿隆佐睡；爱丽儿下。）

西巴斯辛　真奇怪，大家都这样倦！

安东尼奥　那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西巴斯辛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眼皮不垂下来呢？我觉得我自己一点不想睡。

安东尼奥　我也不想睡；我的精神很兴奋。他们一个一个倒下来，好像预先约定好似的，又像受了电击一般。可尊敬的西巴斯辛，什么事情也许会……？啊！什么事情也许会……？算了，不说了；但是我总觉得我能从你的脸上看出你应当成为何等样的人。时机全然于你有利；我在强烈的想像里似乎看见一顶王冠降到你的头上了。

西巴斯辛　什么！你是醒着还是睡着？

安东尼奥　你听不见我说话吗？

西巴斯辛　我听见的；但那一定是你睡梦中说出来的呓语。你在说些什么？这是一种奇怪的睡状，一面睡着，一面却睁大了眼睛；站立着，讲着话，行动着，然而却睡得这样熟。

安东尼奥　尊贵的西巴斯辛，你徒然让你的幸运睡去，竟或是让它死去；你虽然醒着，却闭上了眼睛。

西巴斯辛　你清清楚楚在打鼾；你的鼾声里却蕴藏着意义。

安东尼奥　我在一本正经地说话，你不要以为我跟平常一样。你要是愿意听我的话，也必须一本正经；听了我的话之后，你的尊荣将要增加三倍。

西巴斯辛　嗽，你知道我是心如止水。

安东尼奥　我可以教你怎样让止水激涨起来。

西巴斯辛　你试试看吧；但习惯的惰性只会教我退落下去。

安东尼奥　啊，但愿你知道你心中也在转这念头，虽然你表面上这样拿这件事取笑！越是排斥这思想，这思想越是牢固在你的心里。向后退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胆小和因循，总是出不出头来。

西巴斯辛　请你说下去吧；瞧你的眼睛和面颊的神气，好像心中藏着什么话，而且像是产妇难产似的，很吃力地要把它说出来。

安东尼奥　我要说的是，大人：我们那位记性不好的大爷——这个人要是去世之后，别人也会把他淡然忘却的——他虽然已经把王上劝说得几乎使他相信他的儿子还活着——因为这个人唯一的本领就是向人家唠叨劝说，——但王子不曾死这一回事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像在这里睡着的人不会游泳一样。

西巴斯辛　我对于他不曾溺死这一句话是不抱一点希望的。

安东尼奥　哎，不要说什么不抱希望啦，你自己的希望大着呢！从那方面说是没有希望，反过来说却正是最大不过的希望，野心所能企及而无可再进的极点。你同意不同意我说，腓迪南已经溺死了？

西巴斯辛　他一定已经送命了。

安东尼奥　那么告诉我，除了他，应该轮到谁承继那不勒斯的王位？

西巴斯辛　克拉莉贝尔。

安东尼奥　她是突尼斯的王后；她住的地区那么遥远，一个人赶一辈子路，可还差五六十里才到得了她的家；她和那不勒斯没有通信的可能；月亮里的使者是太慢了，除非叫太阳给她捎信，那么直到新生婴孩柔滑的脸上长满胡须的时候也许可以送到。我们从她的地方出发而遭到了海浪的吞噬，一部分人幸得生全，这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他们将有所作为，以往的一切都只是个开场的引子，以后的正文该由我们来干一番。

西巴斯辛　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说的？不错，我的哥哥的女儿是突尼斯的王后，她也是那不勒斯的嗣君；两地之间相隔着好多路程。

安东尼奥　这路程是这么长，每一步的距离都似乎在喊着，"克拉莉贝尔怎么还能回头走，回到那不勒斯去呢？不要离开突尼斯，让西巴斯辛快清醒过来吧！"瞧，他们睡得像死去一般；真的，就是死了也不过如此。这儿有一个人治理起那不勒斯来，也决不亚于睡着的这一个；也总不会缺少像这位贡柴罗一样善于唠叨说空话的大臣——就是乌鸦我也能教它讲得比他有意思一点哩。啊，要是你也跟我一样想法就好了！这样的昏睡对于你的高升真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西巴斯辛　我想我懂得。

安东尼奥　那么你对于你自己的好运气有什么意见呢？

西巴斯辛　我记得你曾经篡夺过你哥哥普洛斯彼罗的位置。

安东尼奥　是的；你瞧我穿着这身衣服多么称身；比从前神气得多了！本来我的哥哥的仆人和我处在同等的地位，现在他们都在我的手下了。

西巴斯辛　但是你的良心上——

安东尼奥　哎，大人，良心在什么地方呢？假如它像一块冻疮，那么也许会害我穿不上鞋子；但是我并不觉得在我的胸头有这么一位神明。即使有二十颗冻结起来的良心梗在我和米兰之间，那么不等它们作梗起来，也早就溶化了。这儿躺着你的兄长，跟泥土也不差多少——假如他真像他现在这个样子，看上去就像死了一般；我用这柄称心如意的剑，只要轻轻刺进三吋那么深，就可以叫他永远安静。同时你照着我的样子，也可以叫这个老头子，这位老成持重的老臣，从此长眠不醒，再也不会来呶呶指责我们。至于其余的人，只要用好处引诱他们，就会像猫儿舐牛奶似的流连不去；假如我们说是黄昏，他们也不敢说是早晨。

西巴斯辛　好朋友，我将把你的情形作为我的榜样；如同你得到米兰一样，我也要得到我的那不勒斯。举起你的剑来吧；只要这么一下，便可以免却你以后的纳贡；我做了国王之后，一定十分眷宠你。

安东尼奥　我们一起举剑吧；当我举起手来的时候，你也照样

把你的剑对准贡柴罗的胸口。

西巴斯辛 啊！且慢。（二人往一旁密议。）

音乐；爱丽儿隐形复上。

爱丽儿 我的主人凭他的法术，预知你，他的朋友，所陷入的危险，因此差我来保全你的性命，因为否则他的计划就要失败。（在贡柴罗耳边唱）

当你酣然熟睡的时候，
眼睛睁得大大的"阴谋"，
　正在施展着毒手。
假如你重视你的生命，
不要再睡了，你得留神；
　快快醒醒吧，醒醒！

安东尼奥 那么让我们赶快下手吧。

贡柴罗 天使保佑王上啊！（众醒。）

阿隆佐 什么？怎么啦？喂，醒来！你们为什么拔剑？为什么脸无人色？

贡柴罗 什么事？

西巴斯辛 我们正站在这儿守护您的安息，就在这时候忽然听见了一阵大声的狂吼，好像公牛，不，狮子一样。你们不是也被那声音惊醒的吗？我听了害怕极了。

阿隆佐 我什么都没听见。

安东尼奥 啊！那是一种怪兽听了也会害怕的咆哮，大地都给它震动起来。那一定是一大群狮子的吼声。

阿隆佐 你听见这声音吗，贡柴罗？

贡柴罗　凭着我的名誉起誓，大王，我只听见一种很奇怪的蜜蜂似的声音，它使我惊醒转来。我摇着您的身体，喊醒了您。我一睁开眼睛，便看见他们的剑拔出鞘外。有一个声音，那是真的。最好我们留心提防着，否则赶快离开这地方。让我们把武器预备好。

阿隆佐　带领我们离开这块地面，让我们再去找寻一下我那可怜的孩子。

贡柴罗　上天保佑他不要给这些野兽害了！我相信他一定在这岛上。

阿隆佐　领路走吧。（率众人下。）

爱丽儿　我要把我的工作回去报告我的主人；

　　国王呀，安心着前去把你的孩子找寻。（下。）

第二场　岛上的另一处

凯列班荷柴上，雷声。

凯列班　愿太阳从一切沼泽、平原上吸起来的瘴气都降在普洛斯彼罗身上，让他的全身没有一处不生恶病！他的精灵会听见我的话，但我非把他咒一下不可。他们要是没有他的吩咐，决不会拧我，显出各种怪相吓我，把我推到烂泥里，或是在黑暗中化做一团燐火诱我迷路；但是只要我有点儿什么，他们便想出种种的恶作剧来摆布我：有时变成猴子，向我咧着牙齿扮鬼脸，然后再咬我；一下子又变成刺猬，在路上滚作一团，我的赤脚一踏上去，便把针

刺竖了起来；有时我的周身围绕着几条毒蛇，吐出分叉的舌头来，那嗞嗞的声音吓得我发狂。

特林鸠罗上。

凯列班　瞧！瞧！又有一个他的精灵来了！因为我柴捡得慢，要来给我吃苦头。让我把身体横躺下来；也许他会不注意到我。

特林鸠罗　这儿没有丛林也没有灌木，可以抵御任何风雨。又有一阵大雷雨要来啦，我听见风在呼啸，那边那堆大的乌云像是一只臭皮袋就要把袋里的酒倒下来的样子。要是这回再像不久以前那么响着大雷，我不晓得我该把我的头藏到什么地方去好；那块云准要整桶整桶地倒下水来。咦！这是什么东西？是一个人还是一条鱼？死的还是活的？一定是一条鱼；他的气味像一条鱼，有些隔宿发霉的鱼腥气，不是新腌的鱼。奇怪的鱼！我从前曾经到过英国；要是我现在还在英国，只要把这条鱼画出来，挂在帐篷外面，包管那边无论哪一个节日里没事做的傻瓜都会掏出整块的银洋来瞧一瞧：在那边很可以靠这条鱼发一笔财；随便什么希奇古怪的畜生在那边都可以让你发一笔财。他们不愿意丢一个铜子给跛脚的叫化，却愿意拿出一角钱来看一个死了的印第安红种人。嘿，他像人一样生着腿呢！他的翼鳍多么像是一对臂膀！他的身体还是暖的！我说我弄错了，我放弃原来的意见了，这不是鱼，是一个岛上的土人，刚才被天雷轰得那样子。（雷声）唉！雷雨又来了；我只得躲到他的衫子底下去，再没有别

的躲避的地方了：一个人倒起运来，就要跟妖怪一起睡觉。让我躲在这儿，直到云消雨散。

斯丹法诺唱歌上，手持酒瓶。

斯丹法诺 （唱）

我将不再到海上去，到海上去，

我要老死在岸上。——

这是一支送葬时唱的难听的曲子。好，这儿是我的安慰。（饮酒；唱）

船长，船老大，咱小子和打扫甲板的，

还有炮手和他的助理，

爱上了毛儿、梅哥、玛利痕和玛葛丽，

但凯德可没有人欢喜；

因为她有一副绝顶响喉咙，

见了水手就要嚷，"送你的终！"

焦油和沥青的气味熏得她满心烦躁，

可是裁缝把她浑身搔痒就呵呵乱笑：

海上去吧，弟兄们，让她自个儿去上吊！

这也是一支难听的曲子；但这儿是我的安慰。（饮酒。）

凯列班　不要折磨我，喔！

斯丹法诺　什么事？这儿有鬼吗？叫野人和印第安人来跟我们捣乱吗？哈！海水都淹不死我，我还怕四只脚的东西不成？古话说得好，一个人神气得竟然用四条腿走路，就决不能叫人望而生畏；只要斯丹法诺鼻孔里还透着气，这句话还是照样要说下去。

凯列班　精灵在折磨我了，喔！

斯丹法诺　这是这儿岛上生四条腿的什么怪物，照我看起来像在发疟疾。见鬼，他跟谁学会了我们的话？为了这，我也得给他医治一下子；要是我医好了他，把他驯伏了，带回到那不勒斯去，可不是一桩可以送给随便哪一个脚踏牛皮的皇帝老官儿的绝妙礼物！

凯列班　不要折磨我，求求你！我愿意赶紧把柴背回家去。

斯丹法诺　他现在寒热发作，语无伦次，他可以尝一尝我瓶里的酒；要是他从来不曾沾过一滴酒，那很可以把他完全医好。我倘然医好了他，把他驯伏了，我也不要怎么狠心需索；反正谁要他，谁就得出一笔钱——出一大笔钱。

凯列班　你还不曾给我多少苦头吃，但你就要大动其手了；我知道的，因为你在发抖；普洛斯彼罗的法术在驱使你了。

斯丹法诺　给我爬过来，张开你的嘴巴；这是会叫你说话的好东西，你这头猫！张开嘴来；这会把你的战抖完完全全驱走，我可以告诉你。（给凯列班喝酒）你不晓得谁是你的朋友。再张开嘴来。

特林鸠罗　这声音我很熟悉，那像是——但他已经淹死了。这些都是邪鬼。老天保佑我啊！

斯丹法诺　四条腿，两个声音，真是一个有趣不过的怪物！他的前面的嘴巴在向他的朋友说着恭维的话，他的背后的嘴巴却在说他坏话讥笑他。即使医好他需要我全瓶的酒，我也要给他出一下力。喝吧。阿门！让我再把一些酒倒在你那另外一只嘴里。

特林鸠罗　斯丹法诺！

斯丹法诺　你另外的那张嘴在叫我吗？天哪，天哪！这是个魔鬼，不是个妖怪。我得离开他；我可跟魔鬼打不了交道。

特林鸠罗　斯丹法诺！如果你是斯丹法诺，请你过来摸摸我，跟我讲几句话。我是特林鸠罗；不要害怕，你的好朋友特林鸠罗。

斯丹法诺　你倘然是特林鸠罗，那么钻出来吧。让我来把那两条小一点的腿拔出来；要是这儿有特林鸠罗的腿的话，这一定不会错。哎哟，你果真是特林鸠罗！你怎么会变成这个妖怪的粪便？他能够泻下特林鸠罗来吗？

特林鸠罗　我以为他是给天雷轰死了的。但是你不是淹死了吗，斯丹法诺？我现在希望你不曾淹死。雷雨过去了吗？我因为害怕雷雨，所以才躲在这个死妖精的衫子底下。你还活着吗，斯丹法诺？啊，斯丹法诺，两个那不勒斯人脱险了！

斯丹法诺　请你不要把我旋来旋去，我的胃不大好。

凯列班　（旁白）这两个人倘然不是精灵，一定是好人。那是一位英雄的天神；他还有琼浆玉液。我要向他跪下去。

斯丹法诺　你怎么会逃命了的？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凭着这个瓶儿起誓，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凭着这个瓶儿起誓，我自己是因为伏在一桶白葡萄酒的桶顶上才不曾淹死；那桶酒是水手们从船上抛下海的；这个瓶是我被冲上岸之后自己亲手用树干刳成的。

凯列班　凭着那个瓶儿起誓，我要做您的忠心的仆人；因为您那种水是仙水。

斯丹法诺　嗨，起誓吧，说你是怎样逃了命的。

特林鸠罗　游泳到岸上，像一只鸭子一样；我会像鸭子一样游泳，我可以起誓。

斯丹法诺　来，吻你的《圣经》①。（给特林鸠罗喝酒）你虽然能像鸭子一样游泳，可是你的样子倒像是一只鹅。

特林鸠罗　啊，斯丹法诺！这酒还有吗？

斯丹法诺　有着整整一桶呢，老兄；我在海边的一座岩穴里藏下了我的美酒。喂，妖精！你的寒热病怎么样啦？

凯列班　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斯丹法诺　从月亮里下来的，实实在在告诉你；从前我是住在月亮里的。

凯列班　我曾经看见过您在月亮里；我真喜欢您。我的女主人曾经指点给我看您和您的狗和您的柴枝。

斯丹法诺　来，起誓吧，吻你的《圣经》；我会把它重新装满。起誓吧。

特林鸠罗　凭着这个太阳起誓，这是个蠢得很的怪物；可笑我竟会害怕起他来！一个不中用的怪物！月亮里的人，嘿！这个可怜的轻信的怪物！好啊，怪物！你的酒量真不小。

凯列班　我要指点给您看这岛上每一处肥沃的地方；我要吻您的脚。请您做我的神明吧！

① 吻《圣经》原为基督徒起誓时表示郑重之仪式，此处斯丹法诺用以指饮其瓶中之酒。

特林鸠罗　凭着太阳起誓，这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嗜酒的怪物；一等他的神明睡了过去，他就会把酒瓶偷走。

凯列班　我要吻您的脚；我要发誓做您的仆人。

斯丹法诺　那么好，跪下来起誓吧。

特林鸠罗　这个头脑简单的怪物要把我笑死了。这个不要脸的怪物！我心里真想把他揍一顿。

斯丹法诺　来，吻吧。

特林鸠罗　但是这个可怜的怪物是喝醉了；一个作孽的怪物！

凯列班　我要指点您最好的泉水；我要给您摘浆果；我要给您捉鱼，给您打很多的柴。但愿瘟疫降临在我那暴君的身上！我再不给他搬柴了；我要跟着您走，您这了不得的人！

特林鸠罗　一个可笑又可气的怪物！竟会把一个无赖的醉汉看做了不得的人！

凯列班　请您让我带您到长着野苹果的地方；我要用我的长指爪给您掘出落花生来，把樫鸟的窝指点给您看，教给您怎样捕捉伶俐的小猢狲的法子；我要采成球的榛果献给您；我还要从岩石上为您捉下海鸥的雏鸟来。您肯不肯跟我走？

斯丹法诺　请你带着我走，不要再噜哩噜苏了。——特林鸠罗，国王和我们的同伴们既然全都淹死，这地方便归我们所有了。——来，给我拿着酒瓶。——特林鸠罗老朋友，我们不久便要再把它装满。

凯列班　（醉呓地唱）

再会，主人！再会！再会！

特林鸠罗　一个喧哗的怪物！一个醉酒的怪物！

凯列班

不再筑堰捕鱼；

不再捡柴生火，

硬要听你吩咐；

不刷盘子不洗碗；

班，班，凯——凯列班，

换了一个新老板！

自由，哈哈！哈哈，自由！自由！哈哈，自由！

斯丹法诺　啊，出色的怪物！带路走呀。（同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普洛斯彼罗洞室之前

腓迪南负木上。

腓迪南　有一类游戏是很吃力的，但兴趣会使人忘记辛苦；有一类卑微的工作是用坚苦卓绝的精神忍受着的，最低陋的事情往往指向最崇高的目标。我这种贱役对于我应该是艰重而可厌的，但我所奉侍的女郎使我生趣勃发，觉得劳苦反而是一种愉快。啊，她的温柔十倍于她父亲的乖愎，而他则浑身都是暴戾！他严厉地吩咐我必须把几千根这样的木头搬过去堆垒起来；我那可爱的姑娘见了我这样劳苦，竟哭了起来，说从来不曾见过像我这种人干这等卑贱的工作。唉！我把工作都忘了。但这些甜蜜的思想给与我新生的力量，在我干活的当儿，我的思想最活跃。

米兰达上；普洛斯彼罗潜随其后。

米兰达　唉，请你不要太辛苦了吧！我真希望一阵闪电把那些要你堆垒的木头一起烧掉！请你暂时放下来，坐下歇

歇吧。要是这根木头被烧起来的时候，它一定会想到它所给你的劳苦而流泪的。我的父亲正在一心一意地读书；请你休息休息吧，在这三个钟头之内，他是不会出来的。

腓迪南　啊，最亲爱的姑娘，在我还没有把我必须做的工作努力做完之前，太阳就要下去了。

米兰达　要是你肯坐下来，我愿意代你搬一会儿木头，请你给我吧；让我把它搬到那一堆上面去。

腓迪南　怎么可以呢，珍贵的人儿！我宁愿毁损我的筋骨，压折我的背膀，也不愿让你干这种下贱的工作，而我空着两手坐在一旁。

米兰达　要是这种工作配给你做，当然它也配给我做。而且我做起来心里更舒服一点；因为我是自己甘愿，而你是被迫的。

普洛斯彼罗　（旁白）可怜的孩子，你已经情魔缠身了！你这痛苦的呻吟流露了真情。

米兰达　你瞧上去很疲乏。

腓迪南　不，尊贵的姑娘！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黑夜也变成了清新的早晨。我恳求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好让我把它放进我的祈祷里去。

米兰达　米兰达。——唉！父亲，我已经违背了你的叮嘱，把它说了出来啦！

腓迪南　可赞美的米兰达！真是一切仰慕的最高峰，价值抵得过世界上一切最珍贵的财宝！我的眼睛曾经关注地盼睐过许多女郎，许多次她们那柔婉的声调使我的过于敏

感的听觉对之倾倒：为了各种不同的美点，我曾经喜欢过各个不同的女子；但是从不曾全心全意地爱上一个，总有一些缺点损害了她那崇高的优美。但是你啊，这样完美而无双，是把每一个人的最好的美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

米兰达　我不曾见过一个和我同性的人，除了在镜子里见到自己的面孔以外，我不记得任何女子的相貌；除了你，好友，和我的亲爱的父亲以外，也不曾见过哪一个我可以称为男子的人。我不知道别处地方人们都是生得什么样子，但是凭着我最可宝贵的嫁妆——贞洁起誓：除了你之外，在这世上我不企望任何的伴侣；除了你之外，我的想像也不能再产生出一个可以使我喜爱的形象。但是我的话讲得有些太越出界限，把我父亲的教训全忘记了。

腓迪南　我在我的地位上是一个王子，米兰达；也许竟是一个国王——但我希望我不是！我不能容忍一只苍蝇玷污我的嘴角，更不用说挨受这种搬运木头的苦役了。听我的心灵向你诉告：当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你的身边，甘心为你执役，使我成为你的奴隶；只是为了你的缘故，我才肯让自己当这个辛苦的运木的工人。

米兰达　你爱我吗？

腓迪南　天在顶上！地在底下！为我作证这一句妙音。要是我所说的话是真的，愿天地赐给我幸福的结果；如其所说是假，那么请把我命中注定的幸运都转成恶运！超过世间其他一切事物的界限之上，我爱你，珍重你，崇拜你！

米兰达　我是一个傻子，听见了衷心喜欢的话就流起泪来！

普洛斯彼罗 （旁白）一段难得的良缘的会合！上天赐福给他们的后裔吧！

腓迪南 你为什么哭起来了呢？

米兰达 因为我是太平凡了，我不敢献给你我所愿意献给你的，更不敢从你接受我所渴想得到的。但这是废话；越是掩饰，它越是显露得清楚。去吧，羞怯的狡狯！让单纯而神圣的天真指导我说什么话吧！要是你肯娶我，我愿意做你的妻子；不然的话，我将到死都是你的婢女：你可以拒绝我做你的伴侣；但不论你愿不愿意，我将是你的奴仆。

腓迪南 我的最亲爱的爱人！我永远低首在你的面前。

米兰达 那么你是我的丈夫吗？

腓迪南 是的，我全心愿望着，如同受拘束的人愿望自由一样。握着我的手。

米兰达 这儿是我的手，我的心也跟它在一起。现在我们该分手了，半点钟之后再会吧。

腓迪南 一千个再会吧！（分别下。）

普洛斯彼罗 我当然不能比他们自己更为高兴，而且他们是全然不曾预先料到的；但没有别的事可以比这事更使我快活了。我要去读我的书去，因为在晚餐之前，我还有一些事情须得做好。（下。）

第二场 岛上的另一处

凯列班持酒瓶，斯丹法诺、特林鸠罗同上。

斯丹法诺　别对我说；要是酒桶里的酒完了，然后我们再喝水；只要还有一滴酒剩着，让我们总是喝酒吧。来，一！二！三！加油干！妖怪奴才，向我祝饮呀！

特林鸠罗　妖怪奴才！这岛上特产的笨货！据说这岛上一共只有五个人，我们已经是三个；要是其余的两个人跟我们一样聪明，我们的江山就不稳了。

斯丹法诺　喝酒呀，妖怪奴才！我叫你喝你就喝。你的眼睛简直呆呆地生牢在你的头上了。

特林鸠罗　眼睛不生在头上倒该生在什么地方？要是他的眼睛生在尾巴上，那才真是个出色的怪物哩！

斯丹法诺　我的妖怪奴才的舌头已经在白葡萄酒里淹死了；但是我，海水也淹不死我：凭着这太阳起誓，我在一百多哩的海面上游来游去，一直游到了岸边。你得做我的副官，怪物，或是做我的旗手。

特林鸠罗　还是做个副官吧，要是你中意的话；他当不了旗手。

斯丹法诺　我们不想奔跑呢，怪物先生。

特林鸠罗　也不想走路，你还是像条狗那么躺下来吧；一句话也别说。

斯丹法诺　妖精，说一句话吧，如果你是个好妖精。

凯列班　给老爷请安！让我舐您的靴子。我不要服侍他，他是个懦夫。

特林鸠罗　你说谎，一窍不通的怪物！我打得过一个警察呢。嘿，你这条臭鱼！像我今天一样喝了那么多白酒的人，还

说是个懦夫吗？因为你是一只一半鱼、一半妖怪的荒唐东西，你就要撒一个荒唐的谎吗？

凯列班　瞧！他多么取笑我！您让他这样说下去吗，老爷？

特林鸠罗　他说“老爷”！谁想得到一个怪物会是这么一个蠢才！

凯列班　喏，喏，又来啦！我请您咬死他。

斯丹法诺　特林鸠罗，好好地堵住你的嘴！如果你要造反，就把你吊死在眼前那株树上！这个可怜的怪物是我的人，不能给人家欺侮。

凯列班　谢谢大老爷！您肯不肯再听一次我的条陈？

斯丹法诺　依你所奏；跪下来说吧。我立着，特林鸠罗也立着。

爱丽儿隐形上。

凯列班　我已经说过，我屈服在一个暴君、一个巫师的手下，他用诡计把这岛从我手里夺了去。

爱丽儿　你说谎！

凯列班　你说谎，你这插科打诨的猴子！我希望我的勇敢的主人把你杀死。我没有说谎。

斯丹法诺　特林鸠罗，要是你在他讲话的时候再来缠扰，凭着这只手起誓，我要敲掉你的牙齿。

特林鸠罗　怎么？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斯丹法诺　那么别响，不要再多话了。（向凯列班）讲下去。

凯列班　我说，他用妖法占据了这岛，从我手里夺了去；要是老爷肯替我向他报仇——我知道您一定敢，但这家伙决

没有这胆子——

斯丹法诺　自然罗。

凯列班　您就可以做这岛上的主人，我愿意服侍您。

斯丹法诺　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事呢？你能不能把我带到那个人的地方去？

凯列班　可以的，可以的，老爷。我可以乘他睡熟的时候把他交付给您，您就可以用一根钉敲进他的脑袋里去。

爱丽儿　你说谎，你不敢！

凯列班　这个穿花花衣裳的蠢货！这个混蛋！请老爷把他痛打一顿，把他的酒瓶夺过来；他没有酒喝之后，就只好喝海里的咸水了，因为我不愿告诉他清泉在什么地方。

斯丹法诺　特林鸠罗，别再自讨没趣啦！你再说一句话打扰这怪物，凭着这只手起誓，我就要不顾情面，把你打成一条鱼干了。

特林鸠罗　什么？我得罪了你什么？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让我再离得远一点儿。

斯丹法诺　你不是说他说谎吗？

爱丽儿　你说谎！

斯丹法诺　我说谎吗！吃这一下！（打特林鸠罗）要是你觉得滋味不错的话，下回再试试看吧。

特林鸠罗　我并没有说你说谎。你头脑昏了，连耳朵也听不清楚了吗？该死的酒瓶！喝酒才把你搅得那么昏沉沉的。愿你的怪物给牛瘟病瘟死，魔鬼把你的手指弯断了去！

凯列班　哈哈哈！

斯丹法诺　现在讲下去吧。——请你再站得远些。

凯列班　狠狠地打他一下子；停一会儿我也要打他。

斯丹法诺　站远些。——来，说吧。

凯列班　我对您说过，他有一个老规矩，一到下午就要睡觉；那时您先把他的书拿了去，就可以捶碎他的脑袋，或者用一根木头敲破他的头颅，或者用一根棍子捌破他的肚肠，或者用您的刀割断他的喉咙。记好，先要把他的书拿到手；因为他一失去了他的书，就是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大傻瓜，也没有一个精灵会听他指挥：这些精灵们没有一个不像我一样把他恨入骨髓。只要把他的书烧了就是了；他还有些出色的家具——他叫做"家具"——预备造了房子之后陈设起来的；但第一应该放在心上的是他那美貌的女儿。他自己说她是一个美艳无双的人；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女人，除了我的老娘西考拉克斯和她之外；可是她比起西考拉克斯来，真不知要好看得多少倍了，正像天地的相差一样。

斯丹法诺　是这样一个出色的姑娘吗？

凯列班　是的，老爷；我可以担保一句，她跟您睡在一床是再合适也没有的啦，她会给您生下出色的小子来。

斯丹法诺　怪物，我一定要把这人杀死；他的女儿和我做国王和王后，上帝保佑！特林鸠罗和你做总督。你赞成不赞成这计策，特林鸠罗？

特林鸠罗　好极了。

斯丹法诺　让我握你的手。我很抱歉打了你；可是你活着的

时候，总以少开口为妙。

凯列班　在这半点钟之内他就要入睡；您愿不愿就在这时候杀了他？

斯丹法诺　好的，凭着我的名誉起誓。

爱丽儿　我要告诉主人去。

凯列班　您使我高兴得很，我心里充满了快乐。让我们畅快一下。您肯不肯把您刚才教给我的轮唱曲唱起来？

斯丹法诺　准你所奏，怪物；凡是合乎道理的事我都可以答应。来啊，特林鸩罗，让我们唱歌。（唱）

嘲弄他们，讥讽他们，

讥讽他们，嘲弄他们，

思想多么自由！

凯列班　这曲子不对。

爱丽儿击鼓吹箫，依曲调而奏。

斯丹法诺　这是什么声音？

特林鸩罗　这是我们的歌的曲子，在空中吹奏着呢。

斯丹法诺　你倘然是一个人，像一个人那样出来吧；你倘然是一个鬼，也随你显出怎样的形状来吧！

特林鸩罗　饶赦我的罪过呀！

斯丹法诺　人一死什么都完了；我不怕你。但是可怜我们吧！

凯列班　您害怕吗？

斯丹法诺　不，怪物，我怕什么？

凯列班　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悦耳的乐曲，使人听了愉快，不会伤害人。有时成千的叮叮咚咚的乐器

在我耳边鸣响。有时在我酣睡醒来的时候，听见了那种歌声，又使我沉沉睡去；那时在梦中便好像云端里开了门，无数珍宝要向我倾倒下来；当我醒来之后，我简直哭了起来，希望重新做一遍这样的梦。

斯丹法诺　这倒是一个出色的国土，可以不费钱白听音乐。

凯列班　但第一您得先杀死普洛斯彼罗。

斯丹法诺　那事我们不久就可以动手；我记住了。

特林鸠罗　这声音渐渐远去了；让我们跟着它，然后再干我们的事。

斯丹法诺　领着我们走，怪物；我们跟着你。我很希望见一见这个打鼓的家伙，瞧他的样子奏得倒挺不错。

特林鸠罗　你来吗？我跟着它走了，斯丹法诺。（同下。）

第三场　岛上的另一处

阿隆佐、西巴斯辛、安东尼奥、贡柴罗、阿德里安、弗兰西斯科及余人等上。

贡柴罗　天哪！我走不动啦，大王；我的老骨头在痛。这儿的路一条直一条弯的，完全把人迷昏了！要是您不见怪，我必须休息一下。

阿隆佐　老人家，我不能怪你；我自己也心灰意懒，疲乏得很。坐下来歇歇吧。现在我已经断了念头，不再自己哄自己了。他一定已经淹死了，尽管我们乱摸瞎撞地找寻他；海水也在嘲笑着我们在岸上的无益的寻觅。算了吧，让他

死了就完了！

安东尼奥　（向西巴斯辛旁白）我很高兴他是这样灰心。别因为一次遭到失败，就放弃了你的已决定好的计划。

西巴斯辛　（向安东尼奥旁白）下一次的机会我们一定不要错过。

安东尼奥　（向西巴斯辛旁白）就在今夜吧；他们现在已经走得很疲乏，一定不会，而且也不能，再那么警觉了。

西巴斯辛　（向安东尼奥旁白）好，今夜吧。不要再说了。

庄严而奇异的音乐。普洛斯彼罗自上方隐形上。下侧若干奇形怪状的精灵抬了一桌酒席进来；他们围着它跳舞，且作出各种表示敬礼的姿势，邀请国王以次诸人就食后退去。

阿隆佐　这是什么音乐？好朋友们，听哪！

贡柴罗　神奇的甜美的音乐！

阿隆佐　上天保佑我们！这些是什么？

西巴斯辛　一幅活动的傀儡戏！现在我才相信世上有独角的麒麟，阿拉伯有凤凰所栖的树，上面有一只凤凰至今还在南面称王呢。

安东尼奥　麒麟和凤凰我都相信；要是此外还有什么难于置信的东西，都来告诉我好了，我一定会发誓说那是真的。旅行的人决不会说谎话，足不出门的傻瓜才嗤笑他们。

贡柴罗　要是我现在在那不勒斯，把这事告诉了别人，他们会不会相信我呢？要是我对他们说，我看见岛上的人民是这样这样的——这些当然一定是岛上的人民罗——虽然他们的形状生得很奇怪，然而倒是很有礼貌、很和善，在我们人类中也难得见到的。

普洛斯彼罗　（旁白）正直的老人家，你说得不错；因为在你们自己一群人当中，就有几个人比魔鬼还要坏。

阿隆佐　我再不能这样吃惊了；虽然不开口，但他们的那种形状、那种手势、那种音乐，都表演了一幕美妙的哑剧。

普洛斯彼罗　（旁白）且慢称赞吧。

弗兰西斯科　他们消失得很奇怪。

西巴斯辛　不要管他，既然他们把食物留下，我们有肚子就该享用。——您要不要尝尝试试看？

阿隆佐　我可不想吃。

贡柴罗　真的，大王，您无须胆小。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谁肯相信有一种山居的人民，喉头长着肉袋，像一头牛一样？谁又肯相信有一种人的头是长在胸膛上的？可是我们现在都相信每个旅行的人都能肯定这种话不是虚假的了。

阿隆佐　好，我要吃，即使这是我的最后一餐；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最好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了。贤弟，公爵，陪我们一起来吃吧。

雷电。爱丽儿化女面鸟身的怪鸟上，以翼击桌，筵席顿时消失——用一种特别的机关装置。

爱丽儿　你们是三个有罪的人；操纵着下界一切的天命使得那贪馋的怒海重又把你们吐了出来，把你们抛在这没有人居住的岛上，你们是不配居住在人类中间的。你们已经发狂了。（阿隆佐、西巴斯辛等拔剑）即使像你们这样勇敢的人，也没有法子免除一死。你们这辈愚人！我和我的同

伴们都是运命的使者；你们的用风、火熔炼的刀剑不能损害我们身上的一根羽毛，正像把它们砍向呼啸的风、刺向分而复合的水波一样，只显得可笑。我的伙伴们也是刀枪不入的。而且即使它们能够把我们伤害，现在你们也已经没有力量把臂膀举起来了。好生记住吧，我来就是告诉你们这句话，你们三个人是在米兰把善良的普洛斯彼罗篡逐的恶人，你们把他和他的无辜的婴孩放逐在海上，如今你们也受到同样的报应了。为着这件恶事，上天虽然并不把惩罚立刻加在你们身上，却并没有轻轻放过，已经使海洋陆地，以及一切有生之伦，都来和你们作对了。你，阿隆佐，已经丧失了你的儿子；我再向你宣告：活地狱的无穷的痛苦——一切死状合在一起也没有那么惨，将要一步步临到你生命的途程中；除非痛悔前非，以后洗心革面，做一个清白的人，否则在这荒岛上面，天谴已经迫在眼前了！

爱丽儿在雷鸣中隐去。柔和的乐声复起；精灵们重上，跳舞且作揶揄状，把空桌抬下。

普洛斯彼罗　（旁白）你把这怪鸟扮演得很好，我的爱丽儿，这一桌酒席你也席卷得妙，我叫你说的话你一句也没有漏去；就是那些小精灵们也都是生龙活虎，各自非常出力。我的神通已经显出力量，我这些仇人们已经惊惶得不能动弹；他们都已经在我的权力之下了。现在我要在这种情形下面离开他们，去探视他们以为已经淹死了的年轻的腓迪南和他的也是我的亲爱的人儿。（自上方下。）

贡柴罗　凭着神圣的名义，大王，为什么您这样呆呆地站着？

阿隆佐　啊，那真是可怕！可怕！我觉得海潮在那儿这样告诉我；风在那儿把它唱进我的耳中；那深沉可怕、像管风琴似的雷鸣在向我震荡出普洛斯彼罗的名字，它用宏亮的低音宣布了我的罪恶。这样看来，我的孩子一定是葬身在海底的软泥之下了；我要到深不可测的海底去寻找他，跟他睡在一块儿！（下。）

西巴斯辛　要是这些鬼怪们一个一个地来，我可以打得过他们。

安东尼奥　让我助你一臂之力。（西巴斯辛、安东尼奥下。）

贡柴罗　这三个人都有些不顾死活的神气。他们的重大的罪恶像隔了好久才发作的毒药一样，现在已经在开始咬啮他们的灵魂了。你们是比较善于临机应变的，请快快追上去，阻止他们不要作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

阿德里安　你们跟我来吧。（同下。）

第四幕

第一场　普洛斯彼罗洞室之前

普洛斯彼罗、腓迪南、米兰达上。

普洛斯彼罗　要是我曾经给你太严厉的惩罚，你也已经得到补偿了；因为我已经把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给了你，我是为了她才活着的。现在我再把她交给你的手里；你所受的一切苦恼都不过是我用来试验你的爱情的，而你能异常坚强地忍受它们；这里我当着天，许给你这个珍贵的赏赐。腓迪南啊，不要笑我这样把她夸奖，你自己将会知道一切的称赞比起她自身的美好来，都是瞠乎其后的。

腓迪南　我绝对相信您的话。

普洛斯彼罗　既然我的给与和你的获得都不是出于贸然，你就可以娶我的女儿。但在一切神圣的仪式没有充分给你许可之前，你不能侵犯她处女的尊严；否则你们的结合将不能得到上天的美满的祝福，冷淡的憎恨、白眼的轻蔑和不睦将使你们的姻缘中长满令人嫌恶的恶草。所以小心一点吧，许门① 的明灯将照引着你们！

腓迪南　我希望的是以后在和如今一样的爱情中享受着平和的日子、美秀的儿女和绵绵的生命，因此即使在最幽冥的暗室中，在最方便的场合，有伺隙而来的魔鬼的最强烈的煽惑，也不能使我的廉耻化为肉欲，而轻轻地损毁了举行婚礼那天的无比的欢乐。可是那样的一天来得也太慢了，我觉得不是太阳神的骏马在途中跑垮了，便是黑夜被系禁在冥域了。

普洛斯彼罗　说得很好。坐下来跟她谈话吧，她是属于你的。喂，爱丽儿！我的勤劳的仆人，爱丽儿！

爱丽儿上。

爱丽儿　我的威严的主人有什么吩咐？我在这里。

普洛斯彼罗　你跟你的小伙计们把刚才的事情办得很好；我必须再差你们作一件这样的把戏。去把你手下的小娄罗们召唤到这儿来；叫他们赶快装扮起来；因为我必须在这一对年轻人的面前卖弄卖弄我的法术；我曾经答应过他们，他们也在盼望着。

爱丽儿　即刻吗？

普洛斯彼罗　是的，一霎眼的时间内就得办好。

爱丽儿　你来去还不曾出口，

你呼吸还留着没透，

我们早脚尖儿飞快，

扮鬼脸大伙儿都在，

---

① 许门(Hymen)，希腊罗马神话中司婚姻之神。

主人，你爱我不爱？

普洛斯彼罗　我很爱你，我的伶俐的爱丽儿！在我没有叫你之前，不要就来。

爱丽儿　好，我知道。（下。）

普洛斯彼罗　当心保持你的忠实，不要太恣意调情。血液中的火焰一燃烧起来，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草秆。节制一些吧，否则你的誓约就要守不住了！

腓迪南　请您放心，老人家；皎白的处女的冰雪，早已压伏了我胸中的欲火。

普洛斯彼罗　好。——出来吧，我的爱丽儿！不要让精灵们缺少一个，多一个倒不妨。轻轻快快地出来吧！大家不要响，只许静静地看！

柔和的音乐；假面剧开始。精灵扮伊里斯①上。

伊里斯　刻瑞斯②，最丰饶的女神，我是天上的彩虹，我是天后的使官，天后在云端，传旨请你离开你那繁荣着小麦、大麦、黑麦、燕麦、野豆、豌豆的膏田；离开你那羊群所游息的茂草的山坡，以及饲牧它们的满铺着刍草的平原；离开你那生长着立金花和蒲苇的堤岸，多雨的四月奉着你的命令而把它装饰着的，在那里给清冷的水仙女们备下了洁净的新冠；离开你那为失恋的情郎们所爱好而徘徊其下的金雀花的薮丛；你那牵藤的葡萄园；你那荒瘠硗确的海滨，你所散步游息的所在：请你离开这些地方，到这

① 伊里斯（Iris），希腊罗马神话中诸神之信使，又为虹之女神。

② 刻瑞斯（Ceres），希腊罗马神话中司农事及大地之女神。

里的草地上来，和尊严的天后陛下一同游戏；她的孔雀已经轻捷地飞翔起来了，请你来陪驾吧，富有的刻瑞斯。

刻瑞斯上。

刻瑞斯　万福，你永远服从着天后命令的，五彩缤纷的使者！你用你的橙黄色的翼膀常常洒下甘露似的清新的阵雨在我的花朵上面，用你的青色的弓的两端为我的林木丛生的地亩和没有灌枝的高原披上了富丽的肩巾：敢问你的王后唤我到这细草原上来，有什么吩咐？

伊里斯　为要庆祝真心的爱情的结合，大量地赐福给这一双有福的恋人。

刻瑞斯　告诉我，天虹，你知不知道维纳斯或她的儿子是否也随侍着天后？自从她们用诡计使我的女儿陷在幽冥的狄斯的手中以后，我已经立誓不再见她和她那盲目的小儿的无耻的面孔了。①

伊里斯　不要担心会碰见她；我遇见她的灵驾由一对对的白鸽拖引着，正冲破云霄，向帕福斯②而去，她的儿子同车陪着她。她们因为这里的这一对男女曾经立誓在许门的火炬未燃着以前不得同衾，因此想要在他们身上干一些无赖的把戏，可是白费了心机；马斯的情妇③已经满心暴

---

① 狄斯(Dis)即普路同(Pluto)，幽冥之主，掠刻瑞斯之女普洛塞庇那为妻；后者即春之女神，每年一次被释返地上。维纳斯之子即小爱神丘匹德，因俗语云爱情是盲目的，故云“盲目的小儿”。

② 帕福斯(Paphos)，维纳斯神庙所在地，相传她在海中诞生后首临于此。

③ 马斯(Mars)，希腊罗马神话里的战神，与爱神维纳斯有私。

躁地回去；她那发恼的儿子已经折断了他的箭，发誓以后不再射人，只是跟麻雀们开开玩笑，打算做一个好孩子了。

刻瑞斯　最高贵的王后，伟大的朱诺①来了；从她的步履上我辨认得出来。

朱诺上。

朱诺　我的丰饶的贤妹安好？跟我去祝福这一对璧人，让他们一生幸福，产出美好的后裔来。（唱）

富贵尊荣，美满良姻，

百年偕老，子孙盈庭；

幸福朝朝，欢娱暮暮，

朱诺向你们恭贺！

刻瑞斯　（唱）

田多落穗，积谷盈仓，

葡萄成簇，摘果满筐；

秋去春来，如心所欲，

刻瑞斯为你们祝福！

腓迪南　这是一个最神奇的幻景，这样迷人而谐美！我能不能猜想这些都是精灵呢？

普洛斯彼罗　是的，这些是我从他们的世界里用法术召唤来表现我一时的空想的精灵们。

腓迪南　让我终老在这里吧！有着这样一位人间希有的神奇

① 朱诺(Juno)，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天后。

而贤哲的父亲，这地方简直是天堂了。

朱诺与刻瑞斯作耳语，授命令于伊里斯。

普洛斯彼罗　亲爱的，莫作声！朱诺和刻瑞斯在那儿严肃地耳语，将要有一些另外的事情。嘘！不要开口！否则我们的魔法就要破解了。

伊里斯　戴着蒲苇之冠，眼光永远是那么柔和的、住在蜿蜒的河流中的仙女们啊！离开你们那涡卷的河床，到这青青的草地上来答应朱诺的召唤吧！前来，冷洁的水仙们，伴着我们一同庆祝一段良缘的缔结，不要太迟了。

若干水仙女上。

伊里斯　你们在八月的日光下蒸晒着的辛苦的刈禾人，离开你们的田亩，到这里来欢乐一番；戴上你们麦秆的帽子，一个一个地来和这些清艳的水仙们跳起乡村的舞蹈来吧！

若干服饰齐整的刈禾人上，和水仙女们一齐作优美的舞蹈；临了时普洛斯彼罗突起发言，在一阵奇异的、幽沉的、杂乱的声音中，众精灵悄然隐去。

普洛斯彼罗　（旁白）我已经忘记了那个畜生凯列班和他的同党想来谋取我生命的奸谋，他们所定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向精灵们）很好！现在完了，去吧！

腓迪南　这可奇怪了，你的父亲在发着很大的脾气。

米兰达　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他狂怒到这样子。

普洛斯彼罗　王子，你瞧上去似乎有点惊疑的神气。高兴起来吧，我儿；我们的狂欢已经终止了。我们的这一些演员

们，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他们都已化成淡烟而消散了。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景一样，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构成我们的料子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我们的短暂的一生，前后都环绕在酣睡之中。王子，我心中有些昏乱，原谅我不能控制我的弱点；我的衰老的头脑有些昏了。不要因为我的年老不中用而不安。假如你们愿意，请回到我的洞里休息一下。我将略作散步，安定安定我焦躁的心境。

米兰达
腓迪南　愿你安静啊！（下。）

普洛斯彼罗　赶快来！谢谢你，爱丽儿，来啊！

爱丽儿上。

爱丽儿　我永远准备着执行你的意志。有什么吩咐？

普洛斯彼罗　精灵，我们必须预备着对付凯列班。

爱丽儿　是的，我的命令者；我在扮演刻瑞斯的时候就想对你说，可是我深恐触怒了你。

普洛斯彼罗　再对我说一次，你把这些恶人安置在什么地方？

爱丽儿　我告诉过你，主人，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勇敢得了不得；他们怒打着风，因为风吹到了他们的脸上，痛击着地面，因为地面吻了他们的脚；但总是不忘记他们的计划。于是我敲起小鼓来；一听见了这声音，他们便像狂野的小马一样，耸起了他们的耳朵，睁大了他们的眼睛，掀起了

他们的鼻孔，似乎音乐是可以嗅到的样子。这样我迷惑了他们的耳朵，使他们像小牛跟从着母牛的叫声一样，跟我走过了一簇簇长着尖齿的野茨，咬人的刺金雀和锐利的荆棘丛，把他们可怜的胫骨刺穿。最后我把他们遗留在离开这里不远的那口满是浮渣的污水池中，水没到了下巴，他们却在那里手舞足蹈，把一池臭水搅得比他们的臭脚还臭。

普洛斯彼罗　干得很好，我的鸟儿。你仍旧隐形前去，把我室内的华丽的衣服拿来，好把这些恶贼们诱上圈套。

爱丽儿　我去，我去。（下。）

普洛斯彼罗　一个魔鬼，一个天生的魔鬼，教养也改不过他的天性来；在他身上我一切好心的努力都全然白费。他的形状随着年纪而一天丑陋似一天，他的心也一天一天腐烂下去。我要把他们狠狠惩治一顿，直至他们因痛苦而呼号。

爱丽儿携带许多华服等上。

普洛斯彼罗　来，把它们挂起在这根绳上。

普洛斯彼罗与爱丽儿隐身留原处。凯列班、斯丹法诺、特林鸠罗三人浑身淋湿上。

凯列班　请你们脚步放轻些，不要让瞎眼的鼹鼠听见了我们的足声。我们现在已经走近他的洞窟了。

斯丹法诺　怪物，你说你那个不会害人的仙人简直跟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特林鸠罗　怪物，我满鼻子都是马尿的气味，把我恶心得不

得了。

斯丹法诺　我也是这样。你听见吗，怪物？要是我向你一发起恼来，当心点儿——

特林鸠罗　你不过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怪物罢了。

凯列班　好老爷，不要恼我，耐心些；因为我将要带给您的好处可以抵偿过这场不幸。请你们轻轻地讲话；大家要静得好像在深夜里一样。

特林鸠罗　呃，可是我们的酒瓶也落在池里了。

斯丹法诺　这不单是耻辱和不名誉，简直是无限的损失。

特林鸠罗　这比浑身淋湿更使我痛心；可是，怪物，你却说那是你的不会害人的仙人。

斯丹法诺　我一定要去把我的酒瓶捞起来，即使我必须没头没脑钻在水里。

凯列班　我的王爷，请您安静下来。瞧这里，这便是洞口了；不要响，走进去。把那件大好的恶事干起来，这岛便属您所有了；我，您的凯列班，将要永远舐您的脚。

斯丹法诺　让我握你的手；我开始动了杀人的念头了。

特林鸠罗　啊，斯丹法诺大王！大老爷！尊贵的斯丹法诺！瞧这儿有多么好的衣服给您穿呀！

凯列班　让它去，你这蠢货！这些不过是废物罢了。

特林鸠罗　哈哈，怪物！什么是旧衣庄上的货色，我们是看得出来的。啊，斯丹法诺大王！

斯丹法诺　放下那件袍子，特林鸠罗！凭着我这手起誓，那件袍子我要。

特林鸠罗　请大王拿去好了。

凯列班　愿这傻子浑身起水肿！你老是恋恋不舍这种废料有什么意思呢？别去理这些个，让我们先去行刺。要是他醒了，他会使我们从脚心到头顶遍体鳞伤，把我们弄成不知什么样子的。

斯丹法诺　别开口，怪物！——绳太太，这不是我的短外套吗？本来吊在你绳上，现在吊在我身上；短外衣呀，我说，你别"掉"了毛，变个秃头雕才好。

特林鸠罗　妙极妙极！大王高兴的话，让我们横七竖八一齐偷了去！

斯丹法诺　你这句话说得很妙，赏给你这件衣服吧。只要我做这里的国王，聪明人总不会被亏待的。"横七竖八偷了去"是一句绝妙的俏皮话，再赏你一件衣服。

特林鸠罗　怪物，来啊，涂一些胶在你的手指上，把其余的都拿去吧。

凯列班　我什么都不要。我们将要错过了时间，大家要变成蠢鹅，或是额角低得难看的猴子了！

斯丹法诺　怪物，别连手都不动一动；给我把这件衣服拿到我那放着大酒桶的地方去，否则我的国境内不许你立足。去，把这拿去。

特林鸠罗　还有这一件。

斯丹法诺　呃，还有这一件。

幕内猎人的声音。若干精灵化作猎犬上，将斯丹法诺等三人追逐；普洛斯彼罗和爱丽儿嗾着它们。

普洛斯彼罗　嗨！莽丁，嗨！

爱丽儿　雪狒！那边去，雪狒！

普洛斯彼罗　飞雷！飞雷！那边，铁龙！那边！听，听！（凯列班、斯丹法诺、特林鸠罗被驱下）去叫我的妖精们用厉害的痉挛磨他们的骨节；叫他们的肌肉像老年人那样抽搐起来，掐得他们满身都是伤痕，比豹子或山猫身上的斑点还多。

爱丽儿　听！他们在呼号呢。

普洛斯彼罗　让他们被痛痛快快地追一下子。此刻我的一切仇人们都在我的手掌之中了；不久我的工作便可完毕，你就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暂时你再跟我来，帮我一些忙吧。（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普洛斯彼罗洞室之前

普洛斯彼罗穿法衣上；爱丽儿随上。

普洛斯彼罗　现在我的计划将告完成；我的魔法毫无差失；我的精灵们俯首听命；一切按部就班顺利地过去。是什么时候了？

爱丽儿　将近六点钟。你曾经说过，主人，在这时候我们的工作应当完毕。

普洛斯彼罗　当我刚兴起这场暴风雨的时候，我曾经这样说过。告诉我，我的精灵，国王和他的从者们怎么样啦？

爱丽儿　按照着你的吩咐，他们仍旧照样囚禁在一起，同你离开他们的时候一样，在荫蔽着你的洞室的那一列大菩提树底下聚集着这一群囚徒；你要是不把他们释放，他们便一步路也不能移动。国王、他的弟弟和你的弟弟，三个人都疯了；其余的人在为他们悲泣，充满了忧伤和惊骇；尤其是那位你所称为“善良的老大臣贡柴罗”的，他的眼泪一直从他的胡须上淋了下来，就像从茅檐上流下来的冬

天的滴水一样。你在他们身上所施的魔术的力量是这么大，要是你现在看见了他们，你的心也一定会软下来。

普洛斯彼罗　你这样想吗，精灵？

爱丽儿　如果我是人类，主人，我会觉得不忍的。

普洛斯彼罗　我的心也将会觉得不忍。你不过是一阵空气罢了，居然也会感觉到他们的痛苦；我是他们的同类，跟他们一样敏锐地感到一切，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感情，难道我的心反会比你硬吗？虽然他们给我这样大的迫害，使我痛心切齿，但是我宁愿压伏我的愤恨而听从我的更高尚的理性；道德的行动较之仇恨的行动是可贵得多的。要是他们已经悔过，我的唯一的目的也就达到终点，不再对他们更有一点怨恨。去把他们释放了吧，爱丽儿。我要给他们解去我的魔法，唤醒他们的知觉，让他们仍旧恢复本来的面目。

爱丽儿　我去领他们来，主人。（下。）

普洛斯彼罗　你们山河林沼的小妖们；踏沙无痕、追逐着退潮时的海神而等他一转身来便又倏然逃去的精灵们；在月下的草地上留下了环舞的圈迹，使羊群不敢走近的小神仙们；以及在半夜中以制造菌蕈为乐事，一听见肃穆的晚钟便雀跃起来的你们：虽然你们不过是些弱小的精灵，但我借着你们的帮助，才能遮暗了中天的太阳，唤起作乱的狂风，在青天碧海之间激起浩荡的战争：我把火给与震雷，用乔武大神的霹雳劈碎了他自己那株粗干的橡树；我使稳固的海岬震动，连根拔起松树和杉柏：因着我的法力

无边的命令，坟墓中的长眠者也被惊醒，打开了墓门出来。但现在我要捐弃这种狂暴的魔术，仅仅再要求一些微妙的天乐，化导他们的心性，使我能得到我所希望的结果；以后我便将折断我的魔杖，把它埋在幽深的地底，把我的书投向深不可测的海心。

庄严的音乐。爱丽儿重上；他的后面跟随着神情狂乱的阿隆佐，由贡柴罗随侍；西巴斯辛与安东尼奥也和阿隆佐一样，由阿德里安及弗兰西斯科随侍；他们都步入普洛斯彼罗在地上所划的圆圈中，被魔法所禁，呆立不动。普洛斯彼罗看见此情此景，开口说道：

普洛斯彼罗　庄严的音乐是对于昏迷的幻觉的无上安慰，愿它医治好你们那在煎炙着的失去作用的脑筋！站在那儿吧，因为你们已经被魔法所制伏了。圣人一样的贡柴罗，可尊敬的人！我的眼睛一看见了你，便油然堕下同情的眼泪来。魔术的力量在很快地消失，如同晨光悄悄掩袭暮夜，把黑暗消解了一样，他们那开始抬头的知觉已经在驱除那蒙蔽住他们清明的理智的迷糊的烟雾了。啊，善良的贡柴罗！不单是我的真正的救命恩人，也是你所跟随着的君主的一位忠心耿耿的臣子，我要在名义上在实际上重重报答你的好处。你，阿隆佐，对待我们父女的手段未免太残酷了！你的兄弟也是一个帮凶的人。你现在也受到惩罚了，西巴斯辛！你，我的骨肉之亲的兄弟，为着野心，忘却了怜悯和天性；在这里又要和西巴斯辛谋弑你们的君王，为着这缘故他的良心的受罚是十分厉害的；我宽恕了你，虽然你的天性是这样刻薄！他们的知觉的浪潮已

经在渐渐激涨起来，不久便要冲上了现在还是一片黄泥的理智的海岸。在他们中间还不曾有一个人看见我，或者会认识我。爱丽儿，给我到我的洞里去把我的帽子和佩剑拿来。（爱丽儿下）我要显出我的本来面目，重新打扮做旧时的米兰公爵的样子。快一些，精灵！你不久就可以自由了。

爱丽儿重上，唱歌，一面帮助普洛斯彼罗装束。

爱丽儿　（唱）

蜂儿吮啜的地方，我也在那儿吮啜；
在一朵莲香花的冠中我躺着休息；
我安然睡去，当夜枭开始它的鸣咽。
骑在蝙蝠背上我快活地飞舞翩翩，
快活地快活地追随着逝去的夏天；
　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
　向垂在枝头的花底安身。

普洛斯彼罗　啊，这真是我的可爱的爱丽儿！我真舍不得你；但你必须有你的自由。——好了，好了。——你仍旧隐着身子，到国王的船里去：水手们都在舱口下面熟睡着，先去唤醒了船长和水手长之后，把他们引到这里来！快一些。

爱丽儿　我乘风而去，不等到你的脉搏跳了两跳就回来。（下。）

贡柴罗　这儿有着一切的迫害、苦难、惊奇和骇愕；求神圣把我们带出这可怕的国土吧！

普洛斯彼罗　请您看清楚，大王，被害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在这里。为要使您相信对您讲话的是一个活着的邦君，

让我拥抱您；对于您和您的同伴们，我是竭诚欢迎！

阿隆佐　我不知道你真的是不是他，或者不过是一些欺人的鬼魅，如同我不久以前所遇到的。但是你的脉搏跳得和寻常血肉的人一样；而且自从我一见你之后，那使我发狂的精神上的痛苦已减轻了些。如果这是一件实在发生的事，那定然是一段最希奇的故事。你的公国我奉还给你，并且恳求你饶恕我的罪恶。——但是普洛斯彼罗怎么还会活着而且在这里呢？

普洛斯彼罗　尊贵的朋友，先让我把您老人家拥抱一下；您的崇高是不可以限量的。

贡柴罗　我不能确定这是真实还是虚无。

普洛斯彼罗　这岛上的一些蜃楼海市曾经欺骗了你，以致使你不敢相信确实的事情。——欢迎啊，我的一切的朋友们！（向西巴斯辛、安东尼奥旁白）但是你们这一对贵人，要是我不客气的话，可以当场证明你们是叛徒，叫你们的王上翻过脸来；可是现在我不想揭发你们。

西巴斯辛　（旁白）魔鬼在他嘴里说话吗？

普洛斯彼罗　不。讲到你，最邪恶的人，称你是兄弟也会玷污了我的齿舌，但我饶恕了你的最卑劣的罪恶，一切全不计较了；我单单要向你讨还我的公国，我知道那是你不得不把它交还的。

阿隆佐　如果你是普洛斯彼罗，请告诉我们你的遇救的详情，怎么你会在这里遇见我们。在三小时以前，我们的船毁没在这海岸的附近；在这里，最使我想起了心中惨痛的，

我失去了我的亲爱的儿子腓迪南！

普洛斯彼罗　我听见这消息很悲伤，大王。

阿隆佐　这损失是无可挽回的，忍耐也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

普洛斯彼罗　我觉得您还不曾向忍耐求助。我自己也曾经遭到和您同样的损失，但借着忍耐的慈惠的力量，使我安之若素。

阿隆佐　你也遭到同样的损失！

普洛斯彼罗　对我正是同样重大，而且也是同样新近的事；比之您，我更缺少任何安慰的可能，我所失去的是我的女儿。

阿隆佐　一个女儿吗？天啊！要是他们俩都活着，都在那不勒斯，一个做国王，一个做王后，那将是多么美满！真能这样的话，我宁愿自己长眠在我的孩子现今所在的海底。你的女儿是什么时候失去的？

普洛斯彼罗　就在这次暴风雨中。我看这些贵人们由于这次的遭遇，太惊愕了，惶惑得不能相信他们眼睛所见的是真实，他们嘴里所说的是真的言语。但是，不论你们心里怎样迷惘，请你们相信我确实便是普洛斯彼罗，从米兰被放逐出来的公爵；因了不可思议的偶然，恰恰在这儿你们沉舟的地方我登上陆岸，做了岛上的主人。关于这事现在不要再多谈了，因为那是要好多天才讲得完的一部历史，不是一顿饭的时间所能叙述得了，而且也不适宜于我们这初次的相聚。欢迎啊，大王！这洞窟便是我的宫廷，

在这里我也有寥寥几个侍从，没有一个外地的臣民。请您向里面探望一下。因为您还给了我的公国，我也要把一件同样好的礼物答谢您；至少也要献出一个奇迹来，使它给与您安慰，正像我的公国安慰了我一样。

洞门开启，腓迪南与米兰达在内对弈。

米兰达　好人，你在安排着作弄我。

腓迪南　不，我的最亲爱的，即使给我整个的世界我也不愿欺弄你。

米兰达　我说你作弄我；可是就算你并吞了我二十个王国，我还是认为这是一场公正的游戏。

阿隆佐　倘使这不过是这岛上的一场幻景，那么我将要两次失去我的亲爱的孩子了。

西巴斯辛　不可思议的奇迹！

腓迪南　海水虽然似乎那样凶暴，然而却是仁慈的；我错怨了它们。（向阿隆佐跪下。）

阿隆佐　让一个快乐的父亲的所有的祝福拥抱着你：起来，告诉我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米兰达　神奇啊！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

普洛斯彼罗　对于你这是新奇的。

阿隆佐　和你一起玩着的这姑娘是谁？你们的认识顶多也不过三个钟头罢了。她是不是就是把我们拆散了又使我们重新聚合的女神？

腓迪南　父亲，她是凡人，但借着上天的旨意她是属于我的；

我选中她的时候，无法征询父亲的意见，而且那时我也不相信我还有一位父亲。她就是这位著名的米兰公爵的女儿；我常常听见说起过他的名字，但从没有看见过他一面。从他的手里我得到了第二次生命；而现在这位小姐使他成为我的第二个父亲。

阿隆佐　那么我也是她的父亲了；但是唉，听起来多么使人奇怪，我必须向我的孩子请求宽恕！

普洛斯彼罗　好了，大王，别再说了；让我们不要把过去的不幸重压在我们的记忆上。

贡柴罗　我的心中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否则我早就开口了。天上的神明们，请俯视尘寰，把一顶幸福的冠冕降临在这一对少年的头上；因为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相聚的，完全是上天的主意！

阿隆佐　让我跟着你说“阿门”，贡柴罗！

贡柴罗　米兰的主人被逐出米兰，而他的后裔将成为那不勒斯的王族吗？啊，这是超乎寻常喜事的喜事，应当用金字把它铭刻在柱上，好让它传至永久。在一次航程中，克拉莉贝尔在突尼斯获得了她的丈夫；她的兄弟腓迪南又在他迷失的岛上找到了一位妻子；普洛斯彼罗在一座荒岛上收回了他的公国；而我们大家呢，在每个人迷失了本性的时候，重新找着了各人自己。

阿隆佐　（向腓迪南、米兰达）让我握你们的手：谁不希望你们快乐的，让忧伤和悲哀永远占据他的心灵！

贡柴罗　愿如大王所说的，阿门！

爱丽儿重上，船长及水手长惊愕地随在后面。

贡柴罗　瞧啊，大王！瞧！又有几个我们的人来啦。我曾经预言过，只要陆地上有绞架，这家伙一定不会淹死。喂，你这谩骂的东西！在船上由得你指天骂日，怎么一上了岸响都不响了呢？难道你没有把你的嘴巴带到岸上来吗？说来，有什么消息？

水手长　最好的消息是我们平安地找到了我们的王上和同伴；其次，在三个钟头以前我们还以为已经撞碎了的我们那条船，却正和第一次下水的时候那样结实、完好而齐整。

爱丽儿　（向普洛斯彼罗旁白）主人，这些都是我去了以后所做的事。

普洛斯彼罗　（向爱丽儿旁白）我的足智多谋的精灵！

阿隆佐　这些事情都异乎寻常；它们越来越奇怪了。说，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水手长　大王，要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清清楚楚地醒着，也许我会勉强告诉您。可是我们都睡得像死去一般，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都给关闭在舱口底下了。就在不久之前我们听见了各种奇怪的响声——怒号、哀叫、狂呼、铛鎯的铁链声以及此外许多可怕的声音，把我们闹醒。立刻我们就自由了，个个都好好儿的；我们看见壮丽的王船丝毫无恙，明明白白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船长一面看着它，一面手舞足蹈。忽然一下子莫名其妙地，我们就像在梦中一样糊里糊涂地离开了其余的兄弟，被带到这里

来了。

爱丽儿　（向普洛斯彼罗旁白）干得好不好？

普洛斯彼罗　（向爱丽儿旁白）出色极了，我的勤劳的精灵！你就要得到自由了。

阿隆佐　这真叫人像堕入五里雾中一样！这种事情一定有一个超自然的势力在那儿指挥着；愿神明的启迪给我们一些指示吧！

普洛斯彼罗　大王，不要因为这种怪事而使您心里迷惑不宁；不久我们有了空暇，我便可以简简单单地向您解答这种种奇迹，使您觉得这一切的发生，未尝不是可能的事。现在请高兴起来，把什么事都往好的方面着想吧。（向爱丽儿旁白）过来，精灵；把凯列班和他的伙伴们放出来，解去他们身上的魔法。（爱丽儿下）怎样，大王？你们的一伙中还缺少几个人，一两个为你们所忘怀了的人物。

爱丽儿驱凯列班、斯丹法诺、特林鸠罗上，各人穿着他们所偷得的衣服。

斯丹法诺　让各人为别人打算，不要顾到自己，① 因为一切都是命运。勇气啊！出色的怪物，勇气啊！

特林鸠罗　要是装在我头上的眼睛不曾欺骗我，这里的确是很堂皇的样子。

凯列班　塞提柏斯呀！这些才真是出色的精灵！我的主人真是一表非凡！我怕他要责罚我。

---

① 斯丹法诺正酒醉糊涂，语无伦次；按照他的本意，他该是想说："让各人为自己打算，不要顾到别人。"

西巴斯辛　哈哈！这些是什么东西，安东尼奥大人？可以不可以用钱买的？

安东尼奥　大概可以吧；他们中间的一个完全是一条鱼，而且一定很可以卖几个钱。

普洛斯彼罗　各位大人，请瞧一瞧这些家伙们身上穿着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好东西。这个奇丑的恶汉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法力的女巫，能够叫月亮都听她的话，能够支配着本来由月亮操纵的潮汐。这三个家伙作贼偷了我的东西；这个魔鬼生下来的杂种又跟那两个东西商量谋害我的生命。那两人你们应当认识，是您的人；这个坏东西我必须承认是属于我的。

凯列班　我免不了要被拧得死去活来。

阿隆佐　这不是我的酗酒的膳夫斯丹法诺吗？

西巴斯辛　他现在仍然醉着；他从哪儿来的酒呢？

阿隆佐　这是特林鸠罗，看他醉得天旋地转。他们从哪儿喝这么多的好酒，把他们的脸染得这样血红呢？你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

特林鸠罗　自从我离开了你之后，我的骨髓也都浸酥了；我想这股气味可以熏得连苍蝇也不会在我的身上下卵了吧？

西巴斯辛　喂，喂，斯丹法诺！

斯丹法诺　啊！不要碰我！我不是什么斯丹法诺，我不过是一堆动弹不得的烂肉。

普洛斯彼罗　狗才，你要做这岛上的王，是不是？

斯丹法诺　那么我一定是个倒楣的王爷。

阿隆佐　这样奇怪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指凯列班。）

普洛斯彼罗　他的行为跟他的形状同样都是天生地下劣。——去，狗才，到我的洞里去；把你的同伴们也带了进去。要是你希望我饶恕的话，把里面打扫得干净点儿。

凯列班　是，是，我就去。从此以后我要聪明一些，学学讨好的法子。我真是一头比六头蠢驴合起来还蠢的蠢货！竟会把这种醉汉当做神明，向这种蠢才叩头膜拜！

普洛斯彼罗　快滚开！

阿隆佐　滚吧，把你们那些衣服仍旧归还到原来寻得的地方去。

西巴斯辛　什么寻得，是偷的呢。（凯列班、斯丹法诺、特林鸠罗同下。）

普洛斯彼罗　大王，我请您的大驾和您的随从们到我的洞窟里来；今夜暂时要屈你们在这儿宿一夜。一部分的时间我将销磨在谈话上，我相信那种谈话会使时间很快溜过；我要告诉您我的生涯中的经历，以及一切自从我到这岛上来之后所遭遇的事情。明天早晨我要带着你们上船回到那不勒斯去；我希望我们所疼爱的孩子们的婚礼就在那儿举行；然后我要回到我的米兰，在那儿等待着瞑目长眠的一天。

阿隆佐　我渴想听您讲述您的经历，那一定会使我们的耳朵着迷。

普洛斯彼罗　我将从头到尾向您细讲；并且答应您一路上将会风平浪静，有吉利的顺风吹送，可以赶上已经去远了的

您的船队。（向爱丽儿旁白）爱丽儿，我的小鸟，这事要托你办理；以后你便可以自由地回到空中，从此我们永别了！——请你们过来。（同下。）

收场诗

普洛斯彼罗致辞：

现在我已把我的魔法尽行抛弃，
剩余微弱的力量都属于我自己；
横在我面前的分明有两条道路，
不是终身被符箓把我在此幽锢，
便是凭藉你们的力量重返故郭。
既然我现今已把我的旧权重握，
饶恕了迫害我的仇人，请再不要
把我永远锢闭在这寂寞的荒岛！
求你们解脱了我灵魂上的系锁，
赖着你们善意殷勤的鼓掌相助；
再烦你们为我吹嘘出一口和风，
好让我们的船只一齐鼓满帆篷。
否则我的计划便落空。我再没有
魔法迷人，再没有精灵为我奔走；
我的结局将要变成不幸的绝望，
除非依托着万能的祈祷的力量，
它能把慈悲的神明的中心刺彻，

赦免了可怜的下民的一切过失。
你们有罪过希望别人不再追究，
愿你们也格外宽大，给我以自由！（下。）

维洛那二绅士

朱 生 豪 译

吴 兴 华 校

剧 中 人 物

米兰公爵　西尔维娅的父亲

凡 伦 丁 } 二绅士
普洛丢斯 }

安东尼奥　普洛丢斯的父亲

修里奥　凡伦丁的愚蠢的情敌

爱格勒莫　助西尔维娅脱逃者

史比德　凡伦丁的傻仆

朗斯　普洛丢斯的傻仆

潘西诺　安东尼奥的仆人

旅店主　朱利娅在米兰的居停

强盗　随凡伦丁啸聚的一群

朱利娅　普洛丢斯的恋人

西尔维娅　凡伦丁的恋人

露西塔　朱利娅的女仆

仆人、乐师等

地　　点

维洛那；米兰及曼多亚边境

第一幕

第一场 维洛那。旷野

凡伦丁及普洛丢斯上。

凡伦丁 不用劝我，亲爱的普洛丢斯；年轻人株守家园，见闻总是限于一隅。倘不是爱情把你锁系在你情人的温柔的眼波里，我倒很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那总比在家里无所事事，把青春销磨在懒散的无聊里好得多多。可是你现在既然在恋爱，那就恋爱下去吧，祝你得到美满的结果；我要是着起迷来，也会这样的。

普洛丢斯 你真的要走了吗？亲爱的凡伦丁，再会吧！你在旅途中要是见到什么值得注意的新奇事物，请你想起你的普洛丢斯；当你得意的时候，也许你会希望我能够分享你的幸福；当你万一遭遇什么风波危险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忧虑，因为我是在虔诚地为你祈祷，祝你平安。

凡伦丁 你是念着恋爱经为我祈祷祝我平安吗？

普洛丢斯 我将讽诵我所珍爱的经典为你祈祷。

凡伦丁 那一定是里昂德① 游泳过赫勒思滂海峡去会他的情

人一类深情蜜爱的浅薄故事。

普洛丢斯　他为了爱不顾一切，那证明了爱情是多么深。

凡伦丁　不错，你为了爱也不顾一切，可是你却没有游泳过赫勒思滂海峡去。

普洛丢斯　嗳，别取笑吧。

凡伦丁　不，我绝不取笑你，那实在一点意思也没有。

普洛丢斯　什么？

凡伦丁　我是说恋爱。苦恼的呻吟换来了轻蔑；多少次心痛的叹息才换得了羞答答的秋波一盼；片刻的欢娱，是二十个晚上辗转无眠的代价。即使成功了，也许会得不偿失；要是失败了，那就白费一场辛苦。恋爱汩没了人的聪明，使人变为愚蠢。

普洛丢斯　照你说来，我是一个傻子了。

凡伦丁　瞧你的样子，我想你的确是一个傻子。

普洛丢斯　你所诋斥的是爱情；我可是身不由主。

凡伦丁　爱情是你的主宰，甘心供爱情驱使的，我想总不见得是一个聪明人吧。

普洛丢斯　可是做书的人这样说：最芬芳的花蕾中有蛀虫，最聪明人的心里，才会有蛀蚀心灵的爱情。

凡伦丁　做书的人还说：最早熟的花蕾，在未开放前就给蛀虫吃去；所以年轻聪明的人也会被爱情化成愚蠢，在盛年的时候就丧失欣欣向荣的生机，未来一切美妙的希望都成

---

① 里昂德(Leander)，传说中的情人，爱恋少女希罗，游泳过海峡赴约，惨遭灭顶。

为泡影。可是你既然是爱情的皈依者，我又何必向你多费唇舌呢？再会吧！我的父亲在码头上等着送我上船呢。

普洛丢斯　我也要送你上船，凡伦丁。

凡伦丁　好普洛丢斯，不用了吧，让我们就此分手。我在米兰等着你来信报告你在恋爱上的成功，以及我去了以后这儿的一切消息；我也会同样寄信给你。

普洛丢斯　祝你在米兰一切顺利幸福！

凡伦丁　祝你在家里也是这样！好，再见。（下。）

普洛丢斯　他追求着荣誉，我追求着爱情；他离开了他的朋友，使他的朋友们因他的成功而增加光荣；我为了爱情，把我自己、我的朋友们以及一切都舍弃了。朱利娅啊，你已经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使我无心学问，虚掷光阴，违背良言，忽略世事；我的头脑因相思而变得衰弱，我的心灵因恋慕而痛苦异常。

史比德上。

史比德　普洛丢斯少爷，上帝保佑您！您看见我家主人吗？

普洛丢斯　他刚刚离开这里，上船到米兰去了。

史比德　那么他多半已经上了船了。我就像一头迷路的羊，找不到他了。

普洛丢斯　是的，牧羊人一走开，羊就会走失了。

史比德　您说我家主人是牧羊人，而我是一头羊吗？

普洛丢斯　是的。

史比德　那么不管我睡觉也好，醒着也好，我的角也就是他的

角了。

普洛丢斯　这种蠢话正像是一头蠢羊嘴里说出来的。

史比德　这么说，我又是一头羊了。

普洛丢斯　不错，你家主人还是牧羊人。

史比德　不，我可以用譬喻证明您的话不对。

普洛丢斯　我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譬喻证明我的话不错。

史比德　牧羊人寻羊，不是羊寻牧羊人；我找我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找我，所以我不是羊。

普洛丢斯　羊为了吃草跟随牧羊人，牧羊人并不为了吃饭跟随羊；你为了工钱跟随你的主人，你的主人并不为了工钱跟随你，所以你是羊。

史比德　您要是再说这样一个譬喻，那我真的要咩咩地叫起来了。

普洛丢斯　我问你，你有没有把我的信送给朱利娅小姐？

史比德　啾，少爷，我，一头迷路的羔羊，把您的信给她，一头细腰的绵羊；可是她这头细腰的绵羊却什么谢礼也不给我这头迷路的羔羊。

普洛丢斯　这么多的羊，这片牧场上要容不下了。

史比德　如果容纳不下，给她一刀子不就完了吗？

普洛丢斯　你的思想又在乱跑了，应该把你圈起来。

史比德　谢谢你，少爷，给你送信不值得给我钱。

普洛丢斯　你听错了；我说圈，没说钱——我指的是羊圈。

史比德　我却听成洋钱了。不管怎么着都好，我给你的情人送信，只得个圈圈未免太少！

普洛丢斯　可是她说什么话了没有？（史比德点头）她就点点头吗？

史比德　是。

普洛丢斯　点头，是；摇头，不——这不成傻瓜了吗？

史比德　您误会了。我说她点头了；您问我她点头了没有；我说“是”。

普洛丢斯　照我的解释，这就是傻瓜。

史比德　您既然费尽心血把它解释通了，就把它奉赠给您吧。

普洛丢斯　我不要，就给你算作替我送信的谢礼吧。

史比德　看来我只有委屈一点，不跟您计较了。

普洛丢斯　怎么叫不跟我计较？

史比德　本来吗，少爷，我给您辛辛苦苦把信送到，结果您只赏给我一个傻瓜的头衔。

普洛丢斯　说老实话，你应对倒是满聪明的。

史比德　聪明有什么用，要是它打不开您的钱袋来。

普洛丢斯　算了算了，简简单单把事情交代明白；她说些什么话？

史比德　打开您的钱袋来，一面交钱，一面交话。

普洛丢斯　好，拿去吧。（给他钱）她说什么？

史比德　老实对您说吧，少爷，我想您是得不到她的爱的。

普洛丢斯　怎么？这也给你看出来了吗？

史比德　少爷，我在她身上什么都看不出来；我把您的信送给她，可是我连一块钱的影子也看不见。我给您传情达意，她待我却这样刻薄；所以您当面向她谈情说爱的时候，她

也会一样冷酷无情的。她的心肠就像铁石一样硬，您还是不用送她什么礼物，就送些像钻石似的硬货给她吧。

普洛丢斯　什么？她一句话也没说吗？

史比德　就连一句谢谢你也没有出口。总算是您慷慨，赏给我这两角钱，谢谢您，以后请您自己带信给她吧。现在我要告辞了。

普洛丢斯　去你的吧，船上有了你，可以保证不会中途沉没，因为你是命中注定要在岸上吊死的。（史比德下）我一定要找一个可靠些的人送信去；我的朱利娅从这样一个狗才手里接到我的信，也许会不高兴答复我。（下。）

第二场　同前。朱利娅家中花园

朱利娅及露西塔上。

朱利娅　露西塔，现在这儿没有别人，告诉我，你赞成我跟人家恋爱吗？

露西塔　我赞成，小姐，只要您不是莽莽撞撞的。

朱利娅　照你看起来，在每天和我言辞晋接的这一批高贵绅士中间，哪一位最值得敬爱？

露西塔　请您一个个举出他们的名字来，我可以用我的粗浅的头脑批评他们。

朱利娅　你看漂亮的爱格勒莫爵士怎样？

露西塔　他是一个谈吐风雅、衣冠楚楚的骑士；可是假如我是您，我就不会选中他。

朱利娅　你看富有的墨凯西奥怎样？

露西塔　他虽然有钱，人品却不过如此。

朱利娅　你看温柔的普洛丢斯怎样？

露西塔　主啊！主啊！请看我们凡人是何等愚蠢！

朱利娅　咦！你为什么听见了他的名字要这样感慨呢？

露西塔　恕我，亲爱的小姐；可是像我这样一个卑贱之人，怎么配批评高贵的绅士呢？

朱利娅　为什么别人可以批评，普洛丢斯却批评不得？

露西塔　因为他是许多好男子中间最好的一个。

朱利娅　何以见得？

露西塔　我除了女人的直觉以外没有别的理由；我以为他最好，因为我觉得他最好。

朱利娅　你愿意让我把爱情用在他的身上吗？

露西塔　是的，要是您不以为您是在浪掷您的爱情。

朱利娅　可是他比其余的任何人都更冷冰冰的，从来不向我追求。

露西塔　可是我想他比其余的任何人都更要爱您。

朱利娅　他不多说话，这表明他的爱情是有限的。

露西塔　火关得越紧，烧起来越猛烈。

朱利娅　在恋爱中的人们，不会一无表示。

露西塔　不，越是到处宣扬着他们的爱情的，他们的爱情越靠不住。

朱利娅　我希望我能知道他的心思。

露西塔　请读这封信吧，小姐。（给朱利娅信。）

朱利娅　“给朱利娅”。——这是谁写来的？

露西塔　您看过就知道了。

朱利娅　说出来，谁交给你这封信？

露西塔　凡伦丁的仆人送来这封信，我想是普洛丢斯叫他送来的。他本来要当面交给您，我因为刚巧遇见他，所以就替您收下了。请您原谅我的放肆吧。

朱利娅　嘿，好一个牵线的！你竟敢接受调情的书简，瞒着我跟人家串通一气，来欺侮我年轻吗？这真是一件好差使，你也真是一个能干的角色。把这信拿去，给我退回原处，否则再不用见我的面啦。

露西塔　为爱求情，难道就得到一顿责骂吗？

朱利娅　你还不去吗？

露西塔　我就去，好让您仔细思忖一番。（下。）

朱利娅　可是我希望我曾经窥见这信的内容。我把她这样责骂过了，现在又不好意思叫她回来，反过来恳求她。这傻丫头明知我是一个闺女，偏不把信硬塞给我看。一个温淑的姑娘嘴里尽管说不，她却要人家解释作是的。唉！唉！这一段痴愚的恋情是多么颠倒，正像一个坏脾气的婴孩一样，一会儿在他保姆身上乱抓乱打，一会儿又服服贴贴地甘心受责。刚才我把露西塔这样凶狠地撵走，现在却巴不得她快点儿回来；当我一面装出了满脸怒容的时候，内心的喜悦却使我心坎里满含着笑意。现在我必须引咎自责，叫露西塔回来，请她原谅我刚才的愚蠢。喂，露西塔！

露西塔重上。

露西塔　小姐有什么吩咐？

朱利娅　现在是快吃饭的时候了吧？

露西塔　我希望是，免得您空着肚子在佣人身上出气。

朱利娅　你在那边小小心心地拾起来的是什么？

露西塔　没有什么。

朱利娅　那么你为什么俯下身子去？

露西塔　我在地上掉了一张纸，把它拾了起来。

朱利娅　那张纸难道就不算什么？

露西塔　它不干我什么事。

朱利娅　那么让它躺在地上，留给相干的人吧。

露西塔　小姐，它对相干的人是不会说谎的，除非它给人家误会了。

朱利娅　是你的什么情人寄给你的情诗吗？

露西塔　小姐，要是您愿意给它谱上一个调子，我可以把它唱起来。您看怎么样？

朱利娅　我看这种玩意儿都十分无聊。可是你要唱就按《爱的清光》那个调子去唱吧。

露西塔　这个歌儿太沉重了，和轻狂的调子不配。

朱利娅　沉重？准是重唱那部分加得太多了。

露西塔　正是，小姐。可是您要唱起来，一定能十分宛转动人。

朱利娅　你为什么就不唱呢？

露西塔　我调门没有那么高。

朱利娅　拿歌儿来我看看。（取信）怎么，这贱丫头！

露西塔　您就这么唱起来吧；可是我想我不大喜欢这个调子。

朱利娅　你不喜欢？

露西塔　是，小姐，太刺耳了。

朱利娅　你这丫头太放肆了。

露西塔　这回您的调子又太直了。这么粗声粗气的岂不破坏了原来的音律？本来您的歌儿里只缺一个男高音。

朱利娅　男高音早叫你这下流的女低音给盖过去了。

露西塔　我这女低音不过是为普洛丢斯低声下气地祈求。

朱利娅　你再油嘴滑舌，我可不答应了。瞧谁再敢拿进这种不三不四的书信来！（撕信）给我出去，让这些纸头丢在地上；你碰它们一下我就要生气。

露西塔　她故意这样装模作样，其实心里巴不得人家再送一封信来，好让她再发一次脾气。（下。）

朱利娅　不，就是这一封信已经够使我心痛了！啊，这一双可恨的手，忍心把这些可爱的字句撕得粉碎！就像残酷的黄蜂一样，刺死了蜜蜂而吮吸它的蜜。为了补赎我的罪愆，我要遍吻每一片碎纸。瞧，这里写着"仁慈的朱利娅"：狠心的朱利娅！我要惩罚你的薄情，把你的名字掷在砖石上，把你任情地践踏蹂躏。这里写着"受创于爱情的普洛丢斯"：疼人的受伤的名字！把我的胸口做你的眠床，养息到你的创痕完全平复吧，让我用起死回生的一吻吻在你的伤口上。这儿有两三次提着普洛丢斯的名字；风啊，请不要吹起来，好让我找到这封信里的每一个字；我

单单不要看见我自己的名字，让一阵旋风把它卷到狰狞丑怪的岩石上，再把它打下波涛汹涌的海中去吧！瞧，这儿有一行字，两次提到他的名字："被遗弃的普洛丢斯，受制于爱情的普洛丢斯，给可爱的朱利娅。"我要把朱利娅的名字撕去；不，他把我们两人的名字配合得如此巧妙，我要把它们折叠在一起；现在你们可以放胆地相吻拥抱，彼此满足了。

露西塔重上。

露西塔　小姐，饭已经预备好了，老爷在等着您。

朱利娅　好，我们去吧。

露西塔　怎么！让这些纸片丢在这儿，给人家瞧见议论吗？

朱利娅　你要是这样关心着它们，那么还是把它们拾起来吧。

露西塔　不，我可不愿再挨骂了；可是让它们躺在地上，也许会受了寒。

朱利娅　你倒是怪爱惜它们的。

露西塔　呃，小姐，随您怎样说吧；也许您以为我是瞎子，可是我也生着眼睛呢。

朱利娅　来，来，还不走吗？（同下。）

第三场　同前。安东尼奥家中一室

安东尼奥及潘西诺上。

安东尼奥　潘西诺，刚才我的兄弟跟你在走廊里谈些什么正经话儿？

潘西诺　他说起他的侄子，您的少爷普洛丢斯。

安东尼奥　噢，他怎么说呢？

潘西诺　他说他不懂您老爷为什么让少爷在家里消度他的青春；人家名望不及我们的，都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外面去找机会：有的投身军旅，博得一官半职；有的到远远的海岛上去探险发财；有的到大学校里去寻求高深的学问。他说普洛丢斯少爷对这些锻炼当中的哪一种都很适宜；他叫我在您面前说起，请您不要让少爷老在家里游荡，年轻人不走走远路，对于他的前途是很有妨碍的。

安东尼奥　这倒不消你说，我这一个月来就在考虑着这件事情。我也想到他这样蹉跎时间，的确不大好；他要是不在外面多经历经历世事，将来很难成为大用。一个人的经验是要在刻苦中得到的，也只有岁月的磨炼才能够使它成熟。那么照你看来，我最好叫他到什么地方去？

潘西诺　我想老爷大概还记得他有一个朋友，叫做凡伦丁的，现在在公爵府中供职。

安东尼奥　不错，我知道。

潘西诺　我想老爷要是送他到那里去，那倒很好。他可以在那里练习挥枪使剑，听听人家高雅优美的谈吐，和贵族们谈谈说说，还可以见识到适合于他的青春和家世的种种训练。

安东尼奥　你说得很对，你的意思很好，我很赞成你的建议；看吧，我马上就照你的话做去。我立刻就叫他到公爵的宫廷里去。

潘西诺　老爷，亚尔芳索大人和其余各位士绅明天就要动身去朝见公爵，准备为他效劳。

安东尼奥　那么普洛丢斯有了很好的同伴了。他应当立刻预备起来，跟他们同去。我们现在就要对他说。

普洛丢斯上。

普洛丢斯　甜蜜的爱情！甜蜜的字句！甜蜜的人生！这是她亲笔所写，表达着她的心情；这是她爱情的盟誓，她的荣誉的典质。啊，但愿我们的父亲赞同我们缔结良缘，为我们成全好事！啊，天仙一样的朱利娅！

安东尼奥　喂，你在读谁寄来的信？

普洛丢斯　禀父亲，这是凡伦丁托他的朋友带来的一封问候的书信。

安东尼奥　把信给我，让我看看那里有什么消息。

普洛丢斯　没有什么消息，父亲。他只是说他在那里生活得如何愉快，公爵如何看得起他，每天和他见面；他希望我也和他在一起，分享他的幸福。

安东尼奥　那么你对于他的希望作何感想？

普洛丢斯　他虽然是一片好心，我的行动却要听您老人家指挥。

安东尼奥　我的意思和他的希望差不多。你也不用因为我的突然的决定而吃惊，我要怎样，就是怎样，干脆一句话没有更动。我已经决定你应当到公爵宫廷里去，和凡伦丁在一块儿过日子；他的亲族给他多少维持生活的费用，我也照样拨给你。明天你就要预备动身，不许有什么推托，

我的意志是坚决的。

普洛丢斯　父亲，这么快我怎么来得及预备？请您让我延迟一两天吧。

安东尼奥　听着，你要是缺少什么，我马上就会寄给你。不用耽搁时间，明天你非去不可。来，潘西诺，你要给他收拾收拾东西，让他早些动身。（安东尼奥、潘西诺下。）

普洛丢斯　我因为恐怕灼伤而躲过了火焰，不料却在海水中惨遭没顶。我不敢把朱利娅的信给我父亲看，因为生恐他会责备我不应该谈恋爱；谁知道他却利用我的推托之词，给我的恋爱这样一下无情的猛击。唉！青春的恋爱就像阴晴不定的四月天气，太阳的光彩刚刚照耀大地，片刻间就遮上了黑沉沉的乌云一片！

潘西诺重上。

潘西诺　普洛丢斯少爷，老爷有请；他说叫您快些，请您立刻去吧。

普洛丢斯　事既如此，无可奈何；我只有遵从父亲的吩咐，虽然我的心回答一千声：不，不。（同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米兰。公爵府中一室

凡伦丁及史比德上。

史比德　少爷，您的手套。（以手套给凡伦丁。）

凡伦丁　这不是我的；我的手套戴在手上。

史比德　那有什么关系？再戴上一只也不要紧。

凡伦丁　且慢！让我看。呃，把它给我，这是我的。天仙手上可爱的装饰物！啊，西尔维娅！西尔维娅！

史比德　（叫喊）西尔维娅小姐！西尔维娅小姐！

凡伦丁　怎么，这狗才？

史比德　她不在这里，少爷。

凡伦丁　谁叫你喊她的？

史比德　是您哪，少爷；难道我又弄错了吗？

凡伦丁　哼，你老是这么莽莽撞撞的。

史比德　可是上次您却骂我太迟钝。

凡伦丁　好了好了，我问你，你认识西尔维娅小姐吗？

史比德　就是您爱着的那位小姐吗？

凡伦丁　咦，你怎么知道我在恋爱？

史比德　嗽，我从各方面看了出来。第一，您学会了像普洛丢斯少爷一样把手臂交叉在胸前，像一个满腹牢骚的人那样一副神气；嘴里喃喃不停地唱情歌，就像一头知更雀似的；喜欢一个人独自走路，好像一个害着瘟疫的人；老是唉声叹气，好像一个忘记了字母的小学生；动不动流起眼泪来，好像一个死了妈妈的小姑娘；见了饭吃不下去，好像一个节食的人；夜里睡不着觉，好像担心有什么强盗；说起话来带着三分哭音，好像一个万圣节的叫化子①。从前您可不是这个样子。您从前笑起来声震四座，好像一只公鸡报晓；走起路来挺胸凸肚，好像一头狮子；只有在狼吞虎咽一顿之后才节食；只有在没有钱用的时候才面带愁容。现在您被情人迷住了，您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当我瞧着您的时候，我简直不相信您是我的主人了。

凡伦丁　你能够在我身上看出这一切来吗？

史比德　这一切在您身外就能看出来。

凡伦丁　身外？决不可能。

史比德　身外？不错，是不大可能，因为除了您这样老实、不知矫饰之外，别人谁也不会如此；那么就算您是在这种愚蠢之外，而这种愚蠢是在您身内吧；可是它还能透过您身体，就像透过尿缸子看得见尿一样，无论谁一眼见了您，都像一个医生一样诊断得出您的病症来。

① 万圣节(Hallowmas)，十一月一日，为祭祀基督教诸圣徒的节日。乞丐于是日都以哀音高声乞讨。

凡伦丁　可是我问你，你认识西尔维娅小姐吗？

史比德　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您一眼不霎地望着的那位小姐吗？

凡伦丁　那也给你看见了吗？我说的就是她。

史比德　噢，少爷，我不认识她。

凡伦丁　你看见我望着她，怎么却又说不认识她？

史比德　她不是长得很难看的吗，少爷？

凡伦丁　她的面貌还不及心肠那么美。

史比德　少爷，那个我知道。

凡伦丁　你知道什么？

史比德　她面貌并不美，可是您心肠美，所以爱上她了。

凡伦丁　我是说她的美貌是无比的，可是她的好心肠更不可限量。

史比德　那是因为一个靠打扮，另一个不希罕。

凡伦丁　怎么叫靠打扮？怎么叫不希罕？

史比德　咳，少爷，她的美貌完全要靠打扮，因此也就没有人希罕她了。

凡伦丁　那么我呢？我还是很希罕她的。

史比德　可是她自从残废以后，您还没有看见过她哩。

凡伦丁　她是什么时候残废的？

史比德　自从您爱上了她之后，她就残废了。

凡伦丁　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就爱上了她，可是我始终看见她很美丽。

史比德　您要是爱她，您就看不见她。

凡伦丁　为什么？

史比德　因为爱情是盲目的。唉！要是您有我的眼睛就好了！从前您看见普洛丢斯少爷忘记扣上袜带而讥笑他的时候，您的眼睛也是明亮的。

凡伦丁　要是我的眼睛明亮便怎样？

史比德　您就可以看见您自已的愚蠢和她的不堪领教的丑陋。普洛丢斯少爷因为恋爱的缘故，忘记扣上他的袜带；您现在因为恋爱的缘故，连袜子也忘记穿上了。

凡伦丁　这样说来，那么你也是在恋爱了；因为今天早上你忘记了擦我的鞋子。

史比德　不错，少爷，我正在恋爱着我的眠床，幸亏您把我打醒了，所以我现在也敢大胆提醒提醒您不要太过于迷恋了。

凡伦丁　总而言之，我的心已经定了，我非爱她不可。

史比德　我倒希望您的心是净了，把她忘得干干净净。

凡伦丁　昨天晚上她请我代她写一封信给她所爱的一个人。

史比德　您写了没有？

凡伦丁　写了。

史比德　一定写得很没劲吧？

凡伦丁　不然，我是用尽心思把它写好的。静些，她来了。

西尔维娅上。

史比德　（旁白）嘿，这出戏真好看！真是个头等的木偶！这回该他唱几句词儿了。

凡伦丁　小姐，女主人，向您道一千次早安。

史比德　（旁白）道一次晚安就得了！干吗用这么多客套？

西尔维娅　凡伦丁先生，我的仆人，我还你两千次。

史比德　（旁白）该男的送礼，这回女的倒抢先了。

凡伦丁　您吩咐我写一封信给您的一位秘密的无名的朋友，我已经照办了。我很不愿意写这封信，但是您的旨意是不可违背的。（以信给西尔维娅。）

西尔维娅　谢谢你，好仆人。你写得很用心。

凡伦丁　相信我，小姐，它是很不容易写的，因为我不知道受信的人究竟是谁，随便写去，不知道写得对不对。

西尔维娅　也许你嫌这工作太烦难吗？

凡伦丁　不，小姐，只要您用得着我，尽管吩咐我，就是一千封信我也愿意写，可是——

西尔维娅　好一个可是！你的意思我猜得到。可是我不愿意说出名字来；可是即使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把这信拿去吧；可是我谢谢你，以后从此不再麻烦你了。

史比德　（旁白）可是你还会找上门来的，这就又是一个"可是"。

凡伦丁　这是什么意思？您不喜欢它吗？

西尔维娅　不，不，信是写得很巧妙，可是你既然写的时候不大愿意，那么你就拿回去吧。嗯，你拿去吧。（还信。）

凡伦丁　小姐，这信是给您写的。

西尔维娅　是的，那是我请你写的，可是，我现在不要了，就给了你吧。我希望能写得再动人一点。

凡伦丁　那么请您许我另写一封吧。

西尔维娅　好，你写好以后，就代我把它读一遍；要是你自己觉得满意，那就罢了；要是你自己觉得不满意，也就罢了。

凡伦丁　要是我自己觉得满意，那便怎样？

西尔维娅　要是你自己满意，那么就把这信给你作为酬劳吧。再见，仆人。（下。）

史比德　人家说，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鼻子，教堂屋顶上的风信标变幻莫测，这一个玩笑也开得玄妙神奇！我主人向她求爱，她却反过来求我的主人；正像当徒弟的反过来变成老师。真是绝好的计策！我主人代人写信，结果却写给了自己，谁听到过比这更妙的计策？

凡伦丁　怎么？你在说些什么？

史比德　没说什么，只是唱几句顺口溜。应该说话的是您！

凡伦丁　为什么？

史比德　您应该作西尔维娅小姐的代言人啊。

凡伦丁　我代她向什么人传话？

史比德　向您自己哪。她不是拐着弯向您求爱吗？

凡伦丁　拐什么弯？

史比德　我指的是那封信。

凡伦丁　怎么，她又不曾写信给我。

史比德　她何必自己动笔呢？您不是替她代写了吗？咦，您还没有懂得这个玩笑的用意吗？

凡伦丁　我可不懂。

史比德　我可也不懂，少爷。难道您还不知道她已经把爱情的凭证给了您吗？

凡伦丁　除了责怪以外，她没有给我什么呀。

史比德　真是！她不是给您一封信吗？

凡伦丁　那是我代她写给她的朋友的。

史比德　那封信现在已经送到了，还有什么说的吗？

凡伦丁　我希望你没有猜错。

史比德　包在我身上，准没有差错。你写信给她，她因为害羞提不起笔，或者因为没有闲工夫，或者因为恐怕传书的人窥见了她的心事，所以她才教她的爱人代她答复他自己。这一套我早在书上看见过了。喂，少爷，您在想些什么？好吃饭了。

凡伦丁　我已经吃过了。

史比德　哎呀，少爷，这个没有常性的爱情虽然可以喝空气过活，我可是非吃饭吃肉不可。您可不要像您爱人那样忍心，求您发发慈悲吧！（同下。）

第二场　维洛那。朱利娅家中一室

普洛丢斯及朱利娅上。

普洛丢斯　请你忍耐吧，好朱利娅。

朱利娅　没有办法，我也只好忍耐了。

普洛丢斯　我如果有机会回来，我会立刻回来的。

朱利娅　你只要不变心，回来的日子是不会远的。请你保留着这个，常常想起你的朱利娅吧。（给他戒指。）

普洛丢斯　我们彼此交换，你把这个拿去吧。（给她另一个戒指。）

朱利娅　让我们用神圣的一吻永固我们的盟誓。

普洛丢斯　我举手宣誓我的不变的忠诚。朱利娅，要是我在哪一天哪一个时辰里不曾为了你而叹息，那么在下一个时辰里，让不幸的灾祸来惩罚我的薄情吧！我的父亲在等我，你不用回答我了。潮水已经升起，船就要开了；不，我不是说你的泪潮，那是会留住我，使我误了行期的。朱利娅，再会吧！（朱利娅下）啊，一句话也不说就去了吗？是的，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

潘西诺上。

潘西诺　普洛丢斯少爷，他们在等着您哩。

普洛丢斯　好，我就来，我就来。唉！这一场分别啊，真叫人满怀愁绪难宣。（同下。）

第三场　同前。街道

朗斯牵犬上。

朗斯　嗳哟，我到现在才哭完呢，咱们朗斯一族里的人都有这个心肠太软的毛病。我像《圣经》上的浪子一样，拿到了我的一份家产，现在要跟着普洛丢斯少爷上京城里去。我想我的狗克来勃是最狠心的一条狗。我的妈眼泪直流，我的爸涕泗横流，我的妹妹放声大哭，我家的丫头也嚎啕喊叫，就是我们养的猫儿也悲伤得乱搓两手，一份人家弄得七零八乱，可是这条狠心的恶狗却不流一点泪儿。他

是一块石头，像一条狗一样没有心肝；就是犹太人，看见我们分别的情形，也会禁不住流泪的；看我的老祖母吧，她眼睛早已盲了，可是因为我要离家远行，也把她的眼睛都哭瞎了呢。我可以把我们分别的情形扮给你们看。这只鞋子算是我的父亲；不，这只左脚的鞋子是我的父亲；不，不，这只左脚的鞋子是我的母亲；不，那也不对。——哦，不错，对了，这只鞋子底已经破了，它已经穿了一个洞，它就算是我的母亲；这一只是我的父亲。他妈的！就是这样。这一根棒是我的妹妹，因为她就像百合花一样的白，像一根棒那样的瘦小。这一顶帽子是我家的丫头阿南。我就算是狗；不，狗是他自己，我是狗——哦，狗是我，我是我自己。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走到我父亲跟前："爸爸，请你祝福我；"现在这只鞋子就要哭得说不出一句话来；然后我就要吻我的父亲，他还是哭个不停。现在我再走到我的母亲跟前；唉！我希望她现在能够像一个木头人一样开起口来！我就这么吻了她，一点也不错，她嘴里完全是这个气味。现在我要到我妹妹跟前，你瞧她哭得多么伤心！可是这条狗站在旁边，瞧着我一把一把眼泪挥在地上，却始终不流一点泪也不说一句话。

潘西诺上。

潘西诺　朗斯，快走，快走，好上船了！你的主人已经登船，你得坐小划子赶去。什么事？这家伙，怎么哭起来了？去吧，蠢货！你再耽搁下去，潮水要退下去了。

朗斯　退下去有什么关系？它这么不通人情就叫它去吧。

潘西诺　谁这么不通人情？

朗斯　就是它，克来勃，我的狗。

潘西诺　呸，这家伙！我说，潮水要是退下去，你就要失去这次航行了；失去这次航行，你就要失去你的主人了；失去你的主人，你就要失去你的工作了；失去你的工作——你干么堵住我的嘴？

朗斯　我怕你会失去你的舌头。

潘西诺　舌头怎么会失去？

朗斯　说话太多。

潘西诺　我看你倒是放屁太多。

朗斯　连潮水、带航行、带主人、带工作、外带这条狗，都失去了！我对你说吧，要是河水干了，我会用眼泪把它灌满；要是风势低了，我会用叹息把船只吹送。

潘西诺　来吧，来吧；主人派我来叫你的。

朗斯　你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好了。

潘西诺　你到底走不走呀？

朗斯　好，走就走。（同下。）

第四场　米兰。公爵府中一室

凡伦丁、西尔维娅、修里奥及史比德上。

西尔维娅　仆人！

凡伦丁　小姐？

史比德　少爷，修里奥大爷在向您怒目而视呢。

凡伦丁　嗯，那是为了爱情的缘故。

史比德　他才不爱您呢。

凡伦丁　那就是爱这位小姐。

史比德　我看您该好生揍他一顿。

西尔维娅　仆人，你心里不高兴吗？

凡伦丁　是的，小姐，我好像不大高兴。

修里奥　好像不大高兴，其实还是很高兴吧？

凡伦丁　也许是的。

修里奥　原来是装腔作势。

凡伦丁　你也一样。

修里奥　我装些什么腔？

凡伦丁　你瞧上去还像个聪明人。

修里奥　你凭什么证明我不是个聪明人？

凡伦丁　就凭你的愚蠢。

修里奥　何以见得我愚蠢？

凡伦丁　从你这件外套就看得出来。

修里奥　我这件外套是好料子。

凡伦丁　好吧，那就算你是双料的愚蠢。

修里奥　什么？

西尔维娅　咦，生气了吗，修里奥？瞧你脸色变成这样子！

凡伦丁　让他去，小姐，他是一只善变的蜥蜴。

修里奥　这只蜥蜴可要喝你的血，它不愿意和你共戴一天。

凡伦丁　你说得很好。

修里奥　现在我可不同你多讲话了。

凡伦丁　我早就知道你总是未开场先结束的。

西尔维娅　二位，你们的唇枪舌剑倒是有来有往的。

凡伦丁　不错，小姐，这得感谢我们的供应人。

西尔维娅　供应人是谁呀，仆人？

凡伦丁　就是您自己，美丽的小姐；是您把火点着的。修里奥先生的词令也全是从您脸上借来的，因此才当着您的面，慷他人之慨，一下全用光了。

修里奥　凡伦丁，你要是跟我斗嘴，我会说得你哑口无言的。

凡伦丁　那我倒完全相信；我知道尊驾有一个专门收藏言语的库房，在你手下的人，都用空言代替工钱；从他们寒伧的装束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是靠着你的空言过活的。

西尔维娅　两位别说下去了，我的父亲来啦。

公爵上。

公爵　西尔维娅，你给他们两位包围起来了吗？凡伦丁，你的父亲身体很好；你家里有信来，带来了许多好消息，你要不要我告诉你？

凡伦丁　殿下，我愿意洗耳恭听。

公爵　你认识你的同乡中有一位安东尼奥吗？

凡伦丁　是，殿下，我知道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士绅，享有良好的声誉是完全无愧的。

公爵　他不是有一个儿子吗？

凡伦丁　是，殿下，他有一个克绍箕裘的贤嗣。

公爵　你和他很熟悉吗？

凡伦丁　我知道他就像知道我自己一样，因为我们从小就在

一起同游同学的。我虽然因为习于游惰，不肯用心上进，可是普洛丢斯——那是他的名字——却不曾把他的青春蹉跎过去。他少年老成，虽然涉世未深，识见却超人一等；他的种种好处，我一时也称赞不尽。总而言之，他的品貌才学，都是尽善尽美，凡是上流人所应有的美德，他身上无不具备。

公爵　真的吗？要是他真是这样好法，那么他是值得一个王后的眷爱，适宜于充任一个帝王的辅弼的。现在他已经到我们这儿来了，许多大人物都有信来给他吹嘘。他预备在这儿耽搁一些时候，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听见这消息吧。

凡伦丁　那真是我求之不得的。

公爵　那么就准备着欢迎他吧。我这话是对你说的，西尔维娅，也是对你说的，修里奥，因为凡伦丁是用不着我怂恿的；我就去叫你的朋友来和你相见。（下。）

凡伦丁　这就是我对您说起过的那个朋友；他本来是要跟我一起来的，可是他的眼睛给他情人的晶莹的盼睐摄住了，所以不能脱身。

西尔维娅　大概现在她已经释放了他，另外有人向她奉献他的忠诚了。

凡伦丁　不，我相信他仍旧是她的俘虏。

西尔维娅　他既然还在恋爱，那么他就应该是盲目的；他既然盲目，怎么能够迢迢而来，找到了你的所在呢？

凡伦丁　小姐，爱情是有二十对眼睛的。

修里奥 他们说爱情不生眼睛。

凡伦丁 爱情没有眼睛来看见像你这样的情人；对于丑陋的事物，它是会闭目不视的。

西尔维娅 算了，算了。客人来了。

普洛丢斯上。

凡伦丁 欢迎，亲爱的普洛丢斯！小姐，请您用特殊的礼遇欢迎他吧。

西尔维娅 要是这位就是你时常念念不忘的好朋友，那么凭着他的才德，一定会得到竭诚的欢迎。

凡伦丁 这就是他。小姐，请您接纳了他，让他同我一样做您的仆人。

西尔维娅 这样高贵的仆人，侍候这样卑微的女主人，未免太屈尊了。

普洛丢斯 哪里的话，好小姐，草野贱士，能够在这样一位卓越的贵人之前亲聆謦咳，实在是三生有幸。

凡伦丁 大家不用谦虚了。好小姐，请您收容他做您的仆人吧。

普洛丢斯 我将以能够奉侍左右，勉效奔走之劳，作为我最大的光荣。

西尔维娅 尽职的人必能得到酬报。仆人，一个庸愚的女主人欢迎着你。

普洛丢斯 这话若出自别人口里，我一定要他的命。

西尔维娅 什么话，欢迎你吗？

普洛丢斯 不，给您加上庸愚两字。

一仆人上。

仆人　小姐，老爷叫您去说话。

西尔维娅　我就来。（仆人下）来，修里奥，咱们一块儿去。新来的仆人，我再向你说一声欢迎。现在我让你们两人畅叙家常，等会儿我们再谈吧。

普洛丢斯　我们两人都随时等候着您的使唤。（西尔维娅、修里奥、史比德同下。）

凡伦丁　现在告诉我，家乡的一切情形怎样？

普洛丢斯　你的亲友们都很安好，他们都叫我问候你。

凡伦丁　你的亲友们呢？

普洛丢斯　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也都很康健。

凡伦丁　你的爱人怎样？你们的恋爱进行得怎么样了？

普洛丢斯　我的恋爱故事是向来使你讨厌的，我知道你不爱听这种儿女私情。

凡伦丁　可是现在我的生活已经改变过来了；我正在忏悔我自己从前对于爱情的轻视，它的至高无上的威权，正在用痛苦的绝食、悔罪的呻吟、夜晚的哭泣和白昼的叹息惩罚着我。为了报复我从前对它的侮蔑，爱情已经从我被蛊惑的眼睛中驱走了睡眠，使它们永远注视着我自己心底的忧伤。啊，普洛丢斯！爱情是一个有绝大威权的君王，我已经在他面前甘心臣服，他的惩罚使我甘之如饴，为他服役是世间最大的快乐。现在我除了关于恋爱方面的谈话以外，什么都不要听；单单提起爱情的名字，便可以代替了我的三餐一宿。

普洛丢斯　够了，我在你的眼睛里可以读出你的命运来。你所膜拜的偶像就是她吗？

凡伦丁　就是她。她不是一个天上的神仙吗？

普洛丢斯　不，她是一个地上的美人。

凡伦丁　她是神圣的。

普洛丢斯　我不愿谄媚她。

凡伦丁　为了我的缘故谄媚她吧，因为爱情是喜欢听人家恭维的。

普洛丢斯　当我有病的时候，你给我苦味的丸药，现在我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凡伦丁　那么就说老实话吧，她即使不是神圣，也是并世无双的魁首，她是世间一切有生之伦的女皇。

普洛丢斯　除了我的爱人以外。

凡伦丁　不，没有例外，除非你有意诽谤我的爱人。

普洛丢斯　我没有理由喜爱我自己的爱人吗？

凡伦丁　我也愿意帮助你抬高她的身分：她可以得到这样隆重的光荣，为我的爱人捧持衣裾，免得卑贱的泥土偷吻她的裙角；它在得到这样意外的幸运之余，会变得骄傲起来，不肯再去滋养盛夏的花卉，使苛酷的寒冬永驻人间。

普洛丢斯　嗳呀，凡伦丁，你简直在信口乱吹。

凡伦丁　原谅我，普洛丢斯，我的一切赞美之词，对她都毫无用处；她的本身的美点，就可以使其他一切美人黯然失色。她是独一无二的。

普洛丢斯　那么你不要作非分之想吧。

凡伦丁　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去爱她。告诉你吧，老兄，她是属于我的；我有了这样一宗珍宝，就像是二十个大海的主人，它的每一粒泥沙都是珠玉，每一滴海水都是天上的琼浆，每一块石子都是纯粹的黄金。不要因为我从来不曾梦到过你而见怪，因为你已经看见我是怎样倾心于我的恋人。我那愚騃的情敌——她的父亲因为他雄于资财而看中了他——刚才和她一同去了，我现在必须追上他们，因为你知道爱情是充满着嫉妒的。

普洛丢斯　可是她也爱你吗？

凡伦丁　是的，我们已经互许终身了；而且我们已经约好设计私奔，结婚的时间也已定当。我先用绳梯爬上她的窗口，把她接了出来，各种手续程序都已完全安排好了。好普洛丢斯，跟我到我的寓所去，我还要请你在这种事情上多多指教呢。

普洛丢斯　你先去吧，你的寓所我会打听得到的。我还要到码头上去，拿一点必需的用品，然后我就来看你。

凡伦丁　那么你赶快一点吧。

普洛丢斯　好的。（凡伦丁下）正像一阵更大的热焰压盖住原来的热焰，一枚大钉敲落了小钉，我的旧日的恋情，也因为有了一个新的对象而完全冷淡了。是我的眼睛在作祟吗？还是因为凡伦丁把她说得天花乱坠？还是她的真正的完美使我心醉？或者是我的见异思迁的罪恶，使我全然失去了理智？她是美丽的，我所爱的朱利娅也是美丽的；可是我对于朱利娅的爱已经成为过去了，那一段恋

情，就像投入火中的蜡像，已经全然溶解，不留一点原来的痕迹。好像我对于凡伦丁的友谊已经突然冷淡，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喜爱他了；啊，这是因为我太过于爱他的爱人了，所以我才对他毫无好感。我这样不加思索地爱上了她，如果跟她相知渐深之后，更将怎样为她倾倒？我现在看见的只是她的外表，可是那已经使我的理智的灵光晕眩不定，那么当我看到她内心的美好时，我一定要变成盲目的了。我要尽力克制我的罪恶的恋情；否则就得设计赢得她的芳心。（下。）

第五场　同前。街道

史比德及朗斯上。

史比德　朗斯，凭着我的良心起誓，欢迎你到米兰来！

朗斯　别胡乱起誓了，好孩子，没有人会欢迎我的。我一向的看法就是：一个人没有吊死，总还有命；要是酒账未付，老板娘没有笑逐颜开，也谈不到欢迎两个字。

史比德　来吧，你这疯子，我就请你上酒店去，那边你可以用五便士去买到五千个欢迎。可是我问你，你家主人跟朱利娅小姐是怎样分别的？

朗斯　呃，他们热烈地山盟海誓之后，就这样开玩笑似的分别了。

史比德　她将要嫁给他吗？

朗斯　不。

史比德　怎么？他将要娶她吗？

朗斯　也是个不。

史比德　噢，他们破裂了吗？

朗斯　不，他们两人都是完完整整的。

史比德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朗斯　是这么的，要是他没有什么问题，她也没有什么问题。

史比德　你真是头蠢驴！我不懂你的话。

朗斯　你真是块木头，什么都不懂！连我的拄杖都懂。

史比德　懂你的话？

朗斯　是啊，和我作的事；你看，我摇摇它，我的拄杖就懂了。

史比德　你的拄杖倒是动了。

朗斯　懂了，动了，完全是一回事。

史比德　老实对我说吧，这门婚姻成不成？

朗斯　问我的狗好了：它要是说是，那就是成；它要是说不，那也是成；它要是摇摇尾巴不说话，那还是成。

史比德　那么结论就是：准成。

朗斯　像这样一桩机密的事你要我直说出来是办不到的。

史比德　亏得我总算听懂了。可是，朗斯，你知道吗？我的主人也变成一个大情人了。

朗斯　这我早就知道。

史比德　知道什么？

朗斯　知道他是像你所说的一个大穷人。

史比德　你这狗娘养的蠢货，你说错了。

朗斯　你这傻瓜，我又没有说你；我是说你主人。

史比德　我对你说：我的主人已经变成一个火热的情人了。

朗斯　让他去在爱情里烧死了吧，那不干我的事。你要是愿意陪我上酒店去，很好；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希伯来人，一个犹太人，不配称为一个基督徒。

史比德　为什么？

朗斯　因为你连请一个基督徒喝杯酒儿的博爱精神都没有。你去不去？

史比德　遵命。（同下。）

第六场　同前。公爵府中一室

普洛丢斯上。

普洛丢斯　舍弃我的朱利娅，我就要违背了盟誓；恋爱美丽的西尔维娅，我也要违背了盟誓；中伤我的朋友，更是违背了盟誓。爱情的力量当初使我信誓旦旦，现在却又诱令我干犯三重寒盟的大罪。动人灵机的爱情啊！如果你自己犯了罪，那么我是你诱惑的对象，也教教我如何为自己辩解吧。我最初爱慕的是一颗闪烁的星星，如今崇拜的是一个中天的太阳；无心中许下的誓愿，可以有意把它毁弃不顾；只有没有智慧的人，才会迟疑于好坏二者间的选择。呸，呸，不敬的唇舌！她是你从前用二万遍以灵魂作证的盟言，甘心供她驱使的，现在怎么好把她加上个坏字！我不能朝三暮四转爱他人，可是我已经变了心了；我应该爱的人，我现在已经不爱了。我失去了朱利娅，失去

了凡伦丁；要是我继续对他们忠实，我必须失去我自己。我失去了凡伦丁，换来了我自己；失去了朱利娅，换来了西尔维娅：爱情永远是自私的，我自己当然比一个朋友更为宝贵，朱利娅在天生丽质的西尔维娅相形之下，不过是一个黝黑的丑妇。我要忘记朱利娅尚在人间，记着我对她的爱情已经死去；我要把凡伦丁当作敌人，努力取得西尔维娅更甜蜜的友情。要是我不用些诡计破坏凡伦丁，我就无法贯彻自己的心愿。今晚他要用绳梯爬上西尔维娅卧室的窗口，我是他的同谋者，因此与闻了这个秘密。现在我就去把他们设计逃走的事情通知她的父亲；他在勃然大怒之下，一定会把凡伦丁驱逐出境，因为他本来的意思是要把他的女儿下嫁给修里奥的。凡伦丁一去之后，我就可以用些巧妙的计策，拦截修里奥迟钝的进展。爱神啊，你已经帮助我运筹划策，请你再借给我一副翅膀，让我赶快达到我的目的！（下。）

第七场　维洛那。朱利娅家中一室

朱利娅及露西塔上。

朱利娅　给我出个主意吧，露西塔好姑娘，你得帮帮我忙。你就像是一块石板一样，我的心事都清清楚楚地刻在上面；现在我用爱情的名义，请求你指教我，告诉我有什么好法子让我到我那亲爱的普洛丢斯那里去，而不致出乖露丑。

露西塔　唉！这条路是悠长而累人的。

朱利娅　一个虔诚的巡礼者用他的软弱的脚步跋涉过万水千山，是不会觉得疲乏的；一个借着爱神之翼的女人，当她飞向像普洛丢斯那样亲爱、那样美好的爱人怀中去的时候，尤其不会觉得路途的艰远。

露西塔　还是不必多此一举，等候着普洛丢斯回来吧。

朱利娅　啊，你不知道他的目光是我灵魂的滋养吗？我在饥荒中因渴慕而憔悴，已经好久了。你要是知道一个人在恋爱中的内心的感觉，你就会明白用空言来压遏爱情的火焰，正像雪中取火一般无益。

露西塔　我并不是要压住您的爱情的烈焰，可是这把火不能够让它燃烧得过于炽盛，那是会把理智的藩篱完全烧去的。

朱利娅　你越把它遏制，它越燃烧得厉害。你知道汩汩的轻流如果遭遇障碍就会激成怒湍；可是它的路程倘使顺流无阻，它就会在光润的石子上弹奏柔和的音乐，轻轻地吻着每一根在它巡礼途中的芦苇，以这种游戏的心情经过许多曲折的路程，最后到达辽阔的海洋。所以让我去，不要阻止我吧；我会像一道耐心的轻流一样，忘怀长途跋涉的辛苦，一步步挨到爱人的门前，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休息。就像一个有福的灵魂，在经历无数的磨折以后，永息在幸福的天国里一样。

露西塔　可是您在路上应该怎样打扮呢？

朱利娅　为了避免轻狂男子的调戏，我要扮成男装。好露西塔，给我找一套合身的衣服来，使我穿扮起来就像个良家

少年一样。

露西塔　那么，小姐，您的头发不是要剪短了吗？

朱利娅　不，我要用丝线把它扎起来，扎成各种花样的同心结。装束得炫奇一点，扮成男子后也许更像年龄比我大一些的小伙子。

露西塔　小姐，您的裤子要裁成什么式样的？

朱利娅　你这样问我，就像人家问，“老爷，您的裙子腰围要多么大”一样。露西塔，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就是了。

露西塔　可是，小姐，你裤裆前头也得有个兜儿才成。

朱利娅　呸，呸，露西塔，那像个什么样子！

露西塔　小姐，当前流行的紧身裤子，前头要没有那个兜儿，可就太不像话了。

朱利娅　如果你爱我的话，露西塔，就照你认为合适时兴的样子随便给我找一身吧。可是告诉我，我这样冒险远行，世人将要怎样批评我？我怕他们都要说我的坏话呢。

露西塔　既然如此，那么住在家里不要去吧。

朱利娅　不，那我可不愿。

露西塔　那么不要管人家说坏话，要去就去吧。要是普洛丢斯看见您来了很喜欢，那么别人赞成不赞成您去又有什么关系？可是我怕他不见得会怎样高兴吧。

朱利娅　那我可一点不担心；一千遍的盟誓、海洋一样的眼泪以及爱情无限的证据，都向我保证我的普洛丢斯一定会欢迎我。

露西塔　什么盟誓眼泪，都不过是假心的男子们的工具。

朱利娅　卑贱的男人才会把它们用来骗人；可是普洛丢斯有一颗生就的忠心，他说的话永无变更，他的盟誓等于天诰，他的爱情是真诚的，他的思想是纯洁的，他的眼泪出自衷心，诈欺沾不进他的心肠，就像霄壤一样不能相合。

露西塔　但愿您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像您所说的一样！

朱利娅　你要是爱我的话，请你不要怀疑他的忠心；你也应当像我一样爱他，我才喜欢你。现在你快跟我进房去，把我在旅途中所需要的物件检点一下。我所有的东西，我的土地财产，我的名誉，一切都归你支配；我只要你赶快帮我收拾动身。来，别多说话了，赶快！我心里急得什么似的。（同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米兰。公爵府中接待室

公爵、修里奥及普洛丢斯上。

公爵 修里奥，请你让我们两人说句话儿，我们有点秘密的事情要商议一下。（修里奥下）现在告诉我吧，普洛丢斯，你要对我说些什么话？

普洛丢斯 殿下，按照朋友的情分而论，我本来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您；可是我想起像我这样无德无能的人，多蒙殿下恩宠有加，倘使这次知而不报，在责任上实在说不过去；虽然如果换了别人，无论多少世间的财富，都不能诱我开口的。殿下，您要知道在今天晚上，我的朋友凡伦丁想要把令嫒劫走，他曾经把他的计划告诉我。我知道您已经决定把她嫁给修里奥，令嫒对这个人却是不大满意的；现在假如她跟凡伦丁逃走了，那对于您这样年纪的人一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所以我为了责任所迫，宁愿破坏我的朋友的计谋，却不愿代他隐瞒起来，免得您因为事出不意，而气坏了您的身子。

公爵 普洛丢斯，多谢你这样关切我；我活一天，一定会补报

你的。他们虽然当我在睡梦之中，可是我早就看出他们两人在恋爱；我也常常想禁止凡伦丁和她亲近，或是不许他到我的宫廷里来，可是因为我不愿操切从事，生恐我的猜疑并非事实，反倒错怪了好人，所以仍旧照样待之以礼，慢慢看出他的举止用心来。我知道年轻人血气未定，易受诱惑，早就防范到这一步，每天晚上我叫她睡在阁上，她房间的钥匙由我亲自保管，所以别人是没有法子把她偷走的。

普洛丢斯　殿下，他们已经想出了一个法子，他预备用绳梯爬上她的窗口，把她从窗里接下来。他现在去拿绳梯去了，等会儿就会经过这里，您要是愿意的话，就可以拦住问他。可是殿下，您盘问他的时候话要说得巧妙一点，别让他知道是我走了风，因为我这样报告您，只是出于我对您的忠诚，不是因为对我的朋友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公爵　我用名誉为誓，他不会知道我是从你这里得到这消息的。

普洛丢斯　再会，殿下，凡伦丁就要来了。（下。）

凡伦丁上。

公爵　凡伦丁，你这么急急地要到哪儿去？

凡伦丁　启禀殿下，有一个寄书人在外面，等着我把信交给他带给我的朋友们。

公爵　是很重要的信吗？

凡伦丁　不过告诉他们我在殿下这儿很好、很快乐而已。

公爵　那没什么要紧，陪着我谈谈吧。我要告诉你一些我的

切身的事情，你可不要对外面的人说。你知道我曾经想把我的女儿许给我的朋友修里奥。

凡伦丁　那我很知道，殿下，这门亲事要是成功，那的确是门当户对；而且这位先生品行又好、又慷慨、又有才学，令媛配给他真是再好没有了。殿下不能够叫她也喜欢他吗？

公爵　就是这么说。这孩子脾气坏，没有规矩，瞧不起人，又不听话又固执，一点不懂得孝道；她忘记了她是我的女儿，也不把我当一个父亲那样敬畏。不瞒你说，她这样忤逆，使我对于她的爱也完全消失了。我本来想象我这样年纪的人，有这么一个女儿承欢膝下，也可以娱此余生；现在事与愿违，我已经决定再娶一房妻室；至于我这女儿，谁要她便送给他，她的美貌就是她的嫁妆，因为她既然瞧不起我，当然也不会把我的财产放在心上的。

凡伦丁　关于这件事情，殿下要吩咐我做些什么？

公爵　在这儿，有一位维洛那地方的姑娘，我看中了她；可是她很贞静幽娴，我这老头子说的话是打不动她的心的。我已经老早忘记了求婚的那一套法子，而且现在时世也不同了，所以我现在要请你教导教导我，怎样才可以使她那太阳一样明亮的眼睛眷顾到我。

凡伦丁　她要是不爱听空话，那么就用礼物去博取她的欢心；无言的珠宝比之流利的言辞，往往更能打动女人的心。

公爵　我也曾经送过礼物给她，可是她一点不看重它。

凡伦丁　女人有时在表面上装作不以为意，其实心里是万分喜欢的。你应当继续把礼物送去给她，切不可灰心；起先

的冷淡，将会使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她要是向你假意生嗔，那不是因为她讨厌你，而是因为她希望你更加爱她。她要是骂你，那不是因为她要你离开她，因为女人若是没有人陪着是会气得发疯的。无论她怎么说，你总不要后退，因为她嘴里叫你走，实在并不是要你走。称赞恭维是讨好女人的秘诀；尽管她生得又黑又丑，你不妨说她是天仙化人。一个男人生着三寸不烂之舌，要是说服不了一个女人，那还算是什么男人！

公爵 可是我所说起的那位姑娘，已经由她的亲族们许配给一个年轻的绅士了。她家里门户森严，任何男人在白天走不进去。

凡伦丁 那么要是我，就在夜里去见她。

公爵 可是门户密闭，没有钥匙，在夜里更走不进去。

凡伦丁 门里走不进去，不是可以打窗里进去吗？

公爵 她的寝室在很高的楼上，要是爬上去，准有生命之虞。

凡伦丁 只要找一副轻便的绳梯，用一对铁钩把它抛到窗沿上就成了；若是你有胆量冒这个险，就可以像古诗里的少年那样攀上高楼去和情人幽会。

公爵 请你看在你世家子弟的身份上，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弄到这种梯子。

凡伦丁 你什么时候要用？请你告诉我。

公爵 我今夜就要；因为恋爱就像小孩一样，想要什么东西巴不得立刻就有。

凡伦丁 七点钟我可以给你弄到这么一副梯子来。

公爵　可是我想一个人去看她，这副梯子怎么带去呢？

凡伦丁　那是很轻便的，你可以把它藏在外套里面。

公爵　像你这样长的外套藏得下吗？

凡伦丁　可以藏得下。

公爵　那么让我穿穿你的外套看；我要照这尺寸另做一件。

凡伦丁　啊，殿下，随便什么外套都一样可用的。

公爵　外套应当怎样穿法才对？请你让我试穿一下吧。（拉开凡伦丁的外套）这封是什么信？上面写着的是什么？——给西尔维娅！这儿还有我所需要的工具！恕我这回无礼，把这封信拆开了。

相思夜夜飞，飞绕情人侧；
身无彩凤翼，无由见颜色。
灵犀虽可通，室迩人常遐，
空有梦魂驰，漫漫怨长夜！

这儿还写着什么？"西尔维娅，请于今夕偕遁。"原来如此，这就是你预备好的梯子！哼，好一副偷天换日的本领！你因为看见星星向你闪耀，就想上去把它们采摘吗？去，你这妄图非分的小人，放肆无礼的奴才！向你的同类们去胁肩谄笑吧！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我因为不屑和你计较，才叫你立刻离开此地，不来过分为难你。我从前已经给过你太多的恩惠，现在就向你再开一次恩吧。可是你假如不立刻收拾动身，在我的领土上多停留一刻工夫，哼！那时我发起怒来，可要把我从前对你和我女儿的心意都抛开不管了。快去！我不要听你无益

的辩解；你要是看重你的生命，就立刻给我走吧。（下。）

凡伦丁　与其活着受煎熬，何不一死了事？死不过是把自己放逐出自己的躯壳以外；西尔维娅已经和我合成一体，离开她就是离开我自己，这不是和死同样的刑罚吗？看不见西尔维娅，世上还有什么光明？没有西尔维娅在一起，世上还有什么乐趣？我只好闭上眼睛假想她在旁边，用这样美好的幻影寻求片刻的陶醉。除非夜间有西尔维娅陪着我，夜莺的歌唱只是不入耳的噪音；除非白天有西尔维娅在我的面前，否则我的生命将是一个不见天日的长夜。她是我生命的精华，我要是不能在她的煦护拂庇之下滋养我的生机，就要干枯憔悴而死。即使能逃过他这可怕的判决，我也仍然不能逃避死亡；因为我留在这儿，结果不过一死，可是离开了这儿，就是离开了生命所寄托的一切。

普洛丢斯及朗斯上。

普洛丢斯　快跑，小子！跑，跑，把他找出来。

朗斯　喂！喂！

普洛丢斯　你看见什么？

朗斯　我们所要找的那个人；他头上每一根头发都是凡伦丁。

普洛丢斯　是凡伦丁吗？

凡伦丁　不是。

普洛丢斯　那么是谁？他的鬼吗？

凡伦丁　也不是。

普洛丢斯　那么你是什么？

凡伦丁　我不是什么。

朗斯　那么你怎么会说话呢？少爷，我打他好不好？

普洛丢斯　你要打谁？

朗斯　不打谁。

普洛丢斯　狗才，住手。

朗斯　唷，少爷！我打的不是什么呀；请你让我——

普洛丢斯　我叫你不许放肆。——凡伦丁，我的朋友，让我跟你讲句话儿。

凡伦丁　我的耳朵里满是坏消息，现在就是有好消息也听不见了。

普洛丢斯　那么我还是把我所要说的话埋葬在无言的沉默里吧，因为它们是刺耳而不愉快的。

凡伦丁　难道是西尔维娅死了吗？

普洛丢斯　没有，凡伦丁。

凡伦丁　没有凡伦丁，不错，神圣的西尔维娅已经没有她的凡伦丁了！难道是她把我遗弃了吗？

普洛丢斯　没有，凡伦丁。

凡伦丁　没有凡伦丁，她要是把我遗弃了，世上自然再没有凡伦丁这个人了！那么你有些什么消息？

朗斯　凡伦丁少爷，外面贴着告示说把你取消了。

普洛丢斯　把你驱逐了。是的，那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消息，你必须离开这里，离开西尔维娅，离开我，你的朋友。

凡伦丁　唉！这服苦药我已经咽下去了，太多了将使我噎塞而死。西尔维娅知道我已经被放逐了吗？

普洛丢斯　是的，她听见这个判决以后，曾经流过无数珍珠溶化成的眼泪，跪倒在她凶狠的父亲脚下苦苦哀求，她那皎洁的纤手好像因为悲哀而化为惨白，在她的胸前搓绞着；可是跪地的双膝、高举的玉手、悲伤的叹息、痛苦的呻吟、银色的泪珠，都不能感动她那冥顽不灵的父亲，他坚持着凡伦丁倘在米兰境内被捕，就必须处死；而且当她在恳求他收回成命的时候，他因为她的多事而大为震怒，竟把她关了起来，恫吓着要把她终身禁锢。

凡伦丁　别说下去了，除非你的下一句话能够致我于死命，那么我就请你轻声送进我的耳中，好让我能够从无底的忧伤中获得解放，从此长眠不醒。

普洛丢斯　事已至此，悲伤也不中用，还是想个补救的办法吧；只要静待时机，总有运命转移的一天。你要是停留在此地，仍旧见不到你的爱人，而且你自己的生命也要保不住。希望是恋人们的唯一凭藉，你不要灰心，尽管到远处去吧。虽然你自己不能到这里来，你仍旧可以随时通信，只要写明给我，我就可以把它转交到你爱人的乳白的胸前。现在时间已经很匆促，我不能多多向你劝告，来，我送你出城，在路上我们还可以谈谈关于你的恋爱的一切。你即使不以你自己的安全为重，也应该为你的爱人着想；请你就跟着我走吧。

凡伦丁　朗斯，你要是看见我那小子，叫他赶快到北城门口会我。

普洛丢斯　去，狗才，快去找他。来，凡伦丁。

凡伦丁　啊，我的亲爱的西尔维娅！倒楣的凡伦丁！（凡伦丁、普洛丢斯同下。）

朗斯　瞧吧，我不过是一个傻瓜，可是我却知道我的主人不是个好人，这且不去说它。没有人知道我也在恋爱了；可是我真的在恋爱了；可是几匹马也不能把这秘密从我嘴里拉出来，我也决不告诉人我爱的是谁。不用说，那是一个女人；可是她是怎样一个女人，这我可连自己也不知道。总之她是一个挤牛奶的姑娘；其实她不是姑娘，因为据说她都养过几个私生子了；可是她是个拿工钱给东家做事的姑娘。她的好处比猎狗还多，这在一个基督徒可就不容易了。（取出一纸）这儿是一张清单，记载着她的种种能耐。"第一条，她可供奔走之劳，为人来往取物。"啊，就是一匹马也不过如此；不，马可供奔走之劳，却不能来往取物，所以她比一匹吊儿郎当的马好得多了。"第二条，她会挤牛奶。"听着，一个姑娘要是有着一双干净的手，这是一件很大的好处。

史比德上。

史比德　喂，朗斯先生，尊驾可好？

朗斯　我东家吗？他到港口送行去了。

史比德　你又犯老毛病，把词儿听错了。你这纸上有什么新闻？

朗斯　很不妙，简直是漆黑一团。

史比德　怎么会漆黑一团呢？

朗斯　咳，不是用墨写的吗？

史比德　让我也看看。

朗斯　呸，你这呆鸟！你又不识字。

史比德　谁说的？我怎么不识字？

朗斯　那么我倒要考考你。告诉我，谁生下了你？

史比德　呃，我的祖父的儿子。

朗斯　嗳哟，你这没有学问的浪荡货！你是你祖母的儿子生下来的。这就可见得你是个不识字的。

史比德　好了，你才是个蠢货，不信让我念给你听。

朗斯　好，拿去，圣尼古拉斯①保佑你！

史比德　"第一条，她会挤牛奶。"

朗斯　是的，这是她的拿手本领。

史比德　"第二条，她会酿上好的麦酒。"

朗斯　所以有那么一句古话，"你酿得好麦酒，上帝保佑你。"

史比德　"第三条，她会缝纫。"

朗斯　这就是说：她会逢迎人。

史比德　"第四条，她会编织。"

朗斯　有了这样一个女人，可不用担心袜子破了。

史比德　"第五条，她会揩拭抹洗。"

朗斯　妙极，这样我可以不用替她揩身抹脸了。

史比德　"第六条，她会织布。"

朗斯　这样我可以靠她织布维持生活，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

史比德　"第七条，她有许多无名的美德。"

---

① 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此处是中世纪录事文书等的保护神。

朗斯　正像私生子一样，因为不知谁是他的父亲，所以连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

史比德　"下面是她的缺点。"

朗斯　紧接在她好处的后面。

史比德　"第一条，她的口气很臭，未吃饭前不可和她接吻。"

朗斯　嗯，这个缺点是很容易矫正过来的，只要吃过饭吻她就是了。念下去。

史比德　"第二条，她喜欢吃糖食。"

朗斯　那可以掩盖住她的口臭。

史比德　"第三条，她常常睡梦里说话。"

朗斯　那没有关系，只要不在说话的时候打瞌睡就是了。

史比德　"第四条，她说起话来慢吞吞的。"

朗斯　他妈的！这怎么算是她的缺点？说话慢条斯理是女人最大的美德。请你把这条涂掉，把它改记到她的好处里面。

史比德　"第五条，她很骄傲。"

朗斯　把这条也涂掉。女人是天生骄傲的，谁也对她无可如何。

史比德　"第六条，她没有牙齿。"

朗斯　那我也不在乎，我就是爱啃面包皮的。

史比德　"第七条，她爱发脾气。"

朗斯　哦，她没有牙齿，不会咬人，这还不要紧。

史比德　"第八条，她喜欢不时喝杯酒。"

朗斯　是好酒她当然喜欢喝，就是她不喝我也要喝，好东西是

人人喜欢的。

史比德　“第九条，她为人太随便。”

朗斯　她不会随便说话，因为上面已经写着她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她也不会随便用钱，因为我会管牢她的钱袋；至于在另外的地方随随便便，那我也没有法子。好，念下去吧。

史比德　“第十条，她的头发比智慧多，她的错处比头发多，她的财富比错处多。”

朗斯　慢慢，听了这一条，我又想要她，又想不要她；你且给我再念一遍。

史比德　“她的头发比智慧多——”

朗斯　这也许是的，我可以用譬喻证明：包盐的布包袱比盐多，包住脑袋的头发也比智慧多，因为多的才可以包住少的。下面怎么说？

史比德　“她的错处比头发多——”

朗斯　那可糟透了！哎哟，要是没有这句话多么好！

史比德　“她的财富比错处多。”

朗斯　啊，有这么一句，她的错处也变成好处了。好，我一定要娶她；要是这门亲事成功，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史比德　那么你便怎样？

朗斯　那么我就告诉你吧，你的主人在北城门口等你。

史比德　等我吗？

朗斯　等你！嘿，你算什么人！他还等过比你身分高尚的人哩。

史比德　那么我一定要到他那边去吗？

朗斯　你非得奔去不可，因为你在这里耽搁了这么多的时候，跑去恐怕还来不及。

史比德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妈的还念什么情书！（下。）

朗斯　他擅自读我的信，现在可要挨一顿揍了。谁叫他不懂规矩，滥管人家的闲事。我倒要跟上前去，瞧瞧这狗头受些什么教训，也好让我痛快一番。（下。）

第二场　同前。公爵府中一室

公爵及修里奥上。

公爵　修里奥，不要担心她不爱你，现在凡伦丁已经不在她眼前了。

修里奥　自从他被放逐以后，她格外讨厌我，不愿跟我在一起，见了面就要骂我，现在我对于获得她的爱情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

公爵　这一种爱情的脆弱的刻痕就像冰雪上的纹印一样，只需片刻的热气，就能把它溶化在水中而消失影踪。她的凝冻的心思不久就会溶解，那时她就会忘记卑贱的凡伦丁。

普洛丢斯上。

公爵　啊，普洛丢斯！你的同乡有没有照我的命令离开米兰？

普洛丢斯　他已经走了，殿下。

公爵　我的女儿因为他走了很伤心呢。

普洛丢斯　殿下，过几天她的悲伤就会慢慢消失的。

公爵　我也这样想，可是修里奥却不以为如此。普洛丢斯，我知道你为人可靠——因为你已经用行动表示你的忠心——现在我要跟你商量商量。

普洛丢斯　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对于殿下的忠心是永无变更的。

公爵　你知道我很想把修里奥和我的女儿配合成亲。

普洛丢斯　是，殿下。

公爵　我想你也不会不知道她是怎样违梗着我的意思。

普洛丢斯　那是当凡伦丁在这儿的时候，殿下。

公爵　是的，可是她现在仍旧执迷不悟。我们怎样才可以叫这孩子忘记了凡伦丁，转过心来爱修里奥？

普洛丢斯　最好的法子是散播关于凡伦丁的坏话，说他心思不正，行为懦弱，出身寒贱，这三件是女人家听见了最恨的事情。

公爵　不错，可是她会以为这是人家故意造谣中伤他。

普洛丢斯　是的，如果那种话是出之于他的仇敌之口的话。所以我们必须叫一个她所认为是他的朋友的人，用巧妙婉转的措辞去告诉她。

公爵　那么这件事就得有劳你了。

普洛丢斯　殿下，那可是我最最不愿意做的事。本来这种事就不是一个上流人所应该做的，何况又是说自己好朋友的坏话。

公爵　现在你的好话既不能使他得益，那么你对他的诽谤也

未必对他有什么害处，所以这件事其实是无所谓的，请你瞧在我的面上勉为其难吧。

普洛丢斯　殿下既然这么说，那么我也只好尽力效劳，使她不再爱他。可是即使她听了我说的关于凡伦丁的坏话，断绝了她对他的痴心，那也不见得她就会爱上修里奥。

修里奥　所以你在替她斩断情丝的时候，为了避免它变成纠结紊乱的一团，对谁都没有好处，你得把它转系到我的身上；你说了凡伦丁怎样一句坏话，就反过来说我怎样一句好话。

公爵　普洛丢斯，我们敢于信任你去干这件工作，因为我们听见凡伦丁说起过，知道你已经是一个爱神龛前的忠实信徒，不会见异思迁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让你和西尔维娅自由谈话。她现在心绪非常恶劣，因为你是凡伦丁的朋友，她一定高兴你去和她谈谈，你就可以婉劝她割绝对凡伦丁的爱情，来爱我的朋友。

普洛丢斯　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办去。可是修里奥大人，您在恋爱上面的功夫还差一点儿，您该写几首缠绵凄恻的情诗，申说着您是怎样愿意为她鞠躬尽瘁，才可以笼络住她的心。

公爵　对了，诗歌感人之力是非常深刻的。

普洛丢斯　您可以说在她美貌的圣坛上，您愿意贡献您的眼泪、您的叹息以及您的赤心。您要写到墨水干涸，然后再用眼泪润湿您的笔尖，写下几行动人的诗句，表明您的爱情是如何真诚。因为俄耳甫斯①的琴弦是用诗人的心肠

作成的，它的金石之音足以使木石为之感动，猛虎听见了会贴耳驯服，巨大的海怪会离开了深不可测的海底，在沙滩上应声起舞。您在寄给她这种悲歌以后，便应该在晚间到她的窗下用柔和的乐器，一声声弹奏出心底的忧伤。黑夜的静寂是适宜于这种温情的哀诉的，只有这样才能博取她的芳心。

公爵　你这样循循善诱，足见是情场老手。

修里奥　我今夜就照你的指教实行。普洛丢斯，我的好师傅，咱们一块儿到城里去访寻几位音乐的好手。我有一首现成的情诗在此，不妨先把它来试一下看。

公爵　那么你们立刻就去吧！

普洛丢斯　我们还要侍候殿下用过晚餐，然后再决定如何进行。

公爵　不，现在就去预备起来吧，我不会怪你们的。（同下。）

① 俄耳甫斯(Orpheus)，希腊神话里的著名歌手，据说他能以歌声使山林、岩石移动，使野兽驯服。

第四幕

第一场　米兰与维洛那之间的森林

若干强盗上。

盗甲　弟兄们，站住，我看见有一个过路人来了。

盗乙　尽管来他十个二十个，大家也不要怕，上前去。

凡伦丁及史比德上。

盗丙　站住，老兄，把你的东西丢下来；倘有半个不字，我们就要动手抢了。

史比德　少爷，咱们这回完了；这班人就是行路人最害怕的那种家伙。

凡伦丁　列位朋友——

盗甲　你错了，老兄，我们是你的仇敌。

盗乙　别嚷，听他怎么说。

盗丙　不错，我们要听听他怎么说，因为他瞧上去还像个好人。

凡伦丁　不瞒列位说，我是一个命运不济的人，除了这一身衣服以外，实在没有一点财物。列位要是一定要我把衣服

脱下，那就等于把我全部的家财夺走了。

盗乙　你要到哪里去？

凡伦丁　到维洛那去。

盗甲　你是从哪儿来的？

凡伦丁　米兰。

盗丙　你住在那里多久了？

凡伦丁　十六个月；倘不是恶运临到我身上，我也不会就离开米兰的。

盗乙　怎么，你是给他们驱逐出来的吗？

凡伦丁　是的。

盗乙　为了什么罪名？

凡伦丁　一提起这件事情，使我心里异常难过。我杀了一个人，现在觉得十分后悔；可是幸而他是我在一场争斗中杀死的，我并不曾用诡计阴谋加害于他。

盗甲　果然是这样，那么你也不必后悔。可是他们就是为了这么一件小小过失，把你驱逐出境吗？

凡伦丁　是的，他们给我这样的判决，我自己已经认为是一件幸事。

盗乙　你会讲外国话吗？

凡伦丁　我因为在年轻时候就走远路，所以勉强会说几句，不然有许多次简直要吃大亏哩。

盗丙　凭侠盗罗宾汉手下那个胖神父的光头起誓，这个人叫他做咱们这一伙儿的首领，倒很不错。

盗甲　我们要收容他。弟兄们，讲句话儿。

史比德　少爷，您去和他们合伙吧；他们倒是一群光明磊落的强盗呢。

凡伦丁　别胡说，狗才！

盗乙　告诉我们，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事情好做？

凡伦丁　没有，我现在悉听命运的支配。

盗丙　那么老实对你说吧，我们这一群里面也很有几个良家子弟，因为少年气盛，胡作非为，被循规蹈矩的上流社会所摈斥。我自己也是维洛那人，因为想要劫走一位公爵近亲的贵家嗣女，所以才遭放逐。

盗乙　我因为一时气恼，把一位绅士刺死了，被他们从曼多亚赶了出来。

盗甲　我也是犯着和他们差不多的小罪。可是闲话少说，我们所以把我们的过失告诉你，因为要人知道我们过这种犯法的生涯，也是不得已而出此；一方面我们也是见你长得一表人材，照你自己说来又会说各国语言，像你这样的人，倒是我们所需要的。

盗乙　而且尤其因为你也是一个被放逐之人，所以我们破例来和你商量。你愿意不愿意做我们的首领？穷途落难，未始不可借此栖身，你就像我们一样生活在旷野里吧！

盗丙　你说怎么样？你愿意和我们同伙吗？你只要答应下来，我们就推戴你做首领，大家听从你的号令，把你尊为寨主。

盗甲　可是你倘不接受我们的好意，那你休想活命。

盗乙　我们决不放你活着回去向人家吹牛。

凡伦丁　我愿意接受列位的好意，和你们大家在一起；可是我也有一个条件，你们不许侵犯无知的女人，也不许劫夺穷苦的旅客。

盗丙　不，我们一向不干这种卑劣的行为。来，跟我们去吧。我们要带你去见我们的合寨弟兄，把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金银财宝都给你看，什么都由你支配，我们大家都愿意服从你。（同下。）

第二场　米兰。公爵府中庭园

普洛丢斯上。

普洛丢斯　我已经对凡伦丁不忠实，现在又必须把修里奥欺诈；我假意替他吹嘘，实际却是为自己开辟求爱的门径。可是西尔维娅是太好、太贞洁、太神圣了，我的卑微的礼物是不能把她污渎的。当我向她申说不变的忠诚的时候，她责备我对朋友的无义；当我向她的美貌誓愿贡献我的一切的时候，她叫我想起被我所背盟遗弃的朱利娅。她的每一句冷酷的讥刺，都可以使一个恋人心灰意懒；可是她越是不理我的爱，我越是像一头猎狗一样不愿放松她。现在修里奥来了；我们就要到她的窗下去，为她奏一支夜曲。

修里奥及众乐师上。

修里奥　啊，普洛丢斯！你已经一个人先溜来了吗？

普洛丢斯　是的，为爱情而奔走的人，当他嫌跑得不够快的时

候，就会溜了去的。

修里奥　你说得不错；可是我希望你的爱情不是着落在这里吧？

普洛丢斯　不，我所爱的正在这里，否则我到这儿来干么？

修里奥　谁？西尔维娅吗？

普洛丢斯　正是西尔维娅，我为了你而爱她。

修里奥　多谢多谢。现在，各位，大家调起乐器来，用劲地吹奏吧。

旅店主上，朱利娅男装随后。

旅店主　我的小客人，你怎么这样闷闷不乐似的，请问你有什么心事呀？

朱利娅　呃，老板，那是因为我快乐不起来。

旅店主　来，我要叫你快乐起来。让我带你到一处地方去，那里你可以听到音乐，也可以见到你所打听的那位绅士。

朱利娅　可是我能够听见他说话吗？

旅店主　是的，你也能够听见。

朱利娅　那就是音乐了。（乐声起。）

旅店主　听！听！

朱利娅　他也在这里面吗？

旅店主　是的；可是你别闹，咱们听吧。

歌

西尔维娅伊何人，

乃能颠倒众生心？

神圣娇丽且聪明，

天赋诸美萃一身，
俾令举世诵其名。

伊人颜色如花浓，
伊人宅心如春柔；
盈盈妙目启瞽矇，
创平痍复相思瘳，
寸心永驻眼梢头。

弹琴为伊歌一曲，
伊人美好世无伦；
尘世萧条苦寂寞，
唯伊灿耀如星辰；
穿花为束献佳人。

旅店主　怎么，你现在反而更加悲伤了吗？你怎么啦，孩子？这音乐不中你的意吧。

朱利娅　您错了，我恼的是奏音乐的人。

旅店主　为什么，我的好孩子？

朱利娅　因为他奏错了，老人家。

旅店主　怎么，他弹得不对吗？

朱利娅　不是，可是他搅酸了我的心弦。

旅店主　你倒有一双知音的耳朵。

朱利娅　唉！我希望我是个聋子；听了这种音乐，我的心也停止跳动了。

旅店主　我看你是不喜欢音乐的。

朱利娅　像这样刺耳的音乐，我真是一点也不喜欢。

旅店主　听！现在又换了一个好听的曲子了。

朱利娅　嗯，我恼的就是这种变化无常。

旅店主　那么你情愿他们老是奏着一个曲子吗？

朱利娅　我希望一个人终生奏着一个曲子。可是，老板，我们说起的这位普洛丢斯常常到这位小姐这儿来吗？

旅店主　我听他的仆人朗斯告诉我，他爱她爱得什么似的。

朱利娅　朗斯在哪儿？

旅店主　他去找他的狗去了；他的主人吩咐他明天把那狗送去给他的爱人。

朱利娅　别说话，站开些，这一班人散开了。

普洛丢斯　修里奥，您放心好了，我一定给您婉转说情，您看我的手段吧。

修里奥　那么咱们在什么地方会面？

普洛丢斯　在圣葛雷古利井。

修里奥　好，再见。（修里奥及众乐师下。）

西尔维娅自上方窗口出现。

普洛丢斯　小姐，晚安。

西尔维娅　谢谢你们的音乐，诸位先生。说话的是哪一位？

普洛丢斯　小姐，您要是知道我的纯洁的真心，您就会听得出我的声音。

西尔维娅　是普洛丢斯先生吧？

普洛丢斯　正是您的仆人普洛丢斯，好小姐。

西尔维娅　您来此有何见教？

普洛丢斯　我是为侍候您的旨意而来的。

西尔维娅　好吧，我就让你知道我的旨意，请你赶快回去睡觉吧。你这居心险恶、背信弃义之人！你曾经用你的誓言骗过不知多少人，现在你以为我也这样容易受骗，想用你的甘言来引诱我吗？快点儿回去，设法补赎你对你爱人的罪愆吧。我凭着这苍白的月亮起誓，你的要求是我所绝对不愿允许的；为了你的非分的追求，我从心底里瞧不起你，现在我这样向你多说废话，回头我还要痛恨我自己呢。

普洛丢斯　亲爱的人儿，我承认我曾经爱过一位女郎，可是她现在已经死了。

朱利娅　（旁白）一派胡言，她还没有下葬呢。

西尔维娅　就算她死了，你的朋友凡伦丁还活着；你自己亲自作证我已经将身心许给他。现在你这样向我絮渎，你也不觉得愧对他吗？

普洛丢斯　我听说凡伦丁也已经死了。

西尔维娅　那么你就算我也已经死了吧；你可以相信我的爱已经埋葬在他的坟墓里。

普洛丢斯　好小姐，让我再把它发掘出来吧。

西尔维娅　到你爱人的坟上，去把她叫活过来吧；或者至少也可以把你的爱和她埋葬在一起。

朱利娅　（旁白）这种话他是听不进去的。

普洛丢斯　小姐，您既然这样心硬，那么请您允许把您卧室里

挂着的您那幅小像赏给我，安慰我这一片痴心吧。我要每天对它说话，向它叹息流泪；因为您的卓越的本人既然爱着他人，那么我不过是一个影子，只好向您的影子贡献我的真情了。

朱利娅　（旁白）这画像倘使是一个真人，你也一定会有一天欺骗她，使她像我一样变成一个影子。

西尔维娅　先生，我很不愿意被你当作偶像，可是你既然是一个虚伪成性的人，那么让你去崇拜虚伪的影子，倒也于你很合适。明儿早上你叫一个人来，我就让他把它带给你。现在你可以去好好地休息了。

普洛丢斯　正像不幸的人们终夜未眠，等候着清晨的处决一样。（普洛丢斯、西尔维娅各下。）

朱利娅　老板，咱们也走吧。

旅店主　嗳哟，我睡得好熟！

朱利娅　请问您，普洛丢斯住在什么地方？

旅店主　就在我的店里。哎哟，现在天快亮了。

朱利娅　还没有哩；可是今夜啊，是我一生中最悠长、最难挨的一夜！（同下。）

第三场　同　前

爱格勒莫上。

爱格勒莫　这是西尔维娅小姐约我去见她的时辰，她要差我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小姐！小姐！

西尔维娅在窗口出现。

西尔维娅 是谁？

爱格勒莫 是您的仆人和朋友，来听候您的使唤的。

西尔维娅 爱格勒莫先生，早安！

爱格勒莫 早安，尊贵的小姐！我遵照您的吩咐，一早到这儿来，不知道您要叫我做些什么事？

西尔维娅 啊，爱格勒莫，你是一个正人君子，不要以为我在恭维你，我发誓我说的是真心话，你是一个勇敢、智慧、慈悲、能干的人。你知道我对于被放逐在外的凡伦丁抱着怎样的好感；你也知道我的父亲要强迫我嫁给我所憎厌的骄傲的修里奥。你自己也是恋爱过来的，我曾经听你说过，没有一种悲哀比之你真心的爱人死去那时候更使你心碎了，你已经对你爱人的坟墓宣誓终身不娶。爱格勒莫先生，我要到曼多亚去找凡伦丁，因为我听说他住在那边；可是我担心路上不好走，想请你陪着我去，我完全相信你为人可靠。爱格勒莫，不要用我父亲将要发怒的话来劝阻我；请你想一想我的伤心，一个女人的伤心吧；而且我的逃走是为要避免一门最不合适的婚姻，它将会招致不幸的后果。我从我自己充满了像海洋中沙砾那么多的忧伤的心底向你请求，请你答应和我作伴同行；要是你不肯答应我，那么也请你把我对你说过的话保守秘密，让我一个人冒险前去吧。

爱格勒莫 小姐，我非常同情您的不幸；我知道您的用心是纯洁的，所以我愿意陪着您去；我也管不了此去对于我自己

利害如何，但愿您能够遇到一切的幸福。您打算什么时候走？

西尔维娅　今天晚上。

爱格勒莫　我在什么地方和您会面？

西尔维娅　在伯特力克神父的修道院里，我想先在那里作一次忏悔礼拜。

爱格勒莫　我决不失约。再见，好小姐。

西尔维娅　再见，善良的爱格勒莫先生。（各下。）

第四场　同　前

朗斯携犬上。

朗斯　一个人不走运时，自己的仆人也会像恶狗一样反过来咬他一口。这畜生，我把它从小喂大；它的三四个兄弟姊妹落下地来眼睛还没睁开，便给人淹死了，是我把它救了出来。我辛辛苦苦地教导它，正像人家说的，教一条狗也不过如此。我的主人要我把它送给西尔维娅小姐，我一脚刚踏进膳厅的门，这作怪的东西就跳到砧板上把阉鸡腿衔去了。唉，一条狗当着众人面前，一点不懂规矩，那可真糟糕！按道理说，要是以狗自命，作起什么事来都应当有几分狗聪明才对。可是它呢？倘不是我比它聪明几分，把它的过失认在自己身上，它早给人家吊死了。你们替我评评理看，它是不是自己找死？它在公爵食桌底下和三、四条绅士模样的狗在一起，一下子就撒起尿来，满

房间都是臊气。一位客人说,“这是哪儿来的癞皮狗?”另外一个人说,“赶掉它! 赶掉它!”第三个人说,“用鞭子把它抽出去!”公爵说,“把它吊死了吧。”我闻惯了这种尿臊气,知道是克来勃干的事,连忙跑到打狗的人面前,说,“朋友,您要打这狗吗?”他说,“是的。”我说,“那您可冤枉了它了,这尿是我撒的。”他就干脆把我打一顿赶了出来。天下有几个主人肯为他的仆人受这样的委屈?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曾经因为它偷了人家的香肠而给人铐住了手脚,否则它早就一命呜呼了;我也曾因为它咬死了人家的鹅而颈上套枷,否则它也逃不了一顿打。你现在可全不记得这种事情了。嘿,我还记得在我向西尔维娅小姐告别的时候,你闹了怎样一场笑话。我不是关照过你,瞧我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吗?你几时看见过我跷起一条腿来,当着一位小姐的裙边撒尿?你看见过我闹过这种笑话吗?

普洛丢斯及朱利娅男装上。

普洛丢斯　你的名字叫西巴斯辛吗?我很喜欢你,就要差你做一件事情。

朱利娅　请您吩咐下来吧,我愿意尽力去做。

普洛丢斯　那很好。(向朗斯)喂,你这蠢才!这两天你究竟浪荡在什么地方?

朗斯　呃,少爷,我是照您的话给西尔维娅小姐送狗去的。

普洛丢斯　她看见我的小宝贝说些什么话?

朗斯　呃,她说,您的狗是一条恶狗;她叫我对您说,您这样的礼物她是不敢领教的。

普洛丢斯　她不接受我的狗吗？

朗斯　不，她不受；现在我把它带回来了。

普洛丢斯　什么！你给我把这畜生送给她吗？

朗斯　是的，少爷；那头小松鼠儿在市场上给那些不得好死的偷去了，所以我才把我自己的狗送去给她。这条狗比您的狗大十倍，这礼物的价值当然也要高得多了。

普洛丢斯　快给我去把我的狗找回来；要是找不回来，不用再回来见我了。快滚！你要我见着你生气吗？这奴才老是替我丢尽了脸。（朗斯下）西巴斯辛，我所以收容你的缘故，一半是因为我需要像你这样一个孩子给我做些事情，不像那个蠢汉一样靠不住；可是大半还是因为我从你的容貌行为上，知道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养、诚实可靠的人。所以记着吧，我是为了这个才收容你的。现在你就给我去把这戒指送给西尔维娅小姐，它本来是一个爱我的人送给我的。

朱利娅　大概您已经不爱她了吧，所以把她的纪念物送给别人？是不是她已经死了？

普洛丢斯　不，我想她还活着。

朱利娅　唉！

普洛丢斯　你为什么叹气？

朱利娅　我禁不住可怜她。

普洛丢斯　你为什么可怜她？

朱利娅　因为我想她爱您就像您爱您的西尔维娅小姐一样。她梦寐怀念着一个忘记了她的爱情的男人；您痴心热恋

着一个不愿接受您的爱情的女子。恋爱是这样的参差颠倒，想起来真是可叹！

普洛丢斯　好，好，你把这戒指和这封信送去给她；那就是她住的房间。对那位小姐说，我要向她索讨她所答应给我的她那幅天仙似的画像。办好了差使以后，你就赶快回来，你会看见我一个人在房里伤心。（下。）

朱利娅　有几个女人愿意干这样一件差使？唉，可怜的普洛丢斯！你找了一头狐狸来替你牧羊了。唉，我才是个傻子！他那样厌弃我，我为什么要可怜他？他因为爱她，所以厌弃我；我因为爱他，所以不能不可怜他。这戒指是我们分别的时候我要他永远记得我而送给他的；现在我这不幸的使者，却要替他求讨我所不愿意他得到的东西，转送我所不愿意送去的东西，称赞我所不愿意称赞的忠实。我真心爱着我的主人，可是我倘要尽忠于他，就只好不忠于自己。没有办法，我只能为他前去求爱，可是我要把这事情干得十分冷淡，天知道，我不愿他如愿以偿。

西尔维娅上，众女侍随上。

朱利娅　早安，小姐！有劳您带我去见一见西尔维娅小姐。

西尔维娅　假如我就是她，你有什么见教？

朱利娅　假如您就是她的话，那么我奉命而来，有几句话要奉渎清听。

西尔维娅　奉谁的命而来？

朱利娅　我的主人普洛丢斯，小姐。

西尔维娅　噢，他叫你来拿一幅画像吗？

朱利娅　是的，小姐。

西尔维娅　欧苏拉，把我的画像拿来。（女侍取画像至）你把这拿去给你的主人，请你再对他说，有一位被他朝三暮四的心所忘却的朱利娅，是比这个画里的影子更值得晨昏供奉的。

朱利娅　小姐，请您读一读这封信。——不，请您原谅我，小姐，是我大意送错了信了；这才是给您的信。

西尔维娅　请你让我再瞧瞧那一封。

朱利娅　这是不可以的，好小姐，原谅我吧。

西尔维娅　那么你拿去吧。我不要看你主人的信，我知道里面满是些山盟海誓的话，他说过了就把它丢在脑后，正像我把这纸头撕碎了一样不算一回事。

朱利娅　小姐，他叫我把这戒指送上。

西尔维娅　这尤其是他的不对；我曾经听他说起过上千次，这是他的朱利娅在分别时候给他的。他的没有良心的指头虽然已经玷污了这戒指，我可不愿对不起朱利娅而把它戴上。

朱利娅　她谢谢你。

西尔维娅　你说什么？

朱利娅　我谢谢您，小姐，因为您这样关心她。可怜的姑娘！我的主人太对不起她了。

西尔维娅　你也认识她吗？

朱利娅　我熟悉她的为人，就像知道我自己一样。不瞒您说，我因为想起她的不幸，曾经流过几百次的眼泪哩。

西尔维娅　她多半以为普洛丢斯已经抛弃她了吧。

朱利娅　我想她是这样想着，这也就是她所以悲伤的缘故。

西尔维娅　她长得好看吗？

朱利娅　小姐，她从前是比现在好看多了。当她以为我的主人很爱她的时候，在我看来她是跟您一样美的；可是自从她无心对镜、懒敷脂粉以后，她的颊上的蔷薇已经不禁风吹而枯萎，她的百合花一样的肤色也已经憔悴下来，现在她是跟我一样的黑丑了。

西尔维娅　她的身材怎样？

朱利娅　跟我差不多高；因为在一次五旬节串演各种戏剧的时候，当地的青年要我扮做女人，把朱利娅小姐的衣服借给我穿着，刚巧合着我的身材，大家说这身衣服就像是为我而裁剪的，所以我知道她跟我差不多高。那时候我扮着阿里阿德涅，悲痛着忒修斯的薄情遗弃；①我表演得那样凄惨逼真，使我那小姐忍不住频频拭泪。现在她自己被人这样对待，怎么不使我为她难过！

西尔维娅　她知道你这样同情她，一定很感激你的。唉，可怜的姑娘，被人这样抛弃不顾！听了你的话，我也要流起泪来了。孩子，为了你那好小姐的缘故，我给你这几个钱，因为你是爱她的。再见。

朱利娅　您要是认识她的话，她也会因为您的善心而感谢您

---

① 五旬节（Pentecost），逾越节后第五十日，为庆祝收获之节日。忒修斯是传说中之雅典英雄，为阿里阿德涅所恋；忒修斯得后者之助，深入迷宫，杀死半牛半人之食人怪兽；惟其后卒将该女遗弃。

的。（西尔维娅及侍从下）她是一位贤淑美丽的贵家女子。她这样关切着朱利娅，看来我的主人向她求爱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唉，爱情是多么善于愚弄它自己！这一幅是她的画像，让我瞻仰一番。我想，我要是也有这样一顶帽子，我这面庞和她的比起来也是一样可爱；可是画师似乎把她的美貌格外润色了几分，否则就是我自己太顾影自怜了。她的头发是赭色的，我的是纯粹的金黄；他如果就是为了这一点差别而爱她，那么我愿意装上一头假发。她的灰色的眼睛像水晶一样清澈，我的眼睛也是一样；可是我的额角比她的高些。爱神倘不是盲目的，那么我有哪一点赶不上她？把这影子卷起来吧，它是你的情敌呢。啊，你这无知无觉的形象！他将要崇拜你、爱慕你、吻你、抱你；倘使他的盲目的恋爱是有几分理性的话，他就应该爱我这血肉之身而忘记了你；可是因为她没有错待我，所以我也要爱惜你、珍重你；不然的话，我要发誓剜去你那双视而不见的眼睛，好让我的主人不再爱你。（下。）

第五幕

第一场　米兰。一寺院

爱格勒莫上。

爱格勒莫　太阳已经替西天镀上了金光，西尔维娅约我在伯特力克神父的修道院里会面的时候快要到了。她是不会失约的，因为在恋爱中的人们总是急于求成，只有提前早到，决不会误了钟点。瞧，她已经来啦。

西尔维娅上。

爱格勒莫　小姐，晚安！

西尔维娅　阿门，阿门！好爱格勒莫，快打寺院的后门出去，我怕有暗探在跟随着我。

爱格勒莫　别怕，离这儿不满十哩就是森林，只要我们能够到得那边，准可万无一失。（同下。）

第二场　同前。公爵府中一室

修里奥、普洛丢斯及朱利娅上。

修里奥　普洛丢斯，西尔维娅对于我的求婚作何表示？

普洛丢斯　啊，老兄，她的态度比原先软化得多了；可是她对于您的相貌还有几分不满。

修里奥　怎么！她嫌我的腿太长吗？

普洛丢斯　不，她嫌它太瘦小了。

修里奥　那么我就穿上一双长统靴子去，好叫它瞧上去粗一些。

朱利娅　（旁白）你可不能把爱情一靴尖踢到它所憎嫌的人的怀里啊！

修里奥　她怎样批评我的脸？

普洛丢斯　她说您有一张俊俏的小白脸。

修里奥　这丫头胡说八道，我的脸是又粗又黑的。

普洛丢斯　可是古话说，"粗黑的男子，是美人眼中的明珠。"

朱利娅　（旁白）不错，这种明珠会耀得美人们睁不开眼来，我见了他就宁愿闭上眼睛。

修里奥　她对于我的言辞谈吐觉得怎样？

普洛丢斯　当您讲到战争的时候，她是会觉得头痛的。

修里奥　那么当我讲到恋爱的时候，她是很喜欢的吗？

朱利娅　（旁白）你一声不响人家才更满意呢。

修里奥　她对于我的勇敢怎么说？

普洛丢斯　啊，那是她一点都不怀疑的。

朱利娅　（旁白）她不必怀疑，因为她早知道他是一个懦夫。

修里奥　她对于我的家世怎么说？

普洛丢斯　她说您系出名门。

朱利娅　（旁白）不错，他是个辱没祖先的不肖子孙。

修里奥　她看重我的财产吗？

普洛丢斯　啊，是的，她还觉得十分痛惜呢。

修里奥　为什么？

朱利娅　（旁白）因为偌大财产都落在一头蠢驴的手里。

普洛丢斯　因为它们都典给人家了。

朱利娅　公爵来了。

公爵上。

公爵　啊，普洛丢斯！修里奥！你们两人看见过爱格勒莫没有？

修里奥　没有。

普洛丢斯　我也没有。

公爵　你们看见我的女儿吗？

普洛丢斯　也没有。

公爵　啊呀，那么她已经私自出走，到凡伦丁那家伙那里去了，爱格勒莫一定是陪着她去的。一定是的，因为劳伦斯神父在林子里修行的时候，曾经看见他们两个人；爱格勒莫他是认识的，还有一个人他猜想是她，可是因为她假扮着，所以不能十分确定。而且她今晚本来要到伯特力克神父修道院里做忏悔礼拜，可是她却不在那里。这样看来，她的逃走是完全证实了。我请你们不要站在这儿多讲话，赶快备好马匹，咱们在通到曼多亚去的山麓高地上会面，他们一准是到曼多亚去的。赶快整装出发吧！（下。）

修里奥　真是一个不懂好歹的女孩子，叫她享福她偏不享。

我要追他们去，叫爱格勒莫知道些厉害，却不是为了爱这个不知死活的西尔维娅。（下。）

普洛丢斯　我也要追上前去，为了西尔维娅的爱，却不是对那和她同走的爱格勒莫有什么仇恨。（下。）

朱利娅　我也要追上前去，阻碍普洛丢斯对她的爱情，却不是因为恼恨为爱而出走的西尔维娅。（下。）

第三场　曼多亚边境。森林

众盗挟西尔维娅上。

盗甲　来，来，不要急，我们要带你见寨主去。

西尔维娅　无数次不幸的遭遇，使我学会了如何忍耐今番这一次。

盗乙　来，把她带走。

盗甲　跟她在一起的那个绅士呢？

盗丙　他因为跑得快，给他逃掉了，可是摩瑟斯和伐勒律斯已经向前追去了。你带她到树林的西边尽头，我们的首领就在那里。我们再去追那逃走的家伙，四面包围得紧紧的，料他逃不出去。（除盗甲及西尔维娅外余人同下。）

盗甲　来，我带你到寨里去见寨主。别怕，他是个光明正大的汉子，不会欺侮女人的。

西尔维娅　凡伦丁啊！我是为了你才忍受这一切的。（同下。）

第四场 森林的另一部分

凡伦丁上。

凡伦丁 习惯是多么能够变化人的生活！在这座浓阴密布、人迹罕至的荒林里，我觉得要比人烟繁杂的市镇里舒服得多。我可以在这里一人独坐，和着夜莺的悲歌调子，泄吐我的怨恨忧伤。唉，我那心坎里的人儿呀，不要长久抛弃你的殿堂吧，否则它会荒芜而颓圮，不留下一点可以供人凭吊的痕迹！我这破碎的心，是要等着你来修补呢，西尔维娅！你温柔的女神，快来安慰你的寂寞孤零的恋人呀！（内喧嚷声）今天什么事这样吵吵闹闹的？这一班是我的弟兄们，他们不受法律的管束，现在不知又在追赶哪一个倒楣的旅客了。他们虽然厚爱我，可是我也费了不少气力，才叫他们不要作什么非礼的暴行。且慢，谁到这儿来啦？待我退后几步看个明白。

普洛丢斯、西尔维娅及朱利娅上。

普洛丢斯 小姐，您虽然看不起我，可是这次我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您从那个家伙手里救了出来，保全了您的清白。就凭着这一点微劳，请您向我霁颜一笑吧；我不能向您求讨一个比这更小的恩惠，我相信您也总不致拒绝我这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

凡伦丁 （旁白）我眼前所见所闻的一切，多么像一场梦景！爱神哪，请你让我再忍耐一会儿吧！

西尔维娅　啊，我是多么倒楣，多么不幸！

普洛丢斯　在我没有到来之前，小姐，您是不幸的；可是因为我来得凑巧，现在不幸已经变成大幸了。

西尔维娅　因为你来了，所以我才更不幸。

朱利娅　（旁白）因为他找到了你，我才不幸呢。

西尔维娅　要是我给一头饿狮抓住，我也宁愿给它充作一顿早餐，不愿让薄情无义的普洛丢斯把我援救出险。啊，上天作证，我是多么爱凡伦丁，他的生命就是我的灵魂。正像我把他爱到极点一样，我也痛恨背盟无义的普洛丢斯到极点。快给我走吧，别再缠绕我了。

普洛丢斯　只要您肯温和地看我一眼，无论什么与死为邻的危险事情，我都愿意为您去做。唉，这是爱情的永久的咒诅，一片痴心难邀美人的眷顾！

西尔维娅　普洛丢斯不爱那爱他的人，怎么能叫他爱的人爱他？想想你从前深恋的朱利娅吧，为了她你曾经发过一千遍誓诉说你的忠心，现在这些誓言都变成了谎话，你又想把它们拿来骗我了。你简直是全无人心，不然就是有二心，这比全然没有更坏；一个人应该只有一颗心，不该朝三暮四。你这出卖真诚朋友的无耻之徒！

普洛丢斯　一个人为了爱情，怎么还能顾到朋友呢？

西尔维娅　只有普洛丢斯才是这样。

普洛丢斯　好，我的婉转哀求要是打不动您的心，那么我只好像一个军人一样，用武器来向您求爱，强迫您接受我的痴情了。

西尔维娅　天啊！

普洛丢斯　我要强迫你服从我。

凡伦丁　(上前)混账东西，不许无礼！你这冒牌的朋友！

普洛丢斯　凡伦丁！

凡伦丁　卑鄙奸诈、不忠不义的家伙，现今世上就多的是像你这样的朋友！你欺骗了我的一片真心；要不是我今天亲眼看见，我万万想不到你竟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我不敢再说我在世上有一个朋友了。要是一个人的心腹股肱都会背叛他，那么还有谁可以信托？普洛丢斯，我从此不再相信你了；茫茫人海之中，从此我只剩孑然一身。这种冷箭的创伤是最深的；自己的朋友竟会变成最坏的仇敌，世间还有比这更可痛心的事吗？

普洛丢斯　我的羞愧与罪恶使我说不出话来。饶恕我吧，凡伦丁！如果真心的悔恨可以赎取罪愆，那么请你原谅我这一次吧！我现在的痛苦决不下于我过去的罪恶。

凡伦丁　那就罢了，你既然真心悔过，我也就不再计较，仍旧把你当做一个朋友。能够忏悔的人，无论天上人间都可以不咎既往。上帝的愤怒也会因为忏悔而平息的。为了表示我对你的友情的坦率真诚起见，我愿意把我在西尔维娅心中的地位让给你。

朱利娅　我好苦啊！(晕倒。)

普洛丢斯　瞧这孩子怎么啦？

凡伦丁　喂，孩子！喂，小鬼！啊，怎么一回事？醒过来！你说话呀！

朱利娅　啊，好先生，我的主人叫我把一个戒指送给西尔维娅小姐，可是我粗心把它忘了。

普洛丢斯　那戒指呢，孩子？

朱利娅　在这儿，这就是。（以戒指交普洛丢斯。）

普洛丢斯　啊，让我看。咦，这是我给朱利娅的戒指呀。

朱利娅　啊，请您原谅，我弄错了；这才是您送给西尔维娅的戒指。（取出另一戒指。）

普洛丢斯　可是这一个戒指是我在动身的时候送给朱利娅的，现在怎么会到你的手里？

朱利娅　朱利娅自己把它给我，而且她自己把它带到这儿来了。

普洛丢斯　怎么！朱利娅！

朱利娅　曾经听过你无数假誓、从心底里相信你不会骗她的朱利娅就在这里，请你瞧个明白吧！普洛丢斯啊，你看见我这样装束，也该脸红了吧！我的衣著是这样不成体统，如果为了爱而伪装是可羞的事，你的确应该害羞！可是比起男人的变换心肠来，女人的变换装束是不算一回事的。

普洛丢斯　比起男人的变换心肠来！不错，天啊！男人要是始终如一，他就是个完人；因为他有了这一个错处，便使他无往而不错，犯下了各种的罪恶。变换的心肠总是不能维持好久的。我要是心情忠贞，那么西尔维娅的脸上有哪一点不可以在朱利娅脸上同样找到，而且还要更加鲜润！

凡伦丁　来，来，让我给你们握手，从此破镜重圆，把旧时的恩怨一笔勾销吧。

普洛丢斯　上天为我作证，我的心愿已经永远得到满足。

朱利娅　我也别无他求。

众盗拥公爵及修里奥上。

众盗　发了利市了！发了利市了！

凡伦丁　弟兄们不得无礼！这位是公爵殿下。殿下，小人是被放逐的凡伦丁，在此恭迎大驾。

公爵　凡伦丁！

修里奥　那边是西尔维娅；她是我的。

凡伦丁　修里奥，放手，否则我马上叫你死。不要惹我发火，要是你再说一声西尔维娅是你的，你就休想回到维洛那去。她现在站在这儿，你倘敢碰她一碰，或者向我的爱人吹一口气的话，就叫你尝尝厉害。

修里奥　凡伦丁，我不要她，我不要。谁要是愿意为一个不爱他的女人而去冒生命的危险，那才是一个大傻瓜哩。我不要她，她就算是你的吧。

公爵　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从前那样向她苦苦追求，现在却这样把她轻轻放手。凡伦丁，凭我的门阀起誓，我很佩服你的大胆，你是值得一个女皇的眷宠的。现在我愿忘记以前的怨恨，准你回到米兰去，为了你的无比的才德，我要特别加惠于你；另外，我还要添上这么一条：凡伦丁，你是个出身良好的上等人，西尔维娅是属于你的了，因为你已经可以受之而无愧。

凡伦丁　谢谢殿下，这样的恩赐，使我喜出望外。现在我还要请求殿下看在令嫒的面上，答应我一个要求。

公爵　无论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看在你的面上答应你。

凡伦丁　这一班跟我在一起的被放逐之人，他们都有很好的品性，请您宽恕他们在这儿所干的一切，让他们各回家乡。他们都是真心悔过、温和良善、可以干些大事业的人。

公爵　准你所请，我赦免了他们，也赦免了你。你就照他们各人的才能安置他们吧。来，我们走吧，我们要结束一切不和，摆出盛大的仪式，欢欢喜喜地回家。

凡伦丁　我们一路走着的时候，我还要大胆向殿下说一个笑话。您看这个童儿好不好？

公爵　这孩子倒是很清秀文雅的，他在脸红呢。

凡伦丁　殿下，他清秀是很清秀的，文雅也很文雅，可是他却不是个童儿。

公爵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凡伦丁　请您许我在路上告诉您这一切奇怪的遭遇吧。来，普洛丢斯，我们要讲到你的恋爱故事，让你听着难过难过；之后，我们的婚期也就是你们的婚期，大家在一块儿欢宴，一块儿居住，一块儿过着快乐的日子。（同下。）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朱 生 豪 译
方 平 校

剧中人物

约翰·福斯塔夫爵士

范顿　少年绅士

夏禄　乡村法官

斯兰德　夏禄的侄儿

福德
培琪
} 温莎的两个绅士

威廉·培琪　培琪的幼子

休·爱文斯师傅　威尔士籍牧师

卡厄斯医生　法国籍医生

嘉德饭店的店主

巴道夫
毕斯托尔
尼姆
} 福斯塔夫的从仆

罗宾　福斯塔夫的侍童

辛普儿　斯兰德的仆人

勒格比　卡厄斯医生的仆人

福德大娘

培琪大娘

安·培琪　培琪的女儿，与范顿相恋

快嘴桂嫂　卡厄斯医生的女仆

培琪、福德两家的仆人及其他

地　　点

温莎及其附近

第 一 幕

第一场 温莎。培琪家门前

夏禄、斯兰德及爱文斯上。

夏禄 休师傅，别劝我，我一定要告到御前法庭去；就算他是二十个约翰·福斯塔夫爵士，他也不能欺侮夏禄老爷。

斯兰德 夏禄老爷是葛罗斯特郡的治安法官，而且还是个探子呢。

夏禄 对了，侄儿，还是个"推事"呢。

斯兰德 对了，还是个"瘫子"呢；牧师先生，我告诉您吧，他出身就是个绅士，签起名来，总是要加上"大人"两个字，无论什么公文、笔据、帐单、契约，写起来总是"夏禄大人"。

夏禄 对了，这三百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斯兰德 他的子孙在他以前就是这样写了，他的祖宗在他以后也可以这样写；他们家里那件绣着十二条白梭子鱼的外套可以作为证明。

夏禄 那是一件古老的外套。

爱文斯 一件古老的外套上有着十二条白虱子，那真是相得

益彰了；白虱是人类的老朋友，也是亲爱的象征。

夏禄　不是白虱子，是淡水河里的"白梭子"鱼，我那古老的外套上，古老的纹章上，都有十二条白梭子鱼。

斯兰德　这十二条鱼我都可以"借光"，叔叔。

夏禄　你可以，你结了婚之后可以借你妻家的光。①

爱文斯　家里的钱财都让人借个光，这可坏事了。

夏禄　没有的事儿。

爱文斯　可坏事呢，圣母娘娘。要是你有四条裙子，让人"借光"了，那你就一条也不剩了。可是闲话少说，要是福斯塔夫爵士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我是个出家人，方便为怀，很愿意尽力替你们两位和解和解。

夏禄　我要把这事情告到枢密院去，这简直是暴动。

爱文斯　不要把暴动的事情告诉枢密院，暴动是不敬上帝的行为。枢密院希望听见人民个个敬畏上帝，不喜欢听见有什么暴动；您还是考虑考虑吧。

夏禄　嘿！他妈的！要是我再年轻点儿，一定用刀子跟他解决。

爱文斯　冤家宜解不宜结，还是大家和和气气的好。我脑子里还有一个计划，要是能够成功，倒是一件美事。培琪大爷有一位女儿叫安，她是一个标致的姑娘。

斯兰德　安小姐吗？她有一头棕色的头发，说起话来细声细气，像个娘儿们似的。

---

① "借光"，原文"quarter"，是纹章学中的术语。欧洲封建贵族都各有代表族系的纹章；把妻家纹章中的图形移入自己的纹章，称为"quarter"。

爱文斯　正是这位小姐，没有错的，这样的人儿你找不出第二个来。她的爷爷临死的时候——上帝接引他上天堂享福！——留给她七百镑钱，还有金子银子，等她满了十七岁，这笔财产就可以到她手里。我们现在还是把那些吵吵闹闹的事情搁在一旁，想法子替斯兰德少爷和安·培琪小姐作个媒吧。

夏禄　她的爷爷留给她七百镑钱吗？

爱文斯　是的，还有她父亲给她的钱。

夏禄　这姑娘我也认识，她的人品倒不错。

爱文斯　七百镑钱还有其他的妆奁，那还会错吗？

夏禄　好，让我们去瞧瞧培琪大爷吧。福斯塔夫也在里边吗？

爱文斯　我能向您说谎吗？我顶讨厌的就是说谎的人，正像我讨厌说假话的人或是不老实的人一样。约翰爵士是在里边，请您看在大家朋友分上，忍着点儿吧。让我去打门。（敲门）喂！有人吗？上帝祝福你们这一家！

培琪　（在内）谁呀？

爱文斯　上帝祝福你们，是您的朋友，还有夏禄法官和斯兰德少爷，我们要跟您谈些事情，也许您听了会高兴的。

培琪上。

培琪　我很高兴看见你们各位的气色都这样好。夏禄老爷，我还要谢谢您的鹿肉呢！

夏禄　培琪大爷，我很高兴看见您，您心肠好，福气一定也好！这鹿是给人乱刀杀死的，所以鹿肉弄得实在不成样子，您别见笑。嫂夫人好吗？——我从心坎里谢谢您！

培琪　我才要谢谢您哪。

夏禄　我才要谢谢您；干脆一句话，我谢谢您。

培琪　斯兰德少爷，我很高兴看见您。

斯兰德　培琪大叔，您那头黄毛的猎狗怎么样啦？听说它在最近的赛狗会上跑不过人家，有这回事吗？

培琪　那可不能这么说。

斯兰德　您还不肯承认，您还不肯承认。

夏禄　他当然不肯承认的；这倒是很可惜的事，这倒是很可惜的事。那是一头好狗哩。

培琪　是一头不中用的畜生。

夏禄　不，它是一头好狗，很漂亮的狗；那还用说吗？它又好又漂亮。福斯塔夫爵士在里边吗？

培琪　他在里边；我很愿意给你们两位彼此消消气。

爱文斯　真是一个好基督徒说的话。

夏禄　培琪大爷，他侮辱了我。

培琪　是的，他自己也有几分认错。

夏禄　认了错不能就算完事呀，培琪大爷，您说是不是？他侮辱了我；真的，他侮辱了我；一句话，他侮辱了我；你们听着，夏禄老爷说，他被人家侮辱了。

培琪　约翰爵士来啦。

福斯塔夫、巴道夫、尼姆、毕斯托尔上。

福斯塔夫　喂，夏禄老爷，您要到王上面前去告我吗？

夏禄　爵士，你打了我的用人，杀了我的鹿，闯进我的屋子里。

福斯塔夫　可是没有吻过你家看门人女儿的脸吧？

夏禄　他妈的，什么话！我一定要跟你算帐。

福斯塔夫　明人不作暗事，这一切事都是我干的。现在我回答了你啦。

夏禄　我要告到枢密院去。

福斯塔夫　我看你还是告到后门口去吧，也免得人家笑话你。

爱文斯　少说几句吧，约翰爵士；大家好言好语不好吗？

福斯塔夫　好言好语！我倒喜欢好酒好肉呢。斯兰德，我要捶碎你的头；你也想跟我算账吗？

斯兰德　呃，爵士，我也想跟您还有您那几位专欺兔崽子的流氓跟班，巴道夫、尼姆和毕斯托尔，算一算账呢。他们带我到酒店里去，把我灌了个醉，偷了我的钱袋。

巴道夫　你这又酸又臭的干酪！

斯兰德　好，随你说吧。

毕斯托尔　喂，枯骨鬼！

斯兰德　好，随你说吧。

尼姆　喂，风干肉片！这别号我给你取得好不好？

斯兰德　我的跟班辛普儿呢？叔叔，您知道吗？

爱文斯　请你们大家别闹，让我们来看：关于这一场争执，我知道已经有了三位公证人，第一位是培琪大爷，第二位是我自己，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是嘉德饭店的老板。

培琪　咱们三个人要听一听两方面的曲直，替他们调停出一个结果来。

爱文斯　很好，让我先在笔记簿上把要点记下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研究出一个方案来。

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

毕斯托尔　他用耳朵听见了。

爱文斯　见他妈的鬼!这算什么话,"他用耳朵听见了"?嘿,这简直是矫揉造作。

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你有没有偷过斯兰德少爷的钱袋?

斯兰德　凭着我这双手套起誓,他偷了我七个六便士的锯边银币,还有两个爱德华时代的银币,我用每个两先令两便士的价钱换来的。倘然我冤枉了他,我就不叫斯兰德。

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这是真事吗?

爱文斯　不,扒人家的口袋是见不得人的事。

毕斯托尔　嘿,你这个威尔士山地的生番!——我的主人约翰爵士,我要跟这把锈了的"小刀子"拚命。你这两片嘴唇说的全是假话!全是假话!你这不中用的人渣,你在说谎!

斯兰德　那么我赌咒一定是他。

尼姆　说话留点儿神吧,朋友,大家客客气气。你要是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咱老子可也不是好惹的。我要说的话就是这几句。

斯兰德　凭着这顶帽子起誓,那么一定是那个红脸的家伙偷的。我虽然不记得我给你们灌醉以后做了些什么事,可是我还不是一头十足的驴子哩。

福斯塔夫　你怎么说,红脸儿?

巴道夫　我说,这位先生一定是喝酒喝昏了胆子啦。

爱文斯　应该是喝酒喝昏了"头";呸,可见得真是无知!

巴道夫　他喝得昏昏沉沉，于是就像人家所说的，“破了财”，结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

斯兰德　那天你还说着拉丁文呢；好，随你们怎么说吧，我这回受了骗，以后再不喝醉了；我要是喝酒，一定跟规规矩矩敬重上帝的人在一起喝，决不再跟这种坏东西在一起喝了。

爱文斯　好一句有志气的话！

福斯塔夫　各位先生，你们听他什么都否认了，你们听。

安·培琪持酒具，及福德大娘、培琪大娘同上。

培琪　不，女儿，你把酒拿进去，我们就在里面喝酒。（安·培琪下。）

斯兰德　天啊！这就是安小姐。

培琪　您好，福德嫂子！

福斯塔夫　福德大娘，我今天能够碰见您，真是三生有幸；恕我冒昧，好嫂子。（吻福德大娘。）

培琪　娘子，请你招待招待各位客人。来，我们今天烧好一盘滚热的鹿肉馒头，要请诸位尝尝新。来，各位朋友，我希望大家一杯在手，旧怨全忘。（除夏禄、斯兰德、爱文斯外皆下。）

斯兰德　我宁愿要一本诗歌和十四行集，即使现在有人给我四十个先令。

辛普儿上。

斯兰德　啊，辛普儿，你到哪儿去了？难道我必须自己服侍自己吗？你有没有把那本猜谜的书带来？

辛普儿　猜谜的书！怎么，您不是在上一次万圣节时候，米迦

勒节的前两个星期，把它借给矮饽饽艾丽丝了吗？

夏禄　来，侄儿；来，侄儿，我们等着你呢。侄儿，我有句话要对你说，是这样的，侄儿，刚才休师傅曾经隐约提起过这么一个意思；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斯兰德　嗯，叔叔，我是个好说话的人；只要是合理的事，我总是愿意的。

夏禄　不，你听我说。

斯兰德　我在听着您哪，叔叔。

爱文斯　斯兰德少爷，听清他的意思；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向您解释。

斯兰德　不，我的夏禄叔叔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请您原谅，他是个治安法官，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爱文斯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所要谈的，是关于您的婚姻问题。

夏禄　对了，就是这一回事。

爱文斯　就是这一回事，我们要给您跟培琪小姐作个媒。

斯兰德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只要条件合理，我总可以答应娶她的。

爱文斯　可是您能不能喜欢这一位姑娘呢？我们必须从您自己嘴里——或者从您自己的嘴唇里——有些哲学家认为嘴唇就是嘴的一部分——知道您的意思，所以请您明明白白地回答我们，您能不能对这位姑娘发生好感呢？

夏禄　斯兰德贤侄，你能够爱她吗？

斯兰德　叔叔，我希望我总是照着道理去做。

爱文斯　嗳哟，天上的爷爷奶奶们！您一定要讲得明白点儿，您想不想要她？

夏禄　你一定要明明白白地讲。要是她有很丰盛的妆奁，你愿意娶她吗？

斯兰德　叔叔，您叫我做的事，只要是合理的，比这更重大的事我也会答应下来。

夏禄　不，你得明白我的意思，好侄儿；我所做的事，完全是为了你的幸福。你能够爱这姑娘吗？

斯兰德　叔叔，您叫我娶她，我就娶她；也许在起头的时候彼此之间没有多大的爱情，可是结过了婚以后，大家慢慢地互相熟悉起来，日久生厌，也许爱情会自然而然地一天不如一天。可是只要您说一声"跟她结婚"，我就跟她结婚，这是我的反复无常的决心。

爱文斯　这是一个很明理的回答，虽然措辞有点不妥，应该说"不可动摇"才对。他的意思是很好的。

夏禄　嗯，我的侄儿的意思是很好的。

斯兰德　要不然的话，我就是个该死的畜生了！

夏禄　安小姐来了。

安·培琪重上。

夏禄　安小姐，为了您的缘故，我但愿自己再年轻起来。

安　酒菜已经预备好了，家父叫我来请各位进去。

夏禄　我愿意奉陪，好安小姐。

爱文斯　嗳哟！念起餐前祈祷来，我可不能缺席哩。（夏禄、爱文斯下。）

安　斯兰德世兄，您也请进吧。

斯兰德　不，谢谢您，真的，托福托福。

安　大家都在等着您哪。

斯兰德　我不饿，我真的谢谢您。喂，你虽然是我的跟班，还是进去侍候我的夏禄叔叔吧。（辛普儿下）一个治安法官有时候也要仰仗他的朋友，借他的跟班来伺候自己。现在家母还没有死，我随身只有三个跟班一个童儿，可是这算得上什么呢？我的生活还是过得一点也不舒服。

安　您要是不进去，那么我也不能进去了；他们都要等您到了才坐下来呢。

斯兰德　真的，我不要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多谢您的好意。

安　世兄，请您进去吧。

斯兰德　我还是在这儿走走的好，我谢谢您。我前天跟一个击剑教师比赛刀剑，三个回合赌一碟蒸熟的梅子，结果把我的胫骨也弄伤了；不瞒您说，从此以后，我闻到烧热的肉的味道就受不了。你家的狗为什么叫得这样厉害？城里有熊吗？

安　我想是有的，我听见人家说过。

斯兰德　逗着熊玩儿是很有意思的，不过我也像别的英国人一样反对这玩意儿。您要是看见关在笼子里的熊逃了出来，您怕不怕？

安　我怕。

斯兰德　我现在可把它当作家常便饭一样，不觉得什么希罕了。我曾经看见花园里那头著名的萨克逊大熊逃出来二

十次，我还亲手拉住它的链条。可是我告诉您吧，那些女人们一看见了，就哭呀叫呀地闹得天翻地覆；实在说起来，也难怪她们受不了，那些畜生都是又难看又粗暴的家伙。

培琪重上。

培琪　来，斯兰德少爷，来吧，我们等着您呢。

斯兰德　我不要吃什么东西，我谢谢您。

培琪　这怎么可以呢？您不吃也得吃，来，来。

斯兰德　那么您先请吧。

培琪　您先请。

斯兰德　安小姐，还是您先请。

安　不，您别客气了。

斯兰德　真的，我不能走在你们前面；真的，那不是太无礼了吗？

安　您何必这样客气呢？

斯兰德　既然这样，与其让你们讨厌，还是失礼的好。你们可不能怪我放肆呀。（同下。）

第二场　同　前

爱文斯及辛普儿上。

爱文斯　你去打听打听，有一个卡厄斯大夫住在哪儿；他的家里有一个叫做快嘴桂嫂的，是他的看护，或者是他的保姆，或者是他的厨娘，或者是帮他洗洗衣服的女人。

辛普儿　好的，师傅。

爱文斯　慢着，还有更要紧的话哩。你把这封信交给她，因为她跟培琪家小姐是很熟悉的，这封信里的意思，就是要请她代你的主人向培琪家小姐传达他的爱慕之忱。请你快点儿去吧，我饭还没有吃完，还有一道苹果跟干酪在后头呢。（各下。）

第三场　嘉德饭店中一室

福斯塔夫、店主、巴道夫、尼姆、毕斯托尔及罗宾上。

福斯塔夫　店主东！

店主　怎么说，我的老狐狸？要说得像有学问的人、像个聪明人。

福斯塔夫　不瞒你说，我要辞掉一两个跟班啦。

店主　好，我的巨人，叫他们滚蛋，滚蛋！滚蛋！

福斯塔夫　尽是坐着吃饭，我一个星期也要花上十镑钱。

店主　当然罗，你就像个皇帝，像个凯撒，像个土耳其宰相。我可以把巴道夫收留下来，让他做个酒保，你看好不好，我的大英雄？

福斯塔夫　老板，那好极啦。

店主　那么就这么办，叫他跟我来吧。（向巴道夫）让我看到你会把酸酒当作好酒卖。我不多说了；跟我来吧。（下。）

福斯塔夫　巴道夫，跟他去。酒保也是一种很好的行业。旧外套可以改做新褂子；一个不中用的跟班，也可以变成一个

出色的酒保。去吧，再见。

巴道夫　这种生活我正是求之不得，我一定会从此交运。

毕斯托尔　哼，没出息的东西！你要去开酒桶吗？（巴道夫下。）

尼姆　这个糊涂爷娘生下来的窝囊废！我这随口而出的话妙不妙？

福斯塔夫　我很高兴把这火种这样打发走了；他的偷窃太公开啦，他在偷偷摸摸的时候，就像一个不会唱歌的人一样，一点不懂得轻重快慢。

尼姆　做贼的唯一妙诀，是看准下手的时刻。

毕斯托尔　聪明的人把它叫做“不告而取”。“做贼”！啐！好难听的话儿！

福斯塔夫　孩子们，我快要穷得鞋子都没有后跟啦。

毕斯托尔　好，那么就让你的脚跟上长起老大的冻疮来吧。

福斯塔夫　没有法子，我必须想个办法，捞一些钱来。

毕斯托尔　小乌鸦们不吃东西也是不行的呀。

福斯塔夫　你们有谁知道本地有一个叫福德的家伙？

毕斯托尔　我知道那家伙，他很有几个钱。

福斯塔夫　我的好孩子们，现在我要把我肚子里的计划怎么长怎么短都告诉你们。

毕斯托尔　你这肚子两码都不止吧。

福斯塔夫　休得取笑，毕斯托尔！我这腰身的确在两码左右，可是谁跟你谈我的大腰身来着，我倒是想谈谈人家的小腰身呢——这一回，我谈的是进账，不是出账。说得干脆些，我想去吊福德老婆的膀子。我觉得她对我很有几分

意思；她跟我讲话的那种口气，她向我卖弄风情的那种姿势，还有她那一瞟一瞟的脉脉含情的眼光，都好像在说，“我的心是福斯塔夫爵士的。”

毕斯托尔　你果然把她的心理研究得非常透彻，居然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出来啦。

尼姆　抛锚抛得好深啊；我这随口而出的话好不好？

福斯塔夫　听说她丈夫的钱都是她一手经管的；他有数不清的钱藏在家里。

毕斯托尔　财多招鬼忌，咱们应该去给他消消灾；我说，向她进攻吧！

尼姆　我的劲头儿上来了；很好，快拿金钱来给我消消灾吧。

福斯塔夫　我已经写下一封信在这儿预备寄给她；这儿还有一封，是写给培琪老婆的，她刚才也向我眉目传情，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一霎不霎地望着我身上的各部分，一会儿瞧瞧我的脚，一会儿瞧瞧我的大肚子。

毕斯托尔　正好比太阳照在粪堆上。

尼姆　这个譬喻打得好极了！

福斯塔夫　啊！她用贪馋的神气把我从上身望到下身，她的眼睛里简直要喷出火来炙我。这一封信是给她的。她也经管着钱财，她就像是一座取之不竭的金矿。我要去接管她们两人的全部富源，她们两人便是我的两个国库；她们一个是东印度，一个是西印度，我就在这两地之间开辟我的生财大道。你给我去把这信送给培琪大娘；你给我去把这信送给福德大娘。孩子们，咱们从此可以有舒服日

子过啦！

毕斯托尔　我身边佩着钢刀，是个军人，你倒要我给你拉皮条吗？鬼才干这种事！

尼姆　这种龌龊的事情我也不干；把这封宝贝信拿回去吧。我的名誉要紧。

福斯塔夫　（向罗宾）来，小鬼，你给我把这两封信送去，小心别丢了。你就像我的一艘快船一样，赶快开到这两座金山的脚下去吧。（罗宾下）你们这两个混蛋，一起给我滚吧！再不要让我看见你们的影子！像狗一样爬得远远的，我这里容不了你们。滚！这年头儿大家都要讲究个紧缩，福斯塔夫也要学学法国人的算计，留着一个随身的童儿，也就够了。（下。）

毕斯托尔　让饿老鹰把你的心肝五脏一起抓了去！你用假骰子到处诈骗人家，看你作孽到几时！等你有一天穷得袋里一个子儿都没有的时候，再瞧瞧老子是不是一定要靠着你才得活命，这万恶不赦的老贼！

尼姆　我心里正在转着一个念头，我要复仇。

毕斯托尔　你要复仇吗？

尼姆　天日在上，此仇非报不可！

毕斯托尔　用计策还是用武力？

尼姆　两样都要用；我先去向培琪报告，有人正在勾搭他的老婆。

毕斯托尔　我就去叫福德加倍留神，

说福斯塔夫，那混账东西，

想把他的财产一口侵吞，

还要占夺他的美貌娇妻。

尼姆　我的脾气是想到就做，我要去煽动培琪，让他心里充满了醋意，叫他用毒药毒死这家伙。谁要是对我不起，让他知道咱老子也不是好惹的；这就是我生来的脾气。

毕斯托尔　你就是个天煞星，我愿意跟你合作，走吧。（同下。）

第四场　卡厄斯医生家中一室

快嘴桂嫂及辛普儿上。

桂嫂　喂，勒格比！

勒格比上。

桂嫂　请你到窗口去瞧瞧看，咱们这位东家来了没有；要是他来了，看见屋子里有人，一定又要给他用蹩脚的伦敦官话，把我昏天黑地骂一顿。

勒格比　好，我去看看。

桂嫂　去吧，今天晚上等我们烘罢了火，我请你喝杯酒。（勒格比下）他是一个老实的听话的和善的家伙，你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仆人；他又不会说长道短，也不会搬弄是非；他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喜欢祷告了，他祷告起来，简直像个呆子，可是谁都有几分错处，那也不用说它了。你说你的名字叫辛普儿吗？

辛普儿　是，人家就这样叫我。

桂嫂　斯兰德少爷就是你的主人吗？

辛普儿　正是。

桂嫂　他不是留着一大把胡须，像手套商的削皮刀吗？

辛普儿　不，他只有一张小小的、白白的脸，略微有几根黄胡子。

桂嫂　他是一个很文弱的人，是不是？

辛普儿　是的，可是在那个地段里，真要比起力气来，他也不怕人家；他曾经跟看守猎苑的人打过架呢。

桂嫂　你怎么说？——啊，我记起来啦！他不是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把头抬得高高的吗？

辛普儿　对了，一点不错，他正是这样子。

桂嫂　好，天老爷保佑培琪小姐嫁到这样一位好郎君吧！你回去对休牧师先生说，我一定愿意尽力帮你家少爷的忙。安是个好孩子，我但愿——

勒格比重上。

勒格比　不好了，快出去，我们老爷来啦！

桂嫂　咱们大家都要挨一顿臭骂了。这儿来，好兄弟，赶快钻到这个壁橱里去。（将辛普儿关在壁橱内）他一会儿就要出去的。喂，勒格比！喂，你在哪里？勒格比，你去瞧瞧老爷去，他现在还不回来，不知道人好不好。（勒格比下，桂嫂唱歌）

得儿郎当，得儿郎当……

卡厄斯上。

卡厄斯　你在唱些什么？我讨厌这种玩意儿。请你快给我到壁橱里去，把一只匣子，一只绿的匣子，给我拿来；听见我的话吗？一只绿的匣子。

桂嫂　好，好，我就去给您拿来。（旁白）谢天谢地他没有自己去拿，要是给他看见了壁橱里有一个小伙子，他一定要暴跳如雷了。

卡厄斯　快点，快点！天气热得很哪。我有要紧的事，就要到宫廷里去。

桂嫂　是这一个吗，老爷？

卡厄斯　对了，给我放在口袋里，快点。勒格比那个混蛋呢？

桂嫂　喂，勒格比！勒格比！

勒格比重上。

勒格比　有，老爷。

卡厄斯　勒格比，把剑拿来，跟我到宫廷里去。

勒格比　剑已经放在门口了，老爷。

卡厄斯　我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该死！我又忘了！壁橱里还有点儿药草，一定要带去。

桂嫂　（旁白）糟了！他看见了那个小子，一定要发疯哩。

卡厄斯　见鬼！见鬼！什么东西在我的壁橱里？——混蛋！狗贼！（将辛普儿拖出）勒格比，把我的剑拿来！

桂嫂　好老爷，请您息怒吧！

卡厄斯　我为什么要息怒？嘿！

桂嫂　这个年轻人是个好人。

卡厄斯　是好人躲在我的壁橱里干什么？躲在我的壁橱里，就不是好人。

桂嫂　请您别发这么大的脾气。老实告诉您吧，是休牧师叫他来找我的。

卡厄斯　好。

辛普儿　正是，休牧师叫我来请这位大娘——

桂嫂　你不要说话。

卡厄斯　闭住你的嘴！——你说吧。

辛普儿　请这位大娘替我家少爷去向培琪家小姐说亲。

桂嫂　真的，只是这么一回事。可是我才不愿多管这种闲事，把手指头伸到火里去呢；跟我又没有什么相干。

卡厄斯　是休牧师叫你来的吗？——勒格比，拿张纸来。你再等一会儿。（写信。）

桂嫂　我很高兴他今天这么安静，要是他真的动起怒来，那才会吵得日月无光呢。可是别管他，我一定尽力帮你家少爷的忙；不瞒你说，这个法国医生，我的主人——我可以叫他做我的主人，因为你瞧，我替他管屋子，还给他洗衣服、酿酒、烘面包、扫地擦桌、烧肉烹茶、铺床叠被，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辛普儿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真太辛苦啦。

桂嫂　你替我想想，真把人都累死了，天一亮就起身，老晚才睡觉；可是这些话也不用说了，让我悄悄地告诉你，你可不许对人家说，我那个东家他自己也爱着培琪家小姐；可是安的心思我是知道的，她的心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

卡厄斯　猴崽子，你去把这封信交给休牧师，这是一封挑战书，我要在林苑里割断他的喉咙；我要教训教训这个猴崽子的牧师，问他以后还多管闲事不管。你去吧，你留在这儿没有好处。哼，我要把他那两颗睾丸一起割下来，连

一颗也不剩。（辛普儿下。）

桂嫂　唉！他也不过帮他朋友说句话罢了。

卡厄斯　我可不管；你不是对我说安·培琪一定会嫁给我的吗？哼，我要是不把那个狗牧师杀掉，我就不是个人；我要叫嘉德饭店的老板替我们做公证人。哼，我要是不娶安·培琪为妻，我就不是个人。

桂嫂　老爷，那姑娘喜欢您哩，包您万事如意。人家高兴嚼嘴嚼舌，就让他们去嚼吧。真是哩！

卡厄斯　勒格比，跟我到宫廷去。哼，要是我娶不到安·培琪为妻，我不把你赶出门，我就不是个人。跟我来，勒格比。（卡厄斯、勒格比下。）

桂嫂　呸！做你的梦！安的心思我是知道的；在温莎地方，谁也没有像我一样明白安的心思了；谢天谢地，她也只肯听我的话，别人的话她才不理呢。

范顿　（在内）里面有人吗？喂！

桂嫂　谁呀？进来吧。

范顿上。

范顿　啊，大娘，你好哇？

桂嫂　多承大爷问起，托福托福。

范顿　有什么消息？安小姐近来好吗？

桂嫂　凭良心说，大爷，她真是一位又标致、又端庄、又温柔的好姑娘；范顿大爷，我告诉您吧，她很佩服您哩，谢天谢地。

范顿　你看起来我有几分希望吗？我的求婚不会失败吗？

桂嫂　真的，大爷，什么事情都是天老爷注定了的；可是，范顿大爷，我可以发誓她是爱您的。您的眼皮上不是长着一颗小疙瘩吗？

范顿　是有颗疙瘩，那便怎样呢？

桂嫂　嗽，这上面就有一段话呢。真的，我们这位小安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我们讲那颗疙瘩足足讲了一个钟点。人家讲的笑话一点不好笑，那姑娘讲的笑话才叫人打心窝里笑出来呢。可是我可以跟无论什么人打赌，她是个顶规矩的姑娘。她近来也实在太喜欢一个人发呆了，老像在想着什么心事似的。至于讲到您——那您尽管放心吧。

范顿　好，我今天要去看她。这几个钱请你收下，多多拜托你帮我说句好话。要是你比我先看见她，请你替我向她致意。

桂嫂　那还用说吗？下次要是有机会，我还要给您讲起那个疙瘩哩；我也可以告诉您还有些什么人在转她的念头。

范顿　好，回头见；我现在还有要事，不多谈了。

桂嫂　回头见，范顿大爷。（范顿下）这人是个规规矩矩的绅士，可是安并不爱他，谁也不及我更明白安的心思了。该死！我又忘了什么啦？（下。）

第二幕

第一场　培琪家门前

培琪大娘持书信上。

培琪大娘　什么！我在年轻貌美的时候，都不曾收到过什么情书，现在倒有人写起情书来给我了吗？让我来看："不要问我为什么我爱你；因为爱情虽然会用理智来作疗治相思的药饵，它却是从来不听理智的劝告的。你并不年轻，我也是一样；好吧，咱们同病相怜。你爱好风流，我也是一样；哈哈，那尤其是同病相怜。你喜欢喝酒，我也是一样；咱们俩岂不是天生的一对？要是一个军人的爱可以使你满足，那么培琪大娘，你也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我已经把你爱上了。我不愿意说，可怜我吧，因为那不是一个军人所应该说的话；可是我说，爱我吧。愿意为你赴汤蹈火的，你的忠心的骑士，约翰·福斯塔夫上。"好一个胆大妄为的狗贼！嗳哟，万恶的万恶的世界！一个快要老死了的家伙，还要自命风流！真是见鬼！这个酒鬼究竟从我的谈话里抓到了什么出言不检的地方，竟敢用这种话来

试探我？我还没有见过他三次面呢！我应该怎样对他说呢？那个时候，上帝饶恕我！我也只是说说笑笑罢了。哼，我要到议会里去上一个条陈，请他们把那班男人一概格杀勿论。我应该怎样报复他呢？我这一口气非出不可，这是不用问的，就像他的肠子都是用布丁做的一样。

福德大娘上。

福德大娘　培琪嫂子！我正要到您府上来呢。

培琪大娘　我也正要到您家里去呢。您脸色可不大好看呀。

福德大娘　那我可不信，我应该满面红光才是呢。

培琪大娘　说真的，我觉得您脸色可不大好看。

福德大娘　好吧，就算不大好看吧；可是我得说，我本来可以让您看到满面红光的。啊，培琪嫂子！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培琪大娘　什么事，大姊？

福德大娘　啊，大姊，我倘不是因为觉得这种事情太不好意思，我就可以富贵起来啦！

培琪大娘　大姊，管他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富贵起来不好吗？是怎么一回事？——别理会什么不好意思；是怎么一回事？

福德大娘　我只要高兴下地狱走一趟，我就可以封爵啦。

培琪大娘　什么？你在胡说。爱丽·福德爵士！现在这种爵士满街都是，你还是不用改变你的头衔吧。

福德大娘　废话少说，你读一读这封信；你瞧了以后，就可以知道我怎样可以封起爵来。从此以后，只要我长着眼睛，

还看得清男人的模样儿，我要永远瞧不起那些胖子。可是他当着我们的面，居然不曾咒天骂地，居然赞美贞洁的女人，居然装出那么正经的样子，自称从此再也不干那种种荒唐的事了；我还真想替他发誓，他说这话是真心诚意的；谁知他说的跟他做的根本碰不到一块儿，就像圣洁的赞美诗和下流的小曲儿那样天差地别。是哪一阵暴风把这条肚子里装着许多吨油的鲸鱼吹到了温莎的海岸上来？我应该怎样报复他呢？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假意敷衍他，却永远不让他达到目的，直等罪恶的孽火把他熔化在他自己的脂油里。你有没有听见过这样的事情？

培琪大娘　你有一封信，我也有一封信，就是换了个名字！你不用只管揣摩，怎么会让人家把自己看得这样轻贱；请你大大地放心，瞧吧，这是你那封信的孪生兄弟——不过还是让你那封信做老大，我的信做老二好了，我决不来抢你的地位。我敢说，他已经写好了一千封这样的信，只要在空白的地方填下了姓名，就可以寄给人家；也许还不止一千封，咱们的已经是再版的了。他一定会把这种信刻成版子印起来的，因为他会把咱们两人的名字都放上去，可见他无论刻下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一样不在乎。我要是跟他在一起睡觉，还是让一座山把我压死了吧。嘿，你可以找到二十只贪淫的乌龟，却不容易找到一个规规矩矩的男人。

福德大娘　嗳哟，这两封信简直是一个印版里印出来的，同样的笔迹，同样的字句。他到底把我们看做什么人啦？

培琪大娘　那我可不知道；我看见了这样的信，真有点自己不相信自己起来了。以后我一定得留心察看自己的行动，因为他要是不在我身上看出了一点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不大规矩的地方，一定不会毫无忌惮到这个样子。

福德大娘　你说他毫无忌惮？哼，我一定要叫他知道厉害。

培琪大娘　我也是这个主意。要是我让他欺到我头上来，我从此不做人了。我们一定要向他报复。让我们约他一个日子相会，把他哄骗得心花怒放，然后我们采取长期诱敌的计策，只让他闻到鱼儿的腥气，不让他尝到鱼儿的味道，逗得他馋涎欲滴，饿火雷鸣，吃尽当光，把他的马儿都变卖给嘉德饭店的老板为止。

福德大娘　好，为了作弄这个坏东西，我什么恶毒的事情都愿意干，只要对我自己的名誉没有损害。啊，要是我的男人见了这封信，那还了得！他那股醋劲儿才大呢。

培琪大娘　嗳哟，你瞧，他来啦，我的那个也来啦；他是从来不吃醋的，我也从来不给他一点可以使他吃醋的理由；我希望他永远不吃醋才好。

福德大娘　那你的运气比我好得多啦。

培琪大娘　我们再商量商量怎样对付这个好色的骑士吧。过来。（二人退后。）

福德、毕斯托尔、培琪、尼姆同上。

福德　我希望不会有这样的事。

毕斯托尔　希望在有些事情上是靠不住的。福斯塔夫在转你老婆的念头哩。

福德　我的妻子年纪也不小了。

毕斯托尔　他玩起女人来，不论贵贱贫富老少，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是女人都配他的胃口。福德，你可留点神吧。

福德　爱上我的妻子！

毕斯托尔　他心里火一样的热呢。你要是不赶快防备，只怕将来你头上会长什么东西出来，你会得到一个不雅的头衔。

福德　什么头衔？

毕斯托尔　头上出角的忘八哪。再见。偷儿总是乘着黑夜行事的，千万留心门户；否则只怕夏天还没到，郭公就在枝头对你叫了。走吧，尼姆伍长！培琪，他说的都是真话，你不可不信。（下。）

福德　（旁白）我必须忍耐一下，把这事情调查明白。

尼姆　（向培琪）这是真的，我不喜欢撒谎。他在许多地方对不起我。他本来叫我把那鬼信送给她，可是我就是真没有饭吃，也可以靠我的剑过日子。总而言之一句话，他爱你的老婆。我的名字叫做尼姆伍长，我说的话全是真的；我的名字叫尼姆，福斯塔夫爱你的老婆。天天让我吃那份儿面包干酪，我才没有那么好的胃口呢；我有什么胃口说什么话。再见。（下。）

培琪　（旁白）"有什么胃口说什么话，"这家伙夹七夹八的，不知在讲些什么东西！

福德　我要去找那福斯塔夫。

培琪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一个噜哩噜苏、装腔作势的家

伙。

福德　要是给我发觉了，哼。

培琪　我就不相信这种狗东西的话，虽然城里的牧师还说他是个好人。

福德　他的话说得倒很有理，哼。

培琪　啊，娘子！

培琪大娘　官人，你到哪儿去？——我对你说。

福德大娘　嗳哟，我的爷！你有了什么心事啦？

福德　我有什么心事！我有什么心事？你回家去吧，去吧。

福德大娘　真的，你一定又在转着些什么古怪的念头。培琪嫂子，咱们去吧。

培琪大娘　好，你先请。官人，你今天回来吃饭吗。（向福德大娘旁白）瞧，那边来的是什么人？咱们可以叫她去带信给那个下流的骑士。

福德大娘　我刚才还想起了她，叫她去是再好没有了。

快嘴桂嫂上。

培琪大娘　你是来瞧我的女儿安的吗？

桂嫂　正是呀，请问我们那位好安小姐好吗？

培琪大娘　你跟我们一块儿进去瞧瞧她吧；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讲哩。（培琪大娘、福德大娘及桂嫂同下。）

培琪　福德大爷，您怎么啦？

福德　你听见那家伙告诉我的话没有？

培琪　我听见了；还有那个家伙告诉我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福德　你想他们说的话靠得住靠不住？

培琪　理他呢，这些狗东西！那个骑士固然不是好人，可是这两个说他意图勾引你、我妻子的人，都是他的革退的跟班，现在没有事做了，什么坏话都会说得出来的。

福德　他们都是他的跟班吗？

培琪　是的。

福德　那倒很好。他住在嘉德饭店里吗？

培琪　正是。他要是真想勾搭我的妻子，我可以假作痴聋，给他一个下手的机会，看他除了一顿臭骂之外，还会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福德　我并不疑心我的妻子，可是我也不放心让她跟别个男人在一起。一个男人太相信他的妻子，也是危险的。我不愿戴头巾，这事情倒不能就这样一笑置之。

培琪　瞧，咱们那位爱吵闹的嘉德饭店的老板来了。他瞧上去这样高兴，倘不是喝醉了酒，一定是袋里有了几个钱——

店主及夏禄上。

培琪　老板，您好？

店主　啊，老狐狸！你是个好人。喂，法官先生！

夏禄　我在这儿，老板，我在这儿。晚安，培琪大爷！培琪大爷，您跟我们一块儿去好吗？我们有新鲜的玩意儿看呢。

店主　告诉他，法官先生；告诉他，老狐狸。

夏禄　那个威尔士牧师休·爱文斯跟那个法国医生卡厄斯要有一场决斗。

福德　老板，我跟您讲句话儿。

店主　你怎么说，我的老狐狸？（二人退立一旁。）

夏禄　（向培琪）您愿意跟我们一块儿瞧瞧去吗？我们这位淘气的店主已经替他们把剑较量过了，而且我相信已经跟他们约好了两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听人家说那个牧师是个非常认真的家伙。来，我告诉您，我们将要有怎样一场玩意儿。（二人退立一旁。）

店主　客人先生，你不是跟我的骑士有点儿过不去吗？

福德　不，绝对没有。我愿意送给您一瓶烧酒，请您让我去见见他，对他说我的名字是白罗克，那不过是跟他开开玩笑而已。

店主　很好，我的好汉；你可以自由出入，你说好不好？你的名字就叫白罗克。他是个淘气的骑士哩。诸位，咱们走吧。

夏禄　好，老板，请你带路。

培琪　我听人家说，这个法国人的剑术很不错。

夏禄　这算得了什么！我在年轻时候，也着实来得一手呢。从前这种讲究剑法的，一个站在这边，一个站在那边，你这么一刺，我这么一挥，还有各式各样的名目，我记也记不清楚；可是培琪大爷，顶要紧的毕竟还要看自己有没有勇气。不瞒您说，我从前凭着一把长剑，就可以叫四个高大的汉子抱头鼠窜哩。

店主　喂，孩子们，来！咱们该走了！

培琪　好，你先请吧。我倒不喜欢看他们真的打起来，宁愿听他们吵一场嘴。（店主、夏禄、培琪同下。）

福德　培琪是个胆大的傻瓜，他以为他的老婆一定不会背着他偷汉子，可是我却不能把事情看得这样大意。我的女人在培琪家的时候，他也在那儿，他们两人搞过什么鬼我也不知道。好，我还要仔细调查一下；我要先假扮了去试探试探福斯塔夫。要是侦察的结果，她并没有做过不规矩的事情，那我也可以放下心来；不然的话，也可以不致于给这一对男女蒙在鼓里。（下。）

第二场　嘉德饭店中一室

福斯塔夫及毕斯托尔上。

福斯塔夫　我一个子儿也不借给你。

毕斯托尔　那么我要凭着我的宝剑，去打出一条生路来了。你要是答应借给我，我将来一定如数奉还，决不拖欠。

福斯塔夫　一个子儿也没有。我让你把我的面子丢尽，从来不曾跟你计较过；我曾经不顾人家的讨厌，替你和你那个同伙尼姆一次两次三次向人家求情说项，否则你们早已像一对大猩猩一样，给他们抓起来关在铁笼子里了。我不惜违背良心，向我那些有身分的朋友们发誓说你们都是很好的军人，堂堂的男子；白律治太太丢了她的扇柄，我还用我的名誉替你辩护，说你没有把它偷走。

毕斯托尔　你不是也分到好处吗？我不是给你十五便士吗？

福斯塔夫　混蛋，一个人总要讲理呀；我难道白白地出卖良心吗？一句话，别尽缠我了，我又不是你的绞刑架，吊在我

身边干什么？去吧；一把小刀一堆人！①快给我滚回你的贼窠里去吧！你不肯替我送信，你这混蛋！你的名誉要紧！哼，你这死不要脸的东西！连我要保牢我的名誉也谈何容易！就说我自己吧，有时为了没有办法，也只好昧了良心，把我的名誉置之不顾，去干一些偷偷摸摸的勾当；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衣衫褴褛、野猫一样的面孔，满嘴醉话，动不动赌咒骂人的家伙，却也要讲起什么名誉来了！你不肯替我送信，好，你这混蛋！

毕斯托尔　我现在认错了，难道还不够吗？

罗宾上。

罗宾　爵爷，外面有一个妇人要见您说话。

福斯塔夫　叫她进来。

快嘴桂嫂上。

桂嫂　爵爷，您好？

福斯塔夫　你好，大嫂。

桂嫂　请爵爷别这么称呼我。

福斯塔夫　那么称呼你大姑娘。

桂嫂　我可以给你发誓，当初我刚出娘胎倒是个姑娘——在这一点上我不愧是我妈妈的女儿。

福斯塔夫　人家发了誓，我还有什么不信的。你有什么事见我？

桂嫂　我可以跟爵爷讲一两句话吗？

---

① 意即钻到人堆里去做扒手的勾当。

福斯塔夫　好女人，你就是跟我讲两千句话，我也愿意听。

桂嫂　爵爷，有一位福德娘子，——请您再过来点儿；我自己是住在卡厄斯大夫家里的。

福斯塔夫　好，你说下去吧，你说那位福德娘子——

桂嫂　爵爷说得一点不错——请您再过来点儿。

福斯塔夫　你放心吧。这儿没有外人，都是自家人，都是自家人。

桂嫂　真的吗？上帝保佑他们，收留他们做他的仆人！

福斯塔夫　好，你说吧，那位福德娘子——

桂嫂　嗳哟，爵爷，她真是个好人儿。天哪，天哪！您爵爷是个风流的人儿！但愿天老爷饶恕您，也饶恕我们众人吧！

福斯塔夫　福德娘子，说呀，福德娘子——

桂嫂　好，干脆一句话，她一见了您，说来也叫人不相信，简直就给您迷住啦；就是女王驾幸温莎的时候，那些头儿脑儿顶儿尖儿的官儿们，也没有您这样中她的意。不瞒您说，那些乘着大马车的骑士们、老爷子们、数一数二的绅士们，去了一辆马车来了一辆马车，一封接一封的信，一件接一件的礼物，他们的身上都用麝香熏得香喷喷的，穿着用金线绣花的绸缎衣服，满口都是文绉绉的话儿，还有顶好的酒、顶好的糖，无论哪个女人都会给他们迷醉的，可是天地良心，她向他们眼睛也不曾眨过一眨。不瞒您说，今天早上人家还想塞给我二十块钱哩，可是我不要这种人家所说的不明不白的钱。说句老实话，就是叫他们中间坐第一把交椅的人来，也休想叫她陪他喝一口酒；可是

尽有那些伯爵们呀，女王身边的随从们呀，一个一个在转她的念头；可是天地良心，她一点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福斯塔夫　可是她对我说些什么话？说简单一点，我的好牵线人。

桂嫂　她要我对您说，您的信她接到啦，她非常感激您的好意；她叫我通知您，她的丈夫在十点到十一点钟之间不在家。

福斯塔夫　十点到十一点钟之间？

桂嫂　对啦，一点不错；她说，您可以在那个时候来瞧瞧您所知道的那幅画像，她的男人不会在家里的。唉！说起她的那位福德大爷来，也真叫人气恨，一位好好的娘子，跟着他才真是倒楣；他是个妒心很重的男人，老是无缘无故跟她寻事。

福斯塔夫　十点到十一点钟之间。大嫂，请你替我向她致意，我一定不失约。

桂嫂　嗳哟，您说得真好。可是我还有一个信要带给您，培琪娘子也叫我问候您。让我悄悄地告诉您吧，在这儿温莎地方，她也好算得是一位贤惠端庄的好娘子，清早晚上从来不忘记祈祷。她要我对您说，她的丈夫在家的日子多，不在家的日子少，可是她希望总会找到一个机会。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一个女人会这么喜欢一个男人；我想您一定有迷人的魔力，真的。

福斯塔夫　哪儿的话，我不过略有一些讨人喜欢的地方而已，怎么会有什么迷人的魔力？

桂嫂　您真是太客气啦。

福斯塔夫　可是我还要问你一句话，福德家的和培琪家的两位娘子有没有让彼此知道她们两个人都爱着我一个人？

桂嫂　那真是笑话了！她们怎么会这样不害羞把这种事情告诉人呢？要是真有那样的事，才笑死人哩！可是培琪娘子要请您把您那个小童儿送给她，因为她的丈夫很喜欢那个小厮；天地良心，培琪大爷是个好人。在温莎地方，谁也不及培琪大娘那样享福啦；她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不愁吃，不愁穿，高兴睡就睡，高兴起来就起来，什么都称她的心；可是天地良心，也是她自己做人好，才会有这样的好福气，在温莎地方，她是位心肠再好不过的娘子了。您千万要把您那童儿送给她，谁都不能不依她。

福斯塔夫　好，那一定可以。

桂嫂　一定这样办吧，您看，他可以在你们两人之间来来去去传递消息；要是有不便明言的事情，你们可以自己商量好了一个暗号，只有你们两人自己心里明白，不必让那孩子懂得，因为小孩子们是不应该知道这些坏事情的，不比上了年纪的人，懂得世事，识得是非，那就不要紧了。

福斯塔夫　再见，请你替我向她们两位多多致意。这几个钱你先拿去，我以后还要重谢你哩。——孩子，跟这位大娘去吧。（桂嫂、罗宾同下）这消息倒害得我心乱如麻。

毕斯托尔　这雌儿是爱神手下的传书鸽，待我追上前去，拉满弓弦，把她一箭射下，岂不有趣！（下。）

福斯塔夫　老家伙，你说竟会有这等事吗？真有你的！从此以后，我要格外喜欢你这副老皮囊了。人家真的还会看中你吗？你花费了这许多本钱以后，现在才发起利市来了吗？好皮囊，谢谢你。人家嫌你长得太胖，只要胖得有样子，再胖些又有什么关系！

巴道夫持酒杯上。

巴道夫　爵爷，下面有一位白罗克大爷要见您说话，他说很想跟您交个朋友，特意送了一瓶白葡萄酒来给您解解渴。

福斯塔夫　他的名字叫白罗克吗？

巴道夫　是，爵爷。

福斯塔夫　叫他进来。（巴道夫下）只要有酒喝，管他什么白罗克不白罗克，我都一样欢迎。哈哈！福德大娘，培琪大娘，你们果然给我钓上了吗？很好！很好！

巴道夫偕福德化装重上。

福德　您好，爵爷！

福斯塔夫　您好，先生！您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福德　素昧平生，就这样前来打搅您，实在冒昧得很。

福斯塔夫　不必客气。请问有何见教？——酒保，你去吧。（巴道夫下。）

福德　爵爷，贱名是白罗克，我是一个素来喜欢随便花钱的绅士。

福斯塔夫　久仰久仰！白罗克大爷，我很希望咱们以后常常来往。

福德　倘蒙爵爷不弃下交，真是三生有幸；可我决不敢要您破

费什么。不瞒爵爷说，我现在总算身边还有几个钱，您要是需要的话，随时问我拿好了。人家说的，有钱路路通，否则我也不敢大胆惊动您啦。

福斯塔夫　不错，金钱是个好兵士，有了它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福德　不瞒您说，我现在带着一袋钱在这儿，因为嫌它拿着太累赘了，想请您帮帮忙，不论是分一半去也好，完全拿去也好，好让我走路也轻松一点。

福斯塔夫　白罗克大爷，我怎么可以无功受禄呢？

福德　您要是不嫌烦琐，请您耐心听我说下去，就可以知道我还要多多仰仗大力哩。

福斯塔夫　说吧，白罗克大爷，凡有可以效劳之处，我一定愿意为您出力。

福德　爵爷，我一向听说您是一位博学明理的人，今天一见之下，果然名不虚传，我也不必向您多说废话了。我现在所要对您说的事，提起来很是惭愧，因为那等于宣布了我自己的弱点；可是爵爷，当您一面听着我供认我的愚蠢的时候，一面也要请您反躬自省一下，那时您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多么容易犯这种过失，也就不会过分责备我了。

福斯塔夫　很好，请您说下去吧。

福德　本地有一个良家妇女，她的丈夫名叫福德。

福斯塔夫　嗯。

福德　我已经爱得她很久了，不瞒您说，在她身上我也花过不少钱；我用一片痴心追求着她，千方百计找机会想见她一

面；不但买了许多礼物送给她，并且到处花钱打听她喜欢人家送给她什么东西。总而言之，我追逐她就像爱情追逐我一样，一刻都不肯放松；可是费了这许多心思力气的结果，一点不曾得到什么报酬，偌大的代价，只换到了一段痛苦的经验，正所谓“痴人求爱，如形捕影，瞻之在前，即之已冥”。

福斯塔夫　她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答应您的表示吗？

福德　从来没有。

福斯塔夫　您也从来不曾缠住她要她有一个答应的表示吗？

福德　从来没有。

福斯塔夫　那么您的爱究竟是怎样一种爱呢？

福德　就像是建筑在别人地面上的一座华厦，因为看错了地位方向，使我的一场辛苦完全白费。

福斯塔夫　您把这些话告诉我，是什么用意呢？

福德　请您再听我说下去，您就可以完全明白我今天的来意了。有人说，她虽然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好像是十分规矩，可是在别的地方，她却是非常放荡，已经引起不少人的闲话了。爵爷，我的用意是这样的：我知道您是一位教养优良、谈吐风雅、交游广阔的绅士，无论在地位上人品上都是超人一等，您的武艺、您的礼貌、您的学问，尤其是谁都佩服的。

福斯塔夫　您太过奖啦！

福德　您知道我说的都是真话。我这儿有的是钱，您尽管用吧，把我的钱全用完了都可以，只要请您分出一部分时间

来，去把这个福德家的女人弄上了手，尽量发挥您的风流解数，把她征服下来。这件事情请您去办，一定比谁都要便当得多。

福斯塔夫　您把您心爱的人让给我去享用，那不会使您心里难过吗？我觉得老兄这样的主意，未免太不近情理啦。

福德　啊，请您明白我的意思。她靠着她的冰清玉洁的名誉做掩护，我虽有一片痴心，却不敢妄行非礼；她的光彩过于耀目了，使我不敢向她抬头仰望。可是假如我能够抓住她的一个把柄，知道她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就可以放大胆子，去实现我的愿望了；什么贞操、名誉、有夫之妇以及诸如此类的她的一千种振振有词的借口，到了那个时候便可以完全推翻了。爵爷，您看怎么样？

福斯塔夫　白罗克大爷，第一，我要老实不客气收下您的钱；第二，让我握您的手；第三，我要用我自己的身分向您担保，只要您下定决心，不怕福德的老婆不到您的手里。

福德　嗳哟，您真是太好了！

福斯塔夫　我说她一定会到您手里的。

福德　不要担心没有钱用，爵爷，一切都在我身上。

福斯塔夫　不要担心福德大娘会拒绝您，白罗克大爷，一切都在我身上。不瞒您说，刚才她还差了个人来约我跟她相会呢；就在您进来的时候，替她送信的人刚刚出去。十点到十一点钟之间，我就要看她去，因为在那个时候，她那吃醋的混蛋男人不在家里。您今晚再来看我吧，我可以让您知道我进行得顺利不顺利。

福德　能够跟您结识，真是幸运万分。您认不认识福德？

福斯塔夫　哼，这个没造化的死乌龟！谁跟这种东西认识？可是我说他“没造化”，真是委屈了他，人家说这个爱吃醋的忘八倒很有钱呢，所以我才高兴去勾搭他的老婆；我可以用她做钥匙，去打开这个忘八的钱箱，这才是我的真正的目的。

福德　我很希望您认识那个福德，因为您要是认识他，看见他的时候也可以躲避躲避。

福斯塔夫　哼，这个靠手艺吃饭、卖咸黄油的混蛋！我只要向他瞪一瞪眼，就会把他吓坏了。我要用棍子降伏他，并且把我的棍子挂在他的绿帽子上作为他的克星。白罗克大爷，您放心吧，这种家伙不在我的眼里，您一定可以跟他的老婆睡觉。天一晚您就来。福德是个混蛋，可是白罗克大爷，您瞧着我吧，我会给他加上一重头衔，混蛋而兼忘八，他就是个混账忘八蛋了。今夜您早点来吧。（下。）

福德　好一个万恶不赦的淫贼！我的肚子都几乎给他气破了。谁说这是我的瞎疑心？我的老婆已经寄信给他，约好钟点和他相会了。谁想得到会有这种事情？娶了一个不贞的妻子，真是倒楣！我的床要给他们弄脏了，我的钱要给他们偷了，还要让别人在背后讥笑我；这样害苦我不算，还要听那奸夫当着我的面辱骂我！骂我别的名字倒也罢了，魔鬼夜叉，都没有什么关系，偏偏口口声声的乌龟忘八！乌龟！忘八！这种名字就是魔鬼听了也要摇头的。培琪是个呆子，是个粗心的呆子，他居然会相信他的

妻子，他不吃醋！哼，我可以相信猫儿不会偷荤，我可以相信我们那位威尔士牧师休师傅不爱吃干酪，我可以把我的烧酒瓶交给一个爱尔兰人，我可以让一个小偷把我的马儿拖走，可是我不能放心让我的妻子一个人待在家里；让她一个人在家里，她就会千方百计地要起花样来，她们一想到要做什么事，简直可以什么都不顾，非把它做到了决不罢休。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一副爱吃醋的脾气！他们约定在十一点钟会面，我要去打破他们的好事，侦察我的妻子的行动，向福斯塔夫出出我胸头这一口冤气，还要把培琪取笑一番。我马上就去，宁可早三点钟，不可迟一分钟。哼！哼！乌龟！忘八！（下。）

第三场　温莎附近的野地

卡厄斯及勒格比上。

卡厄斯　勒格比！

勒格比　有，老爷。

卡厄斯　勒格比，现在几点钟了？

勒格比　老爷，休师傅约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卡厄斯　哼，他不来，便宜了他的狗命；他在念《圣经》做祷告，所以他不来。哼，勒格比，他要是来了，早已一命呜呼了。

勒格比　老爷，这是他的聪明，他知道他要是来了，一定会给您杀死的。

卡厄斯　哼，我要是不把他杀死，我就不是个人。勒格比，拔

出你的剑来，我要告诉你我怎样杀死他。

勒格比　嗳哟，老爷！我可不会使剑呢。

卡厄斯　狗才，拔出你的剑来。

勒格比　慢慢，有人来啦。

店主、夏禄、斯兰德及培琪上。

店主　你好，老头儿！

夏禄　卡厄斯大夫，您好！

培琪　您好，大夫！

斯兰德　早安，大夫！

卡厄斯　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来干什么？

店主　瞧你斗剑，瞧你招架，瞧你回手；瞧你这边一跳，瞧你那边一闪；瞧你仰冲俯刺，旁敲侧击，进攻退守。他死了吗，我的黑家伙？他死了吗，我的法国人？哈，好家伙！怎么说，我的罗马医神？我的希腊大医师？我的老交情？哈，他死了吗，我的冤大头？他死了吗？

卡厄斯　哼，他是个没有种的狗牧师；他不敢到这儿来露脸。

店主　你是粪缸里的元帅，希腊的大英雄，好家伙！

卡厄斯　你们大家给我证明，我已经等了他六七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他还是没有来。

夏禄　大夫，这是他的有见识之处；他给人家医治灵魂，您给人家医治肉体，要是你们打起架来，那不是违反了你们行当的宗旨了吗？培琪大爷，您说我这话对不对？

培琪　夏禄老爷，您现在喜欢替人家排难解纷，从前却也是一名打架的好手哩。

夏禄　可不是吗？培琪大爷，我现在虽然老了，人也变得好说话了，可是看见人家拔出刀剑来，我的手指还是觉得痒痒的。培琪大爷，我们虽然做了法官，做了医生，做了教士，总还有几分年轻人的血气；我们都是女人生下来的呢，培琪大爷。

培琪　正是正是，夏禄老爷。

夏禄　培琪大爷，您看吧，我的话是不会错的。卡厄斯大夫，我想来送您回家去。我是一向主张什么事情都可以和平解决的。您是一个明白道理的好医生，休师傅是一个明白道理很有涵养的好教士，大家何必伤了和气。卡厄斯大夫，您还是跟我一起回去吧。

店主　对不起，法官先生。——跟你说句话，尿先生。①

卡厄斯　刁！这是什么玩意儿？

店主　"尿"，在我们英国话中就是"有种"的意思，好人儿。

卡厄斯　老天，这么说，我跟随便哪一个英国人比起来也一样的"刁"——发臭的狗牧师！老天，我要割掉他的耳朵。

店主　他要把你揍个扁呢，好人儿。

卡厄斯　"揍个扁"！这是什么意思？

店主　这是说，他要给你赔不是。

卡厄斯　老天，我看他不把我"揍个扁"也不成哪；老天，我就要他把我揍个扁。

店主　我要"挑拨"他一番，叫他这么办，否则让他走！

---

① 当时医生治病，先验病人小便，所以店主用"尿"讥笑卡厄斯医生。

卡厄斯　费心了，我谢谢你。

店主　再说，好人儿——（向夏禄等旁白）你跟培琪大爷和斯兰德少爷从大路走，先到弗劳莫去。

培琪　休师傅就在那里吗？

店主　是的，你们去看看他在那里发些什么牢骚，我再领着这个医生从小路也到那里。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夏禄　很好。

培　琪
夏　禄　卡厄斯大夫，我们先走一步，回头见。（下。）
斯兰德

卡厄斯　哼，我要是不杀死这个牧师，我就不是个人；谁叫他多事，替一个猴崽子向安·培琪说亲。

店主　这种人让他死了也好。来，把你的怒气平一平，跟我在田野里走走，我带你到弗劳莫去，安·培琪小姐正在那里一家乡下人家吃酒，你可以当面向她求婚。你说我这主意好不好？

卡厄斯　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一定要介绍许多好主顾给你，那些阔佬大官，我都看过他们的病。

店主　你这样帮我忙，我一定“阻挠”你娶到安·培琪。我说得好不好？

卡厄斯　很好很好，好得很。

店主　那么咱们走吧。

卡厄斯　跟我来，勒格比。（同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弗劳莫附近的野地

爱文斯及辛普儿上。

爱文斯　斯兰德少爷的尊价，辛普儿我的朋友，我叫你去看看那个自称为医生的卡厄斯大夫究竟来不来，请问你是到哪一条路上去看他的？

辛普儿　师傅，我每一条路上都去看过了，就是那条通到城里去的路上没有去看过。

爱文斯　千万请你再到那一条路上去看一看。

辛普儿　好的，师傅。（下。）

爱文斯　祝福我的灵魂！我气得心里在发抖。我倒希望他欺骗我。真的气死我也！我恨不得把他的便壶摔在他那狗头上。祝福我的灵魂！（唱）

众鸟嘤鸣其相和兮，
　临清流之潺湲，
展蔷薇之芳茵兮，
　缀百花以为环。

上帝可怜我！我真的要哭出来啦。（唱）

众鸟嘤鸣其相和兮，

余独处乎巴比伦，

缀百花以为环兮，

临清流——

辛普儿重上。

辛普儿　他就要来了，在这一边，休师傅。

爱文斯　他来得正好。（唱）

临清流之潺湲——

上帝保佑好人！——他拿着什么家伙？

辛普儿　他没有带什么家伙，师傅。我家少爷，还有夏禄老爷和另外一位大爷，也跨过梯磴，从那边一条路上来了。

爱文斯　请你把我的道袍给我；不，还是你给我拿在手里吧。（读书。）

培琪、夏禄及斯兰德上。

夏禄　啊，牧师先生，您好？又在用功了吗？真的是赌鬼手里的骰子，学士手里的书本，夺也夺不下来的。

斯兰德　（旁白）啊，可爱的安·培琪！

培琪　您好，休师傅！

爱文斯　上帝祝福你们！

夏禄　啊，怎么，一手宝剑，一手经典！牧师先生，难道您竟然是才兼文武吗？

培琪　在这样阴寒的天气，您这样短衣长袜，外套也不穿一件，精神倒着实不比年轻人坏哩！

爱文斯　这都是有缘故的。

培琪　牧师先生，我们是来给您做一件好事的。

爱文斯　很好，是什么事？

培琪　我们刚才碰见一位很有名望的绅士，大概是受了什么人的委屈，在那儿大发脾气。

夏禄　我活了八十多岁了，从来不曾听见过一个像他这样有地位、有学问、有气派的人，会这样忘记自己的身分。

爱文斯　他是谁？

培琪　我想您也一定认识他的，就是那位著名的法国医生卡厄斯大夫。

爱文斯　嗳哟，气死我也！你们向我提起他的名字，还不如向我提起一块烂浆糊。

培琪　为什么？

爱文斯　他懂得什么医经药典！他是个坏蛋，一个十足没有种的坏蛋！

培琪　您跟他打起架来，才知道他厉害呢。

斯兰德　（旁白）啊，可爱的安·培琪！

夏禄　看样子也是这样，他手里拿着武器呢。卡厄斯大夫来了，别让他们碰在一起。

店主、卡厄斯及勒格比上。

培琪　不，好牧师先生，把您的剑收起来吧。

夏禄　卡厄斯大夫，您也收起来吧。

店主　把他们的剑夺下来，由着他们对骂一场；让他们保全了皮肉，只管把英国话撕个粉碎吧。

卡厄斯　请你让我在你的耳边问你一句话，你为什么失约不来？

爱文斯　（向卡厄斯旁白）不要生气，有话慢慢讲。

卡厄斯　哼，你是个懦夫，你是个狗东西猴崽子！

爱文斯　（向卡厄斯旁白）别人在寻我们的开心，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伤了各人的和气，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我以后补报你好啦。（高声）我要把你的便壶摔在你的狗头上，谁叫你约了人家自己不来！

卡厄斯　他妈的！勒格比——老板，我没有等他来送命吗？我不是在约定的地方等了他好久吗？

爱文斯　我是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不会说假话，这儿才是你约定的地方，我们这位老板可以替我证明。

店主　我说，你这位法国大夫，你这位威尔士牧师，一个替人医治身体，一个替人医治灵魂，你也不要吵，我也不要闹，大家算了吧！

卡厄斯　嗯，那倒是很好，好极了！

店主　我说，大家静下来，听我店主说话。你们看我的手段巧不巧？主意高不高？计策妙不妙？咱们少得了这位医生吗？少不了，他要给我开方服药。咱们少得了这位牧师，这位休师傅吗？少不了，他要给我念经讲道。来，一位在家人，一位出家人，大家跟我握握手。好，老实告诉你们吧，你们两个人都给我骗啦，我叫你们一个人到这儿，一个人到那儿，大家扑了个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你们两位都是好汉，谁的身上也不曾伤了一根毛，落得喝杯酒，

大家讲和了吧。来，把他们的剑拿去当了。来，孩子们，大家跟我来。

夏禄 真是一个疯老板！——各位，大家跟着他去吧。

斯兰德 （旁白）啊，可爱的安·培琪！（夏禄、斯兰德、培琪及店主同下。）

卡厄斯 嘿！有这等事！你把我们当作傻瓜了吗？嘿！嘿！

爱文斯 好得很，他简直拿我们开玩笑。我说，咱们还是言归于好，大家商量出个办法，来向这个欺人的坏家伙，这个嘉德饭店的老板，报复一下吧。

卡厄斯 很好，我完全赞成。他答应带我来看安·培琪，原来也是句骗人的话，他妈的！

爱文斯 好，我要打破他的头。咱们走吧。（同下。）

第二场 温莎街道

培琪大娘及罗宾上。

培琪大娘 走慢点儿，小滑头；你一向都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的，现在倒要抢上人家前头啦。我问你，你愿意我跟着你走呢，还是你愿意跟着主人走？

罗宾 我愿意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在您前头走，不愿意像一个小鬼那样跟着他走。

培琪大娘 唷！你倒真是个小油嘴，我看你将来很可以到宫廷里去呢。

福德上。

福德　培琪嫂子，咱们碰见得巧极啦。您上哪儿去？

培琪大娘　福德大爷，我正要去瞧您家嫂子哩。她在家吗？

福德　在家，她因为没有伴，正闷得发慌。照我看来，要是你们两人的男人都死掉了，你们两人大可以结为夫妻呢。

培琪大娘　您不用担心，我们各人会再去嫁一个男人的。

福德　您这个可爱的小鬼头是哪儿来的？

培琪大娘　我总记不起把他送给我丈夫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喂，你说你那个骑士姓甚名谁？

罗宾　约翰·福斯塔夫爵士。

福德　约翰·福斯塔夫爵士！

培琪大娘　对了，对了，正是他；我顶不会记人家的名字。他跟我的丈夫非常要好。您家嫂子真的在家吗？

福德　真的在家。

培琪大娘　那么，少陪了，福德大爷，我巴不得立刻就看见她呢。（培琪大娘及罗宾下。）

福德　培琪难道没有脑子吗？他难道一点都看不出，一点不会思想吗？哼，他的眼睛跟脑子一定都睡着了，因为他就是生了它们也不会去用的。嘿，这孩子可以送一封信到二十哩外的地方去，就像炮弹从炮口开到二百四十步外去一样容易。他放纵他的妻子，让她想入非非，为所欲为；现在她要去瞧我的妻子，还带着福斯塔夫的小厮！一个聪明人难道看不出苗头来吗？还带着福斯塔夫的小厮！好计策！他们已经完全布置好了；我们两家不贞的妻子，已经通同一气，一块儿去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啦。好，让我

先去捉住那家伙，再去教训教训我的妻子，把这位假正经的培琪大娘的假面具揭了下来，让大家知道培琪是个冥顽不灵的忘八。我干了这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人家一定会称赞我。（钟鸣）时间已经到了，事不宜迟，我必须马上就去；我相信一定可以把福斯塔夫找到。人家都会称赞我，不会讥笑我，因为福斯塔夫一定跟我妻子在一起，就像地球是结实的一样毫无疑问。我就去。

培琪、夏禄、斯兰德、店主、爱文斯、卡厄斯及勒格比上。

培琪
夏禄等　福德大爷，咱们遇见得巧极啦。

福德　真是来了大队人马。我正要请各位到舍间去喝杯酒呢。

夏禄　福德大爷，我有事不能奉陪，请您原谅。

斯兰德　福德大叔，我也要请您原谅，我们已经约好到安小姐家里吃饭，人家无论给我多少钱，也不能使我失她的约。

夏禄　我们打算替培琪家小姐跟我这位斯兰德贤侄攀一门亲事，今天就可以得到回音。

斯兰德　培琪大叔，我希望您不会拒绝我。

培琪　我是一定答应的，斯兰德少爷；可是卡厄斯大夫，我的内人却看中您哩。

卡厄斯　嗯，是的，而且那姑娘也爱着我，我家那个快嘴桂嫂已经这样告诉我了。

店主　您觉得那位年轻的范顿怎样？他会跳跃，他会舞蹈，他的眼睛里闪耀着青春，他会写诗，他会说漂亮话，他的身上有春天的香味；他一定会成功的，他一定会成功的。他

好象已经到了手、放进了口袋、连扣子都扣上了；他一定会成功的。

培琪　可是他要是不能得到我的允许，就不会成功。这位绅士没有家产，他常常跟那位胡闹的王子①他们在一起厮混，他的地位太高，他所知道的事情也太多啦。不，我的财产是不能让他染指的。要是他跟她结婚，就让他把她空身娶了过去；我这份家私要归我自己作主，我可不能答应让他分了去。

福德　请你们中间无论哪几位赏我一个面子，到舍间吃便饭；除了酒菜之外，还有新鲜的玩意儿，我有一头怪物要拿出来给你们欣赏欣赏。卡厄斯大夫，您一定要去；培琪大爷，您也去；还有休师傅，您也去。

夏禄　好，那么再见吧；你们去了，我们到培琪大爷家里求起婚来，说话也可以方便一些。（夏禄、斯兰德下。）

卡厄斯　勒格比，你先回家去，我就来。（勒格比下。）

店主　回头见，我的好朋友们；我要回去陪我的好骑士福斯塔夫喝酒去。（下。）

福德　（旁白）对不起。我要先让他出一场丑哩。——列位，请了。

众人　请了，我们倒要瞧瞧那个怪物去。（同下。）

---

① 指亨利四世的太子，后为亨利五世。

第三场　福德家中一室

福德大娘及培琪大娘上。

福德大娘　喂，约翰！喂，劳勃！

培琪大娘　赶快，赶快！——那个盛脏衣服的篓子呢？

福德大娘　已经预备好了。喂，罗宾！

二仆携篓上。

培琪大娘　来，来，来。

福德大娘　这儿，放下来。

培琪大娘　你吩咐他们怎样做，干干脆脆几句话就得了。

福德大娘　好，约翰和劳勃，我早就对你们说过了，叫你们在酿酒房的近旁等着不要走开，我一叫你们，你们就跑来，马上把这篓子扛了出去，跟着那些洗衣服的人一起到野地里去，跑得越快越好，一到那里，就把它扔在泰晤士河旁边的烂泥沟里。

培琪大娘　听见了没有？

福德大娘　我已经告诉过他们好几次了，他们不会弄错的。快去，我一叫你们，你们就来。（二仆下。）

培琪大娘　小罗宾来了。

罗宾上。

福德大娘　啊，我的小鹰儿！你带什么信息来了？

罗宾　福德奶奶，我家主人约翰爵士已经从您的后门进来了，他要跟您谈几句话。

培琪大娘　你这小鬼，你有没有在你主人面前搬嘴弄舌？

罗宾　我可以发誓，我的主人不知道您也在这儿；他还向我说，要是我把他到这儿来的事情告诉了您，他一定要把我撵走。

培琪大娘　这才是个好孩子，你嘴巴闭得紧，我一定替你做一身新衣服穿。现在我先去躲起来。

福德大娘　好的。你去告诉你的主人，说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罗宾下）培琪嫂子，你别忘了你的戏。

培琪大娘　你放心吧，我要是这场戏演不好，你尽管喝倒彩好了。（下。）

福德大娘　好，让我们教训教训这个肮脏的脓包，这个满肚子臭水的胖冬瓜，叫他知道鸽子和老鸦的分别。

福斯塔夫上。

福斯塔夫　我的天上的明珠，你果然给我捉到了吗？我已经活得很长久了，现在让我死去吧，因为我的心愿已经完全达到了。啊，这幸福的时辰！

福德大娘　嗳哟，好爵爷！

福斯塔夫　好娘子，我不会说话，那些口是心非的好听话，我一句也不会。我现在心里正在起着一个罪恶的念头，但愿你的丈夫早早死了，我一定要娶你回去，做我的夫人。

福德大娘　我做您的夫人！唉，爵爷！那我怎么做得像呢？

福斯塔夫　在整个法兰西宫廷里也找不出像你这样一位漂亮的夫人。瞧你的眼睛比金刚钻还亮；你的秀美的额角，戴上无论哪一种威尼斯流行的新式帽子，都是一样合适的。

福德大娘　爵爷，像我这样的村婆娘，只好用青布包包头，能够不给人家笑话，也就算了，哪里配得上讲什么打扮。

福斯塔夫　嗳哟，你说这样话，未免太侮辱了你自己啦。你要是到宫廷里去，一定可以大出风头；你那端庄的步伐，穿起圆圆的围裙来，一定走一步路都是仪态万方。命运虽然不曾照顾你，造物却给了你绝世的姿容，你就是有意把它遮掩，也是遮掩不了的。

福德大娘　您太过奖啦，我怎么有这样的好处呢？

福斯塔夫　那么我为什么爱你呢？这就可以表明在你的身上，的确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不会像那些油头粉面、一身骚气的轻薄少年一样，说你是这样、那样，把你捧上天去；可是我爱你，我爱的只是你，你是值得我爱的。

福德大娘　别骗我啦，爵爷，我怕您爱着培琪嫂子哩。

福斯塔夫　难道我放着大门不走，偏偏要去走那倒楣的、黑魆魆的旁门吗？

福德大娘　好，天知道我是怎样爱着您，您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心的。

福斯塔夫　希望你永远不要变心，我总不会有负于你。

福德大娘　我怎么也得向您表明我的心迹，您别叫我在您身上白用了我的心呀；要不然我就不肯费这番心思了。

罗宾　（在内）福德奶奶！福德奶奶！培琪奶奶在门口，她满头是汗，气都喘不上来，慌慌张张的，一定要立刻跟您说话。

福斯塔夫　别让她看见我；我就躲在帐幕后面吧。

福德大娘　好，您快躲起来吧，她是个多嘴多舌的女人。（福斯

塔失匿幕后。)

培琪大娘及罗宾重上。

福德大娘　什么事？怎么啦？

培琪大娘　嗳哟，福德嫂子！你干了什么事啦？你的脸从此丢尽，你再也不能做人啦！

福德大娘　什么事呀，好嫂子？

培琪大娘　嗳哟，福德嫂子！你嫁了这么一位好丈夫，为什么要让他对你起疑心？

福德大娘　对我起什么疑心？

培琪大娘　起什么疑心！算了，别装傻啦！总算我看错了人。

福德大娘　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培琪大娘　我的好奶奶，你那汉子带了温莎城里所有的捕役，就要到这儿来啦；他说有一个男人在这屋子里，是你趁着他不在家的时候约来的，他们要来捉这奸夫哩。这回你可完啦！

福德大娘　(旁白)说响一点。——嗳哟，不会有这种事吧？

培琪大娘　谢天谢地，但愿你这屋子里没有男人！可是半个温莎城里的人都跟在你丈夫背后，要到这儿来搜寻这么一个人，这件事情却是千真万确的。我抢先一步来通知你，要是你没有做过亏心事，那自然最好；倘然你真的有一个朋友在这儿，那么赶快带他出去吧。别怕，镇静一点。你必须保全你的名誉，不然你的一生从此完啦。

福德大娘　我怎么办呢？果然有一位绅士在这儿，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自己丢脸倒还不要紧，只怕连累了他，要是能

够把他弄出这间屋子，叫我损失一千镑钱我都愿意。

培琪大娘　要命！你的汉子就要来啦，你还尽说废话！想想办法吧，这屋子里是藏不了他的。唉，我还当你是个好人！瞧，这儿有一个篓子，他要是不太高大，倒可以钻进去躲一下，再用些龌龊衣服堆在上面，让人家看见了，当做一篓预备送出去漂洗的衣服——啊，对了，就叫你家的两个仆人把他连篓一起抬了出去，岂不一干二净？

福德大娘　他太胖了，恐怕钻不进去，怎么好呢？

福斯塔夫　（自幕后出）让我看，让我看，啊，让我看！我进去，我进去。就照你朋友的话吧；我进去。

培琪大娘　啊，福斯塔夫爵士！原来是你吗？你给我的信上怎么说的？

福斯塔夫　我爱你，我只爱你一个人；帮我离开这屋子；让我钻进去。我再也不——（钻入篓内，二妇以污衣覆其上。）

培琪大娘　孩子，你也来帮着把你的主人遮盖遮盖。福德嫂子，叫你的仆人进来吧。好一个欺人的骑士！

福德大娘　喂，约翰！劳勃！约翰！（罗宾下。）

二仆重上。

福德大娘　赶快把这一篓衣服抬起来。杠子在什么地方？嗳哟，瞧你们这样慢手慢脚的！把这些衣服送到洗衣服的那里去；快点！快点！

福德、培琪、卡厄斯及爱文斯同上。

福德　各位请过来；要是我的疑心全无根据，你们尽管把我取笑好了。让我成为你们的笑柄；是我活该如此。啊！这

是什么？你们把这篓子抬到哪儿去？

仆人　抬到洗衣服的那里去。

福德大娘　咦，他们把它抬到什么地方，跟你有什么相干？你就是爱多管闲事，人家洗衣服，你也要问长问短的。

福德　哼，洗衣服！我倒希望把这屋子也洗洗干净呢，什么野畜生都可以跑进跑出——还是一头交配时期的野畜生呢！（二仆抬篓下）各位朋友，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让我把这个梦告诉你们听。这儿是我的钥匙，请你们跟我到房间里来搜一下，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捉到那头狐狸的。让我先把这门锁上了。好，咱们捉狐狸去。

培琪　福德大爷，有话好讲，何必急成这个样子，让人家瞧着笑话。

福德　对啦，培琪大爷。各位上去吧，你们马上就有新鲜的把戏看了；大家跟我来。（下。）

爱文斯　这种吃醋简直是无理取闹。

卡厄斯　我们法国就没有这种事，法国人是不兴吃醋的。

培琪　咱们还是跟他上去吧，瞧他搜出什么来。（培琪、卡厄斯、爱文斯同下。）

培琪大娘　咱们这计策岂不是一举两得？

福德大娘　我不知道愚弄我的丈夫跟愚弄福斯塔夫，比较起来哪一件事更使我高兴。

培琪大娘　你的丈夫问那篓子里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一定吓得要命。

福德大娘　我想他是应该洗个澡了，把他扔在水里，对于他也

是有好处的。

培琪大娘　该死的骗人的坏蛋！我希望像他那一类的人都要得到这种报应。

福德大娘　我觉得我的丈夫有点知道福斯塔夫在这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今天这样的一股醋劲。

培琪大娘　让我想个计策把他试探试探。福斯塔夫那家伙虽然已经受到一次教训，可是像他那样荒唐惯了的人，一服药吃下去未必见效，我们应当让他多知道些厉害才是。

福德大娘　我们要不要再叫快嘴桂嫂那个傻女人到他那儿去，对他说这次把他扔在水里，实在是一时疏忽，并非故意，请他原谅，再约他一个日期，好让我们再把他作弄一次？

培琪大娘　一定那么办；我们叫他明天八点钟来，替他压惊。

福德、培琪、卡厄斯及爱文斯重上。

福德　我找不到他；这混蛋也许只会吹牛，他自己知道这种事情是办不到的。

培琪大娘　（向福德大娘旁白）你听见吗？

福德大娘　（向培琪大娘旁白）嗯，别说话。——福德大爷，您待我真是太好了，是不是？

福德　是，是，是。

福德大娘　上帝保佑您以后再不要用这种龌龊心思猜疑人家！

福德　阿门！

培琪大娘　福德大爷，您真太对不起您自己啦。

福德　是，是，是我不好。

爱文斯　这屋子里、房间里、箱子里、壁橱里，要是找得出一个人来，那么上帝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饶恕我的罪恶吧！

卡厄斯　我也找不出来，一个人也没有。

培琪　啧！啧！福德大爷！您不害羞吗？什么鬼附在您身上，叫您想起这种事情来呢？我希望您以后再不要发这种精神病了。

福德　培琪大爷，这都是我不好，自取其辱。

爱文斯　这都是您良心不好的缘故，尊夫人是一位大贤大德的娘子，五千个女人里头也挑不出像她这样的一个；不，就是五百个里也挑不出呢。

卡厄斯　她真的是一个规矩女人。

福德　好，我说过我请你们来吃饭。来，来，咱们先到公园里走走吧。请诸位多多原谅，我以后会告诉你们今天我有这一番举动的缘故。来，娘子。来，培琪嫂子。请你们原谅我，今天实在吵得太不像话了，请不要见怪！

培琪　列位，咱们进去吧，可是今天一定要把他大大地取笑一番。明天早晨我请你们到舍间吃一顿早饭，吃过早饭，就去打鸟去；我有一只很好的猎鹰，要请你们赏识赏识它的本领。诸位以为怎样？

福德　一定奉陪。

爱文斯　要是只有一个人去，我就是第二个。

卡厄斯　要是只有一个、两个人去，我就是第三个。

福德　培琪大爷，请了。

爱文斯　请你明天不要忘记嘉德饭店老板那个坏家伙。

卡厄斯　很好，我一定不忘记。

爱文斯　这坏家伙，专爱开人家的玩笑！（同下。）

第四场　培琪家中一室

范顿、安·培琪及快嘴桂嫂上；桂嫂立一旁。

范顿　我知道我得不到你父亲的欢心，所以你别再叫我去跟他说话了，亲爱的小安。

安　唉！那么怎么办呢？

范顿　你应当自己作主才是。他反对我的理由，是说我的门第太高，又说我因为家产不够挥霍，想要靠他的钱来弥补弥补；此外他又举出种种理由，说我过去的行为太放荡，说我结交的都是一班胡闹的朋友；他老实不客气地对我说，我所以爱你，不过是把你看作一注财产而已。

安　他说的话也许是对的。

范顿　不，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存心！安，我可以向你招认，我最初来向你求婚的目的，的确是为了你父亲的财产；可是自从我认识了你以后，我就觉得你的价值远超过一切的金银财富；我现在除了你美好的本身以外，再没有别的希求。

安　好范顿大爷，您还是去向我父亲说说吧，多亲近亲近他吧。要是机会和最谦卑的恳求都不能使您达到目的，那么——您过来，我对您说。（二人在一旁谈话。）

夏禄及斯兰德上。

夏禄　桂嫂，打断他们的谈话，让我的侄子自己去向她求婚。

斯兰德　成功失败，在此一试。

夏禄　不要慌。

斯兰德　不，她不会使我发慌，我才不放在心上呢；可是我有点胆怯。

桂嫂　安，斯兰德少爷要跟你讲句话哩。

安　我就来。(旁白)这是我父亲中意的人。唉！有了一年三百镑的收入，顶不上眼的伧夫也就变成俊汉了。

桂嫂　范大爷，您好？请您过来说句话。

夏禄　她来了；侄儿，你上去吧。孩子，你要记得你有过父亲！

斯兰德　安小姐，我有过父亲，我的叔父可以告诉您许多关于他的很有趣的笑话。叔父，请您把我的父亲怎样从人家篱笆里偷了两只鹅的那个笑话讲给安小姐听吧，好叔父。

夏禄　安小姐，我的侄儿很爱您。

斯兰德　对了，正像我爱葛罗斯特郡的无论哪一个女人一样。

夏禄　他愿意像贵妇人一样地供养您。

斯兰德　这是一定的事，不管来的是什么人，尽管身分比我们乡绅人家要低。

夏禄　他愿意在他的财产里划出一百五十镑钱来归在您的名下。

安　夏禄老爷，他要求婚，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夏禄　啊，谢谢您，我真感谢您的好意。侄儿，她叫你哩；我让你们两个人谈谈吧。

安　斯兰德世兄。

斯兰德　是，好安小姐？

安　您对我有什么高见？

斯兰德　我有什么高见？老天爷的心肝哪！真是的，这玩笑开得多么妙！我从来也没有过什么高见；我才不是那种昏头昏脑的家伙，我赞美上天。

安　我是说，斯兰德世兄，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斯兰德　实实在在说，我自己本来一点没有什么话要跟您说，都是令尊跟家叔两个人的主张。要是我有这运气，那固然很好，不然的话，就让别人来享受这个福分吧！他们可以告诉您许多我自己不会说的话，您还是去问您的父亲吧；他来了。

培琪及培琪大娘上。

培琪　啊，斯兰德少爷！安，你爱他吧。咦，怎么！范顿大爷，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我早就对您说过了，我的女儿已经有了人家；您还是一趟一趟地到我家里来，这不是太不成话了吗？

范顿　啊，培琪大爷，您别生气。

培琪大娘　范顿大爷，您以后别再来看我的女儿了。

培琪　她是不会嫁给您的。

范顿　培琪大爷，请您听我说。

培琪　不，范顿大爷，我不要听您说话。来，夏禄老爷；来，斯兰德贤婿，咱们进去吧。范顿大爷，我不是没有跟您说明白，您实在太不讲理啦。（培琪、夏禄、斯兰德同下。）

桂嫂　向培琪大娘说去。

范顿　培琪大娘，我对于令嫒的一片至诚，天日可表，一切的阻碍、谴责和世俗的礼法，都不能使我灰心后退；我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同意。

安　好妈妈，别让我跟那个傻瓜结婚。

培琪大娘　我是不愿让你嫁给他；我会替你找一个好一点的丈夫。

桂嫂　那就是我的主人卡厄斯大夫。

安　唉！要是叫我嫁给那个医生，我宁愿让你们把我活埋了！

培琪大娘　算了，别自寻烦恼啦。范顿大爷，我不愿帮您忙，也不愿跟您作梗，让我先去问问我的女儿，看她究竟对您有几分意思，慢慢地再说吧。现在我们失陪了，范顿大爷；她要是再不进去，她的父亲一定又要发脾气了。

范顿　再见，培琪大娘。再见，小安。（培琪大娘及安·培琪下。）

桂嫂　瞧，这都是我帮您的忙。我说，"您愿意把您的孩子随随便便嫁给一个傻瓜，一个医生吗？瞧范顿大爷多好！"这都是我帮您的忙。

范顿　谢谢你；这一个戒指，请你今天晚上送给我的亲爱的小安。这几个钱是赏给你的。

桂嫂　天老爷赐给您好福气！（范顿下）他的心肠真好，一个女人碰见这样好心肠的人，就是为他到火里水里去也甘心。可是我倒希望我的主人娶到了安小姐；我也希望斯兰德少爷能够娶到她；天地良心，我也希望范顿大爷娶到她。我要替他们三个人同样出力，因为我已经答应过他们，

说过的话总是要作准的；可是我要替范顿大爷特别出力。啊，两位奶奶还要叫我到福斯塔夫那儿去一趟呢，该死，我怎么还在这儿拉拉扯扯的！（下。）

第五场　嘉德饭店中一室

福斯塔夫及巴道夫上。

福斯塔夫　喂，巴道夫！

巴道夫　有，爵爷。

福斯塔夫　给我倒一碗酒来，放一块面包在里面。（巴道夫下）想不到我活到今天，却给人装在篓子里抬出去，像一车屠夫切下来的肉骨肉屑一样倒在泰晤士河里！好，要是我再上人家这样一次当，我一定把我的脑髓敲出来，涂上牛油丢给狗吃。这两个混账东西把我扔在河里，简直就像淹死一只瞎眼老母狗的一窠小狗一样，不当一回事。你们瞧我这样胖大的身体，就可以知道我沉下水里去，是比别人格外快的，即使河底深得像地狱一样，我也会一下子就沉下去，要不是水浅多沙，我早就淹死啦；我最怕的就是淹死，因为一个人淹死了尸体会发胀，像我这样的人要是发起胀来，那还成什么样子！不是要变成一堆死人山了吗？

巴道夫携酒重上。

巴道夫　爵爷，桂嫂要见您说话。

福斯塔夫　来，我一肚子都是泰晤士河里的水，冷得好像欲火

上升的时候吞下了雪块一样，让我倒下些酒去把它温一温吧。叫她进来。

巴道夫　进来，妇人。

快嘴桂嫂上。

桂嫂　爵爷，您好？早安，爵爷！

福斯塔夫　把这些酒杯拿去了，再给我好好地煮一壶酒来。

巴道夫　要不要放鸡蛋？

福斯塔夫　什么也别放；我不要小母鸡下的蛋放在我的酒里。（巴道夫下）怎么？

桂嫂　呃，爵爷，福德娘子叫我来看看您。

福斯塔夫　别向我提起什么“福德”大娘啦！我“浮”在水面上“浮”够了；要不是她，我怎么会给人丢在河里，灌满了一肚子的水。

桂嫂　嗳哟！那怎么怪得了她？那两个仆人把她气死了，谁想得到他们竟误会了她的意思。

福斯塔夫　我也是气死了，会去应一个傻女人的约。

桂嫂　爵爷，她为了这件事，心里说不出地难过呢；看见了她那种伤心的样子，谁都会心软的。她的丈夫今天一早就去打鸟去了，她请您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再到她家里去一次。我必须赶快把她的话向您交代清楚。您放心好了，这一回她一定会好好地补报您的。

福斯塔夫　好，你回去对她说，我一定来；叫她想一想哪一个男人不是朝三暮四，像我这样的男人，可是不容易找到的。

桂嫂　我一定这样对她说。

福斯塔夫　去说给她听吧。你说是在九点到十点之间吗？

桂嫂　八点到九点之间，爵爷。

福斯塔夫　好，你去吧，我一定来就是了。

桂嫂　再会了，爵爷。（下。）

福斯塔夫　白罗克到这时候还不来，倒有些奇怪；他寄信来叫我等在这儿不要出去的。我很喜欢他的钱。啊！他来啦。

福德上。

福德　您好，爵爷！

福斯塔夫　啊，白罗克大爷，您是来探问我到福德老婆那儿去的经过吗？

福德　我正是要来问您这件事。

福斯塔夫　白罗克大爷，我不愿对您撒谎，昨天我是按照她约定的时间到她家里去的。

福德　那么您进行得顺利不顺利呢？

福斯塔夫　不必说起，白罗克大爷。

福德　怎么？难道她又变卦了吗？

福斯塔夫　那倒不是，白罗克大爷，都是她的丈夫，那只贼头贼脑的死乌龟，一天到晚见神见鬼地疑心他的妻子；我跟她抱也抱过了，嘴也亲过了，誓也发过了，一本喜剧刚刚念好引子，他就疯疯癫癫地带了一大批狐群狗党，气势汹汹地说是要到家里来捉奸。

福德　啊！那时候您正在屋子里吗？

福斯塔夫　那时候我正在屋子里。

福德　他没有把您搜到吗？

福斯塔夫　您听我说下去。总算我命中有救，来了一位培琪大娘，报告我们福德就要来了的消息；福德家的女人吓得毫无主意，只好听了她的计策，把我装进一只盛脏衣服的篓子里去。

福德　盛脏衣服的篓子！

福斯塔夫　正是一只盛脏衣服的篓子！把我跟那些脏衬衫、臭袜子、油腻的手巾，一股脑儿塞在一起；白罗克大爷，您想想这股气味叫人可受得了？

福德　您在那篓子里待多久？

福斯塔夫　别急，白罗克大爷，您听我说下去，就可以知道我为了您的缘故去勾引这个妇人，吃了多少苦。她们把我这样装进了篓子以后，就叫两个混蛋仆人把我当做一篓脏衣服，抬到洗衣服的那里去；他们刚把我抬上肩走到门口，就碰见他们的主人，那个醋天醋地的家伙，问他们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我怕这个疯子真的要搜起篓子来，吓得浑身乱抖，可是命运注定他要做一个忘八，居然他没有搜；好，于是他就到屋子里去搜查，我也就冒充着脏衣服出去啦。可是白罗克大爷，您听着，还有下文呢。我一共差不多死了三次：第一次，因为碰在这个吃醋的、带着一批娄罗的忘八羔子手里，把我吓得死去活来；第二次，我让他们把我塞在篓里，像一柄插在鞘子里的宝剑一样，头朝地，脚朝天，再用那些油腻得恶心的衣服把我闷起来，

您想，像我这样胃口的人，本来就是像牛油一样遇到了热气会溶化的，不闷死总算是傲天之幸；到末了，脂油跟汗水把我煎得半熟以后，这两个混蛋仆人就把我像一个滚热的出笼包子似的，向泰晤士河里丢了下去，白罗克大爷，您想，我简直像一块给铁匠打得通红的马蹄铁，放下水里，连河水都滋拉滋拉地叫起来呢！

福德　爵爷，您为我受了这许多苦，我真是抱歉万分。这样看来，我的希望是永远达不到的了，您未必会再去一试吧？

福斯塔夫　白罗克大爷，别说他们把我扔在泰晤士河里，就是把我扔到火山洞里，我也不会就此把她放手的。她的男人今天早上打鸟去了，我已经又得到了她的信，约我八点到九点之间再去。

福德　现在八点钟已经过了，爵爷。

福斯塔夫　真的吗？那么我要去赴约了。您有空的时候再来吧，我一定会让您知道我进行得怎样；总而言之，她一定会到您手里的。再见，白罗克大爷，您一定可以得到她；白罗克大爷，您一定可以叫福德做一个大忘八。（下。）

福德　哼！嘿！这是一场梦景吗？我在做梦吗？我在睡觉吗？福德，醒来！醒来！你的最好的外衣上有了一个窟窿了，福德大爷！这就是娶了妻子的好处！这就是脏衣服篓子的用处！好，我要让他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我要现在就去把这奸夫捉住，他在我的家里，这回一定不让他逃走，他一定逃不了。也许魔鬼会帮助他躲起来，这回我一定要把无论什么希奇古怪的地方都一起搜到，连放小钱的钱袋、

连胡椒瓶子都要倒出来看看，看他能躲到哪里去。忘八虽然已经做定了，可是我不能就此甘心呀；我要叫他们看看，忘八也不是好欺侮的。（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街 道

培琪大娘、快嘴桂嫂及威廉上。

培琪大娘 你想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在福德家了？

桂嫂 这时候他一定已经去了，或者就要去了。可是他因为给人扔在河里，很生气哩。福德大娘请您快点过去。

培琪大娘 等我把这孩子送上学，我就去。瞧，他的先生来了，今天大概又是放假。

爱文斯上。

培琪大娘 啊，休师傅！今天不上课吗？

爱文斯 不上课，斯兰德少爷放孩子们一天假。

桂嫂 真是个好人！

培琪大娘 休师傅，我的丈夫说，我这孩子一点儿也念不进书；请你出几个拉丁文文法题目考考他吧。

爱文斯 走过来，威廉；把头抬起来；来吧。

培琪大娘 喂，走过去；把头抬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别害怕。

爱文斯　威廉，名词有几个“数”？

威廉　两个①。

桂嫂　说真的，恐怕还得加上一个“数”，不是老听人家说：“算数！”

爱文斯　少噜苏！“美”是怎么说的，威廉？

威廉　“标致”。

桂嫂　婊子！比“婊子”更美的东西还有的是呢。

爱文斯　你真是个头脑简单的女人，闭上你的嘴吧。“lapis”解释什么，威廉？

威廉　石子。

爱文斯　“石子”又解释什么，威廉？

威廉　岩石。

爱文斯　不，是“Lapis”；请你把这个记住。

威廉　Lapis。

爱文斯　真是个好孩子。威廉，“冠词”是从什么地方借来的？

威廉　“冠词”是从“代名词”借来的，有这样几个变格——“单数”“主格”是：hic，haec，hoc。

爱文斯　“主格”：hig，hag，hog；②请你听好——“所有格”：hujus。好吧，“对格”你怎么说？

威廉　“对格”：hinc。

爱文斯　请你记住了，孩子；“对格”：hung，hang，hog。③

桂嫂　“hang hog”就是拉丁文里的“火腿”，我跟你说，错不

① 即“少数”和“多数”。

②、③ 休牧师是威尔士人，发音重浊，把“c”念成“g”。

了。①

爱文斯　少来唠叨，你这女人。“称呼格”是怎么变的，威廉？

威廉　噢——“称呼格”，噢——

爱文斯　记住，威廉；“称呼格”曰“无”。②

桂嫂　“胡”萝卜的根才好吃呢。

爱文斯　你这女人，少开口。

培琪大娘　少说话！

爱文斯　最后的“复数属格”该怎么说，威廉？

威廉　复数属格！

爱文斯　对。

威廉　属格——horum，harum，horum。

桂嫂　珍妮的人格！她是个婊子，孩子，别提她的名字。

爱文斯　你这女人，太不知羞耻了！

桂嫂　你教孩子念这样一些字眼儿才太邪门儿了——教孩子念“嫖呀”“喝呀”，他们没有人教，一眨巴眼也就学会吃喝嫖赌了——什么“嫖呀”“喝呀”，亏你说得出口！

爱文斯　女人，你可是个疯婆娘？你一点儿不懂得你的“格”，你的“数”，你的“性”吗？天下哪儿去找像你这样的蠢女人。

---

① 火腿要挂起来风干；“hang hog”在英语中听来像“挂猪肉”，所以桂嫂猜想是“火腿”。

② 拉丁文指示代名词共有五格，而无“称呼格”；所以休牧师用拉丁文提醒威廉：“曰‘无’”。拉丁文“无”(caret)近似英语中的“胡萝卜”(carrot)，因此又引起桂嫂的一番插话。

培琪大娘　请你少说话吧。

爱文斯　威廉，说给我听，代名词的几种变格。

威廉　嗳哟，我忘了。

爱文斯　那是qui，quæ，quod；要是你把你的quis忘了，quæs忘了，quods忘了，小心你的屁股吧。现在去玩儿吧，去吧。

培琪大娘　我怕他不肯用功读书，他倒还算好。

爱文斯　他记性好，一下子就记住了。再见，培琪大娘。

培琪大娘　再见，休师傅。（休师傅下）孩子，你先回家去。来，我们已经耽搁得太久了。（同下。）

第二场　福德家中一室

福斯塔夫及福德大娘上。

福斯塔夫　娘子，你的懊恼已经使我忘记了我身受的种种痛苦。你既然这样一片真心对待我，我也决不会有丝毫亏负你；我不仅要跟你恩爱一番，还一定会加意奉承，格外讨好，管保教你心满意足就是了。可是你相信你的丈夫这回一定不会再来了吗？

福德大娘　好爵爷，他打鸟去了，一定不会早回来的。

培琪大娘　（在内）喂！福德嫂子！喂！

福德大娘　爵爷，您进去一下。（福斯塔夫下。）

培琪大娘上。

培琪大娘　啊，心肝！你屋子里还有什么人吗？

福德大娘　没有，就是自己家里几个人。

培琪大娘　真的吗？

福德大娘　真的。（向培琪大娘旁白）大声一点说。

培琪大娘　真的没有什么人，那我就放心啦。

福德大娘　为什么？

培琪大娘　为什么，我的奶奶，你那汉子的老毛病又发作啦。他正在那儿拉着我的丈夫，痛骂那些有妻子的男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咒骂着天下所有的女人，还把拳头捏紧了敲着自己的额角，嚷道："快把绿帽子戴上吧，快把绿帽子戴上吧！"无论什么疯子狂人，比起他这种疯狂的样子来，都会变成顶文雅顶安静的人了。那个胖骑士不在这儿，真是运气！

福德大娘　怎么，他又说起他吗？

培琪大娘　不说起他还说起谁？他发誓说上次他来搜他的时候，他是给装在篓子里抬出去的；他一口咬定说他现在就在这儿，一定要叫我的丈夫和同去的那班人停止了打鸟，陪着他再来试验一次他疑心得对不对。我真高兴那骑士不在这儿，这回他该明白他自己的傻气了。

福德大娘　培琪嫂子，他离开这儿有多远？

培琪大娘　只有一点点路，就在街的尽头，一会儿就来了。

福德大娘　完了！那骑士正在这儿呢。

培琪大娘　那么你的脸要丢尽，他的命也保不住啦。你真是个宝货！快打发他走吧！快打发他走吧！丢脸还是小事，弄出人命案子来可不是玩的。

福德大娘　叫他到哪儿去呢？我怎样把他送出去呢？还是把他装在篓子里吗？

福斯塔夫重上。

福斯塔夫　不，我再也不躲在篓子里了。还是让我趁他没有来，赶快出去吧。

培琪大娘　唉！福德的三个弟兄手里拿着枪，把守着门口，什么人都不让出去；否则您倒可以溜出去的。可是您干吗又到这儿来呢？

福斯塔夫　那么我怎么办呢？还是让我钻到烟囱里去吧。

福德大娘　他们平常打鸟回来，鸟枪里剩下的子弹都是往烟囱里放的。

培琪大娘　还是灶洞里倒可以躲一躲。

福斯塔夫　在什么地方？

福德大娘　他一定会找到那个地方的。他已经把所有的柜啦、橱啦、板箱啦、废箱啦、铁箱啦、井啦、地窖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一起记在笔记簿上，只要照着单子一处处搜寻，总会把您搜到的。

福斯塔夫　那么我还是出去。

培琪大娘　爵爷，您要是就照您的本来面目跑出去，那您休想活命。除非化装一下——

福德大娘　我们把他怎样化装起来呢？

培琪大娘　唉！我不知道。哪里找得到一身像他那样身材的女人衣服？否则叫他戴上一顶帽子，披上一条围巾，头上罩一块布，也可以混了出去。

福斯塔夫　好心肝，乖心肝，替我想想法子。只要安全无事，什么丢脸的事我都愿意干。

福德大娘　我家女用人的姑母，就是那个住在勃伦府的胖婆子，倒有一件罩衫在这儿楼上。

培琪大娘　对了，那正好给他穿，她的身材是跟他一样大的；而且她的那顶粗呢帽和围巾也在这儿。爵爷，您快奔上去吧。

福德大娘　去，去，好爵爷；让我跟培琪嫂子再给您找一方包头的布儿。

培琪大娘　快点，快点！我们马上就来给您打扮，您先把那罩衫穿上再说。（福斯塔夫下。）

福德大娘　我希望我那汉子能够瞧见他扮成这个样子；他一见这个勃伦府的老婆子就眼中冒火，他说她是个妖妇，不许她走进我们家里，说是一看见她就要打她。

培琪大娘　但愿上天有眼，让他尝一尝你丈夫的棍棒的滋味！但愿那棍棒落在他身上的时候，有魔鬼附在你丈夫的手里！

福德大娘　可是我那汉子真的就要来了吗？

培琪大娘　真的，他直奔而来；他还在说起那篓子呢，也不知道他哪里得来的消息。

福德大娘　让我们再试他一下。我仍旧去叫我的仆人把那篓子抬到门口，让他看见，就像上一次一样。

培琪大娘　可是他立刻就要来啦，还是先去把他装扮做那个勃伦府的巫婆吧。

福德大娘　我先去吩咐我的仆人，叫他们把篓子预备好了。你先上去，我马上就把他的包头布带上来。（下。）

培琪大娘　该死的狗东西！这种人就是作弄他一千次也不算罪过。

不要看我们一味胡闹，
　这蠢豬是他自取其殃；
我们要告诉世人知道，
　风流娘们不一定轻狂。（下。）

福德大娘率二仆重上。

福德大娘　你们再把那篓子抬出去；大爷快要到门口了，他要是叫你们放下来，你们就听他的话放下来。快点，马上就去。（下。）

仆甲　来，来，把它抬起来。

仆乙　但愿这篓子里不要再装满了爵士才好。

仆甲　我也希望不再像前次一样；抬一篓的铅都没有那么重哩。

福德、培琪、夏禄、卡厄斯及爱文斯同上。

福德　不错，培琪大爷，可是要是真有这回事，您还有法子替我洗去污名吗？狗才，把这篓子放下来；又有人来拜访过我的妻子了。把年轻的男人装在篓子里抬进抬出！你们这两个混账的家伙也不是好东西！你们都是串通了一气来算计我的。现在这个鬼可要叫他出丑了。喂，我的太太，你出来！瞧瞧你给他们洗些什么好衣服！

培琪　这真太过分了！福德大爷，您要是再这样疯下去，我们

真要把您铐起来了，免得闹出什么乱子来。

爱文斯　嗳哟，这简直是发疯！像疯狗一样发疯！

夏禄　真的，福德大爷，这真有点儿不大好。

福德　我也是这样说哩。——

福德大娘重上。

福德　过来，福德大娘，咱们这位贞洁的妇人，端庄的妻子，贤德的人儿，可惜嫁给了一个爱吃醋的傻瓜！娘子，是我无缘无故瞎起疑心吗？

福德大娘　天日为证，你要是疑心我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那你的确太会多心了。

福德　说得好，不要脸的东西！你尽管嘴硬吧。过来，狗才！

（翻出篓中衣服。）

培琪　这真太过分了！

福德大娘　你好意思吗？别去翻那衣服了。

福德　我就会把你的秘密揭穿的。

爱文斯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还不把你妻子的衣服拿起来吗？去吧，去吧。

福德　把这篓子倒空了！

福德大娘　为什么呀，傻子，为什么呀？

福德　培琪大爷，不瞒您说，昨天就有一个人装在这篓子里从我的家里抬出去，谁知道今天他不会仍旧在这里面？我相信他一定在我家里，我的消息是绝对可靠的，我的疑心是完全有根据的。给我把这些衣服一起拿出来。

福德大娘　你要是在这里面找出一个男人来，就把他当个虱

子掐死好了。

培琪　没有什么人在这里面。

夏禄　福德大爷，这真太不成话了，真太不成话了。

爱文斯　福德大爷，您应该常常祷告，不要随着自己的心一味胡思乱想；吃醋也没有这样吃法。

福德　好，他没有躲在这里面。

培琪　除了在您自己脑子里以外，您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二仆将篓抬下。）

福德　帮我再把我的屋子搜一回，要是再找不到我所要找的人，你们尽管把我嘲笑得体无完肤好了；让我永远做你们餐席上谈笑的资料，要是人家提起吃醋的男人来，就把我当作一个现成的例子，因为我会在一枚空的核桃壳里找寻妻子的情人。请你们再帮我这一次忙，替我搜一下，好让我死了心。

福德大娘　喂，培琪嫂子！您陪着那位老太太下来吧；我的丈夫要上楼来了。

福德　老太太！哪里来的老太太？

福德大娘　就是我家女仆的姑妈，住在勃伦府的那个老婆子。

福德　哼，这妖妇，这贼老婆子！我不是不许她走进我的屋子里吗？她又是给什么人带信来的，是不是？我们都是头脑简单的人，不懂得求神问卜这些玩意儿；什么画符、念咒、起课这一类鬼把戏，我们全不懂得。快给我滚下来，你这妖妇，鬼老太婆！滚下来！

福德大娘　不，我的好大爷！列位大爷，别让他打这可怜的老

婆子。

培琪大娘偕福斯塔夫女装重上。

培琪大娘　来，普拉老婆婆；来，搀着我的手。

福德　我要"泼辣辣"地揍她一顿呢。——（打福斯塔夫）滚出去，你这妖妇，你这贱货，你这臭猫，你这鬼老太婆！滚出去！滚出去！我要请你去见神见鬼呢，我要给你算算命呢。（福斯塔夫下。）

培琪大娘　你羞不羞？这可怜的老妇人差不多给你打死了。

福德大娘　欺负一个苦老太婆，真有你的！

福德　该死的妖妇！

爱文斯　我想这妇人的确是一个妖妇；我不喜欢长胡须的女人，我看见她的围巾下面露出几根胡须呢。

福德　列位，请你们跟我来好不好？看看我究竟是不是瞎起疑心。要是我完全无理取闹，请你们以后再不要相信我的话。

培琪　咱们就再顺顺他的意思吧。各位，大家都来。（福德、培琪、夏禄、卡厄斯、爱文斯同下。）

培琪大娘　他把他打得真可怜。

福德大娘　这一顿打才打得痛快呢。

培琪大娘　我想把那棒儿放在祭坛上供奉起来，它今天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福德大娘　我倒有一个意思，不知道你以为怎样？我们横竖名节无亏，问心无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把他作弄一番好不好？

培琪大娘　他吃过了这两次苦头，一定把他的色胆都吓破了；除非魔鬼盘据在他心里，大概他不会再来冒犯我们了。

福德大娘　我们要不要把我们怎样作弄他的情形告诉我们的丈夫知道？

培琪大娘　很好，这样也可以点破你那汉子的疑心。要是他们认为这个荒唐的胖爵士还有应該懲处的必要，那么仍旧可以委托我们全权办理的。

福德大娘　我想他们一定要让他当着众人出一次丑；我们这一个笑话也一定要这样才可以告一段落。

培琪大娘　好，那么我们就去商量办法吧；我的脾气是想到就做，不让事情耽搁下去的。（同下。）

第三场　嘉德饭店中一室

店主及巴道夫上。

巴道夫　老板，那几个德国人要问您借三匹马；公爵明天要上朝来了，他们要去迎接他。

店主　什么公爵来得这样秘密？我不曾在宫廷里听见人家说起。让我去跟那几个客人谈谈。他们会说英国话吗？

巴道夫　会说的，老板；我去叫他们来。

店主　马可以借给他们，可是我不能让他们白骑，世上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他们已经住了我的房子一个星期了，我已经为了他们回绝了多少别的客人；我可不能跟他们客气，这笔损失是一定要叫他们赔偿的。来。（同下。）

第四场　福德家中一室

培琪、福德、培琪大娘、福德大娘及爱文斯上。

爱文斯　女人家有这样的心思，难得难得！

培琪　他是同时寄信给你们两个人的吗？

培琪大娘　我们在一刻钟内同时接到。

福德　娘子，请你原谅我。从此以后，我一切听任你；我宁愿疑心太阳失去了热力，不愿疑心你有不贞的行为。你已经使一个对于你的贤德缺少信心的人，变成你的一个忠实的信徒了。

培琪　好了，好了，别说下去了。太冒冒失失固然不好，太服服帖帖可也不对。我们还是来商量计策吧；让我们的妻子为了给大家解解闷，再跟这个胖老头子约好一个时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去捉住他，把他羞辱一顿。

福德　她们刚才说起的那个办法，再好没有了。

培琪　怎么？约他在半夜里到林苑里去相会吗？嘿！他再也不会来的。

爱文斯　你们说他已经给丢在河里，还给人当做一个老婆子痛打了一顿，我想他一定吓怕了，不会再来了；他的肉体已经受到责罚，他一定不敢再起欲念了。

培琪　我也这样想。

福德大娘　你们只要商量商量等他来了怎样对付他，我们两人自会想法子叫他来的。

培琪大娘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是曾经在这儿温莎地方做过管林子的猎夫赫恩，鬼魂常常在冬天的深夜里出现，绕着一株橡树兜圈子，头上还长着又粗又大的角，手里摇着一串链子，发出怕人的声音；他一出来，树木就要枯黄，牲畜就要害病，乳牛的乳汁会变成血液。这一个传说从前代那些迷信的人们嘴里流传下来，就好像真有这回事一样，你们各位也都听见过的。

培琪　是呀，有许多人不敢在深夜里经过这株赫恩的橡树呢。可是你为什么要提起它呢？

福德大娘　这就是我们的计策：我们要叫福斯塔夫头上装了两只大角，扮做赫恩的样子，在那橡树的旁边等着我们。

培琪　好，就算他听着你们这样打扮着来了，你们预备把他怎么样呢？你有什么妙计呢？

培琪大娘　那我们也已经想好了：我们先叫我的女儿安和我的小儿子，还有三四个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孩子，大家打扮成一队精灵的样子，穿着绿色的和白色的衣服，各人头上顶着一圈蜡烛，手里拿着响铃，埋伏在树旁的土坑里；等福斯塔夫跟我们相会的时候，他们就一拥而出，嘴里唱着各色各样的歌儿；我们一看见他们出来，就假装吃惊逃走了，然后让他们把他团团围住，把这龌龊的爵士你拧一把，我刺一下，还要质问他为什么在这仙人们游戏的时候，胆敢装扮做那种秽恶的形状，闯进神圣的地方来。

福德大娘　这些假扮的精灵们要把他拧得遍体鳞伤，还用蜡烛烫他的皮肤，直等他招认一切为止。

培琪大娘　等他招认以后，我们大家就一起出来，摔下他的角，把他一路取笑着回家。

福德　孩子们倒要叫他们练习得熟一点，否则会露出破绽来的。

爱文斯　我可以教这些孩子们怎样做；我自己也要扮做一个猴崽子，用蜡烛去烫这爵士哩。

福德　那好极啦。我去替他们买些面具来。

培琪大娘　我的小安要扮做一个仙后，穿着很漂亮的白袍子。

培琪　我去买缎子来给她做衣服。（旁白）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叫斯兰德把安偷走，到伊登去跟她结婚。——你们马上就派人到福斯塔夫那里去吧。

福德　不，我还要用白罗克的名字去见他一次，他会把什么话都告诉我。他一定会来的。

培琪大娘　不怕他不来。我们这些精灵们的一切应用的东西和饰物，也该赶快预备起来了。

爱文斯　我们就去办起来吧；这是个很好玩的玩意儿，而且也是光明正大的恶作剧。（培琪、福德、爱文斯同下。）

培琪大娘　福德嫂子，你就去找桂嫂，叫她到福斯塔夫那里去，探探他的意思。（福德大娘下）我现在要到卡厄斯大夫那里去，他是我看中的人，除了他谁也不能娶我的小安。那个斯兰德虽然有家私，却是一个呆子，我的丈夫偏偏喜欢他。这医生又有钱，他的朋友在宫廷里又有势力，只有他才配做她的丈夫，即使有二万个更了不得的人来向她求婚，我也不给他们。（下。）

第五场　嘉德饭店中一室

店主及辛普儿上。

店主　你要干吗，乡下佬，蠢东西？说吧，讲吧，干干脆脆的。

辛普儿　呃，老板，我是斯兰德少爷叫我来跟约翰·福斯塔夫爵士说话的。

店主　那边就是他的房间、他的公馆、他的床铺，你瞧门上新画着浪子回家故事的就是。只要你去敲敲门，喊他一声，他就会跟你胡说八道。去敲他的门吧。

辛普儿　刚才有一个胖大的老妇人跑进他的房间里去，请您让我在这儿等她下来吧；我本来是要跟她说话的。

店主　哈！一个胖女人！也许是来偷东西的，让我叫他一声。喂，骑士！好爵爷！你在房间里吗？使劲回答我，你的店主东——你的老朋友在叫你哪。

福斯塔夫　（在上）什么事，老板？

店主　这儿有一个流浪的鞑靼人等着你的胖婆娘下来。叫她下来，好家伙，叫她下来；我的屋子是干干净净的，不能让你们干那些鬼鬼祟祟的勾当。哼，不要脸！

福斯塔夫上。

福斯塔夫　老板，刚才是有一个胖老婆子在我这儿，可是现在她已经走了。

辛普儿　请问一声，爵爷，她就是勃伦府那个算命的女人吗？

福斯塔夫　对啦，螺蛳精；你问她干吗？

辛普儿　爵爷，我家主人斯兰德少爷因为瞧见她在街上走过，所以叫我来问问她，他有一串链子给一个叫做尼姆的骗去了，不知道那链子还在不在那尼姆的手里。

福斯塔夫　我已经跟那老婆子讲起过这件事了。

辛普儿　请问爵爷，她怎么说呢？

福斯塔夫　呃，她说，那个从斯兰德手里把那链子骗去的人，就是偷他链子的人。

辛普儿　我希望我能够当面跟她谈谈；我家少爷还叫我问她别的事情哩。

福斯塔夫　什么事情？说出来听听看。

店主　对了，快说。

辛普儿　爵爷，我家少爷吩咐我要保守秘密呢。

店主　你要是不说出来，就叫你死。

辛普儿　啊，实在没有什么事情，不过是关于培琪家小姐的事情，我家少爷叫我来问问看，他命里能不能娶她做妻子。

福斯塔夫　那可要看他的命运怎样了。

辛普儿　您怎么说？

福斯塔夫　娶得到是他的命，娶不到也是他的命。你回去告诉主人，就说那老妇人这样对我说的。

辛普儿　我可以这样告诉他吗？

福斯塔夫　是的，乡下佬，你尽管这样说好了。

辛普儿　多谢爵爷；我家少爷听见了这样的消息，一定会十分高兴的。（下。）

店主　你真聪明，爵爷，你真聪明。真有一个算命的婆子在你

房间里吗？

福斯塔夫　是的，老板，她刚才还在我这儿；她教给我许多我一生从来没有学过的智慧，我不但没有花半个钱的学费，而且她反倒给我酬劳呢。

巴道夫上。

巴道夫　嗳哟，老板，不好了！又是骗子，尽是些骗子！

店主　我的马呢？蠢奴才，好好地对我说。

巴道夫　都跟着那些骗子们跑掉啦；一过了伊登，他们就把我从马上推下来，把我丢在一个烂泥潭里，他们就像三个德国鬼子似的，策马加鞭，飞也似的去了。

店主　狗才，他们是去迎接公爵去的。别说他们逃走，德国人都是规规矩矩的。

爱文斯上。

爱文斯　老板在哪儿？

店主　师傅，什么事？

爱文斯　留心你的客人。我有一个朋友到城里来，他告诉我有三个德国骗子，一路上骗人家的马匹金钱；里亭、梅登海、科白路，各家旅店都上了他们的当。我是一片好心来通知你，你当心些吧；你是个很乖巧的人，专爱开人家的玩笑，要是你也被人家骗了，那未免太笑话啦。再见。（下。）

卡厄斯上。

卡厄斯　店主东呢？

店主　卡厄斯大夫，我正在这儿心乱如麻呢。

卡厄斯　我不懂你的意思；可是人家告诉我，你正在准备着隆

重地招待一个德国的公爵，可是我不骗你，我在宫廷里就不知道有什么公爵要来。我是一片好心来通知你。再见。（下。）

店主　狗才，快去喊人去捉贼！骑士，帮帮我忙，我这回可完了！狗才，快跑，捉贼！完了！完了！（店主及巴道夫下。）

福斯塔夫　我但愿全世界的人都受骗，因为我自己也受了骗，而且还挨了打。要是宫廷里的人听见了我怎样一次次的化身，给人当衣服洗，用棍子打，他们一定会把我身上的油一滴一滴溶下来，去擦渔夫的靴子；他们一定会用俏皮话把我挖苦得像一只干瘪的梨一样丧气。自从那一次赖了赌债以后，我一直交着坏运。好，要是我在临终以前还来得及念祷告，我一定要忏悔。

快嘴桂嫂上。

福斯塔夫　啊，又是谁叫你来的？

桂嫂　除了那两个人还有谁？

福斯塔夫　让魔鬼跟他的老娘把那两个人抓了去吧！趁早把她们这样打发了吧。我已经为了她们吃过多少苦，男人本来是容易变心的，谁受得了这样的欺负！

桂嫂　您以为她们没有吃苦吗？说来才叫人伤心哪，尤其是那位福德娘子，天可怜见的，给她的汉子打得身上一块青一块黑的，简直找不出一处白净的地方。

福斯塔夫　什么一块青一块黑的，我自己给他打得五颜六色，浑身挂彩呢；我还差一点给他们当做勃伦府的妖妇抓了去。要不是我急中生智，把一个老太婆的举动装扮得活

龙活现，我早已给混蛋官差们锁上脚镣，办我一个妖言惑众的罪名了。

桂嫂　爵爷，让我到您房间里去跟您说话，您就会明白一切，而且包在我身上，一定会叫您满意的。这儿有一封信，您看了就知道了。天哪！把你们拉拢在一起，真麻烦死了！你们中间一定有谁得罪了天，所以才这样颠颠倒倒的。

福斯塔夫　那么你跟我上楼，到我的房间里来吧。（同下。）

第六场　嘉德饭店中另一室

范顿及店主上。

店主　范顿大爷，别跟我说话，我一肚子都是闷气，我想索性这桩生意也不做了。

范顿　可是你听我说。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事成之后，我不但赔偿你的全部损失，而且还愿意送给你黄金百镑，作为酬谢。

店主　好，范顿大爷，您说吧。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您的忙，可是至少我不会泄漏秘密。

范顿　我曾经屡次告诉你我对于培琪家安小姐的深切的爱情；她对我也已经表示默许了，要是她自己作得了主，我一定可以如愿以偿的。刚才我收到了她一封信，信里所说起的事情，你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拍手称奇；原来她给我出了个好主意，而这主意又是跟一个笑料分不开的，要说到我们的事儿，就得提到那个笑料，要给你讲那个笑料，

就得说一说我们的事儿。那胖骑士福斯塔夫不免要给他们捉弄，受一番惊吓了；究竟要开什么玩笑，我一五一十都跟你说了吧。（指信）听着，我的好老板，今夜十二点钟到一点钟之间，在赫恩橡树的近旁，我的亲爱的小安要扮成仙后的样子，为什么要这样打扮，这儿写得很明白。她父亲叫她趁着大家开玩笑开得乱哄哄的时候，就穿着这身服装，跟斯兰德悄悄地溜到伊登去结婚，她已经答应他了。可是她母亲竭力反对她嫁给斯兰德，决意把她嫁给卡厄斯，她也已经约好那个医生，叫他也趁着人家忙得不留心的时候，用同样的方式把她带到教长家里去，请一个牧师替他们立刻成婚；她对于她母亲的这个计策，也已经假装服从的样子，答应了那医生了。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她的父亲要她全身穿着白的衣服，以便认识，斯兰德看准了时机，就搀着她的手，叫她跟着走，她就跟着他走；她的母亲为了让那医生容易辨认起见，——因为他们大家都是戴着面具的——却叫她穿着宽大的浅绿色的袍子，头上系着飘扬的丝带，那医生一看有了下手的机会，便上去把她的手捏一把，这一个暗号便是叫她跟着他走的。

店主　她预备欺骗她的父亲呢，还是欺骗她的母亲？

范顿　我的好老板，她要把他们两人一起骗了，跟我一块儿溜走。所以我要请你费心去替我找一个牧师，十二点钟到一点钟之间在教堂里等着我，为我们举行正式的婚礼。

店主　好，您去实行您的计划吧，我一定给您找牧师去。只要把那位姑娘带来，牧师是不成问题的。

范顿　多谢多谢，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德，而且我马上就会报答你的。（同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嘉德饭店中一室

福斯塔夫及快嘴桂嫂上。

福斯塔夫　请你别再噜哩噜苏了，去吧，我一定不失约就是了。这已经是第三次啦，我希望单数是吉利的。去吧，去吧！人家说单数是用来占卜生、死、机缘的。去吧！

桂嫂　我去给您弄一根链子来，再去设法找一对角来。

福斯塔夫　好，去吧；别耽搁时间了。抬起你的头来，扭扭屁股走吧。（桂嫂下。）

福德上。

福斯塔夫　啊，白罗克大爷！白罗克大爷，事情成功不成功，今天晚上就可以知道。请您在半夜时候，到赫恩橡树那儿去，就可以看见新鲜的事儿。

福德　您昨天不是对我说过，要到她那儿去赴约吗？

福斯塔夫　白罗克大爷，我昨天到她家里去的时候，正像您现在看见我一样，是个可怜的老头儿；可是白罗克大爷，我从她家里出来的时候，却变成一个苦命的老婆子了。白

罗克大爷，她的丈夫，福德那个混蛋，简直是个疯狂的吃醋鬼投胎。他欺我是个女人，把我没头没脑一顿打；可是，白罗克大爷，要是我穿着男人的衣服，别说他是个福德，就算他是个身长丈二的天神，拿着一根千斤重的梁柱向我打来，我也不怕他。我现在还有要事，请您跟我一路走吧，白罗克大爷，我可以把一切的事情完全告诉您。自从我小时候偷鹅、赖学、抽陀螺挨打以后，直到现在才重新尝到挨打的滋味。跟我来，我要告诉您关于这个叫做福德的混蛋的古怪事儿；今天晚上我就可以向他报复，我一定会把他的妻子送到您的手里。跟我来。白罗克大爷，您就有新鲜事儿看了！跟我来。（同下。）

第二场　温莎林苑

培琪、夏禄及斯兰德上。

培琪　来，来，咱们就躲在这座古堡的壕沟里，等我们那班精灵们的火光出现以后再出来。斯兰德贤婿，记着我的女儿。

斯兰德　好，一定记着；我已经跟她当面谈过，约好了用什么口号互相通知。我看见她穿着白衣服，就上去对她说"呣"，她就回答我"不见得"，这样我们就不会认错啦。

夏禄　那也好，可是何必嚷什么"呣"哩，什么"不见得"哩，你只要看定了穿白衣服的人就行啦。钟已经敲十点了。

培琪　天乌沉沉的，精灵和火光在这时候出现，再好没有了。

愿上天保佑我们的游戏成功！除了魔鬼以外，谁都没有恶意；我们只要看谁的头上有角，就知道他是魔鬼。去吧，大家跟我来。（同下。）

第三场　温莎街道

培琪大娘、福德大娘及卡厄斯上。

培琪大娘　大夫，我的女儿是穿绿的；您看时机一到，便过去搀她的手，带她到教长家里去，赶快把事情办了。现在您一个人先到林苑里去，我们两个人是要一块儿去的。

卡厄斯　我知道我应当怎么办。再见。

培琪大娘　再见，大夫。（卡厄斯下）我的丈夫把福斯塔夫羞辱过了以后，知道这医生已经跟我的女儿结婚，一定会把一场高兴，化作满腔怒火的；可是管他呢，与其让他害得我将来心碎，宁可眼前挨他一顿臭骂。

福德大娘　小安和她的一队精灵现在在什么地方？还有那个威尔士鬼子休牧师呢？

培琪大娘　他们都把灯遮得暗暗的，躲在赫恩橡树近旁的一个土坑里；一等到福斯塔夫跟我们会见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在黑夜里出现。

福德大娘　那一定会叫他大吃一惊的。

培琪大娘　要是吓不倒他，我们也要把他讥笑一番；要是他果然吓倒了，我们还是要讥笑他的。

福德大娘　咱们这回不怕他不上圈套。

培琪大娘　像他这种淫棍，欺骗他、教训他也是好事。

福德大娘　时间快到啦，到橡树底下去，到橡树底下去！（同下。）

第四场　温莎林苑

爱文斯化装率扮演精灵的一群上。

爱文斯　跑，跑，精灵们，来；别忘了你们各人的词句。大家放大胆子，跟我跑下这土坑里，等我一发号令，就照我吩咐你们的做起来。来，来；跑，跑。（同下。）

第五场　林苑中的另一部分

福斯塔夫顶公鹿头扮赫恩上。

福斯塔夫　温莎的钟已经敲了十二点，时间快到了。好色的天神们，照顾照顾我吧！记着，乔武大神，你曾经为了你的情人欧罗巴①的缘故，化身做一头公牛，爱情使你头上生角。强力的爱啊！它会使畜生变成人类，也会使人类变成畜生。而且，乔武大神，你为了你心爱的勒达②，还化身做过一只天鹅呢。万能的爱啊！你差一点儿把天神的

---

① 欧罗巴（Europa），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美女，为天神乔武所爱，乔武化为公牛载之而去。

② 勒达（Leda），希腊罗马神话中斯巴达王后，天神乔武化为天鹅将她占有。

尊容变得像一只蠢鹅！这真是罪过哪：首先不该变成一头畜生——啊，老天，这罪过可没有一点人气味！接着又不该变做了一头野禽——想想吧，老天，这可真是禽兽一般的罪过！既然天神们也都这样贪淫，我们可怜的凡人又有什么办法呢？至于讲到我，那么我是这儿温莎地方的一匹公鹿；在这树林子里，也可以算得上顶胖的了。天神，让我过一个凉快的交配期吧，否则谁能责备我不该排泄些脂肪呢。——谁来啦？我的母鹿吗？

福德大娘及培琪大娘上。

福德大娘　爵爷，你在这儿吗，我的公鹿？我的亲爱的公鹿？

福斯塔夫　我的黑尾巴的母鹿！让天上落下马铃薯般大的雨点来吧，让它配着淫曲儿的调子响起雷来吧，让糖梅子、春情草像冰雹雪花般落下来吧，只要让我躲在你的怀里，什么泼辣的大风大雨我都不怕。（拥抱福德大娘。）

福德大娘　培琪嫂子也跟我一起来了呢，好人儿。

福斯塔夫　那么你们把我当作偷来的公鹿一般切开来，各人分一条大腿去，留下两块肋条肉给我自己，肩膀肉赏给那看园子的，还有这两只角，送给你们的丈夫做个纪念品吧。哈哈！你们瞧我像不像猎人赫恩？丘匹德是个有良心的孩子，现在他让我尝到甜头了。我用鬼魂的名义欢迎你们！（内喧声。）

培琪大娘　嗳哟！什么声音？

福德大娘　天老爷饶恕我们的罪过吧！

福斯塔夫　又是什么事情？

福德大娘
培琪大娘　快逃！快逃！（二人奔下。）

福斯塔夫　我想多半是魔鬼不愿意让我下地狱，因为我身上的油太多啦，恐怕在地狱里惹起一场大火来，否则他不会这样一次一次地跟我捣蛋。

爱文斯乔装山羊神萨特①，毕斯托尔扮小妖，安·培琪扮仙后，威廉及若干儿童各扮精灵侍从，头插小蜡烛，同上。

安　　黑的，灰的，绿的，白的精灵们，
　　月光下的狂欢者，黑夜里的幽魂，
　　你们是没有父母的造化的儿女，
　　不要忘记了你们各人的职务。
　　传令的小妖，替我向众精灵宣告。

毕斯托尔　众精灵，静听召唤，不许喧吵！
　　蟋蟀儿，你去跳进人家的烟囱，
　　看他们炉里的灰屑有没有扫空；
　　我们的仙后最恨贪懒的婢子，
　　看见了就把她拧得浑身青紫。

福斯塔夫　他们都是些精灵，谁要是跟他们说话，就不得活命；让我闭上眼睛趴下来吧，神仙们的事情是不许凡人窥看的。（俯伏地上。）

爱文斯　比德在哪里？你去看有谁家的姑娘，
　　念了三遍祈祷方才睡上眠床，
　　你就悄悄地替她把妄想收束，

---

① 萨特（Satyr），希腊罗马神话中人身马尾、遨游山林的怪物。

让她睡得像婴儿一样甜熟；
谁要是临睡前不思量自己的过错，
你要叫他们腰麻背疼，手脚酸楚。

安　去，去，小精灵！
把温莎古堡内外搜寻：
每一间神圣的华堂散播着幸运，
让它巍然卓立，永无毁损，
祝福它宅基巩固，门户长新，
辉煌的大厦恰称着贤德的主人！
每一个尊严的宝座用心扫洗，
洒满了祓邪垢的鲜花香水，
祝福那文椇绣瓦，画栋雕梁，
千秋万岁永远照耀着荣光！
每夜每夜你们手搀手在草地上，
拉成一个圆圈儿跳舞歌唱，
清晨的草上留下你们的足迹，
一团团葱翠新绿的颜色；
再用青紫粉白的各色鲜花，
写下了天书仙语，“清心去邪”，
像一簇簇五彩缤纷的珠玉，
像英俊骑士所穿的锦绣衣袴；
草地是神仙的纸，花是神仙的符箓。
去，去，往东的向东，往西的向西！
等到钟鸣一下，可不要忘了

我们还要绕着赫恩橡树舞蹈。

爱文斯 大家排着队，大家手牵手，

二十个萤虫给我们点亮灯笼，

照着我们树荫下舞影憧憧。

且慢！哪里来的生人气？

福斯塔夫 天老爷保佑我不要给那个威尔士老怪瞧见，他会叫我变成一块干酪哩！

毕斯托尔 坏东西！你是个天生的孽种。

安 让我用炼狱火把他指尖灼烫，

看他的心地是纯洁还是肮脏；

他要是心无污秽，火不能伤，

哀号呼痛的一定居心不良。

毕斯托尔 来，试一试！

爱文斯 来，看这木头怕不怕火熏。（众以烛烫福斯塔夫。）

福斯塔夫 啊！啊！啊！

爱文斯 坏透了，坏透了，这家伙淫毒攻心！

精灵们，唱个歌儿取笑他；

围着他窜窜跳跳，拧得他遍体酸麻。

歌

哼，罪恶的妄想！

哼，淫欲的孽障！

淫欲是一把血火，

不洁的邪念把它点亮，

痴心扇着它的火焰，

妄想把它愈吹愈旺。
精灵们，拧着他，
不要把恶人宽放；
拧他，烧他，拖着他团团转，
直等星月烛光一齐黑暗。

精灵等一面唱歌，一面拧福斯塔夫。卡厄斯自一旁上，将一穿绿衣的精灵偷走；斯兰德自另一旁上，将一穿白衣的精灵偷走；范顿上，将安·培琪偷走。内猎人号角声，犬吠声，众精灵纷纷散去。福斯塔夫扯下鹿头起立。

培琪、福德、培琪大娘、福德大娘同上，将福斯塔夫捉住。

培琪　嗳，别逃呀；现在您可给我们瞧见啦；难道您只好扮扮猎人赫恩吗？

培琪大娘　好了好了，咱们不用尽跟他开玩笑啦。好爵爷，您现在喜不喜欢温莎的娘儿们？看见这一对漂亮的鹿角吗，丈夫？把这对鹿角扔在林子里不是比拿到城里去更合式些吗？

福德　爵爷，现在究竟谁是个大忘八？白罗克大爷，福斯塔夫是个混蛋，是个混账忘八蛋；瞧他的头上还长着角哩，白罗克大爷！白罗克大爷，他从福德那里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只得到了一只脏衣服的篓子，一顿棒儿，还有二十镑钱，那笔钱是要向他追还的，白罗克大爷；我已经把他的马扣留起来做抵押了，白罗克大爷。

福德大娘　爵爷，只怪我们运气不好，没有缘分，总是好事多磨。以后我再不把您当做我的情人了，可是我会永远记

着您是我的公鹿。

福斯塔夫　我现在才明白我受了你们愚弄，做了一头蠢驴啦。

福德　岂止蠢驴，还是笨牛呢，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事。

福斯塔夫　原来这些都不是精灵吗？我曾经三、四次疑心他们不是什么精灵，可是一则因为我自己做贼心虚，二则因为突如其来的怪事，把我吓昏了头，所以会把这种破绽百出的骗局当做真实，虽然荒谬得不近情理，也会使我深信不疑，可见一个人做了坏事，虽有天大的聪明，也会受人之愚的。

爱文斯　福斯塔夫爵士，您只要敬奉上帝，消除欲念，精灵们就不会来拧您的。

福德　说得有理，休大仙。

爱文斯　还有您的嫉妒心也要除掉才好。

福德　我以后再不疑心我的妻子了，除非有一天你会说道地的英国话来追求我的老婆。

福斯塔夫　难道我已经把我的脑子剜出来放在太阳里晒干了，所以连这样明显的骗局也看不出来吗？难道一只威尔士的老山羊都会捉弄我？难道我该用威尔士土布给自己做一顶傻子戴的鸡冠帽吗？这么说，我连吃烤过的干酪都会把自己哽住了呢。

爱文斯　钢酪是熬不出什么扭油来的——你这个大肚子倒是装满了扭油呢。

福斯塔夫　又是“钢酪”，又是“扭油”！想不到我活到今天，却让那一个连英国话都说不像的家伙来取笑吗？罢了罢

了！这也算是我贪欢好色的下场！

培琪大娘　爵爷，我们虽然愿意把那些三从四德的道理一脚踢得远远的，为了寻欢作乐，甘心死后下地狱；可是什么鬼附在您身上，叫您相信我们会喜欢您呢？

福德　像你这样的一只杂碎布丁？一袋烂麻线？

培琪大娘　一个浸胖的浮尸？

培琪　又老、又冷、又干枯，再加上一肚子的肮脏？

福德　像魔鬼一样到处造谣生事？

培琪　一个穷光蛋的孤老头子？

福德　像个泼老太婆一样千刁万恶？

爱文斯　一味花天酒地，玩玩女人，喝喝白酒蜜酒，喝醉了酒白瞪着眼睛骂人吵架？

福斯塔夫　好，尽你们说吧；算我倒楣落在你们手里，我也懒得跟这头威尔士山羊斗嘴了。无论哪个无知无识的傻瓜都可以欺负我，悉听你们把我怎样处置吧。

福德　好，爵爷，我们要带您到温莎去看一位白罗克大爷，您骗了他的钱，却没有替他把事情办好；您现在已经吃过不少苦了，要是再叫您把那笔钱还出来，我想您一定要万分心痛吧？

福德大娘　不，丈夫，他已经受到报应，那笔钱就算了吧；冤家宜解不宜结，咱们不要逼人太甚。

福德　好，咱们拉拉手，过去的事情，以后不用再提啦。

培琪　骑士，不要懊恼，今天晚上请你到我家里来喝杯乳酒。我的妻子刚才把你取笑，等会儿我也要请你陪我把她取

笑取笑。告诉她，斯兰德已经跟她的女儿结了婚啦。

培琪大娘　（旁白）博士们不会信他的胡说。要是安·培琪是我的女儿，那么这个时候她已经做了卡厄斯大夫的太太啦。

斯兰德上。

斯兰德　哎哟！哎哟！岳父大人，不好了！

培琪　怎么，怎么，贤婿，你已经把事情办好了吗？

斯兰德　办好了！哼，我要让葛罗斯特郡人都知道这件事；否则还是让你们把我吊死了吧！

培琪　什么事情，贤婿？

斯兰德　我到了伊登那里去本来是要跟安·培琪小姐结婚的，谁知道她是一个又高又大、笨头笨脑的男孩子；倘不是在教堂里，我一定要把他揍一顿，说不定他也要把我揍一顿。我还以为他真的就是安·培琪哩——真是白忙了一场！——谁知道他是驿站长的儿子。

培琪　那么一定是你看错了人啦。

斯兰德　那还用说吗？我把一个男孩子当做女孩子，当然是看错了人啦。要是我真的跟他结了婚，虽然他穿着女人的衣服，我也不会要他的。

培琪　这是你自己太笨的缘故。我不是告诉你怎样从衣服上认出我的女儿来吗？

斯兰德　我看见她穿着白衣服，便上去喊了一声“咄”，她答应我一声“不见得”，正像安跟我预先约好的一样；谁知道他不是安，却是驿站长的儿子。

爱文斯　耶稣基督！斯兰德少爷，难道您生着眼睛不会看，竟

会去跟一个男孩子结婚吗?

培琪　我心里乱得很，怎么办呢?

培琪大娘　好官人，别生气，我因为知道了你的计划，所以叫女儿改穿绿衣服；不瞒你说，她现在已经跟卡厄斯医生一同到了教长家里，在那里举行婚礼啦。

卡厄斯上。

卡厄斯　培琪大娘呢？哼，我上了人家的当啦！我跟一个男孩子结了婚，一个乡下男孩子，不是安·培琪。我上了当啦！

培琪大娘　怎么，你不是看见她穿着绿衣服的吗?

卡厄斯　是的，可是那是个男孩子；我一定要叫全温莎的人评个理去。(下。)

福德　这可奇了。谁把真的安带了去呢?

培琪大娘　我心里怪不安的。范顿大爷来了。

范顿及安·培琪上。

培琪大娘　啊，范顿大爷!

安　好爸爸，原谅我！好妈妈，原谅我!

培琪　小姐，你怎么不跟斯兰德少爷一块儿去?

培琪大娘　姑娘，你怎么不跟卡厄斯大夫一块儿去?

范顿　你们不要把她问得心慌意乱，让我把实在的情形告诉你们吧。你们用可耻的手段，想叫她嫁给她所不爱的人；可是她跟我两个人久已心心相许，到了现在，更觉得什么都不能把我们两人拆开。她所犯的过失是神圣的，我们虽然欺骗了你们，却不能说是不正当的诡计，更不能说是

忤逆不孝，因为她要避免强迫婚姻所造成的无数不幸的日子，只有用这办法。

福德　木已成舟，培琪大爷，您也不必发呆啦。在恋爱的事情上，都是上天亲自安排好的；金钱可以买田地，娶妻只能靠运气。

福斯塔夫　我很高兴，虽然我遭了你们的算计，你们的箭却也会发而不中。

培琪　算了，有什么办法呢？——范顿，愿上天给你快乐！拗不过来的事情，也只好将就过去。

福斯塔夫　猎狗在晚上出来，哪只鹿也不能幸免。

培琪大娘　好，我也不再想这样想那样了。范顿大爷，愿上天给您许许多多快乐的日子！官人，我们大家回家去，在火炉旁边把今天的笑话谈笑一番吧；请约翰爵士和大家都去。

福德　很好。爵爷，您对白罗克并没有失信，因为他今天晚上真的要去陪福德大娘一起睡觉了。（同下。）

一报还一报

朱生豪译

吴兴华校

剧中人物

文森修　公爵

安哲鲁　公爵在假期中的摄政

爱斯卡勒斯　辅佐安哲鲁的老臣

克劳狄奥　少年绅士

路西奥　纨袴子

两个纨袴绅士

凡里厄斯　公爵近侍

狱吏

托马斯 }
彼　得 } 两个教士

陪审官

爱尔博　糊涂的差役

弗洛斯　愚蠢的绅士

庞贝　妓院中的当差

阿伯霍逊　刽子手

巴那丁　酗酒放荡的囚犯

依莎贝拉　克劳狄奥的姊妹

玛利安娜　安哲鲁的未婚妻

朱丽叶　克劳狄奥的恋人

弗兰西丝卡　女尼

咬弗动太太　鸨妇

大臣、差役、市民、童儿、侍从等

地　　点

维也纳

第　一　幕

第一场　公爵宫廷中一室

公爵、爱斯卡勒斯、群臣及侍从等上。

公爵　爱斯卡勒斯！

爱斯卡勒斯　有，殿下。

公爵　关于政治方面的种种机宜，我不必多向你絮说，因为我知道你在这方面的经验阅历，胜过我所能给你的任何指示；对于地方上人民的习性，以及布政施教的宪章、信赏必罚的律法，你也都了如指掌，比得上任何博学练达之士，所以我尽可信任你的才能，让你自己去适宜应付。我给你这一道诏书，愿你依此而行。（以诏书授爱斯卡勒斯）来人，去唤安哲鲁过来。（一侍从下）你看：他这人能不能代理我的责任？因为我在再三考虑之下，已经决定当我出巡的时候，叫他摄理政务；他可以充分享受众人的畏惧爱敬，全权处置一切的事情。你以为怎样？

爱斯卡勒斯　在维也纳地方，要是有人值得受这样隆重的眷宠恩荣，那就是安哲鲁大人了。

公爵 他来了。

安哲鲁上。

安哲鲁 听见殿下的召唤，小臣特来恭听谕令。

公爵 安哲鲁，在你的生命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使人家一眼便知道你的全部的为人。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出来贡献于人世，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一个人有了才华智慧，必须使它产生有益的结果；造物是一个工于算计的女神，她所给与世人的每一分才智，都要受赐的人知恩感激，加倍报答。可是我虽然这样对你说，也许我倒是更应该受你教益的；所以请你受下这道诏书吧，安哲鲁；（以诏书授安哲鲁）当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全权代表，你的片言一念，可以决定维也纳人民的生死，年高的爱斯卡勒斯虽然先受到我的嘱托，他却是你的辅佐。

安哲鲁 殿下，当您还没有在我这块顽铁上面打下这样光荣伟大的印记之前，最好请您先让它多受一番试验。

公爵 不必推托了，我在详细考虑之后，才决定选中你，所以你可以受之无愧。我因为此行很是匆促，对于一切重要事务不愿多加过问。我去了以后，随时会把我在外面的一切情形写信给你；我也盼望你随时把这儿的情形告诉我。现在我们再会吧，希望你们好好执行我的命令。

安哲鲁 可是殿下，请您容许我们为您壮壮行色吧。

公爵 我急于动身，这可不必了。你在代我摄政的时候，尽管放手干去，不必有什么顾虑；你的权力就像我自己一样，无论是需要执法从严的，或者不妨衡情宽恕的，都凭着你的判断执行。让我握你的手。我这回出行不预备给大家知道；我虽然爱我的人民，可是不愿在他们面前铺张扬厉，他们热烈的夹道欢呼，虽然可以表明他们对我的好感，可是我想，喜爱这一套的人是难以称为审慎的。再会吧！

安哲鲁 上天保佑您一路平安！

爱斯卡勒斯 愿殿下早日平安归来！

公爵 谢谢你们。再见！（下。）

爱斯卡勒斯 大人，我想请您准许我跟您开诚布公地谈一下，我必须知道我自己的地位。主上虽然付我以重托，可是我还不曾明白我的权限是怎样。

安哲鲁 我也是一样。让我们一块儿回去对这个问题作出圆满的安排吧。

爱斯卡勒斯 敬遵台命。（同下。）

第二场 街道

路西奥及二绅士上。

路西奥 我们的公爵和其他的公爵们要是跟匈牙利国王谈判不成功，那么这些公爵们要一致向匈牙利国王进攻了。

绅士甲 上天赐我们和平，可是不要让我们和匈牙利国王讲和平！

绅士乙　阿门！

路西奥　你倒像那个虔敬的海盗，带着十诫出去航海，可是把其中的一诫涂掉了。

绅士乙　是“不可偷盗”那一诫吗？

路西奥　对了，他把那一诫涂掉了。

绅士甲　是啊，有了这一诫，那简直是打碎了那海盗头子和他们这一伙的饭碗，他们出去就是为了劫取人家的财物。哪一个当兵的人在饭前感恩祈祷的时候，愿意上帝给他和平？

绅士乙　我就没有听见过哪个兵士不喜欢和平。

路西奥　我相信你没有听见过，因为你是从来不到祈祷的地方去的。

绅士乙　什么话？至少也去过十来次。

绅士甲　啊，你也听见过有韵的祈祷文吗？

路西奥　长长短短各国语言的祈祷他都听见过。

绅士甲　我想他不论什么宗教的祈祷都听见过。

路西奥　对啊，宗教尽管不同，祈祷总是祈祷；这就好比你尽管祈祷，总是一个坏人一样。

绅士甲　嘿，我看老兄也差不多吧。

路西奥　这我倒承认；就像花边和闪缎差不多似的。你就是花边。

绅士甲　你就是闪缎，上好闪缎；真称得起是光溜溜的。我宁可作英国粗纱的花边，也不愿意像你这样，头发掉得精光，冒充法国闪缎。这话说得够味儿吧？

路西奥　够味儿；说实话，这味儿很让人恶心。你既然不打自招，以后我可就学乖了，这辈子总是先向你敬酒，不喝你用过的杯子，免得染上脏病。

绅士甲　我这话反倒说出破绽来了，是不是？

绅士乙　可不是吗？有病没病也不该这么说。

路西奥　瞧，瞧，我们那位消灾解难的太太来了！我这一身毛病都是在她家里买来的，简直破费了——

绅士乙　请问，多少？

路西奥　猜猜看。

绅士乙　一年三千块冤大头的洋钱。

绅士甲　哼，还许不止呢。

路西奥　还得添一个法国光头克朗。

绅士甲　你老以为我有病；其实你错了，我很好。

路西奥　对啦，不是普通人所说的健康；而是好得像中空的东西那样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你的骨头早就空了，骨髓早让风流事儿吸干了。

咬弗动太太上。

绅士甲　啊，久违了！您的屁股上哪一面疼得厉害？

咬弗动太太　哼，哼，那边有一个人给他们捉去关在监牢里了，像你们这样的人，要五千个才抵得上他一个呢。

绅士乙　请问是谁啊？

咬弗动太太　嘿，是克劳狄奥大爷哪。

绅士甲　克劳狄奥关起来了！哪有此事！

咬弗动太太　嘿，可是我亲眼看见他给人捉住抓了去，而且就

在三天之内，他的头要给割下了呢。

路西奥　别说笑话，我想这是不会的。你真的知道有这样的事吗？

咬弗动太太　千真万真，原因是他叫朱丽叶小姐有了身孕。

路西奥　这倒有几分可能。他约我在两点钟以前和他会面，到现在还没有来，他这人是从不失信的。

绅士乙　再说，这和我们方才谈起的新摄政的脾气也有几分符合。

绅士甲　尤其重要的是：告示的确是这么说的。

路西奥　快走！我们去打听打听吧。（路西奥及二绅士下。）

咬弗动太太　打仗的打仗去了，病死的病死了，上绞刑架的上绞刑架去了，本来有钱的穷下来了，我现在弄得没有主顾上门啦。

庞贝上。

咬弗动太太　喂，你有什么消息？

庞贝　那边有人给抓了去坐牢了。

咬弗动太太　他干了什么事？

庞贝　关于女人的事。

咬弗动太太　可是他犯的什么罪？

庞贝　他在禁河里摸鱼。

咬弗动太太　怎么，谁家的姑娘跟他有了身孕了吗？

庞贝　反正是有一个女人怀了胎了，您还没有听见官府的告示吗？

咬弗动太太　什么告示？

庞贝　维也纳近郊的妓院一律拆除。

咬弗动太太　城里的怎么样呢？

庞贝　那是要留着传种的；它们本来也要拆除，幸亏有人说情。

咬弗动太太　那么咱们在近郊的院子都要拆除了吗？

庞贝　是啊，连片瓦也不留。

咬弗动太太　嗳哟，这世界真是变了！我可怎么办呢？

庞贝　您放心吧，好讼师总是有人请教的，您可以迁地为良，重操旧业，我还是做您的当差。别怕，您侍候人家辛苦了这一辈子，人家总会可怜您照应您的。

咬弗动太太　那边又有什么事啦，酒保大爷？咱们避避吧。

庞贝　狱官带着克劳狄奥大爷到监牢里去啦，后面还跟着朱丽叶小姐。（咬弗动太太、庞贝同下。）

狱吏、克劳狄奥、朱丽叶及差役等上。

克劳狄奥　官长，你为什么要带着我这样游行全城，在众人面前羞辱我？快把我带到监狱里去吧。

狱吏　我也不是故意要你难堪，这是安哲鲁大人的命令。

克劳狄奥　威权就像是一尊天神，使我们在犯了过失之后必须受到重罚；它的命令是天上的纶音，不临到谁自然最好，临到谁的身上就没法反抗；可是我这次的确是咎有应得。

路西奥及二绅士重上。

路西奥　嗳哟，克劳狄奥！你怎么戴起镣铐来啦？

克劳狄奥　因为我从前太自由了，我的路西奥。过度的饱食

有伤胃口，毫无节制的放纵，结果会使人失去了自由。正像饥不择食的饿鼠吞咽毒饵一样，人为了满足他的天性中的欲念，也会饮鸩止渴，送了自己的性命。

路西奥　我要是也像你一样，到了吃官司的时候还会讲这么一番大道理，我一定去把我的债主请几位来，叫他们告我。可是，说实话，与其道貌岸然地坐监，还是当个自由自在的蠢货好。你犯的是什么罪，克劳狄奥？

克劳狄奥　何必说起，说出来也是罪过。

路西奥　什么，是杀了人吗？

克劳狄奥　不是。

路西奥　是奸淫吗？

克劳狄奥　就算是吧。

狱吏　别多说了，去吧。

克劳狄奥　官长，让我再讲一句话吧。路西奥，我要跟你说话。（把路西奥扯至一旁。）

路西奥　只要是对你有好处的，你尽管说吧。官府把奸淫罪看得如此认真吗？

克劳狄奥　事情是这样的：我因为已经和朱丽叶互许终身，和她发生了关系；你是认识她的；她就要成为我的妻子了，不过没有举行表面上的仪式而已，因为她还有一注嫁奁在她亲友的保管之中，我们深恐他们会反对我们相爱，所以暂守秘密，等到那注嫁奁正式到她自己手里的时候，方才举行婚礼，可是不幸我们秘密的交欢，却在朱丽叶身上留下了无法遮掩的痕迹。

路西奥　她有了身孕了吗？

克劳狄奥　正是。现在这个新任的摄政，也不知道是因为不熟悉向来的惯例；或是因为初掌大权，为了威慑人民起见，有意来一次下马威；不知道这样的虐政是在他权限之内，还是由于他一旦高升，擅自作为——这些我都不能肯定。可是他已经把这十九年来束诸高阁的种种惩罚，重新加在我的身上了。他一定是为了要博取名誉才这样做的。

路西奥　我相信一定是这个缘故。现在你的一颗头颅搁在你的肩膀上，已经快要摇摇欲坠了，一个挤牛奶的姑娘在思念情郎的时候，叹一口气也会把它吹下来的。你还是想法叫人追上公爵，向他求情开脱吧。

克劳狄奥　这我也试过，可是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路西奥，我想请你帮我一下忙。我的姊姊今天要进庵院修道受戒，你快去把我现在的情形告诉她，代我请求她向那严厉的摄政说情。我相信她会成功，因为在她的青春的魅力里，有一种无言的辩才，可以使男子为之心动；当她在据理力争的时候，她的美妙的辞令更有折服他人的本领。

路西奥　我希望她能够成功，因为否则和你犯同样毛病的人，大家都要惴惴自危，未免太教爱好风流的人丧气；而且我也不愿意看见你为了一时玩耍，没来由送了性命。我就去。

克劳狄奥　谢谢你，我的好朋友。

路西奥　两点钟之内给你回音。

克劳狄奥　来，官长，我们去吧。（各下。）

第三场　寺院

公爵及托马斯神父上。

公爵　不，神父，别那么想，不要以为爱情的微弱的箭镞会洞穿一个铠胄严密的胸膛。我所以要请你秘密地收容我，并不是因为我有一般年轻人那种燃烧着的情热，而是为了另外更严肃的事情。

托马斯　那么请殿下告诉我吧。

公爵　神父，你是最知道我的，你知道我多么喜爱恬静隐退的生活，而不愿把光阴销磨在少年人奢华糜费、争奇炫饰的所在。我已经把我的全部权力交给安哲鲁——他是一个持身严谨、屏绝嗜欲的君子——叫他代理我治理维也纳。他以为我是到波兰去了，因为我向外边透露着这样的消息，大家也都是这样相信着。神父，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托马斯　我很愿意知道，殿下。

公爵　我们这儿有的是严峻的法律，对于放肆不驯的野马，这是少不了的羁勒，可是在这十四年来，我们却把它当作具文，就像一头蛰居山洞、久不觅食的狮子，它的爪牙全然失去了锋利。溺爱儿女的父亲倘使把藤鞭束置不用，仅仅让它作为吓人的东西，到后来它就会被孩子们所藐视，

不会再对它生畏。我们的法律也是一样，因为从不施行的缘故，变成了毫无效力的东西，胆大妄为的人，可以把它恣意玩弄；正像婴孩殴打他的保姆一样，法纪完全荡然扫地了。

托马斯　殿下可以随时把这束置不用的法律实施起来，那一定比交给安哲鲁大人执行更能令人畏服。

公爵　我恐怕那样也许会叫人过分畏惧了。因为我对于人民的放纵，原是我自己的过失；罪恶的行为，要是姑息纵容，不加惩罚，那就是无形的默许，既然准许他们这样做了，现在再重新责罚他们，那就是暴政了。所以我才叫安哲鲁代理我的职权，他可以凭藉我的名义重整颓风，可是因为我自己不在其位，人民也不致对我怨谤。一方面我要默察他的治绩，预备装扮作一个贵宗的僧侣，在各处巡回察访，不论皇亲国戚或是庶民，我都要一一访问。所以我要请你借给我一套僧服，还要有劳你指教我一个教士所应有的一切行为举止。我这样的行动还有其他的原因，我可以慢慢告诉你，可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安哲鲁这人平日拘谨严肃，从不承认他的感情会冲动，或是面包的味道胜过石子，所以我们倒要等着看看，要是权力能够转移人的本性，那么世上正人君子的本来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同下。）

第四场　尼庵

依莎贝拉及弗兰西丝卡上。

依莎贝拉　那么你们做尼姑的没有其他的权利了吗？

弗兰西丝卡　你以为这样的权利还不够吗？

依莎贝拉　够了够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希望更多的权利，我倒希望我们皈依圣克来的姊妹们，应该守持更严格的戒律。

路西奥　（在内）喂！上帝赐平安给你们。

依莎贝拉　谁在外面喊叫？

弗兰西丝卡　是个男人的声音。好依莎贝拉，你把钥匙拿去开门，问他有什么事。你可以去见他，我却不能，因为你还没有受戒。等到你立愿修持以后，你就不能和男人讲话，除非当着住持的面；而且讲话的时候，不准露脸，露脸的时候不准讲话。他又在叫了，请你就去回答他吧。（下。）

依莎贝拉　平安如意！谁在那里叫门？

路西奥上。

路西奥　愿你有福，姑娘！我看你脸上的红晕，就知道你是个童贞女。你可以带我去见见依莎贝拉吗？她也是在这儿修行的，她有一个不幸的兄弟叫克劳狄奥。

依莎贝拉　请问您为什么要说“不幸的兄弟”？因为我就是他的姊姊依莎贝拉。

路西奥　温柔美丽的姑娘，令弟叫我向您多多致意。废话少说，令弟现在已经下狱了。

依莎贝拉　嗳哟！为了什么？

路西奥　假如我是法官，那么为了他所干的事，我不但不判他罪，还要大大地褒奖他哩。他跟他的女朋友要好，她已经有了身孕啦。

依莎贝拉　先生，请您少开玩笑吧。

路西奥　我说的是真话。虽然我惯爱跟姑娘们搭讪取笑，乱嚼舌头，可是您在我的心目中是崇高圣洁、超世绝俗的，我在您面前就像对着神明一样，不敢说半句谎话。

依莎贝拉　您这样取笑我，未免太亵渎神圣了。

路西奥　请您别那么想。简简单单、确确实实是这么一回事情：令弟和他的爱人已经同过床了。万物受过滋润灌溉，就会丰盛饱满，种子播了下去，一到开花的季节，荒芜的土地上就会变成万卉争荣；令弟的辛苦耕耘，也已经在她的身上结起果实来了。

依莎贝拉　有人跟他有了身孕了吗？是我的妹妹朱丽叶吗？

路西奥　她是您的妹妹吗？

依莎贝拉　是我的义妹，我们是同学，因为彼此相亲相爱，所以姊妹相称。

路西奥　正是她。

依莎贝拉　啊，那么让他跟她结婚好了。

路西奥　问题就在这里。公爵突然离开本地，许多人信以为真，准备痛痛快快地玩一下，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从熟悉政界情形的人们那里知道，公爵这次的真正目的，完全不是他向外边所宣布的那么一回事。代替他全权综持政务的是安哲鲁，这个人的血就像冰雪一样冷，从来不觉得感情的冲动，欲念的刺激，只知道用读书克制的工夫锻炼他的德性。他看到这里的民风习于淫佚，虽然有严刑峻法，并不能使人畏惧，正像一群小鼠在睡狮

的身旁跳梁无忌一样，所以决心重整法纪；令弟触犯刑章，按律例应处死刑，现在给他捉去，正是要杀一儆百，给众人看一个榜样。他的生命危在旦夕，除非您肯去向安哲鲁婉转求情，也许有万一之望；我所以受令弟之托前来看您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依莎贝拉　他一定要把他处死吗？

路西奥　他已经把他判罪了，听说处决的命令已经下来。

依莎贝拉　唉！我有什么能力能够搭救他呢？

路西奥　尽量运用您的全力吧。

依莎贝拉　我的全力？唉！我恐怕——

路西奥　疑惑足以败事，一个人往往因为遇事畏缩的缘故，失去了成功的机会。到安哲鲁那边去，让他知道当一个少女有什么恳求的时候，男人应当像天神一样慷慨；当她长跪哀吁的时候，无论什么要求都应该毫不迟疑地允许她的。

依莎贝拉　那么我就去试试看吧。

路西奥　可是事不宜迟。

依莎贝拉　我马上就去；不过现在我还要去关照一声住持。谢谢您的好意，请向舍弟致意，事情成功与否，今天晚上我就给他消息。

路西奥　那么我就告别了。

依莎贝拉　再会吧，好先生。（各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安哲鲁府中厅堂

安哲鲁、爱斯卡勒斯、陪审官、狱吏、差役及其他侍从上。

安哲鲁　我们不能把法律当作吓鸟用的稻草人，让它安然不动地矗立在那边，鸟儿们见惯以后，会在它顶上栖息而不再对它害怕。

爱斯卡勒斯　是的，可是我们的刀锋虽然要锐利，操刀的时候却不可大意，略伤皮肉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致人于死命？唉！我所要营救的这位绅士，他有一个德高望重的父亲。我知道你在道德方面是一丝不苟的，可是你要想想当你在感情用事的时候，万一时间凑合着地点，地点凑合着你的心愿，或是你自己任性的行动，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自己也很可能——在你一生中的某一时刻——犯下你现在给他判罪的错误，从而堕入法网。

安哲鲁　受到引诱是一件事，爱斯卡勒斯，堕落又是一件事。我并不否认，在宣过誓的十二个陪审员中间，也许有一两个盗贼在内，他们所犯的罪，也许比他们所判决的犯人

所犯的更重；可是法律所追究的只是公开的事实，审判盗贼的人自己是不是盗贼，却是法律所不问的。我们俯身下去拾起掉在地上的珠宝，因为我们的眼睛看见它；可是我们没看见的，就毫不介意而践踏过去。你不能因为我也犯过同样的过失而企图轻减他的罪名；倒是应该这样告诫我：现在我既然判他的罪，有朝一日我若蹈他的覆辙，就要毫无偏袒地宣布自己的死刑。至于他，是难逃一死的。

爱斯卡勒斯　既然如此，就照你的意思办吧。

安哲鲁　狱官在哪里？

狱吏　有，大人。

安哲鲁　明天早上九点钟把克劳狄奥处决；让他先在神父面前忏悔一番，因为他的生命的旅途已经完毕了。（狱吏下。）

爱斯卡勒斯　上天饶恕他，也饶恕我们众人！也有犯罪的人飞黄腾达，也有正直的人负冤含屈；十恶不赦的也许逍遥法外，一时失足的反而铁案难逃。

爱尔博及若干差役牵弗洛斯及庞贝上。

爱尔博　来，把他们抓去。这种人什么事也不做，只晓得在窑子里鬼混，假如他们可以算是社会上的好公民，那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法律了。把他们抓去！

安哲鲁　喂，你叫什么名字？吵些什么？

爱尔博　禀老爷，小的是公爵老爷手下的一名差役，名字叫做爱尔博。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好人，要请老爷秉公发落。

安哲鲁　好人！呒，他们是什么好人？他们不是坏人吗？

爱尔博　禀老爷，他们是好人是坏人小的也不大明白，总之他们不是好东西，完全不像一个亵渎神圣的好基督徒。

爱斯卡勒斯　好一个聪明的差役，越说越玄妙了。

安哲鲁　说明白些，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你叫爱尔博吗？你干吗不说话了，爱尔博？

庞贝　老爷，他不会说话；他是个穷光蛋。

安哲鲁　你是什么人？

爱尔博　他吗，老爷？他是个妓院里的酒保，兼充乌龟；他在一个坏女人那里做事，她的屋子在近郊的都给封起来了；现在她又开了一个窑子，我想那也不是好地方。

爱斯卡勒斯　那你怎么知道呢？

爱尔博　禀老爷，那是因为我的老婆，我当着天在您老爷面前发誓，我恨透了我的老婆——

爱斯卡勒斯　啊，这跟你老婆有什么相干？

爱尔博　是呀，老爷，谢天谢地，我的老婆是个规矩的女人。

爱斯卡勒斯　所以你才恨透了她吗？

爱尔博　我是说，老爷，这一家人家倘不是窑子，我就不但恨透我的老婆，而且我自己也是狗娘养的，因为那里从来不干好事。

爱斯卡勒斯　你怎么知道？

爱尔博　那都是因为我的老婆，老爷。她倘不是个天生规矩的女人，那么说不定在那边什么和奸略诱、不干不净的事都做出来了。

爱斯卡勒斯　一个女人会干这种事吗？

爱尔博　老爷，干这种事的正是一个女人，咬弗动太太；亏得她呸地啐他一脸唾沫，没听他那一套。

庞贝　禀老爷，他说得不对。

爱尔博　你是个好人，你就向这些混账东西说说看我怎么说得不对。

爱斯卡勒斯　（向安哲鲁）你听他说的话多么颠颠倒倒。

庞贝　老爷，她进来的时候凸起一个大肚子，嚷着要吃煮熟的梅子——我这么说请老爷别见怪。说来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们屋子里就只剩两颗梅子，放在一只果碟里，那碟子是三便士买来的，您老爷大概也看见过这种碟子，不是磁碟子，可也是很好的碟子。

爱斯卡勒斯　算了算了，别尽碟子、碟子地闹个不清了。

庞贝　是，老爷，您说得一点不错。言归正传，我刚才说的，这位爱尔博奶奶因为肚子里有了孩子，所以肚子凸得高高的；我刚才也说过，她嚷着要吃梅子，可是碟子里只剩下两颗梅子，其余的都给这位弗洛斯大爷吃去了，他是规规矩矩会过钞的。您知道，弗洛斯大爷，我还短您三便士呢。

弗洛斯　可不是吗？

庞贝　那么很好，您还记得吗？那时候您正在那儿磕着梅子的核儿。

弗洛斯　不错，我正在那里磕梅子核儿。

庞贝　很好，您还记得吗？那时候我对您说，某某人某某人害的那种病，一定要当心饮食，否则无药可治。

弗洛斯　你说得一点不错。

庞贝　很好——

爱斯卡勒斯　废话少说，你这讨厌的傻瓜！究竟你们对爱尔博的妻子做了些什么不端之事，他才来控诉你们？快快给我来个明白。

庞贝　唉哟，老爷，您可来不得。

爱斯卡勒斯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庞贝　可是，老爷，您先别性急，可以慢慢儿来。我先要请老爷瞧瞧这位弗洛斯大爷，他一年有八十镑钱进益，他的老太爷是在万圣节去世的。弗洛斯大爷，是在万圣节吗？

弗洛斯　在万圣节的前晚。

庞贝　很好，这才是千真万确的老实话。老爷，那时候他坐在葡萄房间里的一张矮椅上面；那是您顶欢喜坐的地方，不是吗？

弗洛斯　是的，因为那里很开敞，冬天有太阳晒。

庞贝　很好，这才没有半点儿假。

安哲鲁　这样说下去，就是在夜长的俄罗斯也可以说上整整一夜。我可要先走一步，请你代劳审问，希望你能够把他们每人抽一顿鞭子。

爱斯卡勒斯　我也希望这样。再见，大人。（安哲鲁下）现在你说吧，你们对爱尔博的妻子做了些什么事？

庞贝　什么也没有做呀，老爷。

爱尔博　老爷，我请您问他这个人对我的老婆干了些什么。

庞贝　请老爷问我吧。

爱斯卡勒斯　好，那么你说，这个人对她干了些什么？

庞贝　请老爷瞧瞧他的脸。好弗洛斯大爷，请您把脸对着上座的老爷，我自有道理。老爷，您有没有瞧清楚他的脸？

爱斯卡勒斯　是的，我看得很清楚。

庞贝　不，请您再仔细看一看。

爱斯卡勒斯　好，现在我仔细看过了。

庞贝　老爷，您看他的脸是不是会欺侮人的？

爱斯卡勒斯　不，我看不会。

庞贝　我可以按着《圣经》发誓，他的脸是他身上最坏的一部分。好吧，既然他的脸是他身上最坏的一部分，可是您老爷说的它不会欺侮人，那么弗洛斯大爷怎么会欺侮这位差役的奶奶？我倒要请您老爷评评看。

爱斯卡勒斯　他说得有理。爱尔博，你怎么说？

爱尔博　启上老爷，他这屋子是一间清清白白的屋子，他是个清清白白的小子，他的老板娘是个清清白白的女人。

庞贝　老爷，我举手发誓，他的老婆才比我们还要清清白白得多呢。

爱尔博　放你的屁，混账东西！她从来不曾跟什么男人、女人、小孩子清清白白过。

庞贝　老爷，他还没有娶她的时候，她就跟他清清白白过了。

爱斯卡勒斯　这场官司可越审越糊涂了。到底是谁执法，谁犯法呀？他说的是真话吗？

爱尔博　狗娘养的忘八蛋！你说我还没有娶她就跟她清清白白过吗？要是我曾经跟她清清白白过，或是她曾经跟我

清清白白过，那么请老爷把我革了职吧。好家伙，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否则我就要告你一个殴打罪。

爱斯卡勒斯　要是他打了你一记耳光，你还可以告他诽谤罪。

爱尔博　谢谢老爷的指教。您看这个忘八蛋应该怎样发落呢？

爱斯卡勒斯　既然他作了错事，你想尽力地揭发他，那么为了知道到底是什么错事，还是让他继续吧。

爱尔博　谢谢老爷。你看吧，你这混账东西，现在可叫你知道些厉害了，你继续吧，你这狗娘养的，非叫你继续不可。

爱斯卡勒斯　朋友，你是什么地方人？

弗洛斯　回大人，我是本地生长的。

爱斯卡勒斯　你一年有八十镑收入吗？

弗洛斯　是的，大人。

爱斯卡勒斯　好！（向庞贝）你是干什么营生的？

庞贝　小的是个酒保，在一个苦寡妇的酒店里做事。

爱斯卡勒斯　你的女主人叫什么名字？

庞贝　她叫咬弗动太太。

爱斯卡勒斯　她嫁过多少男人？

庞贝　回老爷，一共九个，最后一个才是咬弗动。

爱斯卡勒斯　九个！——过来，弗洛斯先生。弗洛斯先生，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酒保、当差这一批人来往，他们会把你诱坏了的，你也会把他们送上绞刑架。现在你给我去吧，别让我再听见你和别人闹事。

弗洛斯　谢谢大人。我从来不曾自己高兴上什么酒楼妓院，

每次都是给他们吸引进去的。

爱斯卡勒斯　好，以后你可别让他们吸引你进去了，再见吧。(弗洛斯下)过来，酒保哥儿，你叫什么名字？

庞贝　小的名叫庞贝。

爱斯卡勒斯　有别名吗？

庞贝　别名叫屁股，大爷。

爱斯卡勒斯　你的裤子倒是又肥又大，够得上称庞贝大王。庞贝，你虽然打着酒保的幌子，也是个乌龟，是不是？给我老实说，我不来难为你。

庞贝　老老实实禀告老爷，小的是个穷小子，不过混碗饭吃。

爱斯卡勒斯　你要吃饭，就去当乌龟吗？庞贝，你说你这门生意是不是合法的？

庞贝　只要官府允许我们，它就是合法的。

爱斯卡勒斯　可是官府不能允许你们，庞贝，维也纳地方不能让你们干这种营生。

庞贝　您老爷的意思，是打算把维也纳城里的年轻人都阉起来吗？

爱斯卡勒斯　不，庞贝。

庞贝　那么，照小的看，他们是还会干下去的。老爷只要下一道命令把那些婊子、光棍们抓住重办，像我们这种忘八羔子也就惹不了什么祸了。

爱斯卡勒斯　告诉你吧，上面正在预备许多命令，杀头的、绞死的人多着呢。

庞贝　您要是把犯风流罪的一起杀头、绞死，不消十年工夫，

您就要无头可杀了。这种法律在维也纳行上十年，我就可以出三便士租一间最好的屋子。您老爷到那时候要是还健在的话，请记住庞贝曾经这样告诉您。

爱斯卡勒斯　谢谢你，好庞贝；为了报答你的预言，请你听好：我劝你以后小心一点，不要再给人抓到我这儿来；要是你再闹什么事情，或者仍旧回去干你那老营生，那时候我可要像当年的凯撒对待庞贝一样，狠狠地给你些颜色看。说得明白些，我可得叫人赏你一顿鞭子。现在姑且放过了你，快给我去吧。

庞贝　多谢老爷的嘱咐；（旁白）可是我听不听你的话，还要看我自己高兴呢，用鞭子抽我！哼！好汉不是拖车马，不怕鞭子不怕打，我还是做我的忘八羔子去。（下。）

爱斯卡勒斯　过来，爱尔博。你当官差当了多久了？

爱尔博　禀老爷，七年半了。

爱斯卡勒斯　我看你办事这样能干，就知道你是一个多年的老手。你说一共七年了吗？

爱尔博　七年半了，老爷。

爱斯卡勒斯　唉！那你太辛苦了！他们不应该叫你当一辈子的官差。在你同里之中，就没有别人可以当这个差事吗？

爱尔博　禀老爷，要找一个有脑筋干得了这个差事的人，可也不大容易，他们选来选去，还是选中了我。我为了拿几个钱，苦也吃够了。

爱斯卡勒斯　你回去把你同里之中最能干的拣六、七个人，开一张名单给我。

爱尔博　名单开好以后，送到老爷府上吗？

爱斯卡勒斯　是的，拿到我家里来。你去吧。（爱尔博下）现在大概几点钟了？

陪审官　十一点钟了，大人。

爱斯卡勒斯　请你到舍间便饭去吧。

陪审官　多谢大人。

爱斯卡勒斯　克劳狄奥不免一死，我心里很是难过，可是这也没有办法。

陪审官　安哲鲁大人是太厉害了些。

爱斯卡勒斯　那也是不得不然。慈悲不是姑息，过恶不可纵容。可怜的克劳狄奥！咱们走吧。（同下。）

第二场　同前。另一室

狱吏及仆人上。

仆人　他正在审案子，马上就会出来。我去给你通报。

狱吏　谢谢你。（仆人下）不知道他会不会回心转意。唉！他不过好像在睡梦之中犯下了过失，三教九流，年老的年少的，哪一个人没有这个毛病，偏偏他因此送掉了性命！

安哲鲁上。

安哲鲁　狱官，你有什么事见我？

狱吏　是大人的意思，克劳狄奥明天必须处死吗？

安哲鲁　我不是早就吩咐过你了吗？你难道没有接到命令？干吗又来问我？

狱吏　卑职因为事关人命，不敢儿戏，心想大人也许会收回成命。卑职曾经看见过法官在处决人犯以后，重新追悔他宣判的失当。

安哲鲁　追悔不追悔，与你无关。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假如你不愿意，尽可呈请辞职，我这里不缺少你。

狱吏　请大人恕卑职失言，卑职还要请问大人，朱丽叶快要分娩了，她现在正在呻吟枕褥，我们应当把她怎样处置才好？

安哲鲁　把她赶快送到适宜一点的地方去。

仆人重上。

仆人　外面有一个犯人的姊姊求见大人。

安哲鲁　他有一个姊姊吗？

狱吏　是，大人。她是一位贞洁贤淑的姑娘，听说她预备做尼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受戒。

安哲鲁　好，让她进来。（仆人下）你就去叫人把那个淫妇送出去，给她预备好一切需用的东西，可是不必过于浪费，我就会签下命令来。

依莎贝拉及路西奥上。

狱吏　大人，卑职告辞了！（欲去。）

安哲鲁　再等一会儿。（向依莎贝拉）有劳芳踪莅止，请问贵干？

依莎贝拉　我是一个不幸之人，要向大人请求一桩恩惠，请大人俯听我的哀诉。

安哲鲁　好，你且说来。

依莎贝拉　有一件罪恶是我所深恶痛绝，切望法律把它惩治

的，可是我却不能不违背我的素衷，要来请求您网开一面；我知道我不应当为它渎请，可是我的心里却徘徊莫决。

安哲鲁　是怎么一回事？

依莎贝拉　我有一个兄弟已经判处死刑，我要请大人严究他所犯的过失，宽恕了犯过失的人。

狱吏　（旁白）上帝赐给你动人的辞令吧！

安哲鲁　严究他所犯的过失，而宽恕了犯过失的人吗？所有的过失在未犯以前，都已定下应处的惩罚，假使我只管严究已经有明文禁止的过失，而让犯过失的人逍遥法外，我的职守岂不等于是一句空话吗？

依莎贝拉　唉，法律是公正的，可是太残酷了！那么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兄弟。上天保佑您吧！（转身欲去。）

路西奥　（向依莎贝拉旁白）别这么就算罢了；再上前去求他，跪下来，拉住他的衣角；你太冷淡了，像你刚才那样子，简直就像向人家讨一枚针一样不算一回事。你再去说吧。

依莎贝拉　他非死不可吗？

安哲鲁　姑娘，毫无挽回余地了。

依莎贝拉　不，我想您会宽恕他的，您要是肯开恩的话，一定会得到上天和众人的赞许。

安哲鲁　我不会宽恕他。

依莎贝拉　可是要是您愿意，您可以宽恕他吗？

安哲鲁　听着，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我就不能做。

依莎贝拉　可是您要是能够对他发生怜悯，就像我这样为他

悲伤一样，那么也许您会心怀不忍而宽恕了他吧？您要是宽恕了他，对于这世界是毫无损害的。

安哲鲁　他已经定了罪，太迟了。

路西奥　（向依莎贝拉旁白）你太冷淡了。

依莎贝拉　太迟吗？不，我现在要是说错了一句话，就可以把它收回。相信我的话吧，任何大人物的章饰，无论是国王的冠冕、摄政的宝剑、大将的权标，或是法官的礼服，都比不上仁慈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倘使您和他易地相处，也许您会像他一样失足，可是他决不会像您这样铁面无情。

安哲鲁　请你快去吧。

依莎贝拉　我愿我有您那样的权力，而您是处在我的地位！那时候我也会这样拒绝您吗？不，我要让您知道做一个法官是怎样的，做一个囚犯又是怎样的。

路西奥　（向依莎贝拉旁白）不错，打动他的心，这才对了。

安哲鲁　你的兄弟已经受到法律的裁判，你多说话也没有用处。

依莎贝拉　唉！唉！一切众生都是犯过罪的，可是上帝不忍惩罚他们，却替他们设法赎罪。要是高于一切的上帝毫无假借地审判到您，您能够自问无罪吗？请您这样一想，您就会恍然自失，嘴唇里吐出怜悯的话来的。

安哲鲁　好姑娘，你别伤心吧；法律判你兄弟的罪，并不是我。他即使是我的亲戚、我的兄弟，或是我的儿子，我也是一样对待他。他明天一定要死。

依莎贝拉 明天！啊，那太快了！饶了他吧！饶了他吧！他还没有准备去死呢。我们就是在厨房里宰一只鸡鸭，也要按着季节；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尚且不能随便杀生害命，那么难道我们对于上帝所造的人类，就可以这样毫无顾虑地杀死吗？大人，请您想一想，有多少人犯过和他同样的罪，谁曾经因此而死去？

路西奥 （向依莎贝拉旁白）是，说得好。

安哲鲁 法律虽然暂时昏睡，它并没有死去。要是第一个犯法的人受到了处分，那么许多人也就不敢为非作恶了。现在法律已经醒了过来，看到了人家所作的事，像一个先知一样，它在镜子里望见了许多未来的罪恶，在因循怠息之中滋长起来，所以它必须乘它们尚未萌芽的时候，及时设法制止。

依莎贝拉 可是您也应该发发慈悲。

安哲鲁 我在秉公执法的时候，就在大发慈悲。因为我怜悯那些我所不知道的人，惩罚了一个人的过失，可以叫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而且我也没有亏待了他，他在一次抵罪以后，也可以不致再在世上重蹈覆辙。你且宽心吧，你的兄弟明天是一定要死的。

依莎贝拉 那么您一定要做第一个判罪的人，而他是第一个受到这样刑罚的人吗？唉！有着巨人一样的膂力是一件好事，可是把它像一个巨人一样使用出来，却是残暴的行为。

路西奥 （向依莎贝拉旁白）说得好。

依莎贝拉　世上的大人先生们倘使都能够兴雷作电，那么天上的神明将永远得不到安静，因为每一个微僚末吏都要卖弄他的威风，让天空中充满了雷声。上天是慈悲的，它宁愿把雷霆的火力，去劈碎一株槎枒状硕的橡树，却不去损坏柔弱的郁金香；可是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其实诸神的脾气如果和我们一样，他们笑也会笑死的。

路西奥　（向依莎贝拉旁白）说下去，说下去，他会懊悔的。他已经有点动心了，我看得出来。

狱吏　（旁白）上天保佑她把他说服！

依莎贝拉　我们不能按着自己去评判我们的兄弟；大人物可以戏侮圣贤，显露他们的才华，可是在平常人就是亵渎不敬。

路西奥　（向依莎贝拉旁白）你说得对，再说下去。

依莎贝拉　将官嘴里一句一时气愤的话，在兵士嘴里却是大逆不道。

路西奥　（向依莎贝拉旁白）你明白了吧？再说下去。

安哲鲁　你为什么要向我说这些话？

依莎贝拉　因为当权的人虽然也像平常人一样有错误，可是他却可以凭藉他的权力，把自己的过失轻轻忽略过去。请您反躬自省，问一问您自己的心，有没有犯过和我的弟弟同样的错误；要是它自觉也曾沾染过这种并不超越人

情的罪恶，那么请您舌上超生，恕了我弟弟的一命吧。

安哲鲁 她说得那样有理，倒叫我心思摇惑不定。——恕我失陪了。

依莎贝拉 大人，请您回过身来。

安哲鲁 我还要考虑一番。你明天再来吧。

依莎贝拉 请您听我说我要怎样报答您的恩惠。

安哲鲁 怎么！你要贿赂我吗？

依莎贝拉 是的，我要用上天也愿意嘉纳的礼物贿赂您。

路西奥 （向依莎贝拉旁白）亏得你这么说，不然事情又糟了。

依莎贝拉 我不向您呈献黄金铸成的钱财，也不向您呈献贵贱随人喜恶的宝石；我要献给您的，是黎明以前上达天听的虔诚的祈祷，它从太真纯璞的处女心灵中发出，是不沾染半点俗尘的。

安哲鲁 好，明天再来见我吧。

路西奥 （向依莎贝拉旁白）很好，我们去吧。

依莎贝拉 上天赐大人平安！

安哲鲁 （旁白）阿门；因为我已经受到诱惑了，我们两人的祈祷是貌同心异的。

依莎贝拉 明天我在什么时候访候大人呢？

安哲鲁 午前无论什么时候都行。

依莎贝拉 愿您消灾免难！（依莎贝拉、路西奥及狱吏下。）

安哲鲁 免受你和你的德行的引诱！什么？这是从哪里说起？是她的错处？还是我的错处？诱惑的人和受诱惑的人，哪一个更有罪？嘿！她没有错，她也没有引诱我。像

芝兰旁边的一块臭肉，在阳光下蒸发腐烂的是我，芝兰却不曾因为枯萎而失去了芬芳，难道一个贞淑的女子，比那些狂花浪柳更能引动我们的情欲吗？难道我们明明有许多荒芜的旷地，却必须把圣殿拆毁，种植我们的罪恶吗？呸！呸！呸！安哲鲁，你在干些什么？你是个什么人？你因为她的纯洁而对她爱慕，因为爱慕她而必须玷污她的纯洁吗？啊，让她的弟弟活命吧！要是法官自己也偷窃人家的东西，那么盗贼是可以振振有词的。啊！我竟是这样爱她，所以才想再听见她说话、饱餐她的美色吗？我在做些什么梦？狡恶的魔鬼为了引诱圣徒，会把圣徒作他钩上的美饵；因为爱慕纯洁的事物而驱令我们犯罪的诱惑，才是最危险的。娼妓用尽她天生的魅力，人工的狐媚，都不能使我的心中略起微波，可是这位贞淑的女郎却把我完全征服了。我从前看见人家为了女人发痴，总是讥笑他们，想不到我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下。）

第三场　狱中一室

公爵作教士装及狱吏上。

公爵　尊驾是狱官吗？愿你有福！

狱吏　正是，师傅有何见教？

公爵　为了存心济世，兼奉教中之命，我特地来此访问苦难颠倒的众生。请你许我看看他们，告诉我他们各人所犯的罪名，好让我向他们劝导指点一番。

狱吏 师傅但有所命，敢不乐从。瞧，这儿来的一位姑娘，因为年轻识浅，留下了终身的玷辱，现在她怀孕在身，她的情人又被判死刑；他是一个风流英俊的青年，却为风流葬送了一生！

朱丽叶上。

公爵 他的刑期定在什么时候？

狱吏 我想是明天。（向朱丽叶）我已经给你一切预备好了，稍待片刻，就可以送你过去。

公爵 美貌的人儿，你自己知道悔罪吗？

朱丽叶 我忏悔，我现在忍辱含羞，都是我自己不好。

公爵 我可以教你怎样悔罪的方法。

朱丽叶 我愿意诚心学习。

公爵 你爱那害苦你的人吗？

朱丽叶 我爱他，是我害苦了他。

公爵 这么说来，那么你们所犯的罪恶，是彼此出于自愿的吗？

朱丽叶 是的。

公爵 那么你的罪比他更重。

朱丽叶 是的，师傅，我现在忏悔了。

公爵 那很好，孩子；可是也许你的忏悔只是因为你的罪恶给你带来了耻辱，这种哀痛的心情还是为了自己，说明我们不再为非作歹不是因为爱上帝，而是因为畏惧惩罚——

朱丽叶 我深知自己的罪恶，所以诚心忏悔，虽然身受耻辱，我也欣然接受。

公爵　这就是了。听说你的爱人明天就要受死，我现在要去向他开导开导。上帝保佑你！（下。）

朱丽叶　明天就要死！痛苦的爱情呀！你留着我这待死之身，却叫惨死的恐怖永远缠绕着我！

狱吏　可怜！（同下。）

第四场　安哲鲁府中一室

安哲鲁上。

安哲鲁　我每次要祈祷沉思的时候，我的心思总是纷乱无主：上天所听到的只是我的口不应心的空言，我的精神却贯注在依莎贝拉身上；上帝的名字挂在我的嘴边咀嚼，心头的欲念，兀自在那里奔腾。我已经厌倦于我所矜持的尊严，正像一篇大好的文章一样，在久读之后，也会使人掩耳；现在我宁愿把我这岸然道貌，去换一根因风飘荡的羽毛。什么地位！什么面子！多少愚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而凛然生畏，多少聪明人为了它而俯首贴服！可是人孰无情，不妨把善良天使的名号写在魔鬼的角上，冒充他的标志。

一仆人上。

安哲鲁　啊，有谁来了？

仆人　一个叫依莎贝拉的尼姑求见大人。

安哲鲁　领她进来。（仆人下）天啊！我周身的血液为什么这样涌上心头，害得我心旌摇摇不定，浑身失去了气力？正像

一群愚人七手八脚地围集在一个晕去的人的身边一样，本想救他，却因阻塞了空气的流通而使他醒不过来；又像一个圣明的君主手下的子民，各弃所业争先恐后地拥挤到宫廷里来瞻望颜色，无谓的忠诚反而造成了不愉快。

依莎贝拉上。

安哲鲁　啊，姑娘！

依莎贝拉　我来听候大人的旨意。

安哲鲁　我希望你自己已经知道，用不着来问我。你的弟弟不能活命。

依莎贝拉　好。上天保佑您！

安哲鲁　可是他也许可以多活几天；也许可以活得像你我一样长；可是他必须死。

依莎贝拉　最后还是要受到您的判决吗？

安哲鲁　是的。

依莎贝拉　那么请问他在什么时候受死？好让他在未死之前忏悔一下，免得灵魂受苦。

安哲鲁　哼！这种下流的罪恶！用暧昧的私情偷铸上帝的形象，就像从造化窃取一个生命，同样是不可宣恕的。用诈伪的手段剥夺合法的生命，和非法地使一个私生的孩子问世，完全没有差别。

依莎贝拉　这是天上的法律，人间却不是如此。

安哲鲁　你以为是这样的吗？那么我问你：你还是愿意让公正无私的法律取去你兄弟的生命呢，还是愿意像那个被他奸污的姑娘一样，牺牲肉体的清白，从而把他救赎出来？

依莎贝拉　大人，相信我，我情愿牺牲肉体，却不愿玷污灵魂。

安哲鲁　我不是跟你讲什么灵魂。你知道迫不得已犯下的罪恶是只能充数，不必计较的。

依莎贝拉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安哲鲁　当然，我不能保证这点；因为我所说的将来还可以否认。回答我这一个问题：我现在代表着明文规定的法律，宣布你兄弟的死刑；假使为了救你的兄弟而犯罪，这罪恶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依莎贝拉　请您尽管去作吧，有什么不是，我愿用灵魂去担承；这是好事，根本不是什么罪恶。

安哲鲁　那么按照同样的方式权衡轻重，你也可以让灵魂冒险去犯罪呀！

依莎贝拉　倘使我为他向您乞恕是一种罪恶，那么我愿意担当上天的惩罚；倘使您准许我的请求是一种罪恶，那么我会每天清晨祈祷上天，让它归并到我的身上，决不让您负责。

安哲鲁　不，你听我。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了。也许是你不懂我的话，也许你假装不懂，那可不大好。

依莎贝拉　我除了有一点自知之明之外，宁愿什么都不懂，事事都不好。

安哲鲁　智慧越是遮掩，越是明亮，正像你的美貌因为蒙上黑纱而十倍动人。可是听好，我必须明白告诉你，你兄弟必须死。

依莎贝拉　噢。

安哲鲁 按照法律，他所犯的罪名应处死刑。

依莎贝拉 是。

安哲鲁 我现在要这样问你，你的兄弟已经难逃一死，可是假使有这样一条出路——其实无论这个或任何其他作法，当然都不可能，这只是为了抽象地说明问题——假使你，他的姊姊，给一个人爱上了，他可以授意法官，或者运用他自己的权力，把你的兄弟从森严的法网中解救出来，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把你肉体上最宝贵的一部分献给此人，不然他就得送命，那么你预备怎样？

依莎贝拉 为了我可怜的弟弟，也为了我自己，我宁愿接受死刑的宣判，让无情的皮鞭在我身上留下斑斑的血迹，我会把它当作鲜明的红玉；即使把我粉身碎骨，我也会从容就死，像一个疲倦的旅人奔赴他的渴慕的安息，我却不愿让我的身体蒙上羞辱。

安哲鲁 那么你的兄弟就再不能活了。

依莎贝拉 还是这样的好，宁可让一个兄弟在片刻的惨痛中死去，不要让他的姊姊因为救他而永远沉沦。

安哲鲁 那么你岂不是和你所申斥的判决同样残酷吗？

依莎贝拉 卑劣的赎罪和大度的宽赦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合法的慈悲，是不可和肮脏的徇纵同日而语的。

安哲鲁 可是你刚才却把法律视为暴君，把你兄弟的过失，认作一时的游戏而不是罪恶。

依莎贝拉 原谅我，大人！我们因为希望达到我们所追求的目的，往往发出违心之论。我爱我的弟弟，所以才会在无

心中替我所痛恨的事情辩解。

安哲鲁　我们都是脆弱的。

依莎贝拉　如果你所说的脆弱，只限于我兄弟一人，其他千千万万的男人都毫无沾染，那么他倒是死得不冤了。

安哲鲁　不，女人也是同样的脆弱。

依莎贝拉　是的，正像她们所照的镜子一样容易留下影子，也一样容易碎裂。女人！愿上天帮助她们！男人若是利用她们的弱点来找便宜，恰恰是污毁了自己。不，你尽可以说我们是比男人十倍脆弱的，因为我们的心性像我们的容颜一样温柔，很容易接受虚伪的印记。

安哲鲁　我同意你的话。你既然自己知道你们女人的柔弱，我想我们谁都抵抗不住罪恶的引诱，那么恕我大胆，我要用你的话来劝告你自己：请你保持你女人的本色吧；你既然不能做一个超凡绝俗的神仙，而从你一切秀美的外表看来，都不过是一个女人，那么就该接受一个女人不可避免的命运。

依莎贝拉　我只有一片舌头，说不出两种言语；大人，请您还是用您原来的语调对我说话吧。

安哲鲁　老老实实说，我爱你。

依莎贝拉　我的弟弟爱朱丽叶，你却对我说他必须因此受死。

安哲鲁　依莎贝拉，只要你答应爱我，就可以免他一死。

依莎贝拉　我知道你自恃德行高超，无须检点，但是这样对别人漫意轻薄，似乎也有失体面。

安哲鲁　凭着我的名誉，请相信我的话出自本心。

依莎贝拉　嘿！相信你的名誉！你那卑鄙龌龊的本心！好一个虚有其表的正人君子！安哲鲁，我要公开你的罪恶，你等着瞧吧！快给我签署一张赦免我弟弟的命令，否则我要向世人高声宣布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安哲鲁　谁会相信你呢，依莎贝拉？我的洁白无瑕的名声，我的持躬的严正，我的振振有词的驳斥，我的柄持国政的地位，都可以压倒你的控诉，使你自取其辱，人家会把你的话当作挟嫌诽谤，我现在一不做二不休，不再控制我的情欲，你必须满足我的饥渴，放弃礼法的拘束，解脱一切的忸怩，这些对你要请求的事情是有害无利的；把你的肉体呈献给我，来救你弟弟的性命，否则他不但不能活命，而且因为你的无情冷酷，我要叫他遍尝各种痛苦而死去。明天给我答复，否则我要听任感情的支配，叫他知道些厉害。你尽管向人怎样说我，我的虚伪会压倒你的真实。（下。）

依莎贝拉　我将向谁诉说呢？把这种事情告诉别人，谁会相信我？凭着一条可怕的舌头，可以操纵人的生死，把法律供自己的驱使，是非善恶，都由他任意判断！我要去看我的弟弟，他虽然因为一时情欲的冲动而堕落，可是他是一个爱惜荣誉的人，即使他有二十颗头颅，他也宁愿让它们在二十个断头台上被人砍落，而不愿让他姊姊的身体遭受如此的污辱。依莎贝拉，你必须活着做一个清白的人，让你的弟弟死去吧，贞操是比兄弟更为重要的。我还要去把安哲鲁的要求告诉他，叫他准备一死，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狱中一室

公爵作教士装及克劳狄奥、狱吏同上。

公爵 那么你在希望安哲鲁大人的赦免吗？

克劳狄奥 希望是不幸者的唯一药饵；我希望活，可是也准备着死。

公爵 能够抱着必死之念，那么活果然好，死也无所惶虑。对于生命应当作这样的譬解：要是我失去了你，我所失去的，只是一件愚人才会加以爱惜的东西，你不过是一口气，寄托在一个多灾多难的躯壳里，受着一切天时变化的支配。你不过是被死神戏弄的愚人，逃避着死，结果却奔进他的怀里。你并不高贵，因为你所有的一切配备，都沾濡着污浊下贱。你并不勇敢，因为你畏惧着微弱的蛆虫的柔软的触角。睡眠是你所渴慕的最好的休息，可是死是永恒的宁静，你却对它心惊胆裂。你不是你自己，因为你的生存全赖着泥土中所生的谷粒。你并不快乐，因为你永远追求着你所没有的事物，而遗忘了你所已有的事物。

你并不固定，因为你的脾气像月亮一样随时变化。你即使富有，也和穷苦无异，因为你正像一头不胜重负的驴子，背上驮载着金块在旅途上跋涉，直等死来替你卸下负荷。你没有朋友，因为即使是你自己的骨血，嘴里称你为父亲尊长，心里也在咒诅着你不早早伤风发疹而死。你没有青春也没有年老，二者都只不过是你在餐后的睡眠中的一场梦景；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必须像一个衰老无用的人一样，向你的长者乞讨赒济；到你年老有钱的时候，你的感情已经冰冷，你的四肢已经麻痹，你的容貌已经丑陋，纵有财富，也享不到丝毫乐趣。那么所谓生命这东西，究竟有什么值得宝爱呢？在我们的生命中隐藏着千万次的死亡，可是我们对于结束一切痛苦的死亡却那样害怕。

克劳狄奥 谢谢您的教诲。我本来希望活命，现在却惟求速死；我要在死亡中寻求永生，让它临到我的身上吧。

依莎贝拉 （在内）有人吗！愿这里平安有福！

狱吏 是谁？进来吧，这样的祝颂是应该得到欢迎的。

公爵 先生，不久我会再来看你。

克劳狄奥 谢谢师傅。

依莎贝拉上。

依莎贝拉 我要跟克劳狄奥说两句话儿。

狱吏 欢迎得很。瞧，先生，你的姊姊来了。

公爵 狱官，让我跟你说句话儿。

狱吏 您尽管说吧。

公爵　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去，可以听见他们说话，却不让他们看见我。（公爵及狱吏下。）

克劳狄奥　姊姊，你给我带些什么安慰来？

依莎贝拉　我给你带了最好的消息来了。安哲鲁大人有事情要跟上天接洽，想差你马上就去，你可以永远住在那边；所以你赶快预备起来吧，明天就要出发了。

克劳狄奥　没有挽回了吗？

依莎贝拉　没有挽回了，除非为了要保全一颗头颅而劈碎了一颗心。

克劳狄奥　那么还有法想吗？

依莎贝拉　是的，弟弟，你可以活；法官有一种恶魔样的慈悲，你要是恳求他，他可以放你活命，可是你将终身披戴镣铐直到死去。

克劳狄奥　永久的禁锢吗？

依莎贝拉　是的，永久的禁锢；纵使你享有广大的世界，也不能挣脱这一种束缚。

克劳狄奥　是怎样一种束缚呢？

依莎贝拉　你要是屈服应承了，你的廉耻将被完全褫夺，使你毫无面目做人。

克劳狄奥　请明白告诉我吧。

依莎贝拉　啊，克劳狄奥，我在担心着你；我害怕你会爱惜一段狂热的生命，重视有限的岁月，甚于永久的荣誉。你敢毅然就死吗？死的惨痛大部分是心理上造成的恐怖，被我们践踏的一只无知的甲虫，它的肉体上的痛苦，和一个

巨人在临死时所感到的并无异样。

克劳狄奥　你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你以为温柔的慰藉，可以坚定我的决心吗？假如我必须死，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把它拥抱在我的怀里。

依莎贝拉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父亲地下有知，也一定会这样说的。是的，你必须死，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决不愿靠着卑鄙的手段苟全生命。这个外表俨如神圣的摄政，板起面孔摧残着年轻人的生命，像鹰隼一样不放松他人的错误，却不料他自己正是一个魔鬼。他的污浊的灵魂要是揭露出来，就像是一口地狱一样幽黑的深潭。

克劳狄奥　正人君子的安哲鲁，竟是这样一个人吗？

依莎贝拉　啊，这是地狱里狡狯的化装，把罪恶深重的犯人装扮得像一个天神。你想得到吗，克劳狄奥？要是我把我的贞操奉献给他，他就可以把你释放。

克劳狄奥　天啊，那真太岂有此理了！

依莎贝拉　是的，我要是容许他犯这丑恶的罪过，他对你的罪恶就可以置之不顾了。今夜我必须去干那我所不愿把它说出口来的丑事，否则你明天就要死。

克劳狄奥　那你可干不得。

依莎贝拉　唉！他倘然要的是我的命，那我为了救你的缘故，情愿把它毫不介意地抛掷了。

克劳狄奥　谢谢你，亲爱的依莎贝拉。

依莎贝拉　那么克劳狄奥，你预备着明天死吧。

克劳狄奥　是。他也有感情，使他在执法的时候自己公然犯法

吗？那一定不是罪恶；即使是罪恶，在七大重罪中也该是最轻的一项。

依莎贝拉　什么是最轻的一项？

克劳狄奥　倘使那是一件不可赦的罪恶，那么他是一个聪明人，怎么会为了一时的游戏，换来了终身的愧疚？啊，依莎贝拉！

依莎贝拉　弟弟你怎么说？

克劳狄奥　死是可怕的。

依莎贝拉　耻辱的生命是尤其可恼的。

克劳狄奥　是的，可是死了，到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长眠在阴寒的囚牢里发霉腐烂，让这有知觉有温暖的、活跃的生命化为泥土；一个追求着欢乐的灵魂，沐浴在火焰一样的热流里，或者幽禁在寒气砭骨的冰山，无形的飓风把它吞卷，回绕着上下八方肆意狂吹；也许还有比一切无稽的想像所能臆测的更大的惨痛，那太可怕了！只要活在这世上，无论衰老、病痛、穷困和监禁给人怎样的烦恼苦难，比起死的恐怖来，也就像天堂一样幸福了。

依莎贝拉　唉！唉！

克劳狄奥　好姊姊，让我活着吧！你为了救你弟弟而犯的罪孽，上天不但不会责罚你，而且会把它当作一件善事。

依莎贝拉　呀，你这畜生！没有信心的懦夫！不知廉耻的恶人！你想靠着我的丑行而活命吗？为了苟延你自己的残喘，不惜让你的姊姊蒙污受辱，这不简直是伦常的大变吗？我真想不到！愿上帝保障我母亲不曾失去过贞操；可

是像你这样一个下流畸形的不肖子，也太不像我父亲的亲骨肉了！从今以后，我和你义断恩绝，你去死吧！即使我只须一举手之劳可以把你救赎出来，我也宁愿瞧着你死。我要用千万次的祈祷求你快快死去，却不愿说半句话救你活命。

克劳狄奥　不，听我说，依莎贝拉。

依莎贝拉　呸！呸！呸！你的犯罪不是偶然的过失，你已经把它当作一件不足为奇的常事。对你怜悯的，自己也变成了淫媒。你还是快点儿死吧。（欲去。）

克劳狄奥　啊，听我说，依莎贝拉。

公爵重上。

公爵　道妹，许我跟你说句话儿。

依莎贝拉　请问有何见教？

公爵　你要是有工夫，我有些话要跟你谈谈；我所要向你探问的事情，对你自己也很有关系。

依莎贝拉　我没有多余的工夫，留在这儿会耽误其他的事情；可是我愿意为你稍驻片刻。

公爵　（向克劳狄奥旁白）孩子，我已经听到了你们姊弟俩的谈话。安哲鲁并没有向她图谋非礼的意思，他不过想试探试探她的品性，看看他对于人性的评断有没有错误。她因为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断然拒绝了他的试探，那正是他所引为异常欣慰的。我曾经监临安哲鲁的忏悔，知道这完全是事实。所以你还是准备着死吧，不要抱着错误的希望，使你的决心动摇。明天你必须死，赶快跪下来祈

祷吧。

克劳狄奥　让我向我的姊姊赔罪。现在我对生命已经毫无顾恋，但愿速了此生。

公爵　打定这个主意吧，再会。（克劳狄奥下。）

狱吏重上。

公爵　狱官，跟你说句话儿。

狱吏　师傅有什么见教？

公爵　你现在来了，可是我希望你去。让我和这位姑娘谈一会儿话，你可以相信我的内心和我的道袍，我不会加害于她。

狱吏　我就去。（下。）

公爵　造物给你美貌，也给你美好的德性；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安哲鲁对你的侮辱，已经被我偶然知道了；倘不是他的堕落已有先例，我一定会对他大惑不解。你预备怎样满足这位摄政，搭救你的兄弟呢？

依莎贝拉　我现在就要去答复他，我宁愿让我的弟弟死于国法，不愿有一个非法而生的孩子。唉！我们那位善良的公爵是多么受了安哲鲁的欺骗！等他回来以后，我要是能够当着他的面，一定要向他揭穿安哲鲁的治绩。

公爵　那也好，可是照现在的情形看来，他仍旧可以有辞自解，他可以说，那不过是试试你罢了。所以我劝你听我的劝告，我因为欢喜帮助人家，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我相

信你可以对一位受委屈的、可怜的小姐做一件光明正大的好事，从愤怒的法律下救出你的兄弟，不但不使你冰清玉洁的身体白璧蒙玷，而且万一公爵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情，也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依莎贝拉 请你说下去。只要是无愧良心的事，我什么都敢去做。

公爵 有德必有勇，正直的人决不胆怯。你知道溺海而死的勇士弗莱德里克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安娜吗？

依莎贝拉 我曾经听人说起过这位小姐，提起她名字的时候人家总是称赞她的好处。

公爵 她和这个安哲鲁本来已经缔下婚约，婚期也已选定了，可是就在订婚以后举行婚礼以前，她的哥哥弗莱德里克在海中遇难，他妹妹的嫁奁就在那艘失事的船上也一起同归于尽。这位可怜的小姐真是倒楣透顶，她既然失去了一位高贵知名的哥哥，他对她是一向爱护备至的；而且她的嫁奁，她的大部分的财产，也随着他葬身鱼腹；这还不算，她又失去了一个已经订婚的丈夫，这个假道学的安哲鲁。

依莎贝拉 有这种事？安哲鲁就这样把她遗弃了吗？

公爵 他把她遗弃不顾，让她眼泪洗面，也不向她说半句安慰的话儿；故意说他发见了她的品行不端，把盟约完全撕毁。她直到如今，还在为他的薄幸而哀伤泣血，可是他却像一块大理石一样，眼泪洗不软他的硬心肠。

依莎贝拉 这位可怜的姑娘活着还不如死去，可是让这个家

伙活在人世，那真是毫无天理了！可是我们现在怎么能够帮助她呢？

公爵　这一个裂痕你可以很容易把它修补；你要是能够成全这一件好事，不但可以救活你的兄弟，也可以保全你的贞节。

依莎贝拉　好师傅，请你指点我。

公爵　我所说起的这位姑娘，始终保持着专一的爱情；他的薄情无义，照理应该使她斩断情丝，可是像一道受到阻力的流水一样，她对他的爱反而因此更加狂烈。你现在可以去见安哲鲁，屈意应承他的要求，可是必须提出这样的条件：你和他约会的时间不能过于长久，而且必须在黄昏人静以后便于来往的地方。他答应了这样的条件，我们就可以去劝这位受屈的姑娘顶替着你如约前往。这次的幽会将来暴露出来，他不能不设法向她补偿。这样你的兄弟可以救出，你自己的清白不受污损，可怜的玛利安娜因此重圆破镜，淫邪的摄政也可以得到教训。我会去向这位姑娘说，叫她依计而行。你要是愿意这样做，那么虽然是一种骗局，可是因为它有这么多重的好处，尽可问心无愧。你的意思怎样？

依莎贝拉　想像到这一件事，已经使我感觉安慰，我相信它一定会得到美满的结果。

公爵　那可全仗你的出力。快到安哲鲁那边去，他即使要在今夜向你求欢，你也一口答应他。我现在就要到圣路加教堂去，玛利安娜所住的田庄就在它的附近，你可以在那

边找我，事情要干得愈快愈妙。

依莎贝拉　谢谢你的好主意。再见，好师傅。（各下。）

第二场　监狱前街道

公爵作教士装上；爱尔博、庞贝及差役等自对方上。

爱尔博　嘿，要是你们不肯改邪归正，一定要把男人女人像牲畜一样买卖，那么这世界上要碰来碰去都是私生子了。

公爵　天啊！又是什么事情？

庞贝　真是一个杀风景的世界！咱们放风月债的倒够了楣，他们放金钱债的，法律却让他穿起皮袍子来，怕他着了凉；那皮袍子是外面狐皮里面羊皮，因为狡猾的狐狸比善良的绵羊值钱，这世界到处是好人吃苦，坏人出头！

爱尔博　走吧，朋友。您好，师傅！

公爵　您好，大哥。请问这个人所犯何事？

爱尔博　不瞒师傅说，他冒犯了法律，而且我们看他还是个贼，因为我们在他身上搜到了一把撬锁的东西，已经送到摄政老爷那里去了。

公爵　好一个不要脸的忘八！你靠着散播罪恶，做你活命的根本。你肚里吃的，身上穿的，没有一件不是用龌龊的造孽钱换来。你自己想一想，你喝着肮肮，吃着肮脏，穿着肮脏，住着肮脏，你还能算是一个人吗？快去好好地改过自新吧。

庞贝　不错。肮脏是有些肮脏，可是我可以证明——

公爵 哼，如果魔鬼给罪恶出过证明，你当然也可以证明了。官差，把他带到监狱里去吧。重刑和教诲必须同时并用，才可以叫这畜生畏法知过。

爱尔博 我们要把他带去见摄政老爷，他早就警告过他了。摄政老爷最恨的是这种忘八羔子；一个乌龟要是来到摄政老爷面前，那就是该他回老家的日子了。

公爵 我们要是大家都能像有些人在表面看来那样立身无过，犯了过错又能不加掩饰，那就好了！

爱尔博 他的脖子就要到您的腰上啦——成了一根绳索，师傅。

庞贝 谢天谢地，救命的人来了。

路西奥上。

路西奥 啊，尊贵的庞贝！你给凯撒捉住了吗？他们奏凯归来，把你拖在车轮上面游行吗？难道你现在已经没有姑娘们应市，可以让你掏空人家的钱袋吗？你怎么说？哈，这个调门儿、这场把戏、这个办法不坏吧？上次下大雨没淹着吗？你怎么说，老丈？世界已经换了样子变得沉默寡言了吗？是怎么一回事？

公爵 世界永远是这样，向着堕落的路上跑！

路西奥 你那宝贝女东家好不好？她现在还在干那老活儿吗？

庞贝 不瞒您说，大爷，她已经坐吃山空，连裤子都当光了。

路西奥 啊，那很好，俏姐儿、骚鸨儿，免不了有这么一天。你现在到监狱里去吗，庞贝？

庞贝 是的，大爷。

路西奥　啊，那也很好，庞贝，再见！你去对他们说是我叫你来的。是为了欠了人家的钱吗，庞贝？还是为了什么？

庞贝　他们因为我是个忘八才抓我。

路西奥　好，那么把他关起来吧。他是个道地的忘八，而且还是个世袭的哩。再见，好庞贝，给我望望坐牢的朋友们。这回你可以安分守己了，庞贝，因为你只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庞贝　好大爷，我想请您把我保出来。

路西奥　不，那不成，庞贝，我是不干那行的。我可以为你祈祷，求上天把你关长久一些。要是你没有耐性，在牢里惹事生非，那正说明你是个好样的。回头见，好庞贝。——祝福你，师傅。

公爵　祝福你。

路西奥　布利吉姑娘还那么爱打扮吗，庞贝？

爱尔博　走吧，朋友，走吧。

庞贝　那么您不肯保我吗？

路西奥　不保，庞贝。师傅，外面有什么消息？

爱尔博　走吧，朋友，快走。

路西奥　庞贝，钻到狗洞里去吧。（爱尔博、庞贝及差役等下）师傅，关于公爵你知道有什么消息？

公爵　我不知道。你可以告诉我一些吗？

路西奥　有人说他去看俄罗斯皇帝，有人说他在罗马，可是你想他到底在哪里？

公爵　我不知道。可是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我愿他平安。

路西奥　他这样悄悄溜走，不在朝里享福，倒去做一个云游的叫化子，简直是在发疯。安哲鲁大人代理他把地方治得很好，犯罪的都逃不过他。

公爵　是的，他代理得很好。

路西奥　其实他对于犯奸淫的人稍为放松一点，也是不碍什么的，像他这样子，未免太苛了。

公爵　这种罪恶太普遍了，必须用严刑方才能够矫正过来。

路西奥　对啊，这种罪恶是人人会犯的；可是师傅，你要是想把它完全消灭，那你除非把吃喝也一起禁止了。他们说这个安哲鲁不是像平常人那样爷娘生下来的，你想这话真不真？

公爵　那么他是怎么生下来的呢？

路西奥　有人说他是女人鱼产下的卵，有人说他的父母是两条风干的鲞鱼。可是我的的确确知道他撒下的尿都冻成了冰，我也的的确确知道他是个活动的木头人。

公爵　先生，你太爱开玩笑了。

路西奥　嘿，人家的鸡巴不安分，他就要人家的命，这还成什么话儿！公爵倘使还在这儿，他也会这样吗？哼，他不但不因为人家养了一百个私生子而把他吊死，他还要自己拿出钱来抚养一千个私生子哩。他自己也是喜欢逢场作戏的，所以他不会跟别人苦苦作对。

公爵　我可从来不知道公爵也是喜欢玩女人的，他不是那样一个人吧。

路西奥　那你可受了人家的欺了，师傅。

公爵　不见得吧。

路西奥　嘿，他看见了一个五十岁的老乞婆，也会布施她一块钱呢；他这人是有些想入非非的。告诉你知道吧，他还是个爱喝酒的。

公爵　你把他说得太不成话了。

路西奥　我跟他非常熟悉。这位公爵是一个不可貌相的人，他这次离开的原因我是知道的。

公爵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路西奥　对不起，这是一个不能泄漏的秘密；可是我可以让你知道，一般人都认为这位公爵很有智慧。

公爵　啊，他当然是很有智慧的。

路西奥　他是个浅薄愚笨、没有头脑的家伙。

公爵　也许是你妒嫉他，也许是你自己愚蠢，也许是你看错了人，所以才会这样信口胡说。他的立身处世和他的操劳国事，都可以证明你所说的话完全不对。只要按照他的言行来检验，那么即使妒嫉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军人。你这样诽谤他，足见你自己的无知；或者，即使你略有所知，也是由于心怀恶意而故意掩盖真相。

路西奥　我认识他，我跟他很有交情哩。

公爵　有交情就不会说这种话；真有交情，谈话里就会体现出更真挚的友情。

路西奥　算了吧，我可不会随便瞎说的。

公爵　这我可不相信，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话。

可是公爵倘使有一天回来——这是我们众人都馨香祷祝的——我要请你当着他的面回答我的问话；你现在说的倘是老实话，那时候一定不会否认。我们后会有期；请教尊姓大名？

路西奥　鄙人名叫路西奥，公爵是很熟悉我的。

公爵　要是我有机会向他谈起你的话，他一定会更加熟悉你的。

路西奥　你去谈好了，我不怕。

公爵　啊，你希望公爵永远不会回来，也许你以为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对手。当然，我的话恐怕伤害不了你，因为你准会矢口否认的。

路西奥　我要是否认就不得好死，你别看错人了。可是这些话不必多说。你知道克劳狄奥明天会不会死？

公爵　他为什么要死？

路西奥　为什么？为了把一只漏斗插进人家的瓶子里去。但愿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位公爵早点儿回来，这个绝子绝孙的摄政要叫大家不许生男育女，好让维也纳将来死得不剩一个人。就是麻雀在他的屋檐下做窠，他也要因为它们的淫荡而把它们赶掉呢。公爵在这里的时候，对于这种不干不净的事情是不闻不问的，他决不会把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出来，要是他回来了就好了！这个克劳狄奥就是因为松了松裤带，才给判了死罪。再见，好师傅，请你给我祈祷祈祷。我再告诉你吧，公爵在持斋的日子会偷吃羊肉。他人老心不老，看见个女叫化子也会拉住

亲个嘴儿，尽管她满嘴都是黑面包和大蒜的气味。你就说我这样告诉你。再见。（下。）

公爵　人间的权力尊荣，总是逃不过他人的讥弹；最纯洁的德性，也免不了背后的诽谤。哪一个国王有力量堵塞住谗言的唇舌呢？可是有谁来了？

爱斯卡勒斯、狱吏及差役等牵咬弗动太太上。

爱斯卡勒斯　去，把她送到监狱里去！

咬弗动太太　好老爷，饶了我吧；您是一个慈悲的好人，我的好爷爷！

爱斯卡勒斯　再三告诫过你，你还是不知道悔改吗？无论怎样慈悲的人，看见像你这种东西，也会变做铁面阎罗的。

狱吏　禀大人，她当鸨妇已经当了十一年了。

咬弗动太太　老爷，这都是路西奥那家伙跟我作对信口胡说的。公爵老爷在朝的时候，他把一个姑娘弄大了肚皮，他答应娶她，那孩子到今年五月一日就该有一岁多了，我一直替他养着，现在他反而到处说我的坏话！

爱斯卡勒斯　那家伙是个淫棍，去把他找来。把她送到监狱里去！走吧，别多说了。（差役推咬弗动太太下）狱官，我的同僚安哲鲁意见已决，克劳狄奥明天必须处决。给他请好神父；预备好一切身后之事。安哲鲁不肯发半点怜悯之心，我也没有办法。

狱吏　禀大人，这位师傅曾经去看过克劳狄奥，跟他谈论过死生的大道理。

爱斯卡勒斯　晚安，神父。

公爵　愿大人有福！

爱斯卡勒斯　你是从哪儿来的？

公爵　我不是本国人，只是由于偶然的机缘，目前在这里居留；我是一个以慈悲为事的教门的僧侣，新近奉教皇之命，从教廷来办一些公务。

爱斯卡勒斯　外边有什么消息没有？

公爵　没有，可是我知道过于热中为善，需要一服解热的药剂；只有新奇的事物是众人追求的目标；习见既久，即成陈腐；常道一成不变，持恒即为至德；人心不可测，择交当谨慎。世间的事情，大抵就像这几句哑谜。虽然是老生常谈，可是每天都可以发见类似的例子。请问大人，公爵是个何等之人？

爱斯卡勒斯　他是一个重视自省工夫甚于一切纷争扰攘的人。

公爵　他有些什么嗜好？

爱斯卡勒斯　他欢喜看见人家快乐，甚于自己追寻快乐，他是一个淡泊寡欲的君子。可是我们现在不用说他，但愿他平安如意吧。请你告诉我你看见克劳狄奥自知将死以后，有些什么准备？我听说你已经去访问过他了。

公爵　他承认他所受的判决是情真罪当，愿意俯首听候法律的处分；可是他也抱着几分侥幸免死的妄想，我已经替他把这种妄想扫除，现在他已经安心待死了。

爱斯卡勒斯　你已经对上天尽了你的责任，也替这罪犯做了一件好事。我曾经多方设法营救他，可是我的同僚是这

样的铁面无私，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个严明的法官。

公爵 他自己做人倘使也像他判决他人一样严正，那就很好了；要是他也有失足的一天，那么他现在已经对他自己下过判决了。

爱斯卡勒斯 我还要去看看这个罪犯。再会。

公爵 愿您平安！（爱斯卡勒斯及狱吏下）

欲代上天行惩，
先应玉洁冰清；
持躬唯谨唯慎，
孜孜以德自绳；
诸事扪心反省，
待人一秉至公；
决不滥加残害，
对己放肆纵容。
安哲鲁则反之，
实乃羊皮虎质；
严谴他人小过，
自身变本加厉！
貌似正人君子，
企图一手遮天；
使尽狡猾伎俩，
索得名誉金钱。
何不以诈易诈，
令其弄假成真？

弱女虽遭遗弃，
亦可旧约重申；
即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圣路加教堂附近的田庄

玛利安娜及童儿上；童儿唱歌：

童儿

莫以负心唇，
　婉转弄辞巧；
莫以薄幸眼，
　颠倒迷昏晓；
定情密吻乞君还，
当日深盟今已寒！

玛利安娜　别唱下去了，你快去吧，有一个可以给我安慰的人来了，他的劝告常常宽解了我的怨抑的情怀。（童儿下。）

公爵仍作教士装上。

玛利安娜　原谅我，师傅，我希望您不曾看见我在这里好像毫没有心事似的听着音乐。可是相信我吧，音乐不能给我快乐，我只是借它抒泄我的愁怀。

公爵　那很好，虽然音乐有一种魔力，可以感化人心向善，也

可以诱人走上堕落之路。请你告诉我，今天有人到这儿来探问过我吗？我跟人家约好要在这个时候见面。

玛利安娜　我今天一直坐在这儿，不见有人问起过您。

公爵　我相信你的话。现在时候就要到了，请你进去一会儿，也许随后我还要来跟你谈一些和你有切身利益的事。

玛利安娜　谢谢师傅。（下。）

依莎贝拉上。

公爵　你来得正好，欢迎欢迎。你从这位好摄政那边带了些什么消息来？

依莎贝拉　他有一个周围砌着砖墙的花园，在花园西面有一座葡萄园，必须从一道板门里进去，这个大钥匙便是开这板门的；从葡萄园到花园之间还有一扇小门，可以用这一个钥匙去开。我已经答应他在今夜夜深时分，到他花园里和他相会。

公爵　可是你已经把路认清了吗？

依莎贝拉　我已经把它详详细细地记在心头；他曾经用不怀好意的殷勤，用耳语低声给我指点，领我在那条路上走了两趟。

公爵　你们有没有约定其他应注意的事项必须叫她遵守？

依莎贝拉　没有，我只对他说我们必须在黑暗中相会，我也告诉他我不能久留，因为我假意对他说有一个仆人陪着我来，他以为我是为了我弟弟的事情而来的。

公爵　这样很好。我还没有对玛利安娜说知此事。喂！出来吧！

玛利安娜重上。

公爵　让我介绍你跟这位姑娘认识，她是来帮助你的。

依莎贝拉　我愿意能够为您效劳。

公爵　你相信我是很尊重你的吧？

玛利安娜　好师傅，我一直知道您对我是一片诚心。

公爵　那么请你把这位姑娘当作你的好朋友，她有话要对你讲。你们进去谈谈，我在外面等着你们；可是不要太长久，苍茫的暮色已经逼近了。

玛利安娜　请了。（玛利安娜、依莎贝拉同下。）

公爵　啊，地位！尊严！无数双痴愚的眼睛在注视着你，无数种虚伪矛盾的流言在传说着你的行动，无数个说俏皮话的人把你奉若神明，在幻想中把你讥讽嘲弄！

玛利安娜及依莎贝拉重上。

公爵　欢迎！你们商量得怎样了？

依莎贝拉　她愿意干那件事，只要你以为不妨一试。

公爵　我不但赞成，而且还要求她这样做。

依莎贝拉　你和他分别的时候，不必多说什么，只要轻轻地说："别忘了我的弟弟。"

玛利安娜　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好了。

公爵　好孩子，你也不用担心什么。他跟你已有婚约在先，用这种诡计把你们牵合在一起，不算是什么罪恶，因为你和他已经有了正式的名分了，这就使欺骗成为合法。来，咱们去吧，要收获谷实，还得等待我们去播种。（同下。）

第二场　狱中一室

狱吏及庞贝上。

狱吏　过来，小子，你会杀头吗？

庞贝　老爷，他要是个光棍汉子，那就好办；可是他要是个有老婆的，那么人家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叫我杀女人的头，我可下不了这个手。

狱吏　算了吧，别胡扯了，痛痛快快回答我。明儿早上要把克劳狄奥跟巴那丁处决。我们这儿的刽子手缺少一个助手，你要是愿意帮他，就可以脱掉你的脚镣；否则就要把你关到刑期满了，再狠狠抽你一顿鞭子，然后放你出狱，因为你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忘八。

庞贝　老爷，我做一个偷偷摸摸的忘八也不知做了多少时候了，可是我现在愿意改行做一个正正当当的刽子手。我还要向我的同事老前辈请教请教哩。

狱吏　喂，阿伯霍逊！阿伯霍逊在不在？

阿伯霍逊上。

阿伯霍逊　您叫我吗，老爷？

狱吏　这儿有一个人，可以在明天行刑的时候帮助你。你要是认为他可用，就可以和他订一年合同，让他在这儿跟你住在一起；不然的话，暂时让他帮帮忙，再叫他去吧。他不能假借什么身分来推托，他本来是一个忘八。

阿伯霍逊　是个忘八吗，老爷？他妈的！他要把咱们干这行

巧艺的脸都丢尽了。

狱吏　算了吧，你也比他高不了多少；完全是半斤八两。（下。）

庞贝　大哥，请您赏个脸——您的脸长得倒真是不错，就是有点杀气腾腾的味道——给我解释解释：您是管您这一行叫什么巧艺吗？

阿伯霍逊　不错，老弟，称得起是巧艺。

庞贝　我听人说调脂涂色算是巧艺；可是，大哥，您知道窑姐儿们都很拿手，她们是我的同僚，这就证明我干的那行也是巧艺；可是绞死人有何巧可言，不瞒您说，就是绞死我，我也想不出来。

阿伯霍逊　老弟，那确是巧艺。

庞贝　有何为证？

阿伯霍逊　良民的衣服，贼穿上满合适。要是贼穿着小点，良民会认为是够大的；要是贼穿着大点，他自己会认为是够小的。所以，良民的衣服，贼穿上永远合适。

狱吏重上。

狱吏　你们说定了没有？

庞贝　老爷，我愿意给他当下手；因为我发现当刽子手确实是比当忘八更高尚的职业；每逢杀人之前，他总得说一声：“请您宽恕。”

狱吏　你记着点；明天早上四点钟把斧头砧架预备好。

阿伯霍逊　来吧，忘八，让我传授给你一点手艺；跟我来。

庞贝　我很愿意领教，要是您有一天用得着我，我愿意引颈而待，报答您的好意。

狱吏　去把克劳狄奥和巴那丁叫来见我。（庞贝、阿伯霍逊同下）我很替克劳狄奥可惜，可是那个杀人犯巴那丁，却是个死不足惜的家伙。

克劳狄奥上。

狱吏　瞧，克劳狄奥，这是执行你死刑的命令，现在已经是午夜，明天八点钟你就要与世永辞了。巴那丁呢？

克劳狄奥　他睡得好好的，像一个跋涉长途的疲倦的旅人一样，叫都叫不醒。

狱吏　对他有什么办法呢？好，你去准备着吧。（内敲门声）听，什么声音？——愿上天赐给你灵魂安静！（克劳狄奥下）且慢。这也许是赦免善良的克劳狄奥的命令下来了。

公爵仍作教士装上。

狱吏　欢迎，师傅。

公爵　愿静夜的良好气氛降临到你身上，善良的狱官！刚才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狱吏　熄灯钟鸣以后，就没有人来过。

公爵　依莎贝拉也没有来吗？

狱吏　没有。

公爵　大概他们就要来了。

狱吏　关于克劳狄奥有什么好消息没有？

公爵　也许会有。

狱吏　我们这位摄政是一个忍心的人。

公爵　不，不，他执法的公允，正和他立身的严正一样；他用崇高的克制工夫，屏绝他自己心中的人欲，也运用他的权

力，整饬社会的风纪。假如他明于责人，闇于责己，那么他所推行的诚然是暴政；可是我们现在却不能不称赞他的正直无私。（内敲门声）现在他们来了。（狱吏下）这是一个善良的狱官，像他这样仁慈可亲的狱官，倒是难得的。（敲门声）啊，谁在那里？门敲得这么急，一定有什么要事。

狱吏重上。

狱吏　他必须在外面等一会儿，我已经把看门的人叫醒，去开门让他进来了。

公爵　你没有接到撤回成命的公文，克劳狄奥明天一定要死吗？

狱吏　没有，师傅。

公爵　天虽然快亮了，在破晓以前，大概还会有消息来的。

狱吏　也许你对内幕有所了解，可是我相信撤回成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事情毫无先例，而且安哲鲁大人已经公开表示他决不徇私枉法，怎么还会网开一面？

一使者上。

狱吏　这是他派来的人。

公爵　他拿着克劳狄奥的赦状来了。

使者　（以公文交狱吏）安哲鲁大人叫我把这公文送给你，他还要我吩咐你，叫你依照命令行事，不得稍有差池。现在天差不多亮了，再见。

狱吏　我一定服从他的命令。（使者下。）

公爵　（旁白）这是用罪恶换来的赦状，赦罪的人自己也变成了犯罪的人；身居高位的如此以身作则，在下的还不翕然从

风吗？法官要是自己有罪，那么为了同病相怜的缘故，犯罪的人当然可以逍遥法外。——请问这里面说些什么？

狱吏　告诉您吧，安哲鲁大人大概以为我有失职的地方，所以要在这时候再提醒我一下。奇怪得很，他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

公爵　请你读给我听。

狱吏　“克劳狄奥务须于四时处决，巴那丁于午后处决，不可轻听人言，致干未便。克劳狄奥首级仰于五时送到，以凭察验。如有玩忽命令之处，即将该员严惩不贷，切切凛遵毋违。”师傅，您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公爵　今天下午处决的这个巴那丁是个怎么样的人？

狱吏　他是一个在这儿长大的波希米亚人，在牢里已经关了九年了。

公爵　那个公爵为什么不放他出去或者把他杀了？我听说他惯常是这样的。

狱吏　他有朋友们给他奔走疏通；他所犯的案子，直到现在安哲鲁大人握了权，方才有了确确凿凿的证据。

公爵　那么现在案情已经明白了吗？

狱吏　再明白也没有了，他自己也并不抵赖。

公爵　他在监狱里自己知道不知道忏悔？他心里感觉怎样？

狱吏　在他看来，死就像喝醉了酒睡了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可怕，对于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事情，他毫不关心，毫无顾虑，也一点没有忧惧；死在他心目中不算怎么一回事，可是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凡人。

公爵　他需要劝告。

狱吏　他可不要听什么劝告。他在监狱里是很自由的，给他机会逃走，他也不愿逃，一天到晚喝酒，喝醉了就一连睡上好几天。我们常常把他叫醒了，假装要把他拖去杀头，还给他看一张假造的公文，可是他却无动于中。

公爵　我们等会儿再说他吧。狱官，我一眼就知道你是个诚实可靠的人，我的老眼要是没有昏花，那么我是不会看错人的，所以我敢大着胆子，跟你商量一件事。你现在奉命执行死刑的克劳狄奥，他所犯的罪并不比判决他的安哲鲁所犯的罪更重。为了向你证明我这一句话，我要请你给我四天的时间，同时你必须现在就帮我做一件危险的事情。

狱吏　请问师傅要我做什么事？

公爵　把克劳狄奥暂缓处刑。

狱吏　唉！这怎么办得到呢？安哲鲁大人有命令下来，限定时间，还要把他的首级送去验明，我要是稍有违背他的命令之处，我的头也要跟克劳狄奥一样保不住了。

公爵　你要是听我吩咐，我可以保你没事。今天早上你把这个巴那丁处决了，把他的头送到安哲鲁那边去。

狱吏　他们两人安哲鲁都见过，他认得出来。

公爵　啊，人死了脸会变样子，你可以再把他的头发剃光，胡子扎起来，就说犯人因为表示忏悔，在临死之前要求这样，你知道这是很通行的一种习惯，假如你因为干了这事，不但得不到感激和好处，反而遭到责罚，那么凭我所

信奉的圣徒起誓，我一定用我的生命为你力保。

狱吏 原谅我，好师傅，这是违背我的誓言的。

公爵 你是向公爵宣誓呢，还是向摄政宣誓的？

狱吏 我向他也向他的代理人宣誓。

公爵 要是公爵赞许你的行动，那么你总不以为那是一件错事吧？

狱吏 可是公爵怎么会赞许我这样做呢？

公爵 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定的。可是你既然这样胆小，我的服装、我的人格和我的谆谆劝诱，都不能使你安心听从我，那么我可以比原来打算的更进一步，替你解除一切忧虑。你看吧，这是公爵的亲笔签署和他的印信，我相信你认识他的笔迹，这图章你也看见过。

狱吏 我都认识。

公爵 这里面有一通公爵就要回来的密谕，你等会儿就可以读它，里面说的是公爵将在这两天内到此。这件事情安哲鲁也不知道，因为他就在今天会接到几封古怪的信，也许是说公爵已经死了，也许是说他已经出家修行了，可是都没有提起他就要回来的话。瞧吧，晨星已经从云端里出现，召唤牧羊人起来放羊了。你不用惊奇事情会如此突兀，真相大白以后，一切的为难都会消释。把刽子手唤来，叫他把巴那丁杀了；我就去劝他忏悔去。来，不用惊讶，你马上就会明白一切的。天差不多已经大亮了。

（同下。）

第三场 狱中另一室

庞贝上。

庞贝 我在这里倒是很熟悉，就像回到妓院里一样。人们很可能错认这是咬弗动太太开的窑子，因为她的许多老主顾都在这儿。头一个是纨袴少爷，他借了人家一笔债，是按实物付给的——全是些废纸和生姜——折合一百九十七镑；可是脱手的时候才卖了五马克现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当时生姜赶上滞销，爱吃姜的老婆子们全都死了。还有一个舞迷少爷，是让锦绣商店的老板告下来的，前后共欠桃红色缎袍四身，这会儿他可成为衣不蔽体的叫化子了。还有傻大爷，风流哥儿，贾黄金，喜欢拿刀动剑的磁公鸡，专给人闭门羹吃的浪荡子，在演武场上显手段的快马先生，周游列国、衣饰阔绰的鞋带先生，因为醉酒闹事把白干扎死的烧酒大爷……此外还有不知多少；原来都是挥金如土的阔少，这会儿只能向囚窗外面的过路人哀求施舍了。

阿伯霍逊上。

阿伯霍逊 小子，去把巴那丁带来！

庞贝 巴那丁大爷！您现在应该起来杀头了，巴那丁大爷！

阿伯霍逊 喂，巴那丁！

巴那丁 (在内)他妈的！谁在那儿大惊小怪？你是哪一个？

庞贝 是你的朋友刽子手。请你好好地起来，让我们把你

杀死。

巴那丁　(在内)滚开！混账东西，给我滚开！我还要睡觉呢。

阿伯霍逊　对他说他非赶快醒来不可。

庞贝　巴那丁大爷，请你醒醒吧，等你杀过了头，再睡觉不迟。

阿伯霍逊　跑进去把他拖出来。

庞贝　他来了，他来了，我听见他的稻草在响了。

阿伯霍逊　斧头预备好了吗，小子？

庞贝　预备好了。

巴那丁上。

巴那丁　啊，阿伯霍逊！你来干吗？

阿伯霍逊　老实对你说，我要请你赶快祈祷，因为命令已经下来了。

巴那丁　混账东西，老子喝了一夜的酒，现在怎么能死去？

庞贝　啊，那再好没有了，因为你喝了一夜的酒，到早上杀了头，你就可以痛痛快快睡他一整天了。

阿伯霍逊　瞧，你的神父也来了，你还以为我们在跟你开玩笑吗？

公爵仍作教士装上。

公爵　闻知尊驾不久就要离开人世，我因为被不忍之心所驱使，特地前来向你劝慰一番，我还愿意跟你一起祈祷。

巴那丁　师傅，我还不想死哩；昨天晚上我狂饮了一夜，他们要我死，我可还要从容准备一下，尽管他们把我脑浆打出都没用。无论如何，要我今天就死我是不答应的。

公爵　嗳哟，这是没有法想的，你今天一定要死，所以我劝你

还是准备走上你的旅途吧。

巴那丁　我发誓不愿在今天死，什么人劝我都没用。

公爵　可是你听我说。

巴那丁　我不要听，你要是有话，到我房间里来吧，我今天一定不走。（下。）

狱吏上。

公爵　不配活也不配死，他的心肠就像石子一样！你们快追上去把他拖到刑场上去。（阿伯霍逊、庞贝下。）

狱吏　师傅，您看这犯人怎样？

公爵　他是一个毫无准备的家伙，现在还不能就让他死去；叫他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糊里糊涂死去，是上天所不容的。

狱吏　师傅，在这儿监狱里有一个名叫拉戈静的著名海盗，今天早上因为发着厉害的热病而死了，他的年纪跟克劳狄奥差不多，鬚发的颜色完全一样。我看我们不如把这无赖暂时放过，等他头脑明白一点的时候再把他处决，至于克劳狄奥的首级，可以把拉戈静的头割下来顶替，您看好不好？

公爵　啊，那是天赐的机会！赶快动手，安哲鲁预定的时间快要到了。你就依此而行，按照命令把首级送去验看，我还要去劝这个恶汉安心就死。

狱吏　好师傅，我一定就这么办。可是巴那丁必须在今天下午处死，还有克劳狄奥却怎样安置呢？假使人家知道他还活着，那我可怎么办？

公爵　就这么吧，你把巴那丁和克劳狄奥两人都关在秘密的

所在，在太阳对世界的另一半照临两次之前，你就可以平安无事。

狱吏　我一切都信托着您。

公爵　快去吧，首级割了下来，就去送给安哲鲁。（狱吏下）现在我要写信给安哲鲁，叫狱官带去给他；我要对他说我已经动身回来，进城的时候要让全体人民知道；他必须在城外九哩的圣泉旁边接我，在那边我要不动声色，一步一步去揭露安哲鲁的罪恶。

狱吏重上。

狱吏　首级已经取来，让我亲自送去。

公爵　那再好没有。快些回来，我还要告诉你一些不能让别人听见的事情。

狱吏　我决不耽搁时间。（下。）

依莎贝拉　（在内）有人吗？愿你们平安！

公爵　依莎贝拉的声音。她是来打听她弟弟的赦状有没有下来；可是我要暂时把实在的情形瞒过她，让她在绝望之后，突然发现她的弟弟尚在人世，而格外感到惊喜。

依莎贝拉上。

依莎贝拉　啊，师傅请了！

公爵　早安，好孩子！

依莎贝拉　多谢师傅。那摄政有没有颁下我弟弟的赦令？

公爵　依莎贝拉，他已经使他脱离烦恼的人世了；他的头已经割下，送去给安哲鲁了。

依莎贝拉　啊，那是不会有的事。

公爵　确有这样的事。你是个聪明人，事已如此，也不用悲伤了。

依莎贝拉　啊，我要去挖掉他的眼珠。

公爵　他会不准你去见他的。

依莎贝拉　可怜的克劳狄奥！不幸的依莎贝拉！万恶的世界！该死的安哲鲁！

公爵　你这样于他无损，于你自己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还是平心静气，一切信任上天作主吧。听好我的话，你会发现我的每一个字都没有虚假。公爵明天要回来了；——把你的眼泪揩干了，——我有一个同道是他的亲信，是他告诉我的。他已经送信去给爱斯卡勒斯和安哲鲁，他们预备在城外迎接他，就在那边归还他们的政权。你要是能够遵照我所指点给你的一条大道而行，就可以向这恶人报复你心头的仇恨，并且还可以得到公爵的眷宠，享受莫大的尊荣。

依莎贝拉　请师傅指教。

公爵　你先去把这信送给彼得神父，公爵要回来就是他通知我的；你对他说，我要请他今晚在玛利安娜的家里会面。我把你和玛利安娜的事情详细告诉他以后，他就可以带你们去见公爵，你们可以放胆指着安哲鲁控告他。我自己因为还要履行一个神圣的誓愿，不能亲自出场。这信你拿去吧，不要再伤心落泪了。我决不会误你的事的。谁来了？

路西奥上。

路西奥　您好，师傅！狱官呢？

公爵　他出去了，先生。

路西奥　啊，可爱的依莎贝拉，我见你眼睛哭得这样红肿，我心里真是疼，你要宽心忍耐。这会儿一天两顿饭我只能喝水吃糠，根本不敢把肚子喂饱，一顿盛餐就可以要我的命。可是他们说公爵明天就要回来了。依莎贝拉，令弟是我的好朋友；那个惯会偷偷摸摸的疯癫公爵要是在家，他就不会送了命。（依莎贝拉下。）

公爵　先生，听你说起来，好像你很不满意这位公爵；可是幸而他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一个人。

路西奥　师傅，你知道他哪里有我知道他那样仔细；你瞧不出他倒是一个猎艳的好手呢。

公爵　嘿，有一天他会跟你算账的。再见。

路西奥　不，且慢，咱们一块儿走；我要告诉你关于公爵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公爵　你的话倘使是真的，那么你已经告诉我太多了；倘使你说的都是假话，那么你一辈子也编造不完，我可没有工夫听你。

路西奥　有一次我因为跟一个女人有了孩子，被他传去问话。

公爵　你干过这样的事么？

路西奥　是的，亏得我发誓说没有这样的事，否则他们就要叫我跟那个烂婊子结婚了。

公爵　你不是个老实人，再见。

路西奥　不，我一定要陪你走完这条小巷。你要是不欢喜听

那种下流话，我就不说好了。师傅，我就像是一根芒刺一样，钉住了人不肯放松。（同下。）

第四场 安哲鲁府中一室

安哲鲁及爱斯卡勒斯上。

爱斯卡勒斯 他每一次来信，都跟上回所说的不同。

安哲鲁 他的话说得颠颠倒倒。他的行动也真有点疯头疯脑的。求上天保佑他不要真的疯了才好！他为什么要我们在城门外迎接他，就在那边把我们的政权交还他呢？

爱斯卡勒斯 我猜不透他的意思。

安哲鲁 他为什么又要我们在他进城以前的一小时内，向全体人民宣告，倘有什么冤枉的事，可以让他们拦道告状呢？

爱斯卡勒斯 他的理由大概是他以为这么一来，人家有不满意我们的可以当场控诉，当场发落，免得在我们归政之后，再有谁想来暗中算计我们。

安哲鲁 好，那么就请你这样宣布出去吧。明天一早我就到你家里来，各色人等需要他们一同去迎接的，都请你通告他们一声。

爱斯卡勒斯 是，大人，下官失陪了。

安哲鲁 再见。（爱斯卡勒斯下）这件事情害得我心神无主，作事也变成毫无头脑。一个失去贞操的女子，奸污她的却是禁止他人奸污的堂堂执法大吏！倘不是因为她不好意思

当众承认她的失身，她将会怎样到处宣扬我的罪恶！可是她知道这样做是不聪明的，因为我的地位威权得人信仰，不是任何诽谤所能摇动；攻击我的人，不过自取其辱罢了。我本来可以让他活命，可是我怕他年轻气盛，假如知道他自已的生命是用耻辱换来的，一定会图谋报复。现在我倒希望他尚在人世！唉！我们一旦把羞耻放在脑后，所作所为，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又要这么做，又要那么做，结果总是一无是处。（下。）

第五场　郊　外

公爵作本来装束及彼得神父同上。

公爵　这几封信给我在适当的时候送出去。（以信交彼得神父）我们的计划，狱官是知道的。事情一着手以后，你就紧记我的吩咐做去，虽然有时看着情形的需要，你自已也可以变通一下。现在你先去看弗来维厄斯，告诉他我耽搁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再去通知伐伦提纳斯、罗兰特和克拉苏，叫他们把喇叭手召集起来，在城门口集合。可是你先去叫弗来维厄斯来。

彼得　是，我马上就去。（下。）

凡里厄斯上。

公爵　谢谢你，凡里厄斯，你来得很快。来，我们一路走去吧，还有别的朋友们就会来迎接我。（同下。）

第六场 城门附近的街道

依莎贝拉及玛利安娜上。

依莎贝拉 我喜欢说老实话，要我这样绕圈子说话可真有点不高兴。可是他这样吩咐我，说是事实的真相必须暂时隐瞒，方才可以达到全部的目的。他要叫你告发安哲鲁所干的事。

玛利安娜 你就听他的话吧。

依莎贝拉 而且他还对我说，假如他有时对我说话不客气，仿佛站在反对的一方，那也不用惊疑，因为良药的味道总是苦的。

玛利安娜 我希望彼得神父——

依莎贝拉 啊，别吵！神父来了。

彼得神父上。

彼得 来，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一处很好的站立的地方，公爵经过那里的时候，一定会看见你们。喇叭已经响了两次了；有身分的士绅们都已恭立在城门口，公爵就要进来了；快去吧。（同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城门附近的广场

玛利安娜蒙面纱及依莎贝拉、彼得神父各立道旁；公爵、凡里厄斯、众臣、安哲鲁、爱斯卡勒斯、路西奥、狱吏、差役及市民等自各门分别上。

公爵　贤卿，久违了！我的忠实的老友，我很高兴看见你。

安哲鲁
爱斯卡勒斯　殿下安然归来，臣等不胜雀跃！

公爵　多谢两位。我在外面听人说起你们治理国政是怎样的公正严明，为了答谢你们的勤劳，让我在没有给你们其他的褒奖之前，先向你们表示我的慰劳的微意。

安哲鲁　蒙殿下过奖，使小臣感愧万分。

公爵　啊，你的功绩是有口皆碑的，它可以刻在铜柱上，永垂万世而无愧，我怎么可以隐善蔽贤呢？把你的手给我，让士民众庶知道表面上的礼遇，正可以反映出发自中心的眷宠。来，爱斯卡勒斯，你也应当在我的身旁一块儿走，你们都是我的良好的辅弼。

彼得神父及依莎贝拉上前。

彼得　现在你的时候已经到了，快去跪在他的面前，话说得响

一些。

依莎贝拉　公爵殿下伸冤啊！请您低下头来看一个受屈含冤的——唉，我本来还想说，处女！尊贵的殿下！请您先不要瞻顾任何其他事务，直到您听我说完我没有半句谎言的哀诉，给我主持公道，主持公道啊！

公爵　你有什么冤枉？谁欺侮了你？简简单单地说出来吧。安哲鲁大人可以给你主持公道，你只要向他诉说好了。

依莎贝拉　嗳哟殿下，您这是要我向魔鬼求救了！请您自己听我说，因为我所要说的话，也许会因为不能见信而使我受到责罚，也许殿下会使我伸雪奇冤。求求您，就在这儿听着我吧！

安哲鲁　殿下，我看她有点儿疯头疯脑的；她曾经替她的兄弟来向我求情，她那个兄弟是依法处决的——

依莎贝拉　依法处决的！

安哲鲁　所以她怀恨在心，一定会说出些荒谬奇怪的话来。

依莎贝拉　我要说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可是的的确确是事实。安哲鲁是一个背盟毁约的人，这不奇怪吗？安哲鲁是一个杀人的凶手，这不奇怪吗？安哲鲁是一个淫贼，一个伪君子，一个蹂躏女性的家伙，这不是奇之又奇的事情吗？

公爵　嗯，那真是太奇怪了。

依莎贝拉　奇怪虽然奇怪，真实却是真实，正像他是安哲鲁一样无法抵赖。真理是永远蒙蔽不了的。

公爵　把她撵走了吧！可怜的东西，她因为失去了理智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依莎贝拉　啊！殿下，假使您希望来世能得到超度，请不要以为我是个疯子而不理我。似乎不会有的事，不一定不可能。世上最恶的坏人，也许瞧上去就像安哲鲁那样拘谨严肃，正直无私；安哲鲁在庄严的外表、清正的名声、崇高的位阶的重重掩饰下，也许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凶徒。相信我，殿下，我决不是诬蔑他，要是我有更坏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他，也决不会把他形容得过分。

公爵　她一定是个疯子，可是她疯得这样有头有脑，倒是奇怪得很。

依莎贝拉　啊！殿下，请您别那么想，不要为了枉法而驱除理智。请殿下明察秋毫，别让虚伪掩盖了真实。

公爵　有许多不疯的人，也不像她那样说得头头是道。你有些什么话要说？

依莎贝拉　我是克劳狄奥的姊姊，他因为犯了奸淫，被安哲鲁判决死刑。立愿修道、尚未受戒的我，从一位路西奥的嘴里知道了这个消息——

路西奥　禀殿下，我就是路西奥，克劳狄奥叫我向她报信，请她设法运动安哲鲁大人，宽恕她弟弟的死刑。

公爵　我没有叫你说话。

路西奥　是，殿下，可是您也没有叫我不说话。

公爵　我现在就叫你不说话。等我有事情要问到你的时候，我倒希望你能说得动听一点。

路西奥　请您放心，绝对没错。

公爵　这话用不着对我说；你自己当心点吧。

依莎贝拉 这位先生已经代我说出一些情况了——

路西奥 不错。

公爵 她虽然不错，你不该说话而开了口，却是大错了。说下去吧。

依莎贝拉 我就去见这个恶毒卑鄙的摄政——

公爵 你又在说疯话了。

依莎贝拉 原谅我，可是我说的是事实。

公爵 好，就算是事实；那么你说下去吧。

依莎贝拉 我怎样向他哀求恳告，怎样向他长跪泣请，他怎样拒绝我，我又怎样回答他，这些说来话长，也不必细说。最后的结果，一提起就叫人羞愤填膺，难于启口。他说我必须把我这清白的身体，供他发泄他的兽欲，方才可以释放我的弟弟。在无数次反复思忖以后，手足之情，使我顾不得什么羞耻，我终于答应了他。可是到了下一天早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却下了一道命令要我可怜的弟弟的首级。

公爵 哪会有这等事！

依莎贝拉 啊，那是千真万确的！

公爵 无知的贱人！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话，也许你受了什么人的指使，有意破坏安哲鲁大人的名誉。第一，他的为人的正直，是谁都知道的；第二，他这样急不及待地惩治自己也有的过错，在道理上是完全说不通的；要是他自己也干了那一件坏事，那么他推己及人，怎么会一定要把你的兄弟处死？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着你，快给

我从实招来，谁叫你到这儿来呼冤的？

依莎贝拉　竟是这样吗？天上的神明啊！求你们给我忍耐吧！天理昭彰，暂时包庇起来的罪恶，总有一天会揭露出来的。愿上天保佑殿下，我只能含冤莫诉，就此告辞了。

公爵　我知道你现在想要逃走了。来人！给我把她关起来！难道可以让这种恶意的诽谤诬蔑我所亲信的人吗？这一定是一种阴谋。是谁给你出的主意，叫你到这儿来的？

依莎贝拉　是洛度维克神父，我希望他也在这儿。

公爵　是一个教士吗？有谁认识这个洛度维克？

路西奥　殿下，我认识他，他是一个爱管闲事的教士。我一见他就讨厌，要是他不是出家人，我一定要把他痛打一顿，因为他曾经在您的背后说过您的坏话。

公爵　说过我的坏话！好一个教士！还要教唆这个坏女人来诬告我们的摄政！去把这教士找来！

路西奥　就在昨天晚上，我看见她和那个教士都在监狱里；他是一个放肆的教士，一个下流不堪的家伙。

彼得　上帝祝福殿下！我方才始终在旁边听着，发现他们都在欺骗您。第一，这个女人控告安哲鲁大人的话都是假的，他碰也没有碰过她的身体。

公爵　我相信你的话。你认识他所说起的那个教士洛度维克吗？

彼得　我认识他，他是一个道高德重的人，并不像这位先生所说的那么下贱，那么爱管闲事，我可以担保他从来没有说过殿下一句坏话。

路西奥　殿下，相信我，他把您说得不堪入耳呢。

彼得　好，他总会有一天给自己洗刷清楚的，可是禀殿下，他现在害着一种奇怪的毛病。他知道有人要来向您控告安哲鲁大人，所以他特意叫我前来，代他说一说他所知道的是非真相；这些话将来如果召他来，他都能宣誓证明。第一，关于这个女人对这位贵人的诬蔑之词，我可以当着她的面证明她的话完全不对，并且迫使她自己承认。

公爵　师傅，你说吧。（差役执依莎贝拉下，玛利安娜趋前）安哲鲁，你对于这一幕戏剧觉得可笑吗？天啊，无知的人们是多么痴愚！端几张坐椅来。来，安哲鲁贤卿，我对这件案子完全处于旁观者的地位，你自己去作审判官吧。师傅，这个是证人吗？先让她露出脸来再说话。

玛利安娜　恕我，殿下；我要得到我丈夫的准许，才敢露脸。

公爵　啊，你是一个有夫之妇吗？

玛利安娜　不，殿下。

公爵　你是一个处女吗？

玛利安娜　不，殿下。

公爵　那么是一个寡妇吗？

玛利安娜　也不是，殿下。

公爵　咦，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既不是处女，又不是寡妇，又不是有夫之妇，那么你究竟是什么？

路西奥　殿下，她也许是个婊子，许多婊子都是既不是处女，又不是寡妇，又不是有夫之妇。

公爵　叫那家伙闭嘴！但愿有朝一日他犯了案，那时候有他

说话的份儿。

路西奥　是，殿下。

玛利安娜　殿下，我承认我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也承认我已经不是处女。我曾经和我的丈夫发生过关系，可是我的丈夫却不知道他曾经和我发生过关系。

路西奥　殿下，那时他大概喝醉了酒，不省人事。

公爵　你要是也喝醉了酒就好了，免得总这样唠唠叨叨。

路西奥　是，殿下。

公爵　这妇人不能做安哲鲁大人的证人。

玛利安娜　请殿下听我分说。刚才那个女子控告安哲鲁大人和她通奸，同时也就控告了我的丈夫；可是她说他和她幽叙的时间，他正在我的怀抱里两情缱绻呢。

安哲鲁　她所控告的不仅是我一个人吗？

玛利安娜　那我可不知道。

公爵　不知道？你刚才不是说起你的丈夫吗？

玛利安娜　是的，殿下，那就是安哲鲁；他以为他所亲近的是依莎贝拉的肉体，却不知道他所亲近的是我的肉体。

安哲鲁　这一派胡言，说得太荒谬离奇了。让我们看一看你的脸吧。

玛利安娜　我的丈夫已经吩咐我，现在我可以露脸了。（取下面纱）狠心的安哲鲁！这就是你曾经发誓说它是值得爱顾的脸；这就是你在订盟的当时紧紧握过的手；这就是在你的花园里代替依莎贝拉的身体。

公爵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路西奥　据她说，不仅认识，还发生过关系哩。

公爵　不准你再开口！

路西奥　遵命，殿下。

安哲鲁　殿下，我承认我认识她；五年以前，我曾经和她有过婚姻之议，可是后来未成事实，一部分的原因是她的嫁奁不足预定之数，主要的原因却是她的名誉不大好。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五年以来，我可以发誓我从来不曾跟她说过话，从来不曾看见过她，也从来不曾听到过她的什么消息。

玛利安娜　殿下，天日在上，我已经许身此人，无可更移，而且在星期二晚上，我们已经在他的花园里行过夫妇之道。倘使我这样的话是谎话，让我跪在地上永远站不起来，变成一座石像。

安哲鲁　我刚才还不过觉得可笑，现在可再也忍耐不住了；殿下，给我审判他们的权力吧。我看得出来这两个无耻的妇人，都不过是给人利用的工具，背后都有有力的人在那儿操纵着。殿下，让我把这种阴谋究问出来吧。

公爵　很好，照你的意思把她们重重地处罚吧。你这愚蠢的教士，你这刁恶的妇人，你们跟那个妇人串通勾结，你们以为指着一个个神圣的名字起誓，就可以破坏一个大家公认的正人君子的名誉吗？爱斯卡勒斯，你也陪着安哲鲁坐下来，帮助他推究出谁是这件事的主谋。还有一个指使他们的教士，快去把他抓来。

彼得　殿下，他要是也在这儿，那就再好也没有了，因为这两

个女人正是因为受他的怂恿，才来此呼冤的。他住的地方狱官知道，可以叫他去召他来。

公爵　快去把他抓来。（狱吏下）贤卿，这件案子与你有关，你可以全权听断，照你所认为最适当的办法，惩罚这一辈中伤你名誉的人。我且暂时离开你们，可是你们不必起座，把这些造谣诽谤之徒办好了再说吧。

爱斯卡勒斯　殿下，我们一定要彻底究问。（公爵下）路西奥，你不是说你知道那个洛度维克神父是个坏人吗？

路西奥　他只是穿扮得像个学道修行之人，心里头可是千刁万恶。他把公爵骂得狗血喷头呢。

爱斯卡勒斯　请你在这儿等一等，等他来了，把他向你说过的话和他当面对质。这个神父大概是一个很刁钻的人。

路西奥　正是，大人，他的刁钻在维也纳可以首屈一指。

爱斯卡勒斯　把那依莎贝拉叫回来，我还要问她话。（一侍从下）大人，请您让我审问她，您可以看看我怎样对付她。

路西奥　听她方才的话，您未必比安哲鲁大人更对付得了她吧。

爱斯卡勒斯　你认为这样吗？

路西奥　我说，大人，您要是悄悄地对付她，她也许就会招认一切；当着众人的面，她会怕难为情不肯说的。

爱斯卡勒斯　我要暗地里想些办法。

路西奥　那就对了，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一本正经的，到了半夜三更才会轻狂起来。

差役等拥依莎贝拉上。

爱斯卡勒斯 （向依莎贝拉）来，姑娘，这儿有一位小姐说你的话完全不对。

路西奥 大人，我所说的那个坏蛋，给狱官找了来了。

爱斯卡勒斯 来得正好。你不要跟他说话，等我问到你的时候再说。

公爵化教士装，随狱吏上。

路西奥 禁声！

爱斯卡勒斯 来，是你叫这两个女人诽谤安哲鲁大人吗？她们已经招认是受你的主使。

公爵 没有那回事。

爱斯卡勒斯 怎么！你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吗？

公爵 尊重你的地位！让魔鬼在他灼热的火椅上受人暂时的崇拜吧！公爵在哪里？他应该在这里听我说话。

爱斯卡勒斯 我们就代表公爵，我们要听你怎样说话，你可要说得小心一点。

公爵 我可要大胆地说。唉！你们这批可怜的人！你们要想在这一群狐狸中间找寻羔羊吗？你们的冤屈是没有伸雪的希望了！公爵去了吗？那么还有谁给你们作主？这公爵是个不公的公爵，把你们事实昭彰的控诉置之不顾，却让你们所控告的那个恶人来审问你们。

路西奥 就是这个坏蛋，我说的就是他。

爱斯卡勒斯 怎么，你这无礼放肆的教士！你嗾使这两个妇人诬告好人，难道还不够，还敢当着他的面，这样把他辱骂吗？你居然还敢把公爵也牵连在内，批评他审案不公！

来，给他上刑！我们要敲断你的每一个骨节，好叫你老老实实招认出来。哼！不公！

公爵　别发这么大的脾气。就是公爵自己也不敢弯一弯我的手指，正像他不敢弯痛他自己的手指一样。我不是他的子民，也不是这地方的人。因为有事到此，使我有机会冷眼旁观这里的一切；我看见维也纳教化废弛，政令失修，各项罪恶虽然在法律上都有处罚的明文，可是因为当局的纵容姑息，严厉的法律反而像是牙科郎中门口挂起的一串碎牙，只能让人指点当笑话。

爱斯卡勒斯　你竟敢毁谤政府！把他抓进监狱里去！

安哲鲁　路西奥，你有什么话要告发他的？他不就是你向我们说起的那个人吗？

路西奥　正是他，大人。过来，好秃老头儿，你认识我吗？

公爵　我听见你的声音，就记起你来了。公爵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曾经在监狱门口会面过。

路西奥　啊，你还记得吗？那么你记不记得你说过公爵什么坏话？

公爵　我记得非常清楚哩。

路西奥　真的吗？你不是说他是一个色鬼、一个蠢货、一个懦夫吗？

公爵　先生，你要是把那样的话当作我说的，那你一定把你自己当作我了。你才真这样说过他，而且还说过比这更厉害、更不堪的话呢。

路西奥　嗳呀，你这该死的家伙！我不是因为你出言无礼，曾

经扯过你的鼻子吗？

公爵 我可以发誓，我爱公爵就像爱我自己一样。

安哲鲁 这坏人到处散布大逆不道的妖言，现在倒又想躲赖了！

爱斯卡勒斯 这种人还跟他多讲什么。把他抓进监狱里去！狱官在哪里？把他抓进监狱里去，好好地关起来，让他不再搬嘴弄舌。那两个淫妇跟那另外一个同党也都给我一起抓起来。（狱吏欲捕公爵。）

公爵 且慢，等一会儿。

安哲鲁 什么！他想反抗吗？路西奥，你帮他们捉住他。

路西奥 好了，师傅，算了吧。暧呀，你这撒谎的贼秃，你一定要戴着你那顶头巾吗？让我们瞧瞧你那奸恶的尊容吧。他妈的！我们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副豺狼面孔，然后再送你的终。你不愿意脱下来吗？（扯下公爵所戴的教士头巾，公爵现出本相。）

公爵 你是第一个把教士变成公爵的恶汉。狱官，这三个无罪的好人，先让我把他们保释了。（向路西奥）先生，别溜走啊；那个教士就要跟你说两句话儿。把他看起来。

路西奥 糟糕，我的罪名也许还不止杀头呢！

公爵 （向爱斯卡勒斯）你刚才所说的话，不知不罪，你且坐下吧。我要请他起身让座。（向安哲鲁）对不起了。你现在还可以凭藉你的口才、你的机智和你的厚颜来为你自己辩护吗？如果你自认为还能，就请辩护吧；等一会儿我开口的时候，你就没得可讲了。

安哲鲁　啊，我的威严的主上！您像天上的神明一样炯察到我的过失，我要是还以为可以在您面前掩饰过去，那岂不是罪上加罪了吗？殿下，请您不用再审判我的丑行，我愿意承认一切。求殿下立刻把我宣判死刑，那就是莫大的恩典了。

公爵　过来，玛利安娜。你说，你是不是和这女子订过婚约？

安哲鲁　是的，殿下。

公爵　那么快带她去立刻举行婚礼。神父，你去为他们主婚吧；完事以后，再带他回到这儿来。狱官，你也同去。（安哲鲁、玛利安娜、彼得及狱吏下。）

爱斯卡勒斯　殿下，这事情虽然出人意表，可是更使我奇怪的是他会有这种无耻的行为。

公爵　过来，依莎贝拉。你的神父现在是你的君王了；可是我的外表虽然有了变化，内心却仍是一样，当初我顾问着你的事情，现在我仍旧愿意为你继续效劳。

依莎贝拉　草野陋质，冒昧无知，多多劳动殿下，还望殿下恕罪！

公爵　恕你无罪，依莎贝拉，今后你不用拘礼吧。我知道你为了你兄弟的死去，心里很是悲伤；你也许会不懂为什么我这样隐姓埋名，设法营救他，却不愿直截爽快运用我的权力，阻止他的处决。啊，善良的姑娘！我想不到他会这样快就被处死了，以致破坏了我原来的目的。可是愿他死后平安！他现在可以不用忧生怕死，比活着心怀恐惧快乐得多了，你也用这样的思想宽慰你自己吧。

依莎贝拉　我也是这样想着，殿下。

安哲鲁、玛利安娜、彼得神父及狱吏重上。

公爵　这个新婚的男子，虽然他曾经用淫猥的妄想侮辱过你的无瑕的贞操，可是为了玛利安娜的缘故，你必须宽恕他。不过他既然把你的兄弟处死，自己又同时犯了奸淫和背约的两重罪恶，那么法律无论如何仁慈，也要高声呼喊出来，"克劳狄奥怎样死，安哲鲁也必须照样偿命！"一个死得快，一个也不能容他缓死，用同样的处罚抵销同样的罪，这才叫报应循环！所以，安哲鲁，你的罪恶既然已经暴露，你就是再想抵赖，也无从抵赖，我们就判你在克劳狄奥授首的刑台上受死，也像他一样迅速处决。把他带去！

玛利安娜　啊，我的仁慈的主！请不要空给我一个名义上的丈夫！

公爵　给你一个名义上的丈夫的，是你自己的丈夫。我因为顾全你的名誉，所以给你作主完成了婚礼，否则你已经失身于他，你的终身幸福要受到影响。至于他的财产，按照法律应当由公家没收，可是我现在把它全部判给你，你可以凭着它去找一个比他好一点的丈夫。

玛利安娜　啊，好殿下，我不要别人，也不要比他更好的人。

公爵　不必为他求情，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

玛利安娜　(跪下)求殿下大发慈悲——

公爵　你这样也不过白费唇舌而已。快把他带下去处死！(向路西奥)朋友，现在要轮到你了。

玛利安娜　嗳哟，殿下！亲爱的依莎贝拉，帮助我，请你也陪着我跪下来吧，生生世世，我永不忘记你的恩德。

公爵　你请她帮你求情，那岂不是笑话！她要是答应了你，她的兄弟的鬼魂也会从坟墓中起来，把她抓了去的。

玛利安娜　依莎贝拉，好依莎贝拉，你只要在我一旁跪下，把你的手举起，不用说一句话，一切由我来说。人家说，最好的好人，都是犯过错误的过来人；一个人往往因为有一点小小的缺点，将来会变得更好。那么我的丈夫为什么不会也是这样？啊，依莎贝拉，你愿意陪着我下跪吗？

公爵　他必须抵偿克劳狄奥的性命。

依莎贝拉　（跪下）仁德无涯的殿下，请您瞧着这个罪人，就当作我的弟弟尚在人世吧！我想他在没有看见我之前，他的行为的确是出于诚意的，既然是这样，那么就恕他一死吧。我的弟弟犯法而死，咎有应得；安哲鲁的用心虽然可恶，幸而他的行为并未贻害他人；只好把他当作图谋未遂看待，应当减罪一等。因为思想不是具体的事实，居心不良，不能作为判罪的根据。

玛利安娜　对啊，殿下。

公爵　你们的恳求都是没用的，站起来吧。我又想起了一件错误。狱官，克劳狄奥怎么不在惯例的时辰处死？

狱吏　这是命令如此。

公爵　你执行此事有没有接到正式的公文？

狱吏　不，卑职只接到安哲鲁大人私人的手谕。

公爵　你办事这样疏忽，应当把你革职。把你的钥匙交出来。

狱吏　求殿下开恩，卑职一时糊涂，干下错事，后来仔细一想，非常懊悔，所以还有一个囚犯，本来也是奉手谕应当处死的，我把他留下来没有执行。

公爵　他是谁？

狱吏　他名叫巴那丁。

公爵　我希望你把克劳狄奥也留下来就好了。去，把他带来，让我瞧瞧他是怎样一个人。（狱吏下。）

爱斯卡勒斯　安哲鲁大人，像您这样一个人，大家都看您是这样聪明博学，居然会堕落到一至于此；既然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欲，事后又是这么卤莽灭裂，真太叫人失望了！

安哲鲁　我真是说不出的惭愧懊恼，我的内心中充满了悔恨，使我愧不欲生，但求速死。

狱吏率巴那丁、克劳狄奥及朱丽叶上；克劳狄奥以布罩首。

公爵　哪一个是巴那丁？

狱吏　就是这一个，殿下。

公爵　有一个教士曾经向我说起过这个人。喂，汉子，他们说你有一个冥顽不灵的灵魂，你的一生都在浑浑噩噩中过去，不知道除了俗世以外还有其他的世界。你是一个罪无可逭的人，可是我赦免了你的俗世的罪恶，从此洗心革面，好好为来生作准备吧。神父，你要多多劝导他，我把他交给你了。——那个罩住了头的家伙是谁？

狱吏　这是另外一个给我救下来的罪犯，他本来应该在克劳狄奥枭首的时候受死，他的相貌简直就跟克劳狄奥一模一样。（取下克劳狄奥的首罩。）

公爵　（向依莎贝拉）要是他真和你的兄弟生得一模一样，那么我为了你兄弟的缘故赦免了他；为了可爱的你的缘故，我还要请你把你的手给我，答应我你是属于我的，那么他也将是我的兄弟。可是那事我们等会儿再说吧。安哲鲁现在也知道他的生命可以保全了，我看见他的眼睛里似乎突然发出光来。好吧，安哲鲁，你的坏事干得不错，好好爱着你的妻子吧，她是值得你敬爱的。可是我什么人都可以饶恕，只有一个人却不能饶恕。（向路西奥）你说我是一个笨伯、一个懦夫、一个穷奢极侈的人、一头蠢驴、一个疯子；我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竟这样辱骂我？

路西奥　真的，殿下，我不过是说着玩玩而已。您要是因此而把我吊死，那也随您的便；可是我希望您还是把我鞭打一顿算了吧。

公爵　先把你抽一顿鞭子，然后再把你吊死。狱官，我曾经听他发誓说过他曾经跟一个女人相好有了孩子，你给我去向全城宣告，有哪一个女人受过这淫棍之害的，叫她来见我，我就叫他跟她结婚；婚礼完毕之后，再把他鞭打一顿吊死。

路西奥　求殿下开恩，别让我跟一个婊子结婚。殿下刚才还说过，您本来是一个教士，是我把您变成了一个公爵，那么好殿下，您就是为了报答我起见，也不该叫我变成一个乌龟呀。

公爵　你必须和她结婚。我赦免了你的诽谤，其余的罪名也一概宽免。把他带到监狱里去，好好照着我的意思执行。

路西奥 殿下，跟一个婊子结婚，那可要了我的命，简直就跟压死以外再加上鞭打、吊死差不多。

公爵 侮辱君王，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克劳狄奥，你应当好好补偿你那位为你而受苦的爱人。玛利安娜，愿你从此快乐！安哲鲁，你要待她好一点，我曾经听过她的忏悔，知道她是一位贤淑的女子。爱斯卡勒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的贤劳，我以后还要重重酬答你。狱官，因为你的谨慎机密，我要给你一个好一点的官职。安哲鲁，他把拉戈静的首级冒充做克劳狄奥的，把你蒙混过去，你不要见怪于他，这完全是出于好意。亲爱的依莎贝拉，我心里有一种意思，对于你的幸福大有关系；你要是愿意听我的话，那么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也都是我的，来，打道回宫，我还要慢慢地把许多未了之事让你们大家知道。（同下。）

错误的喜剧

朱生豪译

吴兴华校

剧中人物

索列纳斯　以弗所公爵

伊勤　叙拉古商人

大安提福勒斯 }
小安提福勒斯 } 伊勤及爱米利娅的孪生子

大德洛米奥 }
小德洛米奥 } 侍奉安提福勒斯兄弟的孪生兄弟

鲍尔萨泽　商人

安哲鲁　金匠

商人甲　大安提福勒斯的朋友

商人乙　安哲鲁的债主

品契　教师兼巫士

爱米利娅　伊勤的妻子，以弗所尼庵中住持

阿德里安娜　小安提福勒斯的妻子

露西安娜　阿德里安娜的妹妹

露丝　阿德里安娜的女仆

妓女

狱卒、差役及其他侍从等

地 点

以弗所

第 一 幕

第一场 公爵宫廷中的厅堂

公爵、伊勤、狱卒、差役及其他侍从等上。

伊勤 索列纳斯，快给我下死刑的宣告，

好让我一死之后，解脱一切烦恼！

公爵 叙拉古的商人，你也不用多说。我没有力量变更我们的法律。最近你们的公爵对于我们这里去的规规矩矩的商民百般仇视，因为他们缴不出赎命的钱，就把他们滥加杀戮；这种残酷暴戾的敌对行为，已经使我们无法容忍下去。本来自从你们为非作乱的邦人和我们发生嫌隙以来，你我两邦已经各自制定庄严的法律，禁止两邦人民之间的一切来往；法律还规定，只要是以弗所人在叙拉古的市场上出现，或者叙拉古人涉足到以弗所的港口，这个人就要被处死，他的钱财货物就要被全部没收，悉听该地公爵的处分，除非他能够缴纳一千个马克，才能赎命。你的财物估计起来，最多也不过一百个马克，所以按照法律，必须把你处死。

伊勤　等你一声令下，我就含笑上刑场，

　　从此恨散愁消，随着西逝的残阳！

公爵　好，叙拉古人，你且把你离乡背井，到以弗所来的原因简单告诉我们。

伊勤　要我说出我难言的哀痛，那真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可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我的死完全是天意，不是因为犯下了什么罪恶，我就忍住悲伤，把我的身世说一说吧。我生长在叙拉古，在那边娶了一个妻子，若不是因为我，她本可以十分快乐，我原来也能使她快乐，只可惜命途多蹇。当初我们两口子相亲相爱，安享着人世的幸福；我常常到埃必丹农做买卖，每次都可以赚不少钱，所以家道很是丰裕；可是，后来我在埃必丹农的代理人突然死了，我在那边的许多货物没人照管，所以不得不离开妻子的温柔怀抱，前去主持一切。我的妻子在我离家后不到六个月，就摒挡行装，赶到了我的身边；那时她已有孕在身，不久就做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的母亲。说来奇怪，这两个孩子生得一模一样，全然分别不出来。就在他们诞生的时辰，在同一家客店里有一个穷人家的妇女也产下了两个面貌相同的双生子，我看见他们贫苦无依，就出钱买下了孩子，把他们抚养大，侍候我的两个儿子。我的妻子生下了这么两个孩子，把他们宠爱异常，每天催促我早作归乡之计，我虽然不大愿意，终于答应了她。唉！我们上船的日子，选得太不凑巧了！船离开埃必丹农三哩，海面上还是波平浪静，一点看不出将有风暴的征象；可是后来天色越变越

恶，使我们的希望完全消失，天上偶然透露的微弱光芒照在我们惴惴不安的心中，似乎只告诉我们死亡已经迫在眼前。我自己虽然并不怕死，可是我的妻子因为害怕不可免的厄运在不断哭泣，还有我那两个可爱的孩子虽然不知道他们将会遭到些什么，却也跟着母亲放声号哭，我见了这一种凄惨的情形，便不能不设法保全他们和我自己的生命。那时候船上的水手们都已经跳下小船，各自逃生去了，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在这艘快要沉没的大船上；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效法航海的人们遇到风暴时的榜样，我的妻子因为更疼她的小儿子，就把他缚在一根小的桅杆上，又把另外那一对双生子中的一个也缚在一起，我也把大的那一个照样缚好了，然后我们夫妻两人各自把自己缚在桅杆的另外一头，每人照顾着一对孩子，此后就让我们的船随波漂流，向着我们认为是科林多的方向顺流而去。后来太阳出来了，把我们眼前的阴霾暗雾扫荡一空，海面也渐渐平静下来，我们方才望见远处有两艘船向着我们开来，一艘是从科林多来的，一艘是从埃必道勒斯来的；可是它们还没有行近——啊，我说不下去了，以后的事情，你们自己去猜度吧！

公爵　不，说下去，老人家，不要打断话头。我们虽然不能赦免你，却可以怜悯你。

伊勤　啊！天神们要是能够在那时可怜我，那么我现在也不会怨恨他们的不仁了！我们的船和来船相距还有三十哩的时候，我们却在中途遇着了一座巨大的礁石，迎面一

撞，就把船撞碎了，我们夫妻和孩子们，都被无情地冲散；命运是这样的安排着，使我们各人留下一半的慰藉，哀悼那失去了的另外一半。我那可怜的妻子因为她的一根桅杆尽管负荷着同等的痛苦，但是重量较轻，被风很快地吹往远处去，我望见她们三人大概是被科林多的渔夫们救起来了。后来另外一艘船把我们救起，他们知道了他们所救起的是些什么人之后，招待我们十分殷勤，他们原来还打算赶上渔船把我的爱妻和娇儿夺回，只可惜他们的船只航行太慢，因此最后只好掉转船头驶回家去。这就是我怎样被幸福所遗弃的经过，留下我这苦命的一身，来向人诉说我自己悲惨的故事。

公爵　看在你所悲痛怀念的人们分上，请你把你儿子们和你自己此后的经历详细告诉我吧。

伊勤　我的大儿子①在十八岁时就向我不断探询他母弟的下落，要求我准许他带着他的童仆出去寻找，那童仆也和他一样有一个不知踪迹的同名的兄弟。我因为思念存亡未卜的妻儿，就让我这唯一的爱子远离膝下，到如今也不知他究竟在哪处存身。五年以来，我走遍希腊，直达亚洲的边界，到处搜寻他们，虽然明知无望，也不愿漏过一处有人烟的地方。这次买棹归来，才到了以弗所的境内；可是我的一生将在这里告一段落，要是我这迢迢万里的奔波能够向我保证他们尚在人间，我也就死而无怨了。

① 原文此处作"小儿子"，惟上文云："我的妻子因为更疼她的小儿子，"则小儿子应当和他母亲在一起。

公爵　不幸的伊勤，命运注定了你，使你遭受人间最大的惨痛！相信我，倘不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不可破坏，我自己的地位和誓言不可逾越，我一定会代你申辩无罪。现在你已经被判死刑，我也无法收回成命，可是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你；所以，商人，我限你在今天设法找寻可以援救你的人，替你赎回生命。你要是在以弗所有什么亲友，不妨一个个去恳求他们，乞讨也好，借贷也好，凑足限定的数目，就可以放你活着回去；要是筹不到这一笔款子，那就只好把你处死。狱卒，把他带下去看守起来。

狱卒　是，殿下。

伊勤　纵使把这残生多留下几个时辰，
　　这茫茫人海，何处有赎命的恩人！（同下。）

第二场　市场

大安提福勒斯、大德洛米奥及商人甲上。

商人甲　所以你应当向人说你是从埃必丹农来的，免得你的货物给他们没收。就在今天，有一个叙拉古商人因为犯法入境，已经被捕了；他缴不出赎命的钱来，依照本地的法律，必须把他在太阳西落以前处死。这是你托我保管的钱。

大安提福勒斯　德洛米奥，你把这钱拿去放在我们所停留的马人旅店里，你就在那里等我回来，不要走开。现在离开吃饭的时候不到一个钟头，让我先在街上溜跶溜跶，观光

观光这儿的市面，然后回到旅店里睡觉，因为赶了这么多的路，我已经十分疲乏了。你走吧。

大德洛米奥　要是别人，他们一定巴不得你说这句话呢！口袋里揣着这么多钱，他们准愿意一走了之。（下。）

大安提福勒斯　这小厮做事还老实，我有时心里抑郁不乐，他也会常常说些笑话来给我解闷。你愿意陪着我一起走走，然后一同到我的旅店里吃饭吗？

商人甲　请你原谅，有几个商人邀我到他们那里去，我还希望跟他们作成些交易，所以不能奉陪了。五点钟的时候，请你到市场上来会我，我可以陪着你一直到晚上。现在我可要走了。

大安提福勒斯　那么等会儿再见吧，我就到市上去随便走走。

商人甲　希望你玩个畅快。（下。）

大安提福勒斯　他叫我玩个畅快，我心里可永不会有畅快的一天。我像一滴水一样来到这人世，要在浩渺的大海里找寻自己的同伴，结果未能如愿，到处扑空，连自己也迷失了方向；我为了找寻母亲和兄弟到处漂流，不知哪一天才会重返家园。

小德洛米奥上。

大安提福勒斯　这不是那个生辰八字和我完全一样的家伙吗？怎么？你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

小德洛米奥　这么快回来！我已经来得太迟了！鸡也烧焦了，肉也炙枯了，钟已经敲了十二点，我的脸已经给太太打过。她大发脾气，因为肉冷了；肉冷因为您不回家；您不

回家因为您肚子不饿；您肚子不饿因为您已经用过点心，可是我们却像悔罪的人一样为了您而挨饿祈祷。

大安提福勒斯　别胡说了，我问你；我给你的钱你拿去放在什么地方了？

小德洛米奥　啊，那六便士吗？我在上星期三就拿去给太太买缰绳了。钱在马鞍店里，我没有留着。

大安提福勒斯　我没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干脆回答我，钱在哪里？异乡客地，你怎么敢把这么多的钱随便丢下？

小德洛米奥　大爷，您倘要说笑话，请您留着在吃饭的时候说吧。太太叫我来请您火速回去，您要是不回去，我的脑壳子又该晦气啦。我希望您的肚子也像我一样，可以代替时钟，到了时候会叫起来，那时不用叫您，您也会自己回来了。

大安提福勒斯　算了吧，德洛米奥，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把这些话留给今后更开心的场合吧。我给你看管的钱呢？

小德洛米奥　您给我看管的钱吗？大爷，您几时给我什么钱？

大安提福勒斯　狗才，别装傻了，究竟你把我的钱拿去干什么了？

小德洛米奥　大爷，我只知道奉命到市场上来请您回店吃饭，太太和姑太太都在等着您。

大安提福勒斯　老老实实回答我，你把钱放在什么地方了？再不说出来，我就捶碎你的脑壳；谁叫你在我无心斗嘴的时候跟我耍贫？你从我手里拿去的一千个马克呢？

小德洛米奥　您在我头上凿过几拳，太太在我肩上捶过几拳，除此之外，你们谁也不曾给过我半个铜钱。我要是把您给我的赏赐照样奉还，恐怕您就不会像我这样默然忍受了。

大安提福勒斯　太太！你有什么太太！

小德洛米奥　就是您大爷的夫人，也就是凤凰商店的女老板；她为了等您回去吃饭，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哩。请您赶快回去吧。

大安提福勒斯　啊！说过不许你胡闹，你还敢当着我这样放肆无礼吗？我打你这狗头！（打小德洛米奥。）

小德洛米奥　大爷，您这是什么意思？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收回尊手，否则我可要拔起贱腿逃了。（下。）

大安提福勒斯　这狗才一定上了人家的当，把我的钱全给丢了。他们说这地方有很多骗子，有的会玩弄遮眼的戏法，有的会用妖法迷惑人心，有的会用符咒伤害人的身体，还有各式各种化装的骗子，口若悬河的江湖术士，到处设下了陷阱。倘然果有此事，我还是赶快离开的好。我要到马人旅店去追问这奴才，我的钱恐怕已经不保了。（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小安提福勒斯家中

阿德里安娜及露西安娜上。

阿德里安娜　我的丈夫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叫那奴才去找他，也不知找到什么地方去了。露西安娜，现在已经两点钟啦！

露西安娜　他也许在市场上遇到什么商人，被请到什么地方吃饭去了。好姊姊，咱们吃饭吧，你也别生气啦。男人是有他们的自由的，他们只受着时间的支配；一到时间，他们就会来的。姊姊，你耐点儿心吧。

阿德里安娜　为什么他们的自由要比我们多？

露西安娜　因为男人家总是要在外面奔波。

阿德里安娜　我倘这样对待他，他定会大不高兴。

露西安娜　做妻子的应该服从丈夫的命令。

阿德里安娜　人不是驴子，谁甘心听人家使唤？

露西安娜　桀骜不驯的结果一定十分悲惨。

你看地面上，海洋里，广漠的空中，

哪一样东西能够不受羁束牢笼？
是走兽，是游鱼，是生翅膀的飞鸟，
只见雌的低头，哪里有雄的伏小？
人类是控制陆地和海洋的主人，
天赋的智慧胜过一切走兽飞禽，
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是天经地义，
你应该温恭谦顺侍候他的旨意。

阿德里安娜　正因为怕这种服从，你才不结婚。

露西安娜　不是怕这个，而是怕其他的纠纷。

阿德里安娜　你若是出嫁了，准也想当家作主。

露西安娜　我未解风情，先要学习出嫁从夫。

阿德里安娜　你丈夫要是变了心把别人眷爱？

露西安娜　他会回心转意，我只有安心忍耐。

阿德里安娜　真好的性子！可也难怪她这么说，
没碰见倒霉事，谁都会心平气和。
听见别的苦命人在恶运折磨下，
哀痛地呼喊，我们说："算了，静些吧！"
但是轮到我们遭受同样的欺凌，
我们的呼天抢地准比他们更凶；
你可没有狠心的丈夫把你虐待，
你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安心忍耐，
倘有一天人家篡夺了你的权利，
看你耐不耐得住你心头的怨气？

露西安娜　好，等我嫁了人以后试试看吧。你丈夫的跟班来

了，他大概也就来了。

小德洛米奥上。

阿德里安娜　你那位大爷可真有一手，这么慢腾腾地。这回他该回来了吧？

小德洛米奥　什么有一手？他的两手都有劲着呢，这点我的两只耳朵可以作证。

阿德里安娜　你对他说过什么话没有？你知道他的心思吗？

小德洛米奥　是，是，他把他的心思告诉我的耳朵了，我的耳朵现在还热辣辣的呢。我真不懂他的意思。

露西安娜　他说得不大清楚，所以你听不懂吗？

小德洛米奥　不，他打了我一记清脆的耳刮子，我懂是不懂，痛倒很痛。

阿德里安娜　可是他是不是就要回家了？他真是一个体贴妻子的好丈夫！

小德洛米奥　嗳哟，太太，我的大爷准是得犄角疯了。

阿德里安娜　狗才，什么话！

小德洛米奥　不是犄角疯，我是说他准得了羊角疯了。我请他回家吃饭，他却向我要一千个金马克。我说，"现在是吃饭的时候了；"他说，"我的钱呢？"我说，"肉已经烧熟了；"他说，"我的钱呢？"我说，"请您回家去吧；"他说，"我的钱呢？狗才，我给你的那一千个金马克呢？"我说，"猪肉已经烤熟了；"他说，"我的钱呢？"我说，"大爷，太太叫您回去；"他说，"去你妈的太太！什么太太！我不认识你的太太！"

露西安娜　这话是谁说的？

小德洛米奥　大爷说的。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家，什么妻子，什么太太。"所以我就谢谢他，把他的答复搁在肩膀上回来了，因为他的拳头就落在我的肩膀上。

阿德里安娜　不中用的狗才，再给我出去把他叫回来。

小德洛米奥　再出去找他，再让他把我打回来吗？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另请高明吧！

阿德里安娜　狗才！不去，我就打破你的头。

小德洛米奥　他再加上一拳，我准得头破血流。凭你们两人一整治，我脑袋就该成为破锣了。

阿德里安娜　快去，只晓得唠叨的下流坯！把你主人找回来！

小德洛米奥　难道我就是个圆圆的皮球，给你们踢来踢去吗？你把我一脚踢出去，他把我一脚踢回来，你们要我这皮球不破，还得替我补上一块厚厚的皮哩。（下。）

露西安娜　嗳哟，瞧你满脸的怒气！

阿德里安娜　他和那些娼妇贱婢们朝朝厮伴，
我在家里盼不到他的笑脸相看。
难道逝水年华消褪了我的颜色？
有限的青春是他亲手把我摧折。
难道他嫌我语言无味心思愚蠢？
是他冷酷的无情把我聪明磨损。
难道浓装艳抹勾去了他的灵魂？
谁教他不给我裁剪入时的衣裙？
我这憔悴朱颜虽然逗不起怜惜，

剩粉残脂都留着他薄情的痕迹。
只要他投掷我一瞥和煦的春光，
这朵枯萎的花儿也会重吐芬芳；
可是他是一头不受羁束的野鹿，
他爱露餐野宿，怎念我伤心孤独！

露西安娜　姊姊，你何必如此，妒嫉徒然自苦！

阿德里安娜　人非木石，谁能忍受这样的欺侮？
我知道他一定爱上了浪柳淫花，
贪恋着温柔滋味才会忘记回家。
他曾经答应我打一条项链相赠，
看他对床头人说话有没有定准！
涂上釉彩的宝石容易失去光润，
最好的黄金经不起人手的摩损，
尽管他是名誉良好的端人正士，
一朝堕落了也照样会不知羞耻。
我这可憎容貌既然难邀他爱顾，
我要悲悼我的残春哭泣着死去。

露西安娜　真有痴心人情愿作妒嫉的俘虏！（同下。）

第二场　广　场

大安提福勒斯上。

大安提福勒斯　我给德洛米奥的钱都好好地在马人旅店里，那谨慎的奴才出去找我去了。听店主所说的，再按时间

一计算，我从市场上把德洛米奥打发走之后，仿佛没有可能再碰见他。瞧，他又来了。

大德洛米奥上。

大安提福勒斯　喂，老兄，你耍贫的脾气改变了没有？要是你还想挨打，不妨再跟我开开玩笑。你不知道哪一家马人旅店？你没有收到什么钱？你家太太叫你请我回去吃饭？我家里开着一个什么凤凰商店？你刚才对我说了这许多疯话，你是不是疯了？

大德洛米奥　我说了什么话，大爷？我几时说过这样的话？

大安提福勒斯　就在刚才，就在这里，不到半点钟以前。

大德洛米奥　您把钱交给我，叫我回到马人旅店去了以后，我没有见过您呀。

大安提福勒斯　狗才，你刚才说我不曾交给你钱，还说什么太太哩，吃饭哩；你现在大概知道我在生气了吧？

大德洛米奥　我很高兴看见您这样爱开玩笑，可是这笑话是什么意思？大爷，请您告诉我吧。

大安提福勒斯　啊，你还要假作痴呆，当着我的面放肆吗？你以为我是在跟你说笑话吗？我就打你！（打大德洛米奥。）

大德洛米奥　慢着，大爷，看在上帝的面上！您现在把说笑话认真起来了。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您要打我？

大安提福勒斯　我因为常常和你不拘名分，说说笑笑，你就这样大胆起来，人家有正事的时候你也敢捣鬼。无知的蚊蚋尽管在阳光的照耀下飞翔游戏，一到日没西山也会钻进它们的墙隙木缝。你要开玩笑就得留心我的脸色，看

我有没有那样兴致。你要是还不明白，让我把这一种规矩打进你的脑壳里去。

大德洛米奥　您管它叫脑壳吗？请您还是免动尊手吧，我要个脑袋就够了；要是您不停手地打下去，我倒真得找个壳来套在脑袋上才行；不然，脑袋全打烂了，只有把思想装在肩膀里了。可是请问大爷，我究竟为什么挨打？

大安提福勒斯　你不知道吗？

大德洛米奥　不知道，大爷，我只知道我挨打了。

大安提福勒斯　要我讲讲道理吗？

大德洛米奥　是，大爷，还有缘由；因为俗话说得好，有道理必有缘由。

大安提福勒斯　先说道理——你敢对我顶撞放肆；再说缘由——你第二次见了我还要随口胡说。

大德洛米奥　真倒霉，白白地挨了这一顿拳脚，
　　　　道理和缘由却仍然是莫名其妙。

好了，谢谢大爷。

大安提福勒斯　谢谢我，老兄，谢我什么？

大德洛米奥　因为我无功受赏，所以要谢谢您。

大安提福勒斯　好，以后你作事有功，我也不赏你，那就可以拉平了。现在到吃饭的时候没有？

大德洛米奥　没有。我看肉里还缺点作料。

大安提福勒斯　真的吗？缺什么？

大德洛米奥　青椒。

大安提福勒斯　再加青椒，肉也要焦了。

大德洛米奥　要是焦了，大爷，请您还是别吃吧。

大安提福勒斯　为什么？

大德洛米奥　您要是吃了，少不得又要心焦，结果我又得领略一顿好打。

大安提福勒斯　算了，你以后说笑话也得看准时候；不管作什么都应该有一定的时间。

大德洛米奥　要不是您刚才那么冒火，对您的这句话我可要大胆地表示异议。

大安提福勒斯　有什么根据吗，老兄？

大德洛米奥　当然有，大爷；我的根据就和时间老人的秃脑袋一样，是颠扑不破的。

大安提福勒斯　说给我听听。

大德洛米奥　一个生来秃顶的人要想收回他的头发，就没有时间。

大安提福勒斯　他难道不能用赔款的方法收回吗？

大德洛米奥　那倒可以，赔款买一套假发；可是收回的却是别人的毛。

大安提福勒斯　时间老人为什么对毛发这样吝啬？它不是长得很多很快吗？

大德洛米奥　因为他把毛发大量施舍给畜生了；可是他虽然给人毛发不多，却叫人脑筋更聪明，这也足以抵偿了。

大安提福勒斯　不然，也有许多人毛发虽多，脑筋却很少。

大德洛米奥　不管怎么少，也足够染上花柳病，把毛发丢光。

大安提福勒斯　照你这一说，头发多的人就都是傻瓜了。

大德洛米奥　越傻，丢得越快；可是不要头发的人也有他的一套打算。

大安提福勒斯　有什么理由？

大德洛米奥　有两个理由，而且是顶呱呱的理由。

大安提福勒斯　咳，别提顶呱呱了。

大德洛米奥　那么就叫它们可靠的理由吧。

大安提福勒斯　丢都丢完了，还讲什么可靠。

大德洛米奥　可信的理由吧，这总成了。

大安提福勒斯　你说给我听听。

大德洛米奥　第一：头发少了，免得花钱修饰；第二：吃起饭来，不会一根一根地往粥碗里掉。

大安提福勒斯　说了半天，你是想证明并非作什么事都要有一定的时间。

大德洛米奥　不错，这不是证明了吗？生来把头发丢掉的人是没有时间收回的。

大安提福勒斯　可是你的理由不够充分，不能说明为什么没有时间收回。

大德洛米奥　且听我的解释，你就明白了：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秃顶，所以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大群秃顶的徒子徒孙。

大安提福勒斯　我早就知道你的理由也是光秃秃的。且慢，谁在那边朝我们招手？

阿德里安娜及露西安娜上。

阿德里安娜　好，好，安提福勒斯，你尽管皱着眉头，假装不认识我吧；你是要在你相好的面前，才会满面春风的；我不

是阿德里安娜，也不是你的妻子。想起从前的时候，你会自动向我发誓，说只有我说的话才是你耳中的音乐，只有我才是你眼中最可爱的事物，只有我握着你的手你才感到快慰，只有我亲手切下的肉你才感到可口。啊，我的夫，你现在怎么这样神不守舍，忘记了你自己？我们两人已结合一体，不可分离，你这样把我遗弃不顾，就是遗弃了你自己。啊，我的爱人，不要离开我！你把一滴水洒下了海洋里，若想把它原样收回，不多不少，是办不到的，因为它已经和其余的水混合在一起，再也分别不出来；我们两人也是这样，你怎么能硬把你我分开，而不把我的一部分也带了去呢？要是你听见我有了不端的行为，我这奉献给你的身子，已经给淫邪所玷污，那时你将要如何气愤！你不会唾骂我，羞辱我，不认我是你的妻子，剥下我那副娼妇的污秽的面皮，从我不贞的手指上夺下我们结婚的指环，把它剁得粉碎吗？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那么请你就这样做吧，因为我的身体里已经留下了淫邪的污点，我的血液里已经混合着奸情的罪恶，我们两人既然是一体，那么你的罪恶难道不会传染到我的身上？既然这样，你就该守身如玉，才可保全你的名誉和我的清白。

大安提福勒斯　您是在对我说这些话吗，嫂子？我不认识您；我到以弗所来不过两个钟点，对这个城市完全陌生，对您的话也莫名其妙；虽然您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反复思索，可是仍然听不出一点道理来。

露西安娜　哎哟，姊夫，您怎么完全变了一个人呢？您几时这

样对待过我的姊姊？她刚才叫德洛米奥来请您回家吃饭。

大安提福勒斯　叫德洛米奥请我？

大德洛米奥　叫我请他？

阿德里安娜　叫你请他，你回来却说他打了你，还说他不知道有什么家、什么妻子。

大安提福勒斯　你曾经和这位太太讲过话吗？你们谈些什么？

大德洛米奥　我吗，大爷？我从来不曾见过她。

大安提福勒斯　狗才，你说谎！你在市场上对我说的话，正跟她说的一样。

大德洛米奥　我从来不曾跟她说过一句话。

大安提福勒斯　那么她怎么会叫得出我们的名字？难道她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吗？

阿德里安娜　你们主仆俩一吹一唱装傻弄诈，
多么不相称你高贵尊严的身价！
就算我有了错处你才把我回避，
也该宽假三分，给我自新的机会。
来，我要拉住你的衣袖紧紧偎倚，
你是参天的松柏，我是藤萝纤细，
藤萝托体松柏，信赖他枝干坚强，
莫让野蔓闲苔偷取你雨露阳光！

大安提福勒斯　她这样向我婉转哀求，字字辛酸，
莫不是我在梦中和她缔下姻缘？

难道我听错了，还是我昏睡未醒？
难道我的眼睛耳朵都有了毛病？
我且将错就错，顺从着她的心意，
把这现成的丈夫名义权时顶替。

露西安娜　德洛米奥，你去叫仆人们把饭预备好了。

大德洛米奥　哎哟，上帝饶恕我这罪人！（以手划十字）这儿是妖精住的地方，我们在和些山精木魅们说话，要是不服从她们，她们就要吮吸我们的血液，或者把我们身上拧得一块青一块紫的。

露西安娜　叫你不答应，却在那边唠叨些什么？德洛米奥，你这蜗牛、懒虫！

大德洛米奥　大爷，我已经变了样子吗？

大安提福勒斯　我想我们的头脑都有些变了样子了。

大德洛米奥　不，大爷，不但是头脑，连外表也变了样了。

大安提福勒斯　你还是你原来的样子。

大德洛米奥　不，我已经变成了一头猴子。

露西安娜　你要是变起来，只好变成一头驴子。

大德洛米奥　不错，她骑在我身上，我一心想吃草。我是驴子，否则她怎么认识我，我却不认识她。

阿德里安娜　来，来，你们主仆两人看见我伤心，还把我这样任情取笑，我不愿再像一个傻子一样自寻烦恼地哭泣了。来，大家吃饭去吧；德洛米奥，好好看守着门。丈夫，我今天要在楼上陪着你吃饭，听你忏悔你种种对不起人的地方。德洛米奥，要是有人来看大爷，就说他在外面吃饭，

什么人都不要让他进来。来，妹妹。德洛米奥，当心把门看好。

大安提福勒斯　（旁白）我是在人间，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是梦，是醒？是发疯，还是神智清楚？她们认识我，我却不认识我自己！好，她们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在这一场迷雾之中寻求新的天地。

大德洛米奥　大爷，我是不是要做起看门人来？

阿德里安娜　是，你要是让什么人进来，留心你的脑袋。

露西安娜　来，来，安提福勒斯，时候已经不早了。（同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小安提福勒斯家门前

小安提福勒斯、小德洛米奥、安哲鲁及鲍尔萨泽同上。

小安提福勒斯 好安哲鲁先生，请你原谅我们，内人很是厉害，她见我误了时间，一定要生气；你必须对她这样说，我因为在你的店里看你给她做项链，所以到现在才回来，你说那条项链明天就可以完工送来。可是这家伙却会当面造我的谣言，说他在市场上遇见我，说我打了他，说我问他要一千个金马克，又说我不认我的妻子，不肯回家。你这酒鬼，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德洛米奥 尽您说吧，大爷，可是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您在市场上打了我，我身上还留着您打过的伤痕。我的皮肤倘然是一张羊皮纸，您的拳头倘然是墨水，那么您亲笔写下的凭据，就可以说明一切了。

小安提福勒斯 我看你就是一头驴子。

小德洛米奥 我这样挨打受骂，真像一头驴子一样。人家踢我的时候，我应该还踢他；要是我真的发起驴性子来，请

您留心着我的蹄子吧，您会知道驴子也不是好惹的。

小安提福勒斯 鲍尔萨泽先生，您好像不大高兴，但愿我们的酒食能够代我向您表达一点欢迎的诚意。

鲍尔萨泽 美酒佳肴，我倒不在乎，您的盛情是值得感谢的。

小安提福勒斯 啊，鲍尔萨泽先生，满席的盛情，当不了一盆下酒的鱼肉。

鲍尔萨泽 大鱼大肉，是无论哪一个伧夫都置办得起的不足为奇的东西。

小安提福勒斯 殷勤的招待不过是口头的空言，尤其不足为奇。

鲍尔萨泽 酒肴即使稀少，只要主人好客，也一样可以尽欢。

小安提福勒斯 只有吝啬的主人和比他更为俭约的客人，才会以此为满足。可是我的酒肴虽然菲薄，希望您不以为嫌，开怀畅饮；您在别的地方可以享受到更为丰盛的宴席，可是不会遇到比我更诚心的主人。且慢！我的门怎么关起来了？去喊他们开门。

小德洛米奥 阿毛，白丽姐，玛琳，雪莉，琪琳，阿琴！

大德洛米奥 （在内）呆鸟，醉鬼，坏蛋，死人，蠢货，下贱的东西！给我滚开！这儿不是你找娘儿们的地方；一个已经太多了，你要这许多做什么？走，快滚！

小德洛米奥 这是哪个发昏的人在给咱们看门？喂，大爷在街上等着呢。

大德洛米奥 （在内）叫他不用等了，仍旧回到老地方去，免得他的尊足受了寒。

小安提福勒斯　谁在里面说话？喂！开门！

大德洛米奥　（在内）好，你对我说有什么事，我就开门。

小安提福勒斯　什么事！吃饭！我还没有吃过饭哪。

大德洛米奥　（在内）这儿不是你吃饭的地方；等到请你的时候你再来吧。

小安提福勒斯　你是什么人，不让我走进我自己的屋子？

大德洛米奥　（在内）我叫德洛米奥，现在权充司阍之职。

小德洛米奥　他妈的！你不但抢了我的饭碗，连我的名字也一起偷去了；我这饭碗可不曾给我什么好处，我这名字倒挨过不少的骂。要是你今天冒名顶替我，那么你的脸也得换一换，否则干脆就把你的名字改做驴子得啦。

露丝　（在内）吵些什么，德洛米奥？门外是些什么人？

小德洛米奥　露丝，让大爷进来吧。

露丝　（在内）不，他来得太迟了，你这样告诉你的大爷吧。

小德洛米奥　老天爷！真要笑死人了！给你说个俗语听：回到家里最逍遥。

露丝　（在内）奉还你一句俗语：请你别急，等着瞧。

大德洛米奥　（在内）你的名字若是露丝——露丝，你回答得真漂亮。

小安提福勒斯　你听见吗，贱人？还不开门？

露丝　（在内）我早对你说过了。

大德洛米奥　（在内）不错，你说过：偏不开。

小德洛米奥　来，使劲，打得好！就这样一拳一拳重重地敲。

小安提福勒斯　臭丫头，让我进来。

露丝 （在内）请问你凭什么要进来？

小德洛米奥 大爷，把门敲得重一点儿。

露丝 （在内）让他去敲吧，看谁手疼？

小安提福勒斯 我要是把门敲破了，那时可不能饶你，你这贱丫头！

露丝 （在内）何必费事？扰乱治安的人少不了要游街示众。

阿德里安娜 （在内）谁在门口闹个不休？

大德洛米奥 （在内）你们这里无赖太多了。

小安提福勒斯 我的太太，你在里边吗？你怎么不早点跑出来？

阿德里安娜 （在内）混蛋！谁是你的太太？快给我滚开！

小德洛米奥 大爷，您要是有了毛病，这个“混蛋”就要不舒服了。

安哲鲁 既没有酒食，也没有人招待，要是二者不可得兼，那么只要有一样也就行了。

鲍尔萨泽 我们刚才还在辩论丰盛的酒肴和主人的诚意哪一样更可贵，可是我们现在却要枵腹而归，连主人的诚意也没福消受了。

小德洛米奥 大爷，他们两位站在门口，您快招待他们一下吧。

小安提福勒斯 她们一定有些什么花样，所以不放我们进去。

小德洛米奥 里面点心烘得热热的，您却在外面喝着冷风，大丈夫给人欺侮到这个样子，气也要气疯了。

小安提福勒斯 去给我找些什么东西，让我把门打开来。

大德洛米奥　(在内)你要是打坏了什么东西，我就打碎你这混蛋的头。

小德洛米奥　说得倒很凶，大哥，可是空话就等于空气。他也可以照样还敬你，往你脸上放个屁。

大德洛米奥　(在内)看来你是骨头痒了。还不快滚，混蛋!

小德洛米奥　说来说去总是叫我滚! 请你叫我进来吧。

大德洛米奥　(在内)等鸟儿没有羽毛，鱼儿没有鳞鳍的时候，再放你进来。

小安提福勒斯　好，我就打进去。给我去借一把鹤嘴锄来。

小德洛米奥　这个鹤却没有羽毛，主人，您想得真妙。找不到没有鳞鳍的鱼，却找到一只没有羽毛的鸟。咱们若是拿鹤嘴锄砸进去，准保叫他们吓得振翅高飞，杳如黄鹤。

小安提福勒斯　快去，找把铁锄来。

鲍尔萨泽　请您息怒吧，快不要这样子，给人家知道了，不但于您的名誉有碍，而且会疑心到尊夫人的品行。你们相处多年，她的智慧贤德，您都是十分熟悉的；今天这一种情形，一定另有原因，慢慢地她总会把其中道理向您解释明白的。听我的话，咱们自顾自到猛虎饭店吃饭去吧；晚上您一个人回家，可以问她一个仔细。现在街上行人很多，您要是这样气势汹汹地打进门去，难免引起人家的流言蜚语，污辱了您的清白的名声；也许它将成为您的终身之玷，到死也洗刷不了，因为诽谤到了一个人的身上，是会永远存留着的。

小安提福勒斯　你说得有理，我就听你的话，静静地走开。可

是我虽然满怀怒气，还想找一个地方去解解闷儿。我认识一个雌儿，长得很不错，人也很玲珑，谈吐也很好，挺风骚也挺温柔的，咱们就上她那里吃饭去吧。我的老婆因为我有时到这雌儿家里走动走动，常常会瞎疑心骂我，今天我们就到她家里去。(向安哲鲁)请你先回到你店里去一趟，把我叫你打的项链拿来，现在应该已经打好了；你可以把它带到普本丁酒店里，她就在那边侍酒，这链条我要送给她，算是对我老婆的报复。请你就去吧。我自己家里既然对我闭门不纳，我且去敲敲别人家的门，看他们会不会冷淡我。

安哲鲁　好，等会儿我就到您所说的地方来看您吧。

小安提福勒斯　好的。这一场笑话倒要花费我一些本钱哩。

(各下。)

第二场　同　前

露西安娜及大安提福勒斯上。

露西安娜　安提福勒斯你难道已经忘记了
　　一个男人对他妻子应尽的本分？
　在热情的青春，你爱苗已经枯槁？
　　恋爱的殿堂没有筑成就已坍倾？
　你娶我姊姊倘只为了贪图财富，
　　为了财富你也该向她着意温存；
　纵使另有新欢，也只好鹊桥偷渡，

对着眼前的人儿献些假意殷勤。
别让她在你眼里窥见你的隐衷，
别让你的嘴唇宣布自己的羞耻；
你尽管巧言令色，把她鼓里包蒙，
心里奸淫邪恶，表面上圣贤君子。
何必让她知道你已经变了心肠？
哪一个笨贼夸耀他自己的罪状？
莫在她心灵上留下双重的创伤，
既然对不起她，就不该恶声相向。
啊，可怜的女人！天生来柔弱易欺，
只要你们说爱我们，我们就相信；
躯体被别人占据了，给我们外衣，
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不发生疑问。
姊夫，进去吧，安慰安慰我的姊姊，
劝她不要伤心，把她叫一声我爱；
甜言蜜语的慰藉倘能息争解气，
何必管它是真心，是假惺惺作态。

大安提福勒斯　亲爱的姑娘，我叫不出你的芳名，
更不懂我的名姓怎会被你知道；
你绝俗的风姿，你天仙样的才情，
简直是地上的奇迹，无比的美妙。
好姑娘，请你开启我愚蒙的心智，
为我指导迷津，扫清我胸中云翳，
我是一个浅陋寡闻的凡夫下士，

解不出你玄妙神奇的微言奥义。
我这不敢欺人的寸心惟天可表，
你为什么定要我堕入五里雾中？
你是不是神明，要把我从头创造？
那么我愿意悉听摆布，唯命是从。
可是我并没有迷失了我的本性，
这一门婚事究竟是从哪里说起？
我对她素昧平生，哪里来的责任？
我的情丝却早已在你身上牢系。
你婉妙的清音就像鲛人的仙乐，
莫让我在你姊姊的泪涛里沉溺；
我愿意倾听你自己心底的妙曲，
迷醉在你黄金色的发浪里安息，
那灿烂的柔丝是我永恒的眠床，
把温柔的死乡当作幸福的天堂！

露西安娜　你这样语无伦次，难道已经疯了？
大安提福勒斯　疯倒没有疯，可是有些昏迷颠倒。
露西安娜　多半是你眼睛瞧着人，心思不正。
大安提福勒斯　是你耀眼的阳光使我眩眩欲晕。
露西安娜　只要非礼勿视，你就会心地清明。
大安提福勒斯　我眼里没有你，就像黑夜没有星。
露西安娜　你要谈情说爱，请去找我的姊姊。
大安提福勒斯　你姊姊的妹妹。
露西安娜　我姊姊。

大安提福勒斯　不，就是你。

你是我的纯洁美好的身外之身，

眼睛里的瞳人，灵魂深处的灵魂，

你是我幸福的源头，饥渴的食粮，

你是我尘世的天堂，升天的慈航。

露西安娜　你这种话应该向我姊姊说才对呀。

大安提福勒斯　就算你是你的姊姊吧，因为我说的是你。你现在还没有丈夫，我也不曾娶过妻子，我愿意永远爱你，和你过着共同的生活。答应我吧！

露西安娜　嗳哟，你别胡闹了，我去叫我的姊姊来，看她怎么说吧。（下。）

大德洛米奥慌张上。

大安提福勒斯　啊，怎么，德洛米奥！你这样忙着到哪儿去？

大德洛米奥　您认识我吗，大爷？我是不是德洛米奥？我是不是您的仆人？我是不是我自己？

大安提福勒斯　你是德洛米奥，你是我的仆人，你是你自己。

大德洛米奥　我是一头驴子，我是一个女人的男人，我不是我自己。

大安提福勒斯　什么女人的男人？怎么说你不是你自己？

大德洛米奥　呃，大爷，我已经归一个女人所有；她把我认了去，她缠着我，她不肯放松我。

大安提福勒斯　她凭什么不肯放松你？

大德洛米奥　大爷，就凭她所有者的权利，像您对您胯下的马一样。她非得要我简直像个畜生；我并不是说我像个畜

生，她还要我；而是说她有那么一股十足的畜生脾气，硬不肯放松我。

大安提福勒斯　她是个什么人？

大德洛米奥　那模样真够瞧的；是啊，只要提起那种人，谁都得加上一句："你瞧，你瞧！"我自己觉得这门婚事没有什么好处，可是拿女方来说，倒颇能揩得一点油水。

大安提福勒斯　怎么叫揩得一点油水？

大德洛米奥　呃，大爷，她是厨房里的丫头，浑身都是油腻；我想不出她有什么用处，除非把她当作一盏油灯，借着她的光让我逃开她。要是把她身上的破衣服和她全身的脂油烧起来，可以足足烧一个波兰的冬天；要是她活到世界末日，那么她一定要在整个世界烧完以后一星期，才烧得完。

大安提福勒斯　她的肤色怎样？

大德洛米奥　黑得像我的鞋子一样，可是她的脸还没有我的鞋子擦得干净；她身上的汗垢，一脚踏上去可以连人的鞋子都给没下去。

大安提福勒斯　那只要多用水洗洗就行了。

大德洛米奥　不，她的龌龊是在她的皮肤里面的，挪亚时代的洪水都不能把她冲干净。

大安提福勒斯　她名字叫什么？

大德洛米奥　"八呎"，大爷；可是八呎再加上八吋也量不过她的腰围来。

大安提福勒斯　这样说她长得相当宽了？

大德洛米奥　从她屁股的这一边量到那一边，足足有六七呎；她的屁股之阔，就和她全身的长度一样；她的身体像个浑圆的地球，我可以在她身上找出世界各国来。

大安提福勒斯　她身上哪一部分是爱尔兰？

大德洛米奥　呃，大爷，在她的屁股上，那边有很大的沼地。

大安提福勒斯　苏格兰在哪里？

大德洛米奥　在她的手心里有一块不毛之地，大概就是苏格兰了。

大安提福勒斯　法国在哪里？

大德洛米奥　在她的额角上，从那蓬蓬松松的头发，我看出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

大安提福勒斯　英格兰在哪里？

大德洛米奥　我想找寻白垩的岩壁，可是她身上没有一处地方是白的；猜想起来，大概在她的下巴上，因为它和法国是隔着一道鼻涕相望的。

大安提福勒斯　西班牙在哪里？

大德洛米奥　我可没有看见，可是她嘴里的气息热辣辣的，大概就在那里。

大安提福勒斯　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呢？

大德洛米奥　啊大爷！在她的鼻子上，她鼻子上的瘰疬多得不可胜计，什么翡翠玛瑙都有。西班牙热辣辣的气息一发现这些宝物，马上就派遣出大批舰队到她鼻子那里装载货物去了。

大安提福勒斯　比利时和荷兰呢？

大德洛米奥　啊大爷！那种地方太低了，我望不下去。总之，这个丫头说我是她的丈夫；她居然未卜先知，叫我做德洛米奥，并且对我身上一切隐秘之处了如指掌：说我肩膀上有颗什么痣，头颈上有颗什么痣，又说我左臂上有一个大瘤，把我说得大吃一惊；我想她一定是个妖怪，所以赶紧逃了出来。幸亏我虔信上帝，心如铁石，否则她早把我变成一只短尾巴驴，叫我去给她推磨了。

大安提福勒斯　你就给我到码头上去，瞧瞧要是风势顺的话，我今晚不能再在这儿耽搁下去了。你看见有什么船要出发，就到市场上来告诉我，我在那里等着你。要是谁都认识我们，我们却谁也不认识，那么还是卷起铺盖走吧。

大德洛米奥　正像人家见了一头熊没命奔逃，

我这贤妻也把我吓得魄散魂消。（下。）

大安提福勒斯　这儿都是些妖魔鬼怪，还是快快离开的好。叫我丈夫的那个女人，我从心底里讨厌她；可是她那妹妹却这么美丽温柔，她的风度和谈吐都叫人心醉，几乎使我情不自禁；为了我自己的安全起见，我应该塞住耳朵，不去听她那迷人的歌曲。

安哲鲁上。

安哲鲁　安提福勒斯大爷！

大安提福勒斯　呃，那正是我的名字。

安哲鲁　您的大名我还会忘记吗？瞧，项链已经打好了。我本来想在普本丁酒店交给您，因为还没有完工，所以耽搁了许多时候。

大安提福勒斯　你要我拿这链条做什么？

安哲鲁　那可悉听尊便，我是奉了您的命把它打起来的。

大安提福勒斯　奉我的命！我没有吩咐过你啊。

安哲鲁　您对我说过不止一次二次，足足有二十次了。您把它拿进去，让尊夫人高兴高兴吧；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再来奉访，顺便向您拿这项链的工钱吧。

大安提福勒斯　那么请你还是把钱现在拿去吧，等会儿也许你连项链和钱都见不到了。

安哲鲁　您真会说笑话，再见。（留项链下。）

大安提福勒斯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倘有人愿意白送给你这样一条好的项链，谁也不会拒绝吧。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街道上也会有人把金银送给你。现在我且到市场上去等德洛米奥，要是有开行的船只，我就立刻动身。（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广 场

商人乙、安哲鲁及差役一人上。

商人乙　尊款自从五旬节以后，早已满期，我也不曾怎样向你催讨；本来我现在也不愿意开口，可是因为我就要开船到波斯去，路上需要一些钱用，所以只好请你赶快把钱还我，否则莫怪我无礼，我要请这位官差把你看押起来了。

安哲鲁　我欠你的这一笔款子，数目刚巧跟安提福勒斯欠我的差不多，他就在我碰见你以前从我这儿拿了一条项链去，今天五点钟他就会把货款付给我。请你跟我一同到他家里去，我就可以清还尊款，还要多多感谢你的帮忙哩。

小安提福勒斯及小德洛米奥自娼妓家出。

差役　省得你多跑一趟路，他正好来了。

小安提福勒斯　我现在要到金匠那里去，你去给我买一根结实的绳鞭子来，我那女人串通了她的一党，把我白天关在门外，我要去治治她们。且慢，金匠就在那边。你快去买

了绳鞭子，带回家里给我。

小德洛米奥 买一条绳鞭子，每年准可以打出一千镑来。（下。）

小安提福勒斯 你这个人真靠不住，你答应我把项链亲自送来给我，可是我既不见项链，又不见你的人。你大概害怕咱们的交情会给项链锁住，永远拆不开来，所以才避开我的面吗？

安哲鲁 别说笑话了，这儿是一张发票，上面开列着您那条项链的正确重量，金子的质地，连价格一起标明。我现在欠着这位先生的钱，要是把尊账划过，还剩三块多钱，请您就替我把钱还了他吧，因为他就要开船，等着这笔钱用。

小安提福勒斯 我身边没有带现钱，而且我在城里还有事情。请你同这位客人到我家里去，把那项链也带去交给内人，叫她把账付清。我要是来得及，也许可以赶上你们。

安哲鲁 那么您就把项链自己带去给您太太吧。

小安提福勒斯 不，你送去，我恐怕要回去得迟一点。

安哲鲁 很好，先生，我就给您带去。那项链在您身边吗？

小安提福勒斯 我身边是没有；我希望你不曾把它忘记带在身边，否则你要空手而归了。

安哲鲁 好了好了，请您快把项链给我吧。现在顺风顺水，这位先生正好上船，我已经耽误了他许多时间，可不要误了人家的事。

小安提福勒斯 嗳哟，你失约不到普本丁酒店里来，却用这种寻开心的话来遮盖自己的不是。我应该怪你不把项链早给我，现在你倒先要向我无理取闹了。

商人乙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请你快一点吧。

安哲鲁　你听他又在催我了，那项链呢？

小安提福勒斯　项链吗？你拿去给我的妻子，她就会把钱给你。

安哲鲁　好了，好了，你知道我刚才已经把它给了你了。你要是不肯把项链交我带去，就让我带点什么凭据去也好。

小安提福勒斯　哼！现在你可把玩笑开得太过分了。来，那项链呢？请你给我看看。

商人乙　你们这样纠缠不清，我可没工夫等下去。先生，你干脆回答我你愿意不愿意替他把钱还我。要是你不答应，我就让这位官差把他看押起来。

小安提福勒斯　我回答你！怎么要我回答你？

安哲鲁　你欠我的项链的钱呢？

小安提福勒斯　我没有拿到项链，怎么会欠你钱？

安哲鲁　你知道我在半点钟以前把它给了你的。

小安提福勒斯　你没有给我什么项链，你完全在诬赖我。

安哲鲁　先生，你不承认你已经把它拿了去，才真对不起人，你知道这是跟我的信用有关的。

商人乙　好，官差，我告他欠我钱，请你把他看押起来。

差役　好，我奉着公爵的名义逮捕你，命令你不得反抗。

安哲鲁　这可把我的脸也丢尽了。你要是不答应把这笔钱拿出来，我就请这位官差把你也看押起来。

小安提福勒斯　我没有拿过你什么东西，却要我答应付你钱！蠢东西，你有胆量就把我看押起来吧。

安哲鲁　官差，这是给你的酒钱，请把他抓了。他这样公然给我难堪，就算他是我的兄弟，我也不能放过他。

差役　先生，我要把你看押起来，你听见他控告了你。

小安提福勒斯　好，我不反抗，我会叫家里拿钱来取保。可是你这混蛋，你对我开这场玩笑，是要付重大的代价的，那时候恐怕拿出你店里所有的金银来还不够呢。

安哲鲁　安提福勒斯先生，以弗所是个有法律的城市，它一定会叫你从此没脸见人。

大德洛米奥上。

大德洛米奥　大爷，有一艘埃必丹农的船，等船老板上了船，就要开行。我已经把我们的东西搬上去了，油、香膏、酒精，我也都买好了。船已经整帆待发，风势也很顺利，现在他们在等的只有船老板和大爷您。

小安提福勒斯　怎么，你疯了吗？你这头蠢羊，有什么埃必丹农的船在等着我？

大德洛米奥　您不是自己叫我去雇船的吗？

小安提福勒斯　你喝醉了酒，把头都喝昏了吗？我叫你去买一根绳子，我也告诉过你买来作什么用处。

大德洛米奥　叫我买绳子！哼，我又不要上吊！你明明叫我到港口去雇船的。

小安提福勒斯　我等会儿再跟你算账，我要叫你以后听话留点儿神。现在快给我到太太那里去，把这钥匙交给她，对她说，在那铺着土耳其花毯的桌子里有一袋钱，叫她把它拿给你。你告诉她我在路上给他们捉去了，这钱是用来

取保的。狗才，快去！官差，咱们就到牢里坐一坐吧。

（商人乙、安哲鲁、差役、小安提福勒斯同下。）

大德洛米奥　到太太那里去！那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那里还有一个婆娘认我做丈夫；她太胖了，我真吃她不消。硬着头皮去一趟，主人之命不可抗。（下。）

第二场　小安提福勒斯家中一室

阿德里安娜及露西安娜上。

阿德里安娜　露西安娜，他真的这样把你勾引？
　　你有没有仔细窥探过他的神情，
到底是假意求欢，还是真心挑逗？
　　他是不是红着脸，说话一本正经？
你能不能从他无法遮藏的脸上，
看出他的心在不怀好意地跳荡？

露西安娜　他先是把你们夫妻的名分否认。

阿德里安娜　我没有亏待他，他自己夫道未尽。

露西安娜　他又发誓说他在这里是个外人。

阿德里安娜　可恼他反脸无情，不顾背誓寒盟！

露西安娜　于是我劝他回心爱你。

阿德里安娜　他怎么说？

露西安娜　他反转来苦苦求我把爱情施与。

阿德里安娜　究竟他向你说些什么游辞浪语？

露西安娜　倘使是纯洁的爱，我也许会心动，

他说我美貌无双，赞我言辞出众。

阿德里安娜　你一定很高兴吧？

露西安娜　请你不要着恼。

阿德里安娜　我再也按捺不住我心头的怒气，

管不住我的舌头把他申申痛詈。

他跛脚疯手，腰驼背曲，又老又瘦，

五官不正，四肢残缺，满身的丑陋，

恶毒，凶狠，愚蠢，再加上残酷无情，

他的心肠比容貌还要丑上十分！

露西安娜　这样一个男人你何必割舍不下，

依我说你就干脆让他滚蛋也罢。

阿德里安娜　啊，可是我心里其实不这样想他，

只希望别人看他像是牛头马面；

正像野鸟离窝很远故意叫喳喳，

我嘴里骂他，心头上却把他思恋。

大德洛米奥上。

大德洛米奥　到了，去，桌子！钱袋！好，赶快！

露西安娜　怎么，你话都说不清楚了吗？

大德洛米奥　跑得太快了，喘不过气来。

阿德里安娜　大爷呢，德洛米奥？他人好吗？

大德洛米奥　不好，他给抓到比地狱还深的监狱里去了。抓他的是一个身穿皮子号衣的魔鬼，一排铁扣子扣起他凶恶的心肠；一个妖魔，一个凶神，冷酷无情，暴跳如雷；一头狼，不，比狼还厉害，身上也是长毛茸茸；惯会拍人的脊

背，揪人的肩膀，不管是小路、小溪、小道，他都会吆喝一声，不准你通行；一头跟踪寻迹的猎狗，叫他咬上，就不得逃生；末日审判还没到，他就把可怜虫往地狱里送。

阿德里安娜　啊，是怎么一回事？

大德洛米奥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给他们捉去了。

阿德里安娜　怎么，他给捉去了？谁把他告到官里去的？

大德洛米奥　我也不知道谁把他告到官里去的；可是把他捉到官里去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身穿皮子号衣的官差，这点绝对没错。太太，您肯把他桌子里的钱给我，去赎他出来吗？

阿德里安娜　妹妹，你去拿一拿。(露西安娜下)我倒不懂他怎么会瞒着我欠人家的钱。告诉我，他们把他绑起来了吗？

大德洛米奥　绑倒没有绑起来，可是我听他们说要把他用链子锁起来呢。您没听见那声音吗？

阿德里安娜　什么，链子的声音吗？

大德洛米奥　不，钟的声音。我现在一定要去了；我离开他的时候才两点钟，现在已经敲一点钟了。

阿德里安娜　钟会倒退转来，我倒没有听见过。

大德洛米奥　要是钟点碰见了官差，他会吓得倒退转来的。

阿德里安娜　除非时间也欠人钱！你真是异想天开。

大德洛米奥　时间本来是个破产户，你找他要什么，他就没有什么。再说，时间也是个小偷。你不是常听见人们说吗：不分白天黑夜，时间总是偷偷地溜过去？既然时间是一个破产户兼小偷，半路上遇见官差，一天才倒退转来一

个钟点，那还算多吗？

露西安娜重上。

阿德里安娜　德洛米奥，你快把钱拿去，同大爷回家来。妹妹，我们进去吧。我心里疑神疑鬼，这固然给我以慰藉，也使我感到难过。（同下。）

第三场　广　场

大安提福勒斯上。

大安提福勒斯　我在路上看见的人，都向我敬礼，好像我是他们的老朋友一般，谁都叫得出我的名字。有的人送钱给我，有的人请我去吃饭，有的人向我道谢，有的人要我买他的东西；刚才还有一个裁缝把我叫进他的店里去，给我看一匹他给我买下的绸缎，并且还给我量尺寸。我看这里的人们都有魔术，他们有意用这种古怪的手段戏弄我。

大德洛米奥上。

大德洛米奥　大爷，这是您叫我去拿的钱。怎么，你把那换了一身新装的老亚当给打发走了吗？

大安提福勒斯　这是哪里来的钱？你说什么亚当？

大德洛米奥　不是看守乐园的亚当，而是看守监狱的亚当。当年为浪子杀了一头牛，牛皮就让他捡去作号衣了；他像个灾星似的，跟在你身后，口口声声叫你放弃自由。

大安提福勒斯　我完全听不懂。

大德洛米奥　听不懂？这不是很清楚吗？清楚得就像大提琴

一样；他也就好比大提琴，老装在皮匣子里；我说的，大爷，就是那个家伙——当安分良民累了的时候，他就拍拍他们的肩膀，叫他们不要走动；他可怜肌骨软弱的人，专给他们找挣不破的结实衣服穿；他手持短棒，可是行起凶来，拿长枪的也得让他三分。

大安提福勒斯　哦，你是说一个衙役呀？

大德洛米奥　正是，大爷，一个官差；文书契约有什么差错，他就要找你去回话；他仿佛觉得人人都要上床去睡觉了，因为他的口头语是："好好歇着！"

大安提福勒斯　我看你的笑话也该歇歇了。今天晚上有没有船只开行？我们就可以动身吗？

大德洛米奥　咦，大爷，我在一点钟之前就告诉您，今晚有一条船"长征号"准备出发，可是官差却偏要叫您等着坐"班房号"。您叫我去拿这些钱来把您赎出。

大安提福勒斯　这家伙疯了，我也疯了。我们已经踏进了妖境，求上帝快快保佑我们离开这地方吧！

妓女上。

妓女　安提福勒斯大爷，咱们遇得巧极了。您大概已经找到了金匠，这项链就是您答应给我的吗？

大安提福勒斯　魔鬼，走开！不要引诱我！

大德洛米奥　大爷，她就是魔鬼的奶奶吗？

大安提福勒斯　她就是魔鬼。

大德洛米奥　不，她比魔鬼还要可怕，她是个母夜叉，扮做婊子来迷人。姑娘们往往说："若不是怎么怎么，愿我变个

夜叉，"这也就等于说："愿我变个婊子。"许多书上都写着夜叉身上会放光，光是从火里来的，火是会烧人的；因此，婊子也是会烧人的。千万要离她远点。

妓女　你们主仆两人真会开玩笑。大爷，您肯赏光到我家里去吃顿饭吗？

大德洛米奥　您要去，大爷，可就得吃大杓肉了；我看您快去找一把长柄杓子吧。

大安提福勒斯　为什么，德洛米奥？

大德洛米奥　谁都知道和魔鬼一桌吃饭非得使长柄杓子才行。

大安提福勒斯　走开，妖精！什么吃饭不吃饭！你是个迷人的妖女，你们这儿全都是妖怪，你快给我走开吧！

妓女　你把吃中饭时候向我要去的戒指还我，或者把你答应给我的链条拿来跟我交换，我就去，不再来打扰你了。

大德洛米奥　有的魔鬼只向人要一些指甲头发，或者一根草、一滴血、一枚针、一颗胡桃、一粒樱桃核，她却向人要一根金项链，真是一个贪心的魔鬼。大爷，您别给她迷昏了，这项链给她不得，否则她要把它摇响来吓我们的。

妓女　大爷，请你快把我的戒指还我，或者把你的项链给我。你们贵人是不应该这样欺诈我们的。

大安提福勒斯　别跟我缠绕不清了，妖精！德洛米奥，咱们快走吧。

大德洛米奥　姑娘，你看见过孔雀吧？把尾巴一张，说："站远点！"（大安提福勒斯、大德洛米奥同下。）

妓女　安提福勒斯一定是真的疯了，否则他决不会这样不顾面子的。他把我一个值四十块钱的戒指拿去，答应我他要去打一根金项链来跟我交换；现在他戒指也不肯还我，项链也不肯给我。我相信他一定是疯了，不但因为他刚才那样对待我，而且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还听他说过一段疯话，说是他家里关紧大门不放他进去，大概他的老婆知道他时常精神病发作，所以有意把他关在门外。我现在要到他家里去告诉他的老婆，说他发了疯闯进我的屋子里，把我的戒指抢去了。这个办法很不错，四十块钱不能让它冤枉丢掉。（下。）

第四场　街道

小安提福勒斯及差役上。

小安提福勒斯　朋友，你放心好了，我不会逃走的。他说我欠他多少钱，我就留下多少钱给你再走。我的老婆今天脾气很坏，准不会轻易相信我叫人带去的口信。她听见我竟在以弗所吃官司，一定会觉得是闻所未闻的事。

小德洛米奥持绳鞭上。

小安提福勒斯　我的跟班已经来了，我想他一定带着钱来。喂，我叫你干的事怎么样了？

小德洛米奥　我已经买来了，您瞧，这一定可以叫她们大家知道些厉害。

小安提福勒斯　可是钱呢？

小德洛米奥　咦，大爷，钱我早把它拿去买绳鞭子了。

小安提福勒斯　狗才，你拿五百块钱去买一条绳子吗？

小德洛米奥　按这个价格，大爷，我就赏给您五百条。

小安提福勒斯　我叫你到家里去作什么的？

小德洛米奥　叫我去买绳鞭子呀，我现在买来了。

小安提福勒斯　好，我就用这绳鞭子来欢迎你。（打小德洛米奥。）

差役　先生，您息怒吧。

小德洛米奥　你倒叫他息怒，我才算倒尽了霉！

差役　好了，你也别多话了。

小德洛米奥　你叫我别多话，先叫他别打。

小安提福勒斯　你这糊涂混账没有知觉的蠢才！

小德洛米奥　大爷，我但愿我没有知觉，那么您打我我也不会痛了。

小安提福勒斯　你就像一头驴子一样，什么都是糊里糊涂的，只有把你抽一顿鞭子才觉得痛。

小德洛米奥　不错，我真是一头驴子，您看我的耳朵已经给他扯得这么长了。我从出世以来，直到现在，一直服侍着他；我在他手里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打倒给他不知打过多少次了。我冷了，他把我打到浑身发热；我热了，他把我打到浑身冰冷；我睡着的时候，他会把我打醒；我坐下的时候，他会把我打得站起来；我出去的时候，他会把我打到门外；我回来的时候，他会把我打进门里。他的拳头永远不离我的肩膀，就像叫化婆肩上驮着的小孩子一样；我看他把我的腿打断了以后，我还要负着这一身伤痕沿门

乞讨呢。

小安提福勒斯　好，你去吧，我的妻子打那边来了。

阿德里安娜、露西安娜、妓女、品契同上。

小德洛米奥　太太，记住那句成语："鞭策自己"；或者我也该像鹦鹉学舌似的作一番预言："当心绳子。"

小安提福勒斯　你还要多嘴吗？（打小德洛米奥。）

妓女　你看，你的丈夫不是疯了吗？

阿德里安娜　他这样野蛮，真的是疯了。品契师傅，你有驱邪逐鬼的本领，请你帮助他恢复本性，你要什么酬报我都可以答应你。

露西安娜　嗳哟，他的脸色多么狰狞可怕！

妓女　瞧他给鬼迷得浑身发抖了！

品契　请你伸过手来，让我摸摸你的脉息。

小安提福勒斯　我就伸过手来，赏你一记耳光。（打品契。）

品契　撒旦，我用天上列圣的名义，命令你遵从我神圣的祈祷，快快离开这个人的身体，回到你那黑暗的洞府里！

小安提福勒斯　胡说，你这愚蠢的术士！我没有发疯。

阿德里安娜　可怜的人儿，我希望你真的没有发疯！

小安提福勒斯　你这贱人！这些都是你的相好吗？这个面孔黄黄的家伙，就是他今天在我家里饮酒作乐，把我关在门外，不许我走进自己的家里吗？

阿德里安娜　丈夫，上帝知道你今天在家里吃饭。倘然你好好地呆在家里不出来，也就不会受到这种诬蔑和公开的难堪了。

小安提福勒斯　在家里吃饭！狗才，你怎么说？

小德洛米奥　大爷，老老实实说一句，您并没在家里吃饭。

小安提福勒斯　我家里的门不是关得紧紧的，不让我进去吗？

小德洛米奥　是的，您家里的门关得紧紧的，不让您进去。

小安提福勒斯　她自己不是在里边骂我吗？

小德洛米奥　不说假话，她自己在里边骂您。

小安提福勒斯　那厨房里的丫头不是也把我破口辱骂吗？

小德洛米奥　一点不错，那厨房里的丫头也把您辱骂。

小安提福勒斯　我不是盛怒而去吗？

小德洛米奥　正是，我的骨头可以作证，您的盛怒它领教过了。

阿德里安娜　他说话这样颠倒，你还句句顺着他，这样作对吗？

品奥　应该这样，他现在正在癫痫发作，不要跟他多辩，过会儿他会慢慢地安静下来的。

小安提福勒斯　你唆使那金匠把我逮捕。

阿德里安娜　唉！我听见了这消息，就叫德洛米奥拿钱来保你出来。

小德洛米奥　叫我拿钱来！天地良心，大爷，我可没有拿到一个钱。

小安提福勒斯　你没去向她要一个钱袋吗？

阿德里安娜　他到了家里，我就给他。

露西安娜　我可以证明她把钱袋交给了他。

小德洛米奥　上帝和绳店里的老板可以为我作证，我只是奉

命去买一根绳子。

品契　太太，他们主仆两人都给鬼附上了，您看他们的脸色多么惨白。他们一定要好好捆起来，放在黑屋子里。

小安提福勒斯　我问你，你今天为什么把我关在门外？还有你，为什么不肯拿出那一袋钱来？

阿德里安娜　好丈夫，我没有把你关在门外。

小德洛米奥　好大爷，我也没有拿到过什么钱；可是咱们的的确确是给她们关在门外的。

阿德里安娜　欺人的狗才！你说的都是假话。

小安提福勒斯　欺人的淫妇！你自己才没有半点真心；你串通一帮狐群狗党来摆布我，我这十个指头可要戳进你的眼眶里，把你那双骗人的眼珠子挖出来；你别以为瞧着我这样给人糟蹋羞辱是件有趣的玩意儿。

阿德里安娜　啊！捆住他，捆住他，别让他走近我的身边！

品契　多喊几个人来！他身上的鬼强横得很呢。

露西安娜　嗳哟，可怜的，他脸上多么惨白！

三四人入场，将小安提福勒斯捆缚。

小安提福勒斯　啊，你们要谋害我吗？官差，我是你的囚犯，你难道就让他们把我劫走吗？

差役　列位放了他吧；他是我的囚犯，不能让你们带去。

品契　把这家伙也捆了，他也是发疯的。（众人将小德洛米奥捆缚。）

阿德里安娜　你要干么，你这无礼的差人？你愿意看一个不幸的疯人伤害他自己吗？

差役　他是我的囚犯，我要是放他去了，他欠人家的钱就要由

我负责了。

阿德里安娜　我会替他付清这一笔债的，你把我领去见他的债主，等我问明白以后，我就可以如数还他。好师傅，请你护送他回家去。唉，倒霉的日子！

小安提福勒斯　唉，倒霉的娼妇！

小德洛米奥　主人，这样把咱俩人捆在一起，我真是受您的连累了。

小安提福勒斯　少胡说，混蛋！你要把我气疯吗？

小德洛米奥　难道您愿意白白地叫人绑上吗？干脆就发疯吧，主人；大呼小叫地喊几声“魔鬼！”

露西安娜　愿上帝保佑这些可怜的人吧！听他们多么语无伦次！

阿德里安娜　把他们带走吧。妹妹你跟我来。（品契及助手等推小安提福勒斯、小德洛米奥下）告诉我是谁控告他？

差役　一个叫安哲鲁的金匠，您认识他吗？

阿德里安娜　我认识这个人。他欠他多少钱？

差役　二百块钱。

阿德里安娜　这笔钱是怎么欠下来的？

差役　因为您的丈夫拿过他一条项链。

阿德里安娜　他倒是曾经给我定作过一条项链，可是始终没有拿到。

妓女　他今天暴跳如雷地到了我家里，把我的戒指也抢去了，我看见那戒指刚才就在他的手指上；后来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是套着一条项链。

阿德里安娜　也许是的，可是我却没有看见。来，官差，同我到金匠那里去，我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全部真相。

大安提福勒斯及大德洛米奥拔剑上。

露西安娜　慈悲的上帝！他们又逃出来啦！

阿德里安娜　他们还拔着剑。咱们快去多叫些人来把他们重新捆好。

差役　快逃！他们要把我们杀了。（阿德里安娜、露西安娜及差役下。）

大安提福勒斯　原来这些妖精是怕剑的。

大德洛米奥　叫您丈夫的那个女的现在见了您就逃了。

大安提福勒斯　给我到马人旅店去，把我们的行李拿来，我巴不得早一点平安上船。

大德洛米奥　老实说，咱们就是再多住一晚，他们也一定不会害我们的。您看他们对我们说话都是那么恭敬，还送钱给我们用。我想他们倒是一个很有礼貌的民族，倘不是那个胖婆娘一定要我做她的丈夫，我倒也愿意永远住在这儿，变一个妖精。

大安提福勒斯　我今夜可无论怎么也不愿再呆下去了。去，把我们的行李搬上船吧。（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尼庵前的街道

商人乙及安哲鲁上。

安哲鲁　对不住，先生，我误了你的行期；可是我可以发誓他把我的项链拿去了，虽然他自己厚着脸皮不肯承认。

商人乙　这个人在本城的名声怎样？

安哲鲁　他有极好的名声，信用也很好，在本城是最受人敬爱的人物；只要他说一句话，我可以让他动用我的全部家财。

商人乙　话说轻些，那边走来的好像就是他。

大安提福勒斯及大德洛米奥上。

安哲鲁　不错，他颈上套着的正就是他绝口抵赖的那条项链。先生，你过来，我要跟他说话。安提福勒斯先生，我真不懂您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为难我；您发誓否认您拿了我的项链，现在却公然把它戴在身上，这就是对于您自己的名誉也是有点妨害的。除了叫我花钱、受辱和吃了一场冤枉官司，您还连累了我这位好朋友，他倘不是因为我们

这一场纠葛，今天就可以上船出发。您把我的项链拿去了，现在还想赖吗？

大安提福勒斯　这项链是你给我的，我并没有赖呀。

商人乙　你明明赖过的。

大安提福勒斯　谁听见我赖过？

商人乙　我自己亲耳听见你赖过。不要脸的东西！你这种人是不配和规规矩矩的人来往的。

大安提福勒斯　你开口骂人，太不讲理了；有胆量的，跟我较量一下，我要证明我自己是个重名誉讲信义的人。

商人乙　好，我说你是一个混蛋，咱们倒要比个高低。（二人拔剑决斗。）

阿德里安娜、露西安娜、妓女及其他人等上。

阿德里安娜　住手！看在上帝面上，不要伤害他；他是个疯子。请你们过去把他的剑夺下了，连那德洛米奥一起捆起来，把他们送到我家里去。

大德洛米奥　大爷，咱们快逃吧；天哪，找个什么地方躲一躲才好！这儿是一所庵院，快进去吧，否则咱们要给他们捉住了。（大安提福勒斯、大德洛米奥逃入庵内。）

住持尼上。

住持尼　大家别闹！你们这么多人挤在这儿干什么？

阿德里安娜　我的可怜的丈夫发疯了，我来接他回家去。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要把他牢牢地捆起来，送他回家医治。

安哲鲁　我知道他的神智的确有些反常。

商人乙　我现在后悔不该和他决斗。

住持尼　这个人疯了多久了？

阿德里安娜　他这一星期来，老是郁郁不乐，和从前完全变了样子；可是直到今天下午，才突然发作起来。

住持尼　他因为船只失事，损失了许多财产吗？有什么好朋友在最近死去吗？还是因为犯了一般青年的通病，看中了谁家的姑娘，为了私情而烦闷吗？在这些令人抑郁的原因中，到底是为了哪个原因呢？

阿德里安娜　也许是为了你最后所说的一种原因，他一定在外面爱上了什么人，所以老是不在家里。

住持尼　那么你就该责备他。

阿德里安娜　是呀，我也曾责备过他。

住持尼　也许你责备他不够厉害。

阿德里安娜　在妇道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我曾经狠狠地数说过他。

住持尼　也许你只在私下里数说他。

阿德里安娜　就是当着众人面前，我也骂过他的。

住持尼　也许你骂他还不够凶。

阿德里安娜　那是我们日常的话题。在床上他被我劝告得不能入睡；吃饭的时候，他被我劝告得不能下咽；没有旁人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论这件事；当着别人的面前，我就指桑骂槐地警戒他；我总是对他说那是一件干不得的坏事。

住持尼　所以他才疯了。妒妇的长舌比疯狗的牙齿更毒。他因为听了你的詈骂而失眠，所以他的头脑才会发昏。你说你在吃饭的时候，也要让他饱听你的教训，所以害得他

消化不良，郁积成病。这种病发作起来，和疯狂有什么两样呢？你说他在游戏的时候，也因为你的谯诃而打断了兴致，一个人既然找不到慰情的消遣，他自然要闷闷不乐，心灰意懒，百病丛生了。吃饭游戏休息都要受到烦扰，无论是人是畜生都会因此而发疯。你的丈夫是因为你的多疑善妒，才丧失了理智的。

露西安娜　他在举止狂暴的时候，她也不过轻轻劝告他几句。——你怎么让她这样责备你，一句也不回口？

阿德里安娜　她骗我招认出我自己的错处来了。诸位，我们进去把他拖出来。

住持尼　不，谁也不准进我的屋子。

阿德里安娜　那么请你叫你的用人把我丈夫送出来吧。

住持尼　也不行。他因为逃避你们而进来，我在没有设法使他恢复神智或是承认我的努力终归无效以前，决不能把他交在你们手里。

阿德里安娜　他是我的丈夫，我会照顾他、看护他，那是我的本分，用不着别人代劳。快让我带他回去吧。

住持尼　不要急，让我给他服下玉液灵丹，为他祈祷神明，使他恢复原状，现在可不能惊动他。出家人曾经在神前许下誓愿，为众生广行方便；让他留在我的地方，你先去吧。

阿德里安娜　我不能抛下我的丈夫独自回家。你是个修道之人，怎么好拆散人家的夫妇？

住持尼　别闹，去吧；我不能把他交给你。（下。）

露西安娜　她这样无礼，我们去向公爵控诉吧。

阿德里安娜　好，我们去吧；我要跪在地上不起来，向公爵哭泣哀求，一定要他亲自来逼这尼姑交出我的丈夫。

商人乙　我看现在快要五点钟了，公爵大概就要经过这里到刑场上去。

安哲鲁　为什么？

商人乙　因为有一个倒霉的叙拉古老头子走进了我们境内，违犯本地的法律，所以公爵要来监刑，看着他当众枭首。

安哲鲁　瞧，他们已经来了，我们倒可以看杀人啦。

露西安娜　趁公爵没有走过庵门之前，你快向他跪下来。

公爵率扈从、光着头的伊勤及刽子手、差役等上。

公爵　再向公众宣告一遍，倘使有他的什么朋友愿意代他缴纳赎款，就可以免他一死，因为我们十分可怜他。

阿德里安娜　青天大老爷伸冤！这庵里的姑子不是好人！

公爵　她是一个道行高超的老太太，怎么会欺侮你？

阿德里安娜　启禀殿下，您给我作主许配的我的丈夫安提福勒斯，今天忽然大发精神病，带着他的一样发疯的跟班，在街上到处乱跑，闯进人家的屋子里，把人家的珠宝首饰随意拿走。我曾经把他捉住捆好，送回家里，一面忙着向人家赔不是，可是不知怎么又给他逃了出来，疯疯癫癫的主仆两人，手里还挥着刀剑，看见我们就吓唬我们，把我们赶走。后来我招呼了许多人，想把他拖回家去，他看见人多，就逃进这所庵院里了。我们追到了这里，这里的姑子却堵住了大门，不让我们进去，也不肯放他出来；我没有办法，只好求殿下作主，命令那姑子把我的丈夫交出

来，好让我带他回家去医治。

公爵　你的丈夫跟着我转战有功，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曾经答应尽力照拂他。来人，给我去敲开庵门，叫那当家的尼姑出来见我。我要把这件事情问明白了再走。

一仆人上。

仆人　啊，太太！太太！快逃命吧！大爷和他的跟班已经挣脱了束缚，抓住了使女们乱打，还把那赶鬼的法师绑了起来，用烧红的铁条烫他的胡子，火着了便把一桶一桶污泥水向他迎面浇去。大爷一面劝他安心，他的跟班一面拿剪刀把他的头发剪得和一个丑角一样短。要是您不赶快打发人去救他出来，这法师要给他们作弄死了。

阿德里安娜　闭嘴，蠢才！你大爷和他的跟班都在这里，你说的都是一派胡言。

仆人　太太，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话。这是我刚才亲眼看见的事，我奔到这儿来，简直连气都没有喘过一口呢。他还嚷着要找您，他发誓说看见了您要把您的脸都烫坏了，叫您见不得人。（内呼声）听，听，他来了，太太！快逃吧！

公爵　来，站在我的身边，别怕。卫士们，拿好戟子，留心警戒！

阿德里安娜　哎哟，那真是我的丈夫！你们瞧，他会隐身来去，刚才他明明走进这庵里去，现在他又在这里了，怎么会有这种怪事！

小安提福勒斯及小德洛米奥上。

小安提福勒斯　殿下，请您看在我当年跟着您南征北战、冒死

救驾的功劳分上，给我主持公道！

伊勤　我倘不是因为怕死而吓得精神错乱，那么我明明瞧见我的儿子安提福勒斯和德洛米奥。

小安提福勒斯　殿下，请您给我惩罚那个妇人！多蒙您把她许配给我，可是她却不守妇道，把我百般侮辱，甚至还想谋害我！她今天那样不顾羞耻地对待我的种种情形，简直是谁也想像不到的。

公爵　你把她怎样对待你的情形说出来，我会给你们公平判断。

小安提福勒斯　殿下，她今天把我关在门外，自己和一帮无赖在我的家里饮酒作乐。

公爵　那真太荒唐了！阿德里安娜，你真的这样吗？

阿德里安娜　不，殿下，今天吃饭的时候，他、我和我的妹妹都在一起。他这样说我，完全是冤枉！

露西安娜　我可以对天发誓，她说的都是真话。

安哲鲁　说鬼话的女人！他虽然是个疯子，可是并没有冤枉她们。

小安提福勒斯　殿下，我并不是喝醉了酒信口乱说，也不是因为心里恼怒随便冤人，虽则像我今天所受到的种种侮辱，是可以叫无论哪一个头脑冷静的人都会发起疯来的。这妇人今天把我关在门外不让我进去吃饭；站在那边的那个金匠倘不是她的同党，他也可以为我证明，因为他那时和我在一起。后来他去拿一条项链，答应我把它送到我跟鲍尔萨泽一同吃饭的酒店里；可是我们吃完饭，他还没有

来，我就去找他；我在街上遇见了他，那位先生也跟他在一起，不料这个欺人的金匠一口咬定他已经在今天把项链交给了我，天知道我可没有看见过；他赖了人不算，还叫差役把我捉住，我没有办法，只好叫我的奴才回家去拿钱，谁知道他却空手回来；于是我就求告那位差役，请他亲自陪着我到我家里；在路上我们碰见了我的妻子小姨，带着她们的一批狐群狗党，还有一个名叫品契的面黄肌瘦像一副枯骨似的混账家伙，一个潦倒不堪的江湖术士，简直就是个活死人，这个说鬼话的狗才自以为能够降神捉鬼，他的一双眼睛盯着我的眼睛，摸着我的脉息，说是有鬼附在我身上，自己不要脸，硬要叫我也丢脸；于是他们大家扑在我身上，把我缚住手脚抬到家里，连我的跟班一起丢在一个黑暗潮湿的地窖里，后来被我用牙齿咬断了绳，才算逃了出来，立刻到这儿来了。殿下，我受到这样奇耻大辱，一定要请您给我作主伸雪。

安哲鲁　殿下，我可以为他证明，他的确不在家里吃饭，因为他家里关住了门不放他进去。

公爵　可是你有没有把这样一条项链交给他呢？

安哲鲁　他已经把它拿去了，殿下；他跑进庵里去的时候，这些人都看见他套在颈上的。

商人乙　而且我可以发誓我亲耳听见你承认你已经从他手里取了这条项链，虽然起先在市场上你是否认的，那时我就拔出剑来跟你决斗，你后来便逃进这所庵院里去，可是不知怎么一下子你又出来了。

小安提福勒斯　我从来不曾踏进这庵院的门，你也从来不曾跟我决斗过，那项链我更是不曾见过。上天为我作证，你们都在冤枉我！

公爵　咦，这可奇了！我看你们都喝了迷魂的酒了。要是你们说他曾经走了进去，那么他怎么说没有到过；要是他果然发疯，那么他怎么说话一点不疯；你们说他在家里吃饭，这个金匠又说他不在家里吃饭。小厮，你怎么说？

小德洛米奥　老爷，他是在普本丁酒店里跟她一块儿吃饭的。

妓女　是的，他还把我手指上的戒指拿去了。

小安提福勒斯　是的，殿下，这戒指就是我从她那里拿来的。

公爵　你看见他走进这庵院里去吗？

妓女　老爷，我的的确确看见他走进去。

公爵　好奇怪！去叫那当家的尼姑出来。（一侍从下）我看你们个个人都有精神病。

伊勤　威严无比的公爵，请您准许我说句话儿。我看见这儿有一个可以救我的人，他一定愿意拿出钱来赎我。

公爵　叙拉古人，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伊勤　先生，你的名字不是叫安提福勒斯吗？这不就是你的奴隶德洛米奥吗？

小德洛米奥　老丈，一小时以前，我的确是叫人绑起来的奴隶；可是感谢他把我的绳子咬断，因此现在我算是一个自由人了，可是我的名字却真是德洛米奥。

伊勤　我想你们两人一定还记得我。

小德洛米奥　老丈，我看见了你，只记得我们自己；刚才我们

也像你一样给人捆起来的。你是不是也因为有精神病，被那品契诊治过？

伊勤　你们怎么看着我好像陌生人一般？你们应该认识我的。

小安提福勒斯　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你。

伊勤　唉！自从我们分别以后，忧愁已经使我大大变了样子，年纪老了，终日的懊恼在我的脸上刻下了难看的痕迹；可是告诉我，你还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小安提福勒斯　听不出。

伊勤　德洛米奥，你呢？

小德洛米奥　不，老丈，我也听不出。

伊勤　我想你一定听得出的。

小德洛米奥　我想我一定听不出；人家既然这样回答你，你也只好这样相信他们；因为你现在是个囚犯，诸事不能自主。

伊勤　听不出我的声音！啊，无情的时间！你在这短短的七年之内，已经使我的喉咙变得这样沙哑，连我唯一的儿子都听不出我的忧伤无力的语调来了吗？我的满是皱纹的脸上虽然盖满了霜雪一样的须发，我的周身的血脉虽然已经凝冻，可是我这暮景余年，还留着几分记忆，我这垂熄的油灯还闪着最后的微光，我这迟钝的耳朵还剩着一丝听觉，我相信我不会认错人的。告诉我你是我的儿子安提福勒斯。

小安提福勒斯　我生平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伊勤　可是在七年以前，孩子，你应该记得我们在叙拉古分别。也许我儿是因为看见我今天这样出乖露丑，不愿意认我。

小安提福勒斯　公爵殿下和这城里认识我的人，都可以为我证明你说的话不对，我生平没有到过叙拉古。

公爵　告诉你吧，叙拉古人，安提福勒斯在我手下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来，他从不曾去过叙拉古。我看你大概因为年老昏愦，吓糊涂了，才会这样瞎认人。

住持尼偕大安提福勒斯及大德洛米奥上。

住持尼　殿下，请您看看一个受到冤屈的人。（众集视。）

阿德里安娜　我看见我有两个丈夫，难道是我的眼睛花了吗？

公爵　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是另外一个的灵魂；那两个也是一样。究竟哪一个是本人，哪一个是灵魂呢？谁能够把他们分别出来？

大德洛米奥　老爷，我是德洛米奥，您叫他去吧。

小德洛米奥　老爷，我才是德洛米奥，请您让我留在这儿。

大安提福勒斯　你是伊勤吗？还是他的鬼？

大德洛米奥　哎哟，我的老太爷，谁把您捆起来啦？

住持尼　不管是谁捆缚了他，我要替他松去绳子，赎回他的自由，也给我自己找到了一个丈夫。伊勤老头子，告诉我，你的妻子是不是叫做爱米利娅，她曾经给你一胎生下了两个漂亮的孩子？倘使你就是那个伊勤，那么你快回答你的爱米利娅吧！

伊勤　我倘不是在做梦，那么你真的就是爱米利娅了。你倘

使真的是她，那么告诉我跟着你一起在那根木头上漂流的我那孩子在哪里？

住持尼　我们都给埃必丹农人救了起来，可是后来有几个凶恶的科林多渔夫把德洛米奥和我的儿子抢了去，留着我一个人在埃必丹农人那里。他们后来下落如何，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就像你现在看见我一样，出家做了尼姑。

公爵　啊，现在我记起他今天早上所说的故事了。这两个面貌相同的安提福勒斯，这两个难分彼此的德洛米奥，还有她说起的她在海里遇险的情形，原来他们两人就是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在无意中彼此聚首了。安提福勒斯，你最初是从科林多来的吗？

大安提福勒斯　不，殿下，不是我；我是从叙拉古来的。

公爵　且慢，你们各自站开，我认不清楚你们究竟谁是谁。

小安提福勒斯　殿下，我是从科林多来的。

小德洛米奥　我是和他一起来的。

小安提福勒斯　殿下的伯父米那丰老殿下，那位威名远震的战士，把我带到了这儿。

阿德里安娜　你们两人哪一个今天跟我在一起吃饭的？

大安提福勒斯　是我，好嫂子。

阿德里安娜　你不是我的丈夫吗？

小安提福勒斯　不，他不是你的丈夫。

大安提福勒斯　我不是她的丈夫，可是她却这样称呼我；还有她的妹妹，这位美丽的小姐，她把我当作她的姊夫。（向露西安娜）要是我现在所见所闻，并不是一场梦景，那么我对

你说过的话，希望能够成为事实。

安哲鲁　先生，那就是您从我手里拿去的项链。

大安提福勒斯　是的，我并不否认。

小安提福勒斯　尊驾为了这条项链，把我捉去吃官司。

安哲鲁　是的，我并不否认。

阿德里安娜　我把钱交给德洛米奥，叫他拿去把你保释出来；可是我想他没有把钱交给你。

小德洛米奥　不，我可没有拿到什么钱。

大安提福勒斯　这一袋钱是你交给我的跟班德洛米奥拿来给我的。原来我们彼此认错了人，所以闹了这许多错误。

小安提福勒斯　现在我就把这袋钱救赎我的父亲。

公爵　那可不必，我已经豁免了你父亲的死罪。

妓女　大爷，我那戒指您一定得还我。

小安提福勒斯　好，你拿去吧，谢谢你的招待。

住持尼　殿下要是不嫌草庵寒陋，请赏光小坐片刻，听听我们畅谈各人的经历；在这里的各位因为误会而受到种种牵累，也请一同进来，让我们向各位道歉。我的孩儿们，这三十三年我仿佛是在经历难产的痛苦，直到现在才诞生出你们这沉重的一胞双胎。殿下，我的夫君，我的孩儿们，还有你们这两个跟我的孩子一起长大、同甘共苦的童儿，大家来参加一场洗儿的欢宴，陪着我一起高兴吧。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现在是苦尽甘来了！

公爵　我愿意奉陪，参加你们的谈话。（公爵、住持尼、伊勤、妓女、商人乙、安哲鲁及侍从等同下。）

大德洛米奥　大爷，我要不要把您的东西从船上取来？

小安提福勒斯　德洛米奥，你把我的什么东西放在船上了？

大德洛米奥　就是您那些放在马人旅店里的货物哪。

大安提福勒斯　他是对我说话。我是你的主人，德洛米奥。来，咱们一块儿去吧，东西放着再说。你也和你的兄弟亲热亲热。（小安提福勒斯、大安提福勒斯、阿德里安娜、露西安娜同下。）

大德洛米奥　你主人家里有一个胖胖的女人，她今天吃饭的时候，把我当作你，不让我离开厨房；现在她可是我的嫂子，不是我的老婆了。

小德洛米奥　我看你不是我的哥哥，简直是我的镜子，看见了你，我才知道我自己是个风流俊俏的小白脸。你还不进去瞧他们庆祝吗？

大德洛米奥　那我可不敢；你是老大，应该先走呀。

小德洛米奥　这是个难题；怎样才能解决呢？

大德洛米奥　以后咱们再拈阄决定谁算老大吧；现在暂时请你先走。

小德洛米奥　不，咱们既是同月同日同时生，就应该手挽着手儿，大家有路一同行。（同下。）

无 事 生 非

朱 生 豪 译

方 平 校

剧中人物

唐·彼德罗　阿拉贡亲王

唐·约翰　唐·彼德罗的庶弟

克劳狄奥　弗罗棱萨的少年贵族

培尼狄克　帕度亚的少年贵族

里奥那托　梅西那总督

安东尼奥　里奥那托之弟

鲍尔萨泽　唐·彼德罗的仆人

波拉契奥
康　拉　德　} 唐·约翰的侍从

道格培里　警吏

弗吉斯　警佐

法兰西斯神父

教堂司事

小童

希罗　里奥那托的女儿

贝特丽丝　里奥那托的侄女

玛格莱特 } 希罗的侍女
欧 苏 拉 }

使者、巡丁、侍从等

地 点

梅西那

第　一　幕

第一场　里奥那托住宅门前

里奥那托、希罗、贝特丽丝及一使者上。

里奥那托　这封信里说，阿拉贡的唐·彼德罗今晚就要到梅西那来了。

使者　他马上要到了；我跟他分手的时候，他离这儿才不过八九哩路呢。

里奥那托　你们在这次战事里折了多少将士？

使者　没有多少，有点名气的一个也没有。

里奥那托　得胜者全师而归，那是双重的胜利了。信上还说起唐·彼德罗十分看重一位叫做克劳狄奥的年轻的弗罗棱萨人。

使者　他果然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唐·彼德罗赏识得不错。他年纪虽然很轻，做的事情十分了不得，看上去像一头羔羊，上起战场来却像一头狮子；他的确能够超过一般人对他的期望，我这张嘴也说不尽他的好处。

里奥那托　他有一个伯父在这儿梅西那，知道了一定会非常

高兴。

使者　我已经送信给他了，看他的样子十分快乐，快乐得甚至忍不住心酸起来。

里奥那托　他流起眼泪来了吗？

使者　流了很多眼泪。

里奥那托　这是天性中至情的自然流露；这样的泪洗过的脸，是最真诚不过的。因为快乐而哭泣，比之看见别人哭泣而快乐，总要好得多啦！

贝特丽丝　请问你，那位剑客先生是不是也从战场上回来了？

使者　小姐，这个名字我没有听见过；在军队里没有这样一个人。

里奥那托　侄女，你问的是什么人？

希罗　姊姊说的是帕度亚的培尼狄克先生。

使者　啊，他也回来了，仍旧是那么爱打趣的。

贝特丽丝　从前他在这儿梅西那的时候，曾经公开宣布，要跟爱神较量较量；我叔父的傻子听了他这些话，还拿着钝头箭替爱神出面，要跟他较量个高低。请问你，他在这次战事中间杀了多少人？吃了多少人？可是你先告诉我他杀了多少人，因为我曾经答应他，无论他杀死多少人，我都可以把他们吃下去。

里奥那托　真的，侄女，你把培尼狄克先生取笑得太过分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向你报复的。

使者　小姐，他在这次战事里立下很大的功劳呢。

贝特丽丝　你们那些发霉的军粮，都是他一个人吃下去的；他

是个著名的大饭桶，他的胃口好得很哩。

使者　而且他也是个很好的军人，小姐。

贝特丽丝　他在小姐太太们面前是个很好的军人；可是在大爷们面前呢？

使者　在大爷们面前，还是个大爷；在男儿们面前，还是个堂堂的男儿——充满了各种美德。

贝特丽丝　究竟他的肚子里充满了些什么，我们还是别说了吧；我们谁也不是圣人。

里奥那托　请你不要误会舍侄女的意思。培尼狄克先生跟她是说笑惯了的；他们一见面，总是舌剑唇枪，各不相让。

贝特丽丝　可惜他总是占不到便宜！在我们上次交锋的时候，他的五分才气倒有四分给我杀得狼狈逃走，现在他全身只剩一分了；要是他还有些儿才气留着，那么就让他保存起来，叫他跟他的马儿有个分别吧，因为这是使他可以被称为有理性动物的唯一的财产了。现在是谁做他的同伴了？听说他每个月都要换一位把兄弟。

使者　有这等事吗？

贝特丽丝　很可能；他的心就像他帽子的式样一般，时时刻刻会起变化的。

使者　小姐，看来这位先生的名字不曾注在您的册子上。

贝特丽丝　没有，否则我要把我的书斋都一起烧了呢。可是请问你，谁是他的同伴？总有那种轻狂的小伙子，愿意跟他一起鬼混的吧？

使者　他跟那位尊贵的克劳狄奥来往得顶亲密。

贝特丽丝　天哪，他要像一场瘟疫一样缠住人家呢；他比瘟疫还容易传染，谁要是跟他发生接触，立刻就会变成疯子。上帝保佑尊贵的克劳狄奥！要是他给那个培尼狄克缠住了，一定要花上一千镑钱才可以把他赶走哩。

使者　小姐，我愿意跟您交个朋友。

贝特丽丝　很好，好朋友。

里奥那托　侄女，你是永远不会发疯的。

贝特丽丝　不到大热的冬天，我是不会发疯的。

使者　唐·彼德罗来啦。

唐·彼德罗、唐·约翰、克劳狄奥、培尼狄克、鲍尔萨泽等同上。

彼德罗　里奥那托大人，您是来迎接麻烦来了；一般人都只想避免耗费，您却偏偏自己愿意多事。

里奥那托　多蒙殿下枉驾，已是莫大的荣幸，怎么说是麻烦呢？麻烦去了，可以使人如释重负；可是当您离开我的时候，我只觉得怅怅然若有所失。

彼德罗　您真是太喜欢自讨麻烦啦。这位便是令嫒吧？

里奥那托　她的母亲好几次对我说她是我的女儿。

培尼狄克　大人，您问她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有点疑惑？

里奥那托　不，培尼狄克先生，因为那时候您还是个孩子哩。

彼德罗　培尼狄克，你也被人家挖苦了；这么说，我们可以猜想到你现在长大了，是个怎么样的人。真的，这位小姐很像她的父亲。小姐，您真幸福，因为您像这样一位高贵的父亲。

培尼狄克　要是里奥那托大人果然是她的父亲，就是把梅西

那全城的财富都给她，她也不愿意有他那样一副容貌的。

贝特丽丝　培尼狄克先生，您怎么还在那儿讲话呀？没有人听着您哩。

培尼狄克　嗳哟，我的傲慢的小姐！您还活着吗？

贝特丽丝　世上有培尼狄克先生那样的人，傲慢是不会死去的；顶有礼貌的人，只要一看见您，也就会傲慢起来。

培尼狄克　那么礼貌也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了。可是除了您以外，无论哪个女人都爱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我的心肠不是那么硬，因为说句老实话，我实在一个也不爱她们。

贝特丽丝　那真是女人们好大的运气，要不然她们准要给一个讨厌的求婚者麻烦死了。我感谢上帝和我自己冷酷的心，我在这一点上倒跟您心情相合；与其叫我听一个男人发誓说他爱我，我宁愿听我的狗向着一只乌鸦叫。

培尼狄克　上帝保佑您小姐永远怀着这样的心情吧！这样某一位先生就可以逃过他命中注定的抓破脸皮的恶运了。

贝特丽丝　像您这样一副尊容，就是抓破了也不会变得比原来更难看的。

培尼狄克　好，您真是一位好鹦鹉教师。

贝特丽丝　像我一样会说话的鸟儿，比起像尊驾一样的畜生来，总要好得多啦。

培尼狄克　我希望我的马儿能够跑得像您说起话来一样快，也像您的舌头一样不知道疲倦。请您尽管说下去吧，我可要恕不奉陪啦。

贝特丽丝　您在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总是像一匹不听话的马儿一样，望岔路里溜了过去；我知道您的老脾气。

彼德罗　那么就这样吧，里奥那托。克劳狄奥，培尼狄克，我的好朋友里奥那托请你们一起住下来。我对他说我们至少要在这儿耽搁一个月；他却诚心希望会有什么事情留住我们多住一些时候。我敢发誓他不是一个假情假义的人，他的话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里奥那托　殿下，您要是发了誓，您一定不会背誓。（向唐·约翰）欢迎，大人；您现在已经跟令兄言归于好，我应该向您竭诚致敬。

约翰　谢谢；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可是我谢谢你。

里奥那托　殿下请了。

彼德罗　让我搀着您的手，里奥那托，咱们一块儿走吧。（除培尼狄克、克劳狄奥外皆下。）

克劳狄奥　培尼狄克，你有没有注意到里奥那托的女儿？

培尼狄克　看是看见的，可是我没有对她注意。

克劳狄奥　她不是一位贞静的少女吗？

培尼狄克　您是规规矩矩地要我把老实话告诉您呢，还是要我照平常的习惯，摆出一副统治女性的暴君面孔来发表我的意见？

克劳狄奥　不，我要你根据冷静的判断老实回答我。

培尼狄克　好，那么我说，她是太矮了点儿，不能给她太高的恭维；太黑了点儿，不能给她太美的恭维；又太小了点儿，不能给她太大的恭维。我所能给她的唯一的称赞，就是

她倘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一定很不漂亮；可是她既然不能再好看一点，所以我一点不喜欢她。

克劳狄奥　你以为我是在说着玩哩。请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觉得她怎样。

培尼狄克　您这样问起她，是不是要把她买下来吗？

克劳狄奥　全世界所有的财富，可以买得到这样一块美玉吗？

培尼狄克　可以，而且还可以附送一只匣子把它藏起来。可是您说这样的话，是一本正经的呢，还是随口胡说，就像说盲目的丘匹德是个猎兔的好手、打铁的乌尔冈①是个出色的木匠一样？告诉我，您唱的歌儿究竟是什么调子？

克劳狄奥　在我的眼睛里，她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可爱的姑娘。

培尼狄克　我现在还可以不戴眼镜瞧东西，可是我却瞧不出来她有什么可爱。她那个族姊就是脾气太坏了点儿，要是讲起美貌来，那就正像一个是五月的春朝，一个是十二月的岁暮，比她好看得多啦。可是我希望您不是要想做起丈夫来了吧？

克劳狄奥　即使我曾经立誓终身不娶，可是要是希罗肯做我的妻子，我也没法相信自己了。

培尼狄克　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难道世界上的男子个个都愿意戴上绿头巾，心里七上八下吗？难道我永远看不见一个六十岁的童男子吗？好，要是你愿意把你的头颈伸进轭里去，那么你就把它套起来，到星期日休息的日

① 乌尔冈（Vulcan），希腊罗马神话中司火与锻冶之神。

子自己怨命吧。瞧，唐·彼德罗回来找您了。

唐·彼德罗重上。

彼德罗　你们不跟我到里奥那托家里去，在这儿讲些什么秘密话儿？

培尼狄克　我希望殿下命令我说出来。

彼德罗　好，我命令你说出来。

培尼狄克　听着，克劳狄奥伯爵。我能够像哑子一样保守秘密，我也希望您相信我不是一个搬嘴弄舌的人；可是殿下这样命令我，有什么办法呢？他是在恋爱了。跟谁呢？这就应该殿下自己去问他了。注意他的回答是多么短：他爱的是希罗，里奥那托的短短的女儿。

克劳狄奥　要是真有这么一回事，那么他已经替我说出来了。

培尼狄克　正像老话说的，殿下，"既不是这么一回事，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可是真的，上帝保佑不会有这么一回事。"

克劳狄奥　我的感情倘不是一下子就会起变化，我倒并不希望上帝改变这事实。

彼德罗　阿门，要是你真的爱她；这位小姐是很值得你眷恋的。

克劳狄奥　殿下，您这样说是有意诱我吐露真情吗？

彼德罗　真的，我不过说我心里想到的话。

克劳狄奥　殿下，我说的也是我自己心里的话。

培尼狄克　凭着我的三心两意起誓，殿下，我说的也是我自己心里的话。

克劳狄奥　我觉得我真的爱她。

彼德罗　我知道她是位很好的姑娘。

培尼狄克　我可既不觉得为什么要爱她，也不知道她有什么好处；你们就是用火刑烧死我，也不能使我改变这个意见。

彼德罗　你永远是一个排斥美貌的顽固的异教徒。

克劳狄奥　他这种不近人情的态度，都是违背了良心故意做作出来的。

培尼狄克　一个女人生下了我，我应该感谢她；她把我养大，我也要向她表示至诚的感谢；可是要我为了女人的缘故而戴起一顶不雅的头巾来，或者无形之中，胸口挂了一个号筒，那么我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我不愿意对任何一个女人猜疑而使她受到委屈，所以宁愿对无论哪个女人都不信任，免得委屈了自己。总而言之，为了让我自己穿得漂亮一点起见，我愿意一生一世做个光棍。

彼德罗　我在未死之前，总有一天会看见你为了爱情而憔悴的。

培尼狄克　殿下，我可以因为发怒，因为害病，因为挨饿而脸色惨白，可是决不会因为爱情而憔悴；您要是能够证明有一天我因为爱情而消耗的血液在喝了酒后不能把它恢复过来，就请您用编造歌谣的人的那枝笔挖去我的眼睛，把我当做一个瞎眼的丘匹德，挂在妓院门口做招牌。

彼德罗　好，要是有一天你的决心动摇起来，可别怪人家笑话你。

培尼狄克　要是有那么一天，我就让你们把我像一头猫似的

放在口袋里吊起来，叫大家用箭射我；谁把我射中了，你们可以拍拍他的肩膀，夸奖他是个好汉子。

彼德罗　好，咱们等着瞧吧；有一天野牛也会俯首就轭的。

培尼狄克　野牛也许会俯首就轭，可是有理性的培尼狄克要是也会钻上圈套，那么请您把牛角拔下来，插在我的额角上吧；我可以让你们把我涂上油彩，像人家写"好马出租"一样替我用大字写好一块招牌，招牌上这么说："请看结了婚的培尼狄克。"

克劳狄奥　要是真的把你这样，你一定要气得把你的一股牛劲儿都使出来了。

彼德罗　嘿，要是丘匹德没有把他的箭在威尼斯一起放完，他会叫你知道他的厉害的。

培尼狄克　那时候一定要天翻地覆啦。

彼德罗　好，咱们等着瞧吧。现在，好培尼狄克，请你到里奥那托那儿去，替我向他致意，对他说晚餐的时候我一定准时出席，因为他已经费了不少手脚在那儿预备呢。

培尼狄克　如此说来，我还有脑子办这件差使，所以我想敬请——

克劳狄奥　大安，自家中发——

彼德罗　七月六日，培尼狄克谨上。

培尼狄克　嗳，别开玩笑啦。你们讲起话来，老是这么支离破碎，不成片段，要是你们还要把这种滥调搬弄下去，请你们问问自己的良心吧，我可要失陪了。（下。）

克劳狄奥　殿下，您现在可以帮我一下忙。

彼德罗　咱们是好朋友，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无论它是多么为难的事，我都愿意竭力帮助你。

克劳狄奥　殿下，里奥那托有没有儿子？

彼德罗　没有，希罗是他唯一的后嗣。你喜欢她吗，克劳狄奥？

克劳狄奥　啊，殿下，当我们向战场出发的时候，我用一个军人的眼睛望着她，虽然中心羡慕，可是因为有更艰巨的工作在我面前，来不及顾到儿女私情；现在我回来了，战争的思想已经离开我的脑中，代替它的是一缕缕的柔情，它们指点我年轻的希罗是多么美丽，对我说，我在出征以前就已经爱上她了。

彼德罗　看你样子快要像个恋人似的，动不动用长篇大论叫人听着腻烦了。要是你果然爱希罗，你就爱下去吧，我可以替你向她和她的父亲说去，一定叫你如愿以偿。你向我转弯抹角地说了这一大堆，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克劳狄奥　您这样鉴貌辨色，真是医治相思的妙手！可是人家也许以为我一见钟情，未免过于孟浪，所以我想还是慢慢儿再说吧。

彼德罗　造桥只要量着河身的阔度就成，何必过分铺张呢？做事情也只要按照事实上的需要；凡是能够帮助你达到目的的，就是你所应该采取的手段。你现在既然害着相思，我可以给你治相思的药饵。我知道今晚我们将要有一个假面跳舞会；我可以化装一下冒充着你，对希罗说我是克劳狄奥，当着她的面前倾吐我的心曲，用动人的情话

迷惑她的耳朵；然后我再替你向她的父亲传达你的意思，结果她一定会属你所有。让我们立刻着手进行吧。（同下。）

第二场 里奥那托家中一室

里奥那托及安东尼奥自相对方向上。

里奥那托 啊，贤弟！我的侄儿，你的儿子呢？他有没有把乐队准备好？

安东尼奥 他正在那儿忙着呢。可是，大哥，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新鲜的消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

里奥那托 是好消息吗？

安东尼奥 那要看事情的发展而定；可是从外表上看起来，那是个很好的消息。亲王跟克劳狄奥伯爵刚才在我的花园里一条树荫浓密的小路上散步，他们讲的话给我的一个用人听见了许多：亲王告诉克劳狄奥，说他爱上了我的侄女，你的女儿，想要在今晚跳舞的时候向她倾吐衷情；要是她表示首肯，他就要抓住眼前的时机，立刻向你提起这件事情。

里奥那托 告诉你这个消息的家伙，是不是个有头脑的人？

安东尼奥 他是一个很机灵的家伙；我可以去叫他来，你自己问问他。

里奥那托 不，不，在事情没有证实以前，我们只能当它是场幻梦；可是我要先去通知我的女儿一声，万一真有那么一回事，她也好预先准备准备怎样回答。你去告诉她吧。

（若干人穿过舞台）各位侄儿，记好你们分内的事。啊，对不起，朋友，跟我一块儿去吧，我还要仰仗您的大力哩。贤弟，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请你留心照看照看。（同下。）

第三场　里奥那托家中的另一室

唐·约翰及康拉德上。

康拉德　嗳哟，我的爷！您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

约翰　我的烦闷是茫无涯际的，因为不顺眼的事情太多啦。

康拉德　您应该听从理智的劝告才是。

约翰　听从了理智的劝告，又有什么好处呢？

康拉德　即使不能立刻医好您的烦闷，至少也可以教您怎样安心忍耐。

约翰　我真不懂像你这样一个自己说是土星照命的人①，居然也会用道德的箴言来医治人家致命的沉疴。我不能掩饰我自己的为人：心里不快活的时候，我就沉下脸来，决不会听了人家的嘲谑而陪着笑脸；肚子饿了我就吃，决不理会人家是否方便；精神疲倦了我就睡，决不管人家的闲事；心里高兴我就笑，决不去窥探人家的颜色。

康拉德　话是说得不错，可是您现在是在别人的约束之下，总不能完全照着您自己的心意行事。最近您跟王爷闹过别扭，你们兄弟俩言归于好还是不久的事，您要是不格外陪

① 西方星相家的说法，谓土星照命的人，性格必阴沉忧郁。

些小心，那么他现在对您的种种恩宠，也是靠不住的；您必须自己造成一个机会，然后才可以达到您的目的。

约翰　我宁愿做一朵篱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他恩惠的蔷薇；与其逢迎献媚，偷取别人的欢心，宁愿被众人所鄙弃；我固然不是一个善于阿谀的正人君子，可是谁也不能否认我是一个正大光明的小人，人家用口套罩着我的嘴，表示对我信任，用木桩系住我的脚，表示给我自由；关在笼子里的我，还能够唱歌吗？要是我有嘴，我就要咬人；要是我有自由，我就要做我欢喜做的事。现在你还是让我保持我的本来面目，不要设法改变它吧。

康拉德　您不能利用您的不平之气来干一些事情吗？

约翰　我把它尽量利用着呢，因为它是我的唯一的武器。谁来啦？

波拉契奥上。

约翰　有什么消息，波拉契奥？

波拉契奥　我刚从那边盛大的晚餐席上出来，王爷受到了里奥那托十分隆重的款待；我还可以告诉您一件正在计划中的婚事的消息哩。

约翰　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出个主意跟他们捣乱捣乱吗？那个愿意自讨麻烦的傻瓜是谁？

波拉契奥　他就是王爷的右手。

约翰　谁？那个最最了不得的克劳狄奥吗？

波拉契奥　正是他。

约翰　好家伙！那个女的呢？他看中了哪一个？

波拉契奥　里奥那托的女儿和继承人希罗。

约翰　一只早熟的小母鸡！你怎么知道的？

波拉契奥　他们叫我去用香料把屋子熏一熏，我正在那儿熏一间发霉的房间，亲王跟克劳狄奥两个人手搀手走了进来，郑重其事地在商量着什么事情；我就把身子闪到屏风后面，听见他们约定由亲王出面去向希罗求婚，等她答应以后，就把她让给克劳狄奥。

约翰　来，来，咱们到那边去；也许我可以借此出出我的一口怨气。自从我失势以后，那个年轻的新贵出足了风头；要是我能够叫他受些挫折，也好让我拍手称快。你们两人都愿意帮助我，不会变心吗？

康拉德
波拉契奥　我们愿意誓死为爵爷尽忠。

约翰　让我们也去参加那盛大的晚餐吧；他们看见我的屈辱，一定格外高兴。要是厨子也跟我抱着同样的心理就好了！我们要不要先计划一下怎样着手进行？

波拉契奥　我们愿意侍候您的旨意。（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里奥那托家中的厅堂

里奥那托、安东尼奥、希罗、贝特丽丝及余人等同上。

里奥那托 约翰伯爵有没有在这儿吃晚饭？

安东尼奥 我没有看见他。

贝特丽丝 那位先生的面孔多么阴沉！我每一次看见他，总要有一个时辰心里不好过。

希罗 他有一种很忧郁的脾气。

贝特丽丝 要是把他跟培尼狄克折衷一下，那就是个顶好的人啦：一个太像泥塑木雕似的，老是一言不发；一个却像骄纵惯了的小少爷，咭咧呱喇地吵个不停。

里奥那托 那么把培尼狄克先生的半条舌头放在约翰伯爵的嘴里，把约翰伯爵的半副心事面孔装在培尼狄克先生脸上——

贝特丽丝 叔叔，再加上一双好腿，一对好脚，袋里有几个钱，这样一个男人，世上无论哪个女人都愿意嫁给他的——要是他能够得到她的欢心的话。

里奥那托　真的，侄女，你要是说话这样刻薄，我看你一辈子也嫁不出去的。

安东尼奥　可不是，她这张嘴尖利得过了分。

贝特丽丝　尖利过了分就算不得尖利，那么"尖嘴姑娘嫁一个矮脚郎"这句话可落不到我头上来啦。

里奥那托　那是说，上帝干脆连一个"矮脚郎"都不送给你啦。

贝特丽丝　谢天谢地！我每天早晚都在跪求上帝，我说主啊！叫我嫁给一个脸上出胡子的丈夫，我是怎么也受不了的，还是让我睡在毛毯里吧！

里奥那托　你可以拣一个没有胡子的丈夫。

贝特丽丝　我要他来做什么呢？叫他穿起我的衣服来，让他做我的侍女吗？有胡子的人年纪一定不小了，没有胡子的人，算不得须眉男子；我不要一个老头子做我的丈夫，也不愿意嫁给一个没有丈夫气的男人。人家说，老处女死了要在地狱里牵猴子；所以还是让我把六便士的保证金交给动物园里的看守，把他的猴子牵下地狱去吧。

里奥那托　好，那么你决心下地狱吗？

贝特丽丝　不，我刚走到门口，头上出角的魔鬼就像个老忘八似的，出来迎接我，说，"您到天上去吧，贝特丽丝，您到天上去吧；这儿不是你们姑娘家住的地方。"所以我就把猴子交给他，到天上去见圣彼得了；他指点我单身汉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在那儿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安东尼奥　（向希罗）好，侄女，我相信你一定听你父亲的话。

贝特丽丝　是的，我的妹妹应该懂得规矩，先行个礼儿，说，

“父亲，您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可是虽然这么说，妹妹，他一定要是个漂亮的家伙才好，否则你还是再行个礼儿，说，“父亲，这可要让我自己作主了。”

里奥那托 好，侄女，我希望看见你有一天嫁到一个丈夫。

贝特丽丝 男人都是泥做的，我不要。一个女人要把她的终身付托给一块顽固的泥土，还要在他面前低头伏小，岂不倒霉！不，叔叔，亚当的儿子都是我的兄弟，跟自己的亲族结婚是一件罪恶哩。

里奥那托 女儿，记好我对你说的话；要是亲王真的向你提出那样的请求，你知道你应该怎样回答他。

贝特丽丝 妹妹，要是对方向你求婚求得不是时候，那毛病一定出在音乐里了——要是那亲王太冒失，你就对他说，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个节拍；你就拿跳舞作为回答。听我说，希罗，求婚、结婚和后悔，就像是苏格兰急舞、慢步舞和五步舞一样：开始求婚的时候，正像苏格兰急舞一样狂热，迅速而充满幻想；到了结婚的时候，循规蹈矩的，正像慢步舞一样，拘泥着仪式和虚文；于是接着来了后悔，拖着疲乏的脚腿，开始跳起五步舞来，愈跳愈快，一直跳到精疲力尽，倒在坟墓里为止。

里奥那托 侄女，你的观察倒是十分深刻。

贝特丽丝 叔叔，我的眼光很不错哩——我能够在大白天看清一座教堂呢。

里奥那托 贤弟，跳舞的人进来了，咱们让开吧。

唐·彼德罗、克劳狄奥、培尼狄克、鲍尔萨泽、唐·约翰、波拉契奥、

玛格莱特、欧苏拉及余人等各戴假面上。

彼德罗　姑娘，您愿意陪着您的朋友走走吗？

希罗　您要是轻轻儿走，态度文静点儿，也不说什么话，我就愿意奉陪；尤其是当我要走出去的时候。

彼德罗　您要不要我陪着您一块儿出去呢？

希罗　我要是心里高兴，我可以这样说。

彼德罗　您什么时候才高兴这样说呢？

希罗　当我看见您的相貌并不讨厌的时候；但愿上帝保佑琴儿不像琴囊一样难看！

彼德罗　我的脸罩就像菲利蒙的草屋，草屋里面住着天神乔武。①

希罗　那么您的脸罩上应　盖起茅草来才是。

彼德罗　讲情话要低声点儿。（拉希罗至一旁。）

鲍尔萨泽　好，我希望您欢喜我。

玛格莱特　为了您的缘故，我倒不敢这样希望，因为我有许多缺点哩。

鲍尔萨泽　可以让我略知一二吗？

玛格莱特　我念起祷告来，总是提高了嗓门。

鲍尔萨泽　那我更加爱您了；高声念祷告，人家听见了就可以喊阿门。

玛格莱特　求上帝赐给我一个好舞伴！

---

① 菲利蒙(Philemon)是弗里吉亚(Phrygia)的一个穷苦老人，天神乔武(Jove)乔装凡人，遨游世间，借宿在他的草屋里，菲利蒙和他的妻子招待尽礼，天神乃将其草屋变成殿宇。

鲍尔萨泽　阿门！

玛格莱特　求上帝，等到跳完舞，让我再也不要看见他！您怎么不说话了呀，执事先生？

鲍尔萨泽　别多讲啦，执事先生已经得到他的答复了。

欧苏拉　我认识您；您是安东尼奥老爷。

安东尼奥　干脆一句话，我不是。

欧苏拉　我瞧您摇头摆脑的样子，就知道是您啦。

安东尼奥　老实告诉你吧，我是学着他的样子的。

欧苏拉　您倘不是他，决不会把他那种怪样子学得这么维妙维肖。这一只干瘪的手不正是他的？您一定是他，您一定是他。

安东尼奥　干脆一句话，我不是。

欧苏拉　算啦算啦，像您这样能言善辩，您以为我不能一下子就听出来，除了您没有别人吗？一个人有了好处，难道遮掩得了吗？算了吧，别多话了，您正是他，不用再抵赖了。

贝特丽丝　您不肯告诉我谁对您说这样的话吗？

培尼狄克　不，请您原谅我。

贝特丽丝　您也不肯告诉我您是谁吗？

培尼狄克　现在不能告诉您。

贝特丽丝　说我目中无人，说我的俏皮话儿都是从笑话书里偷下来的；哼，这一定是培尼狄克说的话。

培尼狄克　他是什么人？

贝特丽丝　我相信您一定很熟悉他的。

培尼狄克　相信我，我不认识他。

贝特丽丝　他没有叫您笑过吗？

培尼狄克　请您告诉我，他是什么人？

贝特丽丝　他呀，他是亲王手下的弄人，一个语言无味的傻瓜；他的唯一的本领，就是捏造一些无稽的谣言。只有那些胡调的家伙才会喜欢他，可是他们并不赏识他的机智，只是赏识他的奸刁；他一方面会讨好人家，一方面又会惹人家生气，所以他们一面笑他，一面打他。我想他一定在人丛里；我希望他会碰到我！

培尼狄克　等我认识了那位先生以后，我可以把您说的话告诉他。

贝特丽丝　很好，请您一定告诉他。他听见了顶多不过把我侮辱两句；要是人家没有注意到他的话，或者听了笑也不笑，他就要郁郁不乐，这样就可以有一块鹧鸪的翅膀省下来啦，因为这傻瓜会气得不吃晚饭的。（内乐声）我们应该跟随领队的人。

培尼狄克　一个人万事都该跟着人家走。

贝特丽丝　不，要是领头的先不懂规矩，那么到下一个转弯，我就把他摔掉了。

跳舞。除唐·约翰、波拉契奥及克劳狄奥外皆下。

约翰　我的哥哥真的给希罗迷住啦；他已经拉着她的父亲，去把他的意思告诉他了。女人们都跟着她去了，只有一个戴假面的人留着。

波拉契奥　那是克劳狄奥；我从他的神气上认得出来。

约翰　您不是培尼狄克先生吗？

克劳狄奥　您猜得不错，我正是他。

约翰　先生，您是我的哥哥亲信的人，他现在迷恋着希罗，请您劝劝他打断这一段痴情，她是配不上他这样家世门第的；您要是肯这样去劝他，才是尽一个朋友的正道。

克劳狄奥　您怎么知道他爱着她？

约翰　我听见他发过誓申说他的爱情了。

波拉契奥　我也听见；他刚才发誓说要跟她结婚。

约翰　来，咱们喝酒去吧。（约翰、波拉契奥同下。）

克劳狄奥　我这样冒认着培尼狄克的名字，却用克劳狄奥的耳朵听见了这些坏消息。事情一定是这样；亲王是为他自己去求婚的。友谊在别的事情上都是可靠的，在恋爱的事情上却不能信托；所以恋人们都是用他们自己的唇舌。谁生着眼睛，让他自己去传达情愫吧，总不要请别人代劳；因为美貌是一个女巫，在她的魔力之下，忠诚是会在热情里溶解的。这是一个每一个时辰里都可以找到证明的例子，毫无怀疑的余地。那么永别了，希罗！

培尼狄克重上。

培尼狄克　是克劳狄奥伯爵吗？

克劳狄奥　正是。

培尼狄克　来，您跟着我来吧。

克劳狄奥　到什么地方去？

培尼狄克　到最近的一棵杨柳树底下去①，伯爵，为了您自己

---

① 杨柳树是悲哀和失恋的象征。

的事。您欢喜把花圈怎样戴法？是把它套在您的头颈上，像盘剥重利的人套着的锁链那样呢，还是把它串在您的胳膊底下，像一个军官的肩带那样？您一定要把它戴起来，因为您的希罗已经给亲王夺去啦。

克劳狄奥　我希望他姻缘美满！

培尼狄克　嗳哟，听您说话的神气，简直好像一个牛贩子卖掉了一匹牛似的。可是您想亲王会这样对待您吗？

克劳狄奥　请你让我一个人呆在这儿吧。

培尼狄克　哈！现在您又变成一个不问是非的瞎子了；小孩子偷了您的肉去，您却去打一根柱子。

克劳狄奥　你要是不肯走开，那么我走了。（下。）

培尼狄克　唉，可怜的受伤的鸟儿！现在他要爬到芦苇里去了。可是想不到咱们那位贝特丽丝小姐居然会见了我认不出来！亲王的弄人！嘿？也许因为人家瞧我喜欢说笑，所以背地里这样叫我；可是我要是这样想，那就是自己看轻自己了；不，人家不会这样叫我，这都是贝特丽丝凭着她那下流刻薄的脾气，把自己的意见代表着众人，随口编造出来毁谤我的。好，我一定要向她报复此仇。

唐·彼德罗重上。

彼德罗　培尼狄克，伯爵呢？你看见他了吗？

培尼狄克　不瞒殿下说，我已经做过一个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了。我看见他像猎囿里的一座小屋似的，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儿发呆，我就对他说——我想我对他说的是真话——您已经得到这位姑娘的芳心了。我说我愿意陪着

他到一株杨柳树底下去；或者给他编一个花圈，表示被弃的哀思；或者给他扎起一条藤鞭来，因为他有该打的理由。

彼德罗　该打！他做错了什么事？

培尼狄克　他犯了一个小学生的过失，因为发现了一窠小鸟，高兴非常，指点给他的同伴看见，让他的同伴把它偷去了。

彼德罗　你把信任当做一种过失吗？偷的人才是有罪的。

培尼狄克　可是他把藤鞭和花圈扎好，总是有用的；花圈可以给他自己戴，藤鞭可以赏给您。照我看来，您就是把他那窠小鸟偷去的人。

彼德罗　我不过是想教它们唱歌，教会了就把它们归还原主。

培尼狄克　那么且等它们唱的歌儿来证明您的一片好心吧。

彼德罗　贝特丽丝小姐在生你的气；陪她跳舞的那位先生告诉她你说了她许多坏话。

培尼狄克　啊，她才把我侮辱得连一块顽石都要气得直跳起来呢！一株秃得只剩一片青叶子的橡树，也会忍不住跟她拌嘴；就是我的脸罩也差不多给她骂活了，要跟她对骂一场哩。她不知道在她面前的就是我自己，对我说，我是亲王的弄人，我比融雪的天气还要无聊；她用一连串恶毒的讥讽，像乱箭似的向我射了过来，我简直变成了一个箭垛啦。她的每一句话都是一把钢刀，每一个字都刺到人心里；要是她嘴里的气息跟她的说话一样恶毒，那一定无论什么人走近她身边都不能活命的；她的毒气会把北极星

都熏坏呢。即使亚当把他没有犯罪以前的全部家产传给她，我也不愿意娶她做妻子；她会叫赫剌克勒斯①给她烤肉，把他的棍子劈碎了当柴烧的。好了，别讲她了。她就是母夜叉的变相，但愿上帝差一个有法力的人来把她一道咒赶回地狱里去，因为她一天留在这世上，人家就会觉得地狱里简直清静得像一座洞天福地，大家为了希望下地狱，都会故意犯起罪来，所以一切的混乱、恐怖、纷扰，都跟着她一起来了。

彼德罗　瞧，她来啦。

克劳狄奥、贝特丽丝、希罗及里奥那托重上。

培尼狄克　殿下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派我到世界的尽头去？我现在愿意到地球的那一边去，给您干无论哪一件您所能想得到的最琐细的差使：我愿意给您从亚洲最远的边界上拿一根牙签回来；我愿意给您到埃塞俄比亚去量一量护法王约翰的脚有多少长；我愿意给您去从蒙古大可汗的脸上拔下一根胡须，或者到侏儒国里去办些无论什么事情；可是我不愿意跟这妖精谈三句话儿。您没有什么事可以给我做吗？

彼德罗　没有，我要请你陪着我。

培尼狄克　啊，殿下，这是强人所难了；我可受不住咱们这位尖嘴的小姐。（下。）

彼德罗　来，小姐，来，你伤了培尼狄克先生的心啦。

① 赫剌克勒斯（Hercules），希腊神话中著名英雄。

贝特丽丝　是吗，殿下？开头儿，他为了开心，把心里话全都“开诚布公”；承蒙他好意，我就不好意思不加上旧欠，算上利息，回算他一片心，叫他“开心”之后加倍“双”心；所以您说他“伤”心，可也有道理。

彼德罗　你把他按下去了，小姐，你算把他按下去了。

贝特丽丝　我能让他来把我按倒吗，殿下？我能让一群傻小子来叫我傻大娘吗？您叫我去找克劳狄奥伯爵来，我已经把他找来了。

彼德罗　啊，怎么，伯爵！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

克劳狄奥　没有什么不高兴，殿下。

彼德罗　那么害病了吗？

克劳狄奥　也不是，殿下。

贝特丽丝　这位伯爵无所谓高兴不高兴，也无所谓害病不害病；您瞧他皱着眉头，也许他吃了一只酸橘子，心里头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彼德罗　真的，小姐，我想您把他形容得很对；可是我可以发誓，要是他果然有这样的心思，那就错了。来，克劳狄奥，我已经替你向希罗求过婚，她已经答应了；我也已经向她的父亲说起，他也表示同意了；现在你只要选定一个结婚的日子，愿上帝给你快乐！

里奥那托　伯爵，从我手里接受我的女儿，我的财产也随着她一起传给您了。这门婚事多仗殿下鼎力，一定能够得到上天的嘉许！

贝特丽丝　说呀，伯爵，现在要轮到您开口了。

克劳狄奥　静默是表示快乐的最好的方法；要是我能够说出我的心里多么快乐，那么我的快乐只是有限度的。小姐，您现在既然已经属于我，我也就是属于您的了；我把我自己跟您交换，我要把您当作瑰宝一样珍爱。

贝特丽丝　说呀，妹妹；要是你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好，你就用一个吻堵住他的嘴，让他也不要说话。

彼德罗　真的，小姐，您真会说笑。

贝特丽丝　是的，殿下；也幸亏是这样，我这可怜的傻子才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心事。我那妹妹附着他的耳朵，在那儿告诉他她的心里有着他呢。

克劳狄奥　她正是这么说，姊姊。

贝特丽丝　天哪，真好亲热！人家一个个嫁了出去，只剩我一个人年老珠黄；我还是躲在壁角里，哭哭自己的没有丈夫吧！

彼德罗　贝特丽丝小姐，我来给你找一个吧。

贝特丽丝　要是我来给自己挑一个，我愿意做您的老太爷的儿子的媳妇儿。难道殿下没有个兄弟长得就跟您一个模样的？他老人家的儿子才是理想的丈夫——可惜女孩儿不容易接近他们。

彼德罗　您愿意嫁给我吗，小姐？

贝特丽丝　不，殿下，除非我可以再有一个家常用的丈夫；因为您是太贵重啦，只好留着在星期日装装场面。可是我要请殿下原谅，我这一张嘴是向来胡说惯的，没有一句正经。

彼德罗　您要是不声不响，我才要恼哪；这样说说笑笑，正是您的风趣本色。我想您一定是在一个快乐的时辰里出世的。

贝特丽丝　不，殿下，我的妈哭得才苦呢；可是那时候刚巧有一颗星在跳舞，我就在那颗星底下生下来了。妹妹，妹夫，愿上帝给你们快乐！

里奥那托　侄女，你肯不肯去把我对你说起过的事情办一办？

贝特丽丝　对不起，叔叔。殿下，恕我失陪了。（下。）

彼德罗　真是一个快乐的小姐。

里奥那托　殿下，她身上找不出一丝丝的忧愁；除了睡觉的时候，她从来不曾板起过脸孔；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她也还是嘻嘻哈哈的，因为我曾经听见小女说起，她往往会梦见什么淘气的事情，把自己笑醒来。

彼德罗　她顶不喜欢听见人家向她谈起丈夫。

里奥那托　啊，她听都不要听；向她求婚的人，一个个都给她嘲笑得退缩回去啦。

彼德罗　要是把她配给培尼狄克，倒是很好的一对。

里奥那托　哎哟！殿下，他们两人要是结了婚一个星期，准会吵疯了呢。

彼德罗　克劳狄奥伯爵，你预备什么时候上教堂？

克劳狄奥　就是明天吧，殿下；在爱情没有完成它的一切仪式以前，时间总是走得像一个扶着拐杖的跛子一样慢。

里奥那托　那不成，贤婿，还是等到星期一吧，左右也不过七天工夫；要是把事情办得一切都称我的心，这几天日子还

嫌太局促了些。

彼德罗　好了，别这么摇头长叹啦；克劳狄奥，包在我身上，我们要把这段日子过得一点也不沉闷。我想在这几天内干一件非常艰辛的工作；换句话说，我要叫培尼狄克先生跟贝特丽丝小姐彼此热恋起来。我很想把他们两人配成一对；要是你们三个人愿意听我的吩咐，帮着我一起进行这件事情，那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里奥那托　殿下，我愿意全力赞助，即使叫我十个晚上不睡觉都可以。

克劳狄奥　我也愿意出力，殿下。

彼德罗　温柔的希罗，您也愿意帮帮忙吗？

希罗　殿下，我愿意尽我的微力，帮助我的姊姊得到一位好丈夫。

彼德罗　培尼狄克并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丈夫。至少我可以对他说这几句好话：他的家世是高贵的；他的勇敢、他的正直，都是大家所公认的。我可以教您用怎样的话打动令姊的心，叫她对培尼狄克发生爱情；再靠着你们两位的合作，我只要向培尼狄克略施小计，凭他怎样刁钻古怪，不怕他不爱上贝特丽丝。要是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丘匹德也可以不用再射他的箭啦；他的一切的光荣都要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的爱神。跟我一块儿进去，让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你们。（同下。）

第二场　里奥那托家中的另一室

唐·约翰及波拉契奥上。

约翰　果然是这样，克劳狄奥伯爵要跟里奥那托的女儿结婚了。

波拉契奥　是，爵爷；可是我有法子破坏他们。

约翰　无论什么破坏、阻挠、捣乱的手段，都可以替我消一消心头的闷气；我把他恨得什么似的，只要能够打破他的恋爱的美梦，什么办法我都愿意采取。你想怎样破坏他们的婚姻呢？

波拉契奥　不是用正当的手段，爵爷；可是我会把事情干得十分周密，让人家看不出破绽来。

约翰　把你的计策简单告诉我一下。

波拉契奥　我想我在一年以前，就告诉过您我跟希罗的侍女玛格莱特相好了。

约翰　我记得。

波拉契奥　我可以约她在夜静更深的时候，在她小姐闺房里的窗口等着我。

约翰　这是什么用意？怎么就可以把他们的婚姻破坏了呢？

波拉契奥　毒药是要您自己配合起来的。您去对王爷说，他不该叫克劳狄奥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您可以拚命抬高他的身价——去跟希罗那样一个下贱的女人结婚；您尽管对他说，这一次的事情对于他的名誉一定大有

影响。

约翰　我有什么证据可以提出呢？

波拉契奥　有，有，一定可以使亲王受骗，叫克劳狄奥懊恼，毁坏了希罗的名誉，把里奥那托活活气死：这不正是您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吗？

约翰　为了发泄我对他们这批人的气愤，什么事情我都愿意试一试。

波拉契奥　那么很好，找一个适当的时间，您把亲王跟克劳狄奥拉到一处没有旁人的所在，告诉他们说您知道希罗跟我很要好；您可以假意装出一副对亲王和他的朋友的名誉十分关切的样子，因为这次婚姻是亲王一手促成，现在克劳狄奥将要娶到一个已非完璧的女子，您不忍坐视他们受人之愚，所以不能不把您所知道的告诉他们。他们听了这样的话，当然不会就此相信；您就向他们提出真凭实据，把他们带到希罗的窗下，让他们看见我站在窗口，听我把玛格莱特叫做希罗，听玛格莱特叫我波拉契奥。就在预定的婚期的前一个晚上，您带着他们看一看这幕把戏，我可以预先设法把希罗调开；他们见到这种似乎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定会相信希罗果真是一个不贞的女子，在妒火中烧的情绪下决不会作冷静的推敲，这样他们的一切准备就可以全部推翻了。

约翰　不管它会引起怎样不幸的后果，我要把这计策实行起来。你给我用心办理，我赏你一千块钱。

波拉契奥　您只要一口咬定，我的诡计是不会失败的。

约翰　我就去打听他们的婚期。（同下。）

第三场　里奥那托的花园

培尼狄克上。

培尼狄克　童儿！

小童上。

小童　大爷叫我吗？

培尼狄克　我的寝室窗口有一本书，你去给我拿到这儿花园里来。

小童　大爷，您瞧，我不是已经来了吗？

培尼狄克　我知道你来啦，可是我要你先到那边走一遭之后再来呀。（小童下）我真不懂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恋爱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跟人家闹起恋爱来；克劳狄奥就是这种人。从前我认识他的时候，战鼓和军笛是他的唯一的音乐；现在他却宁愿听小鼓和洞箫了。从前他会跑十哩路去看一身好甲胄；现在他却会接连十个晚上不睡觉，为了设计一身新的紧身衣的式样。从前他说起话来，总是直捷爽快，像个老老实实的军人；现在他却变成了个老学究，满嘴都是些希奇古怪的话儿。我会不会眼看自己也变得像他一样呢？我不知道；我想不至于。我不敢说爱情不会叫我变成一个牡蛎；可是我可以发誓，在它没有把我变成牡蛎以前，它一定不能叫我变成这

样一个傻瓜。好看的女人，聪明的女人，贤惠的女人，我都碰见过，可是我还是个原来的我；除非在一个女人身上能够集合一切女人的优点，否则没有一个女人会中我的意的。她一定要有钱，这是不用说的；她必须聪明，不然我就不要；她必须贤惠，不然我也不敢领教；她必须美貌，不然我看也不要看她；她必须温柔，否则不要叫她走近我的身；她必须有高贵的人品，否则我不愿花十先令把她买下来；她必须会讲话，精音乐，而且她的头发必须是天然的颜色。哈！亲王跟咱们这位多情种子来啦！让我到凉亭里去躲他一躲。（退后。）

唐·彼德罗、里奥那托、克劳狄奥同上；鲍尔萨泽及众乐工随上。

彼德罗　来，我们要不要听听音乐？

克劳狄奥　好的，殿下。暮色是多么沉寂，好像故意静下来，让乐声格外显得谐和似的！

彼德罗　你们看见培尼狄克躲在什么地方吗？

克劳狄奥　啊，看得很清楚，殿下；等音乐停止了，我们要叫这小狐狸钻进我们的圈套。

彼德罗　来，鲍尔萨泽，我们要把那首歌再听一遍。

鲍尔萨泽　啊，我的好殿下，像我这样的坏嗓子，把好好的音乐糟蹋了一次，也就够了，不要再叫我献丑了吧！

彼德罗　越是本领超人一等，越是口口声声不满意自己的才能。请你唱起来吧，别让我向你再三求告了。

鲍尔萨泽　既蒙殿下如此错爱，我就唱了。有许多求婚的人，在开始求婚的时候，虽然明知道他的恋人没有什么可爱，

仍旧会把她恭维得天花乱坠，发誓说他真心爱着她的。

彼德罗　好了好了，请你别说下去了；要是你还想发表什么意见，就放在歌里边唱出来吧。

鲍尔萨泽　在我未唱以前，先要声明一句：我唱的歌儿是一句也不值得你们注意的。

彼德罗　他在那儿净说些不值得注意的废话。（音乐。）

培尼狄克　（旁白）啊，神圣的曲调！现在他的灵魂要飘飘然起来了！几根羊肠绷起来的弦线，会把人的灵魂从身体里抽了出来，真是不可思议！其实说到底，还是吹号子最配我的胃口。

鲍尔萨泽　（唱）

不要叹气，姑娘，不要叹气，
　男人们都是些骗子，
一脚在岸上，一脚在海里，
　他天性里朝三暮四。
不要叹息，让他们去，
　你何必愁眉不展？
收起你的哀丝怨绪，
　唱一曲清歌婉转。
莫再悲吟，姑娘，莫再悲吟，
　停住你沉重的哀音；
哪一个夏天不绿叶成荫？
　哪一个男子不负心？
不要叹息，让他们去，

你何必愁眉不展？

收起你的哀丝怨绪，

唱一曲清歌婉转。

彼德罗　真是一首好歌。

鲍尔萨泽　可是唱歌的人太不行啦，殿下。

彼德罗　哈，不，不，真的，你唱得总算过得去。

培尼狄克　(旁白)倘然他是一头狗叫得这样子，他们一定把他吊死啦；求上帝别让他的坏喉咙预兆着什么灾殃！与其听他唱歌，我宁愿听夜里的乌鸦叫，不管有什么祸事会跟着它一起来。

彼德罗　好，你听见了没有，鲍尔萨泽？请你给我们预备些好音乐，因为明天晚上我们要在希罗小姐的窗下弹奏。

鲍尔萨泽　我一定尽力办去，殿下。

彼德罗　很好，再见。(鲍尔萨泽及乐工等下)过来，里奥那托。您今天对我怎么说，说是令侄女贝特丽丝在恋爱着培尼狄克吗？

克劳狄奥　啊！是的。(向彼德罗旁白)小心，小心，鸟儿正在那边歇着呢。——我再也想不到那位小姐会爱上什么男人的。

里奥那托　我也是出于意料之外；尤其想不到的是她竟会对培尼狄克这样一往情深，照外表上看起来，总像她把他当作冤家对头似的。

培尼狄克　(旁白)有这样的事吗？风会吹到那个角里去吗？

里奥那托　真的，殿下，这件事情简直使我莫名其妙；我只知

道她爱得他像发狂一般。谁也万万想像不到会有这样的怪事。

彼德罗　也许她是假装着骗人的。

克劳狄奥　嗯，那倒也有几分可能。

里奥那托　上帝啊！假装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能把热情假装得像她这样逼真。

彼德罗　啊，那么她是怎样表示她的热情的呢？

克劳狄奥　（旁白）好好儿把钓钩放下去，鱼儿就要吞饵了。

里奥那托　怎样表示，殿下？她会一天到晚坐着出神；（向克劳狄奥）你听见过我的女儿怎样告诉你的。

克劳狄奥　她是这样告诉过我的。

彼德罗　怎么？怎么？你们说呀。你们让我奇怪死了；我以为像她那样的性格，是无论如何不会受到爱情袭击的。

里奥那托　殿下，我也可以跟人家赌咒说决不会有这样的事，尤其是对于培尼狄克。

培尼狄克　（旁白）倘不是这白须老头儿说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当作一场诡计；可是诡计是不会藏在这样庄严的外表之下的。

克劳狄奥　（旁白）他已经上了钩了，别让他溜走。

彼德罗　她有没有把她的衷情向培尼狄克表示出来？

里奥那托　不，她发誓说一定不让他知道；这是使她痛苦的最大原因。

克劳狄奥　对了，我听令嫒说她说过这样的话："我当着他的面前屡次把他讥笑，难道现在却要写信给他，说我爱他

吗?”

里奥那托　她每次提起笔来要想写信给他，便这样自言自语；一个夜里她总要起来二十次，披了一件衬衫，写满了一张纸再睡下去。这都是小女告诉我们的。

克劳狄奥　您说起一张纸，我倒记起令嫒告诉我的一个有趣的笑话来了。

里奥那托　啊！是不是说她写好了信，把它读了一遍，发现“培尼狄克”跟“贝特丽丝”两个名字刚巧写在一块儿?

克劳狄奥　正是。

里奥那托　啊！她把那封信撕成了一千片，把她自己痛骂了一顿，说她不应该这样不知羞耻，写信给一个她知道一定会把她嘲笑的人。她说，“我根据自己的脾气推想他；要是他写信给我，即使我心里爱他，我也还是要嘲笑他的。”

克劳狄奥　于是她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捶着她的心，扯着她的头发，一面祈祷一面咒诅：“啊，亲爱的培尼狄克！上帝呀，给我忍耐吧！”

里奥那托　她真是这样；小女就是这样说的。她这种疯疯癫癫、如醉如痴的神气，有时候简直使小女提心吊胆，恐怕她会对自己闹出些什么不顾死活的事情来呢。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

彼德罗　要是她自己不肯说，那么叫别人去告诉培尼狄克知道也好。

克劳狄奥　有什么用处呢？他不过把它当作一桩笑话，叫这

个可怜的姑娘格外难堪罢了。

彼德罗　他要是真的这样，那么吊死他也是一件好事。她是个很好的可爱的姑娘；她的品行也是无可疵议的。

克劳狄奥　而且她是个绝世聪明的人儿。

彼德罗　她什么都聪明，就是在爱培尼狄克这件事上不大聪明。

里奥那托　啊，殿下！智慧和感情在这么一个娇嫩的身体里交战，十之八九感情会得到胜利的，我是她的叔父和保护人，瞧着她这样子，心里真是难受。

彼德罗　我倒希望她把这样的痴情用在我身上；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娶她做我的妻子的。依我看来，你们还是去告诉培尼狄克，听他怎么说。

里奥那托　您想这样会有用处吗？

克劳狄奥　希罗相信她迟早活不下去：因为她说要是他不爱她，她一定会死；可是她宁死也不愿让他知道她爱他；即使他来向她求婚，她也宁死不愿把她平日那种倔强的态度改变一丝一毫。

彼德罗　她的意思很对。要是她向他呈献了她的一片深情，多半反而要遭他奚落；因为你们都知道，这个人的脾气是非常骄傲的。

克劳狄奥　他是一个很漂亮的人。

彼德罗　他的确有一副很好的仪表。

克劳狄奥　凭良心说，他也很聪明。

彼德罗　他的确有几分小聪明。

里奥那托　我看他也很勇敢。

彼德罗　他是个大英雄哩；可是在碰到打架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聪明所在，因为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万一脱身不了，也是战战兢兢，像个好基督徒似的。

里奥那托　他要是敬畏上帝，当然应该跟人家和和气气；万一闹翻了，自然要惴惴不安的。

彼德罗　他正是这样；这家伙虽然一张嘴胡说八道，可是他倒的确敬畏上帝。好，我对于令侄女非常同情。我们要不要去找培尼狄克，把她的爱情告诉他？

克劳狄奥　别告诉他，殿下；还是让她好好地想一想，把这段痴心慢慢地淡下去吧。

里奥那托　不，那是不可能的；等到她觉悟过来，她的心早已碎了。

彼德罗　好，我们慢慢再等着听令嫒报告消息吧，现在暂时不用多讲了。我很欢喜培尼狄克；我希望他能够平心静气反省一下，看看他自己多么配不上这么一位好姑娘。

里奥那托　殿下，请吧。晚饭已经预备好了。

克劳狄奥　（旁白）要是他听见了这样的话，还不会爱上她，我以后再不相信我自己的预测。

彼德罗　（旁白）咱们还要给她设下同样的圈套，那可要请令嫒跟她的侍女多多费心了。顶有趣的一点，就是让他们彼此以为对方在恋爱着自己，其实却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这就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一幕哑剧。让我们叫她来请他进去吃饭吧。（彼德罗、克劳狄奥、里奥那托同下。）

培尼狄克　（自凉亭内走出）这不会是诡计；他们谈话的神气是很严肃的；他们从希罗嘴里听到了这一件事情，当然不会有假。他们好像很同情这姑娘；她的热情好像已经涨到最高度。爱我！哎哟，我一定要报答她才是。我已经听见他们怎样批评我，他们说要是我知道了她在爱我，我一定会摆架子；他们又说她宁死也不愿把她的爱情表示出来。结婚这件事我倒从来没有想起过。我一定不要摆架子；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短处，能够改过自新，就是有福的。他们说这姑娘长得漂亮，这是真的，我可以为他们证明；说她品行很好，这也是事实，我不能否认；说她除了爱我以外，别的地方都是很聪明的，其实这一件事情固然不足表示她的聪明，可是也不能因此反证她的愚蠢，因为就是我也要从此为她颠倒哩。也许人家会向我冷嘲热讽，因为我一向都是讥笑着结婚的无聊；可是难道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会改变的吗？年轻的时候喜欢吃肉，也许老来一闻到肉味道就要受不住。难道这种不关痛痒的舌丸唇弹，就可以把人吓退，叫他放弃他的决心吗？不，人类是不能让它绝种的。当初我说我要一生一世做个单身汉，那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会活到结婚的一天。贝特丽丝来了。天日在上，她是个美貌的姑娘！我可以从她脸上看出她几分爱我的意思来。

贝特丽丝上。

贝特丽丝　他们叫我来请您进去吃饭，可是这是违反我自己的意志的。

培尼狄克　好贝特丽丝，有劳枉驾，辛苦您啦，真是多谢。

贝特丽丝　我并没什么辛苦可以领受您的谢意，就像您这一声多谢并没有辛苦了您。要是这是一件辛苦的事，我也不会来啦。

培尼狄克　那么您是很乐意来叫我的吗？

贝特丽丝　是的，这乐意的程度可以让您在刀尖儿上挑得起来，可以塞进乌鸦的嘴里梗死它。您肚子不饿吧，先生？再见。（下。）

培尼狄克　哈！“他们叫我来请您进去吃饭，可是这是违反我自己的意志的，”这句话里含着双关的意义。“我并没什么辛苦可以领受您的谢意，就像您这一声多谢并没有辛苦了您。”那等于说，我无论给您做些什么辛苦的事，都像说一声谢谢那样不费事。要是我不可怜她，我就是个混蛋；要是我不爱她，我就是个犹太人。我要向她讨一幅小像去。（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里奥那托的花园

希罗、玛格莱特及欧苏拉上。

希罗　好玛格莱特，你快跑到客厅里去，我的姊姊贝特丽丝正在那儿跟亲王和克劳狄奥讲话；你在她的耳边悄悄地告诉她，说我跟欧苏拉在花园里谈天，我们所讲的话都是关于她的事情；你说我们的谈话让你听到了，叫她偷偷地溜到给金银花藤密密地纠绕着的凉亭里；在那儿，繁茂的藤萝受着太阳的煦养，成长以后，却不许日光进来，正像一般凭藉主子的势力作威作福的宠臣，一朝羽翼既成，却看不起那栽培他的恩人；你就叫她躲在那个地方，听我们说些什么话。这是你的事情，你好好地做去，让我们两个人在这儿。

玛格莱特　我一定叫她立刻就来。（下。）

希罗　欧苏拉，我们就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一等贝特丽丝来了，我们必须满嘴都讲的是培尼狄克：我一提起他的名字，你就把他恭维得好像走遍天下也找不到他这样一个

男人似的；我就告诉你他怎样为了贝特丽丝害相思。我们就是这样用谎话造成丘匹德的一枝利箭，凭着传闻的力量射中她的心。

贝特丽丝自后上。

希罗 现在开始吧；瞧贝特丽丝像一只田凫似的，缩头缩脑地在那儿听我们谈话了。

欧苏拉 钓鱼最有趣的时候，就是瞧那鱼儿用她的金桨拨开银浪，贪馋地吞那陷人的美饵；我们也正是这样引诱贝特丽丝上钩。她现在已经躲在金银花藤的浓荫下面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讲错了话。

希罗 那么让我们走近她些，好让她的耳朵一字不漏地把我们给她安排下的诱人的美饵吞咽下去。(二人走近凉亭)不，真的，欧苏拉，她太高傲啦；我知道她的脾气就像山上的野鹰一样倔强豪放。

欧苏拉 可是您真的相信培尼狄克这样一心一意地爱着贝特丽丝吗？

希罗 亲王跟我的未婚夫都是这么说的。

欧苏拉 他们有没有叫您告诉她知道，小姐？

希罗 他们请我把这件事情告诉她；可是我劝他们说，要是他们把培尼狄克当做他们的好朋友，就应该希望他从爱情底下挣扎出来，无论如何不要让贝特丽丝知道。

欧苏拉 您为什么对他们这样说呢？难道这位绅士就配不上贝特丽丝小姐吗？

希罗 爱神在上，我也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品是值得享受世间

一切至美至好的事物的；可是造物造下的女人的心，没有一颗比得上像贝特丽丝那样骄傲冷酷的；轻蔑和讥嘲在她的眼睛里闪耀着，把她所看见的一切贬得一文不值，她因为自恃才情，所以什么都不放在她的眼里。她不会恋爱，也从来不想到有恋爱这件事；她是太自命不凡了。

欧苏拉　不错，我也是这样想；所以还是不要让她知道他对她的爱情，免得反而遭到她的讥笑。

希罗　是呀，你说得很对。无论怎样聪明、高贵、年轻、漂亮的男子，她总要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要是他面孔长得白净，她就发誓说这位先生应当做她的妹妹；要是他皮肤黑了点儿，她就说上帝在打一个小花脸的图样的时候，不小心涂上了一大块墨渍；要是他是个高个儿，他就是柄歪头的长枪；要是他是个矮子，他就是块刻坏了的玛瑙坠子；要是他多讲了几句话，他就是个随风转的风标；要是他一声不响，他就是块没有知觉的木头。她这样指摘着每一个人的短处，至于他的纯朴的德性和才能，她却绝口不给它们应得的赞赏。

欧苏拉　真的，这种吹毛求疵可不敢恭维。

希罗　是呀，像贝特丽丝这样古怪得不近人情，真叫人不敢恭维。可是谁敢去对她这样说呢？要是我对她说了，她会把我讥笑得无地自容，用她的俏皮话儿把我揶揄死呢！所以还是让培尼狄克像一堆盖在灰里的火一样，在叹息中熄灭了他的生命的残焰吧；与其受人讥笑而死——这就像痒得要死那样难熬——还是不声不响地闷死了好。

欧苏拉　可是告诉了她，听听她说些什么也好。

希罗　不，我想还是去劝劝培尼狄克，叫他努力斩断这一段痴情。真的，我想捏造一些关于我这位姊姊的谣言，一方面对她的名誉没有什么损害，一方面却可以冷了他的心；谁也不知道一句诽谤的话，会多么中伤人们的感情！

欧苏拉　啊！不要做这种对不起您姊姊的事。人家都说她心窍玲珑，她决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会拒绝培尼狄克先生那样一位难得的绅士。

希罗　除了我的亲爱的克劳狄奥以外，全意大利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来。

欧苏拉　小姐，请您别生气，照我看起来，培尼狄克先生无论在外表上，在风度上，在智力和勇气上，都可以在意大利首屈一指。

希罗　是的，他有一个很好的名誉。

欧苏拉　这也是因为他果然有过人的才德，所以才会得到这样的名誉。小姐，您的大喜在什么时候？

希罗　就在明天。来，进去吧；我要给你看几件衣服，你帮我决定明天最好穿哪一件。

欧苏拉　（旁白）她已经上了钩了；小姐，我们已经把她捉住了。

希罗　（旁白）要是果然这样，那么恋爱就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有的人被爱神用箭射中，有的人却自己跳进网罗。（希罗、欧苏拉同下。）

贝特丽丝　（上前）我的耳朵里怎么火一般热？果然会有这种事吗？难道我就让他们这样批评我的骄傲和轻蔑吗？去你

的吧，那种狂妄！再会吧，处女的骄傲！人家在你的背后，是不会说你好话的。培尼狄克，爱下去吧，我一定会报答你；我要把这颗狂野的心收束起来，呈献在你温情的手里。你要是真的爱我，我的转变过来的温柔的态度，一定会鼓励你把我们的爱情用神圣的约束结合起来。人家说你值得我的爱，可是我比人家更知道你的好处。（下。）

第二场　里奥那托家中一室

唐·彼德罗、克劳狄奥、培尼狄克、里奥那托同上。

彼德罗　我等你结了婚，就到阿拉贡去。

克劳狄奥　殿下要是准许我，我愿意伴送您到那边。

彼德罗　不，你正在新婚燕尔的时候，这不是太杀风景了吗？把一件新衣服给孩子看了，却不许他穿起来，那怎么可以呢？我只要培尼狄克愿意跟我作伴就行了。他这个人从头顶到脚跟，没有一点心事；他曾经两三次割断了丘匹德的弓弦，现在这个小东西再也不敢射他啦。他那颗心就像一只好钟一样完整无缺，他的一条舌头就是钟舌；心里一想到什么，便会打嘴里说出来。

培尼狄克　哥儿们，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啦。

里奥那托　我也是这样说；我看您近来好像有些心事似的。

克劳狄奥　我希望他是在恋爱了。

彼德罗　哼，这没有调教的家伙，他的腔子里没有一丝真情，怎么会真的恋爱起来？要是他有了心事，那一定是因为

没有钱用。

培尼狄克　我牙痛。

彼德罗　拔掉它呀。

培尼狄克　去他妈的吧！

克劳狄奥　你要去他妈的，先得拔掉它呀。

彼德罗　啊！为了牙齿痛才这样长吁短叹吗？

里奥那托　只是因为出了点脓水，或者一个小虫儿在作怪吗？

培尼狄克　算了吧，痛在别人身上，谁都会说风凉话的。

克劳狄奥　可是我说，他是在恋爱了。

彼德罗　他一点也没有痴痴癫癫的样子，就是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奇形怪状：今天是个荷兰人，明天是个法国人；有时候同时做了两个国家的人，下半身是个套着灯笼裤的德国人，上半身是个不穿紧身衣的西班牙人。除了这一股无聊的傻劲儿以外，他并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可以证明像你说的那样是在恋爱。

克劳狄奥　要是他没有爱上什么女人，那么古来的看法也都是靠不住的了。他每天早上刷他的帽子，这表示什么呢？

彼德罗　有人见过他上理发店没有？

克劳狄奥　没有，可是有人看见理发匠跟他在一起；他那脸蛋上的几根装饰品，都已经拿去塞网球去了。

里奥那托　他剃了胡须，瞧上去的确年轻了点儿。

彼德罗　他还用麝香擦他的身子哩；你们闻不出来这一股香味吗？

克劳狄奥　那等于说，这一个好小子在恋爱了。

彼德罗　他的忧郁是他的最大的证据。

克劳狄奥　几时他曾经用香水洗过脸？

彼德罗　对了，我听人家说他还搽粉哩。

克劳狄奥　还有他那爱说笑话的脾气，现在也已经钻进了琴弦里，给音栓管住了哪。

彼德罗　不错，那已经充分揭露了他的秘密。总而言之，他是在恋爱了。

克劳狄奥　嗽，可是我知道谁爱着他。

彼德罗　我也很想知道知道；我想一定是个不大熟悉他的人。

克劳狄奥　哪里，还深切知道他的坏脾气呢；可是人家却愿意为他而死。

彼德罗　等她将来被人"活埋"的时光，一定是脸儿朝天的了。

培尼狄克　你们这样胡说八道，不能叫我的牙齿不痛呀。老先生，陪我走走；我已经想好了八九句聪明的话儿，要跟您谈谈，可是一定不能让这些傻瓜们听见。（培尼狄克、里奥那托同下。）

彼德罗　我可以打赌，他一定是向他说起贝特丽丝的事。

克劳狄奥　正是。希罗和玛格莱特大概也已经把贝特丽丝同样捉弄过啦；现在这两匹熊碰见了，总不会再彼此相咬了吧。

唐·约翰上。

约翰　上帝保佑您，王兄！

彼德罗　你好，贤弟。

约翰　您要是有工夫的话，我想跟您谈谈。

彼德罗　不能让别人听见吗？

约翰　是；不过克劳狄奥伯爵不妨让他听见，因为我所要说的话，是对他很有关系的。

彼德罗　是什么事？

约翰　（向克劳狄奥）大人预备在明天结婚吗？

彼德罗　那你早就知道了。

约翰　要是他知道了我所知道的事，那就难说了。

克劳狄奥　倘然有什么妨碍，请您明白告诉我。

约翰　您也许以为我对您有点儿过不去，那咱们等着瞧吧；我希望您听了我现在将要告诉您的话以后，可以把您对我的意见改变过来。至于我这位兄长，我相信他是非常看重您的；他为您促成了这一门婚事，完全是他的一片好心；可惜看错了追求的对象，这一番心思气力，花得好不冤枉！

彼德罗　啊，是怎么一回事？

约翰　我就是来告诉你们的；也不必多噜嗦，这位姑娘是不贞洁的，人家久已在那儿讲她的闲话了。

克劳狄奥　谁？希罗吗？

约翰　正是她；里奥那托的希罗，您的希罗，大众的希罗。

克劳狄奥　不贞洁吗？

约翰　不贞洁这一个字眼，还是太好了，不够形容她的罪恶；她岂止不贞洁而已！您要是能够想得到一个更坏的名称，她也可以受之而无愧。不要吃惊，等着看事实的证明吧：您只要今天晚上跟我去，就可以看见在她结婚的前一晚，

还有人从窗里走进她的房间里去。您看见这种情形以后，要是仍旧爱她，那么明天就跟她结婚吧；可是为了您的名誉起见，还是把您的决心改变一下的好。

克劳狄奥　有这等事吗？

彼德罗　我想不会的。

约翰　要是你们看见了真凭实据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就不要承认你们所知道的事。你们只要跟我去，我一定可以叫你们看一个明白；等你们看饱听饱以后，再决定怎么办吧。

克劳狄奥　要是今天晚上果然有什么事情给我看到，那我明天一定不跟她结婚；我还要在举行婚礼的教堂里当众羞辱她呢。

彼德罗　我曾经代你向她求婚，我也要帮着你把她羞辱。

约翰　我也不愿多说她的坏话，横竖你们自己会替我证明的。现在大家不用声张，等到半夜时候再看究竟吧。

彼德罗　真扫兴的日子！

克劳狄奥　真倒霉的事情！

约翰　等会儿你们就要说，幸亏发觉得早，真好的运气！（同下。）

第三场　街道

道格培里、弗吉斯及巡丁等上。

道格培里　你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好人吗？

弗吉斯　是啊，否则他们的肉体灵魂不一起上天堂，那才可

惜哩。

道格培里　不，他们当了王爷的巡丁，要是有一点忠心的话，这样的刑罚还嫌太轻啦。

弗吉斯　好，道格培里伙计，把他们应该做的事吩咐他们吧。

道格培里　第一，你们看来谁是顶不配当巡丁的人？

巡丁甲　回长官，修·奥凯克跟乔治·西可尔，因为他们俩都会写字念书。

道格培里　过来，西可尔伙计。上帝赏给你一个好名字；一个人长得漂亮是偶然的运气，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

巡丁乙　巡官老爷，这两种好处——

道格培里　你都有；我知道你会这样说。好，朋友，讲到你长得漂亮，那么你谢谢上帝，自己少卖弄卖弄；讲到你会写字念书，那么等到用不着这种玩意儿的时候，再显显你自己的本领吧。大家公认你是这儿最没有头脑、最配当一个班长的人，所以你拿着这盏灯笼吧。听好我的吩咐：你要是看见什么流氓无赖，就把他抓了；你可以用王爷的名义叫无论什么人站住。

巡丁甲　要是他不肯站住呢？

道格培里　那你就不用理他，让他去好了；你就立刻召集其余的巡丁，谢谢上帝免得你们受一个混蛋的麻烦。

弗吉斯　要是喊他站住他不肯站住，他就不是王爷的子民。

道格培里　对了，不是王爷的子民，就可以不用理他们。你们也不准在街上大声吵闹；因为巡丁们要是哗啦哗啦谈起天来，那是最叫人受得住也是最不可宽恕的事。

巡丁乙　我们宁愿睡觉，不愿说话；我们知道一个巡丁的责任。

道格培里　啊，你说得真像一个老练的安静的巡丁，睡觉总是不会得罪人的；只要留心你们的钩镰枪别给人偷去就行啦。好，你们还要到每一家酒店去查看，看见谁喝醉了，就叫他回去睡觉。

巡丁甲　要是他不愿意呢？

道格培里　那么让他去，等他自己醒过来吧；要是他不好好地回答你，你可以说你看错了人啦。

巡丁甲　是，长官。

道格培里　要是你们碰见一个贼，按着你们的职分，你们可以疑心他不是个好人；对于这种家伙，你们越是少跟他们多事，越可以显出你们都是规矩的好人。

巡丁乙　要是我们知道他是个贼，我们要不要抓住他呢？

道格培里　按着你们的职分，你们本来是可以抓住他的；可是我想谁把手伸进染缸里，总要弄脏自己的手；为了省些麻烦起见，要是你们碰见了一个贼，顶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使出他的看家本领来，偷偷地溜走了事。

弗吉斯　伙计，你一向是个出名的好心肠人。

道格培里　是呀，就是一条狗我也不忍把它勒死，何况是个还有几分天良的人，自然更加不在乎啦。

弗吉斯　要是你们听见谁家的孩子晚上啼哭，你们必须去把那奶妈子叫醒，叫她止住他的啼哭。

巡丁乙　要是那奶妈子睡熟了，听不见我们叫喊呢？

道格培里　那么你们就一声不响地走开去，让那孩子把她吵醒好了；因为母羊要是听不见她自己小羊的啼声，她怎么会回答一头小牛的叫喊呢？

弗吉斯　你说得真对。

道格培里　完了。你们当巡丁的，就是代表着王爷本人；要是你们在黑夜里碰见王爷，你们也可以叫他站住。

弗吉斯　哎哟，圣母娘娘呀！我想那是不可以的。

道格培里　谁要是懂得法律，我可以用五先令跟他打赌一先令，他可以叫他站住；当然罗，那还要看王爷自己愿不愿意；因为巡丁是不能得罪人的，叫一个不愿意站住的人站住，那是要得罪人的。

弗吉斯　对了，这才说得有理。

道格培里　哈哈哈！好，伙计们，晚安！倘然有要紧的事，你们就来叫我起来；什么事大家彼此商量商量。再见！来，伙计。

巡丁乙　好，弟兄们，我们已经听见长官吩咐我们的话；让我们就在这儿教堂门前的凳子上坐下来，等到两点钟的时候，大家回去睡觉吧。

道格培里　好伙计们，还有一句话。请你们留心留心里奥那托老爷的门口；因为他家里明天有喜事，今晚十分忙碌，怕有坏人混进去。再见，千万留心点儿。（道格培里、弗吉斯同下。）

波拉契奥及康拉德上。

波拉契奥　喂，康拉德！

巡丁甲　（旁白）静！别动！

波拉契奥　喂，康拉德！

康拉德　这儿，朋友，我就在你的身边哪。

波拉契奥　他妈的！怪不得我身上痒，原来有一颗癞疥疮在我身边。

康拉德　等会儿再跟你算账；现在还是先讲你的故事吧。

波拉契奥　那么你且站在这儿屋檐下面，天在下着毛毛雨哩；我可以像一个醉汉似的，把什么话儿都告诉你。

巡丁甲　（旁白）弟兄们，一定是些什么阴谋；可是大家站着别动。

波拉契奥　告诉你吧，我从唐·约翰那儿拿到了一千块钱。

康拉德　干一件坏事的价钱会这样高吗？

波拉契奥　你应该这样问：难道坏人就这样有钱吗？有钱的坏人需要没钱的坏人帮忙的时候，没钱的坏人当然可以漫天讨价。

康拉德　我可有点不大相信。

波拉契奥　这就表明你是个初出茅庐的人。你知道一套衣服、一顶帽子的式样时髦不时髦，对于一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

康拉德　是的，那不过是些章身之具而已。

波拉契奥　我说的是式样的时髦不时髦。

康拉德　对啦，时髦就是时髦，不时髦就是不时髦。

波拉契奥　呸！那简直就像说，傻子就是傻子。可是你不知道这个时髦是个多么坏的贼吗？

巡丁甲　（旁白）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坏贼，他已经做了七年老贼

了；他在街上走来走去，就像个绅士的模样。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家伙。

波拉契奥　你不听见什么人在讲话吗？

康拉德　没有，只有屋顶上风标转动的声音。

波拉契奥　我说，你不知道这个时髦是个多么坏的贼吗？他会把那些从十四岁到三十五岁的血气未定的年轻人搅昏头，有时候把他们装扮得活像那些烟熏的古画上的埃及法老的兵士，有时候又像漆在教堂窗上的异教邪神的祭司，有时候又像织在污旧虫蛀的花毡上的薙光了胡须的赫剌克勒斯，裤裆里的那话儿瞧上去就像他的棍子一样又粗又重。

康拉德　这一切我都知道；我也知道往往一件衣服没有穿旧，流行的式样已经变了两三通。可是你是不是也给时髦搅昏了头，所以不向我讲你的故事，却来讨论起时髦问题来呢？

波拉契奥　那倒不是这样说。好，我告诉你吧，我今天晚上已经去跟希罗小姐的侍女玛格莱特谈过情话啦，我叫她做希罗，她靠在她小姐卧室的窗口，向我说了一千次晚安——我把这故事讲得太坏，我应当先告诉你，那亲王和克劳狄奥怎样听了我那主人唐·约翰的话，三个人预先站在花园里远远的地方，瞧见我们这一场幽会。

康拉德　他们都以为玛格莱特就是希罗吗？

波拉契奥　亲王跟克劳狄奥是这样想的；可是我那个魔鬼一样的主人知道她是玛格莱特。一则因为他言之凿凿，使

他们受了他的愚弄；二则因为天色昏黑，蒙过了他们的眼睛；可是说来说去，还是全亏我的诡计多端，证实了唐·约翰随口捏造的谣言，惹得那克劳狄奥一怒而去，发誓说他要在明天早上，按着预定的钟点，到教堂里去见她的面，把他晚上所见的情形当众宣布出来，出出她的丑，叫她仍旧回去做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

巡丁甲　我们用亲王的名义命令你们站住！

巡丁乙　去叫巡官老爷起来。一件最危险的奸淫案子给我们破获了。

巡丁甲　他们同伙的还有一个坏贼，我认识他，他头发上打着“爱人结”。

康拉德　列位朋友们！

巡丁乙　告诉你们吧，这个坏贼是一定要叫你们交出来的。

康拉德　列位——

巡丁甲　别说话，乖乖地跟我们去。

波拉契奥　他们把我们抓了去，倒是捞到了一批好货。

康拉德　少不得还要受一番检查呢。来，我们服从你们。（同下。）

第四场　里奥那托家中一室

希罗、玛格莱特及欧苏拉上。

希罗　好欧苏拉，你去叫醒我的姊姊贝特丽丝，叫她快点儿起身。

欧苏拉　是，小姐。

希罗　请她过来一下子。

欧苏拉　好的。（下。）

玛格莱特　真的，我想还是那一个绉领好一点。

希罗　不，好玛格莱特，我要戴这一个。

玛格莱特　这一个真的不是顶好；您的姊姊也一定会这样说的。

希罗　我的姊姊是个傻子；你也是个傻子，我偏要戴这一个。

玛格莱特　我很欢喜这一顶新的发罩，要是头发的颜色再略微深一点儿就好了。您的长袍的式样真是好极啦。人家把米兰公爵夫人那件袍子称赞得了不得，那件衣服我也见过。

希罗　啊！他们说它好得很哩。

玛格莱特　不是我胡说，那一件比起您这一件来，简直只好算是一件睡衣；金线织成的缎子，镶着银色的花边，嵌着珍珠，有垂袖，有侧袖，圆圆的衣裾，缀满了带点儿淡蓝色的闪光箔片；可是要是讲到式样的优美雅致，齐整漂亮，那您这一件就可以抵得上她十件。

希罗　上帝保佑我快快乐乐地穿上这件衣服，因为我的心里重得好像压着一块石头似的！

玛格莱特　等到一个男人压到您身上，它还要重得多哩。

希罗　啐！你不害臊吗？

玛格莱特　害什么臊呢，小姐？因为我说了句老实话吗？就是对一个叫化子来说，结婚不也是光明正大的事吗？难道

不曾结婚，就不许提起您的姑爷吗？我想您也许要我这样说："对不起，说句不中听的粗话：一个丈夫。"只要说话有理，就不怕别人的歪曲。不是我有意跟人家抬杠，不过，"等到有了丈夫，那份担子压下来，可要重啦，"这话难道有什么要不得吗？只要大家是明媒正娶的，那有什么要紧？否则倒不能说是重，只好说是轻狂了。您要是不相信，去问贝特丽丝小姐吧；她来啦。

贝特丽丝上。

希罗 早安，姊姊。

贝特丽丝 早安，好希罗。

希罗 嗳哟，怎么啦！你怎么说话这样懒洋洋的？

贝特丽丝 我的心曲乱得很呢。

玛格莱特 快唱一曲《妹妹心太活》吧，这是不用男低音伴唱的；你唱，我来跳舞。

贝特丽丝 大概你的一对马蹄子，就跟你的"妹妹"的一颗心那样，太灵活了吧。将来哪个丈夫娶了你，快替他养一马房马驹子吧。

玛格莱特 嗳呀，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把它们一脚踢开了。

贝特丽丝 快要五点钟啦，妹妹；你该快点儿端整起来了。真的，我身子怪不舒服。唉——呵！

玛格莱特 是您的肚肠里有了牵挂，还是得了心病，肝病？

贝特丽丝 我浑身说不出的不舒服。

玛格莱特 哼，您倘然没有变了一个人，那么航海的人也不用

看星啦。

贝特丽丝　这傻子在那儿说些什么？

玛格莱特　我没有说什么；但愿上帝保佑每一个人如愿以偿！

希罗　这双手套是伯爵送给我的，上面熏着很好的香料。

贝特丽丝　我的鼻子塞住啦，妹妹，我闻不出来。

玛格莱特　好一个塞住了鼻子的姑娘！今年的伤风可真流行。

贝特丽丝　啊，老天快帮个忙吧！你几时变得这样精灵的呀。

玛格莱特　自从您变得那样糊涂之后。我说俏皮话真来得，是不是？

贝特丽丝　可惜还不够招摇，最好把你的俏皮劲儿顶在头上，那才好呢。真的，我得病了。

玛格莱特　您的心病是要心药来医治的。

希罗　你这一下子可刺进她心眼儿里去了。

贝特丽丝　怎么，干吗要"心药"？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玛格莱特　意思！不，真的，我一点没有什么意思。您也许以为我想您在恋爱啦；可是不，我不是那么一个傻子，会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也不愿意想到什么就想什么；老实说，就是想空了我的心，我也决不会想到您是在恋爱，或者您将要恋爱，或者您会跟人家恋爱。可是培尼狄克起先也跟您一样，现在他却变了个人啦；他曾经发誓决不结婚，现在可死心塌地地做起爱情的奴隶来啦。我不知道

您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可是我觉得您现在瞧起人来的那种神气，也有点跟别的女人差不多啦。

贝特丽丝　你的一条舌头滚来滚去的，在说些什么呀？

玛格莱特　反正不是说的瞎话。

欧苏拉重上。

欧苏拉　小姐，进去吧；亲王、伯爵、培尼狄克先生、唐·约翰，还有全城的公子哥儿们，都来接您到教堂里去了。

希罗　好姊姊，好玛格莱特，好欧苏拉，快帮我穿戴起来吧。

（同下。）

第五场　里奥那托家中的另一室

里奥那托偕道格培里、弗吉斯同上。

里奥那托　朋友，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说？

道格培里　呃，老爷，我有点事情要来向您告禀，这件事情对于您自己是很有关系的。

里奥那托　那么请你说得简单一点，因为你瞧，我现在忙得很哪。

道格培里　呃，老爷，是这么一回事。

弗吉斯　是的，老爷，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里奥那托　是怎么一回事呀，我的好朋友们？

道格培里　老爷，弗吉斯是个好人，他讲起话来总是有点儿缠夹不清；他年纪老啦，老爷，他的头脑已经没有从前那么糊涂，上帝保佑他！可是说句良心话，他是个老实不过的

好人，瞧他的眉尖心就可以明白啦。①

弗吉斯　是的，感谢上帝，我就跟无论哪一个跟我一样老，也不比我更老实的人一样老实。

道格培里　不要比这个比那个，叫人家听着心烦啦；少说些废话，弗吉斯伙计。

里奥那托　两位老乡，你们缠绕的本领可真不小啊。

道格培里　承蒙您老爷好说，不过咱们都是可怜的公爵手下的巡官。可是说真的，拿我自个儿来说，要是我的缠绕的本领跟皇帝老子那样大，我一定舍得拿来一古脑儿全传给您老爷。

里奥那托　呃，拿你的缠绕的本领全传给我？

道格培里　对啊，哪怕再加上一千个金镑的价值，我也决不会舍不得。因为我听到的关于您老爷的报告是挺好的，不比这儿城里哪个守本份的人们差，我虽然是个老粗，听了也非常满意。

弗吉斯　我也同样满意。

里奥那托　我最满意的是你们有话就快说出来。

弗吉斯　呃，老爷，我们的巡丁今天晚上捉到了梅西那地方两个顶坏的坏人——当然不包括您老爷在内。

道格培里　老爷，他是个很好的老头子，就是喜欢多话；人家说的，年纪一老，人也变糊涂啦。上帝保佑我们！这世上新鲜的事情可多着呢！说得好，真的，弗吉斯伙计。好，

① 古时有在犯人的眉尖心烙印的刑法，使人一望而知不是好人。

上帝是个好人；两个人骑一匹马，总有一个人在后面。真的，老爷，他是个老实汉子，天地良心；可是我们应该敬重上帝，世上有好人也就有坏人。唉！好伙计。

里奥那托　可不，老乡，他跟你差远了。

道格培里　这也是上帝的恩典。

里奥那托　我可要少陪了。

道格培里　就是一句话，老爷；我们的巡丁真的捉住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我们想在今天当着您面前把他们审问一下。

里奥那托　你们自己去审问吧，审问明白以后，再来告诉我；我现在忙得不得了，你们也一定可以看得出来的。

道格培里　那么就这么办吧。

里奥那托　你们喝点儿酒再走；再见。

一使者上。

使者　老爷，他们都在等着您去主持婚礼。

里奥那托　我就来；我已经预备好了。（里奥那托及使者下。）

道格培里　去，好伙计，把法兰西斯·西可尔找来；叫他把他的笔和墨水壶带到监牢里，我们现在就要审问这两个家伙。

弗吉斯　我们一定要审问得非常聪明。

道格培里　是的，我们一定要尽量运用我们的智慧，叫他们狡赖不了。你就去找一个有学问的念书人来给我们记录口供；咱们在监牢里会面吧。（同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教堂内部

唐·彼德罗、唐·约翰、里奥那托、法兰西斯神父、克劳狄奥、培尼狄克、希罗、贝特丽丝等同上。

里奥那托　来，法兰西斯神父，简单一点；只要给他们行一行结婚的仪式，以后再把夫妇间应有的责任仔细告诉他们吧。

神父　爵爷，您到这儿来是要跟这位小姐举行婚礼的吗？

克劳狄奥　不。

里奥那托　神父，他是来跟她结婚的；您才是给他们举行婚礼的人。

神父　小姐，您到这儿来是要跟这位伯爵结婚吗？

希罗　是的。

神父　要是你们两人中间有谁知道有什么秘密的阻碍，使你们不能结为夫妇，那么为了免得你们的灵魂受到责罚，我命令你们说出来。

克劳狄奥　希罗，你知道有没有？

希罗　没有，我的主。

神父　伯爵，您知道有没有？

里奥那托　我敢替他回答，没有。

克劳狄奥　啊！人们敢做些什么！他们会做些什么出来！他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却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些什么！

培尼狄克　怎么！发起感慨来了吗？那么让我来大笑三声吧，哈！哈！哈！

克劳狄奥　神父，请你站在一旁。老人家，对不起，您愿意这样慷慨地把这位姑娘，您的女儿，给我吗？

里奥那托　是的，贤婿，正像上帝把她给我的时候一样慷慨。

克劳狄奥　我应当用什么来报答您，它的价值可以抵得过这一件贵重的礼物呢？

彼德罗　用什么都不行，除非把她仍旧还给他。

克劳狄奥　好殿下，您已经教会我表示感谢的最得体的方法了。里奥那托，把她拿回去吧；不要把这只坏橘子送给你的朋友，她只是外表上像一个贞洁的女人罢了。瞧！她那害羞的样子，多么像是一个无邪的少女！啊，狡狯的罪恶多么善于用真诚的面具遮掩它自己！她脸上现起的红晕，不是正可以证明她的贞静纯朴吗？你们大家看见她这种表面上的做作，不是都会发誓说她是个处女吗？可是她已经不是一个处女了，她已经领略过枕席上的风情；她的脸红是因为罪恶，不是因为羞涩。

里奥那托　爵爷，您这是什么意思？

克劳狄奥　我不要结婚，不要把我的灵魂跟一个声名狼藉的

淫妇结合在一起。

里奥那托　爵爷，要是照您这样说来，您因为她年幼可欺，已经破坏了她的贞操——

克劳狄奥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要是我已经跟她发生了关系，你就会说她不过是委身于她的丈夫，所以不能算是一件不可恕的过失。不，里奥那托，我从来不曾用一句游辞浪语向她挑诱；我对她总是像一个兄长对待他的弱妹一样，表示着纯洁的真诚和合礼的情爱。

希罗　您看我对您不也正是这样吗？

克劳狄奥　不要脸的！正是这样！我看你就像是月亮里的狄安娜女神一样纯洁，就像是未开放的蓓蕾一样无瑕；可是你却像维纳斯一样放荡，像纵欲的禽兽一样无耻！

希罗　我的主病了吗？怎么他会讲起这种荒唐的话来？

里奥那托　好殿下，您怎么不说句话儿？

彼德罗　叫我说些什么呢？我竭力替我的好朋友跟一个淫贱的女人撮合，我自己的脸也丢尽了。

里奥那托　这些话是从你们嘴里说出来的呢，还是我在做梦？

约翰　老人家，这些话是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

培尼狄克　这简直不成其为婚礼啦。

希罗　真的！啊，上帝！

克劳狄奥　里奥那托，我不是站在这儿吗？这不是亲王吗？这不是亲王的兄弟吗？这不是希罗的面孔吗？我们不是大家生着眼睛的吗？

里奥那托　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是您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克劳狄奥　让我只问你女儿一个问题，请你用你做父亲的天赋权力，叫她老实回答我。

里奥那托　我命令你从实答复他的问题，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希罗　啊，上帝保佑我！我要给他们逼死了！这算是什么审问呀？

克劳狄奥　我们要从你自己的嘴里听到你的实在的回答。

希罗　我不是希罗吗？谁能够用公正的谴责玷污这一个名字？

克劳狄奥　嘿，那就要问希罗自己了；希罗自己可以玷污希罗的名节。昨天晚上在十二点钟到一点钟之间，在你的窗口跟你谈话的那个男人是谁？要是你是个处女，请你回答这一个问题吧。

希罗　爵爷，我在那个时候不曾跟什么男人谈过话。

彼德罗　哼，你还要抵赖！里奥那托，我很抱歉要让你知道这一件事：凭着我的名誉起誓，我自己、我的兄弟和这位受人欺骗的伯爵，昨天晚上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看见她，也听见她在她卧室的窗口跟一个混账东西谈话；那个荒唐的家伙已经亲口招认，这样不法的幽会，他们已经有过许多次了。

约翰　啧！啧！王兄，那些话还是不要说了吧，说出来也不过污了大家的耳朵。美貌的姑娘，你这样不知自重，我真替你可惜！

克劳狄奥　啊，希罗！要是把你外表上的一半优美分给你的

内心，那你将会是一个多么好的希罗！可是再会吧，你这最下贱、最美好的人！你这纯洁的淫邪，淫邪的纯洁，再会吧！为了你我要锁闭一切爱情的门户，让猜疑停驻在我的眼睛里，把一切美色变成不可亲近的蛇蝎，永远失去它诱人的力量。

里奥那托　这儿谁有刀子可以借给我，让我刺在我自己的心里？（希罗晕倒。）

贝特丽丝　嗳哟，怎么啦，妹妹！你怎么倒下去啦？

约翰　来，我们去吧。她因为隐事给人揭发，一时羞愧交集，所以昏过去了。（彼德罗、约翰、克劳狄奥同下。）

培尼狄克　这姑娘怎么啦？

贝特丽丝　我想是死了！叔叔，救命！希罗！嗳哟，希罗！叔叔！培尼狄克先生！神父！

里奥那托　命运啊，不要松了你的沉重的手！对于她的羞耻，死是最好的遮掩。

贝特丽丝　希罗妹妹，你怎么啦！

神父　小姐，您宽心吧。

里奥那托　你的眼睛又睁开了吗？

神父　是的，为什么她不可以睁开眼睛来呢？

里奥那托　为什么！不是整个世界都在斥责她的无耻吗？她可以否认已经刻下在她血液里的这一段丑事吗？不要活过来，希罗，不要睁开你的眼睛；因为要是你不能快快地死去，要是你的灵魂里载得下这样的羞耻，那么我在把你痛责以后，也会亲手把你杀死的。你以为我只有你这一

个孩子，我会因为失去你而悲伤吗？我会埋怨造化的吝啬，不肯多给我几个子女吗？啊，像你这样的孩子，一个已经太多了！为什么我要有这么一个孩子呢？为什么你在我的眼睛里是这么可爱呢？为什么我不曾因为一时慈悲心起，在门口收养了一个叫化的孩子，那么要是她长大以后干下这种丑事，我还可以说，“她的身上没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这一种羞辱是她从不知名的血液里传下来的”？可是我自己亲生的孩子，我所钟爱的、我所赞美的、我所引为骄傲的孩子，为了爱她的缘故，我甚至把她看得比我自己还重；她——啊！她现在落下了污泥的坑里，大海的水也洗不净她的污秽，海里所有的盐也不够解除她肉体上的腐臭。

培尼狄克　老人家，您安心点儿吧。我瞧着这一切，简直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话才好。

贝特丽丝　啊！我敢赌咒，我的妹妹是给他们冤枉的！

培尼狄克　小姐，您昨天晚上跟她睡在一个床上吗？

贝特丽丝　那倒没有；虽然在昨晚以前，我跟她已经同床睡了一年啦。

里奥那托　证实了！证实了！啊，本来就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又加上一重证明了！亲王兄弟两人是会说谎的吗？克劳狄奥这样爱着她，讲到她的丑事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流泪，难道他也是会说谎的吗？别理她！让她死吧！

神父　听我讲几句话。我刚才在这儿静静地旁观着这一件意外的变故，我也在留心观察这位小姐的神色：我看见无数

羞愧的红晕出现在她的脸上，可是立刻有无数冰霜一样皎洁的惨白把这些红晕驱走，显示出她的含冤蒙屈的清贞；我更看见在她的眼睛里射出一道火一样的光来，似乎要把这些贵人们加在她身上的无辜的诬蔑烧掉。要是这位温柔的小姐不是遭到重大的误会，要是她不是一个清白无罪的人，那么你们尽管把我叫做傻子，再不要相信我的学问、我的见识、我的经验，也不要重视我的年齿、我的身分或是我的神圣的职务吧。

里奥那托　神父，不会有这样的事的。你看她虽然做出这种丧尽廉耻的事来，可是她还有几分天良未泯，不愿在她的深重的罪孽之上再加上一重欺罔的罪恶；她并没有否认。事情已经是这样明显了，你为什么还要替她辩护呢？

神父　小姐，他们说你跟什么人私通？

希罗　他们这样说我，他们一定知道；我可不知道。要是我违背了女孩儿家应守的礼法，跟任何不三不四的男人来往，那么让我的罪恶不要得到宽恕吧！啊，父亲！您要是能够证明有哪个男人在可以引起嫌疑的时间里跟我谈过话，或者我在昨天晚上曾经跟别人交换过言语，那么请您斥逐我、痛恨我、用酷刑处死我吧！

神父　亲王们一定有了些误会。

培尼狄克　他们中间有两个人是正人君子；要是他们这次受了人家的欺骗，一定是约翰那个私生子弄的诡计，他是最喜欢设阱害人的。

里奥那托　我不知道。要是他们说的关于她的话果然是事实，

我要亲手把她杀死；要是他们无中生有，损害她的名誉，我要跟他们中间最尊贵的一个人拚命去。时光不曾干涸了我的血液，年龄也不曾侵蚀了我的智慧，我的家财不曾因为逆运而消耗，我的朋友也不曾因为我的行为不检而走散；他们要是看我可欺，我就叫他们看看我还有几分精力，还会转转念头，也不是无财无势，也不是无亲无友，尽可对付得了他们的。

神父　且慢，在这件事情上，请您还是听从我的劝告。亲王们离开这儿的时候，以为您的小姐已经死了；现在不妨暂时叫她深居简出，就向外面宣布说她真的已经死了，再给她举办一番丧事，在贵府的坟地上给她立起一方碑铭，一切丧葬的仪式都不可缺少。

里奥那托　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神父　要是照这样好好地做去，就可以使诬蔑她的人不禁哀怜她的不幸，这也未始不是好事；可是我提起这样奇怪的办法，却另有更大的用意。人家听说她一听到这种诽谤立刻身死，一定都会悲悼她、可怜她，从而原谅她。我们往往在享有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一点不看重它的好处；等到失掉它以后，却会格外夸张它的价值，发现当它还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所看不出来的优点。克劳狄奥一定也会这样；当他听到了他的无情的言语，已经致希罗于死地的时候，她生前可爱的影子一定会浮起在他的想像之中，她的生命中的每一部分都会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比活在世上的她格外值得珍贵，格外优美动人，格外充满生命；要是爱

情果然打动过他的心，那时他一定会悲伤哀恸，即使他仍旧以为他所指斥她的确是事实，他也会后悔不该给她这样大的难堪。您就照这么办吧，它的结果一定会比我所能预料的还要美满。即使退一步说，它并不能收到理想中的效果，至少也可以替她把这场羞辱掩盖过去，您不妨把她隐藏在什么僻静的地方，让她潜心修道，远离世人的耳目，隔绝任何的诽谤损害；对于名誉已受创伤的她，这是一个最适当的办法。

培尼狄克　里奥那托大人，听从这位神父的话吧。虽然您知道我对于亲王和克劳狄奥都有很深的交情，可是我愿意凭着我的名誉起誓，在这件事情上，我一定抱着公正的态度，保持绝对的秘密。

里奥那托　我已经伤心得毫无主意了，你们用一根顶细的草绳都可以牵着我走。

神父　好，那么您已经答应了；立刻去吧，非常的病症是要用非常的药饵来疗治的。来，小姐，您必须死里求生；今天的婚礼也许不过是暂时的延期，您耐心忍着吧。（神父，希罗及里奥那托同下。）

培尼狄克　贝特丽丝小姐，您一直在哭吗？

贝特丽丝　是的，我还要哭下去哩。

培尼狄克　我希望您不要这样。

贝特丽丝　您有什么理由？这是我自己愿意这样呀。

培尼狄克　我相信令妹一定受了冤枉。

贝特丽丝　唉！要是有人能够替她伸雪这场冤枉，我才愿意

跟他做朋友。

培尼狄克 有没有可以表示这一种友谊的方法？

贝特丽丝 方法是有，而且也是很直捷爽快的，可惜没有这样的朋友。

培尼狄克 可以让一个人试试吗？

贝特丽丝 那是一个男子汉做的事情，可不是您做的事情。

培尼狄克 您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人——这不是很奇怪吗？

贝特丽丝 就像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一样奇怪。我也可以说您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人——可是别信我——可是我没有说假话——我什么也不承认，什么也不否认——我只是为我的妹妹伤心。

培尼狄克 贝特丽丝，凭着我的宝剑起誓，你是爱我的。

贝特丽丝 发了这样的誓，是不能反悔的。

培尼狄克 我愿意凭我的剑发誓你爱着我；谁要是说我不爱你，我就叫他吃我一剑。

贝特丽丝 您不会食言而肥吗？

培尼狄克 无论给它调上些什么油酱，我都不愿把我今天说过的话吃下去。我发誓我爱你。

贝特丽丝 那么上帝恕我！

培尼狄克 亲爱的贝特丽丝，你犯了什么罪过？

贝特丽丝 您刚好打断了我的话头，我正要说我也爱着您呢。

培尼狄克 那么就请你用整个的心说出来吧。

贝特丽丝 我用整个心儿爱着您；简直分不出一部分来向您诉说。

培尼狄克　来，吩咐我给你做无论什么事吧。

贝特丽丝　杀死克劳狄奥。

培尼狄克　喔！那可办不到。

贝特丽丝　您拒绝了我，就等于杀死了我。再见。

培尼狄克　等一等，亲爱的贝特丽丝。

贝特丽丝　我的身子就算在这儿，我的心也不在这儿。您一点没有真情。哎哟，请您还是放我走吧。

培尼狄克　贝特丽丝——

贝特丽丝　真的，我要去啦。

培尼狄克　让我们先言归于好。

贝特丽丝　您愿意跟我做朋友，却不敢跟我的敌人决斗。

培尼狄克　克劳狄奥是你的敌人吗？

贝特丽丝　他不是已经充分证明是一个恶人，把我的妹妹这样横加诬蔑，信口毁谤，破坏她的名誉吗？啊！我但愿自己是一个男人！嘿！不动声色地搀着她的手，一直等到将要握手成礼的时候，才翻过脸来，当众宣布他的恶毒的谣言！——上帝啊，但愿我是个男人！我要在市场上吃下他的心。

培尼狄克　听我说，贝特丽丝——

贝特丽丝　跟一个男人在窗口讲话！说得真好听！

培尼狄克　可是，贝特丽丝——

贝特丽丝　亲爱的希罗！她负屈含冤，她的一生从此完了！

培尼狄克　贝特——

贝特丽丝　什么亲王！什么伯爵！好一个做见证的亲王！好

一个甜言蜜语的风流伯爵！啊，为了他的缘故，我但愿自己是一个男人；或者我有什么朋友愿意为了我的缘故，做一个堂堂男子！可是人们的丈夫气概，早已销磨在打恭作揖里，他们的豪侠精神，早已丧失在逢迎阿谀里了；他们已经变得只剩下一条善于拍马吹牛的舌头；谁会造最大的谣言，而且拿谣言来赌咒，谁就是个英雄好汉。我既然不能凭着我的愿望变成一个男子，所以我只好做一个女人在伤心中死去。

培尼狄克　等一等，好贝特丽丝。我举手为誓，我爱你。

贝特丽丝　您要是真的爱我，那么把您的手用在比发誓更有意义的地方吧。

培尼狄克　凭着你的良心，你以为克劳狄奥伯爵真的冤枉了希罗吗？

贝特丽丝　是的，正像我知道我有思想有灵魂一样毫无疑问。

培尼狄克　够了！一言为定，我要去向他挑战。让我在离开你以前，吻一吻你的手。我凭你这只手起誓，克劳狄奥一定要得到一次重大的教训。请你等候我的消息，把我放在你的心里。去吧，安慰安慰你的妹妹；我必须对他们说她已经死了。好，再见。（各下。）

第二场　监　狱

道格培里、弗吉斯及教堂司事各穿制服上；巡丁押康拉德及波拉契奥随上。

道格培里　咱们这一伙儿都到齐了吗？

弗吉斯　啊！端一张凳子和垫子来给教堂司事先生坐。

教堂司事　哪两个是被告？

道格培里　呃，那就是我跟我的伙计。

弗吉斯　不错，我们是来审案子的。

教堂司事　可是哪两个是受审判的犯人？叫他们到巡官老爷面前来吧。

道格培里　对，对，叫他们到我面前来。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波拉契奥　波拉契奥。

道格培里　请写下波拉契奥。小子，你呢？

康拉德　长官，我是个绅士，我的名字叫康拉德。

道格培里　写下绅士康拉德先生。两位先生，你们都敬奉上帝吗？

康拉德
波拉契奥　是，长官，我们希望我们是敬奉上帝的。

道格培里　写下他们希望敬奉上帝；留心把上帝写在前面，因为要是让这些混蛋的名字放在上帝前面，上帝一定要生气的。两位先生，你们已经被证明是两个比奸恶的坏人好不了多少的家伙，大家也就要这样看待你们了。你们自己有什么辩白没有？

康拉德　长官，我们说我们不是坏人。

道格培里　好一个乖巧的家伙；可是我会诱他说出真话来。过来，小子，让我在你的耳边说一句话：先生，我对您说，人家都以为你们是奸恶的坏人。

波拉契奥　长官，我对你说，我们不是坏人。

道格培里　好，站在一旁。天哪，他们都是老早商量好了说同样的话的。你有没有写下来，他们不是坏人吗？

教堂司事　巡官老爷，您这样审问是审问不出什么结果来的；您必须叫那控诉他们的巡丁上来问话。

道格培里　对，对，这是最迅速的方法。叫那巡丁上来。弟兄们，我用亲王的名义，命令你们控诉这两个人。

巡丁甲　禀长官，这个人说亲王的兄弟唐·约翰是个坏人。

道格培里　写下约翰亲王是个坏人。嗳哟，这简直是犯的伪证罪，把亲王的兄弟叫做坏人！

波拉契奥　巡官先生——

道格培里　闭住你的嘴，家伙；我讨厌你的面孔。

教堂司事　你们还听见他说些什么？

巡丁乙　呃，他说他因为捏造了中伤希罗小姐的谣言，唐·约翰给了他一千块钱。

道格培里　这简直是未之前闻的窃盗罪。

弗吉斯　对了，一点不错。

教堂司事　还有些什么话？

巡丁甲　他说克劳狄奥伯爵听了他的话，准备当着众人的面前把希罗羞辱，不再跟她结婚。

道格培里　嗳哟，你这该死的东西！你干下这种恶事，要一辈子不会下地狱啦。

教堂司事　还有什么？

巡丁乙　没有什么了。

教堂司事　两位先生，就是这一点，你们也没有法子抵赖了。约翰亲王已经在今天早上逃走；希罗已经这样给他们羞辱过，克劳狄奥也已经拒绝跟她结婚，她因为伤心过度，已经突然身死了。巡官老爷，把这两个人绑起来，带到里奥那托家里去；我先走一步，把我们审问的结果告诉他。（下。）

道格培里　来，把他们铐起来。

弗吉斯　把他们交给——

康拉德　滚开，蠢货！

道格培里　他妈的！教堂司事呢？叫他写下：亲王的官吏是个蠢货。来，把他们绑了。你这该死的坏东西！

康拉德　滚开，你是头驴子，你是头驴子！

道格培里　你难道瞧不起我的地位吗？你难道瞧不起我这一把年纪吗？啊，但愿他在这儿，给我写下我是头驴子！可是列位弟兄们，记住我是头驴子；虽然这句话没有写下来，可是别忘记我是头驴子。你这恶人，你简直是目中无人，这儿大家都可以做见证的。老实告诉你吧，我是个聪明人；而且是个官；而且是个有家小的人；再说，我的相貌也比得上梅西那地方无论哪一个人；我懂得法律，那可以不去说它；我身边老大有几个钱，那也可以不去说它；我不是不曾碰到过坏运气，可是我还有两件袍子，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总还是体体面面的。把他带下去！啊，但愿他给我写下我是一头驴子！（同下。）

第 五 幕

第一场 里奥那托家门前

里奥那托及安东尼奥上。

安东尼奥 您要是老是这样，那不过气坏了您自己的身体；帮着忧伤摧残您自己，那未免太不聪明吧。

里奥那托 请你停止你的劝告；把这些话送进我的耳中，就像把水倒在筛里一样毫无用处。不要劝我；也不要让什么人安慰我，除非他也遭到跟我同样的不幸。给我找一个像我一样溺爱女儿的父亲，他那做父亲的欢乐，跟我一样完全给粉碎了，叫他来劝我安心忍耐；把他的悲伤跟我的悲伤两两相较，必须铢两悉称，毫发不爽，从外表、形相到细枝末节，都没有区别；要是这样一个人能够拈弄他的胡须微笑，把一切懊恼的事情放在脑后，用一些老生常谈自宽自解，忘却了悲叹，反而若无其事地干咳嗽，借着烛光，钻在书堆里，再也想不起自己的不幸——那么叫他来见我吧，我也许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些忍耐的方法。可是世上不会有这样的人；因为，兄弟，人们对于自己并

不感觉到的痛苦，是会用空洞的话来劝告慰藉的，可是他们要是自己尝到了这种痛苦的滋味，他们的理性就会让感情来主宰了，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给人家服用的药饵，对自己也不会发生效力；极度的疯狂，是不能用一根丝线把它拴住的，就像空话不能止痛一样。不，不，谁都会劝一个在悲哀的重压下辗转呻吟的人安心忍耐，可是谁也没有那样的修养和勇气，能够叫自己忍受同样的痛苦。所以不要给我劝告，我的悲哀的呼号会盖住劝告的声音。

安东尼奥　人们就是在这种地方，跟小孩子没有分别。

里奥那托　请你不必多说。我只是个血肉之躯的凡人；就是那些写惯洋洋洒洒的大文的哲学家们，尽管他们像天上的神明一样，蔑视着人生的灾难痛苦，一旦他们的牙齿痛起来，也是会忍受不住的。

安东尼奥　可是您也不要一味自己吃苦；您应该叫那些害苦了您的人也吃些苦才是。

里奥那托　你说得有理；对了，我一定要这样。我心里觉得希罗一定是受人诬谤；我要叫克劳狄奥知道他的错误，也要叫亲王跟那些破坏她的名誉的人知道他们的错误。

安东尼奥　亲王跟克劳狄奥急匆匆地来了。

唐·彼德罗及克劳狄奥上。

彼德罗　早安，早安。

克劳狄奥　早安，两位老人家。

里奥那托　听我说，两位贵人——

彼德罗　里奥那托，我们现在没有工夫。

里奥那托 没有工夫，殿下！好，回头见，殿下；您现在这样忙吗？——好，那也不要紧。

彼德罗 嗳哟，好老人家，别跟我们吵架。

安东尼奥 要是吵了架可以报复他的仇恨，咱们中间总有一个人会送命的。

克劳狄奥 谁得罪他了？

里奥那托 嘿，就是你呀，你，你这假惺惺的骗子！怎么，你要拔剑吗？我可不怕你。

克劳狄奥 对不起，那是我的手不好，害得您老人家吓了一跳；其实它并没有要拔剑的意思。

里奥那托 哼，朋友！别对我扮鬼脸取笑。我不像那些倚老卖老的傻老头儿一般，只会向人吹吹我在年轻时候怎么了不得，要是现在再年轻了几岁，一定会怎么怎么。告诉你，克劳狄奥，你冤枉了我的清白的女儿，把我害得好苦，我现在忍无可忍，只好不顾我这一把年纪，凭着满头的白发和这身久历风霜的老骨头，向你挑战，看究竟谁是谁非。我说你冤枉了我的清白的女儿；你的信口的诽谤已经刺透了她的心，她现在已经跟她的祖先长眠在一起了；啊，想不到我的祖先清白传家，到了她身上却落下一个污名，这都是因为你的万恶的手段！

克劳狄奥 我的手段？

里奥那托 是的，克劳狄奥，我说是你的万恶的手段。

彼德罗 老人家您说错了。

里奥那托 殿下，殿下，要是他有胆量，我愿意用武力跟他较

量出一个是非曲直来；虽然他击剑的本领不坏，练习得又勤，又是年轻力壮，可是我不怕他。

克劳狄奥　走开！我不要跟你胡闹。

里奥那托　你会这样推开我吗？你已经杀死了我的孩子；要是你把我也杀死了，孩子，才算你是个汉子。

安东尼奥　他要把我们两人一起杀死了，才算是个汉子；可是让他先杀死一个吧，让他跟我较量一下，看他能不能把我取胜。来，跟我来，孩子；来，哥儿，来，跟我来。哥儿，我要把你杀得无招架之功！我大丈夫说出来的话就算数。

里奥那托　兄弟——

安东尼奥　您宽心吧。上帝知道我爱我的侄女；她现在死了，给这些恶人们造的谣言气死了。他们只会欺负一个弱女子，可是叫他们跟一个男子汉决斗，却像叫他们从毒蛇嘴里拔出舌头来一样没有胆量。这些乳臭小儿，只会说大话，诓人的猴子，不中用的懦夫！

里奥那托　安东尼贤弟——

安东尼奥　您不要说话。干什么，好人儿！我看透了他们，知道他们的骨头一共有多少分两；这些胡闹的、寡廉鲜耻的纨袴公子们，就会说谎骗人，造谣生事，打扮得奇奇怪怪，装出一副吓唬人的样子，说几句假威风的言语，扬言他们要怎样打击敌人，假使他们有这胆量；这就是他们的全副本领！

里奥那托　可是，安东尼贤弟——

安东尼奥　不，这点小事您不用管，让我来对付他们。

彼德罗　两位老先生，我们不愿意冒犯你们。令嫒的死实在使我非常抱憾；可是凭着我的名誉发誓，我们对她说的话都是绝对确实，而且有充分的证据。

里奥那托　殿下，殿下——

彼德罗　我不要听你的话。

里奥那托　不要听我的话？好，兄弟，我们去吧。总有人会听我的话的——

安东尼奥　不要听也得听，否则咱们就拚个你死我活。（里奥那托、安东尼奥同下。）

培尼狄克上。

彼德罗　瞧，瞧，我们正要去找的那个人来啦。

克劳狄奥　啊，老兄，什么消息？

培尼狄克　早安，殿下。

彼德罗　欢迎，培尼狄克；你来迟了一步，我们刚才险些儿打起来呢。

克劳狄奥　我们的两个鼻子险些儿没给两个没有牙齿的老头子咬下来。

彼德罗　里奥那托跟他的兄弟。你看怎么样？要是我们真的打起来，那我们跟他们比起来未免太年轻点儿了。

培尼狄克　强弱异势，胜了也没有光彩。我是来找你们两个人的。

克劳狄奥　我们到处找着你，因为我们一肚子都是烦恼，想设法把它排遣排遣。你给我们讲个笑话吧。

培尼狄克　我的笑话就在我的剑鞘里，要不要拔出来给你们瞧瞧？

彼德罗　你是把笑话随身佩带的吗？

克劳狄奥　只听见把人笑破“肚皮”，可还没听说把笑话插在“腰”里。请你把它“拔”出来，就像乐师从他的琴囊里拿出他的乐器来一样，给我们弹奏弹奏解解闷吧。

彼德罗　嗳哟，他的脸色怎么这样白得怕人！你病了吗？还是在生气？

克劳狄奥　喂，放出勇气来，朋友！虽然忧能伤人，可是你是个好汉子，你会把忧愁赶走的。

培尼狄克　爵爷，您要是想用您的俏皮话儿挖苦我，那我是很可以把您对付得了的。请您换一个题目好不好？

克劳狄奥　好，他的枪已经弯断了，给他换一枝吧。

彼德罗　他的脸色越变越难看了；我想他真的在生气哩。

克劳狄奥　要是他真的在生气，那么他总知道刀子就挂在他身边。

培尼狄克　可不可以让我在您的耳边说句话？

克劳狄奥　上帝保佑我不要是挑战！

培尼狄克　（向克劳狄奥旁白）你是个坏人，我不跟你开玩笑：你敢用什么方式，凭着什么武器，在什么时候跟我决斗，我一定从命；你要是不接受我的挑战，我就公开宣布你是一个懦夫。你已经害死了一位好好的姑娘，她的阴魂一定会缠绕在你的身上。请你给我一个回音。

克劳狄奥　好，我一定奉陪就是了；让我也可以借此消消闷

儿。

彼德罗　怎么，你们打算喝酒去吗？

克劳狄奥　是的，谢谢他的好意；他请我去吃一个小牛头，吃一只阉鸡，我要是不把它切得好好的，就算我的刀子不中用。说不定我还能吃到一只呆鸟吧。

培尼狄克　您的才情真是太好啦，出口都是俏皮话儿。

彼德罗　让我告诉你鄂天贝特丽丝怎样称赞你的才情。我说你的才情很不错；“是的，”她说，“他有一点琐碎的小聪明。”“不，”我说，“他有很大的才情；”“对了，”她说，“他的才情是大而无当的。”“不，”我说，“他有很善的才情；”“正是，”她说，“因为太善了，所以不会伤人。”“不，”我说，“这位绅士很聪明；”“啊，”她说，“好一位聪明的绅士！”“不，”我说，“他有一条能言善辩的舌头；”“我相信您的话，”她说，“因为他在星期一晚上向我发了一个誓，到星期二早上又把那个誓毁了；他不止有一条舌头，他是有两条舌头哩。”这样她用足足一点钟的工夫，把你的长处批评得一文不值；可是临了她却叹了口气，说你是意大利最漂亮的一个男人。

克劳狄奥　因此她伤心得哭了起来，说她一点不放在心上。

彼德罗　正是这样；可是说是这么说，她倘不把他恨进骨髓里去，就会把他爱到心窝儿里。那老头子的女儿已经完全告诉我们了。

克劳狄奥　全都说了——而且，当他躲在园里的时候，上帝就

看见他。①

彼德罗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把那野牛的角儿插在有理性的培尼狄克的头上呢？

克劳狄奥　对了，还要在头颈下面挂着一块招牌，"请看结了婚的培尼狄克！"

培尼狄克　再见，哥儿；你已经知道我的意思。现在我让你一个人去唠唠叨叨说话吧；谢谢上帝，你讲的那些笑话正像只会说说大话的那些懦夫们的刀剑一样伤不了人。殿下，一向蒙您知遇之恩，我是十分地感谢，可是现在我不能再跟您继续来往了。您那位令弟已经从梅西那逃走；你们几个人已经合伙害死了一位纯洁无辜的姑娘。至于我们那位白脸公子，我已经跟他约期相会了；在那个时候以前，我愿他平安。（下。）

彼德罗　他果然认起真来了。

克劳狄奥　绝对地认真；我告诉您，他这样一本至诚，完全是为了贝特丽丝的爱情。

彼德罗　他向你挑战了吗？

克劳狄奥　他非常诚意地向我挑战了。

彼德罗　一个衣冠楚楚的人，会这样迷塞了心窍，真是可笑！

克劳狄奥　像他这样一个人，讲外表也许比一头猴子神气得多，可是他的聪明还不及一头猴子哩。

彼德罗　且慢，让我静下来想一想；糟了！他不是说我的兄

---

① 此句出自《旧约》：《创世记》。

弟已经逃走了吗？

道格培里、弗吉斯及巡丁押康拉德、波拉契奥同上。

道格培里　你来，朋友；要是法律管不了你，那简直可以用不到什么法律了。不，你本来是个该死的伪君子，总得好好地看待看待你。

彼德罗　怎么！我兄弟手下的两个人都给绑起来啦！一个是波拉契奥！

克劳狄奥　殿下，您问问他们犯的什么罪。

彼德罗　巡官，这两个人犯了什么罪？

道格培里　禀王爷，他们乱造谣言；而且他们说了假话；第二点，他们信口诽谤；末了第六点，他们冤枉了一位小姐；第三点，他们做假见证；总而言之，他们是说谎的坏人。

彼德罗　第一点，我问你，他们干了些什么事？第三点，我问你，他们犯的什么罪？末了第六点，我问你，他们为什么被捕？总而言之，你控诉他们什么罪状？

克劳狄奥　问得很好，而且完全套着他的口气，把一个意思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彼德罗　你们两人得罪了谁，所以才给他们抓了起来问罪？这位聪明的巡官讲的话儿太奥妙了，我听不懂。你们犯了什么罪？

波拉契奥　好殿下，我向您招认一切以后，请您不必再加追问，就让这位伯爵把我杀死了吧。我已经当着您的眼前把您欺骗；您的智慧所观察不到的，却让这些蠢货们揭发出来了。他们在晚上听见我告诉这个人您的兄弟唐·约

翰怎样唆使我毁坏希罗小姐的名誉；你们怎样听了他的话到花园里去，瞧见我在那儿跟打扮做希罗样子的玛格莱特昵昵情话；以及你们怎样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把她羞辱。我的罪恶已经给他们记录下来；我现在但求一死，不愿再把它重新叙述出来，增加我的惭愧。那位小姐是受了我跟我的主人诬陷而死的；总之，我不求别的，只请殿下处我应得之罪。

彼德罗　他的这一番话，不是像一柄利剑刺进了你的心坎吗？

克劳狄奥　我听他说话，就像是吞下了毒药。

彼德罗　可是果真是我的兄弟指使你做这种事的吗？

波拉契奥　是的，他还给了我很大的酬劳呢。

彼德罗　他是个奸恶成性的家伙，现在一定是为了阴谋暴露，所以逃走了。

克劳狄奥　亲爱的希罗！现在你的形象又回复到我最初爱你的时候那样纯洁美好了！

道格培里　来，把这两个原告带下去。咱们那位司事先生现在一定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里奥那托老爷知道了。弟兄们，要是碰上机会，你们可别忘了替我证明我是头驴子。

弗吉斯　啊，里奥那托老爷来了，司事先生也来了。

里奥那托、安东尼奥及教堂司事重上。

里奥那托　这个恶人在哪里？让我把他的面孔认认清楚，以后看见跟他长得模样差不多的人，就可以远而避之。两个人中哪一个是他？

波拉契奥　您倘要知道谁是害苦了您的人，就请瞧着我吧。

里奥那托　就是你这奴才用你的鬼话害死了我的清白的孩子吗？

波拉契奥　是的，那全是我一个人干的事。

里奥那托　不，恶人，你错了；这儿有一对正人君子，还有第三个已经逃走了，他们都是有分的。两位贵人，谢谢你们害死了我的女儿；你们干了这一件好事，是应该在青史上大笔特书的。你们自己想一想，这一件事情干得多光彩。

克劳狄奥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您请求原谅，可是我不能不说话。您爱怎样处置我就怎样处置我吧，我愿意接受您所能想得到的无论哪一种惩罚；虽然我所犯的罪完全是出于误会的。

彼德罗　凭着我的灵魂起誓，我也犯下了无心的错误；可是为了消消这位好老人家的气起见，我也愿意领受他的任何重罚。

里奥那托　我不能叫你们把我的女儿救活过来，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要请你们两位向这儿梅西那所有的人宣告她死得多么清白。要是您的爱情能够鼓动您写些什么悲悼的诗歌，请您就把它悬挂在她的墓前，向她的尸骸歌唱一遍；今天晚上您就去歌唱这首挽歌。明天早上您再到我家里来；您既然不能做我的子婿，那么就做我的侄婿吧。舍弟有一个女儿，她跟我去世的女儿长得一模一样，现在她是我们兄弟两人唯一的嗣息；您要是愿意把您本来应该给她姊姊的名分转给她，那么我这口气也就消下去了。

克劳狄奥　啊，可敬的老人家，您的大恩大德，真使我感激涕零！我敢不接受您的好意；从此以后，不才克劳狄奥愿意永远听从您的驱使。

里奥那托　那么明天早上我等您来；现在我要告别啦。这个坏人必须叫他跟玛格莱特当面质对；我相信她也一定受到令弟的贿诱，参加这阴谋的。

波拉契奥　不，我可以用我的灵魂发誓，她并不知情；当她向我说话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她已经做了些什么不应该做的事；照我平常所知道，她一向都是规规矩矩的。

道格培里　而且，老爷，这个原告，这个罪犯，还叫我做驴子；虽然这句话没有写下来，可是请您在判罪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巡丁听见他们讲起一个坏贼，到处用上帝的名义向人借钱，借了去永不归还，所以现在人们的心肠都变得硬起来，不再愿意看在上帝的面上借给别人半个子儿了。请您在这一点上也要把他仔细审问审问。

里奥那托　谢谢你这样细心，这回真的有劳你啦。

道格培里　您老爷说得真像一个知恩感德的小子，我为您赞美上帝！

里奥那托　这儿是你的辛苦钱。

道格培里　上帝保佑，救苦救难！

里奥那托　去吧，你的罪犯归我发落，谢谢你。

道格培里　我把一个大恶人交在您手里；请您自己把他处罚，给别人做个榜样。上帝保佑您老爷！愿老爷平安如意，无灾无病！后会无期，小的告辞了！来，伙计。（道格培里、

弗吉斯同下。)

里奥那托　两位贵人，咱们明天早上再见。

安东尼奥　再见；我们明天等着你们。

彼德罗　我们一定准时奉访。

克劳狄奥　今晚我就到希罗坟上哀吊去。(彼德罗、克劳狄奥同下。)

里奥那托　(向巡丁)把这两个家伙带走。我们要去问一问玛格莱特，她怎么会跟这个下流的东西来往。(同下。)

第二场　里奥那托的花园

培尼狄克及玛格莱特自相对方向上。

培尼狄克　好玛格莱特姑娘，请你帮帮忙替我请贝特丽丝出来说话。

玛格莱特　我去请她出来了，您肯不肯写一首诗歌颂我的美貌呢？

培尼狄克　我一定会写一首顶高雅的、哪一个男子别想高攀得上的诗送给你。凭着最讨人喜欢的真理起誓，你真配。

玛格莱特　再没哪个男子能够高攀得上！那我只好一辈子“落空”啦？

培尼狄克　你这张嘴说起俏皮话来，就像猎狗那样会咬人。

玛格莱特　您的俏皮话就像一把练剑用的钝刀头子，怎样使也伤不了人。

培尼狄克　这才叫大丈夫，他不肯伤害女人。玛格莱特，请你快去叫贝特丽丝来吧——我服输啦，我向你缴械，盾牌也

不要啦。

玛格莱特　盾牌我们自己有，把剑交上来。

培尼狄克　这可不是好玩儿的，玛格莱特，这家伙才叫危险，只怕姑娘降不住他。

玛格莱特　好，我就去叫贝特丽丝出来见您；我想她自己也生腿的。

培尼狄克　所以一定会来。（玛格莱特下）

恋爱的神明，
高坐在天庭，
知道我，知道我，
多么的可怜！——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歌喉是多么糟糕得可怜；可是讲到恋爱，那么那位游泳好手里昂德，那位最初发明请人拉縴的特洛伊罗斯，以及那一大批载在书上的古代的风流才子们，他们的名字至今为骚人墨客所乐道，谁也没有像可怜的我这样真的为情颠倒了。可惜我不能把我的热情用诗句表示出来；我曾经搜索枯肠，可是找来找去，可以跟“姑娘”押韵的，只有“儿郎”两个字，一个孩子气的韵！可以跟“羞辱”押韵的，只有“甲壳”两个字，一个硬绷绷的韵！可以跟“学校”押韵的，只有“呆鸟”两个字，一个混账的韵！这些韵脚都不大吉利。不，我想我命里没有诗才，我也不会用那些风花雪月的话儿向人求爱。

贝特丽丝上。

培尼狄克　亲爱的贝特丽丝，我一叫你你就出来了吗？

贝特丽丝　是的，先生；您一叫我走，我也就会去的。

培尼狄克　不，别走，再呆一会儿。

贝特丽丝　“一会儿”已经呆过了，那么再见吧——可是在我未去以前，让我先问您一个明白，您跟克劳狄奥说过些什么话？我原是为这事才来的。

培尼狄克　我已经骂过他了；所以给我一个吻吧。

贝特丽丝　骂人的嘴是不干净的；不要吻我，让我去吧。

培尼狄克　你真会强辞夺理。可是我必须明白告诉你，克劳狄奥已经接受了我的挑战，要是他不就给我一个回音，我就公开宣布他是个懦夫。现在我要请你告诉我，你究竟为了我哪一点坏处而开始爱起我来呢？

贝特丽丝　为了您所有的坏处，它们朋比为奸，尽量发展它们的恶势力，不让一点好处混杂在它们中间。可是您究竟为了我哪一点好处，才对我害起相思来呢？

培尼狄克　“害起相思来”，好一句话！我真的给相思害了，因为我爱你是违反我的本心的。

贝特丽丝　那么您原来是在跟您自己的心作对。唉，可怜的心！你既然为了我的缘故而跟它作对，那么我也要为了您的缘故而跟它作对了；因为我的朋友要是讨厌它，我当然再也不会欢喜它的。

培尼狄克　咱们两个人都太聪明啦，总不会安安静静地讲几句情话。

贝特丽丝　照您这样说法，恐怕未必如此；真的聪明人是不会自称自赞的。

培尼狄克　这是一句老生常谈，贝特丽丝，在从前世风淳厚、大家能够赏识他邻人的好处的时候，未始没有几分道理。可是当今之世，谁要是不乘他自己未死之前预先把墓志铭刻好，那么等到丧钟敲过，他的寡妇哭过几声以后，谁也不会再记得他了。

贝特丽丝　您想那要经过多少时间呢？

培尼狄克　问题就在这里，左右也不过钟鸣一小时，泪流一刻钟而已。所以一个人只要问心无愧，把自己的好处自己宣传宣传，就像我对于我自己这样，实在是再聪明不过的事。我可以替我自己作证，我这个人的确不坏。现在已经自称自赞得够了——我敢给自己担保，我这个人完全值得称赞——请你告诉我，你的妹妹怎样啦？

贝特丽丝　她现在憔悴不堪。

培尼狄克　你自己呢？

贝特丽丝　我也是憔悴不堪。

培尼狄克　敬礼上帝，尽心爱我，你的身子就可以好起来。现在我应该去啦；有人慌慌张张地找你来了。

欧苏拉上。

欧苏拉　小姐，快到您叔叔那儿去。他们正在那儿议论纷纷：希罗小姐已经证明受人冤枉，亲王跟克劳狄奥上了人家一个大大的当；唐·约翰是罪魁祸首，他已经逃走了。您就来吗？

贝特丽丝　先生，您也愿意去听听消息吗？

培尼狄克　我愿意活在你的心里，死在你的怀里，葬在你的眼

里；我也愿意陪着你到你叔叔那儿去。（同下。）

第三场 教堂内部

唐·彼德罗、克劳狄奥及侍从等携乐器蜡烛上。

克劳狄奥 这儿就是里奥那托家的坟堂吗？

一侍从 正是，爵爷。

克劳狄奥 （展手卷朗诵）"青蝇玷玉，谗口铄金，嗟吾希罗，月落星沉！生蒙不虞之毁，死播百世之馨；惟令德之昭昭，斯虽死而犹生。"我将你悬在坟上，当我不能说话时候，你仍在把她赞扬！现在奏起音乐来，歌唱你们的挽诗吧。

歌

惟兰蕙之幽姿兮，
　遽一朝而摧焚；
风云怫郁其变色兮，
　月姊掩脸而似嗔：
语月姊兮毋嗔，
　听长歌兮当哭；
绕墓门而逡巡兮，
　岂百身之可赎！
风瑟瑟兮云漫漫，
　纷助予之悲叹；
安得起重泉之白骨兮，
　及长夜之未旦！

克劳狄奥　幽明从此音尘隔，岁岁空来祭墓人。永别了，希罗！

彼德罗　早安，列位朋友；把你们的火把熄了。豺狼已经觅食回来；瞧，熹微的晨光在日轮尚未出现之前，已经在欲醒未醒的东方缀上鱼肚色的斑点了。劳驾你们，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再会。

克劳狄奥　早安，列位朋友；大家各走各的路吧。

彼德罗　来，我们也去换好衣服，再到里奥那托家里去。

克劳狄奥　但愿许门有灵，这一回赐给我好一点的运气！（同下。）

第四场　里奥那托家中一室

里奥那托、安东尼奥、培尼狄克、贝特丽丝、玛格莱特、欧苏拉、法兰西斯神父及希罗同上。

神父　我不是对您说她是无罪的吗？

里奥那托　亲王跟克劳狄奥怎样凭着莫须有的罪名冤诬她，您是听见的，他们误信人言，也不能责怪他们；可是玛格莱特在这件事情上也有几分不是，虽然照盘问和调查的结果看起来，她的行动并不是出于本意。

安东尼奥　好，一切事情总算圆满收场，我很高兴。

培尼狄克　我也很高兴，因为否则我有誓在先，非得跟克劳狄奥那小子算账不可。

里奥那托　好，女儿，你跟各位姑娘进去一会；等我叫你们出来的时候，大家戴上面罩出来。亲王跟克劳狄奥约定在

这个时候来看我的。(众女下)兄弟，你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事；你必须做你侄女的父亲，把她许婚给克劳狄奥。

安东尼奥　我一定会扮演得神气十足。

培尼狄克　神父，我想我也要有劳您一下。

神父　先生，您要我做些什么事？

培尼狄克　替我加上一层束缚，或者替我解除独身主义的约束吧。里奥那托大人，不瞒您说，好老人家，令侄女对我很是另眼相看。

里奥那托　不错，她这一只另外的眼睛是我的女儿替她装上去的。

培尼狄克　为了报答她的眷顾，我也已经把我的一片痴心呈献给她。

里奥那托　您这一片痴心，我想是亲王、克劳狄奥跟我三个人替您安放进去的。可是请问有何见教？

培尼狄克　大人，您说的话太玄妙了。可是讲到我的意思，那么我是希望得到您的许可，让我们就在今天正式成婚；好神父，这件事情我要有劳您啦。

里奥那托　我竭诚赞成您的意思。

神父　我也愿意效劳。亲王跟克劳狄奥来啦。

唐·彼德罗、克劳狄奥及侍从等上。

彼德罗　早安，各位朋友。

里奥那托　早安，殿下；早安，克劳狄奥。我们正在等着你们呢。您今天仍旧愿意娶我的侄女吗？

克劳狄奥　即使她长得像黑炭一样，我也决不反悔。

里奥那托　兄弟，你去叫她出来；神父已经等在这儿了。（安东尼奥下。）

彼德罗　早安，培尼狄克。啊，怎么，你的面孔怎么像严冬一样难看，堆满了霜雪风云？

克劳狄奥　他大概想起了那头野牛。呸！怕什么，朋友！我们要用金子镶在你的角上，整个的欧罗巴都会欢喜你，正像从前欧罗巴欢喜那因为爱情而变成一头公牛的乔武一样。

培尼狄克　乔武老牛叫起来声音很是好听；大概也有那么一头野牛看中了令尊大人那头母牛，结果才生下了像老兄一样的一头小牛来，因为您的叫声也跟他差不多，倒是家学渊源哩。

克劳狄奥　我暂时不跟你算账；这儿来了我一笔待清的债务。

安东尼奥率众女戴面罩重上。

克劳狄奥　哪一位姑娘我有福握住她的手？

安东尼奥　就是这一个，我现在把她交给您了。

克劳狄奥　啊，那么她就是我的了。好人，让我瞻仰瞻仰您的芳容。

里奥那托　不，在您没有搀着她的手到这位神父面前宣誓娶她为妻以前，不能让您瞧见她的面孔。

克劳狄奥　把您的手给我；当着这位神父之前，我愿意娶您为妻，要是您不嫌弃我的话。

希罗　当我在世的时候，我是您的另一个妻子；（取下面罩）当您爱我的时候，您是我的另一个丈夫。

克劳狄奥　又是一个希罗！

希罗　一点不错；一个希罗已经蒙垢而死，但我以清白之身活在人间。

彼德罗　就是从前的希罗！已经死了的希罗！

里奥那托　殿下，当谗言流传的时候，她才是死的。

神父　我可以替你们解释一切；等神圣的仪式完毕以后，我会详细告诉你们希罗逝世的一段情节。现在暂时把这些怪事看做不足为奇，让我们立刻到教堂里去。

培尼狄克　慢点儿，神父。贝特丽丝呢？

贝特丽丝　（取下面罩）我就是她。您有什么见教？

培尼狄克　您不是爱我吗？

贝特丽丝　啊，不，我不过照着道理对待您罢了。

培尼狄克　这样说来，那么您的叔父、亲王跟克劳狄奥都受了骗啦；因为他们发誓说您爱我的。

贝特丽丝　您不是爱我吗？

培尼狄克　真的，不，我不过照着道理对待您罢了。

贝特丽丝　这样说来，那么我的妹妹、玛格莱特跟欧苏拉都大错而特错啦；因为她们发誓说您爱我的。

培尼狄克　他们发誓说您为了我差不多害起病来啦。

贝特丽丝　她们发誓说您为了我差不多活不下去啦。

培尼狄克　没有这回事。那么您不爱我吗？

贝特丽丝　不，真的，咱们不过是两个普通的朋友。

里奥那托　好了好了，侄女，我可以断定你是爱着这位绅士的。

克劳狄奥　我也可以赌咒他爱着她；因为这儿就有一首他亲

笔写的歪诗，是他从自己的枯肠里搜索出来，歌颂着贝特丽丝的。

希罗　这儿还有一首诗，是我姊姊的亲笔，从她的口袋里偷出来的；这上面伸诉着她对于培尼狄克的爱慕。

培尼狄克　怪事怪事！我们自己的手会写下跟我们心里的意思完全不同的话。好，我愿意娶你；可是天日在上，我是因为可怜你才娶你的。

贝特丽丝　我不愿拒绝您；可是天日在上，我只是因为却不过人家的劝告，一方面也是因为要救您的性命，才答应嫁给您的；人家告诉我您在一天天瘦下去呢。

培尼狄克　别多话！让我堵住你的嘴。（吻贝特丽丝。）

彼德罗　结了婚的培尼狄克，请了！

培尼狄克　殿下，我告诉你吧，就是一大伙鼓唇弄舌的家伙向我鸣鼓而攻，我也决不因为他们的讥笑而放弃我的决心。你以为我会把那些冷嘲热讽的话儿放在心上吗？不，要是一个人这么容易给人家用空话打倒，他根本不配穿体面的衣服。总之，我既然立志结婚，那么无论世人说些什么闲话，我都不会去理会他们；所以你们也不必因为我从前说过反对结婚的话而把我取笑，因为人本来是个出尔反尔的东西，这就是我的结论了。至于讲到你，克劳狄奥，我倒很想把你打一顿；可是既然你就要做我的亲戚了，那么就让你保全皮肉，好好地爱我的小姨吧。

克劳狄奥　我倒很希望你会拒绝贝特丽丝，这样我就可以用棍子打你一顿，打得你不敢再做光棍了。我就担心你这

家伙不大靠得住；我的大姨应该把你监管得紧一点才好。

培尼狄克　得啦得啦，咱们是老朋友。现在我们还是趁没有举行婚礼之前，大家跳一场舞，让我们的心跟我们妻子的脚跟一起飘飘然起来吧。

里奥那托　还是结过婚再跳舞吧。

培尼狄克　不，我们先跳舞再结婚；奏起音乐来！殿下，你好像有些什么心事似的；娶个妻子吧，娶个妻子吧。世上再没有比那戴上一顶绿帽子的丈夫更受人敬重了。

一使者上。

使者　殿下，您的在逃的兄弟约翰已经在路上给人抓住，现在由武装的兵士把他押回到梅西那来了。

培尼狄克　现在不要想起他，明天再说吧；我可以给你设计一些最巧妙的惩罚他的方法。吹起来，笛子！（跳舞。众下。）

爱 的 徒 劳

朱 生 豪 译

吴 兴 华 校

剧中人物

腓迪南　那瓦国王

俾　隆
朗格维　国王侍臣
杜　曼

鲍　益
马凯德　法国公主侍臣

唐·阿德里安诺·德·亚马多　一个怪诞的西班牙人

纳森聂尔　教区牧师

霍罗福尼斯　塾师

德尔　巡丁

考斯塔德　乡人

毛子　亚马多的侍童

管林人

法国公主

罗瑟琳
玛利娅　公主侍女
凯瑟琳

杰奎妮妲　村女

群臣、侍从等

地　点

那瓦

第　一　幕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

国王、俾隆、朗格维及杜曼上。

国王　让众人所追求的名誉永远记录在我们的墓碑上，使我们在死亡的耻辱中获得不朽的光荣；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声名，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终了，我们的名誉却要永垂万古。所以，勇敢的战士们——因为你们都是向你们自己的感情和一切俗世的欲望奋勇作战的英雄——我们必须把我们最近的敕令严格实行起来：那瓦将要成为世界的奇迹；我们的宫廷将要成为一所小小的学院，潜心探讨有益人生的学术。你们三个人，俾隆、杜曼和朗格维，已经立誓在这三年之内，跟我一起生活，做我的学侣，并且绝对遵守这一纸戒约上所规定的各项条文；你们的誓已经宣过，现在就请你们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谁要是破坏了这戒约上最细微的一枝一节，就可以让亲笔的字迹勾消他的荣誉。要是你们已经

下了最大的决心，愿你们签下名字，无渝斯盟。

朗格维 我已经决定了。左右不过是三年的长斋；身体虽然憔悴，精神上却享受着盛宴。饱了肚皮，饿了头脑；美食珍馐可以充实肌肤，却会闭塞心窍。

杜曼 陛下，杜曼已经抑制了他的情欲，把世间一切粗俗的物质的欢娱丢给伧夫俗子们去享受。恋爱、财富和荣华把人暗中催老；我要在哲学中间找寻生命的奥妙。

俾隆 我所能够说的话，他们两人都已经说过了。我已经发誓，陛下，在这儿读书三年；可是其他严厉的戒条，例如在那时期以内，不许见一个女人，这一条我希望并不包括在内；还有每一星期中有一天不许接触任何食物，平常的日子，每天只有一餐，这一条我也希望并不包括在内；还有晚上只许睡三小时，白天不准瞌睡，这一条我也希望并不包括在内，因为我一向总是从天黑睡到天亮，还要再把半个白昼当作黑夜。啊！这些题目太难，叫人怎么办得到？不看女人尽读书，不吃饭又不许睡觉！

国王 你在宣誓的时候，已经声明遵守这些条件了。

俾隆 请陛下恕我，我并没有发这样的誓。我只发誓陪着陛下读书，在您的宫廷里居住三年。

朗格维 除了这一点以外，俾隆，其余的条件你也都发誓遵守的。

俾隆 那么，先生，我只是开玩笑说说的。我倒要请问，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国王 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俾隆 您的意思是说那些我们常识所不能窥察的事情吗？

国王 正是，那就是读书的莫大的报酬。

俾隆 好，那么我要发誓苦读，把天地间的奥秘勤搜冥索：当煌煌的禁令阻止我宴乐的时候，我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填满我的饥肠；当我们的肉眼望不见一个女人的时候，我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遇见天仙般的姑娘；要是我发了一个难以遵守的誓言，我要知道怎样可以一边叛誓，一边把我的信誉保全。要是读书果然有这样的用处，能够知道目前还不知道的东西，你尽可以命我发誓，我一定踊跃从命，决无二言。

国王 这些是学问途中的障碍，引导我们的智慧去追寻无聊的愉快。

俾隆 一切愉快都是无聊；最大的无聊却是为了无聊费尽辛劳。你捧着一本书苦苦钻研，为的是追寻真理的光明；真理却虚伪地使你的眼睛失明。这就叫作：本想找光明，反而失去了光明；因为黑暗里的光明尚未发现，你两眼的光明已经转为黑暗。我宁愿消受眼皮上的供养，把美人的妙目恣情鉴赏，那脉脉含情的夺人光艳可以扫去我眼中的雾障。学问就像是高悬中天的日轮，愚妄的肉眼不能测度它的高深；孜孜矻矻的腐儒白首穷年，还不是从前人书本里掇拾些片爪寸鳞？那些自命不凡的文人学士，替每一颗星球取下一个名字；可是在众星吐辉的夜里，灿烂的星光一样会照射到无知的俗子。过分的博学无非浪博虚声；每一个教父都会替孩子命名。

国王　他反对读书的理由多么充足！

杜曼　他用巧妙的言辞阻善济恶！

朗格维　他让莠草蔓生，刈除了嘉谷！

俾隆　春天到了，小鹅孵出了蛋壳！

杜曼　这句话是怎么接上去的？

俾隆　各得其时，各如其分。

杜曼　一点意思都没有。

俾隆　聊以凑韵。

国王　俾隆就像一阵冷酷无情的霜霰，用他的利嘴咬死了春天初生的婴孩。

俾隆　好，就算我是；要是小鸟还没有啭动它的新腔，为什么要让盛夏夸耀它的荣光？为什么要我喜爱流产的婴儿？我不愿冰雪遮掩了五月的花天锦地，也不希望蔷薇花在圣诞节含娇弄媚；万物都各自有它生长的季节，太早太迟同样是过犹不及。你们到现在才去埋头功课，等于爬过了墙头去拔开门上的键锁。

国王　好，那么你退出好了。回家去吧，俾隆，再会！

俾隆　不，陛下；我已经宣誓陪着您在一起；虽然我说了这许多话为无知的愚昧张目，使你们理竭词穷，不能为神圣的知识辩护，可是请相信我，我一定遵守我的誓言，安心忍受这三年的苦行。把那纸儿给我，让我一条一条读下去，在这些严厉的规律下面把我的名字签署。

国王　你这样回心转意，免去了你终身的耻辱！

俾隆　“第一条，任何女子不得进入离朕宫廷一哩之内。”这一

条有没有公布？

朗格维　已经公布四天了。

俾隆　让我们看看违禁的有些什么处分。“如有故违，割去该女之舌示儆。”这惩罚是谁定出来的？

朗格维　不敢，是我。

俾隆　好大人，请问您的理由？

朗格维　她们看见了这样可怕的刑罚，就会吓得不敢来了。

俾隆　好一条禁止良好风尚的野蛮法律！“第二条，倘有人在三年之内，被发现与任何女子交谈，当由其他朝臣共同议定最严厉之办法，予以公开之羞辱。”这一条，陛下，您自己就要破坏的；您知道法国国王的女儿，一位端庄淑美的姑娘，就要奉命到这儿来，跟您交涉把阿奎丹归还给她的老迈衰弱、卧病在床的父亲；所以这一条规律倘不是等于虚设，就只好让这位众人赞慕的公主白白跋涉这一趟。

国王　你们怎么说，各位贤卿？这一件事情我全然忘了。

俾隆　读书人总是这样舍近而求远，当他一心研究着怎样可以达到他的志愿的时候，却把眼前所应该做的事情忘了；等到志愿成就，正像用火攻夺取城市一样，得到的只是一堆灰烬。

国王　为了事实上的必要，我们只好废止这一条法令；她必须寄宿在我们的宫廷之内。

俾隆　事实上的必要将使我们在这三年之内毁誓三千次，因为每个人都是生来就有他自己的癖好，对这些癖好只能宽大为怀，不能用强力来横加压制。要是我破坏了约誓，

就可以用这个字眼作盾牌，说我所以背信是出于事实上的必要。所以我在这儿签下我的名字，全部接受这一切规律；(签名)谁要是违反了戒约上最微细的一枝一节，让他永远不齿于人口。倘然别人受到诱惑，我也会同样受到诱惑；可是我相信，虽然今天你们看我是这样地不情愿，我一定是最后毁誓的一个。可是戒约上有没有允许我们可以找些有趣的消遣呢？

国王 有，有。你们知道我们的宫廷里来了一个文雅的西班牙游客，他的身上包罗着全世界各地的奇腔异调，他的脑筋里收藏着取之不尽的古怪的辞句；从他自负不凡的舌头上吐出来的狂言，在他自己听起来就像迷人的音乐一样使人沉醉；他是个富有才能、善于折衷是非的人。这个幻想之儿，名字叫做亚马多的，将要在我们读书的余暇，用一些夸张的字句，给我们讲述在战争中丧生的热带之国西班牙骑士们的伟绩。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他；可是我自己很爱听他说谎，我要叫他作我的行吟诗人。

俾隆 亚马多是一个最出色的家伙，一个会用崭新字句的十足时髦的骑士。

朗格维 考斯塔德那个村夫和他配成一对，可以替我们制造无穷的笑料；这样读书三年也不会觉得太长。

德尔持信及考斯塔德同上。

德尔 哪一位是王上本人？

俾隆 这一位便是，家伙。你有什么事？

德尔 我自己也是代表王上的，因为我是王上陛下的巡丁；可

是我要看看王上本人。

俾隆　这便是他。

德尔　亚马——亚马——先生问候陛下安好。外边有人图谋不轨；这封信可以告诉您一切。

考斯塔德　陛下，这封信里所提起的事情是跟我有关系的。

国王　伟大的亚马多写来的信！

俾隆　不管内容多么罗苏，我希望它充满了夸大的字眼。

朗格维　问题不大，希望倒满大的，愿上帝给我们忍耐吧！

俾隆　耐着听，还是忍住笑？

朗格维　随便听听，轻声笑笑，要不然就别听也别笑。

俾隆　好，先生，我们应该怎么开心，还是让文章的本身替我们决定吧。

考斯塔德　这件事，先生，是关于我和杰奎妮妲两个人的。至于情，我确是知情的。

俾隆　知什么情？

考斯塔德　其情其状随后即见分晓，先生；三者具备，一无欠缺：他们看见我在庄上和她并坐谈情，行为有些莽撞；等她走到御苑里的时候，我又随后跟着，结果被人抓住了。这不是“其情其状随后即见分晓”吗？说到情，先生，那只是男女之情；说到状——咳，不过是奇形怪状。

俾隆　还有个随后呢，老兄？

考斯塔德　随后就要看对我的处置了；愿上帝保佑善人！

国王　你们愿意用心听我读这一封信吗？

俾隆　我们愿意洗耳恭听，就像它是天神的圣谕一般。

考斯塔德　愚蠢的世人对肉体的需要也是同样洗耳恭听的。

国王　“上天的伟大的代理人，那瓦的唯一的统治者，我的灵魂的地上的真神，我的肉体的养育的恩主——”

考斯塔德　还没有一个字提起考斯塔德。

国王　“事情是这样的——”

考斯塔德　也许是这样的；可是假如他说是这样的，那他，说实话，也不过这样。

国王　闭嘴！

考斯塔德　像我们这种安分守己，不敢跟人家打架的人，只好把一张嘴闭起来。

国王　少说话！

考斯塔德　我也恳求你，对别人的私事还是少说话为妙。

国王　“事情是这样的，我因为被黑色的忧郁所包围，想要借着你的令人健康的空气的最灵效的医药，袪除这一种阴沉的重压的情绪，所以凭着我的绅士的身分，使我自己出外散步。是什么时间呢？大约在六点钟左右，正是畜类纷纷吃草，鸟儿成群啄食，人们坐下来享受那所谓晚餐的一种营养的时候：以上说明了时间。现在要说到什么场所：我的意思是说我散步的场所；那是称为你的御苑的所在。于是要说到什么地点：我的意思是说我在什么地点碰到这一桩最淫秽而荒谬的事件，使我从我的雪白的笔端注出了乌黑的墨水，成为现在你所看见、察阅、诵读或者浏览的这一封信。可是说到什么地点，那是在你的曲曲折折的花园里的西边角上东北偏北而略近东首的方

向；就在那边我看见那卑鄙的村夫，那可发一笑的下贱的小人物——”

考斯塔德　我。

国王　“那没有教养的孤陋寡闻的灵魂——”

考斯塔德　我。

国王　“那浅薄的东西——”

考斯塔德　还是我。

国王　“照我所记得，考斯塔德是他的名字——”

考斯塔德　啊，我。

国王　“公然违反你的颁布晓谕的诏令和禁抑邪行的法典，跟一个——跟一个——啊！跟一个说起了就使我万分气愤的人结伴同行——”

考斯塔德　跟一个女人。

国王　“跟一个我们祖母夏娃的孩儿，一个阴人；或者为了使你格外明白起见，一个女子。受着责任心的驱策，我把他交给陛下的巡丁安东尼·德尔，一个在名誉、态度、举止和信用方面都很优良的人，带到你的面前，领受应得的惩戒。——”

德尔　启禀陛下，我就是安东尼·德尔。

国王　“至于杰奎妮妲——因为这就是那和前述村夫同时被我捕获的脆弱的东西的名称——我让她等候着你的法律的威严；一得到你的最轻微的传谕，我就会把她带来受审。抱着必恭必敬、燃烧全心的忠诚，你的仆人唐·阿德里安诺·德·亚马多敬上。”

俾隆　这封信还不能适如我的预期，可是在我所曾经听到过的书信中间，这不失为最有趣的一封。

国王　是的，这是古今恶札中的杰作。喂，你对于这封信有什么话说吗？

考斯塔德　陛下，我承认是有这么一个女人。

国王　你听见谕告吗？

考斯塔德　我听倒是听见的，不过没有十分注意。

国王　谕告上说，和妇人在一起而被捕，处以一年的监禁。

考斯塔德　我不是和妇人在一起，陛下，我是跟一个姑娘在一起。

国王　好，谕告上说姑娘也包括在内。

考斯塔德　这也不是一个姑娘，陛下；她是个处女。

国王　处女也包括在内。

考斯塔德　那么我就否认她是个处女。我是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

国王　女孩子不女孩子，随你怎么说都没有用。

考斯塔德　这女孩子对我很有用呢，陛下。

国王　听我的判决：你必须禁食一星期，每天吃些糠喝些水。

考斯塔德　我宁愿祈祷一个月，每天吃些羊肉喝些粥。

国王　唐·亚马多将要做你的看守人。俾隆贤卿，你监视着把他押送过去。各位贤卿，我们现在就去把我们彼此坚决立誓的事情实行起来。（国王、朗格维、杜曼同下。）

俾隆　我愿意用我的头去和无论哪一个人的帽子打赌，这些誓约和戒律不过是一场无聊的笑柄。喂，来。

考斯塔德　我是为了真理而受难，先生；因为我跟杰奎妮妲在一起而被他们捉住，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实，而且杰奎妮妲也是一个真心的女孩子。所以欢迎，幸运的苦杯：痛苦也许会有一天露出笑容；现在，歇歇吧，悲哀！（同下。）

第二场　同　前

亚马多及毛子上。

亚马多　孩子，一个精神伟大的人要是变得忧郁起来，会有些什么征象？

毛子　他会显出悲哀的神气，主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征象。

亚马多　忧郁和悲哀不是同样的东西吗，亲爱的小鬼？

毛子　不，不，主啊！不，主人。

亚马多　你怎么可以把悲哀和忧郁分开，我的柔嫩的青年？

毛子　我可以从作用上举出很普通的证明，我的粗硬的长老。

亚马多　为什么是粗硬的长老？为什么是粗硬的长老？

毛子　为什么是柔嫩的青年？为什么是柔嫩的青年？

亚马多　我说你是柔嫩的青年，因为这是对于你的弱龄的一个适当的名称。

毛子　我说您是粗硬的长老，因为这是对于您的老年的一个合宜的尊号。

亚马多　美不可言，妙不可言！

毛子　这怎么讲，主人？你是说我美、我的话妙呢，还是说我妙、我的话美？

亚马多　我是说你美，因为身材娇小。

毛子　小人还美得了吗？那么妙从何来呢？

亚马多　妙者，敏捷之谓也。

毛子　你说这话，主人，是捧我吗？

亚马多　确系盛誉。

毛子　我倒想把你这番盛誉送给鳝鱼。

亚马多　怎么，鳝鱼有何聪明可言？

毛子　鳝鱼算是够敏捷的。

亚马多　我是说你应对敏捷；你要使我肝火旺盛了。

毛子　得，主人，我没什么说的了。

亚马多　我最讨厌的是贫。

毛子　（旁白）真叫他说着了，他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

亚马多　我已经答应陪着王上研究三年。

毛子　主人，您用不着一点钟的工夫，就可以把它研究出来。

亚马多　不可能的事。

毛子　一的三倍是多少？

亚马多　我不会计算；那是堂倌酒保们干的事。

毛子　主人，您是一位绅士，也是一位赌徒。

亚马多　这两个名义我都承认；它们都是一个堂堂男子的标识。

毛子　那么我相信您一定知道两点加一点一共几点。

亚马多　比两点多一点。

毛子　那在下贱的俗人嘴里是称为三点的。

亚马多　不错。

毛子　瞧，主人，这不是很容易的研究吗？您还没有霎过三次眼睛，我们已经把三字研究出来了；要是再在“三”字后面加上一个“年”字，一共两个字，不是用不着那匹会跳舞的马① 也可以给您算出来吗？

亚马多　此论甚通。

毛子　这说明您不通。

亚马多　我承认我是在恋爱了；一个军人谈恋爱是一件下流的事，所以我恋爱着一个下流的女人。要是我向爱情拔剑作战，可以把我从这种堕落的思想中间拯救出来的话，我就要把欲望作为我的俘虏，让无论哪一个法国宫廷里的朝士用一些新式的礼节把它赎去。我不屑于叹气，但是在骂誓这点上，丘匹德见了我也得甘拜下风。安慰我，孩子；哪几个伟大的人物是曾经恋爱过的？

毛子　赫剌克勒斯，主人。

亚马多　最亲爱的赫剌克勒斯！再举几个例子，好孩子，再举几个；我的亲爱的孩子，你必须替我举几个赫赫有名身担重任的人。

毛子　参孙②，主人；说起身担重任，谁也比不了他。他曾经像一个脚夫似地把城门负在背上；他也恋爱过的。

亚马多　啊，结实的参孙！强壮的参孙！你在剑法上不如我，我在背城门这一件事情上也不如你。我也在恋爱了。谁

① 一匹名叫“摩洛哥”的马，曾轰动当时杂技界，屡见于伊丽莎伯时代的文学作品中。

② 参孙(Samson)，《圣经》中的大力士，见《旧约》：《士师记》。

是参孙的爱人，我的好毛子？

毛子　一个女人，主人。

亚马多　是什么肤色的女人？

毛子　一共四种肤色，也许她四种都有，也许她有四种之中的三种、两种，或是一种颜色。

亚马多　正确一些告诉我她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毛子　是海水一样碧绿的颜色，主人。

亚马多　那也是四种肤色中的一种吗？

毛子　我在书上是这样读过的，主人；最好看的女人都是这种颜色。

亚马多　绿色的确是情人们的颜色；可是我想参孙会爱上一个绿皮肤的女人，却是不可思议的。他准是看中她有头脑。

毛子　不错，主人。头脑要绿，帽子也会绿的。

亚马多　我爱的女人生得十分干净，红是红，白是白的。

毛子　最污秽的思想，主人，都是藏匿在这种颜色之下的。

亚马多　说出你的理由来，懂事的婴孩。

毛子　我的父亲的智慧，我的母亲的舌头，帮助我！

亚马多　一个孩子的可爱的祷告，非常佳妙而动人！

毛子

要是她的脸色又红又白，
　你永远不会发现她犯罪，
因为白色表示惊恐惶迫，
　绯红的脸表示羞耻惭愧；

可是她倘然犯下了错误，
　你不能从她的脸上看出，
因为红的羞愧白的恐怖，
　都是她天然生就的颜色。

这几行诗句，主人，可以证明白和红是两种危险的颜色。

亚马多　孩子，不是有一支谣曲歌咏着国王恋爱丐女的故事吗？

毛子　大概在三个世代以前，曾经流行着这么一支恶劣的谣曲；可是我想它现在已经失传了；即使还有人记得，也写不出来，而且不能歌唱的。

亚马多　我要把那题目重新写成一首诗，使它作为我的迷恋的一个有力的前例。孩子，我真的爱上了我在御苑里捉住的那个跟村夫考斯塔德在一起的乡下姑娘了；她应该有一个人好好地照顾她。

毛子　（旁白）好好地抽一顿鞭子；可是她应该有一个比我的主人更好的情郎。

亚马多　唱吧，孩子；我的心灵因为爱情而沉重起来了。

毛子　那是一件大大的奇事，因为您爱的是一个轻狂的女人。

亚马多　我说，唱吧。

毛子　等这班人过去了再唱吧。

德尔、考斯塔德及杰奎妮妲上。

德尔　先生，王上的旨意，叫你把考斯塔德看守起来，不要叫他寻欢作乐也不要叫他忏悔，还要叫他每星期禁食三天。讲到这一位姑娘，我必须让她留在御苑里挤牛乳。再会！

亚马多　我羞得满脸都红了。姑娘！

杰奎妮妲　汉子？

亚马多　我要到你居住的地方来看你。

杰奎妮妲　那就在附近。

亚马多　我知道它的所在。

杰奎妮妲　主啊，你是多么聪明！

亚马多　我会给你讲海外奇闻。

杰奎妮妲　凭着你这一副嘴脸吗？

亚马多　我爱你。

杰奎妮妲　我已经听见你说过了。

亚马多　再会！

杰奎妮妲　愿你平安！

德尔　来，杰奎妮妲，去吧！（德尔及杰奎妮妲下。）

亚马多　混蛋，你干了这样的坏事，非让你禁食不可。

考斯塔德　呃，先生，我希望您让我在禁食以前先吃个饱。

亚马多　我要把你重重惩罚一下。

考斯塔德　多谢您的盛意，可是这帮下人却叫王上轻轻就打发走了。

亚马多　把这混蛋带下去，把他关起来。

毛子　来，你这胡作非为的奴才；去！

考斯塔德　别把我关起来吧，先生。把我放了，我一定禁食。

毛子　既然放了，还能禁吗？快去坐牢吧！

考斯塔德　好，要是我有一天恢复了自由，我要叫一些人看看——

毛子　叫一些人看看什么？

考斯塔德　不，没有什么，毛子少爷；他们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做了囚犯是不能一声不响的，所以，我还是不要多说什么才好。谢谢上帝我是个没有耐性的人，所以我会安安静静住在牢里。（毛子及考斯塔德下。）

亚马多　我爱上了那被她穿在她的卑贱的鞋子里的更卑贱的脚所践踏的最卑贱的地面。要是我恋爱了，我将要破坏誓约，那就是说了一句虚伪的谎。虚伪的谎怎么可以换到真实的爱呢？爱情是一个魔鬼，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罪恶的天使。可是参孙也曾被它引诱，他是个力气很大的人；所罗门也曾被它迷惑，他是个聪明无比的人。赫剌克勒斯的巨棍也敌不住丘匹德的箭镞，所以一个西班牙人的宝剑怎么能够对抗得了呢？不消一两个回合，我的剑法就要完全散乱了。什么直刺，什么横劈，在他看来都是不值一笑。他的耻辱是被人称为孩子；他的光荣却是征服成人。别了，勇气！锈了吧，宝剑！静下来，战鼓！因为你们的主人在恋爱了；是的，他在恋爱了。即景生情的诗神啊，帮助我！因为我相信我要写起十四行诗来了。想吧，智慧；写吧，笔！我有足够的诗情，可以写满几大卷的对开大本呢。（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远处设大小帐幕

法国公主、罗瑟琳、玛利娅、凯瑟琳、鲍益、群臣及其他侍从等上。

鲍益　现在，公主，振起您的最宝贵的精神来吧；想想您的父王特意选择了一个什么人来充任他的使节，跟一个什么人接洽一件什么任务；他不派别人，却派他那为全世界所敬爱的女儿，您自己，来跟具备着一切人间完善的德性的、举世无双的那瓦国王进行谈判，而谈判的中心，又是适宜于作为一个女王的嫁奁的阿奎丹。造化不愿把才华丽色赋与庸庸碌碌的众人，却大量地把天地间所有的灵秀锺萃于您一身；您现在就该效法造化的大量，充分表现您的惊才绝艳。

公主　好鲍益大人，我的美貌虽然卑不足道，却也不需要你的谀辞的渲染；美貌是凭着眼睛判断的，不是贾人的利口所能任意抑扬。你这样搬弄你的智慧把我恭维，无非希望人家称赞你口齿伶俐；可是我听了你这一番褒美，却一点不觉得可以骄傲。现在我也要请你干一件事：好鲍益，你

不会不知道，远近的人们都在议论纷纷，说那瓦王已经立下誓言，要在这三年之内发愤读书，不让一个女人走近他的静肃的宫廷；所以我们在没有进入他的禁门以前，似乎应该先去探问他的意旨；我相信你的才干可以胜任这一项使命，所以选择你做我的代言人，向他陈述我们的来意，告诉他法兰西国王的女儿有重要的事情希望得到迅速的解决，要求和他当面接洽。快去对他这样说了；我们就像一群谦卑的请愿人一般，等候着他的庄严的谕示。

鲍益　得到这样的委任是我的莫大的荣幸，敢不踊跃拜命。

公主　果真引以为荣，自然乐于从事，你正是这样。（鲍益下）各位爱卿，你们知道哪几个人是和这位贤德的国王一同立誓守戒的信徒？

臣甲　朗格维勋爵是其中的一个。

公主　你认识这个人吗？

玛利娅　我认识他，公主。当配力各特勋爵和杰奎斯·福康勃立琪的美丽的息女在诺曼第举行婚礼的时候，我在宴会上见过这位朗格维。他是一个公认为才能出众的人，文学固然是他的擅长，武艺方面也十分了得。在他心怀善意的时候，言谈举止无可指摘。要是美德的光彩可以蒙上污点的话，那么他的唯一的缺点是一副尖刻的机智配上一个太直率的意志：他的机智能够出口伤人，他的意志使他一往直前，不为他人留一点余地。

公主　听起来是一位善于戏谑的贵人，是不是？

玛利娅　最熟悉他脾气的人都这样说他。

公主　这种浮华之士往往是不成大器的。还有些什么人？

凯瑟琳　年少的杜曼，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受到一切敬爱美德的人们的爱戴；最具有伤人的能力，却又最不怀恶心。他的智慧可以使一个形貌丑陋的人容光焕发，可是即使他没有智慧，他的堂堂的仪表也可以博取别人的爱悦。我在阿朗松公爵的府中见过他一次；我对于他的伟大的品格的赞美，实在不能道出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美德于万一。

罗瑟琳　要是我所听到的话并不虚假，那时候在阿朗松公爵那儿，还有一个他们的同学也跟他在一起；他们叫他做俾隆；在我所交谈过的人们中间，从来不曾有一个比他更会说笑的人，能够雅谑而不流于鄙俗。他的眼睛一看到什么事情，他的机智就会把它编成一段有趣的笑话，他的善于抒述种种奇思妙想的舌头，会用那样灵巧而隽永的字句把它表达出来，使老年人听了娓娓忘倦，少年人听了手舞足蹈；他的口才是这样敏捷而巧妙。

公主　上帝祝福我的姑娘们！她们都在恋爱了吗？怎么每一个人都用这种侈张的夸饰赞赏她自己中意的人？

臣甲　鲍益来了。

鲍益重上。

公主　国王怎样招待你的，鲍益？

鲍益　那瓦王已经知道您到来的消息；我还没有见他以前，他跟他那班一同立誓的学侣们已经准备来迎接您了。我听

他的口气是这样的：他宁愿把您安顿在郊野里，就像你们是来围攻他的宫廷的一支军队一般，而不愿违反他的誓言，让您走进他的无人侍候的屋子。那瓦王来了。（众女戴脸罩。）

国王、朗格维、杜曼、俾隆及侍从等上。

国王　美貌的公主，欢迎你光临那瓦的宫廷。

公主　我把“美貌”两字璧还陛下；至于说到“欢迎”，那么我还没有实受其惠。这夐高的天宇不是您所能私有的，这辽阔的郊野也不是招待贵宾的所在。

国王　公主，我们少不得有一天要请你到我们宫廷里屈驾一游。

公主　那么我现在就接受您的邀请，请引我前往。

国王　听我说，亲爱的公主，我曾经立下重誓。

公主　圣母保佑陛下！您有一天会毁誓的。

国王　凭着我的意志起誓，公主，我决不毁誓。

公主　是啊，意志，也只有意志，能使您毁誓。

国王　公主，你不知道我发下的是个什么誓。

公主　要是陛下也不知道您自己所发的誓，那倒是陛下的聪明，因为知道这样的誓，反而是一种愚昧。我听说陛下已经发誓不理家政；谨守那样一个无聊的誓，真是一桩极大的罪恶，虽然毁弃它也同样是一桩罪恶。可是恕我吧，我太放肆了，我不该向一个教师训诲。请您读一读我此来的目的，迅速赐给我一个答复。（以文件授国王。）

国王　公主，我愿意尽快答复你的赐教。

公主　您更愿意的还是早一点把我打发走，因为要是您让我羁留在贵国，就等于把您的誓言毁弃了。

俾隆　我不是有一次在勃拉旁跟您跳过舞吗？

罗瑟琳　我不是有一次在勃拉旁跟您跳过舞吗？

俾隆　我知道您跟我跳过舞的。

罗瑟琳　既然知道，何必多问！

俾隆　您不要这样火辣辣的。

罗瑟琳　谁叫你用这种问题引起我的火性来？

俾隆　您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奔得太快会把力气都奔完的。

罗瑟琳　它不到把骑马的人掀下在泥潭里，是不会止步的。

俾隆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罗瑟琳　现在是傻瓜们向别人发问的时候。

俾隆　愿幸运降在您的脸罩上！

罗瑟琳　愿脸罩下的脸能走运！

俾隆　并且给您带来许多恋人！

罗瑟琳　阿门，但愿您不是其中之一。

俾隆　嗳哟，那么我要走了。

国王　公主，令尊在这封信上说起他已经付了我们十万克郎，那只是先父在日贵国所欠我们的战债的半数。这笔款子先父和我都从未收到；即使果有此事，那么也还有十万克郎的欠款没有清还。当初贵国同意把阿奎丹的一部分抵押给我们，作为这一笔欠款的保证，虽然拿土地的价值说起来，实在抵不上这一个数目。现在你的父王只要愿意

把那未清偿的半数还给我们，我们也愿意放弃我们在阿奎丹的权利，和他永结盟好。可是他似乎一点没有这种意思，因为在这信上，他单单提出要我们偿还已经付出的十万克郎这一点，却绝口不谈清付十万克郎余欠，以便收复他对阿奎丹的权利的问题。其实我们只要收回先父在日出借的债款，对于阿奎丹这一块瘦瘠不毛的地方，倒是很乐于割舍的。亲爱的公主，倘不是令尊的要求太不近情理，这次蒙你芳踪莅止，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而归。

公主　家君从来没有愆约背信，不履行他的偿债的义务；陛下否认收到这一笔偿款，不但诬蔑家君，而且有失一国元首的器度；我不能不为陛下的名誉惋惜。

国王　我郑重声明对于这一笔债款的归还未有所闻；你要是能够证明此事属实，我愿意把它全数奉还贵国，或者把阿奎丹交出。

公主　敬遵台命。鲍益，你去把那些曾经他的父王查理手下的专任大员签署，上面载明着这么一笔数目的收据找出来。

国王　给我看。

鲍益　启禀陛下，这一类有关文件的包裹还没有送到；明天一定可以请您过目。

国王　那很好；只要证据确凿，任何合理的要求我都可以允从。现在请你接受在不毁弃盟誓的条件下我的荣誉所能给予你崇高地位的一切礼遇吧。虽然你不能走进我的宫门，美貌的公主，我一定尽力使你在这儿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感到宾至如归的愉快；你将要觉得虽然我这样靳惜着自己的屋宇，可是你已经栖息在我的心灵的深处了。一切失礼之处，请你加以善意的原谅。再会；明天早上我们一定再来奉访。

公主　愿陛下政躬康健，所愿皆偿！

国王　我也愿意为你作同样的祝祷！（国王及侍从下。）

俾隆　姑娘，我要把您放在我的心坎里温存。

罗瑟琳　那么请您把我放进去吧，我倒要看看您的心是怎样的。

俾隆　我希望您听见它的呻吟。

罗瑟琳　这傻瓜害病了吗？

俾隆　害的是心病。

罗瑟琳　唉！替它放放血吧。

俾隆　放血可以把它医治吗？

罗瑟琳　我的医药知识说是可以的。

俾隆　您愿意用您的眼睛刺我的心出血吗？

罗瑟琳　我的眼睛太钝，用我的刀吧。

俾隆　嗳哟，上帝保佑你不要死于非命！

罗瑟琳　上帝保佑你早日归阴！

俾隆　我不能呆在这儿答谢你的祷告。（退后。）

杜曼　先生，请问您一句话，那位姑娘是什么人？

鲍益　阿朗松的息女，凯瑟琳是她的名字。

杜曼　一位漂亮的姑娘！先生，再会！（下。）

朗格维　请教那位白衣的姑娘是什么人？

鲍益　您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看清楚她是一个女人。

朗格维　要是看清楚了，多半很轻佻。请问她的名字？

鲍益　她只有一个名字，您不能问她要。

朗格维　先生，请问她是谁的女儿？

鲍益　我听说是她母亲的女儿。

朗格维　上帝祝福您的胡子！

鲍益　好先生，别生气。她是福康勃立琪家的女儿。

朗格维　我现在不生气了。她是一位最可爱的姑娘。

鲍益　也许是的，先生；或者是这样。（朗格维下。）

俾隆　那位戴帽子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鲍益　巧得很，她叫罗瑟琳。

俾隆　她结过婚没有？

鲍益　她只能说是守定了她自己的意志，先生。

俾隆　欢迎，先生。再会！

鲍益　彼此彼此。（俾隆下；众女去脸罩。）

玛利娅　最后的一个就是俾隆，那爱开玩笑的贵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笑话。

鲍益　每一个笑话不过是一句话。

公主　你能和他对答如流，不相上下，本领不小。

鲍益　他一心想登船接战，我同样想靠拢杀敌。

玛利娅　不像两艘船，倒像两头疯羊。

鲍益　为什么不像船？我看倒是不像羊，除非把您的嘴唇当作我们的芳草，可爱的羔羊小姐！

玛利娅　您算羊，我算牧场；笑话总算了结了吧？

鲍益　那么请让我到牧场上来寻食吧。（欲吻玛利娅。）

玛利娅　不行，好牲口，我的嘴唇虽说不止一片，却不是公地

鲍益　它们属于谁呢？

玛利娅　属于我的命运和我自己。

公主　你们老是爱斗嘴，大家不要闹了。这种舌剑唇枪，不应该在自己人面前要弄，还是用来对付那瓦王和他的同学们吧。

鲍益　我这一双眼睛可以看出别人心里的秘密，难得有时错误；要是这一回我的观察没有把我欺骗，那么那瓦王是染上病了。

公主　染上什么病？

鲍益　他染上的是我们情人们所说的相思病。

公主　何以见得？

鲍益　他的一切行为都集中于他的眼睛，透露出不可遏抑的热情；他的心像一颗刻着你的小像的玛瑙，在他的眼里闪耀着骄傲；他急躁的嘴由于不能看，只能说，想平分眼睛的享受，反而张口结舌。一切感觉都奔赴他的眼底，争看那绝世无双的秀丽。仿佛他眼睛里锁藏着整个的灵魂，正像玻璃柜内陈列着珠翠缤纷，放射它们晶莹夺目的光彩，招引过路的行人购买。他脸上写满着无限的惊奇，谁都看得出他意夺神移。我可以给你阿奎丹和他所有的一切，只要你为了我的缘故吻一吻他的脸。

公主　到我的帐里来；鲍益又在装疯卖傻了。

鲍益　我不过把他的眼睛里所透露的意思用话表示出来。我

使他的眼睛变成一张嘴，再替他安上一条不会说谎的舌头。

罗瑟琳　你是一个恋爱场中的老手，真会说话。

玛利娅　他是丘匹德的外公，他的消息都是丘匹德告诉他的。

罗瑟琳　那么维纳斯一定像她的母亲，因为她的父亲是很丑的。

鲍益　你们听见吗，我的疯丫头们？

玛利娅　没听见。

鲍益　那么你们看见些什么没有？

罗瑟琳　嗯，看见我们回去的路。

鲍益　我真拿你们没有办法。（同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

亚马多及毛子上。

亚马多　唱吧，孩子，使我的听觉充满热情。

毛子　（唱）

康考里耐尔——

亚马多　这调子真美！去，稚嫩的青春；拿了这钥匙去，把那乡下人放了，快快带他到这儿来；我必须叫他替我送一封信去给我的爱人。

毛子　主人，您愿意用法国式的喧哗得到您的爱人的欢心吗？

亚马多　你是什么意思？用法国话吵架吗？

毛子　不，我的好主人；我的意思是说，从舌尖上溜出一支歌来，用您的脚和着它跳舞，翻起您的眼皮，唱一个音符叹息一个音符；有时候从您的喉咙里滚出来，好像您一边歌唱爱情，一边要把它吞下去似的；有时候从您的鼻孔里哼出来，好像您在嗅寻爱情的踪迹，要把它吸进去似的；您的帽檐斜罩住您的眼睛；您的手臂交叉在您的胸前，像一

头炙叉上的兔子；或者把您的手插在口袋里，就像古画上的人像一般；也不要老是唱着一支曲子，唱几句就要换个曲子。这是台型，这是功架，可以诱动好姑娘们的心，虽然没有这些她们也会被人诱动；而且——请听众先生们注意——这还可以使那些最擅长于这个调调儿的人成为一世的红人。

亚马多　你这种经验是怎么得来的？

毛子　这是我一点一点观察得来的结果。

亚马多　不过唉，不过唉，——

毛子　柳条马给忘掉了①。

亚马多　怎么？你把我的爱人叫柳条马吗？

毛子　岂敢，主人。柳条马只能叫孩子骑着玩，——您的爱人却是谁都能骑的壮母马。可是您忘记您的爱人了吗？

亚马多　我几乎忘了。

毛子　健忘的学生！把她记住在您的心头。

亚马多　她不但在我的心头，而且在我的心坎里，孩子。

毛子　而且还在您的心儿外面，主人；这三句话我都可以证明。

亚马多　证明什么？

毛子　证明我是个男子汉，要是我能长大成人的话。至于说心头、心里和心外，可以即时作证：您在心头爱着她，因为您的心得不到她的爱；您在心里爱着她，因为她已经占据

① 一句流行的童谣，亦见于《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二场。

了您的心；您在心儿外面爱着她，因为您已经为她失去您的心。

亚马多　这三样我果然都有。

毛子　再加上三样。也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零。

亚马多　把那乡下人带来；他必须替我送一封信。

毛子　好得很，马儿替驴子送信。

亚马多　嘿，嘿！你说什么？

毛子　呃，主人，您该叫那驴子骑了马去，因为他走得太慢啦。我去了。

亚马多　路是很近的；快去！

毛子　像铅一般快，主人。

亚马多　什么意思，小精灵鬼儿？铅不是一种很沉重迟钝的金属吗？

毛子　非也，我的好主人；也就是说，不，主人。

亚马多　我说，铅是迟钝的。

毛子　主人，您这结论下得太快了；从炮口里放出来的铅丸，难道还算慢吗？

亚马多　好巧妙的辞锋！他把我说成了一尊大炮；他自己是弹丸；好，我就把你向那乡下人轰了过去。

毛子　那么您开炮吧，我飞出去了。（下。）

亚马多　一个乖巧的小子，又活泼又伶俐！对不起，亲爱的苍天，我要把我的叹息呵在你的脸上了。最粗暴的忧郁，勇敢见了你也要远远退避。我的使者回来了。

毛子率考斯塔德重上。

毛子　怪事，主人！这位“脑袋”① 把腿给摔坏了。

亚马多　真是疑团，真是谜语：好，来个说明，讲吧。

考斯塔德　什么疑团、谜语、说明，装包的膏药我都用不着，先生。啊，先生，敷上个车前草叶子就成了！不要说明，不要说明！也不要膏药，先生，我就要车前草！

亚马多　凭我的德行起誓，你真逼得我不能不笑啦；你的愚蠢激动了我的肝火；我两肺的抽搐使我破例开颜。宽恕我吧，我的本命星！难道凡夫俗子把膏药当说明，把“说明”这个名词当作一种膏药吗？

毛子　智者贤人又何尝不然？在说明里，不是也要这样、要那样吗？

亚马多　不，童子。“说明”乃是曲终奏雅的方式，阐述前文令人费解的言词。让我举例以明之：

狐狸、猿猴与蜜蜂，

三人吵闹不成双。

这是正文，你再听说明。

毛子　我可以加上说明。你把正文再念一遍。

亚马多　狐狸、猿猴与蜜蜂，

三人吵闹不成双。

毛子　出来一个大呆鹅，

三加为四讲了和。

好，现在我念正文，你随后念说明：

---

① 考斯塔德(Costard)，原意是“脑袋”。

狐狸、猿猴与蜜蜂，

三人吵闹不成双。

亚马多　出来一个大呆鹅，

三加为四讲了和。

毛子　这说明很好，最后叫呆鹅出场。难道你还不满意吗？

考斯塔德　这孩子可叫他上当了，搞出个呆鹅来，真不错。先生，你的鹅要是肥，这买卖还作得过。会要价钱的人作生意准不吃亏，让我看："说明"不瘦，鹅也挺肥。

亚马多　别扯了，别扯了。这议论是怎么起的？

毛子　因为说起脑袋把腿摔坏了；接着你就要求说明。

考斯塔德　是啊，我就要求车前草。然后你的议论又来了，这孩子又搞出个老肥的"说明"，就是你买的那只鹅；这一来，市场上货色就都全了。

亚马多　不过你还得给我讲讲，脑袋怎么会把腿摔坏了？

毛子　我一定给你讲得津津有味。

考斯塔德　你不知道这滋味，毛子。这"说明"还是让我来吧：

我，脑袋，不甘心坐守囚屋，

往外跑，绊一交，跌断腿骨。

亚马多　这件事就不必再谈了。

考斯塔德　可是先得我的腿没事才行。

亚马多　考斯塔德，我要宽释你。

考斯塔德　咳，还不是把我配给一个臭花娘——这话里有几分说明，有几分呆鹅的味道。

亚马多　拿我美好的灵魂起誓，我是说使你解除桎梏，获得自

由；你原来是被囚、被禁、被捕、被缚。

考斯塔德　不错，不错，现在你打算把我吐出来、放出来。

亚马多　我要恢复你的自由，免除你的禁锢；我只要你替我干这一件事。（以信授考斯塔德）把这封书简送给那村姑娘杰奎妮妲。（以钱授考斯塔德）这是给你的酬劳；因为对底下人赏罚分明，是我的名誉的最大的保障。毛子，跟我来。（下。）

毛子　人家说狗尾续貂，我就像狗尾之貂。考斯塔德先生，再会！

考斯塔德　我的小心肝肉儿！我的可爱的小犹太人！（毛子下）现在我要看看他的酬劳。酬劳！啊！原来在他们读书人嘴里，三个铜子就叫做酬劳。"这条带子什么价钱？""一便士。""不，一个酬劳卖不卖？"啊，好得很！酬劳！这是一个比法国的克郎更好的名称。我再也不把这两个字转卖给别人。

俾隆上。

俾隆　啊！我的好小子考斯塔德，咱们碰见得巧极了。

考斯塔德　请问先生，一个酬劳可以买多少淡红色的丝带？

俾隆　怎么叫一个酬劳？

考斯塔德　呃，先生，一个酬劳就是三个铜子。

俾隆　那么你就可以买到值三个铜子的丝带了。

考斯塔德　谢谢您。上帝和您在一起！

俾隆　不要走，家伙；我要差你干一件事。你要是希望得到我的恩宠，我的好小子，那么答应我这一个请托吧。

考斯塔德　您要我在什么时候干这件事，先生？

俾隆 哦，今天下午。

考斯塔德 好，我一定给您办到，先生。再会！

俾隆 啊，你还没有知道是件什么事哩。

考斯塔德 等我把它办好以后，先生，我就会知道是件什么事。

俾隆 嗨，混蛋，你该先知道了以后才去办呀。

考斯塔德 那么我明儿早上来看您。

俾隆 这事情必须在今天下午办好。听着，家伙，很简单的一回事：公主就要到这儿御苑里来打猎，她有一位随身侍从的贵女，粗俗的舌头不敢轻易提起她的名字，他们称她为罗瑟琳；你问清楚了哪一个是她，就把这一通密封的书信交在她的洁白的手里。（以一先令授考斯塔德）这是给你的犒赏；去。

考斯塔德 犒赏，啊，可爱的犒赏！比酬劳好得多啦；多了足足十一便士外加一个铜子。最可爱的犒赏！我一定给您送去，先生，决不有错。犒赏！酬劳！（下。）

俾隆 而我——确确实实，我是在恋爱了！我曾经鞭责爱情；我是抽打相思的鞭子手；我把刻毒的讥刺加在那个比一切人类都更傲慢的孩子的身上，像一个守夜的警吏一般监视他的行动，像一个厉害的塾师一般呵斥他的错误！这个盲目的、哭笑无常的、淘气的孩子，这个年少的老爷，矮小的巨人，丘匹德先生；掌管一切恋爱的诗句，交叉的手臂，叹息、呻吟、一切无聊的踯躅和怨尤的无上君主，受到天下痴男怨女敬畏的大王，统领忙于处理通奸案件的衙

役们的唯一将帅；啊，我怯弱的心灵，难道我倒要在他的战场上充当一名班长，把他的标帜带满在身上，活像卖艺人耍的套圈！什么，我恋爱！我追求！我找寻妻子！一个像德国时钟似的女人，永远要修理，永远出毛病，永远走不准，除非受到严密注视，才能循规蹈矩！嘿，最不该的是叛弃了誓约，而且在三个之中，偏偏爱上了最坏的一个。一个白脸盘细眉毛的风骚女人，脸上嵌着两枚煤球作为眼睛；凭上天起誓，即使百眼的怪物阿耳戈斯把她终日监视，她也会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却要为她叹息！为她整夜不睡！为她祷告神明！罢了，这是丘匹德给我的惩罚，因为我藐视了他的全能而可怖的小小的威力。好吧，我要恋爱、写诗、叹息、祷告、追求和呻吟；谁都有他心爱的姑娘，我的爱人也该有痴心的情郎。（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

公主、罗瑟琳、玛利娅、凯瑟琳、鲍益、群臣、侍从及一管林人上。

公主 那向着峻峭的山崖加鞭疾驰的，不就是国王吗？

鲍益 我不知道；可是我想那不是他。

公主 不管他是谁，瞧上去倒是很雄心勃勃似的。好，各位贤卿，今天我们的文件就可以到；星期六就可以回法国去了。管林子的朋友，你说我们应该到哪一丛树木里去杀害生灵？

管林人 您只要站在那一簇小树林边搭起的台上，准可以百发百中。

公主 人家说，美人有沉鱼落雁之容；我只要用美目的利箭射了出去，无论什么飞禽走兽都会应弦而倒。

管林人 恕我，公主，我不是这个意思。

公主 什么，什么？你不愿恭维我吗？啊，一瞬间的骄傲！我不美吗？唉！

管林人 不，公主，您美。

公主　不，现在你不用把我装点了；不美的人，怎样的赞美都不能使她变得好看一点的。这儿，我的好镜子；（以钱给管林人）给你这些钱，因为你不说谎，骂了人反得厚赐，这是分外的重赏。

管林人　您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公主　瞧，瞧！只要行了好事，就可以保全美貌。啊，不可靠的美貌！正像这些覆雨翻云的时世；多花几个钱，丑女也会变成无双的姝丽。可是拿弓来；现在我们要不顾慈悲，杀生害命，显一显我们射猎的本领；要是射而不中，我可以饰词自辩，因为心怀不忍，才故意网开一面；要是射中了，那不是存心杀害，唯一的目的无非博取一声喝采。人世间的煊赫光荣，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为了身外的浮名，牺牲自己的良心；正像如今我去杀害一头可怜的麋鹿，只为了他人的赞美，并不为自己的怨毒。

鲍益　凶悍的妻子拚命压制她们的丈夫，不也就是为了博得人们的赞美吗？

公主　正是，无论哪一位太太，能够压倒她的老爷，总是值得赞美的。

考斯塔德上。

鲍益　来了一个老百姓。

考斯塔德　列位好！请问这儿哪一位是头儿脑儿的小姐？

公主　朋友，你只要看别人都是没有头颅脑袋的，就知道哪一个是她了。

考斯塔德　哪一位小姐是顶大的顶高的？

公主　她就是顶胖的顶长的一个。

考斯塔德　顶胖的，顶长的！对了，一点没有错儿。小姐，要是您的腰身跟我的心眼儿一样细，您就可以套得上这几位小姐们的腰带。您不是她们的首领吗？您在这儿是顶胖的一个。

公主　你有什么见教，先生？你有什么见教？

考斯塔德　俾隆先生叫我带封信来，给一位叫做罗瑟琳的小姐。

公主　啊！你的信呢？你的信呢？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站在一旁，好信差。鲍益，你会切肉的，把这块鸡切一切吧。

鲍益　遵命。这封信送错了；它跟这儿每个人都没有关系；它是写给杰奎妮妲的。

公主　我们也要读它一下。把封蜡打开了，大家听着。

鲍益　（读）"凭着上天起誓，你是美貌的，这是一个绝无错误的事实；真的，你是娇艳的；真实的本身，你是可爱的。比美貌更美貌，比娇艳更娇艳，比真实更真实的，怜悯你的英雄的奴隶吧！慷慨知名的科菲多亚王看中了下贱污秽的丐女齐妮罗芳①，他可以说，余来，余见，余胜②；用俗语把它分析——啊，下流而卑劣的俗语！——即为，他来了，他看见，他战胜。他来了，一；看见，二；战胜，三；谁来了？国

---

① 科菲多亚（Cophetua）和培妮罗芳（Penelophon）是古代英国歌谣中的人物；亚马多将培妮罗芳误为齐妮罗芳（Zenelophon）。

② "我来，我看见，我征服"是凯撒征服本都王法那西斯后告知罗马贵族院之有名豪语。

王。他为什么来？因为要看见。他为什么看？因为要战胜。他到谁的地方来？到丐女的地方。他看见什么？丐女。他战胜谁？丐女。结果是胜利。谁的胜利？国王的胜利。俘虏因此而富有了。谁富有了？丐女富有了。收场是结婚。谁结婚？国王结婚；不，两人合而为一，一人化而为二。我就是国王，因为在比喻上是这样的；你就是丐女，你的卑贱可以证明。我应该命令你爱我吗？我可以。我应该强迫你爱我吗？我能够。我应该请求你爱我吗？我愿意。你的褴褛将要换到什么？锦衣。你的灰尘将要换到什么？富贵。你自己将要换到什么？我。我让你的脚玷污我的嘴唇，让你的小像玷污我的眼睛，让你的每一部分玷污我的心，等候着你的答复。你的最忠实的唐·阿德里安诺·德·亚马多。”

你听那雄狮咆哮的怒吻，
　你已是他爪牙下的羔羊；
俯伏在他足前不要反抗，
　他不会把你的生命损伤；
倘然妄图挣扎，那便怎样？
　免不了充他饥腹的食粮。

公主　写这信的是一片什么羽毛，一个什么三心二意的人？你们有没有听见过比这更妙的文章？

鲍益　这文章的风格，我记得好像看见过的。

公主　读过了这样的文章还会忘记，那你的记性真是太坏了。

鲍益　这亚马多是这儿宫廷里豢养着的一个西班牙人；他是

一个荒唐古怪的家伙，一个疯子，常常用他的奇腔异调逗国王和他的同学们发笑。

公主 喂，家伙，我问你一句话。谁给你这封信？

考斯塔德 我早对您说过了，是一位大人。

公主 他叫你把信送给谁的？

考斯塔德 从一位大人送给一位小姐。

公主 从哪一位大人送给哪一位小姐？

考斯塔德 从俾隆大人，我的一位很好的大爷，送给一位法国的小姐，他说她名叫罗瑟琳。

公主 你把他的信送错了。来！各位贤卿，我们走吧。好人儿，把这信收起来；将来有一天也会轮到你的。（公主及侍从下。）

鲍益 追你的是谁？是谁？

罗瑟琳 要不要我告诉你？

鲍益 请，我绝色的美人儿。

罗瑟琳 那位拿弓的女郎便是。这可把你的嘴堵住啦！

鲍益 公主拿弓是要害鹿；你若一旦结了婚，准得害得你的丈夫戴上几打绿头巾。这可叫你开窍了！

罗瑟琳 好吧，那么我拿弓来追。

鲍益 可是谁作你的鹿？

罗瑟琳 如果要选脑袋绿的，就请你屈尊让步。这才叫真开窍呢！

玛利娅 你别和她纠缠，鲍益，她惯会迎头痛击。

鲍益 如果还手，她喊痛的地方比头可要低。这下子打着她

了吧？

罗瑟琳　说起"打着"，当年法兰西国王培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流行着一句俗语，让我奉送给你好吗？

鲍益　当年英格兰王后姬尼佛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流行着另一句俗语，我就把它奉还给你吧。

罗瑟琳

管保你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管保你打不着，我的好先生。

鲍益

就算我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就算我打不着，还有别人。（罗瑟琳及凯瑟琳下。）

考斯塔德　说实话，真有趣儿；双方兴致都很高。

玛利娅　既不偏，也不倚，两人全打个正着。

鲍益　要说打，就说打，我请姑娘瞧一瞧。靶上如果安红心，放射就能有目标。

玛利娅　离开足有八丈远！你的手段实在差。

考斯塔德　的确他得站近点儿，不然没法射中靶。

鲍益　如果我的手段差，也许你的手段强。

考斯塔德　她要是占了上风，大伙儿就全得缴枪。

玛利娅　得了，得了，别耍贫。字眼儿太脏，不像话。

考斯塔德　射箭你射不过她；先生，跟她滚球吧。

鲍益　我滚起来也没劲。晚安，我的猫头鹰。（鲍益及玛利娅下。）

考斯塔德　凭我的灵魂起誓，他口齿倒满伶俐。上帝！我和姑娘们说得他一败涂地；真逗乐，真有趣，既不雅来也不

俗；你一句，我一句，有点荤味有点粗。亚马多，站一边，唉呀，真像个英雄，替姑娘拿着扇子，走在前面作先锋！又弯腰，又吻手，嘴里一串新字眼儿！旁边还有那娃娃，一个淘气的机灵鬼儿！老天在上，个儿不大，可是十分有心眼儿。（内打猎喊声）索拉，索拉！（跑下。）

第二场 同前

霍罗福尼斯、纳森聂尔牧师及德尔上。

纳森聂尔　真是一种敬畏神明的游戏，而且是很合人道的。

霍罗福尼斯　那头鹿，您知道，沐浴于血泊之中；像一只烂熟的苹果，刚才还是明珠般悬在太虚、穹苍、天空的耳边，一下子就落到平陆、原壤、土地的面上。

纳森聂尔　真的，霍罗福尼斯先生，您的字眼变化得非常巧妙，不愧学者的吐属。可是先生，相信我，它是一头新出角的牡鹿。

霍罗福尼斯　纳森聂尔牧师，信哉！

德尔　它不是信哉；它是一头两岁的公鹿。

霍罗福尼斯　最愚昧的指示！然而这也是他用他那种不加修饰、未经琢磨、既无教育、又鲜训练，或者不如说是浑噩无知，或者更不如说是诞妄无稽的方式，反映或者不如说是表现他的心理状态的一种解释性的暗示，把我的信哉说成了一头鹿。

德尔　我说那鹿不是信哉；它是一头两岁的公鹿。

霍罗福尼斯　蠢而又蠢的蠢物，愚哉愚哉！啊！你无知的魔鬼，你的容貌多么伧俗！

纳森聂尔　先生，他不曾饱餐过书本中的美味；他没有吃过纸张，喝过墨水；他的智力是残缺破碎的；他不过是一头畜生，只有下等的感觉。这种愚鲁的木石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这些有情趣有性灵的人，应该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如许的智慧才能，使我们不至于像他一样。论起我，如果狂妄、放肆、愚蠢，自然有失身分，但叫他去学习，去进塾读书也是枉费心机。但是，知足常乐；正如先哲所云：天气晴雨莫测，不能扰乱吾心。

德尔　你们两位都是读书人；你们能不能用你们的智慧告诉我，什么东西在该隐出世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月大，到现在还没有长满五星期？

霍罗福尼斯　狄克丁娜，德尔好伙计；狄克丁娜，德尔好伙计。

德尔　狄克丁娜是什么？

纳森聂尔　狄克丁娜是菲苾，也就是琉娜，也就是月亮的别名。

霍罗福尼斯　亚当生下一个月以后，月亮已经长满了一个月；可是他到了一百岁的时候，月亮还是一百年前的月亮，不曾多老了一个星期。名异实同。

德尔　不错，这名字满有意思。

霍罗福尼斯　愿上帝治愈你的脑筋！我是说“差异”的“异”。

德尔　我也是说“诧异”的“异”，因为月亮横竖总不会老过一个月；我还要说：公主射死的是一头两岁的公鹿。

霍罗福尼斯　纳森聂尔牧师，你想不想听一首信口吟成的咏死鹿的诗篇？为了使愚氓易解，姑且称之为鹿，亦无不可。

纳森聂尔　请开篇，好霍罗福尼斯先生，请开篇；然君子出言应远鄙俚。

霍罗福尼斯　我要试用谐声体，因为那才算尽才人之能事：

公主一箭鹿身亡，
昔日矫健今负伤。
猎犬争吠鹿逃奔，
猎人寻路找上门。
猎人有路，鹿无路——
无路，无禄，哀哉，一命呜呼！

纳森聂尔　真奇才也，可仰，可仰！

德尔　可痒大概是有虱子，你看他浑身直搔。

霍罗福尼斯　此乃小技，何足道哉？为诗之诀在有气、有势、有情、有韵、有起、有承、有转、有合，体之于心，厚之以虑，发之以时。此虽别才，得来亦属不易，聊堪自怡而已。

纳森聂尔　先生，我为您赞美上帝，我的教区里的全体居民也都要为您赞美上帝，因为他们的儿子受到您很好的教诲，他们的女儿也从您的地方得益不少；您是社会上的功臣。

霍罗福尼斯　诚然，他们的儿子如果是天真诚朴的，不怕得不到我的教诲；他们的女儿如果是聪慧可教的，我也愿意尽力开导她们。可是哲人寡言。有一个阴性之人找我们来了。

杰奎妮妲及考斯塔德上。

杰奎妮妲　早安，牧师先生，愿您尊体安隐。

霍罗福尼斯　把“安稳”说成“安隐”。余将安隐乎？

考斯塔德　塾师先生，找个大酒桶，您不就可以痛饮一阵吗？

霍罗福尼斯　以“隐”谐“饮”！愚者千虑，亦有一得；可称美玉杂于顽石，明珠出于老蚌。小有才思，深堪嘉许。

杰奎妮妲　牧师先生，（以一信授纳森聂尔）谢谢您把这一封信读给我听听；这是唐·亚马多叫考斯塔德送来给我的。请你读一读好不好？

霍罗福尼斯　“群羊树下趁风凉”云云……。啊，妇孺皆晓的诗篇。旅人称道威尼斯的话可以移赠给你：

　　威尼斯，威尼斯，

　　未曾见面不相知。

此诗何尝不然？不能理解的人也不能欣赏。多、莱、索、拉、密、发。对不起，先生，这里面写些什么？或者正像贺拉斯① 所说的——什么，一首诗吗？

纳森聂尔　正是，先生，而且写得非常典雅。

霍罗福尼斯　愿闻一二，先生其为余诵之乎？

纳森聂尔　（读）

　　为爱背盟，怎么向你自表寸心？

　　　啊！美色当前，谁不要失去操守？

　　虽然抚躬自愧，对你誓竭忠贞；

① 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8年），罗马诗人。

昔日的橡树已化作依人弱柳；
请细读它一叶叶的柔情密爱，
它的幸福都写下在你的眼中。
你是全世界一切知识的渊海，
赞美你便是一切学问的尖峰；
倘不是蠢如鹿豕的冥顽愚人，
谁见了你不发出惊奇的嗟叹？
你目藏闪电，声音里藏着雷霆；
平静时却是天乐与星光灿烂。
你是天人，啊！赦免爱情的无知，
以尘俗之舌讴歌绝世的仙姿。

霍罗福尼斯　您没有把应该重读的地方读了出来，所以完全失去了抑扬顿挫之妙。让我把这首小诗推敲一下：在韵律方面倒还不错；可是讲到高雅、流利和诗歌的铿锵的音调，此则尚有憾焉。奥维狄斯·奈索①才是真正的诗人；然而奈索之所以为奈索者，不是因为他嗅出了想像的芬芳的花朵，那激发创作的动力吗？摹拟算得了什么？猎犬也会追随它的主人，猴子也会效学它的饲养者，马儿也会听从它的骑师。可是姑娘淑女，这封信是寄给你的吗？

杰奎妮妲　嗯，先生；这封信是一位俾隆先生寄给我的，他是那位外国女王手下的一位贵人。

霍罗福尼斯　我要看看那上面的题名："敬献于最美丽的罗

① 奥维狄斯·奈索（Ovidius Naso）即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公元17？），罗马诗人，《变形记》的作者。

瑟琳小姐的雪白的手中。"我还要看看信里面寄信人的署名："乐于供你驱使的俾隆。"——纳森聂尔牧师，这俾隆是一个和王上一同发下誓愿的人；现在他却写了一封信给那外国女王手下的一个侍女，这封信由于一时的偶然，被送信的人送错了地方。快去，我的好人儿；把这封信给王上看，也许它是很有关系的。不必多礼，尽管去吧；再见！

杰奎妮妲　好考斯塔德，跟我去。先生，上帝保佑您！

考斯塔德　去吧，我的姑娘。（考斯塔德、杰奎妮妲下。）

纳森聂尔　先生，您把这件事情干得非常严正，充分显出了敬畏上帝的精神；正像有一位神父说的——

霍罗福尼斯　先生，别对我提起什么神父不神父啦；我最怕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可是让我们再来讨论讨论那首诗；纳森聂尔牧师，您觉得它怎么样？

纳森聂尔　写是写得非常之好。

霍罗福尼斯　今天我要到我的一个学生的父亲家里吃饭；要是您愿意在进餐之前替在座众人作一次祈祷，凭着该生家长对我的交情，我可以介绍您出席；在宴会上我愿意向您证明这首诗非常浅薄，既无诗趣，又无巧思，一点没有匠心独运之处。请您一定光临。

纳森聂尔　那真是多谢了；因为《圣经》上说，交际是人生的幸福。

霍罗福尼斯　不错，《圣经》上这句话是一个很确当的结论。（向德尔）朋友，请你也一同出席，千万不要推却；毋多言！

去！那些绅士们正在打猎，我们还是去满足我们口腹的享受。（同下。）

第三场 同 前

俾隆持一纸上。

俾隆 王上正在逐鹿；我却在追赶我自己。他们张罗设网；我却陷身在泥坑之中。泥坑，这字眼真不好听。好，歇歇吧，悲哀！因为他们说那傻子曾经这样说，我也这样说，我就是傻子：证明得很好，聪明人！上帝啊，这恋爱疯狂得就像埃阿斯①一样；它会杀死一头绵羊；它会杀死我，我就是绵羊：又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不愿恋爱；要是我恋爱，把我吊死了吧；真的，我不愿。啊！可是她的眼睛——天日在上，倘不是为了她的眼睛，我决不会爱她；是的，只是为了她的两只眼睛。唉，我这个人一味说谎，全然的胡说八道。天哪，我在恋爱，它已经教会我作诗，也教会我发愁；这儿是我的一部分的诗，这儿是我的愁。她已经收到我的一首十四行诗了；送信的是个蠢货，寄信的是个呆子，收信的是个佳人；可爱的蠢货，更可爱的呆子，最可爱的佳人！凭着全世界发誓，即使那三个家伙都落下了情网，我也不以为意。这儿有一个拿了一张纸来了；求上帝让他呻吟吧！（爬登树上。）

① 埃阿斯（Ajax），特洛亚战争中的英雄。参阅《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剧。

国王持一纸上。

国王 唉！

俾隆 （旁白）射中了，天哪！继续施展你的本领吧，可爱的丘匹德；你已经用你的鸟箭从他的左乳下面射进去了。当真他也有秘密！

国王 （读）

旭日不曾以如此温馨的蜜吻
　给予蔷薇上晶莹的黎明清露，
有如你的慧眼以其灵辉耀映
　那淋下在我颊上的深宵残雨；
皓月不曾以如此璀璨的光箭
　穿过深海里透明澄澈的波心，
有如你的秀颜照射我的泪点，
　一滴滴荡漾着你冰雪的精神。
每一颗泪珠是一辆小小的车，
　载着你在我的悲哀之中驱驰；
那洋溢在我睫下的朵朵水花，
　从忧愁里映现你胜利的荣姿；
请不要以我的泪作你的镜子，
你顾影自怜，我将要永远流泪。
啊，倾国倾城的仙女，你的颜容
使得我搜索枯肠也感觉词穷。

她怎么可以知道我的悲哀呢？让我把这纸儿丢在地上；可爱的草叶啊，遮掩我的痴心吧。谁到这儿来了？（退立一旁）

什么，朗格维！他在读些什么东西！听着！

朗格维持一纸上。

俾隆　现在又有一个跟你同样的傻子来了！

朗格维　唉！我破了誓了！

俾隆　果然像个破誓的，还带着证明罪行的文件呢。

国王　我希望他也在恋爱，同病相怜的罪人！

俾隆　一个酒鬼会把另一个酒鬼引为同调。

朗格维　我是第一个违反誓言的人吗？

俾隆　我可以给你安慰；照我所知道的，已经有两个人比你先破誓了，你来刚好凑成一个三分鼎足，三角帽子，爱情的三角绞刑台，专叫傻瓜送命。

朗格维　我怕这几行生硬的诗句缺少动人的力量。啊，亲爱的玛利娅，我的爱情的皇后！我还是把诗撕了，用散文写吧。

俾隆　诗句是爱神裤子上的花边；别让他见不得人。

朗格维　算了，还是让它去吧。（读）

你眼睛里有天赋动人的辞令，
　能使全世界的辩士唯唯俯首，
不是它劝诱我的心寒盟背信？
　为了你把誓言毁弃不应遭咎。
我所舍弃的只是地上的女子，
　你却是一位美妙的天仙化身；
为了天神之爱毁弃人世的誓，
　你的垂怜可以洗涤我的罪名。

一句誓只是一阵口中的雾气，
　禁不起你这美丽的太阳晒蒸；
我脆弱的愿心既已被你引起，
　这毁誓的过失怎能由我担承？
即使是我的错，谁会那样疯狂，
不愿意牺牲一句话换取天堂！

俾隆　一个人发起疯来，会把血肉的凡人敬若神明，把一只小鹅看做一个仙女；全然的、全然的偶像崇拜！上帝拯救我们，上帝拯救我们！我们都走到邪路上去了。

朗格维　我应该叫谁把这首诗送去呢？——有人来了！且慢。（退立一旁。）

俾隆　大家躲好了，大家躲好了，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似的。我像一尊天神一般，在这儿高坐天空，察看这些可怜的愚人们的秘密。再多来点！天啊，真应了我的话了。

杜曼持一纸上。

俾隆　杜曼也变了；一个盘子里盛着四只山鹬！

杜曼　啊，最神圣的凯德①！

俾隆　啊，亵渎神圣的傻瓜！

杜曼　凭着上天起誓，一个凡夫眼中的奇迹！

俾隆　凭着土地起誓，她是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你在说谎。

杜曼　她的琥珀般的头发使琥珀为之逊色。

俾隆　琥珀色的乌鸦倒是很少有的。

---

① 凯德是凯瑟琳的爱称。

杜曼　像杉树一般亭亭直立。

俾隆　我说她身体有点弯屈；她的肩膀好像怀孕似的。

杜曼　像白昼一般明朗。

俾隆　嗯，像有几天的白昼一般，不过是没有太阳的白昼。

杜曼　啊！但愿我能够如愿以偿！

朗格维　但愿我也如愿以偿！

国王　主啊，但愿我也如愿以偿！

俾隆　阿门，但愿我也如愿以偿！这总算够客气了吧？

杜曼　我希望忘记她；可是她像热病一般焚烧我的血液，使我再也忘不了她。

俾隆　你血液里的热病！那么只要请医生开一刀，就可以把她放出来盛在盘子里了。

杜曼　我还要把我所写的那首歌读一遍。

俾隆　那么我就再听一次爱情怎样改变了一个聪明人。

杜曼　（读）

有一天，唉，那一天！
爱永远是五月天，
见一朵好花娇媚，
在款款风前游戏；
穿过柔嫩的叶网，
风儿悄悄地来往。
憔悴将死的恋人，
羡慕天风的轻灵；
风能吹上你面颊，

我只能对花掩泣！
我已向神前许愿，
不攀折鲜花嫩瓣；
少年谁不爱春红？
这种誓情理难通。
今日我为你叛誓，
请不要把我讥刺；
你曾经迷惑乔武，
使朱诺变成黑人，
放弃天上的威尊，
来作尘世的凡人。

我要把这首歌寄去，另外再用一些更明白的字句，说明我的真诚的恋情的痛苦。啊！但愿王上、俾隆和朗格维也都变成恋人！作恶的有了榜样，可以抹去我叛誓的罪名；大家都是一样有罪，谁也不能把谁怨怼。

朗格维　（上前）杜曼，你希望别人分担你的相思的痛苦，你这种恋爱太自私了。你可以脸色发白，可是我要是也这样被人听见了我的秘密，我知道我一定会满脸通红的。

国王　（上前）来，先生，你的脸红起来吧。你的情形和他正是一样；可是你明于责人，暗于责己，你的罪比他更加一等。你不爱玛利娅，朗格维从来不曾为她写过一首十四行诗，从来不曾绞着两手，按放在他的多情的胸前，压下他那跳动的心。我躲在这一丛树木后面，已经完全窥破你们的秘密了；我替你们两人好不害羞！我听见你们罪恶的诗句，留

心观察着你们的举止，看见你们长吁短叹，注意到你们的热情：一个说，唉！一个说，天哪！一个说她的头发像黄金，一个说她的眼睛像水晶；（向朗格维）你愿意为了天堂的幸福寒盟背信；（向杜曼）乔武为了你的爱人不惜毁弃誓言。要是俾隆听见你们已经把一个用极大的热心发下的誓这样破坏了，他会怎么说呢？他会把你们怎样嘲笑！他会怎样掉弄他的刻毒的舌头！他会怎样高兴得跳起来！我宁愿失去全世界所有的财富，也不愿让他知道我有这样不可告人的心事。

俾隆　现在我要挺身而出，揭破伪君子的面目了。（自树上跳下）啊！我的好陛下，请您原谅我；好人儿！您自己沉浸在恋爱之中，您有什么权利责备这两个可怜虫？您的眼睛不会变成马车；您的泪珠里不会反映出一位公主的笑容；您不会毁誓，那是一件可憎的罪恶；咄！只有无聊的诗人才会写那些十四行的歌曲。可是您不害羞吗？你们三人一个个当场出丑，都不觉得害羞吗？您发现了他眼中的微尘；王上发现了你们的；可是我发现了你们每人眼中的梁木。啊！我看见了一幕多么愚蠢的活剧，不是这个人叹息呻吟，就是那个人捶胸顿足。暖哟！我好容易耐住我的心，看一位国王变成一只飞蝇，伟大的赫剌克勒斯抽弄陀螺，渊深的所罗门起舞婆娑，年老的涅斯托①变成儿童的游侣，厌世的泰门戏弄无聊的玩具！你的悲哀在什么

① 涅斯托(Nestor)，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年纪最大的希腊将领，以严肃著名。

地方？啊！告诉我，好杜曼。善良的朗格维，你的痛苦在什么地方？陛下，您的又在什么地方？都在这心口儿里。喂，煮一锅稀粥来！这儿有很重的病人哩。

国王　你太挖苦人了。那么我们的秘密都被你窥破了吗？

俾隆　我算是受了你们的骗。我是个老实人，我以为违背一个自己所发的誓是一件罪恶；谁料竟会受一班虚有其表、反复无常的人们的欺骗。你们什么时候会见我写一句诗？或者为了一个女人而痛苦呻吟？或者费一分钟的时间把我自己修饰？你们什么时候会听见我赞美一只手，一只脚，一张脸，一双眼，一种姿态，一段丰度，一副容貌，一个胸脯，一个腰身，一条腿，一条臂？——

国王　且慢！你又不是怕有人在后面追赶的偷儿，用不着这样急急忙忙地奔跑。

俾隆　我这样急急忙忙，是为了要逃避爱情；好情人，放我去吧。

杰奎妮妲及考斯塔德上。

杰奎妮妲　上帝祝福王上！

国王　你有什么东西送来？

考斯塔德　一件叛逆的阴谋。

国王　已经成事的叛逆吗？

考斯塔德　没有成事，陛下。

国王　那么也不要叫它败事。请你和叛逆安安静静地一同退场吧。

杰奎妮妲　陛下，请您读一读这封信；我们的牧师先生觉得它

很可疑；他说其中有叛逆的阴谋。

国王 俾隆，你把它读一读。（以信授俾隆）这封信你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杰奎妮妲 考斯塔德给我的。

国王 你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考斯塔德 邓·阿德拉马狄奥，邓·阿德拉马狄奥给我的。

（俾隆撕信。）

国王 怎么！你怎么啦？为什么把它撕碎？

俾隆 无关重要，陛下，无关重要，您用不着担心。

朗格维 这封信看得他面红耳赤，让我们听听吧。

杜曼 （拾起纸片）这是俾隆的笔迹，这儿还有他的名字。

俾隆 （向考斯塔德）啊，你这下贱的蠢货！你把我的脸丢尽了。我承认有罪，陛下，我承认有罪。

国王 什么？

俾隆 你们三个呆子加上了我，刚巧凑成一桌；他、他、您陛下，跟我，都是恋爱场中的扒手，我们都有该死的罪名。啊！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我可以详详细细告诉你们。

杜曼 现在大家都是一样的了。

俾隆 不错，不错，我们是同道四人。叫这一双斑鸠去吧。

国王 你们去吧！

考斯塔德 好人走了，让坏人留在这儿。（考斯塔德、杰奎妮妲下。）

俾隆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情人们，啊！让我们拥抱吧。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大海潮升潮落，青天终古长新，陈腐的戒条不能约束少年的热情。我们不能反抗生命的

意志，我们必须推翻不合理的盟誓。

国王　什么！你也会在这些破碎的诗句之中表示你的爱情吗？

俾隆　“我也会”！谁见了天仙一样的罗瑟琳，不会像一个野蛮的印度人，只要东方的朝阳一开始呈现它的奇丽，就俯首拜伏，用他虔诚的胸膛贴附土地？哪一道鹰隼般威棱闪闪的眼光，不会眩耀于她的华艳，敢仰望她眉宇间的天堂？

国王　什么狂热的情绪鼓动着你？我的爱人，她的女主人，是一轮美丽的明月，她只是月亮旁边闪烁着微光的一点小星。

俾隆　那么我的眼睛不是眼睛，我也不是俾隆。啊！倘不是为了我的爱人，白昼都要失去它的光亮。她的娇好的颊上集合着一切出众的美点，她的华贵的全身找不出丝毫缺陷。借给我所有辩士们的生花妙舌——啊，不！她不需要夸大的辞藻；待沽的商品才需要赞美，任何赞美都比不上她自身的美妙。形容枯瘦的一百岁的隐士，看了她一眼会变成五十之翁；美貌是一服换骨的仙丹，它会使扶杖的衰龄返老还童。啊！她就是太阳，万物都被她照耀得灿烂生光。

国王　凭着上天起誓，你的爱人黑得就像乌木一般。

俾隆　乌木像她吗？啊，神圣的树木！娶到乌木般的妻子才是无上的幸福。啊！我要按着《圣经》发誓，她那点漆的瞳人，泼墨的脸色，才是美的极致，不这样便够不上“美人”两字。

国王　一派胡说！黑色是地狱的象征，囚牢的幽暗，暮夜的阴沉；美貌应该像天色一样清明。

俾隆　魔鬼往往化装光明的天使引诱世人。啊！我的爱人有两道黑色的修眉，因为她悲伤世人的愚痴，让涂染的假发以伪乱真，她要向他们证明黑色的神奇。她的美艳转变了流行的风尚，因为脂粉的颜色已经混淆了天然的红白，自爱的女郎们都知道洗尽铅华，学着她把皮肤染成黝黑。

杜曼　打扫烟囱的人也是学着她把烟煤涂满一身。

朗格维　从此以后，炭坑夫都要得到俊美的名称。

国王　非洲的黑人夸耀他们美丽的肤色。

杜曼　黑暗不再需要灯烛，因为黑暗即是光明。

俾隆　你们的爱人们永远不敢在雨中走路，她们就怕雨水洗去了脸上的脂粉。

国王　你的爱人倒该淋雨，让雨水把她的脸冲洗干净。

俾隆　我要证明她的美貌，拚着舌敝唇焦，一直讲到世界末日的来临。

国王　到那时候你就知道没有一个魔鬼不比她漂亮几分。

杜曼　像你这样钟情丑妇的人真是世间少见。

朗格维　瞧，这儿是你的爱人；（举鞋示俾隆）把她的脸多看两眼。

俾隆　啊！要是把你的眼睛铺成道路，也会玷污了她的姗姗微步。

杜曼　啊，真下流！街道上若都是眼睛，她走起路来一迈步，多么丢人。

国王　可是何必这样斤斤争论？我们不是大家都在恋爱吗？

俾隆　一点不错，我们大家都毁了誓啦。

国王　那么不要作这种无聊的空谈。好俾隆，现在请你证明我们的恋爱是合法的；我们的信心并没有遭到损害。

杜曼　对了，赞美赞美我们的罪恶。

朗格维　啊！用一些充分的理由壮壮我们的胆；用一些巧妙的诡计把魔鬼轻轻骗过。

杜曼　用一些娓娓动听的辩解减除我们叛誓的内疚。

俾隆　啊，那是不必要的。好，那么，爱情的战士们，想一想你们最初发下的誓，绝食，读书，不近女色，全然是对于绚烂的青春的重大的谋叛！你们能够绝食吗？你们的肠胃太娇嫩了，绝食会引起种种的病症。你们虽然立誓发愤读书，要是你们已经抛弃了各人的一本最宝贵的书籍，你们还能在梦寐之中不废吟哦吗？因为除了一张女人的美丽的容颜以外，您，我的陛下，或是你，或是你，什么地方找得到学问的真正价值？从女人的眼睛里我得到这一个教训：它们是艺术的经典，知识的宝库，是它们燃起了智慧的神火。刻苦的钻研可以使活泼的心神变为迟钝，正像长途的跋涉消耗旅人的精力。你们不看女人的脸，不但放弃了眼睛的天赋的功用，而且根本违背你们立誓求学的原意；因为世上哪一个著作家能够像一个女人的眼睛一般把如许的美丽启示读者？学问是我们随身的财产，我们自己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学问也跟着我们在一起；那么当我们在女人的眼睛里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可以看到它里边存在着我们的学问吗？啊！朋友们，

我们发誓读书，同时却抛弃了我们的书本；因为在你们钝拙的思索之中，您，我的陛下，或是你，或是你，几曾歌咏出像美人的慧眼所激发你们的那种火一般热烈的诗句？一切沉闷的学术都局限于脑海之中，它们因为缺少活动，费了极大的艰苦还是绝无收获；可是从一个女人的眼睛里学会了恋爱，却不会禁闭在方寸的心田，它会随着全身的血液，像思想一般迅速地通过百官四肢，使每一个器官发挥出双倍的效能；它使眼睛增加一重明亮，恋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鹰眩目；恋人的耳朵听得出最微细的声音，任何鬼祟的奸谋都逃不过他的知觉；恋人的感觉比戴壳蜗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恋人的舌头使善于辨味的巴克科斯① 显得迟钝；讲到勇力，爱情不是像赫剌克勒斯一般，永远在乐园里爬树想摘金苹果吗？像斯芬克斯②一般狡狯；像那以阿波罗的金发为弦的天琴一般和谐悦耳；当爱情发言的时候，就像诸神的合唱，使整个的天界陶醉于仙乐之中。诗人不敢提笔抒写他的诗篇，除非他的墨水里调和着爱情的叹息；啊！那时候他的诗句就会感动野蛮的猛兽，激发暴君的天良。从女人的眼睛里我得到这一个教训：它们永远闪耀着智慧的神火；它们是艺术的经典，是知识的宝库，装饰、涵容、滋养着整个世界；没有它们，一切都会失去它们的美妙。那么你们真是一群呆

---

① 巴克科斯(Bacchus)，希腊神话里的酒神。

② 斯芬克斯(Sphinx)，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首有翼之怪物，常坐路旁以其狡诡之谜语难人。

子，甘心把这些女人舍弃；你们谨守你们的誓约，就可以证明你们的痴愚。为了智慧，这一个众人喜爱的名词，为了爱情，这一个喜爱众人的名词，为了男人，一切女人的创造者，为了女人，没有她们便没有男人，让我们放弃我们的誓约，找到我们自己，否则我们就要为了谨守誓约而丧失自己。这样的毁誓是为神明所容许的；因为慈悲的本身可以代替法律，谁能把爱情和慈悲分而为二？

国王　那么凭着圣丘匹德的名字，兵士们，上阵呀！

俾隆　举起你们的大旗，向她们努力进攻吧，朋友们！来他一阵混杀！但是先要当心，交手的时候哪个太阳是归你的。

朗格维　把这些巧妙的字句搁在一旁，老老实实谈一谈吧。我们要不要决定去向这些法国女郎们求爱？

国王　是的，而且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所以让我们商量商量用些什么方法娱乐她们。

俾隆　第一，让我们从御苑里护送她们到她们的帐幕之内；然后每一个人握着他的美貌的恋人的纤手回来。在下午我们要计划一些短时间内可以筹备起来的新奇的娱乐安慰她们；因为饮酒、跳舞和狂欢是恋爱的先驱，是它们把缤纷的花朵铺成一道康衢。

国王　去，去！我们现在必须利用每一秒钟的时间。

俾隆　去，去！种下莠草哪能收起佳禾？

那昭昭的天道从不会有私心；

轻狂的娘儿嫁给背信的丈夫；

是顽铜怎么换得到美玉精金？（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

霍罗福尼斯、纳森聂尔牧师及德尔上。

霍罗福尼斯　已而者，已而而已矣。

纳森聂尔　先生，我为您赞美上帝。您在宴会上这一番议论，的确是犀利隽永，风趣而不俚俗，机智而不做作，大胆而不轻率，渊博而不固执，新奇而不乖僻。我前天跟一个王上手下的人谈话，他的雅篆，他的尊号，他的大名是唐·阿德里安诺·德·亚马多。

霍罗福尼斯　后生小子，何足道哉！这个人秉性傲慢，出言武断，满口虚文，目空一世，高视阔步，旁若无人，可谓狂妄之尤。他太拘泥不化，太矫揉造作，太古怪，也可以说太不近人情了。

纳森聂尔　一个非常确切而巧妙的断语。（取出笔记簿。）

霍罗福尼斯　他从贫弱的论据中间抽出他的琐碎而繁缛的言辞。我痛恨这种荒唐的妄人，这种乖僻而苛细的家伙，这种破坏文字的罪人：明明是doubt，他却说是dout；明明

是d, e, b, t, debt，他偏要读做d, e, t, det；他把calf读成了cauf，half读成了hauf；neighbour变成nebour，neigh的音缩做了ne。这简直是abhominable，可是叫他说起来又是abominable了。此类谬误之读音，闻之殆于令人痫发；足下其知之乎？所谓痫发者，即发疯之谓也。

纳森聂尔　赞美上帝，真乃打开茅塞。

霍罗福尼斯　打开？应该是"顿开"。用词不甚得当，尚可，尚可。

亚马多、毛子及考斯塔德上。

纳森聂尔　来者其谁耶？

霍罗福尼斯　此固余所乐见者也。

亚马多　（向毛子）崽子！

霍罗福尼斯　不曰小子而曰崽子，何哉？

亚马多　两位文士，幸会了。

霍罗福尼斯　最英勇的骑士，敬礼。

毛子　（向考斯塔德旁白）他们刚从一场文字的盛宴上，偷了些吃剩的肉皮鱼骨回来。

考斯塔德　啊！他们一向是靠着咬文嚼字过活的。我奇怪你家主人没有把你当作一个字吞了下去，因为你连头到脚，还没有honorificabilitudinitatibus①这一个字那么长；把你吞下去，一点也不费事。

毛子　静些！钟声敲起来了。

亚马多　（向霍罗福尼斯）先生，你不是有学问的吗？

① 拉丁文，意为"在充满了荣誉的情况中"。

毛子　是的，是的；他会教孩子们认字呢。请问把 a，b，颠倒拼起来，头上再加一只角，是个什么字？

霍罗福尼斯　孺子听之，这是一个Ba字，多了一只角。

毛子　Ba，好一头出角的蠢羊。你们听听他的学问。

霍罗福尼斯　谁，谁，你说哪一个，你这没有母音的子音？

毛子　你自己说起来，是五个母音中间的第三个；要是我说起来，就是第五个。

霍罗福尼斯　让我说说看——a，e，i——L 就是我。

毛子　对了，你就是那头羊；让我接下去——o，u——You 就是你，那头羊还是你。

亚马多　凭着地中海里滚滚的波涛起誓，好巧妙的讥刺，好敏捷的才智！爽快，干脆，一剑就刺中了要害！它欣慰了我的心灵；真是呱呱叫。

毛子　孩子要是呱呱叫，大人就该“哞哞”叫了。

霍罗福尼斯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毛子　还是蠢羊。

霍罗福尼斯　孺子焉知应对？去抽陀螺玩吧。

毛子　把你的角借给我作个陀螺，我准保抽得你体无完肤。羊角作陀螺最好。

考斯塔德　要是我在这世上一共只剩了一个便士，我也要把它送给你买姜饼吃。拿去，这是你的主人给我的酬劳，你这智慧的小钱囊，你这伶俐的鸽蛋。啊！要是上天愿意让你做我的私生子，你将要使我成为一个多么快乐的爸爸！好，你正像人家说的，连屁股尖上都是聪明的。

霍罗福尼斯　嗳哟！这是什么话？应该说手指尖上，他说成屁股尖上啦。

亚马多　学士先生，请了；我们不必理会那些无知无识的人。你不是在山顶上那所学校里教授青年的吗？

霍罗福尼斯　亦即峰头。

亚马多　峰头或者山顶，谨听尊便。

霍罗福尼斯　正是。

亚马多　先生，王上已经宣布他的最圣明的意旨，要在这一个白昼的尾间，那就是粗俗的群众所称为下午的，到公主的帐幕里访问佳宾。

霍罗福尼斯　最高贵的先生，用白昼的尾间代替下午，果然是再合适、确切、适当不过的了；真的，先生，这一个名词拣选得非常佳妙。

亚马多　先生，王上是一位高贵的绅士，不瞒你说，他是我的知交，很好的朋友。讲到我们两人之间的交情，那可以不用提了。——请你不要多礼，请你务必戴上你的帽子——还有其他许多既重要又重大又严重的情节，可是那都不用提了。因为我必须告诉你，王上陛下往往靠在我的卑贱的肩上，用他的御指玩弄我的废物——我的胡子；可是好人儿，那也不用提了。我可以发誓我说的不是假话，他老人家曾经把特殊的恩宠赏给亚马多，一个军人，一个见过世面的旅行者；可是那也不用提了。一切的一切是这样的，可是好人儿，我要请你保守秘密，王上的意思，要我在那公主面前，可爱的小东西！表演一些有趣的节目，一

些玩意儿，一些热闹的花样，一些滑稽的戏剧，或是一些焰火。我因为知道你跟牧师先生两位对于这种寻开心的事情是很来得的，所以特来跟你们商量商量，请你们帮帮我的忙。

霍罗福尼斯　先生，您可以在她面前表演九大伟人。纳森聂尔牧师，我们奉王上的命令，承这位最倜傥贵显而博学的绅士的嘱托，略效微劳，在这一个白昼的尾间，表演一些应时的娱乐于公主之前，照我说起来，没有比扮演九大伟人的事迹更适当的了。

纳森聂尔　您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胜任愉快的人来扮演他们呢？

霍罗福尼斯　您自己扮约书亚；我自己或是这位倜傥的绅士扮犹大·麦卡俾斯，这乡下人手脚粗大，可以充庞贝大王；① 这童儿就叫他扮赫剌克勒斯——

亚马多　对不起，先生，你错了；他还没有那位伟人的拇指那么大，他的棍子的一头也要比他粗一些。

霍罗福尼斯　你们愿意听我说吗？他可以扮演幼年的赫剌克勒斯，上场下场都在绞弄一条蛇；我还可以预备一段话向观众解释。

毛子　妙极了的设计！这样要是观众中间有人喝倒采，你就可以嚷，“好呀，赫剌克勒斯！你把蛇儿勒死了！”这样就可以把错处遮掩过去，虽然没有什么人会有这么厚的脸皮。

① 约书亚(Joshua)，古代以色列先知；犹大·麦卡俾斯 (Judas Maccabaeus)，古代犹太民族英雄，庞贝大王(Pompey the Great)，罗马大将。

亚马多　还有那五位伟人呢？——

霍罗福尼斯　我一个人可以扮演三个。

毛子　三重的伟人！

亚马多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吗？

霍罗福尼斯　我们愿意洗耳恭听。

亚马多　伟人要是扮不成功，我们可以演一出滑稽戏。请你们跟我来。

霍罗福尼斯　来，德尔好伙计！你直到现在，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哩。

德尔　而且我一句话也没有听懂，先生。

霍罗福尼斯　来！我们也要叫你做些事情。

德尔　我可以跟着人家跳跳舞；或者替伟人们打打小鼓，让别人去跳舞。

霍罗福尼斯　最笨的老实的德尔；来，我们去准备我们的玩意儿吧！（同下。）

第二场　同前。公主帐幕前

公主、凯瑟琳、罗瑟琳及玛利娅同上。

公主　好人儿们，要是每天有这么多的礼物源源而来，我们在回国以前，一定可以变成巨富了。一个被金刚钻包围的女郎！瞧这就是那多情的国王给我的。

罗瑟琳　公主，没有别的东西跟着它一起送来吗？

公主　没有别的东西！怎么没有？他用塞满了爱情的诗句密

密地写在一张纸的两面，连边上都不留出一点空白；他恨不得用丘匹德的名字把它封起来呢。

罗瑟琳　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位小神仙老起来；他已经做了五千年的孩子了。

凯瑟琳　嗯，他也是个倒霉的催命鬼。

罗瑟琳　你再也不会跟他要好，因为他杀死了你的姊姊。

凯瑟琳　他使她悲哀忧闷；她就是这样死的。要是她也像你一样轻狂，有你这样一副风流活泼的性情，她也许会做了祖母才死。你大概也有做祖母的一天，因为无忧无虑的人是容易长寿的。

罗瑟琳　你说我轻狂，耗子，可是你的话没说清楚。

凯瑟琳　皮肤黑的人决不会稳重。

罗瑟琳　你的脑子才真是漆黑一团。

凯瑟琳　既然你气得黑白不分，我这番话也就只好糊涂了之。

罗瑟琳　当心你在黑里别作什么糊涂事。

凯瑟琳　你不用等到黑，因为你本性就轻狂。

罗瑟琳　说轻我承认；至于你那一身肉有多重，我没称过。

凯瑟琳　你没称过我？这不是对我不关心吗？

罗瑟琳　正是；俗话说得好："没救的事少操心。"

公主　两人的嘴都够利害，堪称旗鼓相当。可是罗瑟琳，你不是也收到一件礼物吗？是谁送来的？是什么东西？

罗瑟琳　我希望您知道，只要我的脸也像您一样娇艳，我也可以收到像您的一样贵重的礼物；瞧这个吧。嘿，我也有一首诗呢，谢谢俾隆；那音律倒是毫无错误；要是那诗句也

没有说错，我就是地上最美的女神；他把我跟两万个美人比较。啊！他在这信里替我描下了一幅小像哩。

公主　像不像呢？

罗瑟琳　文字倒不错，赞美的辞句却用得很糟糕。

公主　像墨水一样美；比喻很恰当。

凯瑟琳　和楷书一样端正大方。

罗瑟琳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你的脸色像日历上的星期日；你的头发像个金字；但愿你一脸不生满了斑痣！

凯瑟琳　这种玩笑就是天花！会把所有的悍妇都染上！

公主　（向凯瑟琳）可是漂亮的杜曼送给你什么东西？

凯瑟琳　公主，他给我这一只手套。

公主　他没有送你一双吗？

凯瑟琳　是的，公主；而且他还写了一千行表明他爱情忠实的诗句，全然是一大堆假惺惺的废话，非但拙劣不堪，而且无聊透顶。

玛利娅　这个，还有这些珍珠，都是朗格维送给我的；他的信写得足足有半哩路长。

公主　我完全同意。你心里不是希望这项链再长一些，这信再短一些吗？

玛利娅　正是，否则愿我这双手合拢了再也分不开来。

公主　我们都是聪明的女孩子，才会这样讥笑我们的爱人。

罗瑟琳　他们都是蠢透了的傻瓜，才会出这样的代价来买我们的讥笑。我要在我未去以前，把那个俾隆大大折磨一下。啊，要是我知道他在一星期内就会落下情网！我一

定要叫他摇尾乞怜，殷勤求爱；叫他静候时机，耐心等待；叫他呕尽才华，写下无聊的诗句；叫他奉命驱驰，甘受诸般的辛苦：我尽管冷嘲热骂，他却是受宠若惊；他做了我手中玩物，我变成他司命灾星。

公主　聪明人变成了痴愚，是一条最容易上钩的游鱼；因为他凭恃才高学广，看不见自己的狂妄。

罗瑟琳　中年人动了春心，比年轻的更一发难禁。

玛利娅　愚人的蠢事算不得希奇，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他自己的愚笨。

鲍益上。

公主　鲍益来了，他满脸都是高兴。

鲍益　啊！我笑死了。公主殿下呢？

公主　你有什么消息，鲍益？

鲍益　预备，公主，预备！——武装起来，姑娘们，武装起来！大队人马要来破坏你们的和平了。爱情用说辞做它的武器，乔装改扮，要来袭击你们了。集合你们的智慧，布置你们的防御；否则像懦夫一样缩紧了头，赶快逃走吧。

公主　圣丘匹德呀！那些用言语来向我们挑战的是什么人？说，探子，说。

鲍益　在一株枫树的凉荫之下，我正想睡它半点钟的时间，忽然在树荫的对面，我看见了国王和他的一群同伴；我就小小心心地溜进了一丛附近的树林，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话；原来他们打算过一会儿就化了装到这儿来呢。他们的先驱是一个刁钻伶俐的童儿，他已经背熟了他们叫他传达

的使命；他们就在那边教他动作的姿势和说话的声调，“你必须这样说，你的身体必须站得这个样子。”他们又怕他当着贵人的面前会吓得说不出话来；“因为，”那国王说，“你将要看见一位天使；可是不用害怕，尽管放大胆子说。”那孩子却回答说，“天使又不是妖精；倘然她是一个魔鬼，我才会怕她哩。”大家听了这句话，都笑起来，拍他的肩膀，那大胆的小油嘴得到他们的夸奖，便格外大胆了。一个高兴地掀着他的肘子，咧开了嘴，发誓说从来没有人说过一句比这更俏皮的话；一个翘起了手指嚷着，“嘿！不管结果如何，我们一定要干一下；”一个边跳边嚷，“一切顺利；”还有一个踮起脚趾旋了个身，一交跌在地上。于是大家全都在地上打起滚来，疯了似的笑个不停，笑得连眼泪都淌下来了。

公主　可是，可是，他们要来访问我们吗？

鲍益　是的，是的；照我猜想起来，他们都要扮成俄罗斯人的样子。他们的目的是谈情求爱和跳舞；凭着他们赠送的礼物，认明各人恋爱的对象，倾吐自己倾慕的衷诚。

公主　他们想要这样吗？我们倒要把这些情人们作弄一下。姑娘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套上脸罩，无论他们怎样请求，我们都不让他们瞧见我们的脸。拿着，罗瑟琳，你把这一件礼物佩在身上，国王就会把你当作他心爱的人；你把这拿了去，我的好人儿，再把你的给我，俾隆就会把我当作罗瑟琳了。你们两人也各人交换了礼物，让你们的情人大家认错求爱的对象。

罗瑟琳　那么来，大家把礼物佩戴在最注目的地方。

凯瑟琳　可是这样交换了，您有什么目的呢？

公主　我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不能达到目的。他们的用意不过是向我们开开玩笑，所以我们也要开开他们的玩笑。他们现在向认错了的爱人吐露心曲，下回我们用本来面目和他们相见的时候，便可以把他们尽情奚落。

罗瑟琳　可是假如他们要求我们跳舞，我们要不要陪他们跳呢？

公主　不，我们死也不动一步。我们也不要理会他们预先写就的说辞，当来人开口的时候，各人都把脸扭过去。

鲍益　嗳哟，说话的人遭到了这样的冷淡，一定会伤心得忘记了他的词句。

公主　那正是我的用意所在；我相信只要那打头阵的受了没趣，别人都会失去勇气。最有意味的戏谑是以谑攻谑，让那存心侮弄的自取其辱；且看他们碰了一鼻子的灰，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内吹喇叭声。）

鲍益　喇叭响了；戴上脸罩；跳舞的人来啦。（众女戴脸罩。）

众乐工扮黑人，毛子前行，国王、俾隆、朗格维及杜曼各扮俄罗斯人戴假面上。

毛子

万福，地上最富丽的美人们！

鲍益　只有黑缎子脸罩称不起富丽。

毛子

最娇艳的女郎的神圣之群，（众女转背）你们曼妙

的——背影——为世人所瞻仰！

俾隆　“你们曼妙的容华”，混蛋，“你们曼妙的容华”。

毛子

你们曼妙的容华为世人所瞻仰！天——

鲍益　你听，急得叫天了。

毛子

天仙们啊，愿你们大发慈悲，闭上你们——

俾隆　“睁开你们——”，混蛋！

毛子

睁开你们阳光普照的眼睛——阳光普照的眼睛——

鲍益　这样形容她们完全不对；应该说：“黑夜笼罩的眼睛。”

毛子　她们睬也不睬我，我念不下去了。

俾隆　这就是你的好记性吗？滚开，你这混蛋！（毛子下。）

罗瑟琳　这些异邦人到这儿来有什么事？鲍益，你去问问他们，要是他们会讲我们的言语，就叫他们举出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来说明他们的来意。你去问吧。

鲍益　你们来见公主有什么事？

俾隆　我们唯一的愿望，只是和平而善意的晋谒。

罗瑟琳　他们说他们有什么事？

鲍益　他们唯一的愿望，只是和平而善意的晋谒。

罗瑟琳　那么他们已经谒见过了；叫他们走吧。

鲍益　公主说，你们已经谒见过了，叫你们走吧。

国王　对她说，我们为了希望在这草坪上和她跳一次舞，已经跋涉山川，用我们的脚步丈量了不少的路程。

鲍益　他们说，他们为了希望在这草坪上和您跳一次舞，已经跋涉山川，用他们的脚步丈量了不少的路程。

罗瑟琳　没有的事。问他们一哩路有多少吋；要是他们已经丈量过不少路程，一哩路的时数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

鲍益　要是你们迢迢来此，已经丈量过不少路程，公主问你们一哩路有多少吋。

俾隆　告诉她我们是用疲乏的脚步丈量的。

鲍益　她已经听见了。

罗瑟琳　在你们所经过的许多疲乏的路程之中，走一哩路需要多少疲乏的脚步？

俾隆　我们从不计算我们为您所费的辛勤；我们的忠心是无限的富有，不能用数字估计的。愿您展现您脸上的阳光，让我们像一群野蛮人一样，可以向它顶礼膜拜。

罗瑟琳　我的脸不过是一个月亮，而且是遮着乌云的。

国王　遮蔽着这样的明月，那乌云是幸福的！皎洁的明月，和你的灿烂的众星啊，愿你们扫去浮云，把你们的光明照射在我们的眼波之上。

罗瑟琳　愚妄的祈求者啊！你不要追寻镜里的空花，水中的明月；你应该请求一些更重要的事物。

国王　那么请你陪我们跳一回舞。你叫我请求，这一个请求应该不算过分。

罗瑟琳　那么音乐，奏起来！你要跳舞必须赶快。（奏乐）不！不跳了！我正像月亮一般，一下子又有了更改。

国王　您不愿跳舞吗？怎么又突然走开了？

罗瑟琳　你刚才看见的是满月，现在她已经变了。

国王　可是她还是这一个月亮，我还是这一个人。音乐在奏着，请给它一些动作吧。

罗瑟琳　我们的耳朵在听着呢。

国王　可是您必须提起您的腿来。

罗瑟琳　既然你们都是些异邦人，偶然来到这里，我们也不必过于拘谨；搀着我的手，我们不跳舞了。

国王　那么为什么要搀手呢？

罗瑟琳　因为我们可以像朋友似的握手而别。好人儿们，行个礼；跳舞已经完了。

国王　再跳两步吧；不要这样吝啬。

罗瑟琳　凭着这样的代价，我们不能满足你们超过限度的要求。

国王　那么你们是有价格的吗？怎样的代价才可以买到你们伴舞的光荣？

罗瑟琳　唯一的代价是请你们离开这里。

国王　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罗瑟琳　那么我们是买不到的；再会！

国王　要是您拒绝跳舞，让我们谈谈心怎么样？

罗瑟琳　那么找个僻静点儿的所在吧。

国王　那好极了。（二人趋一旁谈话。）

俾隆　玉手纤纤的姑娘，让我跟你谈一句甜甜的话儿。

公主　蜂蜜，牛乳，蔗糖，我已经说了三句了。

俾隆　你既然这样俏皮，我也要回答你三句，百花露，麦芽汁，

葡萄酒。好得很，我们各人都掷了个三点。现在有六种甜啦。

公主　第七种甜，再会吧；您既然是个无赖的赌徒，我不要再跟您玩啦。

俾隆　让我悄悄地告诉你一句话。

公主　可不要是句甜甜的话儿。

俾隆　你不知道我心里多苦！

公主　和黄连一样苦。

俾隆　一点不错。（二人趋一旁谈话。）

杜曼　您愿意跟我交换一句话吗？

玛利娅　说吧。

杜曼　美貌的姑娘——

玛利娅　您这样说吗？"漂亮的先生"；把这句话交换您的"美貌的姑娘"吧。

杜曼　请您允许我跟您悄悄地说句话，我就向您告辞。（二人趋一旁谈话。）

凯瑟琳　怎么！您的假面上没有舌头吗？

朗格维　姑娘，我知道您这样问我的原因。

凯瑟琳　啊！把您的原因说出来；快些，先生；我很想听一听呢。

朗格维　在您的脸罩之内，您有两条舌头，所以要想借一条给我那不会说话的假面。

凯瑟琳　还是叫荷兰人借给你一条牛舌头吧。

朗格维　牛，美人！

凯瑟琳　不，牛先生。

朗格维　我们把这牛平分了吧。

凯瑟琳　不，我可不跟你配对儿。你一人全牵去吧；大了也许是头好牲口。

朗格维　看啊，你出语伤人，和牛没有两样。贞洁的女郎，请不要用角勾搭人！

凯瑟琳　你怕头上长角，最好在作牛犊子的时候就一命归天。

朗格维　让我在归天以前跟您悄悄地说句话吧。

凯瑟琳　那么轻轻地叫吧，小牛儿；屠夫在听着呢。（二人趋一旁谈话。）

鲍益　姑娘们一张尖刻的利嘴，
　　就像无形的剃刀般锋锐，
　　任是最纤细的秋毫微末，
　　碰着它免不了迎刃而折；
　　她们的想像驾起了羽翼，
　　最快的风比不上它迅疾。

罗瑟琳　别再说下去了，我的姑娘们；停止，停止。

俾隆　天哪，大家都被她们取笑得狼狈不堪！

国王　再会，疯狂的姑娘们，你们真是希有的刁钻。

公主　二十个再会，我的冰冻的莫斯科人！（国王、众臣、乐工及侍从等下）这些就是举世钦佩的聪明人吗？

鲍益　他们的聪明不过是蜡烛的微光，被你们可爱的气息一吹就吹熄了。

罗瑟琳　他们都有一点小小的才情，可是粗俗不堪。

公主　啊，贫乏的智慧！身为国王，受到这样无情的揶揄！你们想他们今晚会不会上吊？或者从此以后，不套假脸再也不敢见人？这放肆的俾隆今天丢尽了脸。

罗瑟琳　啊！他们全都狼狈万分。那国王因为想不出一句巧妙的答复，急得简直要哭出来呢。

公主　俾隆发了无数的誓；他越是发誓，人家越是不相信他。

玛利娅　杜曼把他自己和他的剑呈献给我，愿意为我服役；我说，“可惜你的剑是没有锋的；”我的仆人立刻闭住了嘴。

凯瑟琳　朗格维大人说，我占据着他的心；你们猜他叫我什么？

公主　是不是他的心病？

凯瑟琳　正是。

公主　去，你这无药可治的恶症！

罗瑟琳　你们要不要知道？国王是我的信誓旦旦的爱人哩。

公主　伶俐的俾隆已经向我矢告他的忠诚。

凯瑟琳　朗格维愿意终身供我的驱策。

玛利娅　杜曼是我的，正像树皮长在树干上一般毫无疑问。

鲍益　公主和各位可爱的姑娘们，听着：他们立刻就会用他们的本来面目再到这儿来，因为他们决不能忍受这样刻毒的侮辱。

公主　他们还会回来吗？

鲍益　他们会来的，他们会来的，上帝知道；虽然打跛了脚，他们也会高兴得跳起来。所以把你们的礼物各还原主，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像芬芳的蔷薇一般在熏风里开放吧。

公主　怎么开放？怎么开放？说得明白一些。

鲍益　美貌的姑娘们蒙着脸罩，是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蔷薇；卸下脸罩，露出她们娇媚的红颜，就像云中出现的天使，或是盈盈展瓣的鲜花。

公主　不要说这种哑谜似的话！要是他们用他们的本来面目再来向我们求爱，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罗瑟琳　好公主，他们改头换面地来，我们已经把他们取笑过了；要是您愿意采纳我的意见，他们明目张胆地来，我们还是要把他们取笑。让我们向他们诉苦，说是刚才来了一群傻瓜，装扮做俄罗斯人的样子，穿着不三不四的服饰，不知道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凭着一股浮薄的腔调，一段恶劣的致辞和一副荒唐的形状，到我们帐里来显露他们的丑态，不知究竟有些什么目的。

鲍益　姑娘们，进去吧；那些情人们就要来了。

公主　像一群小鹿似的，跳进你们的帐里去吧。（公主、罗瑟琳、凯瑟琳、玛利娅同下。）

国王、俾隆、朗格维及杜曼各穿原服重上。

国王　好先生，上帝保佑你！公主呢？

鲍益　进帐去了。请问陛下有没有什么谕旨，要我向她传达？

国王　请她允许我见见面，我有一句话要跟她谈谈。

鲍益　遵命；我知道她一定会允许您的，陛下。（下。）

俾隆　这家伙惯爱拾人牙慧，就像鸽子啄食青豆，一碰到天赐的机会，就要卖弄他的伶牙俐齿。他是个智慧的稗贩，宴会里、市集上，到处向人兜卖；我们这些经营批发的，上帝

知道，再也学不会他这一副油腔滑调。他是妇人的爱宠，娘儿们见了他都要牵裳挽袖；要是他做了亚当，夏娃免不了被他勾引。他会扭捏作态，他会吞吐其声；他会把她的手吻个不住，表示他礼貌的殷勤。他是文明的猴儿，他是儒雅的绅士；他在赌博的时候，也不会用恶言怒骂他的骰子。不错，他还会唱歌，唱的是中音，高不成，低不就；还惯会招待、看门。"好人儿"是妇女们给他的名称；他走上楼梯，梯子也要吻他脚下的泥尘；他见了每一个人满脸生花，嘻开了那鲸骨一样洁白的齿牙；谁只要一提起鲍益的名字，都知道他是位舌头上涂蜜的绅士。

国王　愿他舌头上长疮，这个混账；是他把毛子奚落得晕头转向！

鲍益前导，公主、罗瑟琳、玛利娅、凯瑟琳及侍从等重上。

俾隆　瞧，他来了！礼貌啊，在这个人还没有把你表现出来以前，你是什么东西？现在你又是什么东西？

国王　万福，亲爱的公主，愿你安好！

公主　听来似乎我目前的处境不妙。

国王　请你善意地解释我的言辞。

公主　你若是说得好，我并不吹毛求疵。

国王　我们今天专诚拜访的目的，是要迎接你到我们宫廷里去盘桓盘桓，略尽地主之谊，愿你不要推辞。

公主　这一块广场可以容留我，它也必须替您保全您的誓言；上帝和我都不喜欢背誓的人。

国王　不要责备我，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过失；你的美目的魔

力使我破坏了誓言。

公主　你不该说美目，应该说恶目；美的事物不会使人破坏誓言。凭着我那像一尘不染的莲花一般纯洁的处女的贞操起誓，即使我必须忍受无穷尽的磨难，我也不愿做您府上的客人；我不愿因为我的缘故，使您毁弃了立誓信守的神圣的盟约。

国王　啊！你冷冷清清地住在这儿不让人家看见，也没有人来看你，实在使我感到莫大的歉仄。

公主　不，陛下，我发誓您的话不符事实；我们在这儿并不缺少消遣娱乐，刚才还有一队俄罗斯人来过，他们离去还不久哩。

国王　怎么，公主！俄罗斯人？

公主　是的，陛下；都是衣冠楚楚、神采轩昂、温文有礼的风流人物。

罗瑟琳　公主，不要骗人。不是这样的，陛下；我家公主因为沾染了时尚，所以会作这样过分的赞美。我们四个人刚才的确碰见四个穿着俄罗斯装束的人，他们在这儿停留了一小时的时间，噜哩噜苏地讲了许多话；可是在那一小时之内，陛下，他们不曾让我们听到一句有意思的话。我不敢骂他们呆子；可是我想，当他们口渴的时候，呆子们一定很想喝一点水。

俾隆　这一句笑话在我听起来很是干燥。温柔美貌的佳人，您的智慧使您把聪明看成了愚蠢。当我们仰望着天上的火眼的时候，无论我们自己的眼睛多么明亮，也会在耀目

的金光之下失去它本来的光彩；您自己因为有了浩如烟海的才华，所以在您看起来，当然聪明也会变成愚蠢，富有也会变成贫乏啦。

罗瑟琳　这可以证明您是聪明而富有的，因为在我的眼中——

俾隆　我是一个傻瓜，一个穷光蛋。

罗瑟琳　这个头衔倘不是本来属于您的，您就不该从我的舌头上夺去我的话。

俾隆　啊！我是您的，我所有的一切也都是您的。

罗瑟琳　这一个傻瓜整个儿是属于我的吗？

俾隆　我所给您的，不能更少于此了。

罗瑟琳　您本来套的是哪一张假面？

俾隆　哪儿？什么时候？什么假面？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罗瑟琳　当地，当时，就是那一张假面；您不是套着一具比您自己好看一些的脸壳，遮掩了一副比它更难看的尊容吗？

国王　我们的秘密被她们发现了；她们现在一定要把我们取笑得体无完肤了。

杜曼　我们还是招认了，把这回事情当作一场笑话过去了吧。

公主　发呆了吗，陛下？陛下为什么这样不高兴？

罗瑟琳　嗳哟，救命！按住他的额角！他要晕过去了。您为什么脸色发白？我想大概因为从莫斯科来，多受了些海上的风浪吧。

俾隆　天上的星星因为我们发了伪誓，所以把这样的灾祸降在我们头上。那一张铁铸的厚脸能够恬不为意呢？——

姑娘，我站在这儿，把你的舌箭唇枪向我投射，用嘲笑把我伤害，用揶揄使我昏迷，用你锋锐的机智刺透我的愚昧，用你尖刻的思想把我寸寸解剖吧；我再也不穿着俄罗斯人的服装，希望你陪我跳舞了。啊！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信任那些预先拟就的说辞，像学童背书似的诉述我的情思；我再也不套着面具访问我的恋人，像盲乐师奏乐似的用诗句求婚；那些绢一般柔滑、绸一般细致的字句，三重的夸张，刻意雕琢的言语，还有那冬烘的辞藻像一群下卵的苍蝇，让蛆一样的矜饰汩没了我的性灵，我从此要把这一切全都抛弃；凭着这洁白的手套——那手儿有多么白，上帝知道！——我发誓要用土布般坚韧的“是”，粗毡般质朴的“不”，把我恋慕的深情向你申说。让我现在开始，姑娘，——上帝保佑我！——我对你的爱是完整的，没有一点残破。海枯石烂——

罗瑟琳　不要“海枯石烂”了，我求求你。

俾隆　这是我积习未除；原谅我，我的病根太深了，必须把它慢慢除去。慢点！有了，给他们三个人都贴上“重病”的封条；他们的心灵都得了不治之症，受到你眼睛的传染，神智不清。这些贵人的症状准确无误，满脸通红——那正是瘟疫的礼物。

公主　他们送礼来的时候，神智很清。

俾隆　我们已经破产了，请您留情。

罗瑟琳　哪里，你们的言词如此体面，如此富有，怎么说得上破产？

俾隆　住口，我今后不再和你交战。

罗瑟琳　能这样最好，这正是我的心愿。

俾隆　你们开言吧！我简直一筹莫展。

国王　亲爱的公主，为了我们卤莽的错误，指点我们一个巧妙的辩解吧。

公主　坦白的供认是最好的辩解。您刚才不是改扮了到这儿来过的吗？

国王　公主，是的。

公主　您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国王　有道理的，公主。

公主　那时候您在您爱人的耳边轻轻地说过些什么来着？

国王　我说我尊敬她甚于整个的世界。

公主　等到她要求您履行您对她的誓言的时候，您就要否认说过这样的话了。

国王　凭着我的荣誉起誓，我决不否认。

公主　且慢！且慢！不要随便发誓；一次背誓以后，什么誓都靠不住了。

国王　我要是毁弃了这一个誓，你可以永远轻视我。

公主　我要轻视您的，所以千万遵守着吧。罗瑟琳，那俄罗斯人在你的耳边轻轻地说过些什么来着？

罗瑟琳　公主，他发誓说他把我当作自己的瞳人一样珍爱，重视我甚于整个的世界；他还说他要娶我为妻，否则就要爱我而死。

公主　上帝祝福你嫁到这样一位丈夫！这位高贵的君王是决

不食言的。

国王　这是什么意思，公主？凭着我的生命和忠诚起誓，我从不曾向这位姑娘发过这样的盟誓。

罗瑟琳　苍天在上，您发过的；为了证明您的信实，您还给我这一件东西；可是陛下，请您把它拿回去吧。

国王　我把我的赤心和这东西一起献给公主的；凭着她衣袖上佩带的宝石，我认明是她。

公主　对不起，陛下，刚才佩带这宝石的是她呀。俾隆大人才是我的爱人，我得谢谢他。喂，俾隆大人，您还是要我呢，还是要我把您的珍珠还给您？

俾隆　什么都不要；我全都放弃了。我懂得你们的诡计，你们预先知道了我们的把戏，有心捣乱，让它变成一本圣诞节的喜剧。哪一个鼓唇摇舌的家伙，哪一个逢迎献媚的佞人，哪一个无聊下贱的蠢物，哪一个搬弄是非的食客，哪一个侍候颜色的奴才，泄漏了我们的计划；这些淑女们因为听到这样的消息，才把各人收到的礼物交换佩带，我们只知道认明标记，却不曾想到已经张冠李戴。我们本来已经负上一重欺神背誓的罪名，现在又加上第二次的背誓；第一次是有意，这一次是无心。（向鲍益）看来都是你破坏了我们的兴致，使我们言而无信。你不是连我们公主的脚寸有多少长短也知道得清清楚楚，老是望着她的眼睛堆起一脸笑容吗？你不是常常靠着火炉，站在她的背后，手里捧了一盆食物，讲些逗人发笑的话吗？你把我们的侍童也气糊涂了。好，你是个享有特权的人，你什么时候

死了，让一件女人的衬衫做你的殓衾吧。你把眼睛瞟着我吗？哼，你的眼睛就像一柄铅剑，伤不了人的。

鲍益 这一场玩意儿安排得真好，怪有趣的。

俾隆 听！他简直向我挑战。算了，我可不跟你斗嘴啦。

考斯塔德上。

俾隆 欢迎，纯粹的哲人！你来得正好，否则我们又要开始一场恶战了。

考斯塔德 主啊！先生，他们想要知道那三位伟人要不要就进来？

俾隆 什么，只有三个吗？

考斯塔德 不，先生；好得很，因为每一个人都扮着三个哩。

俾隆 三个的三倍是九个。

考斯塔德 不，先生；您错了，先生，我想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希望，先生，三个的三倍——

俾隆 不是九个。

考斯塔德 先生，请你宽恕，我们是知道总数多少的。

俾隆 天哪，我一向总以为三个的三倍是九个。

考斯塔德 主啊，先生！您可不能靠着打算盘吃饭哩，先生。

俾隆 那么究竟多少呀？

考斯塔德 主啊，先生！那班表演的人，先生，可以让您知道究竟一共有几个；讲到我自己，那么正像他们说的，我这个下贱的人，只好扮演一个；我扮的是庞贝大王，先生。

俾隆 你也是一个伟人吗？

考斯塔德 他们以为我可以扮演庞贝大王；讲到我自己，我可

不知道伟人是一个什么官衔，可是，他们要叫我扮演他。

俾隆　去，叫他们预备起来。

考斯塔德　我们一定会演得好好的，先生；我们一定演得非常小心。（下。）

国王　俾隆，他们一定会丢尽我们的脸；叫他们不要来吧。

俾隆　我们的脸已经丢尽了，陛下，还怕什么？让他们表演一幕比国王和他的同伴们所表演的更拙劣的戏剧，也可以遮遮我们的羞。

国王　我说不要叫他们来。

公主　不，我的好陛下，这一回让我作主吧。最有趣的游戏是看一群手脚无措的人表演一些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玩意儿；他们拚命卖力，想讨人家的喜欢，结果却在过分卖力之中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虽然他们糟蹋了大好的材料，他们那慌张的姿态却很可以博人一笑。

俾隆　陛下，这几句话把我们的游戏形容得确切之至。

亚马多上。

亚马多　天命的君王，我请求你略微吐出一些芳香的御气，赐给我一两句尊严的圣语。（亚马多与国王谈话，以一纸呈国王。）

公主　这个人是敬奉上帝的吗？

俾隆　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公主　他讲的话不像是一个上帝造下的人所说的。

亚马多　那都一样，我的美好的、可爱的、蜜一般甜的王上；因为我要声明一句，那教书先生是太乖僻，太太自负，太太自负了；可是我们只好像人家说的，胜败各凭天命。愿你

们心灵安静，最尊贵的一双！（下。）

国王　看来要有一场很出色的伟人表演哩。他扮的是特洛亚的赫克托；那乡人扮庞贝大王；教区牧师扮亚历山大；亚马多的童儿扮赫剌克勒斯；那村学究扮犹大·麦卡俾斯；要是这四位伟人在第一场表演中得到成功，他们就要改换服装，再来表演其余的五个。

俾隆　在第一场里有五个伟人。

国王　你弄错了，不是五个。

俾隆　一个冬烘学究，一个法螺骑士，一个穷酸牧师，一个傻瓜，一个孩子；除了掷骰子五点可以算九之外，照我看全世界也找不出同样的五个人来。

国王　船已经扯起帆篷，乘风而来了。

考斯塔德穿甲胄扮庞贝重上。

考斯塔德

我是庞贝——

鲍益　胡说，你不是他。

考斯塔德

我是庞贝——

鲍益　抱着盾摔了个马爬。

俾隆　说得好，快嘴老，我俩讲和啦。

考斯塔德

我是庞贝，人称庞贝老大——

杜曼　“大王”。

考斯塔德　是“大王”，先生。

——人称庞贝大王；

在战场上挺起盾牌，杀得敌人流浆；

这回沿着海岸旅行，偶然经过贵邦，

放下武器，敬礼法兰西的可爱姑娘。

公主小姐要是说一声“谢谢你，庞贝”，我就可以下场了。

公主 多谢多谢，伟大的庞贝。

考斯塔德 这不算什么；可是我希望我没有闹了笑话。我就是把“大王”念错了。

俾隆 我拿我的帽子跟别人打赌半便士，庞贝是最好的伟人。

纳森聂尔牧师穿甲胄扮亚历山大上。

纳森聂尔

当我在世之日，我是世界的主人；

东西南北四方传布征服的威名：

我的盾牌证明我就是亚历山大——

鲍益 你的鼻子说不，你不是；因为它太直了。

俾隆 你的鼻子也会嗅出个“不”字来，真是一位嗅觉灵敏的骑士。

公主 这位征服者在发恼了。说下去，好亚历山大。

纳森聂尔

当我在世之日，我是世界的主人；——

鲍益 不错，对的；你是世界的主人，亚历山大。

俾隆 庞贝大王——

考斯塔德 您的仆人考斯塔德在此。

俾隆 把这征服者，把这亚历山大摔下去。

考斯塔德　（向纳森聂尔）啊！先生，您丧尽了亚历山大的威风！从此以后，人家要把您的尊容从画布上擦掉，把您那衔着斧头坐在便桶上的狮子送给埃阿斯；他将要坐第九把伟人的交椅了。一个盖世的英雄，吓得不敢说话！赶快溜走吧，亚历山大，别丢脸啦！（纳森聂尔退下）各位看吧，一个又笨又和善的人；一个老实的家伙，你们瞧，一下子就会着慌！他是个很好的邻居，凭良心说，而且滚得一手好球；可是叫他扮亚历山大——唉，你们都看见的，——实在有点儿不配。可是还有几个伟人就要来啦，他们会用另外一种样式说出他们的心思来的。

公主　站开，好庞贝。

霍罗福尼斯穿甲胄扮犹大；毛子穿甲胄扮赫剌克勒斯上。

霍罗福尼斯

这小鬼扮的是赫剌克勒斯，
　他一棍打得死三头猘犬；
他在儿童孩提少小之时，
　叫两条蛇死于他的铁腕。
诸位听了我这一番交代，
请看他幼年的英雄气概。

放出一些威势来，下去。（毛子退下）

我是犹大——

杜曼　一个犹大！

霍罗福尼斯　不是犹大·伊斯凯里奥特①，先生。

① 犹大·伊斯凯里奥特（Judas Iscariot），耶稣门徒，耶稣即被其出卖。

我是犹大，姓麦卡傅斯——

杜曼　去了姓，不就是货真价实的犹大吗？

傅隆　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当面接吻，背地里出卖基督的犹大？

霍罗福尼斯

我是犹大——

杜曼　不要脸的犹大！

霍罗福尼斯　您是什么意思，先生？

鲍益　他的意思是要叫你去上吊。

霍罗福尼斯　得了，先生，你比我大。

傅隆　不然，要说大还得让犹大。

霍罗福尼斯　你们不能这样不给我一点面子。

傅隆　因为你是没有脸的。

霍罗福尼斯　这是什么？

鲍益　一个琵琶头。

杜曼　一个针孔。

傅隆　一个指环上的骷髅。

朗格维　一张模糊不清的罗马古钱上的面孔。

鲍益　凯撒的剑把。

杜曼　水瓶上的骨雕人面。

傅隆　别针上半面的圣乔治。

杜曼　嗯，这别针还是铅的。

傅隆　嗯，插在一个拔牙齿人的帽子上。现在说下去吧，你有面子了。

霍罗福尼斯　你们叫我把面子丢尽了。

俾隆　胡说，我们给了你许多面子。

霍罗福尼斯　可是你们自己的面皮比哪个都厚。

俾隆　你的狮子皮也不薄。

鲍益　可惜狮子皮底下蒙的是一头驴，叫他走吧。再见，好犹大。怎么，你还等什么？

杜曼　他等你吆喝呢。

俾隆　说“犹——大——”还不够吗？——好，再听着：“犹——大——咳——喝，”快走！

霍罗福尼斯　这太刻薄、太欺人、太不客气啦。

鲍益　替犹大先生拿一个火来！天黑起来了，他也许会跌交。

公主　唉，可怜的麦卡俾斯！他给你们作弄得好苦！

亚马多披甲胄扮赫克托重上。

俾隆　藏好你的头，阿喀琉斯；赫克托全身甲胄来了。

杜曼　果然叫我自作自受了，但是我仍然很开心。

国王　跟这个人一比，赫克托不过是一个特洛亚人。

鲍益　可是这是赫克托吗？

国王　我想赫克托不会长得这么漂亮。

朗格维　赫克托的小腿也不会有这么粗。

杜曼　确实很粗。

鲍益　也许是整天逃跑练出来的。

俾隆　这个人决不是赫克托。

杜曼　他不是一个天神，就是一个画师，因为他会制造千变万化的脸相。

亚马多

马斯，那长枪万能的无敌战神，

垂眷于赫克托，——

杜曼　马斯给了赫克托一颗镀金的豈蔻。

俾隆　一只柠檬。

朗格维　里头塞着丁香。

杜曼　不，塞着茴香。

亚马多　不要吵！

马斯，那长枪万能的无敌战神，

垂眷于赫克托，伊利恩的后人，

把无限勇力充满了他的全身，

使他百战不怠，从清晨到黄昏。

我就是那战士之花，——

杜曼　那薄荷花。

朗格维　那白鸽花。

亚马多　亲爱的朗格维大人，请你把你的舌头收住一下。

朗格维　我必须用韁绳拉住它，免得它冲倒了赫克托。

杜曼　是啊，赫克托也是猎狗的名字。

亚马多　这位可爱的骑士久已死去烂掉了；好人儿们，不要敲死人的骨头；当他在世的时候，他也是一条汉子。可是我要继续我的台词。（向公主）亲爱的公主，请你俯赐垂听。

公主　说吧，勇敢的赫克托；我们很喜欢听着你哩。

亚马多　我崇拜你的可爱的纤履。

鲍益　你只能在她脚底下爬着。

杜曼　再高一点也不行。

亚马多

这赫克托比汉尼拔[1]凶狠万分——

考斯塔德 那个人已经有了孕啦；赫克托朋友，她有了孕啦；她已经怀了两个月的身孕。

亚马多 你说什么话？

考斯塔德 真的，您要是不做一个老老实实的特洛亚人，这可怜的丫头从此就要完啦。她有了孕，那孩子已经在她的肚子里说话了；它是您的。

亚马多 你要在这些君主贵人之前破坏我的名誉吗？我要叫你死。

考斯塔德 赫克托害杰奎妮妲有了身孕，本该抽一顿鞭子；要是他再犯了杀死庞贝的人命重案，绞罪是免不了的。

杜曼 举世无匹的庞贝！

鲍益 遐迩闻名的庞贝！

俾隆 比伟大更伟大，伟大的、伟大的、伟大的庞贝！庞大绝伦的庞贝！

杜曼 赫克托发抖了。

俾隆 庞贝也动怒了。打！打！叫他们打起来！叫他们打起来！

杜曼 赫克托会向他挑战的。

俾隆 嗯，即使他肚子里所有的男人的血，还喂不饱一个跳蚤。

---

① 汉尼拔(Hannibal，公元前247—183)，迦太基名将。

亚马多　凭着北极起誓，我要向你挑战。

考斯塔德　我不知道什么北极不北极；我只知道拿起一柄剑就斫。请你让我再去借那身盔甲穿上。

杜曼　伟人发怒了，让开！

考斯塔德　我就穿着衬衫跟你打。

杜曼　最坚决的庞贝！

毛子　主人，让我给您解开一个钮扣。您不看见庞贝已经脱下衣服，准备厮杀了吗？您是什么意思？您这样会毁了您的名誉的。

亚马多　各位先生和骑士，原谅我；我不愿穿着衬衫决斗。

杜曼　你不能拒绝；庞贝已经向你挑战了。

亚马多　好人们，我可以拒绝，我必须拒绝。

俾隆　你凭着什么理由拒绝？

亚马多　赤裸裸的事实是，我没有衬衫。我因为忏悔罪孽，贴身只穿着一件羊毛的衣服。

鲍益　真的，罗马因为缺少麻布，所以向教徒们下了这样的命令；自从那时候起，我可以发誓，他只有一方杰奎妮妲的揩碟布系在他的胸前，作为一件纪念的礼物。

法国使者马凯德上。

马凯德　上帝保佑您，公主！

公主　欢迎，马凯德；可是你打断我们的兴致了。

马凯德　我很抱歉，公主，因为我给您带来了一个我所不愿意出口的消息。您的父王——

公主　死了，一定是的！

马凯德　正是，我的话已经让您代说了。

俾隆　各位伟人，大家去吧！这场面被愁云笼罩起来了。

亚马多　讲到我自己，却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通过一点能屈能伸的手腕，我总算逃过了这场威胁，我要像一个军人般赎回这个侮辱。（众伟人下。）

国王　公主安好吗？

公主　鲍益，准备起来；我今天晚上就要动身。

国王　公主，不；请你再少留几天。

公主　我说，准备起来。殷勤的陛下和各位大人，我感谢你们一切善意的努力；我还要用我这一颗新遭惨变的心灵向你们请求，要是我们在言语之间有什么放肆失礼之处，愿你们运用广大的智慧，多多包涵我们任性的孟浪；是你们的宽容纵坏了我们。再会，陛下！一个人在悲哀之中，说不出娓娓动听的话；原谅我用这样菲薄的感谢，交换您的慷慨的允诺。

国王　人生的种种鹄的，往往在最后关头达到了完成的境界；长期的艰辛所不能取得结果的，却会在紧急的一刻中得到决定。虽然天伦的哀痛打断了爱情的温柔的礼仪，使它不敢提出那萦绕心头的神圣的请求，可是这一个论题既然已经开始，让悲伤的暗云不要压下它的心愿吧；因为欣幸获得新交的朋友，是比哀悼已故的亲人更为有益的。

公主　我不懂您的意思；我的悲哀是双重的。

俾隆　坦白直率的言语，最容易打动悲哀的耳朵；让我替王上解释他的意思。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们蹉跎了大好的光

阴，毁弃了神圣的誓言。你们的美貌，女郎们，使我们神魂颠倒，违反了我们本来的意志。恋爱是充满了各种失态的怪癖的，因此它才使我们表现出荒谬的举止，像孩子一般无赖、淘气而自大；它是产生在眼睛里的，因此它像眼睛一般，充满了无数迷离惝怳、变幻多端的形象，正像眼珠的转动反映着它所观照的事事物物一样。要是恋爱加于我们身上的这一种轻佻狂妄的外表，在你们天仙般的眼睛里看来，是不适宜于我们的誓言和身分的，那么你们必须知道，就是这些看到我们的缺点的天仙般的眼睛，使我们造成了这些缺点。所以，女郎们，我们的爱情既然是你们的，爱情所造成的错误也都是你们的；我们一度不忠于自己，从此以后，永远把我们的一片忠心，紧系在那能使我们变心也能使我们尽忠的人的身上——美貌的女郎们，我们要对你们永远忠实；凭着这一段耿耿的至诚，洗净我们叛誓的罪愆。

公主　我们已经收到你们充满了爱情的信札，并且拜领了你们的礼物，那些爱情的使节；在我们这几个少女的心目中看来，这一切不过是调情的游戏、风雅的玩笑的酬酢的虚文，有些夸张过火而适合时俗的习尚，可是我们却没有看到比这更挚诚的情感；所以我们才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应付你们的爱情，只把它当作一场玩笑。

杜曼　公主，我们的信里并不只是一些开玩笑的话。

朗格维　我们的眼光里也流露着真诚的爱慕。

罗瑟琳　我们却不是这样解释。

国王　现在在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把你们的爱给了我们吧。

公主　我想这是一个太短促的时间，缔结这一注天长地久的买卖。不，不，陛下，您毁过太多的誓，您的罪孽太深重啦；所以请您听我说，要是您为了我的爱，愿意干无论什么事情——我知道这种情形是不会有的——您就得替我做这一件事：我不愿相信您所发的誓；您必须赶快找一处荒凉僻野的隐居的所在，远离一切人世的享乐；在那边安心住下，直到天上的列星终结了它们一岁的行程。要是这种严肃而孤寂的生活，改变不了您在一时热情冲动之中所作的提议；要是霜雪和饥饿、粗劣的居室和菲薄的衣服，摧残不了您的爱情的绚艳的花朵；它经过了这一番磨炼，并没有憔悴而枯萎；那么在一年终了的时候，您就可以凭着已经履行这一条件，来向我提出要求，我现在和您握手为盟，那时候我一定愿意成为您的；在那时以前，我将要在一所惨淡凄凉的屋子里闭户幽居，为了纪念死去的父亲而流着悲伤的泪雨。要是这一个条件你不能接受，让我们从此分手；分明不是姻缘，要请您另寻佳偶。

国王　倘为了贪图身体的安乐，我拒绝了你这一番提议，让死的魔手掩闭我的双目！从今以往，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俾隆　你对我有什么话说，我的爱人？你对我有什么话说？

罗瑟琳　你也必须洗涤你的罪恶；你的身上沾染着种种恶德，而且还负着叛誓的重罪；所以要是你希望得到我的好感，你必须在这一年之内，昼夜不休地服侍那些呻吟床榻的

病人。

杜曼　可是你对我有什么话说，我的爱人？可是你对我有什么话说？我能得到个妻子吗？

凯瑟琳　一把胡须，一个健康的身体，一颗正直的良心；我用三重的爱希望你有这三种东西。

杜曼　啊！我可不可以说，谢谢你，温柔的妻子？

凯瑟琳　不，我的大人。在这一年之内，无论哪一个小白脸来向我求婚，我都一概不理睬他们。等你们的国王来看我们公主的时候，你也来看我；要是那时候我有很多的爱，我会给你一些的。

杜曼　我一定对你克尽忠诚，等候那一天的到来。

凯瑟琳　不要发誓了，免得再背誓。

朗格维　玛利娅怎么说？

玛利娅　一年过去以后，我愿意为了一个忠心的朋友脱下我的黑衣。

朗格维　我愿意耐心等候；可是这时间太长了。

玛利娅　正像你自己；年轻轻的，个子却很长。

俾隆　我的爱人在想些什么？姑娘，瞧着我吧。瞧我的心灵的窗门，我的眼睛，在多么谦恭而恳切地等候着你的答复；吩咐我为了你的爱干些什么事吧。

罗瑟琳　俾隆大人，我在没有识荆以前，就常常听到你的名字；世间的长舌说你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物，满嘴都是借题影射的讥讽和尖酸刻薄的嘲笑；无论贵贱贫富，只要触动了你的灵机，你都要把他们挖苦得不留余地。要是你

希望得到我的爱，第一就得把这种可厌的习气从你的脑海之中根本除去；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你必须在这一年的时期之内，不许有一天间断，去访问那些无言的病人，和那些痛苦呻吟的苦人儿谈话；你的唯一的任务，就是竭力运用你的才智，逗那受着疾病折磨的人们一笑。

俾隆 在濒死者的喉间激起哄然的狂笑来吗？那可办不到，绝对不可能的；诙谑不能感动一个痛苦的灵魂。

罗瑟琳 这是克服口头上的轻薄的唯一办法。自恃能言的傻子，正因为有了浅薄的听众随声哗笑，才会得意扬扬。可笑或不可笑取决于听者的耳朵，而不是说者的舌头。如果病人能够不顾自己的呻吟惨叫，忘却本身的痛苦，而来听你的无聊的讥嘲，那么继续把你的笑话说下去吧，我愿意连同你这一个缺点把你接受下来；可是如其他们没有那样的闲情听你说笑，那么还是赶快丢掉这种习气的好，我看见你这样勇于改过，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俾隆 十二个月！好，不管命运怎样把人玩弄，我要把一岁光阴，三寸妙舌，在病榻之前葬送。

公主 （向国王）是的，我的好陛下；我就此告别了。

国王 不，公主，我们要送你一程。

俾隆 我们的求婚结束得不像一本旧式的戏剧；有情人未成眷属，好好的喜剧缺少一幕团圆的场面。

国王 算了，老兄，只要挨过一年就好了。

俾隆 那么这本戏演得又太长了。

亚马多重上。

亚马多　亲爱的陛下，准许我——

公主　这不是赫克托吗？

杜曼　特洛亚的可尊敬的骑士。

亚马多　我要敬吻你的御指，然后向你告别。我已经许下愿心，向杰奎妮妲发誓，为了她的爱，我要帮助她耕种三年。可是，最可尊敬的陛下，你们要不要听听那两位有学问的人所写的赞美鸱鸮和杜鹃的一段对话？它本来是预备放在我们的表演以后歌唱的。

国王　快叫他们来；我们倒要听听。

亚马多　喂！进来！

霍罗福尼斯、纳森聂尔、毛子、考斯塔德及余人等重上。

亚马多　这一边是冬天，这一边是春天；鸱鸮代表冬天，杜鹃代表春天。春天，你先开始。

春之歌

当杂色的雏菊开遍牧场，
　蓝的紫罗兰，白的美人衫，
还有那杜鹃花吐蕾娇黄，
　描出了一片广大的欣欢；
听杜鹃在每一株树上叫，
把那娶了妻的男人讥笑：
　　　　咯咕！
咯咕！咯咕！啊，可怕的声音！
害得做丈夫的肉跳心惊。
当无愁的牧童口吹麦笛，

清晨的云雀惊醒了农人，
斑鸠乌鸦都在觅侣求匹，
女郎们漂洗夏季的衣裙；
听杜鹃在每一株树上叫，
把那娶了妻的男人讥笑：
咯咕！
咯咕！咯咕！啊，可怕的声音！
害得做丈夫的肉跳心惊。

冬之歌

当一条条冰柱檐前悬吊，
汤姆把木块向屋内搬送，
牧童狄克呵着他的指爪，
挤来的牛乳凝结了一桶，
刺骨的寒气，泥泞的路途，
大眼睛的鸱鸮夜夜高呼：
哆呵！
哆喊，哆呵！它歌唱着欢喜，
当油垢的琼转她的锅子。

当怒号的北风漫天吹响，
咳嗽打断了牧师的箴言，
鸟雀们在雪里缩住颈项，
玛利恩冻得红肿了鼻尖，
炙烤的螃蟹在锅内吱喳，

大眼睛的鸱鸮夜夜喧哗：

　　哆呵！

哆喊，哆呵！它歌唱着欢喜，

当油垢的琼转她的锅子。

亚马多　听罢了阿波罗的歌声，麦鸠利①的语言是粗糙的。你们向那边去；我们向这边去。（各下。）

① 麦鸠利（Mercury），罗马神话中的商神，又为盗贼等的保护神。

仲夏夜之梦

朱生豪 译

方 平 校

剧中人物

忒修斯　雅典公爵

伊吉斯　赫米娅之父

拉　山　德 }
狄米特律斯 } 同恋赫米娅

菲劳斯特莱特　忒修斯的掌戏乐之官

昆斯　木匠

斯纳格　细工木匠

波顿　织工

弗鲁特　修风箱者

斯诺特　补锅匠

斯塔佛林　裁缝

希波吕忒　阿玛宗女王，忒修斯之未婚妻

赫米娅　伊吉斯之女，恋拉山德

海丽娜　恋狄米特律斯

奥布朗　仙王

提泰妮娅　仙后

迫克　又名好人儿罗宾

豆花
蛛网
飞蛾
芥子
} 小神仙

其他侍奉仙王仙后的小仙人们
忒修斯及希波吕忒的侍从

地 点

雅典及附近的森林

第 一 幕

第一场 雅典。忒修斯宫中

忒修斯、希波吕忒、菲劳斯特莱特及侍从等上。

忒修斯 美丽的希波吕忒，现在我们的婚期已快要临近了，再过四天幸福的日子，新月便将出来；但是唉！这个旧的月亮消逝得多么慢，她耽延了我的希望，像一个老而不死的后母或寡妇，尽是消耗着年轻人的财产。

希波吕忒 四个白昼很快地便将成为黑夜，四个黑夜很快地可以在梦中消度过去，那时月亮便将像新弯的银弓一样，在天上临视我们的良宵。

忒修斯 去，菲劳斯特莱特，激起雅典青年们的欢笑的心情，唤醒了活泼泼的快乐精神，把忧愁驱到坟墓里去；那个脸色惨白的家伙，是不应该让他参加在我们的结婚行列中的。（菲劳斯特莱特下）希波吕忒，我用我的剑向你求婚，用威力的侵凌赢得了你的芳心；① 但这次我要换一个调子，我

---

① 忒修斯（Theseus）是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曾远征阿玛宗（Amazon），克之，娶其女王希波吕忒（Hippolyta）。

将用豪华、夸耀和狂欢来举行我们的婚礼。

伊吉斯、赫米娅、拉山德、狄米特律斯上。

伊吉斯　威名远播的忒修斯公爵，祝您幸福！

忒修斯　谢谢你，善良的伊吉斯。你有什么事情？

伊吉斯　我怀着满心的气恼，来控诉我的孩子，我的女儿赫米娅。走上前来，狄米特律斯。殿下，这个人，是我答应把我女儿嫁给他的。走上前来，拉山德。殿下，这个人引诱坏了我的孩子。你，你，拉山德，你写诗句给我的孩子，和她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你在月夜到她的窗前用做作的声调歌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你用头发编成的腕环、戒指、虚华的饰物、琐碎的玩具、花束、糖果——这些可以强烈地骗诱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使”来偷得她的痴情；你用诡计盗取了她的心，煽惑她使她对我的顺从变成倔强的顽抗。殿下，假如她现在当着您的面仍旧不肯嫁给狄米特律斯，我就要要求雅典自古相传的权利，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我可以随意处置她；按照我们的法律，逢到这样的情况，她要是不嫁给这位绅士，便应当立时处死。

忒修斯　你有什么话说，赫米娅？当心一点吧，美貌的姑娘！你的父亲对于你应当是一尊神明；你的美貌是他给与的，你就像在他手中捏成的一块蜡像，他可以保全你，也可以毁灭你。狄米特律斯是一个很好的绅士呢。

赫米娅　拉山德也很好啊。

忒修斯　他本人当然很好；但是要做你的丈夫，如果不能得到你父亲的同意，那么比起来他就要差一筹了。

赫米娅　我真希望我的父亲和我有同样的看法。

忒修斯　实在还是你应该依从你父亲的看法才对。

赫米娅　请殿下宽恕我！我不知道是什么一种力量使我如此大胆，也不知道在这里披诉我的心思将会怎样影响到我的美名，但是我要敬问殿下，要是我拒绝嫁给狄米特律斯，就会有什么最恶的命运临到我的头上？

忒修斯　不是受死刑，便是永远和男人隔绝。因此，美丽的赫米娅，仔细问一问你自己的心愿吧！考虑一下你的青春，好好地估量一下你血脉中的搏动；倘然不肯服从你父亲的选择，想想看能不能披上尼姑的道服，终生幽闭在阴沉的庵院中，向着凄凉寂寞的明月唱着暗淡的圣歌，做一个孤寂的修道女了此一生？她们能这样抑制热情，到老保持处女的贞洁，自然应当格外受到上天的眷宠；但是结婚的女子有如被采下炼制过的玫瑰，香气留存不散，比之孤独地自开自谢，奄然朽腐的花儿，在尘俗的眼光看来，总是要幸福得多了。

赫米娅　就让我这样自开自谢吧，殿下，我不愿意把我的贞操奉献给我心里并不敬服的人。

忒修斯　回去仔细考虑一下。等到新月初生的时候——我和我的爱人缔结永久的婚约的一天——你必须作出决定，倘不是因为违抗你父亲的意志而准备一死，便是听从他而嫁给狄米特律斯；否则就得在狄安娜的神坛前立誓严守戒律，终生不嫁。

狄米特律斯　悔悟吧，可爱的赫米娅！拉山德，放弃你那没有

理由的要求，不要再跟我确定了的权利抗争吧！

拉山德　你已经得到她父亲的爱，狄米特律斯，让我保有着赫米娅的爱吧；你去跟她的父亲结婚好了。

伊吉斯　无礼的拉山德！一点不错，我欢喜他，我愿意把属于我所有的给他；她是我的，我要把我在她身上的一切权利都授给狄米特律斯。

拉山德　殿下，我和他出身一样好；我和他一样有钱；我的爱情比他深得多；我的财产即使不比狄米特律斯更多，也决不会比他少；比起这些来更值得夸耀的是，美丽的赫米娅爱的是我。那么为什么我不能享有我的权利呢？讲到狄米特律斯，我可以当他的面宣布，他曾经向奈达的女儿海丽娜调过情，把她弄得神魂颠倒；那位可爱的姑娘还痴心地恋着他，把这个缺德的负心汉当偶像一样崇拜。

忒修斯　的确我也听到过不少闲话，曾经想和狄米特律斯谈谈这件事；但是因为自己的事情太多，所以忘了。来，狄米特律斯；来，伊吉斯；你们两人跟我来，我有些私人的话要开导你们。你，美丽的赫米娅，好好准备着，丢开你的情思，依从你父亲的意志，否则雅典的法律将要把你处死，或者使你宣誓独身；我们没有法子变更这条法律。来，希波吕忒；怎样，我的爱人？狄米特律斯和伊吉斯，走吧；我必须差你们为我们的婚礼办些事，还要跟你们商量一些和你们有点关系的事。

伊吉斯　我们敢不欣然跟从殿下。（除拉山德、赫米娅外均下。）

拉山德　怎么啦，我的爱人！为什么你的脸颊这样惨白？你

脸上的蔷薇怎么会雕谢得这样快？

赫米娅　多半是因为缺少雨露，但我眼中的泪涛可以灌溉它们。

拉山德　唉！我在书上读到的，在传说或历史中听到的，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不是因为血统的差异——

赫米娅　不幸啊，尊贵的要向微贱者屈节臣服！

拉山德　便是因为年龄上的悬殊——

赫米娅　可憎啊，年老的要和年轻人发生关系！

拉山德　或者因为信从了亲友们的选择——

赫米娅　倒霉啊，选择爱人要依赖他人的眼光！

拉山德　或者，即使彼此两情悦服，但战争、死亡或疾病却侵害着它，使它像一个声音、一片影子、一段梦、黑夜中的一道闪电那样短促，在一刹那间展现了天堂和地狱，但还来不及说一声"瞧啊！"黑暗早已张开口把它吞噬了。光明的事物，总是那样很快地变成了混沌。

赫米娅　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要受磨折似乎已是一条命运的定律，那么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因为这种磨折，正和忆念、幻梦、叹息、希望和哭泣一样，都是可怜的爱情缺不了的随从者。

拉山德　你说得很对。听我吧，赫米娅。我有一个寡居的伯母，很有钱，却没有儿女，她看待我就像亲生的独子一样。她的家离开雅典二十哩路；温柔的赫米娅，我可以在那边和你结婚，雅典法律的利爪不能追及我们。要是你爱我，

请你在明天晚上溜出你父亲的屋子，走到郊外三哩路地方的森林里——我就是在那边遇见你和海丽娜一同庆祝五月节①的——我将在那面等你。

赫米娅　我的好拉山德！凭着丘匹德的最坚强的弓，凭着他的金镞的箭，凭着维纳斯的鸽子的纯洁，凭着那结合灵魂、祜祐爱情的神力，凭着古代迦太基女王焚身的烈火，当她看见她那负心的特洛亚人扬帆而去的时候，凭着一切男子所毁弃的约誓——那数目是远超过于女子所曾说过的，我向你发誓，明天一定会到你所指定的那地方和你相会。

拉山德　愿你不要失约，情人。瞧，海丽娜来了。

海丽娜上。

赫米娅　上帝保佑美丽的海丽娜！你到哪里去？

海丽娜　你称我"美丽"吗？请你把那两个字收回了吧！狄米特律斯爱着你的美丽；幸福的美丽啊！你的眼睛是两颗明星，你的甜蜜的声音比之小麦青青、山楂蓓蕾的时节送入牧人耳中的云雀之歌还要动听。疾病是能染人的；唉！要是美貌也能传染的话，美丽的赫米娅，我但愿染上你的美丽：我要用我的耳朵捕获你的声音，用我的眼睛捕获你的睇视，用我的舌头捕获你那柔美的旋律。要是除了狄米特律斯之外，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我所有，我愿意把一切捐弃，但求化身为你。啊！教给我怎样流转眼波，用怎么

① 英国旧俗于五月一日早起以露盥身，采花唱歌。

一种魔力操纵着狄米特律斯的心？

赫米娅　我向他皱着眉头，但是他仍旧爱我。

海丽娜　唉，要是你的颦蹙能把那种本领传授给我的微笑就好了！

赫米娅　我给他咒骂，但他给我爱情。

海丽娜　唉，要是我的祈祷也能这样引动他的爱情就好了！

赫米娅　我越是恨他，他越是跟随着我。

海丽娜　我越是爱他，他越是讨厌我。

赫米娅　海丽娜，他的傻并不是我的错。

海丽娜　但那是你的美貌的错处；要是那错处是我的就好了！

赫米娅　宽心吧，他不会再见我的脸了；拉山德和我将要逃开此地。在我不曾遇见拉山德之前，雅典对于我就像是一座天堂；啊，我的爱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多么神奇的力量，竟能把天堂变成一座地狱！

拉山德　海丽娜，我们不愿瞒你。明天夜里，当月亮在镜波中反映她的银色的容颜、晶莹的露珠点缀在草叶尖上的时候——那往往是情奔最适当的时候，我们预备溜出雅典的城门。

赫米娅　我的拉山德和我将要相会在林中，就是你我常常在那边淡雅的樱草花的花坛上躺着彼此吐露柔情的衷曲的所在，从那里我们便将离别雅典，去访寻新的朋友，和陌生人作伴了。再会吧，亲爱的游侣！请你为我们祈祷；愿你重新得到狄米特律斯的心！不要失约，拉山德；我们现在必须暂时忍受一下离别的痛苦，到明晚夜深时再见面吧！

拉山德　一定的，我的赫米娅。（赫米娅下）海丽娜，别了；如同你恋着他一样，但愿狄米特律斯也恋着你！（下。）

海丽娜　有些人比起其他的人来是多么幸福！在全雅典大家都认为我跟她一样美；但那有什么相干呢？狄米特律斯是不这么认为的；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不会知道。正如他那样错误地迷恋着赫米娅的秋波一样，我也是只知道爱慕他的才智；一切卑劣的弱点，在恋爱中都成为无足重轻，而变成美满和庄严。爱情是不用眼睛而用心灵看着的，因此生着翅膀的丘匹德常被描成盲目；而且爱情的判断全然没有理性，光有翅膀，不生眼睛，一味表示出卤莽的急躁，因此爱神便据说是一个孩儿，因为在选择方面他常会弄错。正如顽皮的孩子惯爱发假誓一样，司爱情的小儿也到处赌着口不应心的咒。狄米特律斯在没有看见赫米娅之前，也曾像下雹一样发着誓，说他是完全属于我的，但这阵冰雹一感到身上的一丝热力，便立刻溶解了，无数的盟言都化为乌有。我要去告诉他美丽的赫米娅的出奔；他知道了以后，明夜一定会到林中去追寻她。如果为着这次的通报消息，我能得到一些酬谢，我的代价也一定不小；但我的目的是要补报我的苦痛，使我能再一次聆接他的音容。（下。）

第二场　同前。昆斯家中

昆斯、斯纳格、波顿、弗鲁特、斯诺特、斯塔佛林上。

昆斯　咱们一伙人都到了吗？

波顿　你最好照着名单一个儿一个儿拢总地点一下名。

昆斯　这儿是每个人名字都在上头的名单，整个雅典都承认，在公爵跟公爵夫人结婚那晚上当着他们的面前扮演咱们这一出插戏，这张名单上的弟兄们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波顿　第一，好彼得·昆斯，说出来这出戏讲的是什么，然后再把扮戏的人名字念出来，好有个头脑。

昆斯　好，咱们的戏名是《最可悲的喜剧，以及皮拉摩斯和提斯柏[①]的最残酷的死》。

波顿　那一定是篇出色的东西，咱可以担保，而且是挺有趣的。现在，好彼得·昆斯，照着名单把你的角儿们的名字念出来吧。列位，大家站开。

昆斯　咱一叫谁的名字，谁就答应。尼克·波顿，织布的。

波顿　有。先说咱应该扮哪一个角儿，然后再挨次叫下去。

昆斯　你，尼克·波顿，派着扮皮拉摩斯。

波顿　皮拉摩斯是谁呀？一个情郎呢，还是一个霸王？

昆斯　是一个情郎，为着爱情的缘故，他挺勇敢地把自己毁了。

波顿　要是演得活龙活现，那还得掉下几滴泪来。要是咱演起来的话，让看客们大家留心着自个儿的眼睛吧；咱要叫全场痛哭流涕，管保风云失色。把其余的人叫下去吧。但是扮霸王挺适合咱的胃口了。咱会把厄剌克勒斯扮得非

① 皮拉摩斯（Pyramus）和提斯柏（Thisbe）的故事见奥维德《变形记》第四章。

常好，或者什么吹牛的角色，管保吓破了人的胆。

山岳狂怒的震动，

裂开了牢狱的门；

太阳在远方高升，

慑伏了神灵的魂。

那真是了不得！现在把其余的名字念下去吧。这是厄剌克勒斯的神气，霸王的神气；情郎还得忧愁一点。

昆斯　法兰西斯·弗鲁特，修风箱的。

弗鲁特　有，彼得·昆斯。

昆斯　你得扮提斯柏。

弗鲁特　提斯柏是谁呀？一个游行的侠客吗？

昆斯　那是皮拉摩斯必须爱上的姑娘。

弗鲁特　嗳，真的，别叫咱扮一个娘儿们；咱的胡子已经长起来啦。

昆斯　那没有问题；你得套上假脸扮演，你可以小着声音讲话。

波顿　咱也可以把脸孔罩住，提斯柏也让咱来扮吧。咱会细声细气地说话，"提斯妮！提斯妮！""啊呀！皮拉摩斯，奴的情哥哥，是你的提斯柏，你的亲亲爱爱的姑娘！"

昆斯　不行，不行，你必须扮皮拉摩斯。弗鲁特，你必须扮提斯柏。

波顿　好吧，叫下去。

昆斯　罗宾·斯塔佛林，当裁缝的。

斯塔佛林　有，彼得·昆斯。

昆斯　罗宾·斯塔佛林，你扮提斯柏的母亲。汤姆·斯诺特，补锅子的。

斯诺特　有，彼得·昆斯。

昆斯　你扮皮拉摩斯的爸爸；咱自己扮提斯柏的爸爸；斯纳格，做细木工的，你扮一只狮子：咱想这本戏就此分配好了。

斯纳格　你有没有把狮子的台词写下？要是有的话，请你给我，因为我记性不大好。

昆斯　你不用预备，你只要嚷嚷就算了。

波顿　让咱也扮狮子吧。咱会嚷嚷，叫每一个人听见了都非常高兴；咱会嚷着嚷着，连公爵都传下谕旨来说，“让他再嚷下去吧！让他再嚷下去吧！”

昆斯　你要嚷得那么可怕，吓坏了公爵夫人和各位太太小姐们，吓得她们尖声叫起来；那准可以把咱们一起给吊死了。

众人　那准会把咱们一起给吊死，每一个母亲的儿子都逃不了。

波顿　朋友们，你们说的很是；要是你把太太们吓昏了头，她们一定会不顾三七二十一把咱们给吊死。但是咱可以把声音压得高一些，不，提得低一些；咱会嚷得就像一只吃奶的小鸽子那么地温柔，嚷得就像一只夜莺。

昆斯　你只能扮皮拉摩斯；因为皮拉摩斯是一个讨人欢喜的小白脸，一个体面人，就像你可以在夏天看到的那种人；他又是一个可爱的堂堂绅士模样的人；因此你必须扮皮

拉摩斯。

波顿 行，咱就扮皮拉摩斯。顶好咱挂什么须？

昆斯 那随你便吧。

波顿 咱可以挂你那稻草色的须，你那橙黄色的须，你那紫红色的须，或者你那法国金洋钱色的须，纯黄色的须。

昆斯 你还是光着脸蛋吧。列位，这儿是你们的台词。咱请求你们，恳求你们，要求你们，在明儿夜里念熟，趁着月光，在郊外一哩路地方的禁林里咱们碰头，在那边咱们要排练排练；因为要是咱们在城里排练，就会有人跟着咱们，咱们的玩意儿就要泄漏出去。同时咱要开一张咱们演戏所需要的东西的单子。请你们大家不要误事。

波顿 咱们一定在那边碰头；咱们在那边排练起来可以像样点儿，胆大点儿。大家辛苦干一下，要干得非常好。再会吧。

昆斯 咱们在公爵的橡树底下再见。

波顿 好了，可不许失约。（同下。）

第 二 幕

第一场　雅典附近的森林

一小仙及迫克自相对方向上。

迫克　喂，精灵！你飘流到哪里去？

小仙　越过了谿谷和山陵，

　　穿过了荆棘和丛薮，

越过了围场和园庭，

　　穿过了激流和爝火；

我在各地漂游流浪，

轻快得像是月亮光；

我给仙后奔走服务，

草环①上缀满轻轻露。

亭亭的莲馨花是她的近侍，

黄金的衣上饰着点点斑痣；

那些是仙人们投赠的红玉，

① 野地上有时发现环形的茂草，传谓仙人夜间在此跳舞所成。

中藏着一缕缕的芳香馥郁；
我要在这里访寻几滴露水，
给每朵花挂上珍珠的耳坠。
再会，再会吧，你粗野的精灵！
因为仙后的大驾快要来临。

迫克　今夜大王在这里大开欢宴，
千万不要让他俩彼此相见；
奥布朗的脾气可不是顶好，
为着王后的固执十分着恼；
她偷到了一个印度小王子，
就像心肝一样怜爱和珍视；
奥布朗看见了有些儿眼红，
想要把他充作自己的侍童；
可是她哪里便肯把他割爱，
满头花朵她为他亲手插戴。
从此林中、草上、泉畔和月下，
他们一见面便要破口相骂；
小妖们往往吓得胆战心慌，
没命地钻向橡斗中间躲藏。

小仙　要是我没有把你认错，你大概便是名叫罗宾好人儿的狡狯的、淘气的精灵了。你就是惯爱吓唬乡村的女郎，在人家的牛乳上撮去了乳脂，使那气喘吁吁的主妇整天也搅不出奶油来；有时你暗中替人家磨谷，有时弄坏了酒使它不能发酵；夜里走路的人，你把他们引入了迷路，自己

却躲在一旁窃笑；谁叫你“大仙”或是“好迫克”的，你就给他幸运，帮他作工；那就是你吗？

迫克　仙人，你说得正是；我就是那个快活的夜游者。我在奥布朗跟前想出种种笑话来逗他发笑，看见一头肥胖精壮的马儿，我就学着雌马的嘶声把它迷昏了头；有时我化作一颗焙熟的野苹果，躲在老太婆的酒碗里，等她举起碗想喝的时候，我就拍的弹到她嘴唇上，把一碗麦酒都倒在她那皱瘪的喉皮上；有时我化作三脚的凳子，满肚皮人情世故的婶婶刚要坐下来一本正经讲她的故事，我便从她的屁股底下滑走，把她翻了一个大元宝，一头喊“好家伙！”一头咳呛个不住，于是周围的人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们越想越好笑，鼻涕眼泪都笑了出来，发誓说从来不曾逢到过比这更有趣的事。但是让开路来，仙人，奥布朗来了。

小仙　娘娘也来了。他要是走开了才好！

奥布朗及提泰妮娅各带侍从自相对方向上。

奥布朗　真不巧又在月光下碰见你，骄傲的提泰妮娅！

提泰妮娅　嘿，嫉妒的奥布朗！神仙们，快快走开；我已经发誓不和他同游同寝了。

奥布朗　等一等，坏脾气的女人！我不是你的夫君吗？

提泰妮娅　那么我也一定是你的尊夫人了。但是你从前溜出了仙境，扮作牧人的样子，整天吹着麦笛，唱着情歌，向风骚的牧女调情，这种事我全知道。今番你为什么要从迢迢的印度平原上赶到这里来呢？无非是为着那位身材高大的阿玛宗女王，你的穿靴子的爱人，要嫁给忒修斯了，

所以你得来向他们道贺道贺。

奥布朗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来，提泰妮娅，把我的名字和希波吕忒牵涉在一起侮蔑我？你自己知道你和忒修斯的私情瞒不过我。不是你在朦胧的夜里引导他离开被他所俘虏的佩丽古娜？不是你使他负心地遗弃了美丽的伊葛尔、爱丽亚邓和安提奥巴？

提泰妮娅 这些都是因为嫉妒而捏造出来的谎话。自从仲夏之初，我们每次在山上、谷中、树林里、草场上、细石铺底的泉旁或是海滨的沙滩上聚集，预备和着呜啸的风声跳环舞的时候，总是被你吵断我们的兴致。风因为我们不理会他的吹奏，生了气，便从海中吸起了毒雾；毒雾化成瘴雨下降地上，使每一条小小的溪河都耀武扬威地泛滥到岸上：因此牛儿白白牵着轭，农夫枉费了他的血汗，青青的嫩禾还没有长上芒须便腐烂了；空了的羊栏露出在一片汪洋的田中，乌鸦饱啖着瘟死了的羊群的尸体；跳舞作乐的草泥坂上满是湿泥，杂草乱生的曲径因为没有人行走，已经无法辨认。人们在五月天要穿冬季的衣服；晚上再听不到欢乐的颂歌。执掌潮汐的月亮，因为再也听不见夜间颂神的歌声，气得脸孔发白，在空气中播满了湿气，人一沾染上就要害风湿症。因为天时不正，季候也反了常：白头的寒霜倾倒在红颜的蔷薇的怀里，年迈的冬神却在薄薄的冰冠上嘲讽似的缀上了夏天芬芳的蓓蕾的花环。春季、夏季、丰收的秋季、暴怒的冬季，都改换了他们素来的装束，惊愕的世界不能再凭着他们的出产辨别出

谁是谁来。这都因为我们的不和所致，我们是一切灾祸的根源。

奥布朗　那么你就该设法补救；这全然在你的手中。为什么提泰妮娅要违拗她的奥布朗呢？我所要求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换儿①做我的侍童罢了。

提泰妮娅　请你死了心吧，拿整个仙境也不能从我手里换得这个孩子。他的母亲是我神坛前的一个信徒，在芬芳的印度的夜里，她常常在我身旁闲谈，陪我坐在海边的黄沙上，凝望着海上的商船；我们一起笑着，看那些船帆因狂荡的风而怀孕，一个个凸起了肚皮；她那时正也怀孕着这个小宝贝，便学着船帆的样子，美妙而轻快地凌风而行，为我往岸上寻取各种杂物，回来时就像航海而归，带来了无数的商品。但她因为是一个凡人，所以在产下这孩子时便死了。为着她的缘故我才抚养她的孩子，也为着她的缘故我不愿舍弃他。

奥布朗　你预备在这林中耽搁多少时候？

提泰妮娅　也许要到忒修斯的婚礼以后。要是你肯耐心地和我们一起跳舞，看看我们月光下的游戏，那么跟我们一块儿走吧；不然的话，请你不要见我，我也决不到你的地方来。

奥布朗　把那个孩子给我，我就和你一块儿走。

提泰妮娅　把你的仙国跟我掉换都别想。神仙们，去吧！要

① 传说仙人常于夜间将人家美丽小儿窃去，以愚蠢的妖童换置其处。

是我再多留一刻，我们就要吵起来了。（率侍从等下。）

奥布朗　好，去你的吧！为着这次的侮辱，我一定要在你离开这座林子之前给你一些惩罚。我的好迫克，过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坐在一个海岬上，望见一个美人鱼骑在海豚的背上，她的歌声是这样婉转而谐美，镇静了狂暴的怒海，好几个星星都疯狂地跳出了它们的轨道，为了听这海女的音乐？

迫克　我记得。

奥布朗　就在那个时候，你看不见，但我能看见持着弓箭的丘匹德在冷月和地球之间飞翔；他瞄准了坐在西方宝座上的一个美好的童贞女，很灵巧地从他的弓上射出他的爱情之箭，好像它能刺透十万颗心的样子。可是只见小丘匹德的火箭在如水的冷洁的月光中熄灭，那位童贞的女王心中一尘不染，沉浸在纯洁的思念中安然无恙；但是我看见那支箭却落下在西方一朵小小的花上，那花本来是乳白色的，现在已因爱情的创伤而被染成紫色，少女们把它称作"爱懒花"。去给我把那花采来。我曾经给你看过它的样子；它的汁液如果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无论男女，醒来一眼看见什么生物，都会发疯似的对它恋爱。给我采这种花来；在鲸鱼还不曾游过三哩路之前，必须回来复命。

迫克　我可以在四十分钟内环绕世界一周。（下。）

奥布朗　这种花汁一到了手，我便留心着等提泰妮娅睡了的时候把它滴在她的眼皮上；她一醒来第一眼看见的东西，

无论是狮子也好，熊也好，狼也好，公牛也好，或者好事的猕猴、忙碌的无尾猿也好，她都会用最强烈的爱情追求它。我可以用另一种草解去这种魔力，但第一我先要叫她把那个孩子让给我。可是谁到这儿来啦？凡人看不见我，让我听听他们的谈话。

狄米特律斯上，海丽娜随其后。

狄米特律斯　我不爱你，所以别跟着我。拉山德和美丽的赫米娅在哪儿？我要把拉山德杀死，但我的命却悬在赫米娅手中。你对我说他们私奔到这座林子里，因此我赶到这儿来；可是因为遇不见我的赫米娅，我简直要在这林子里发疯啦。滚开！快走，不许再跟着我！

海丽娜　是你吸引我跟着你的，你这硬心肠的磁石！可是你所吸的却不是铁，因为我的心像钢一样坚贞。要是你去掉你的吸引力，那么我也就没有力量再跟着你了。

狄米特律斯　是我引诱你吗？我曾经向你说过好话吗？我不是曾经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你，我不爱你，而且也不能爱你吗？

海丽娜　即使那样，也只是使我爱你爱得更加厉害。我是你的一条狗，狄米特律斯；你越是打我，我越是向你献媚。请你就像对待你的狗一样对待我吧，踢我、打我、冷淡我、不理我，都好，只容许我跟随着你，虽然我是这么不好。在你的爱情里我要求的地位还能比一条狗都不如吗？但那对于我已经是十分可贵了。

狄米特律斯　不要过分惹起我的厌恨吧；我一看见你就头痛。

海丽娜　可是我不看见你就心痛。

狄米特律斯　你太不顾虑你自己的体面了，竟擅自离开城中，把你自己交托在一个不爱你的人手里；你也不想想你的贞操多么值钱，就在黑夜中这么一个荒凉的所在盲目地听从着不可知的命运。

海丽娜　你的德行使我安心这样做：因为当我看见你面孔的时候，黑夜也变成了白昼，因此我并不觉得现在是在夜里；你在我的眼里是整个世界，因此在这座林中我也不愁缺少伴侣：要是整个世界都在这儿瞧着我，我怎么还是单身独自一人呢？

狄米特律斯　我要逃开你，躲在丛林之中，任凭野兽把你怎样处置。

海丽娜　最凶恶的野兽也不像你那样残酷。你要逃开我就逃开吧；从此以后，古来的故事要改过了：逃走的是阿波罗，追赶的是达芙妮①；鸽子追逐着鹰隼；温柔的牝鹿追捕着猛虎；然而弱者追求勇者，结果总是徒劳无益的。

狄米特律斯　我不高兴听你再唠叨下去。让我走吧；要是你再跟着我，相信我，在这座林中你要被我欺负的。

海丽娜　嗯，在神庙中，在市镇上，在乡野里，你到处欺负我。唉，狄米特律斯！你的虐待我已经使我们女子蒙上了耻辱。我们是不会像男人一样为爱情而争斗的；我们应该被人家求爱，而不是向人家求爱。（狄米特律斯下）我要立意

---

① 希腊罗马神话中日神阿波罗（Apollo）爱仙女达芙妮（Daphne），达芙妮避之而化为月桂树。

跟随你；我愿死在我所深爱的人的手中，好让地狱化为天宫。（下。）

奥布朗　再会吧，女郎！当他还没有离开这座树林，你将逃避他，他将追求你的爱情。

迫克重上。

奥布朗　你已经把花采来了吗？欢迎啊，浪游者！

迫克　是的，它就在这儿。

奥布朗　请你把它给我。

我知道一处茴香盛开的水滩，
长满着樱草和盈盈的紫罗兰，
馥郁的金银花，芗泽的野蔷薇，
漫天张起了一幅芬芳的锦帷。
有时提泰妮娅在群花中酣醉，
柔舞清歌低低地抚着她安睡；
小花蛇在那里丢下发亮的皮，
小仙人拿来当做合身的外衣。
我要洒一点花汁在她的眼上，
让她充满了各种可憎的幻象。
其余的你带了去在林中访寻，
一个娇好的少女见弃于情人；
倘见那薄幸的青年在她近前，
就把它轻轻地点上他的眼边。
他的身上穿着雅典人的装束，
你须仔细辨认清楚，不许弄错；

小心地执行着我谆谆的吩咐，
让他无限的柔情都向她倾吐。
等第一声雄鸡啼时我们再见。

迫克 放心吧，主人，一切如你的意念。（各下。）

第二场 林中的另一处

提泰妮娅及其小仙侍从等上。

提泰妮娅 来，跳一回舞，唱一曲神仙歌，然后在一分钟内余下来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大家散开去；有的去杀死麝香玫瑰嫩苞中的蛀虫；有的去和蝙蝠作战，剥下它们的翼革来为我的小妖儿们做外衣；剩下的去驱逐每夜啼叫、看见我们这些伶俐的小精灵们而惊骇的猫头鹰。现在唱歌给我催眠吧；唱罢之后，大家各做各的事，让我休息一会儿。

小仙们唱：

一

两舌的花蛇，多刺的蝟，
不要打扰着她的安睡；
蝶螈和蜥蜴，不要行近，
仔细毒害了她的宁静。
夜莺，鼓起你的清弦，
为我们唱一曲催眠：
睡啦，睡啦，睡睡吧！ 睡啦，睡啦，睡睡吧！
一切害物远走高飏，

不要行近她的身旁；

　晚安，睡睡吧！

二

织网的蜘蛛，不要过来；

长脚的蛛儿快快走开！

黑背的蜣螂，不许走近；

不许莽撞，蜗牛和蚯蚓。

　夜莺，鼓起你的清弦，

　为我们唱一曲催眠：

睡啦，睡啦，睡睡吧！睡啦，睡啦，睡睡吧！

一切害物远走高飏，

不要行近她的身旁；

　晚安，睡睡吧！

一小仙　去吧！现在一切都已完成，

只须留着一个人作哨兵。（众小仙下，提泰妮娅睡。）

奥布朗上，挤花汁滴在提泰妮娅眼皮上。

奥布朗　等你眼睛一睁开，

你就看见你的爱，

为他担起相思债：

山猫、豹子、大狗熊，

野猪身上毛蓬蓬；

等你醒来一看见

丑东西在你身边，

芳心可可为他恋。（下。）

拉山德及赫米娅上。

拉山德　好人，你在林中东奔西走，疲乏得快要昏倒了。说老实话，我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路。要是你同意，赫米娅，让我们休息一下，等待到天亮再说。

赫米娅　就照你的意思吧，拉山德。你去给你自己找一处睡眠的所在，因为我要在这花坛安息我的形骸。

拉山德　一块草地可以作我们两人枕首的地方；两个胸膛一条心，应该合睡一个眠床。

赫米娅　哎，不要，亲爱的拉山德；为着我的缘故，我的亲亲，再躺远一些，不要挨得那么近。

拉山德　啊，爱人！不要误会了我的无邪的本意，恋人们原是能够领会彼此所说的话的。我是说我的心和你的心连结在一起，已经打成一片，分不开来；两个心胸彼此用盟誓连系，共有着一片忠贞。因此不要拒绝我睡在你的身旁，赫米娅，我一点没有坏心肠。

赫米娅　拉山德真会说话。要是赫米娅疑心拉山德有坏心肠，愿她从此不能堂堂做人。但是好朋友，为着爱情和礼貌的缘故，请睡得远一些；在人间的礼法上，保持这样的距离对于束身自好的未婚男女，是最为合适的。这么远就行了。晚安，亲爱的朋友！愿爱情永无更改，直到你生命的尽头！

拉山德　依着你那祈祷我应和着阿门！阿门！我将失去我的生命，如其我失去我的忠贞！（略就远处退卧）这里是我的眠床了；但愿睡眠给与你充分的休养！

赫米娅　那愿望我愿意和你分享！（二人入睡。）

迫克上。

迫克　我已经在森林中间走遍，

但雅典人可还不曾瞧见，

我要把这花液在他眼上

试一试激动爱情的力量。

静寂的深宵！啊，谁在这厢？

他身上穿着雅典的衣裳。

我那主人所说的正是他，

狠心地欺负那美貌娇娃；

她正在这一旁睡得酣熟，

不顾到地上的潮湿龌龊：

美丽的人儿！她竟然不敢

睡近这没有心肝的恶汉。（挤花汁滴拉山德眼上）

我已在你眼睛上，坏东西！

倾注着魔术的力量神奇；

等你醒来的时候，让爱情

从此扰乱你睡眠的安宁！

别了，你醒来我早已去远，

奥布朗在盼我和他见面。（下。）

狄米特律斯及海丽娜奔驰上。

海丽娜　你杀死了我也好，但是请你停步吧，亲爱的狄米特律斯！

狄米特律斯　我命令你走开，不要这样缠扰着我！

海丽娜 啊！你要把我丢在黑暗中吗？请不要这样！

狄米特律斯 站住！否则叫你活不成。我要独自走我的路。

（下。）

海丽娜 唉！这痴心的追赶使我乏得透不过气来。我越是千求万告，越是惹他憎恶。赫米娅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那么幸福，因为她有一双天赐的迷人的眼睛。她的眼睛怎么会这样明亮呢？不是为着泪水的缘故，因为我的眼睛被眼泪洗着的时候比她更多。不，不，我是像一头熊那么难看，就是野兽看见我也会因害怕而逃走；因此难怪狄米特律斯会这样逃避我，就像逃避一个丑妖怪一样。哪一面欺人的坏镜子使我居然敢把自己跟赫米娅的明星一样的眼睛相比呢？但是谁在这里？拉山德！躺在地上！死了吗，还是睡了？我看不见有血，也没有伤处。拉山德，要是你没有死，好朋友，醒醒吧！

拉山德 （醒）我愿为着你赴汤蹈火，玲珑剔透的海丽娜！上天在你身上显出他的本领，使我能在你的胸前看透你的心。狄米特律斯在哪里？嘿！那个难听的名字让他死在我的剑下多么合适！

海丽娜 不要这样说，拉山德！不要这样说！即使他爱你的赫米娅又有什么关系？上帝！那又有什么关系？赫米娅仍旧是爱着你的，所以你应该心满意足了。

拉山德 跟赫米娅心满意足吗？不，我真悔恨和她在一起度着的那些可厌的时辰。我不爱赫米娅，我爱的是海丽娜；谁不愿意把一只乌鸦换一头白鸽呢？男人的意志是被理

性所支配的，理性告诉我你比她更值得敬爱。凡是生长的东西，不到季节，总不会成熟：我过去由于年轻，我的理性也不曾成熟；但是现在我的智慧已经充分成长，理性指挥着我的意志，把我引到了你的眼前；在你的眼睛里我可以读到写在最丰美的爱情的经典上的故事。

海丽娜　我怎么忍受得下这种尖刻的嘲笑呢？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你，使你这样讥讽我呢？我从来不曾得到过，也永远不会得到，狄米特律斯的一瞥爱怜的眼光，难道那还不够，难道那还不够，年轻人，你必须再这样挖苦我的短处吗？真的，你侮辱了我；真的，用这种卑鄙的样子向我献假殷勤。但是再会吧！我还以为你是个较有教养的上流人哩。唉！一个女子受到了这一个男人的摈拒，还得忍受那一个男子的揶揄。（下。）

拉山德　她没有看见赫米娅。赫米娅，睡你的吧，再不要走近拉山德的身边了！一个人吃饱了太多的甜食，能使胸胃中发生强烈的厌恶，改信正教的人最是痛心疾首于以往欺骗他的异端邪说；你就是我的甜食和异端邪说，让你被一切的人所憎恶吧，但没有别人比我更憎恶你了。我的一切生命之力啊，用爱和力来尊崇海丽娜，做她的忠实的骑士吧！（下。）

赫米娅　（醒）救救我，拉山德！救救我！用出你全身力量来，替我在胸口上撵掉这条蠕动的蛇。哎呀，天哪！做了怎样的梦！拉山德，瞧我怎样因害怕而颤抖着。我觉得仿佛一条蛇在嚼食我的心，而你坐在一旁，瞧着它的残酷的

肆虐微笑。拉山德！怎么！换了地方了？拉山德！好人！怎么！听不见？去了？没有声音，不说一句话？唉！你在哪儿？要是你听见我，答应一声呀！凭着一切爱情的名义，说话呀！我害怕得差不多要晕倒了。仍旧一声不响！我明白你已不在近旁了；要是我寻不到你，我定将一命丧亡！（下。）

第 三 幕

第一场 林中。提泰妮娅熟睡未醒

昆斯、斯纳格、波顿、弗鲁特、斯诺特、斯塔佛林上。

波顿 咱们都会齐了吗？

昆斯 妙极了，妙极了，这儿真是给咱们练戏用的一块再方便也没有的地方。这块草地可以做咱们的戏台，这一丛山楂树便是咱们的后台。咱们可以认真扮演一下；就像当着公爵殿下的面前一样。

波顿 彼得·昆斯，——

昆斯 你说什么，波顿好家伙？

波顿 在这本《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喜剧里，有几个地方准难叫人家满意。第一，皮拉摩斯该得拔出剑来结果自己的性命，这是太太小姐们受不了的。你说可对不对？

斯诺特 凭着圣母娘娘的名字，这可真的不是玩儿的事。

斯塔佛林 我说咱们把什么都做完了之后，这一段自杀可不用表演。

波顿 不必，咱有一个好法子。给咱写一段开场诗，让这段开

场诗大概这么说：咱们的剑是不会伤人的；实实在在皮拉摩斯并不真的把自己干掉了；顶好再那么声明一下，咱扮着皮拉摩斯的，并不是皮拉摩斯，实在是织工波顿：这么一下她们就不会受惊了。

昆斯　好吧，就让咱们有这么一段开场诗，咱可以把它写成八六体①。

波顿　把它再加上两个字，让它是八个字八个字那么的吧。

斯诺特　太太小姐们见了狮子不会哆嗦吗？

斯塔佛林　咱担保她们一定会害怕。

波顿　列位，你们得好好想一想：把一头狮子——老天爷保佑咱们！——带到太太小姐们的中间，还有比这更荒唐得可怕的事吗？在野兽中间，狮子是再凶恶不过的。咱们可得考虑考虑。

斯诺特　那么说，就得再写一段开场诗，说他并不是真狮子。

波顿　不，你应当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他的脸蛋的一半要露在狮子头颈的外边；他自己就该说着这样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太太小姐们，"或者说，"尊贵的太太小姐们，咱要求你们，"或者说，"咱请求你们，"或者说，"咱恳求你们，不用害怕，不用发抖；咱可以用生命给你们担保。要是你们想咱真是一头狮子，那咱才真是倒霉啦！不，咱完全不是这种东西；咱是跟别人一样的人。"这么着让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来，明明白白地告诉她们，他是细工木匠斯纳格。

---

① 八音节六音节相间的诗体。

昆斯　好吧，就这么办。但是还有两件难事：第一，咱们要把月亮光搬进屋子里来；你们知道皮拉摩斯和提斯柏是在月亮底下相见的。

斯纳格　咱们演戏的那天可有月亮吗？

波顿　拿历本来，拿历本来！瞧历本上有没有月亮，有没有月亮。

昆斯　有的，那晚上有好月亮。

波顿　啊，那么你就可以把咱们演戏的大厅上的一扇窗打开，月亮就会打窗子里照进来啦。

昆斯　对了；否则就得叫一个人一手拿着柴枝，一手举起灯笼，登场说他是假扮或是代表着月亮。现在还有一件事，咱们在大厅里应该有一堵墙；因为故事上说，皮拉摩斯和提斯柏是彼此凑着一条墙缝讲话的。

斯纳格　你可不能把一堵墙搬进来。你怎么说，波顿？

波顿　让什么人扮做墙头；让他身上涂着些灰泥粘土之类，表明他是墙头；让他把手指举起作成那个样儿，皮拉摩斯和提斯柏就可以在手指缝里低声谈话了。

昆斯　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已齐全了。来，每个老娘的儿子都坐下来，念着你们的台词。皮拉摩斯，你开头；你说完了之后，就走进那簇树后；这样大家可以按着尾白① 挨次说下去。

迫克自后上。

---

① 尾白，指一句特定的台词。第一个演员念到"尾白"时，第二个演员便开始接话。

迫克　那一群伧夫俗子胆敢在仙后卧榻之旁鼓唇弄舌？哈，在那儿演戏！让我做一个听戏的吧；要是看到机会的话，也许我还要做一个演员哩。

昆斯　说吧，皮拉摩斯。提斯柏，站出来。

波顿

提斯柏，花儿开得十分腥——

昆斯　十分香，十分香。

波顿

——开得十分香；
你的气息，好人儿，也是一个样。
听，那边有一个声音，你且等一等，
一会儿咱再来和你诉衷情。（下。）

迫克　请看皮拉摩斯变成了怪妖精。（下。）

弗鲁特　现在该咱说了吧？

昆斯　是的，该你说。你得弄清楚，他是去瞧瞧什么声音去的，等一会儿就要回来。

弗鲁特

最俊美的皮拉摩斯，脸孔红如红玫瑰，
　肌肤白得赛过纯白的百合花，
活泼的青年，最可爱的宝贝，
　忠心耿耿像一匹顶好的马。
皮拉摩斯，咱们在宁尼①的坟头相会。

① 宁尼(Ninny)是尼纳斯(Ninus)之讹，古代尼尼微城的建立者。宁尼照字面讲有"傻子"之意。

昆斯　“尼纳斯的坟头”，老兄。你不要就把这句说出来，那是要你答应皮拉摩斯的：你把要你说的话不管什么尾白不尾白都一古脑儿说出来啦。皮拉摩斯，进来；你的尾白已经说过了，是“顶好的马”。

弗鲁特

噢。——忠心耿耿像一匹顶好的马。

迫克重上；波顿戴驴头随上。

波顿　美丽的提斯柏，咱是整个儿属于你的！

昆斯　怪事！怪事！咱们见了鬼啦！列位，快逃！快逃！救命哪！（众下。）

迫克　我要把你们带领得团团乱转，

经过一处处沼地、草莽和林薮；

有时我化作马，有时化作猎犬，

化作野猪、没头的熊或是燐火；

我要学马样嘶，犬样吠，猪样嗥，

熊一样的咆哮，野火一样燃烧。（下。）

波顿　他们干么都跑走了呢？这准是他们的恶计，要把咱吓一跳。

斯诺特重上。

斯诺特　啊，波顿！你变了样子啦！你头上是什么东西呀？

波顿　是什么东西？你瞧见你自己变成了一头蠢驴啦，是不是？（斯诺特下。）

昆斯重上。

昆斯　天哪！波顿！天哪！你变啦！（下。）

波顿　咱看透他们的鬼把戏；他们要把咱当作一头蠢驴，想出法子来吓咱。可是咱决不离开这块地方，瞧他们怎么办。咱要在这儿跑来跑去；咱要唱个歌儿，让他们听见了知道咱可一点不怕。（唱）

山乌嘴巴黄沉沉，
　浑身长满黑羽毛，
画眉唱得顶认真，
　声音尖细是欧鹪。

提泰妮娅　（醒）什么天使使我从百花的卧榻上醒来呢？

波顿　　鹡鸰，麻雀，百灵鸟，
　　还有杜鹃爱骂人，
　大家听了心头恼，
　　可是谁也不回声。①

真的，谁耐烦跟这么一头蠢鸟斗口舌呢？即使它骂你是乌龟，谁又高兴跟他争辩呢？

提泰妮娅　温柔的凡人，请你唱下去吧！我的耳朵沉醉在你的歌声里，我的眼睛又为你的状貌所迷惑；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的美姿已使我不禁说出而且矢誓着我爱你了。

波顿　咱想，奶奶，您这可太没有理由。不过说老实话，现今世界上理性可真难得跟爱情碰头；也没有哪位正直的邻居大叔给他俩撮合撮合做朋友，真是抱歉得很。哈，我有

① 杜鹃下卵于他鸟的巢中，故用以喻奸夫，但其后 cuckold（由 cuckoo 化出）一字却用作奸妇本夫的代名词。杜鹃的鸣声即为 cuckoo，不啻骂人为"乌龟"；但因闻者不能知其妻子是否贞洁，故虽恼而不敢作声。

时也会说说笑话。

提泰妮娅　你真是又聪明又美丽。

波顿　不见得，不见得。可是咱要是有本事跑出这座林子，那已经很够了。

提泰妮娅　请不要跑出这座林子！不论你愿不愿，你一定要留在这里。我不是一个平常的精灵，夏天永远听从我的命令；我真是爱你，因此跟我去吧。我将使神仙们侍候你，他们会从海底里捞起珍宝献给你；当你在花茵上睡去的时候，他们会给你歌唱；而且我要给你洗涤去俗体的污垢，使你身轻得像个精灵一样。豆花！蛛网！飞蛾！芥子！

四神仙上。

豆花　有。

蛛网　有。

飞蛾　有。

芥子　有。

四仙　（合）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提泰妮娅　恭恭敬敬地侍候这先生，
窜窜跳跳地追随他前行；
给他吃杏子、鹅莓和桑椹，
紫葡萄和无花果儿青青。
去把野蜂的蜜囊儿偷取，
剪下蜂股的蜂蜡做烛炬，
在流萤的火睛里点了火，
照着我的爱人晨兴夜卧；

再摘下彩蝶儿粉翼娇红，

搧去他眼上的月光溶溶。

来，向他鞠一个深深的躬。

豆花　万福，凡人！

蛛网　万福！

飞蛾　万福！

芥子　万福！

波顿　请你们列位先生多多担待担待在下。请教大号是——？

蛛网　蛛网。

波顿　很希望跟您交个朋友，好蛛网先生；要是咱指头儿割破了的话，咱要大胆用用您。① 善良的先生，您的尊号是——？

豆花　豆花。

波顿　啊，请多多给咱向您令堂豆荚奶奶和令尊豆壳先生致意。好豆花先生，咱也很希望跟您交个朋友。先生，您的雅号是——？

芥子　芥子。

波顿　好芥子先生，咱知道您是个饱历艰辛的人；那块庞大无比的牛肉曾经把您家里好多人都吞去了。不瞒您说，您的亲戚们方才还害得我掉下几滴苦泪呢。咱希望跟您交个朋友，好芥子先生。

提泰妮娅　来，侍候着他，引路到我的闺房。

---

① 俗云蛛丝能止血。

月亮今夜有一颗多泪的眼睛；
小花们也都陪着她眼泪汪汪，
悲悼横遭强暴而失去的童贞。
吩咐那好人静静走不许作声。（同下。）

第二场　林中的另一处

奥布朗上。

奥布朗　不知道提泰妮娅有没有醒来；她一醒来，就要热烈地爱上了她第一眼看到的无论什么东西了。这边来的是我的使者。

迫克上。

奥布朗　啊，疯狂的精灵！在这座夜的魔林里现在有什么事情发生？

迫克　姑娘爱上了一个怪物了。当她昏昏睡熟的时候，在她的隐秘的神圣的卧室之旁，来了一群村汉；他们都是在雅典市集上作工过活的粗鲁的手艺人，聚集在一起练着戏，预备在忒修斯结婚的那天表演。在这一群蠢货的中间，一个最蠢的蠢材扮演着皮拉摩斯；当他退场走进一簇丛林里去的时候，我就抓住了这个好机会，给他的头上罩上一只死驴的头壳。一会儿为了答应他的提斯柏，这位好伶人又出来了。他们一看见了他，就像雁子望见了蹑足行近的猎人，又像一大群灰鸦听见了枪声轰然飞起乱叫、四散着横扫过天空一样，大家没命逃走了；又因为我们的

跳舞震动了地面，一个个横仆竖倒，嘴里乱喊着救命。他们本来就是那么糊涂，这回吓得完全丧失了神智，没有知觉的东西也都来欺侮他们了：野茨和荆棘抓破了他们的衣服；有的失去了袖子，有的落掉了帽子，败军之将，无论什么东西都是予取予求的。在这种惊惶中我领着他们走去，把变了样子的可爱的皮拉摩斯孤单单地留下；就在那时候，提泰妮娅醒了转来，立刻爱上了一头驴子了。

奥布朗　这比我所能想得到的计策还好。但是你有没有依照我的吩咐，把那爱汁滴在那个雅典人的眼上呢？

迫克　那我也已经乘他睡熟的时候办好了。那个雅典女人就在他的身边，因此他一醒来，一定便会看见她。

狄米特律斯及赫米娅上。

奥布朗　站过来些，这就是那个雅典人。

迫克　这女人一点不错；那男人可不是。

狄米特律斯　唉！为什么你这样骂着深爱你的人呢？那种毒骂是应该加在你仇敌身上的。

赫米娅　现在我不过把你数说数说罢了；我应该更厉害地对付你，因为我相信你是可咒诅的。要是你已经乘着拉山德睡着的时候把他杀了，那么把我也杀了吧；已经两脚踏在血泊中，索性让杀人的血淹没你的膝盖吧。太阳对于白昼，也没有像他对于我那样的忠心。当赫米娅睡熟的时候，他会悄悄地离开她吗？我宁愿相信地球的中心可以穿成孔道，月亮会从里面钻了过去，在地球的那一端跟她的兄长白昼捣乱。一定是你已经把他杀死了；因为只

有杀人的凶徒，脸上才会这样惨白而可怖。

狄米特律斯　被杀者的脸色应该是这样的，你的残酷已经洞穿我的心，因此我应该有那样的脸色；但是你这杀人的，瞧上去却仍然是那么辉煌莹洁，就像那边天上闪耀着的金星一样。

赫米娅　你这种话跟我的拉山德有什么关系？他在哪里呀？啊，好狄米特律斯，把他还给了我吧！

狄米特律斯　我宁愿把他的尸体喂我的猎犬。

赫米娅　滚开，贱狗！滚开，恶狗！你使我失去姑娘家的柔顺，再也忍不住了。你真的把他杀了吗？从此之后，别再把你算作人吧！啊，看在我的面上，老老实实告诉我，告诉我，你，一个清醒的人，看见他睡着，而把他杀了吗？嗳唷，真勇敢！一条蛇、一条毒蛇，都比不上你；因为它的分叉的毒舌，还不及你的毒心更毒！

狄米特律斯　你的脾气发得好没来由。我并没有杀死拉山德，他也并没有死，照我所知道的。

赫米娅　那么请你告诉我他很安全。

狄米特律斯　要是我告诉你，我将得到什么好处呢？

赫米娅　你可以得到永远不再看见我的权利。我从此离开你那可憎的脸；无论他死也罢活也罢，你再不要和我相见。（下。）

狄米特律斯　在她这样盛怒之中，我还是不要跟着她。让我在这儿暂时停留一会儿。

睡眠欠下了沉忧的债，

心头加重了沉忧的担；

我且把黑甜乡暂时寻访，

还了些还不尽的糊涂账。（卧下睡去。）

奥布朗　你干了些什么事呢？你已经大大地弄错了，把爱汁去滴在一个真心的恋人的眼上。为了这次错误，本来忠实的将要改变心肠，而不忠实的仍旧和以前一样。

迫克　一切都是命运在作主；保持着忠心的不过一个人；变心的，把盟誓起了一个毁了一个的，却有百万个人。

奥布朗　比风还快地到林中各处去访寻名叫海丽娜的雅典女郎吧。她是全然为爱情而憔悴的，痴心的叹息耗去了她脸上的血色。用一些幻象把她引到这儿来；我将在这个人的眼睛上施上魔法，准备他们的见面。

迫克　我去，我去，瞧我一会儿便失了踪迹；

鞑靼人的飞箭都赶不上我的迅疾。（下。）

奥布朗　这一朵紫色的小花，

尚留着爱神的箭疤，

让它那灵液的力量，

渗进他眸子的中央。

当他看见她的时光，

让她显出庄严妙相，

如同金星照亮天庭，

让他向她婉转求情。

迫克重上。

迫克　报告神仙界的头脑，

海丽娜已被我带到，
她后面随着那少年，
正在哀求着她眷怜。
瞧瞧那痴愚的形状，
人们真蠢得没法想！

奥布朗 站开些；他们的声音
将要惊醒睡着的人。

迫克 两男合爱着一女，
这把戏真够有趣；
最妙是颠颠倒倒，
看着才叫人发笑。

拉山德及海丽娜上。

拉山德 为什么你要以为我的求爱不过是向你嘲笑呢？嘲笑和戏谑是永不会伴着眼泪而来的；瞧，我在起誓的时候是怎样感泣着！这样的誓言是不会被人认作虚诳的。明明有着可以证明是千真万确的表记，为什么你会以为我这一切都是出于姗笑呢？

海丽娜 你越来越俏皮了。要是人们所说的真话都是互相矛盾的，那么神圣的真话将成了一篇鬼话。这些誓言都是应当向赫米娅说的；难道你把她丢弃了吗？把你对她和对我的誓言放在两个秤盘里，一定称不出轻重来，因为都是像空话那样虚浮。

拉山德 当我向她起誓的时候，我实在一点见识都没有。

海丽娜 照我想起来，你现在把她丢弃了，也不像是有见

识的。

拉山德　狄米特律斯爱着她，但他不爱你。

狄米特律斯　（醒）啊，海伦①！完美的女神！圣洁的仙子！我要用什么来比并你的秀眼呢，我的爱人？水晶是太昏暗了。啊，你的嘴唇，那吻人的樱桃，瞧上去是多么成熟，多么诱人！你一举起你那洁白的妙手，被东风吹着的陶洛斯高山上的积雪，就显得像乌鸦那么黯黑了。让我吻一吻那纯白的女王，这幸福的象征吧！

海丽娜　唉，倒霉！该死！我明白你们都在拿我取笑；假如你们是懂得礼貌和有教养的人，一定不会这样侮辱我。我知道你们都讨厌着我，那么就讨厌我好了，为什么还要联合起来讥讽我呢？你们瞧上去都像堂堂男子，如果真是堂堂男子，就不该这样对待一个有身分的妇女：发着誓，赌着咒，过誉着我的好处，但我可以断定你们的心里却在讨厌我。你们两人是情敌，一同爱着赫米娅，现在转过身来一同把海丽娜嘲笑，真是大丈夫的行为，干得真漂亮，为着取笑的缘故逼一个可怜的女人流泪！高尚的人决不会这样轻侮一个闺女，逼到她忍无可忍，只是因为给你们寻寻开心。

拉山德　你太残忍，狄米特律斯，不要这样；因为你爱着赫米娅，这你知道我是十分明白的。现在我用全心和好意把我在赫米娅的爱情中的地位让给你；但你也得把海丽娜

① 海伦是海丽娜的爱称。

的爱情让给我，因为我爱她，并且将要爱她到死。

海丽娜　从来不曾有过嘲笑者浪费过这样无聊的口舌。

狄米特律斯　拉山德，保留着你的赫米娅吧，我不要；要是我曾经爱过她，那爱情现在也已经消失了。我的爱不过像过客一样暂时驻留在她的身上，现在它已经回到它的永远的家，海丽娜的身边，再不到别处去了。

拉山德　海伦，他的话是假的。

狄米特律斯　不要侮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失。瞧！你的爱人来了；那边才是你的爱人。

赫米娅上。

赫米娅　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但却使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却给予听觉加倍的补偿。我的眼睛不能寻到你，拉山德；但多谢我的耳朵，使我能听见你的声音。你为什么那样忍心地离开了我呢？

拉山德　爱情驱着一个人走的时候，为什么他要滞留呢？

赫米娅　哪一种爱情能把拉山德驱开我的身边？

拉山德　拉山德的爱情使他一刻也不能停留；美丽的海丽娜，她照耀着夜天，使一切明亮的繁星黯然无色。为什么你要来寻找我呢？难道这还不能使你知道我因为厌恶你的缘故，才这样离开你吗？

赫米娅　你说的不是真话；那不会是真的。

海丽娜　瞧！她也是他们的一党。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三个人一起联合了用这种恶戏欺凌我。欺人的赫米娅！最没有

良心的丫头！你竟然和这种人一同算计着向我开这种卑鄙的玩笑作弄我吗？我们两人从前的种种推心置腹，约为姊妹的盟誓，在一起怨恨疾足的时间这样快便把我们拆分的那种时光，啊！你难道都已经忘记了吗？我们在同学时的那种情谊，一切童年的天真，你都已经完全丢在脑后了吗？赫米娅，我们两人曾经像两个巧手的神匠，在一起绣着同一朵花，描着同一个图样，我们同坐在一个椅垫上，齐声曼吟着同一个歌儿，就像我们的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思想，都是连在一起不可分的样子。我们这样生长在一起，正如并蒂的樱桃，看似两个，其实却连生在一起；我们是结在同一茎上的两颗可爱的果实，我们的身体虽然分开，我们的心却只有一个——原来我们的身子好比两个互通婚姻的名门，我们的心好比男家女家的纹章合而为一。难道你竟把我们从前的友好丢弃不顾，而和男人们联合着嘲弄你的可怜的朋友吗？这种行为太没有朋友的情谊，而且也不合一个少女的身分。不单是我，我们全体女人都可以攻击你，虽然受到委屈的只是我一个。

赫米娅　你这种愤激的话真使我惊奇。我并没有嘲弄你；似乎你在嘲弄我哩。

海丽娜　你不曾唆使拉山德跟随我，假意称赞我的眼睛和面孔吗？你那另一个爱人，狄米特律斯，不久之前还曾要用他的脚踢开我，你不曾使他称我为女神、仙子，神圣而希有的、珍贵的、超乎一切的人吗？为什么他要向他所讨厌

的人说这种话呢？拉山德的灵魂里是充满了你的爱的，为什么他反而要摈斥你，却要把他的热情奉献给我，倘不是因为你的指使，因为你们曾经预先商量好？即使我不像你那样有人爱怜，那样被人追求不舍，那样走好运，即使我是那样倒霉，得不到我所爱的人的爱情，那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应该可怜我才是，不应该反而来侮蔑我。

赫米娅　我不懂你说这种话的意思。

海丽娜　好，尽管装腔下去，扮着这一副苦脸，等我一转背，就要向我作嘴脸了；大家彼此睞睞眼睛，把这个绝妙的玩笑尽管开下去吧，将来会记载在历史上的。假如你们是有同情心，懂得礼貌的，就不该把我当作这样的笑柄。再会吧；一半也是我自己不好，死别或生离不久便可以补赎我的错误。

拉山德　不要走，温柔的海丽娜！听我解释。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灵魂！美丽的海丽娜！

海丽娜　多好听的话！

赫米娅　亲爱的，不要那样嘲笑她。

狄米特律斯　要是她的恳求不能使你不说那种话，我将强迫你闭住你的嘴。

拉山德　她想恳求我，你想强迫我，可是都无济于事。你的威胁正和她的软弱的祈告同样没有力量。海伦，我爱你！凭着我的生命起誓，我爱你！谁说我不爱你的，我愿意用我的生命证明他说谎；为了你我是乐意把生命捐弃的。

狄米特律斯　我说我比他更要爱你得多。

拉山德　要是你这样说，那么把剑拔出来证明一下吧。

狄米特律斯　好，快些，来！

赫米娅　拉山德，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拉山德　走开，你这黑鬼①！

狄米特律斯　不，不——你可不能骗我而自己逃走；假意说着来来，却在准备乘机溜去。你是个不中用的汉子，来吧！

拉山德　（向赫米娅）放开手，你这猫！你这牛蒡子！贱东西，放开手！否则我要像摔掉身上一条蛇那样摔掉你了。

赫米娅　为什么你变得这样凶暴？究竟是什么缘故呢，爱人？

拉山德　你的爱人！走开，黑鞑子！走开！可厌的毒物，叫人恶心的东西，给我滚吧！

赫米娅　你还是在开玩笑吗？

海丽娜　是的，你也是在开玩笑。

拉山德　狄米特律斯，我一定不失信于你。

狄米特律斯　你的话可有些不能算数，因为人家的柔情在牵系住你。我可信不过你的话。

拉山德　什么！难道要我伤害她、打她、杀死她吗？虽然我厌恨她，我还不致于这样残忍。

赫米娅　啊！还有什么事情比之你厌恨我更残忍呢？厌恨我！为什么呢？天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好人？难道我不是赫米娅了吗？难道你不是拉山德了吗？我现在生得仍旧跟以前一个样子。就在这一夜里你还曾爱过

① 因赫米娅肤色微黑，故云。第二幕中有“把一只乌鸦换一头白鸽”之语，亦此意；海丽娜肤色白皙，故云白鸽也。

我；但就在这一夜里你离开了我。那么你真的——唉，天哪！——存心离开我吗？

拉山德　一点不错，而且再不要看见你的脸了；因此你可以断了念头，不必疑心，我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我厌恨你，我爱海丽娜，一点不是开玩笑。

赫米娅　天啊！你这骗子！你这花中的蛀虫！你这爱情的贼！哼！你乘着黑夜，悄悄地把我的爱人的心偷了去吗？

海丽娜　真好！难道你一点女人家的羞耻都没有，一点不晓得难为情，不晓得自重了吗？哼！你一定要引得我破口说出难听的话来吗？哼！哼！你这装腔作势的人！你这给人家愚弄的小玩偶！

赫米娅　小玩偶！噢，原来如此。现在我才明白了她为什么把她的身材跟我的比较；她自夸她生得长，用她那身材，那高高的身材，赢得了他的心。因为我生得矮小，所以他便把你看得高不可及了吗？我是怎样一个矮法？你这涂脂抹粉的花棒儿！请你说，我是怎样矮法？矮虽矮，我的指爪还挖得着你的眼珠哩！

海丽娜　先生们，虽然你们都在嘲弄我，但我求你们别让她伤害我。我从来不曾使过性子；我也完全不懂得怎样跟人家闹架儿；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女子。不要让她打我。也许因为她比我矮些，你们就以为我打得过她吧。

赫米娅　生得矮些！听，又来了！

海丽娜　好赫米娅，不要对我这样凶！我一直是爱你的，赫米娅，有什么事总跟你商量，从来不曾对你作过欺心的事；

除了这次，为了对于狄米特律斯的爱情的缘故，我把你私奔到这座林中的事告诉了他。他追踪着你；为了爱，我又追踪着他；但他一直是斥骂着我，威吓着我说要打我、踢我，甚至于要杀死我。现在你让我悄悄地走了吧；我愿带着我的愚蠢回到雅典去，不再跟着你们了。让我走；你瞧我是多么傻多么痴心！

赫米娅　好，你走就走吧，谁在拦你？

海丽娜　一颗发痴的心，但我把它丢弃在这里了。

赫米娅　噢，给了拉山德了是不是？

海丽娜　不，给了狄米特律斯。

拉山德　不要怕，她不会伤害你的，海丽娜。

狄米特律斯　当然不会的，先生；即使你帮着她也不要紧。

海丽娜　啊，她一发起怒来，真是又凶又狠。在学校里她就是出名的雌老虎；很小的时候便那么凶了。

赫米娅　又是"很小"！老是矮啊小啊的说个不住！为什么你让她这样讥笑我呢？让我跟她拚命去。

拉山德　滚开，你这矮子！你这发育不全的三寸丁！你这小珠子！你这小青豆！

狄米特律斯　她用不着你帮忙，因此不必那样乱献殷勤。让她去；不许你嘴里再提到海丽娜，不要你来给她撑腰。要是你再向她略献殷勤，就请你当心着吧！

拉山德　现在她已经不再拉住我了；你要是有胆子，跟我来吧，我们倒要试试看究竟海丽娜该属于谁。

狄米特律斯　跟你来！嘿，我要和你并着肩走呢。（拉山德、狄米

特律斯二人下。）

赫米娅　你，小姐，这一切的纷扰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嗳，别逃啊！

海丽娜　我怕你，我不敢跟脾气这么大的你在一起。打起架来，你的手比我快得多；但我的腿比你长些，逃起来你追不上我。（下。）

赫米娅　我简直莫名其妙，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好。（下。）

奥布朗　这是你的大意所致；要不是你弄错了，一定是你故意在捣蛋。

迫克　相信我，仙王，是我弄错了。你不是对我说只要认清楚那人穿着雅典人的衣裳？照这样说起来我完全不曾错，因为我是把花汁滴在一个雅典人的眼上。事情会弄到这样我是满快活的，因为他们的吵闹看着怪有趣味。

奥布朗　你瞧这两个恋人找地方决斗去了，因此，罗宾，快去把夜天遮暗了；你就去用像冥河的水一样黑的浓雾盖住了星空，再引这两个声势汹汹的仇人迷失了路，不要让他们碰在一起。有时你学着拉山德的声音痛骂狄米特律斯，叫他气得直跳，有时学着狄米特律斯的样子斥责拉山德：用这种法子把他们两个分开，直到他们奔波得精疲力竭，死一样的睡眠拖着铅样沉重的腿和蝙蝠的翅膀爬上了他们的额上；然后你把这草挤出汁来涂在拉山德的眼睛上，它能够解去一切的错误，使他的眼睛恢复从前的眼光。等他们醒来之后，这一切的戏谑，就会像是一场梦景或是空虚的幻象；这一班恋人们便将回到雅典去，而

且将订下白头到老、永无尽期的盟约。在我差遣你去作这件事的时候，我要去访问我的王后，向她讨那个印度孩子；然后我要解除她眼中所见的怪物的幻觉，一切事情都将和平解决。

迫克　这事我们必须赶早办好，主公，
因为黑夜已经驾起他的飞龙；
晨星，黎明的先驱，已照亮苍穹；
一个个鬼魂四散地奔返殡宫：
还有那横死的幽灵抱恨长终，
道旁水底有他们的白骨成丛，
为怕白昼揭露了丑恶的形容，
早已向重泉归寝，相伴着蛆虫；
他们永远见不到日光的融融，
只每夜在暗野里凭吊着凄风。

奥布朗　但你我可完全不能比并他们；
晨光中我惯和猎人一起游巡，
如同林居人一样踏访着丛林：
即使东方开启了火红的天门，
大海上照耀万道灿烂的光针，
青碧的大海化成了一片黄金。
但我们应该早早办好这事情，
最好别把它迁延着直到天明。（下。）

迫克　奔到这边来，奔过那边去；
我要领他们，奔来又奔去。

林间和市上，无人不怕我；

我要领他们，走尽林中路。

这儿来了一个。

拉山德重上。

拉山德　你在哪里，骄傲的狄米特律斯？说出来！

迫克　在这儿，恶徒！把你的剑拔出来准备着吧。你在哪里？

拉山德　我立刻就过来。

迫克　那么跟我来吧，到平坦一点的地方。（拉山德随声音下。）

狄米特律斯重上。

狄米特律斯　拉山德，你再开口啊！你逃走了，你这懦夫！你逃走了吗？说话呀！躲在那一堆树丛里吗？你躲在哪里呀？

迫克　你这懦夫！你在向星星们夸口，向树林子挑战，但是却不敢过来吗？来，卑怯汉！来，你这小孩子！我要好好抽你一顿。谁要跟你比剑才真倒霉！

狄米特律斯　呀，你在那边吗？

迫克　跟我的声音来吧；这儿不是适宜我们战斗的地方。（同下。）

拉山德重上。

拉山德　他走在我的前头，老是挑拨着我上前；一等我走到他叫喊着的地方，他又早已不在。这个坏蛋比我脚步快得多，我追得快，他可逃得更快，使我在黑暗崎岖的路上绊了一交。让我在这儿休息一下吧。（躺下）来吧，你仁心的白昼！只要你一露出你的一线灰白的微光，我就可以

看见狄米特律斯而洗雪这次仇恨了。（睡去。）

迫克及狄米特律斯重上。

迫克 哈！哈！哈！懦夫！你为什么不来？

狄米特律斯 要是你有胆量的话，等着我吧；我全然明白你跑在我前面，从这儿窜到那儿，不敢站住，也不敢见我的面。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迫克 过来，我在这儿。

狄米特律斯 哼，你在摆布我。要是天亮了我看见你的面孔，你好好地留点儿神；现在，去你的吧！疲乏逼着我倒下在这寒冷的地上，等候着白天的降临。（躺下睡去。）

海丽娜重上。

海丽娜 疲乏的夜啊！冗长的夜啊！减少一些你的时辰吧！从东方出来的安慰，快照耀起来吧！好让我借着晨光回到雅典去，离开这一群人，他们大家都讨厌着可怜的我。慈悲的睡眠，有时你闭上了悲伤的眼睛，求你暂时让我忘却了自己的存在吧！（躺下睡去。）

迫克 两男加两女，四个无错误；
三人已在此，一人在何处？
哈哈她来了，满脸愁云罩：
爱神真不好，惯惹人烦恼！

赫米娅重上。

赫米娅 从来不曾这样疲乏过，从来不曾这样伤心过！我的身上沾满了露水，我的衣裳被荆棘所抓破；我跑也跑不动，爬也爬不动了；我的两条腿再也不能听从我的心愿。

让我在这儿休息一下以待天明。要是他们真要决斗的话，愿天保佑拉山德吧！（躺下睡去。）

迫克　梦将残，睡方酣，

神仙药，祛幻觉，

百般迷梦全消却。（挤草汁于拉山德眼上）

醒眼见，旧人脸，

乐满心，情不禁，

从此欢爱复深深。

一句俗语说得好，

各人各有各的宝，

等你醒来就知道：

哥儿爱姐儿，

两两无参差；

失马复得马，

一场大笑话！（下。）

第　四　幕

第一场　林中。拉山德、狄米特律斯、海丽娜、赫米娅酣睡未醒

提泰妮娅及波顿上，众仙随侍；奥布朗潜随其后。

提泰妮娅　来，坐下在这花床上。我要爱抚你的可爱的脸颊；我要把麝香玫瑰插在你柔软光滑的头颅上；我要吻你的美丽的大耳朵，我的温柔的宝贝！

波顿　豆花呢？

豆花　有。

波顿　替咱把头搔搔，豆花儿。蛛网先生在哪儿？

蛛网　有。

波顿　蛛网先生，好先生，把您的刀拿好，替咱把那蓟草叶尖上的红屁股的野蜂儿杀了；然后，好先生，替咱把蜜囊儿拿来。干那事的时候可别太性急，先生；而且，好先生，当心别把蜜囊儿给弄破了；要是您在蜜囊里头淹死了，那咱可不很乐意，先生。芥子先生在哪儿？

芥子　有。

波顿　把您的小手儿给我，芥子先生。请您不要多礼吧，好先生。

芥子　你有什么吩咐？

波顿　没有什么，好先生，只是帮蛛网骑士替咱搔搔痒。咱一定得理发去，先生，因为咱觉得脸上毛得很。咱是一头感觉非常灵敏的驴子，要是一根毛把咱触痒了，咱就非得搔一下子不可。

提泰妮娅　你要不要听一些音乐，我的好人？

波顿　咱很懂得一点儿音乐。咱们来一下子锣鼓吧。

提泰妮娅　好人，你要吃些什么呢？

波顿　真的，来一堆刍秣吧；您要是有好的干麦秆，也可以给咱大嚼一顿。咱想，咱怪想吃那么一捆干草；好干草，美味的干草，什么也比不上它。

提泰妮娅　我有一个善于冒险的小神仙，可以给你到松鼠的仓里取些新鲜的榛栗来。

波顿　咱宁可吃一把两把干豌豆。但是谢谢您，吩咐您那些人们别惊动咱吧，咱想要睡他妈的一觉。

提泰妮娅　睡吧，我要把你抱在我的臂中。神仙们，往各处散开去吧。（众仙下）菟丝也正是这样温柔地缠附着芬芳的金银花；女萝也正是这样缱绻着榆树的皱折的臂枝。啊，我是多么爱你！我是多么热恋着你！（同睡去。）

迫克上。

奥布朗　（上前）欢迎，好罗宾！你见没见这种可爱的情景？我对于她的痴恋开始有点不忍了。刚才我在树林后面遇见

她正在为这个可憎的蠢货找寻爱情的礼物，我就谴责她，跟她争吵起来，因为那时她把芬芳的鲜花制成花环，环绕着他那毛茸茸的额角；原来在嫩芯上晶莹饱满、如同东方的明珠一样的露水，如今却含在那一朵朵美艳的小花的眼中，像是盈盈欲泣的眼泪，痛心着它们所受的耻辱。我把她尽情嘲骂一番之后，她低声下气地请求我息怒，于是我便乘机向她索讨那个换儿；她立刻把他给了我，差她的仙侍把他送到了我的寝宫。现在我已经把这个孩子弄到手，我将解去她眼中这种可憎的迷惑。好迫克，你去把这雅典村夫头上的变形的头盖揭下，等他和大家一同醒来的时候，好让他回到雅典去，把这晚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只当作一场梦魇。但是先让我给仙后解去了魔法吧。

（以草触她的眼睛）

回复你原来的本性，
解去你眼前的幻景；
这一朵女贞花采自月姊园庭，
它会使爱情的小卉失去功能。

喂，我的提泰妮娅，醒醒吧，我的好王后！

提泰妮娅　我的奥布朗！我看见了怎样的幻景！好像我爱上了一头驴子啦。

奥布朗　那边就是你的爱人。

提泰妮娅　这一切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呢？啊，现在我看见他的样子是多么惹气！

奥布朗　静一会儿。罗宾，把他的头壳揭下了。提泰妮娅，叫

他们奏起音乐来吧，让这五个人睡得全然失去了知觉。

提泰妮娅　来，奏起催眠的乐声柔婉！（音乐。）

迫克　等你一觉醒来，蠢汉，

用你的傻眼睛瞧看。

奥布朗　奏下去，音乐！来，我的王后，让我们携手同行，让我们的舞蹈震动这些人睡着的地面。现在我们已经言归于好，明天夜半将要一同到忒修斯公爵的府中跳着庄严的欢舞，祝福他家繁荣昌盛。这两对忠心的恋人也将在那里和忒修斯同时举行婚礼，大家心中充满了喜乐。

迫克　仙王，仙王，留心听，

我听见云雀歌吟。

奥布朗　王后，让我们静静

追随着夜的踪影；

我们环绕着地球，

快过明月的光流。

提泰妮娅　夫君，请你在一路

告诉我一切缘故，

这些人来自何方，

当我熟睡的时光。（同下。幕内号角声。）

忒修斯、希波吕忒、伊吉斯及侍从等上。

忒修斯　你们中间谁去把猎奴唤来。我们已把五月节的仪式遵行，现在才只是清晨，我的爱人应当听一听猎犬的音乐。把它们放在西面的山谷里；快去把猎奴唤来。美丽的王后，让我们到山顶上去，领略着猎犬们的吠叫和山谷

中的回声应和在一起的妙乐吧。

希波吕忒　我曾经同赫剌克勒斯和卡德摩斯①一起在克里特林中行猎，他们用斯巴达的猎犬追赶着巨熊，那种雄壮的吠声我真是第一次听到；除了丛林之外，天空和群山，以及一切附近的区域，似乎混成了一片交互的呐喊。我从来不曾听见过那样谐美的喧声，那样悦耳的雷鸣。

忒修斯　我的猎犬也是斯巴达种，一样的颊肉下垂，一样的黄沙的毛色；它们的头上垂着两片挥拂晨露的耳朵；它们的膝骨是弯曲的，并且像忒萨利亚种的公牛一样喉头长着垂肉。它们在追逐时不很迅速，但它们的吠声彼此高下相应，就像钟声那样合调。无论在克里特、斯巴达或是忒萨利亚，都不曾有过这么一队猎狗，应和着猎人的号角和呼召，吠得这样好听；你听见了之后便可以自己判断。但是且慢！这些都是什么仙女？

伊吉斯　殿下，这儿躺着的是我的女儿；这是拉山德；这是狄米特律斯；这是海丽娜，奈达老人的女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都在这儿。

忒修斯　他们一定早起守五月节，因为闻知了我们的意旨，所以赶到这儿来参加我们的典礼。但是，伊吉斯，今天不是赫米娅应该决定她的选择的日子吗？

伊吉斯　是的，殿下。

忒修斯　去，叫猎奴们吹起号角来惊醒他们。（幕内号角及呐喊声）

① 卡德摩斯（Cadmus）是希腊神话里忒拜城的建立者。

拉山德、狄米特律斯、赫米娅、海丽娜四人惊醒跳起)早安，朋友们！情人节早已过去了，你们这一辈林鸟到现在才配起对吗？①

拉山德　请殿下恕罪！(偕余人并跪下。)

忒修斯　请你们站起来吧。我知道你们两人是对头冤家，怎么会变得这样和气，大家睡在一块儿，没有一点猜忌，再不怕敌人了呢？

拉山德　殿下，我现在还是糊里糊涂，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的问话；但是我敢发誓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在这儿；但是我想——我要说老实话，我现在记起来了，一点不错，我是和赫米娅一同到这儿来的；我们想要逃出雅典，避过了雅典法律的峻严，我们便可以——

伊吉斯　够了，够了，殿下；话已经说得够了。我要求依法，依法惩办他。他们打算，他们打算逃走，狄米特律斯，他们打算用那种手段欺弄我们，使你的妻子落空，使我给你的允许也落空。

狄米特律斯　殿下，海丽娜告诉了我他们的出奔，告诉了我他们到这儿林中来的目的；我在盛怒之下追踪他们，同时海丽娜因为痴心的缘故也追踪着我。但是，殿下，我不知道什么一种力量——但一定是有一种力量——使我对于赫米娅的爱情会像霜雪一样溶解，现在想起来，就像回忆一段童年时所爱好的一件玩物一样；我一切的忠信、一切

---

① 情人节(St. Valentine's Day)在二月十四日，据说众鸟于是日择偶。

的心思、一切乐意的眼光，都是属于海丽娜一个人了。我在没有认识赫米娅之前，殿下，就已经和她订过盟约；但正如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一样，我厌弃着这一道珍馐，等到健康恢复，就会回复正常的胃口。现在我希求着她，珍爱着她，思慕着她，将要永远忠心于她。

忒修斯　俊美的恋人们，我们相遇得很巧；等会儿我们便可以再听你们把这段话讲下去。伊吉斯，你的意志只好屈服一下了；这两对少年不久便将跟我们一起在神庙中缔结永久的鸳盟。现在清晨快将过去，我们本来准备的行猎只好中止。跟我们一起到雅典去吧；三三成对地，我们将要大张盛宴。来，希波吕忒。（忒修斯、希波吕忒、伊吉斯及侍从下。）

狄米特律斯　这些事情似乎微细而无从捉摸，好像化为云雾的远山一样。

赫米娅　我觉得好像这些事情我都用昏花的眼睛看着，一切都化作了层叠的两重似的。

海丽娜　我也是这样想。我得到了狄米特律斯，像是得到了一颗宝石，好像是我自己的，又好像不是我自己的。

狄米特律斯　你们真能断定我们现在是醒着吗？我觉得我们还是在睡着做梦。你们是不是以为公爵方才在这儿，叫我们跟他走吗？

赫米娅　是的，我的父亲也在。

海丽娜　还有希波吕忒。

拉山德　他确曾叫我们跟他到神庙里去。

狄米特律斯　那么我们真的已经醒了。让我们跟着他走；一

路上讲着我们的梦。（同下。）

波顿　（醒）轮到咱说尾白的时候，请你们叫咱一声，咱就会答应；咱下面的一句是，“最美丽的皮拉摩斯。”喂！喂！彼得·昆斯！弗鲁特，修风箱的！斯诺特，补锅子的！斯塔佛林！他妈的！悄悄地溜走了，把咱撇下在这儿一个人睡觉吗？咱看见了一个奇怪得了不得的幻象，咱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说得出那是怎样的一个梦；要是谁想把这个梦解释一下，那他一定是一头驴子。咱好像是——没有人说得出那是什么东西；咱好像是——咱好像有——但要是谁敢说出来咱好像有什么东西，那他一定是一个蠢材。咱那个梦啊，人们的眼睛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的耳朵从来没有看见过，人们的手也尝不出来是什么味道，人们的舌头也想不出来是什么道理，人们的心也说不出来究竟那是怎样的一个梦。咱要叫彼得·昆斯给咱写一首歌儿咏一下这个梦，题目就叫做“波顿的梦”，因为这个梦可没有个底儿[1]；咱要在演完戏之后当着公爵大人的面前唱这个歌——或者更好些，还是等咱死了之后再唱吧。（下。）

第二场　雅典。昆斯家中

昆斯、弗鲁特、斯诺特、斯塔佛林上。

---

① 波顿，原文Bottom，意为“[illegible]”；所以这里是一句双关语。

昆斯　你们差人到波顿家里去过了吗？他还没有回家吗？

斯塔佛林　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准是给妖精拐了去了。

弗鲁特　要是他不回来，那么咱们的戏就要搁起来啦；它不能再演下去，是不是？

昆斯　那当然演不下去罗；整个雅典城里除了他之外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演皮拉摩斯。

弗鲁特　谁也演不了；他在雅典手艺人中间简直是最聪明的一个。

昆斯　对，而且也是顶好的人；他有一副好喉咙，吊起膀子来真是顶呱呱的。

弗鲁特　你说错了，你应当说"吊嗓子"。吊膀子，老天爷！那是一件难为情的事。

斯纳格上。

斯纳格　列位，公爵大人刚从神庙里出来，还有两三位贵人和小姐们也在同时结了婚。要是咱们的玩意儿能够干下去，咱们一定大家都有好处。

弗鲁特　哎呀，可爱的波顿好家伙！他从此就不能再拿到六便士一天的恩俸了。他准可以拿到六便士一天的。咱可以赌咒公爵大人见了他扮演皮拉摩斯，一定会赏给他六便士一天。他应该可以拿到六便士一天的；扮演了皮拉摩斯，应该拿六便士一天，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波顿上。

波顿　孩儿们在什么地方？心肝们在什么地方？

昆斯　波顿！哎呀，顶好顶好的日子，顶吉利顶吉利的时辰！

波顿　列位，咱要讲古怪事儿给你们听，可不许问咱什么事；要是咱对你们说了，咱不算是真的雅典人。咱要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们，一个字也不漏掉。

昆斯　讲给咱们听吧，好波顿。

波顿　关于咱自己的事可一个字也不能告诉你们。咱要报告给你们知道的是，公爵大人已经用过正餐了。把你们的行头收拾起来，胡须上要用坚牢的穿绳，舞靴上要结簇新的缎带；立刻在宫门前集合；各人温熟了自己的台词；总而言之一句话，咱们的戏已经送上去了。无论如何，可得叫提斯柏穿一件干净一点的衬衫；还有扮演狮子的那位别把指甲铰掉，因为那是要露出在外面当作狮子的脚爪的。顶要紧的，列位老板们，别吃洋葱和大蒜，因为咱们可不能把人家熏倒胃口；咱一定会听见他们说，"这是一出香甜的喜剧。"完了，去吧！去吧！（同下。）

第五幕

第一场　雅典。忒修斯宫中

忒修斯、希波吕忒、菲劳斯特莱特及大臣侍从等上。

希波吕忒　忒修斯，这些恋人们所说的话真是奇怪得很。

忒修斯　奇怪得不像会是真实。我永不相信这种古怪的传说和胡扯的神话。情人们和疯子们都富于纷乱的思想和成形的幻觉，他们所理会到的永远不是冷静的理智所能充分了解。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幻想的产儿；疯子眼中所见的鬼，多过于广大的地狱所能容纳；情人，同样是那么疯狂，能从埃及人的黑脸上看见海伦①的美貌；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想像会把不知名的事物用一种形式呈现出来，诗人的笔再使它们具有如实的形象，空虚的无物也会有了居处和名字。强烈的想像往往具有这种本领，只要一领略到一些快乐，就会相信那种快乐的背后有一个

① 海伦(Helen)是希腊神话里著名的美人，特洛亚战争就是由她引起的。

赐予的人；夜间一转到恐惧的念头，一株灌木一下子便会变成一头熊。

希波吕忒　但他们所说的一夜间全部的经历，以及他们大家心理上都受到同样影响的一件事实，可以证明那不会是幻想。虽然那故事是怪异而惊人，却并不令人不能置信。

忒修斯　这一班恋人们高高兴兴地来了。

拉山德、狄米特律斯、赫米娅、海丽娜上。

忒修斯　恭喜，好朋友们！恭喜！愿你们心灵里永远享受着没有阴翳的爱情日子！

拉山德　愿更大的幸福永远追随着殿下的起居！

忒修斯　来，我们应当用什么假面剧或是舞蹈来消磨在尾餐和就寝之间的三点钟悠长的岁月呢？我们一向掌管戏乐的人在哪里？有哪几种余兴准备着？有没有一出戏剧可以祛除难挨的时辰里按捺不住的焦灼呢？叫菲劳斯特莱特过来。

菲劳斯特莱特　有，伟大的忒修斯。

忒修斯　说，你有些什么可以缩短这黄昏的节目？有些什么假面剧？有些什么音乐？要是一点娱乐都没有，我们怎么把这迟迟的时间消度过去呢？

菲劳斯特莱特　这儿是一张预备好的各种戏目的单子，请殿下自己拣选哪一项先来。（呈上单子。）

忒修斯　“与马人①作战，由一个雅典太监和竖琴而唱”。那

① 马人（Centaurs）是希腊神话中一种半人半马的怪物，赫刺克勒斯曾战而胜之。

个我们不要听；我已经告诉过我的爱人这一段表彰我的姻兄赫剌克勒斯武功的故事了。“醉酒者之狂暴，特剌刻歌人惨遭肢裂的始末。”① 那是老调，当我上次征服忒拜凯旋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表演过了。“九缪斯神② 痛悼学术的沦亡”。那是一段犀利尖刻的讽刺，不适合于婚礼时的表演。“关于年轻的皮拉摩斯及其爱人提斯柏的冗长的短戏，非常悲哀的趣剧”。悲哀的趣剧！冗长的短戏！那简直是说灼热的冰，发烧的雪。这种矛盾怎么能调和起来呢？

菲劳斯特莱特　殿下，一出一共只有十来个字那么长的戏，当然是再短没有了；然而即使只有十个字，也会嫌太长，叫人看了厌倦；因为在全剧之中，没有一个字是用得恰当的，没有一个演员是支配得适如其份的。那本戏的确很悲哀，殿下，因为皮拉摩斯在戏里要把自己杀死。可是我看他们预演那一场的时候，我得承认确曾使我的眼中充满了眼泪；但那些泪都是在纵声大笑的时候忍俊不住而流下来的，再没有人流过比那更开心的泪水了。

忒修斯　扮演这戏的是些什么人呢？

菲劳斯特莱特　都是在这儿雅典城里作工过活的胼手胝足的汉子。他们从来不曾用过头脑，今番为了准备参加殿下的婚礼，才辛辛苦苦地把这本戏记诵起来。

---

① 特剌刻歌人系指希腊神话中的著名歌手俄耳甫斯(Orpheus)；其歌声能感动百兽草木；后被酗酒妇人肢裂而死。

② 九缪斯神(Nine Muses)即司文学艺术的九女神。

忒修斯　好，就让我们听一下吧。

菲劳斯特莱特　不，殿下，那是不配烦渎您的耳朵的。我已经听完过他们一次，简直一无足取；除非你嘉纳他们的一片诚心和苦苦背诵的辛勤。

忒修斯　我要把那本戏听一次，因为纯朴和忠诚所呈献的礼物，总是可取的。去把他们带来。各位夫人女士们，大家请坐下。（菲劳斯特莱特下。）

希波吕忒　我不欢喜看见微贱的人作他们力量所不及的事，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成毫无价值。

忒修斯　啊，亲爱的，你不会看见他们糟到那地步。

希波吕忒　他说他们根本不会演戏。

忒修斯　那更显得我们的宽宏大度，虽然他们的劳力毫无价值，他们仍能得到我们的嘉纳。我们可以把他们的错误作为取笑的资料。我们不必较量他们那可怜的忠诚所不能达到的成就，而该重视他们的辛勤。凡是我所到的地方，那些有学问的人都预先准备好欢迎辞迎接我；但是一看见了我，便发抖、脸色变白，句子没有说完便中途顿住，背熟了的话梗在喉中，吓得说不出来，结果是一句欢迎我的话都没有说。相信我，亲爱的，从这种无言中我却领受了他们一片欢迎的诚意；在诚惶诚恐的忠诚的畏怯上表示出来的意味，并不少于一条娓娓动听的辩舌和无所忌惮的口才。因此，爱人，照我所能观察到的，无言的纯朴所表示的情感，才是最丰富的。

菲劳斯特莱特重上。

菲劳斯特莱特　请殿下吩咐，念开场诗的预备登场了。

忒修斯　让他上来吧。（喇叭奏花腔。）

昆斯上，念开场诗。

昆斯

要是咱们，得罪了请原谅。

咱们本来是，一片的好意，

想要显一显。薄薄的伎俩，

那才是咱们原来的本意。

因此列位咱们到这儿来。

为的要让列位欢笑欢笑，

否则就是不曾。到这儿来，

如果咱们。惹动列位气恼。

一个个演员，都将，要登场，

你们可以仔细听个端详。①

忒修斯　这家伙简直乱来。

拉山德　他念他的开场诗就像骑一头顽劣的小马一样，乱冲乱撞，该停的地方不停，不该停的地方偏偏停下。殿下，这是一个好教训：单是会讲话不能算数，要讲话总该讲得像个路数。

希波吕忒　真的，他就像一个小孩子学吹笛，呜哩呜哩了一下，可是全不入调。

忒修斯　他的话像是一段纠缠在一起的链索，并没有欠缺，可

① 此段句读完全错误。

是全弄乱了。跟着是谁登场呢？

皮拉摩斯及提斯柏、墙、月光、狮子上。

昆斯

列位大人，也许你们会奇怪这一班人跑出来干么。尽管奇怪吧，自然而然地你们总会明白过来。这个人是皮拉摩斯，要是你们想要知道的话；这位美丽的姑娘不用说便是提斯柏啦。这个人身上涂着石灰和粘土，是代表墙头的，那堵隔开这两个情人的坏墙头；他们这两个可怜的人只好在墙缝里低声谈话，这是要请大家明白的。这个人提着灯笼，牵着犬，拿着柴枝，是代表月亮；因为你们要知道，这两个情人觉得在月光底下到尼纳斯的坟头见面谈情倒也不坏。这一头可怕的畜生名叫狮子，那晚上忠实的提斯柏先到约会的地方，给它吓跑了，或者不如说是被它惊走了；她在逃走的时候脱落了她的外套，那件外套因为给那恶狮子咬住在它那张血嘴里，所以沾满了血斑。隔了不久，皮拉摩斯，那个高个儿的美少年，也来了，一见他那忠实的提斯柏的外套躺在地上死了，便赤楞楞地一声拔出一把血淋淋的该死的剑来，对准他那热辣辣的胸脯里豁拉拉地刺了进去。那时提斯柏却躲在桑树的树荫里，等到她发现了这回事，便把他身上的剑拔出来，结果了她自己的性命。至于其余的一切，可以让狮子、月光、墙头和两个情人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们，当他们上场的时候。（昆斯及皮拉

摩斯、提斯柏、狮子、月光同下。)

忒修斯 我不知道狮子要不要说话。

狄米特律斯 殿下，这可不用怀疑，要是一班驴子都会讲人话，狮子当然也会说话啦。

墙

小子斯诺特是也，在这本戏文里扮做墙头；须知此墙不是他墙，乃是一堵有裂缝的墙，凑着那条裂缝，皮拉摩斯和提斯柏两个情人常常偷偷地低声谈话。这一把石灰、这一撮粘土、这一块砖头，表明咱是一堵真正的墙头，并非滑头冒牌之流。这便是那条从右到左的缝儿，这两个胆小的情人就在那儿谈着知心话儿。

忒修斯 石灰和泥土筑成的东西，居然这样会说话，难得难得！

狄米特律斯 殿下，我从来也不曾听见过一堵墙居然能说出这样俏皮的话来。

忒修斯 皮拉摩斯走近墙边来了。静听！

皮拉摩斯重上。

皮拉摩斯

板着脸孔的夜啊！漆黑的夜啊！

夜啊，白天一去，你就来啦！

夜啊！夜啊！唉呀！唉呀！唉呀！

咱担心咱的提斯柏要失约啦！

墙啊！亲爱的、可爱的墙啊！

你硬生生地隔开了咱们两人的家！

墙啊！亲爱的，可爱的墙啊！

露出你的裂缝，让咱向里头瞧瞧吧！（墙举手叠指作裂缝状）

谢谢你，殷勤的墙！上帝大大保佑你！

但是咱瞧见些什么呢？咱瞧不见伊。

刁恶的墙啊！不让咱瞧见可爱的伊；

愿你倒霉吧，因为你竟这样把咱欺！

忒修斯　这墙并不是没有知觉的，我想他应当反骂一下。

皮拉摩斯　没有的事，殿下，真的，他不能。"把咱欺"是该提斯柏接下去的尾白；她现在就要上场啦，咱就要在墙缝里看她。你们瞧着吧，下面做下去正跟咱告诉你们的完全一样。那边她来啦。

提斯柏重上。

提斯柏

墙啊！你常常听得见咱的呻吟，

　怨你生生把咱共他两两分拆！

咱的樱唇常跟你的砖石亲吻，

　你那用泥泥胶得紧紧的砖石。

皮拉摩斯

咱瞧见一个声音；让咱去望望，

不知可能听见提斯柏的脸庞。

提斯柏！

提斯柏

你是咱的好人儿，咱想。

皮拉摩斯

尽你想吧，咱是你风流的情郎。

好像里芒德①，咱此心永无变更。

提斯柏

咱就像海伦，到死也决不变心。

皮拉摩斯

沙发勒斯对待普洛克勒斯不过如此②。

提斯柏

你就是普洛克勒斯，咱就是沙发勒斯。

皮拉摩斯

啊，在这堵万恶的墙缝中请给咱一吻！

提斯柏

咱吻着墙缝，可全然吻不到你的嘴唇。

皮拉摩斯

你肯不肯到宁尼的坟头去跟咱相聚？

提斯柏

活也好，死也好，咱一准立刻动身前去。（二人下。）

墙

现在咱已把墙头扮好，

因此咱便要拔脚跑了。（下。）

---

① 里芒德是里昂德之讹，爱恋少女希罗，游泳过河时淹死。下行扮演提斯柏的弗鲁特误以海伦为希罗。

② 沙发勒斯为塞发勒斯(Cephalus)之讹，为黎明女神所恋，但彼卒忠于其妻普洛克里斯(Procris)，此处误为普洛克勒斯。

忒修斯　现在隔在这两份人家之间的墙头已经倒下了。

狄米特律斯　殿下，墙头要是都像这样随随便便偷听人家的谈话，可真没法好想。

希波吕忒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再蠢的东西。

忒修斯　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缩影；最坏的只要用想像补足一下，也就不会坏到什么地方去。

希波吕忒　那该是靠你的想像，而不是靠他们的想像。

忒修斯　要是他们在我们的想像里并不比在他们自己的想像里更坏，那么他们也可以算得顶好的人了。两个好东西登场了，一个是人，一个是狮子。

狮子及月光重上。

狮子

各位太太小姐们，你们那柔弱的心一见了地板上爬着的一头顶小的老鼠就会害怕，现在看见一头凶暴的狮子发狂地怒吼，多少要发起抖来吧？但是请你们放心，咱实在是细木工匠斯纳格，既不是凶猛的公狮，也不是一头母狮；要是咱真的是一头狮子冲到了这儿，那咱才大倒其霉！

忒修斯　一头非常善良的畜生，有一颗好良心。

狄米特律斯　殿下，这是我所看见过的最好的畜生了。

拉山德　这头狮子按勇气说只好算是一只狐狸。

忒修斯　对了，而且按他那小心翼翼的样子说起来倒像是一头鹅。

狄米特律斯　可不能那么说，殿下；因为他的"勇气"还敌不过

他的"小心",可是一头狐狸却能把一头鹅拖了走。

忒修斯　我肯定说,他的"小心"推不动他的"勇气",就像一头鹅拖不动一头狐狸。好,别管他吧,让我们听月亮说话。

月光

这盏灯笼代表着角儿弯弯的新月;——

狄米特律斯　他应当把角装在头上。

忒修斯　他并不是新月,圆圆的哪里有个角儿?

月光

这盏灯笼代表着角儿弯弯的新月;咱好像就是月亮里的仙人。

忒修斯　这该是最大的错误了。应该把这个人放进灯笼里去;否则他怎么会是月亮里的仙人呢?

狄米特律斯　他因为怕烛火要恼火,所以不敢进去。

希波吕忒　这月亮真使我厌倦;他应该变化变化才好!

忒修斯　照他那昏昏沉沉的样子看起来,他大概是一个残月;但是为着礼貌和一切的理由,我们得忍耐一下。

拉山德　说下去,月亮。

月光　总而言之,咱要告诉你们的是,这灯笼便是月亮;咱便是月亮里的仙人;这柴枝是咱的柴枝;这狗是咱的狗。

狄米特律斯　嗨,这些都应该放进灯笼里去才对,因为它们都是在月亮里的。但是静些,提斯柏来了。

提斯柏重上。

提斯柏

这是宁尼老人的坟。咱的好人儿呢?

狮子　（吼）呜！——（提斯柏奔下。）

狄米特律斯　吼得好，狮子！

忒修斯　奔得好，提斯柏！

希波吕忒　照得好，月亮！真的，月亮照得姿势很好。（狮子撕破提斯柏的外套后下。）

忒修斯　撕得好，狮子！

狄米特律斯　于是皮拉摩斯来了。

拉山德　于是狮子不见了。

皮拉摩斯重上。

皮拉摩斯

可爱的月亮，咱多谢你的阳光；
谢谢你，因为你照得这么皎洁！
靠着你那慈和的闪烁的金光，
咱将要饱餐着提斯柏的秀色。
但是且住，啊该死！
瞧哪，可怜的骑士，
这是一场什么惨景！
眼睛，你看不看见？
这种事怎会出现？
可爱的宝贝啊，亲亲！
你的好外套一件，
怎么全都是血点？
过来吧，狰狞的凶神！
快把生命的羁缠

从此后一刀割断；

今朝咱了结了残生！

忒修斯　这一种情感再加上一个好朋友的死，很可以使一个人脸带愁容。

希波吕忒　该死！我倒真有点可怜这个人。

皮拉摩斯

苍天啊！你为什么要造下狮子，

让它在这里蹂躏了咱的爱人？

她在一切活着爱着的人中，是

一个最美最美最最美的美人。

淋漓地流吧，眼泪！

咱要把宝剑一挥，

当着咱的胸头划破：

一剑刺过了左胸，

叫心儿莫再跳动，

这样咱就死啰死啰！（以剑自刺）

现在咱已经身死，

现在咱已经去世，

咱灵魂儿升到天堂；

太阳，不要再照耀！

月亮，给咱拔脚跑！（月光下）

咱已一命、一命丧亡。（死。）

狄米特律斯　不是双亡，是单亡，因为他是孤零零地死去。

拉山德　他现在死去，不但成不了双，而且成不了单；他已经

变成“没有”啦。

忒修斯　要是就去请外科医生来，也许还可以把他医活转来，叫他做一头驴子。

希波吕忒　提斯柏还要回来找她的情人，月亮怎么这样性急，这会儿就走了呢？

忒修斯　她可以在星光底下看见他的，现在她来了。她再痛哭流涕一下子，戏文也就完了。

提斯柏重上。

希波吕忒　我想对于这样一个宝货皮拉摩斯，她可以不必浪费口舌；我希望她说得短一点儿。

狄米特律斯　她跟皮拉摩斯较量起来真是半斤八两。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嫁到这种男人，也保佑我们不要娶着这种妻子！

拉山德　她那秋波已经看见他了。

狄米特律斯　于是悲声而言曰：——

提斯柏

睡着了吗，好人儿？
　啊！死了，咱的鸽子？
皮拉摩斯啊，快醒醒！
　说呀！说呀！哑了吗？
　唉，死了！一堆黄沙
将要盖住你的美睛。
　嘴唇像百合花开，
　鼻子像樱桃可爱，

黄花像是你的脸孔，
　一齐消失、消失了，
　有情人同声哀悼！
他眼睛绿得像青葱。
　命运女神三姊妹，
　快快到我这里来，
伸出你玉手像白面，
　伸进血里泡一泡——
　既然克擦一剪刀，
你割断他的生命线。
　舌头，不许再多言！
　凭着这一柄好剑，
赶快把咱胸膛刺穿。（以剑自刺）
　再会，我的朋友们！
　提斯柏已经毕命；
再见吧，再见吧，再见！（死。）

忒修斯　他们的葬事要让月亮和狮子来料理了吧？

狄米特律斯　是的，还有墙头。

波顿　（跳起）不，咱对你们说，那堵隔开他们两家的墙早已经倒了。你们要不要瞧瞧收场诗，或者听一场咱们两个伙计的贝格摩① 舞？

忒修斯　请把收场诗免了吧，因为你们的戏剧无须再请求人

① 贝格摩(Bergamo)为米兰(Milan)东北地名，以产小丑著名。

家原谅；扮戏的人一个个死了，我们还能责怪谁不成？真的，要是写那本戏的人自己来扮皮拉摩斯，把他自己吊死在提斯柏的袜带上，那倒真是一出绝妙的悲剧。实在你们这次演得很不错。现在把你们的收场诗搁在一旁，还是跳起你们的贝格摩舞来吧。（跳舞）夜钟已经敲过了十二点；恋人们，睡觉去吧，现在已经差不多是神仙们游戏的时间了。我担心我们明天早晨会起不来，因为今天晚上睡得太迟。这出粗劣的戏剧却使我们不觉把冗长的时间打发走了。好朋友们，去睡吧。我们要用半月工夫把这喜庆延续，夜夜有不同的欢乐。（众下。）

第二场　同　前

迫克上。

迫克　饿狮在高声咆哮；

豺狼在向月长嗥；

农夫们鼾息沉沉，

完毕一天的辛勤。

火把还留着残红，

　鸱鸮叫得人胆战，

传进愁人的耳中，

　仿佛见殓衾飘飐。

现在夜已经深深，

　坟墓都裂开大口，

吐出了百千幽灵，
　荒野里四散奔走。
我们跟着赫卡忒①，
　离开了阳光赫奕，
像一场梦景幽凄，
　追随黑暗的踪迹。
且把这吉屋打扫，
供大家一场欢闹；
驱走扰人的小鼠，
还得揩干净门户。

奥布朗、提泰妮娅及侍从等上。

奥布朗　屋中消沉的火星
　　微微地尚在闪耀；
　跳跃着每个精灵
　　像花枝上的小鸟；
　随我唱一支曲调，
　一齐轻轻地舞蹈。

提泰妮娅　先要把歌儿练熟，
　　每个字玉润珠圆；
　然后齐声唱祝福，
　　手携手缥缈回旋。（歌舞。）

奥布朗　趁东方尚未发白，

① 赫卡忒（Hecate）为下界的女神。原文作"triple Hecate"，其像有时为三个身体三个头，有时为一个身体三个头，相背而立。

让我们满屋溜跶；
先去看一看新床，
祝福它吉利祯祥。
这三对新婚伉俪，
愿他们永无离贰；
生下男孩和女娃，
无妄无灾福气大；
一个个相貌堂堂，
没有一点儿破相；
不生黑痣不缺唇，
更没有半点瘢痕。
凡是不祥的胎记，
不会在身上发现。
用这神圣的野露，
你们去浇洒门户，
祝福屋子的主人，
永享着福禄康宁。
快快去，莫犹豫；
天明时我们重聚。（除迫克外皆下。）

迫克　（向观众）
要是我们这辈影子
有拂了诸位的尊意，
就请你们这样思量，
一切便可得到补偿；

这种种幻景的显现，
不过是梦中的妄念；
这一段无聊的情节，
真同诞梦一样无力。
先生们，请不要见笑！
倘蒙原宥，定当补报。
万一我们幸而免脱
这一遭嘘嘘的指斥，
我们决不忘记大恩，
迫克生平不会骗人。
否则尽管骂我混蛋。
我迫克祝大家晚安。
再会了！肯赏个脸儿的话，
就请拍两下手，多谢多谢！（下。）